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九〇冊目次

東觀漢記二十四卷 （漢）劉珍等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清乾隆武英殿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底本） 〇〇一
建康實録二十卷 （唐）許嵩撰 宋紹興十八年荊湖北路安撫使司刻遞修本 一五一
隆平集二十卷 （宋）曾鞏撰 明董氏萬卷堂刻本 四三〇

東觀漢記二十四卷

（漢）劉珍等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清乾隆武英殿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底本）

東觀漢記二十四卷 永樂大典本

案東觀漢記隋書經籍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今考之范書珍未嘗爲長水校尉且此書刱始在明帝時不可題珍等居首案范書班固傳云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此漢記之初創也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建武訖永初范書劉珍傳亦稱鄧太后詔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此漢記之初續也史通又云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與單于西羌傳地理志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范書伏湛傳亦云元嘉中桓帝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延篤傳亦稱篤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此漢記之再續也蓋至是而史體粗備乃始有漢記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有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董卓作亂舊文散逸及在許都楊彪頗存註紀案范書蔡邕傳邕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所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多不存盧植傳亦稱熹平中植與邕說並在東觀補續漢記又劉昭補註司馬書引袁崧書云劉洪與蔡邕共述律歷紀又引謝承書云胡廣博綜舊儀蔡邕因以爲志又引謝沈書云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章懷太子范書註稱邕上書云臣科條諸志所欲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此漢記之三續也其稱東觀者後漢書註引雒陽宮殿名云南宮有東觀范書竇章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蓋東漢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書隋志稱書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舊唐書志則云一百二十六卷又錄一卷

蓋唐時已有闕佚。隋志又稱是書起光武訖靈帝。今考列傳之文，閒紀及獻帝時事，蓋楊彪所補也。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爲三史，人多習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隸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章懷太子集諸儒註范書，盛行於代，此書遂微。北宋時尚有殘本四十三卷。趙希弁讀書附志、邵博聞見後錄竝稱其書乃高麗所獻，蓋已罕得。南宋中興書目則止存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景丹、蓋延九傳，共八卷。有蜀中刊本流傳，而錯誤不可讀。上蔡任洸始以祕閣本讎校，羅願爲序行之，刻版於江夏。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見本，卷第凡十二，而闕第七、第八二卷。卷數雖似稍多，而核其列傳之數，亦止九篇，則固無異於書目所載也。自元以來，此書已佚。永樂大典於鄧、吳、賈、耿諸韻中，竝無漢記一語，則所謂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

本朝姚之駰撰後漢書補逸，曾蒐集遺文，析爲八卷。然所採祗據劉昭續漢書十志補註、後漢書註、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五書。又往往掇拾不盡，挂漏殊多。今謹據姚本舊文，以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參考諸書，補其闕逸，所增者幾十之六。其書久無刻版，傳寫多譌。姚本隨文鈔錄，謬戾百出。且漢記目錄雖佚，而紀、表、志、傳、載記諸體例，史通及各書所載，梗概尚一一可尋。姚本不加考證，隨意標題，割裂顛倒，不可殫數。今悉加釐正，分爲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其篇第無可考者，別爲佚文一卷，而以漢紀與范書異同附錄於末。雖殘珪斷璧，零落不完，而古澤斑斕，罔非瑰寶。書中所載，如章帝之詔增修羣祀，杜林之議郊祀，東平王蒼之議廟舞，竝一朝大典，而范書均不詳載其文。他如張順預起義之謀，王常贊昆陽之策，楊政之嚴正，趙勤之潔清，亦復概從闕如，殊爲疎略。惟賴茲殘笈，讀史者尚有所稽，則其有資考證，良非淺鮮，尤不可不亟爲表章矣。

東觀漢記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一
帝紀一
世祖光武皇帝
卷二
帝紀二
顯宗孝明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穆宗孝和皇帝　孝殤皇帝
卷三

帝紀三
恭宗孝安皇帝　敬宗孝順皇帝
孝沖皇帝　孝質皇帝
威宗孝桓皇帝　孝靈皇帝 案帝紀訖于靈帝隋書經籍志已有明文孝殤無紀本非闕佚故今不列其目
卷四
年表
百官表　諸王表 案以下四篇全闕
王子侯表　功臣表
恩澤侯表
卷五
志
地理志　律歷志
禮志　樂志
郊祀志　車服志
朝會志 案以下二篇全闕　天文志
卷六
列傳一 外戚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敬隱宋皇后　孝和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順烈梁皇后
竇貴人　孝崇匽皇后
孝桓鄧皇后
卷七
列傳二 宗室
齊武王縯　北海靖王興 案史家列傳例有附載伯姬附皇后子路附祖父本書採綴成文入自為篇故今刪為標目而仍以例附各傳後

北海敬王睦　趙孝王良
弘　梁
城陽恭王祉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楚王英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荊
中山簡王焉　琅邪孝王京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樂成王萇　下邳惠王衍

孝德皇　平原懷王勝

卷八

列傳三

鄧禹　鄧訓
鄧鴻　鄧陟
鄧悝　鄧弘
鄧閶　鄧豹
鄧遵　吳漢
賈復　賈宗

耿況　耿弇
耿國　耿秉
耿恭

卷九

列傳四

寇恂　岑彭
岑起　馮異
馮彭　朱祜
祭遵　祭彤

祭參　景丹
蓋延　銚期

卷十

列傳五

耿純　臧宮
馬武　劉隆
馬成　王梁
陳俊　陳浮
傅俊　堅鐔

史190-005

王霸
任隗
李純
劉植
劉嘉
李通
竇固
竇章
任光
李忠
邳彤
劉歆
王常
竇融
竇憲
卓茂

卷十一
列傳六
鄧晨
樊重
樊儵
樊準
張歆
郭況
陰識
陰傅
來歙
樊宏
樊梵
張況
張禹
陰睦
陰興

卷十二
列傳七
馬援
馬防
馬客卿
馬融
梁統
梁商
梁不疑
馬廖
馬光
馬嚴
馬稜
梁竦
梁冀
孫咸

卷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伏恭
侯霸
韓歆
朱浮
杜林
馮勤
伏盛
伏晨
宋弘
歐陽歙
張湛
張純
馮魴

馮石　趙憙
卷十四
列傳九
朱鮪　鮑永
鮑昱　田邑
馮衍　馮豹
王閎　王元
卷十五
列傳十
丁綝　丁鴻
宣秉　宣彪
王丹　王良
申屠剛　郅惲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衛颯　茨充
任延　董宣
樊曄　李章

東觀漢記　目錄

馮駿　鄧讓
卷十六
列傳十一
班彪　班固
班超　班始
鄭興　鄭衆
范升　陳元
桓榮　桓郁
桓焉　桓鸞
桓典　桓曄
張佚　桓譚
劉昆　劉軼
洼丹　戴憑
牟長　尹敏
高詡　丁恭
甄宇　張玄
李恭　蘇竟
丁邯　温序

東觀漢記　目錄

東觀漢記 目錄

周嘉
索盧放
樊鯈
崔篆
崔瑗
倪萌
王琳
李業
王霸
閔貢
井丹
劉茂
朱勃
楊正
崔駰
崔寔
古初
蔡順
逢萌
嚴光
周黨
耿嵩

卷十七 列傳十二

虞延
周澤
孫堪
劉般
郭賀
郭丹
牟融
魏應
劉愷
吳良

東觀漢記 目錄

劉平
鍾離意
朱輔
楊政
郇恁
張重
趙孝
李善
孫堂
宋[illegible]
觟陽鴻
薛漢
徐匡
吳詩
魏譚

卷十八 列傳十三

第五倫
鄧彪
秦安
韋彪
郭躬
王景
王阜
公賀
桓虞
鄭弘
朱暉
韋豹
鄭均
廉范
秦彭
曹褒

賈逵 召馴 杜安 杜篤 趙興 毛義 梁鴻 郭鳳
江革 李育 杜根 宋揚 趙勤 淳于恭 高鳳

列傳十四

張酺 巢堪 魯丕 陳寵 尹勤 魏霸 應奉 鄭璩
韓棱 魯恭 徐防 陳忠 何熙 應順 應劭 樂恢

何敞 梁諷 王渙 黄瓊 張霸 李充 汝郁 郭玉
周榮 李恂 黃香 黄琬 周紆 司馬均 張表 鄭衆

列傳十五

張敏 楊秉 任尚 馮良 蔡倫 李固 左雄 張綱
楊震 楊賜 薛苞 所輔 廉參 張況 周舉 王堂

史190-009

吳祐
朱遂
苟胠
孫程
蕭建

卷二十一

列傳十六

胡廣
劉祐
韋毅
陳蕃
劉寬
張奐
趙咨
符融
范冉
曹節
王允

祝良
丘騰
趙序
苗光
陳寔
李雲
宗資
段熲
陳球
陽球
荀曇
高彪
韓卓
皇甫嵩
趙溫

孔融
周珌
郭汜
蔣瑩
馮模
劉訓
梁福
蔣翊
鄭剛
李膺
卜福
楊喬
魏成
段普
陰猛
張意
謝戲

卷二十二

蔡邕
劉翊
呂布
須誦
周行
雍鯈
范康
宗慶
喜夷
巴异
陳導
翟歆
畢尋
邢崇
羊融
沈豐
陳囂

東觀漢記 目錄

列傳十七 列女 外夷
鮑宣妻　江伯姊
匈奴南單于　莋都夷
西羌　西域

卷二十三
載記
劉玄　公賓就
申屠志　陳遵
劉盆子　赤眉
呂母　王郎
盧芳　蘇茂
彭寵　張豐
秦豐　鄧奉
龐萌　隗囂
公孫述　延岑
田戎　銅馬等摩盜

卷二十四
佚文　附東觀漢記范書異同

東觀漢記 目錄

臣等謹案東觀漢記、隋書經籍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今考之范書，珍未嘗為長水校尉，且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珍等名。案范書班固傳云，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此漢紀之初創也。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建武訖永初，范書劉珍傳亦稱鄧太后詔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此漢記之初續也。史通又云，劉珍等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等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范書伏湛傳亦云，元嘉中，桓帝

以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延篤傳亦稱
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此其記之再續也蓋
至是而史體粗備乃始有漢記之名史通又云熹
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
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
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董卓作亂舊文
散佚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案范書蔡邕傳邕
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所作靈紀及
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多不存

盧植傳亦稱熹平中植與邕及楊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
記又劉昭補注司馬彪續漢書志引袁山松書云劉洪與蔡
邕共述律曆記又引謝承書云胡廣博綜舊儀蔡
邕因以爲志又引謝沈書云蔡邕引中興以來所
修者爲祭祀志范書李賢注稱邕上書云臣科條
諸志所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
欲著者五此漢記之三續也其稱東觀者范書章
紀李賢注引雒陽宮殿名云南宮有東觀竇章
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

萊山蓋東漢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于
東觀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書隋志稱書凡一
百四十三卷而新舊唐書志則云一百二十七卷
又錄一卷蓋唐時已有闕佚隋志又稱是書起光
武訖靈帝今考列傳之文間紀及獻帝時事蓋楊
彪所補也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爲三史人多
習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隸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
章懷太子李賢集諸儒注范書盛行于代此書遂
微北宋時尚有殘本四十三卷趙希弁讀書附志

邵博聞見後錄並稱其書乃高麗所獻蓋已罕得
南宋中興書目則止存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
馮異祭遵景丹蓋延九傳共八卷惟時有蜀本流
傳而錯誤不可讀上蔡任尚始以祕閣本讎校羅
願爲序行之刻板于江夏郡又陳振孫書錄解題
稱其所見本卷第凡十二而闕第七第八二卷卷
數雖似稍多而核其列傳之數亦止九篇則固無
異于書目所紀也自元以來此書久佚永樂大典
于鄧吳賈耿諸載內並無漢記一語則所謂九

篇，明初即已不存矣。

本朝姚之駰撰後漢書補逸，蒐集遺文，析爲八卷。然所採據者，僅劉昭續漢書十志補注、范書李賢注、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五書，又往往掇拾不盡，挂漏殊多。今謹據姚本舊文，以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參考諸書，補其闕逸，所增者幾十之六。其書久無刊本，傳寫多訛，姚本隨文鈔錄，謬戾百出。又漢記目錄雖佚，而紀表志傳載記諸體例，史通及各書所載，梗概尚一一可尋。

姚本不加考證，隨意標題，割裂顛倒，不可殫數。今悉加釐正，分爲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其篇第無可考者，別爲佚文一卷。而以漢記與范書異同附錄于末。雖殘珪斷璧，零落不完，而古澤斑斕，罔非瓌寶。書中所載如章帝之詔增修群祀、杜林之議郊祀、東平王蒼之議廟舞，皆一朝大典，而范書均不詳載其文。他如孔順陽起義之訓、王常對光武之語、楊正之嚴正、趙勤之排濟，亦復悉從闕如，殊爲疎畧。惟賴此殘篇

讀史者尚有所稽，則其有資考證，足正范遺佚，尤不可不亟爲表章矣。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庶吉士臣楊昌霖

東觀漢記卷一

帝紀一

世祖光武皇帝

光武皇帝諱秀高帝九世孫也承文景之統出自長
沙定王王生舂陵節侯舂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考侯（劉考侯原與作孝侯今從范書城陽恭王祉傳及文選注改）以土地下濕元帝時
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舂陵皇考初為濟
陽令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濕
開宮後殿居之（范書帝紀李賢注引蔡邕碑云光武生皇考以令舍不顯開宮後殿居之與此合范書謂生于縣舍殊誤）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
光室中盡明如晝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
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于凡禾縣
界大豐熟因名帝曰秀先是有鳳凰集濟陽故宮中皆
畫鳳凰聖瑞萌兆始形于此帝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
須眉長七尺三寸在舂陵時望氣者言舂陵城中有喜
氣曰美哉王氣鬱鬱葱葱（范書帝紀望氣者蘇伯阿也）年九歲而南
頓君卒（東觀書南頓君名欽帝考也）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後之
長安受尚書于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

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大義略舉因學
世事朝政每下（太平御覽作美惡）必先知具為同舍解說高
才好學然亦喜遊俠鬭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
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為
之邸闒稽疑議（注作閭善）嘗為季父故舂陵侯訟逋租于大司馬嚴尤
尤見而奇之時宛人朱祜亦為舅訟租于尤尤止車獨
與帝語不視祜帝歸戲祜曰嚴公寧視卿耶王莽時雒
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運關東諸倉賑貧窮之
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擾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稟之盜發其稟民
饑死者十七八人
民相食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四方潰畔
荊州下江平林兵起王匡王鳳為之渠率時南陽旱饑
而帝田獨收帝仁智明遠（太平御覽作遠）多權略樂施愛人
在家重慎畏事勤于稼穡兄伯升好俠笑帝事田作比
之高祖兄仲宛大姓李伯玉（李伯玉以下文事蹟推之李伯玉蓋即李通而范書李通傳作李軼）從弟軼數遣客求帝帝欲避之先是
時伯玉同母兄公孫臣為醫伯升請呼難伯升殺之

母弟公孫臣（司馬彪續漢書及是書通傳俱作同母弟申屠臣與此異）常恐其然故避之
使來者言李氏欲相見款誠無他意帝乃見之懷刀自
備入見固始侯（范書李通傳通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兄弟爲帝言天下
擾亂飢饉下江兵盛南陽豪右雲擾因具言讖文事劉
氏當復起李氏爲輔帝殊不意獨內念李氏富厚父爲
宗卿師語言譎詭殊非次第嘗疾毒諸家子數犯法令
李氏家富厚何爲如是不然諾其言諸李遂與南陽府
掾史張順等連謀帝深念良久天變已成遂市兵弩絳
衣赤幘時伯升在舂陵亦已聚會客矣帝歸舊廬望見

東觀漢記　卷一　三

廬南若火光以爲人持火呼之光遂盛赫然屬天有頃
不見異之遂歸宅乃與伯升相見初伯升之起也諸
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聞帝至絳衣大冠
服將軍服乃驚曰以爲獨伯升如此也仲謹厚亦如之
皆合會共勞饗新市平林兵王匡王鳳等因率舂陵子
弟隨之兵合七八千人帝騎牛與俱殺新野尉後乃得
馬帝起義兵（范書帝紀起兵在地皇三年十一月）王攻南陽募闕家上
有哭聲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此有闕文攷范書殺新野尉即在是時）使
劉終僞稱江夏吏誘殺湖陽尉嚴尤擊下江兵（班書王莽傳）

（地皇三年莽遣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破下江兵）帝奉糗一斛脯三十
朐進圍宛城（自此以下皆王莽地皇四年事即更始元年也）王莽遣大司
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更始立以帝爲太常偏
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尋邑兵到潁
川嚴尤陳茂與合尤問城中出者言帝不敢取財物但
會諸兵爲之計策尤笑言曰是美鬚眉目者耶欲何
爲乃如此初莽遣尋邑欲盛威武以振山東兵甲衞輜
千戈旌旗戰攻之具甚盛至驅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
長人巨無霸爲中壘校尉自秦漢以來師出未曾有也

東觀漢記　卷一　四

帝遂之于陽關尋邑兵盛漢兵反走帝馳入昆陽諸將
惶恐各欲散歸帝與諸將議城中兵穀少宛城未拔力
不能相救今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
之反欲歸守其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
如此帝乃笑且去時王常是帝計會候騎還言尋邑兵
已來長數百里望不見其後尾前已至城北矣諸將遽
請帝帝到爲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帝及迫急帝爲畫
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八九千人留王鳳令守城夜出
城南門尋邑兵已五六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十

史從范書帝紀刪百字從[illegible]之綱本作毀百里[illegible]雲車十餘丈瞰
臨城中旗幟蔽野塵煉連雲金鼓之聲數十里或爲地
突或爲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
汲尋邑自以爲成功漏刻有流星墜尋營中正晝有雲
氣如壞山直營而霣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壓伏時漢
兵在定陵郾者聞尋邑兵盛皆怖爲歷說其寶物求大
命諸爲前行諸部堅陣帝將步騎千餘前去尋邑軍四
五里而陣尋邑遣步騎數千合戰帝奔之斬首數十級
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奇

東觀漢記　卷一　五

怪也爲復進尋邑兵卻諸部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連
勝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諸將言宛下兵復到而陽墜
其書尋邑得書讀之恐而遂選精兵二千人從城西水
上衝其中堅尋邑兵大奔北殺尋而昆陽城中兵亦出
中外合勢會天大雷風暴雨下如注水潦成川滍水盛
溢邑大衆遂潰亂奔走赴水溺死者以數萬滍水爲之
不流邑與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滍水逃去漢軍盡
獲其珍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五月齊武王拔宛城齊武王即帝兄伯升後數日更始收齊武王部將劉稷齊武王強

稷之從用諸將復收齊武王部曲皆物故帝降稱陽雖
得入意不安門下有繫馬著鼓者馬驚硠磕鄧晨起走
出視之乃馬也帝在父城徵詣宛拜帝爲破虜大將軍
封武信侯更始害齊武王帝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
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更始欲北之雒陽以帝
爲司隸校尉先到雒陽整頓官府文書移與屬縣三輔
官府吏官府吏太平御覽作吏士東迎雒陽者見更始諸將過者
已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諸于繡擁髑大爲長安所
笑知者或畏其衣奔亡入邊郡避之及見司隸官屬皆

東觀漢記　卷一　六

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曰粲然復見漢官儀體賢
者蟻附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言帝第一
可用更始以帝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十月帝持節度孟
津鎮撫河北安集百姓帝至邯鄲趙王庶兄胡子進狗
牒馬醢故趙繆王子臨說帝決水灌赤眉胡子立[illegible]下者
王郎爲天子[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移檄購求帝十萬戶[illegible]
[illegible]帝自薊東南馳[illegible]至饒陽官
屬皆乏食帝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

貴鄉中李

者亂亭舍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帝升車欲馳而懼不免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夜止蕪蔞亭大風雨馮異進一笥麥飯兔肩聞王郎兵至復驚去至南宮天大雨帝引車入道旁空舍竈中有火馮異抱薪鄧禹吹火帝對竈炙衣大會真定帝自擊銅（闕此字范書不載但云帝行往光邵彤等兵降又西隅北擊中山拔盧奴南擊新市真定防子皆下之則大會真定當即在是時）帝率鄧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闕劉奉范書作鄧禹李賢注作劉發）遂通鄧禹營禹進食炙魚帝大餐啗時百姓以帝新破大敵欲悉聚觀見帝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于是皆竊言曰劉公真天人也帝引兵攻邯鄲連戰郎兵挫折郎遣諫議大夫杜長威（闕范書帝紀作杜威）持節詣軍門帝遣棨戟迎延請入帝見上據地曰實成帝遺體子輿也帝曰正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也況詐子輿乎長威請降得萬戶侯帝曰、、尸不可得長威曰邯鄲雖鄙君臣并力城守尚可支一歲終不君臣相率而降但得全身也辭去而郎少傅李立反郎開城門漢軍破邯鄲誅郎入宮收文書得吏民謗毀帝言可擊者數千章帝會諸將燒之曰令

反側者自安也（闕反側者或蕩滅文對帝圍邯鄲劉未作反側子與范書同）下彭寵遣米糒魚鹽以給軍糧由是破邯鄲更始遣使者即立帝為蕭王諸將議上尊號帝不許更（闕范書帝紀更始遣令罷兵詣行在所帝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于更始）帝擊銅馬大破之受降適畢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帝敕降賊各歸營勒兵待帝輕騎入案行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詔馮異軍鴈門卒萬餘人降之（闕詔字下原本衍口字今刪攷范書光武紀異傳俱不載此詔惟異拒朱鮪李軼時曾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則軍鴈門當即在是時）帝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矣而營

闕[illegible]門不齊（此十五字上有闕文按范書帝紀建武元年春正月帝擊尤來大搶五幡于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帝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帝耿弇頻射卻賊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帝或云已沒即是時也）帝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帝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爲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非計也帝大笑帝發薊還（闕是時尤來大槍五幡賊遂也）士眾喜樂師行鼓舞歌詠雷聲八荒震動至范陽命諸將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請上尊號上奏曰大王社稷爲計萬姓爲心耿純說帝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初王莽時帝與伯叔及姊壻鄧晨穰人蔡少公

蕪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
也帝戲言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時傳聞不見赤
伏符文軍中所姚本作■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帝未信到鄗帝
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
帝會羣臣復固請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乃命有司
設壇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建武元年夏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改
元爲建武改鄗爲高邑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
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誠能爲人所不能

東觀漢記　卷二　九

爲則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
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宣范書卓茂傳作宗
食邑二千戶賜安車一乘衣一襲金五斤冬十月帝入雒
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帝破聖公與朱鮪書曰交鋒之日
神星晝見太白清明除范書帝紀未即位前使馮異恂破更始大司馬朱鮪軍即位後
■使鄧禹破更始定國■公王匡軍北云交鋒未知何時又朱然太平御覽作伯叔■有脫
二年春正月益吳漢鄧禹等封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
未有所定高祖以十月爲正以漢水德立北畤而祠黑
帝至孝文賈誼公孫臣以爲秦水德漢當爲土德至孝

武兒覺可爲遷徙土德自帝即位按圖讖推五運漢
爲火德周蒼漢赤木生火赤代蒼故帝都雒陽制兆于
城南七里北郊四里行夏之時時以平旦服色犧牲尚
黑明火德之運徽幟尚赤四時隨色季夏黃色議
者〔〕告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圖
讖著伊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竝受命而爲王漢劉祖
堯宜令郊祀帝堯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
議曰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
不郊帝嚳漢雖唐之苗堯以歷數命舜高祖赤龍火德

東觀漢記　卷一　十

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堯之後元復于漢宜以時修奉禝
濟陽城陽縣堯帝之冢雲臺致敬祭祀之禮儀亦如之
帝遣游擊將軍鄧隆與幽州牧朱浮擊彭寵隆軍潞浮
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上奏言寵破在旦暮帝讀檄
未竟怒曰兵必敗比汝歸可知吏還未至隆軍果爲寵
兵掩擊破浮軍遠■不敢救以兵走幽州咸曰上神
三年帝征秦豐幸舊宅范書帝紀及岑彭傳春三月帝自將南征夏四月破新鄧奉
五月罷宮全岑彭等南擊秦豐秋七月大破之于器止至冬十月乃幸舂陵此章連書之殊未明晰十月
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舂陵父老故人爲樂以皇

祖皇考墓爲昌陵後改爲章陵以舂陵爲章陵縣范書光
武紀改舂陵鄉爲章陵縣在建武六年北益通從事言之隗囂上書報以殊禮
四年夏五月帝幸盧奴爲征彭寵故也自王莽末天下旱
霜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饑饉黃金一
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
瓜菜果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爲絮採穫穀果以爲蓄
積至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闢矣
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帝自齊歸
范書光武紀是平張步歸也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東觀漢記　卷一　十一

六年春二月吳漢下朐城范書光武紀蓋平董憲龐萌也天下悉定惟
獨公孫述隗囂未平帝曰取此兩子置度外乃休諸將
置酒賞賜之每幸郡國下輿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
吏次第下至掾史酹練臣下之行下無所隱其情道數
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
自以蒙恩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
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帝猶以餘閒講經藝
發圖讖制告公孫述署曰公孫皇帝囂雖遣子入侍范
書隗囂紀隗囂遣子恂入侍在五年冬十二月尚持兩心囂故吏馬援謂囂曰
劉稱述凡數十見宋本書馬援傳作凡十四見自事主未嘗見明主
如此也材直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
醜無所隱諱闊講天下事極盡下思兵事万略量敵校
勝闊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
比囂曰如卿言勝高帝耶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
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大笑曰如卿言
反復勝也范書馬援傳囂仍援故述遣長子恂入質此故援言于囂遣子入侍之後與范書異
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帝知其必
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爲覽

東觀漢記　卷一　十二

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也
七年春正月詔群臣奏事無得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
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
相塵太平御覽作[illegible]連歲月乃決帝躬親萬機急于下情
乃令上書啓封則用不得刮璽書[illegible]作引經[illegible]取具
文字而已奏指閣中旦上其有當見及冤結者常以日
出時騶騎馳出召入其餘居中使者出報即罷去如神
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追念前世園陵至
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民相效寖以無限詔告天下

八年閏四月車駕西征河西大將軍竇融與五郡太守步騎二萬迎帝隗囂士衆震壞皆降囂走入城（太平御覽作入西城）吳漢岑彭追守之

九年正月隗囂餓出城餐糗糒腹脹死

十一年幸章陵修園廟舊宅田里舍（文選李善注作過章陵祠園廟）

十二年吳漢引兵擊公孫述（范書帝紀吳漢伐公孫述出師實在十一年十二月下入犍爲界云云乃在次年正月是十二年事此蓋通始事言之）入犍爲界小縣多城守未下詔書告漢直擣兵到成都據其心腹後城營

東觀漢記　卷一　十三

自解散漢意難前獨言朝廷以爲我縛賊手足矣（此二字句未明晰）漢遣輕騎至成都燒市橋（范書吳漢傳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故下詔書有堅守廣都之語此不載漢拔廣都當是脫佚）武陽以東小城營皆奔走降竟如詔書漢兵乘勝追奔述距守詔書又戒漢曰成都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且堅據廣都城去之五十里待其即營攻城罷倦引去乃首尾擊之勿與爭鋒述兵不敢來轉營即之移徙輒自堅（此下范書吳漢傳有漢違詔而敗事此不載當是脫佚）十一月衆軍至城門述自將背城而戰吳漢鼓之述衆大破刺傷述扶輿入壁其夜死夷述妻子傳首于洛陽縱兵大掠舉火燔燒帝聞之下詔讓吳漢副將劉尚曰城降嬰兒老母（文選李善注作孩兒）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爲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于放麑啜羹之義二者孰仁矣失斬將弔民之義（太平御覽作且）又議漢殺述親屬太多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虞世南北堂書鈔作建武十三年是時屠者國獻名馬）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上囿池籞之官廢弋獵之事不御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衣服大絹而不重綵征伐嘗乘革輿羸馬

東觀漢記　卷一　十四

公孫述故哀帝時（此下未明晰范書述傳云哀帝時述以父任爲郎又云述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與此文相）備郎以數郡備天子用述破益州乃傳送瞽師郊廟樂葆車乘輿物是後乃稍備具焉述伏誅之後而事少閑官曹文書減舊過半下縣吏無百里之繇民無出門之役

十三年封殷紹嘉公爲宋公周承休公爲衛公（范書帝紀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至是改封）

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爲褒成侯

（十五年）詔曰刺史太守多爲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爲名聚

入田中行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 范書光武紀十五年詔下州郡
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十六年河南尹及諸郡
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又劉隆傳[illegible]
詔[illegible]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
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
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墜徵下獄此所事
記[illegible]史文未完
小七年帝以日食 閱范書光武紀日食在二月乙亥晦日 避正殿讀圖讖
多御坐廡下淺露中風發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司馬史
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強從公出乘以車行數里病差
四月二日車駕宿偃師病差數日入南陽界到葉以車
騎省留數日行黎陽兵馬千餘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

東觀漢記　卷一　十五

鳳凰五高八尺九寸毛羽五采集潁川羣鳥從之蓋地
數頃留十七日乃去 閱范書明紀鳳凰見在冬十月 鳳南貴重寶罪車
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
十九年帝下詔曰惟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
宗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
田租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
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帝曰天下重
實大器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自遠期十歲復增一
歲

十一年六月帝風眩黃癉病發甚以衛尉關內侯陰興
為侍中受詔雲臺廣室甘露降四十五日 光武紀太平御覽作[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
二十六年正月詔曰前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illegible]今益其
俸自三公下至佐使各有差四月始營陵地于臨平亭
南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後亦無
丘壟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
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又曰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

東觀漢記　卷一　十六

船之泛泛夫周公孔子猶不得存安得松喬與之而
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子也故遭反覆
霸陵獨完非成法耶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
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
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
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
不過二三頃無為陵池 初作壽陵以下至此見太平御覽與前鼓互有異同故並錄
入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因朝至日晏夜講
[illegible]然[illegible]則功臣將位在例論時政畢[illegible]行事次說

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自忠臣孝子義夫節
士來皆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群臣爭論上前常連
日皇太子嘗乘間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
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慮養精神帝答曰我自樂此
特城郭丘墟埽地更爲帝悔前徙之范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徙鴈門
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以東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二十五年南單于奉藩稱臣二十六
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于本土遣
謁者分將弛刑補理城郭所記指地吏寫者此也草創苟合未有還人
等八郡民歸本土者言當是年雖遠民歸本土甚少至二十七年趙熹上奏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

東觀漢記　　卷一　　十七

是而定民徙書
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
歎而欲有事于太山汙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
何强顏耶
三十二年群臣復奏宜封禪遂登太山勒石紀號改元
爲中元
中元元年范書中元元年即建武三十二年也范書光武紀實以夏四月己卯改元帝幸長
安祠長陵還雒陽宮是時醴泉出于京師郡國飲醴泉
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瘥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國上
甘露降群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命太史撰具
郡國所上帝不聽是以史官鮮紀冬十月
甲申使司空馮魴告祠高廟曰高皇呂太后不
宜配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福延至于
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爲高皇后遷呂
太后于園四時上祭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
宣布圖讖于天下
二年春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在位三十三年時年
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皇帝舊制葬務從

東觀漢記　　卷一　　十八

省約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太
子襲尊號爲皇帝群臣奏議曰光武皇帝廟曰世祖三
月葬原陵
帝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此詔善惡遺注
范書下載本知何時所下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皆爲侯封餘功臣
一百八十九人案范書光武紀建武十三年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與此異帝
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故
皆以列侯就第恩遇甚厚遠方貢甘珍必先徧賜列侯
而人宮無餘有功輒增封邑故皆保全帝封新野主子

鄧晨為吳侯（范書晨傳晨娶光武姊元漢兵敗小長安元遇害光武即位追封諡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李賢注吳房今豫州縣也此作吳侯與范書異）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為富波侯（范書不載封均事）外祖樊重為壽張侯（范書樊宏傳建武十八年追贈重為壽張敬侯）重子丹射陽侯（范書樊宏傳丹以建武十三年封）孫茂平望侯（范書樊宏傳茂以建武二十七年封）以尋玉鄉侯（范書樊宏傳以建武十三年封）從子沖更父侯（范書樊宏傳沖作忠亦建武十三年封）石父陰睦為宣恩侯（本書陰睦傳睦以建武二年追爵范書陰皇后紀稱建武九年始追爵與此文異）子識原鹿侯（范書陰識傳以建武十五年封）就信陽侯（范書陰興傳就嗣父封宣恩侯復改封新陽侯此作信陽侯與范書異而范書陰興傳又稱就為信陽侯未知孰是）皇考女

弟子來歙為征羌侯（范書來歙傳歙以建武十一年遣使追封）弟由宜西鄉侯（范書來歙傳由以建武十三年封）寧平公主子李雄為新市侯（范書李通傳通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主雄少子也又范書稱雄封召陵侯而不詳初封之年）后父郭昌為陽安侯（范書郭后紀昌以建武二十六年追贈）子況綿曼侯（范書郭后紀況以建武二年封作綿蠻）兄子竟新郪侯匡發干侯（范書郭后紀以竟匡為后從兄弟皆以建武十七年后廢特封）姨子馮邯為鍾離侯（范書不載邯事）常家犯霜露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羈靽皆有成賈而貴不從民樂與官市從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由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敢僉然

龍舉雲興三雨而濟天下蕩蕩人無能名焉（姚之駰所輯是書按此條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漢書注所引之文至有異同光武紀中或稱公或稱王世祖所稱蓋史臣一更正刪致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諸書所載各條此略彼詳取其詳者詳略間有從其善者依年月編次或年月無考則姑綴于篇末如序贊之例）

東觀漢記卷一

東觀漢記卷二

帝紀二

顯宗孝明皇帝

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建武四年夏五月甲申，帝生。豐下銳上，項赤色，有似于堯，世祖以赤色名之曰陽。幼而聰明睿智，容貌莊麗。十歲通春秋，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案太平御覽作十二年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吾子」。復問師傅，曰：「少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為貴人，」上循其頭，問曰：「吾子」。對曰：「愚戇無比。」及阿乳母以問師傅，師傅無以易其辭。）少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為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為東海公。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覆，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其事。世祖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世祖怒。時帝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世祖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世祖令虎賁詰問，吏乃首服，如帝言。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之禮，盡於其敬，內外周洽。世祖愈珍帝德，以為宜承先

[illegible]皇太子[illegible]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略舉大義，博觀群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中元二年春二月，世祖崩，皇太子即位。

永平元年，帝即阼，長思遠慕，至逾年正月，乃率諸王侯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illegible]樂，奏[illegible]，[illegible]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illegible]，[illegible]學者[illegible]以自勵。于是下太常、將軍、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illegible]之子[illegible]，[illegible]侯[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范書[illegible]傳校改。）陰盛為無錫侯，楚王英子許昌龍舒侯。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illegible]祀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詔曰：[illegible]（案[illegible]善引是書永平二年[illegible]，范書帝紀是月大赦詔[illegible]。[illegible]史官[illegible]正儀[illegible]下文至三年正月詔，為春者歲之[illegible]）詔[illegible]。三月，初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illegible]

[illegible]

定擬議、以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為關內侯、親自制作
五行章句、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
是時學者尤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萬計、
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覽館舍
邑居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有所問、三老大言、陛下入
東都、臣望顏色儀容、類似先帝、臣一懽喜、百官嚴設如
舊時、臣二懽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懽喜、陛下
聞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懽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
人如赤子、臣五懽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懽喜、天

下太平、德合于堯、臣七懽喜、帝令上殿、欣觀上衣、因舉
虎頭衣以畀三老、帝自屬考所以制罕不如觀館下一
月詔宗臣於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
何子孫在三里內者太牢傳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帝在于道[illegible]史勞賜、省事畢、步行觀部
[illegible]更[illegible]五鼓[illegible]

四年春二月詔曰、朕親耕于藉田、以祈農事、
五年冬十月、幸鄴、與趙王栩會鄴、常山賜錢百萬、
六年、廬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雒山、[illegible]大廟、詔曰、禹鼎足象
三公、豈非公卿奉職得理乎、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陳鼎
于廟以備器用、
、十年冬十月、上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上手書詔令尚
書僕射持節[illegible]二公、
九年、為四姓小侯開學、
十年閏四月、行幸南陽、祠章陵、以日北至、又祠于舊

宅、禮畢、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篪和之、
以娛嘉賓、賜勞養三老官屬、是時天下安平、人無
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錢三十、牛羊被野、
十二年、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衆慕化、地曠遠、置永昌
郡、
[illegible]者食有諸生兩樂
[illegible]太公[illegible]亦
[illegible]
[illegible]

五步外為小厨財足祠已并乃閉石埒廣丈二尺長二
丈五尺
十五年春二月東巡狩於亥帝耕于下邳三月幸孔子
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
幸東平王宮帝憐廣陵侯兄弟賜以服御之物又以皇
子輿為乘賦予之
十七年春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生前殿神雀五色翔
集京師正月當謁原陵是夜帝夢見先帝太后如平生
歡夢中喜覺因悲不能寐明旦帝令百官採甘露秀會

公卿表賀奉觴上壽太常丞上言陵樹葉有甘露帝率
百官上陵甘露積于樹取以薦受賜畢上從席前伏御
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流涕敕易奩中脂澤妝具左右皆
泣莫能仰視
十八年秋八月帝崩于東宮前殿在位十八年時年四十
八[illegible]帝葬顯節陵十二月有司奏上尊號曰
顯宗廟與世祖廟同而祫祭于世祖之堂共進武德
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自帝即位遵奉建武之
政有加而無損世祖閔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預政
上濁明主下危臣子漢家中興唯宣帝取法至于建武
朝無權臣外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
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
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闔門而已無封侯預朝政
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帝嘗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
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千萬止諸小
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
帝子等[illegible]小于王舊[illegible]約謙儉如此

肅宗孝章皇帝

孝章皇帝諱炟孝明皇帝第五子也永平三年年四歲
以皇子立為太子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
[illegible]性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
族[illegible]篤志于學好治尚書遂兼五經
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明帝重之數事詔問以至孝
[illegible]永平十八年明帝崩即位
建初[illegible]不能方空穀吹綸絮
四年冬十一月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元和元年[illegible]行幸敕御史司空道路

所過頗樹木，方春日，興，得有所伐，輅車可引避也。
十年春二月，帝東巡狩，泰山，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群
神畢，白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孔子後褒成侯等
咸來助祭，大赦天下，祀五帝于汶上明堂，耕于定陶，幸
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儒者論難。
漢紀東平王宮，沛、濟、汶樵，五月，詔曰：乃者白烏、神雀、屢
臻（[illegible]）
是年，鳳皇見肥城窳亭槐樹上。

東觀漢記　卷二　七

足烏集沛國，白鹿、白兔、九尾狐見。
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
寸餘。美陽得銅酒樽，其色青黃，有古文。
帝賜尚書劍各一，手署姓名，韓稜楚龍泉，郅壽蜀漢文，
陳寵濟南鍛成，一室納兩刃，其餘皆平刃。其時論者以
為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劍；
寵敦樸，有善于內，不見于外，故得鍛成劍，皆因名而表
意。（[illegible]）
明德太后姊子夏壽等私呼虎賁張鳴與敖戲爭鬥，帝
怒，詔曰：「虎賁所以宿衛國，嚴恩位在中臣，宿衛禁門，當
進人不避仇讎，舉罰不避親戚，今者反于殿中交通輕
薄，虎賁闌內所使至，欲相殺于殿下，不避門內，畏懦恣縱，
姑不糾捕，此皆生于不學之門所致也。」（案范書不載此事，故下詔之年[illegible]）
（[illegible]）
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鳳凰三十九見郡
國。
章帝時，鳳凰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
龍三十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

東觀漢紀　一　卷二　八

烏、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苹、
朱草、連理實，日月不絕，載于史官，不可勝紀。（此條與上一條俱[illegible]）
（[illegible]東觀紀[illegible]符瑞之文[illegible]後[illegible]）
章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
[illegible]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
天下，容于小人，高宗之[illegible]至也。肅宗兼該四德，以繼祖
宗，[illegible]下[illegible]力[illegible]紀[illegible]明詔不能辨章，豈敢空言
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illegible]）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之中子也，母梁貴人，早薨，帝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章帝由是深珍之，以為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為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專經，好古樂道，無所不照。章和二年春二月，章帝崩，太子即位。

永元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

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時史官不覺，涿郡言之。單于乞降，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

三年，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誼。曹相

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壟，生既有節，終不遠身，忠臣受寵，古今所同。[illegible]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其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彰厥功。

四年夏六月，大將軍竇憲潛圖弒逆，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皆下獄，使謁者收憲大將軍印綬，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

五年春正月，宗祀五帝于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人，恣得捕，不收其稅。六月，郡國大雨雹，大如鴈子。

六年秋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illegible]，未還宮而澍雨。

九年冬十月，改殯梁皇后于承光宮，儀比敬園。初，后葬有闕，竇后崩後，乃議改葬。

十年夏五月，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一年，帝召諸儒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丕甚見異，罷朝，特賜履襪。

十二年，象林蠻夷攻燔官寺。秭歸山高四百餘丈，崩，填

谿水，壓殺百餘人。冬十一月，癸酉夜，有氣長三丈，起[illegible]東北，指軍市。是月，西域蒙奇、疏勒二國歸義。

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

元興元年夏五月，右扶風雍地裂。冬十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時年二十七。葬順陵，廟曰穆宗。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悅，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符瑞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

傳而紀
孝殤皇帝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之少子也。和帝皇子數十，生者輒
夭，故殤帝養于民。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和帝崩，是日倉
卒，帝生百餘日，乃立以為皇太子，其夜即位，尊皇后鄧
氏為皇太后。帝在襁褓，太后臨朝。詔有仕弱不章。
延平元年八月，帝崩于崇德前殿，年二歲，葬康陵。
孝殤襁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
主，天下敖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此乃帝紀

之序
東觀漢記卷二

東觀漢記卷三
帝紀三
恭宗孝安皇帝
孝安皇帝諱祜，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慈仁
惠和，寬仁博愛，好樂施予。自在邸第，數有神光赤蛇嘉
應，照曜于室內，又有赤蛇盤紆殿屋床第之間。孝王常
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喜經籍，和帝甚喜重焉，數召諸生
數燕見，省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
比。殤帝即位，鄧后臨朝，以帝幼小，詔留于清河邸，欲為

儲副。殤帝崩，以王青蓋車迎，齋于殿中，拜為長安侯，乃即
帝位。謙潔恪勤，孜孜經學，篤志供養，委政長樂宮。
永初元年，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永昌獻象牙
熊子。析城山泉水大出，突壞人田，水深三丈。十一月，帝
始講尚書，既于興藝。
二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夏六月，雨雹，大如芋魁、雞子。風拔
樹發屋。七月，徼外羌薄申等八種舉衆降。
三年，雁門烏桓及鮮卑叛，五原郡兵敗于高渠谷。
四年，新野君薨，贈以玄玉赤紱，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

青恵麿

史190-029

貴字擬陰文

（劉祁野史和本未知之安也）

五年、漢陽人杜琦反、自稱安漢將軍、漢陽故吏杜習手刺殺之、
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七年、郡國蝗飛過、調濱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十萬斛、送敖倉、
元初元年、日南地坼、長一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
二年、青衣蠻夷堂律等歸義、安定太守杜恢與司馬鈞并威擊羌、恢乘勝深入、至北地靈州丁奚城、為羌所害、

鈞擁兵不救、收下獄、蠻田山高少等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夷六亭兵追擊、山等皆降、賜五里六亭渠率金帛、各有差、
四年、武庫火、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虔人種羌大豪恬狼等詣度遼將軍降、
延光二年、九真言嘉禾生、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三年、鳳凰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衛縣木連理、定陵縣木連理、潁川上言麒麟白鹿見、黃龍見

貴字擬陰文

忽城、又見諸縣、
四年春三月、幸宛、還、帝崩于葉、帝聖德淑茂、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二、御車所止、飲食百官、鼓漏起居、車騎鹵簿如故、及還宮、皇后與兄顯、中常侍江京樊豐等、共為詐、不發令群臣知帝道崩、欲偽道得病、遣司徒等分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詐因實祇以亡為存、其夕發喪、群僚百姓、如喪考妣、塞外蠻夷、披發弟泣、葬恭陵、

敬宗孝順皇帝

孝順皇帝諱保、孝安皇帝長子也、母李氏、追謚恭愍皇

后、帝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愨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為宜奉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為皇太子、受業尚書、聰睿敏達、初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為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所譖愬、殺之、太子數為歎息、京豐等懼有後害、遂共搆陷太子、太子坐廢為濟陰王、（案此延光二年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即尊位、王廢黜、不得上殿臨棺、而悲哀泣血、不下餐粥、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等議、前不用濟陰王、今用怨人、白閻太后、復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

程等十九人、共討賊臣江京等、以迎濟陰王于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

永建元年、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李郃以人多疾疫免、

三年、太傅桓焉以無清介辟召、策罷、

四年、漢陽率善都尉蒲密因桂陽太守文礱獻大明珠、詔曰、海內頗有災異、而礱不推誠忠、而遠獻明珠以求媚、令封珠還蒲密、太尉劉光、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久

託病、策罷、司徒許敬為陵轢使官、策罷、以千石祿終身、

六年、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為漢歸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撣國王雍由亦賜金印紫綬、

陽嘉元年、望都蒲陰狼殺子女九十七人、為不祠北嶽所致、詔曰、政失厥中、狼災為應、至乃殘食孤幼、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比不奉祠、淫刑放濫、害加孕婦也、

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童子趙建、年十三、（太平御覽作年十[illegible]）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缺名而王（[illegible]御覽作[illegible]）皆除郎

書字檢隆工

中、疏勒國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封牛、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策罷、當陵日食京師不覺、詔曰、朕以不德、謫見于天、

永和六年冬十二月、詔假將軍馬賢、前伐西羌、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以漢中南鄭之武陽亭、封賢孫承先為武陽亭侯、食租稅、

漢安元年、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廐充滿、始置承華廐令、秩六百石、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案此十二字見引詔五行）（右注上有闕文條在漢安元年三月雒陽封漢亭百十七家為大所壞並一事也）八月、遣侍中

杜喬、光祿大夫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頒宣風化、舉實臧否、

二年、詔禁民無得酤賣酒麴、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衣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務為節約、葬憲陵、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宏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极、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撤敉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

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詩云：孝順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奏，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孝沖皇帝

孝沖皇帝諱炳，順帝之少子也，年三歲，是時皇太子數不幸，國副未定，有司上言宜建聖嗣，建康元年四月，立為太子。順帝崩，太子即帝位，尊皇后梁氏為皇太后，帝幼弱，太后臨朝。

永嘉元年正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葬懷陵。

孝質皇帝

孝質皇帝諱纘，章帝玄孫，千乘貞王之曾孫，樂安王孫，渤海王子也。年八歲，茂質純淑，好學尊師，有聞于郡國。孝沖帝崩，徵封建平侯，即皇帝位，九江賊馬勉敗，死，傳勉頭及所帶玉印、鹿皮冠、黃衣詣雒陽，詔懸夏城門外，章示百姓。

本初元年閏六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時方九歲，葬靜陵。

威宗孝桓皇帝

孝桓皇帝諱志，肅宗曾孫，河間孝王孫，蠡吾侯翼之長子也。母曰匽夫人。年十四，襲爵始入，有殊于人，梁太后欲以女弟妃之。本初元年四月，徵詣雒陽，既至，未及成禮，會質帝崩，無嗣，太后密使瞻察威儀才明，任奉宗廟，遂與兄冀定策于禁中，迎帝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御卻非殿，改元建和。

建和元年，芝生中黃藏府。

永興二年，光祿勳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氣，掘之得玉玦，各有鉤，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雕鏤。詔

司隸蝗水為災，五穀不登，令所傷郡國皆種蕪菁，以助民食。

延熹元年，初置鴻德苑。

二年，大將軍梁冀輔政，縱橫為亂，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于是封超等為五侯，暴恣日甚，毒流天下。司徒韓縯、司空孫朗並坐不衛宮，止長壽亭，減罪一等，以爵贖之。初置秘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合異同。

三年，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

四年，京師雨雹，大如雞子。

袁宏後漢文

五年、長沙賊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入城、賊來、刺史中毛據臨湘居太守舍、賊萬人以上屯益陽、殺長史、以宋師水手疾病、郡城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寺、歲半本、

七年冬十月、上幸雲夢、至新野、公主行亞敬侯廟、詔曰、存善繼絕、當稽德員、武騎都尉樊沖、高祖父中、以武略帝元舅、扶助中興、追封壽張侯、謚曰敬、祖父茂、封猛軍平望鄉侯、五國並建、其二絕者祠之、(劉)新野公主元武功元也……

(中不及祠之之 建當自闕文)

八年、妖賊蓋登稱大皇帝、有璧二十、珪五、鐵券十一、後伏誅、

九年、戴異鋤田、得金印、到廣陵以與龍尚、名臣少府李膺等表為閹人所譖、下獄死、(劉)……

(此蓋通後事言之)

永康元年、西河言白菟見、帝好音樂、善琴笙、立黃老祠北宮濯龍中、以文罽為壇、飾淳金銀器、彩色眩耀、祠用三牲、太官飾珍饌、作倡樂、以求福祥也、在位二十一年崩、年三十六、

袁宏撰後漢文

孝靈皇帝

建寧元年、帝到夏門外萬壽亭、群臣謁見、(劉)此……

二年、殺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鉤黨、尚書白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

熹平元年、會稽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為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陳行相師遷奏沛相魏愔前為陳相、與陳王寵交通、

四年、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崇高山為嵩高山、

光和元年、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因忽不見、有黑氣墮所御溫明殿庭中、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

四年、初置騄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郡國上之、

五年、帝起四百尺觀于阿亭道、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于西園、

一

三年，又造南宮玉堂，於房成苑，鑄黃鍾二千斛，於嘉德端門內。

東觀漢記卷三

錢濟世

三書會俱摘隱注

東觀漢記卷四

年表（案：本書年表體例全祖班書，實知錢史通所列篇目可據，今惟百官表略存，[illegible]併闕焉。）

百官表

太尉掌邦（案：此下有闕文）。[illegible]冊皇太子，捧上其璽綬。

司空，唐虞之官也。金印紫綬。

竇憲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案：司馬彪百官志，長史、司馬皆一人，千石。）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其將軍不常置。（案：司馬彪百官志，將軍掌征伐背叛，中興以後大將軍始常設。）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案：司馬彪百官志注，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建

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案：司馬彪百官志，明帝以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有長史一人。（案：將軍長史，官千石。）度遼將軍司馬二人。（案：司馬彪百官志，明帝初置度遼將軍，劉昭注引應劭漢官儀曰，度遼將軍秩二千石，長史、司馬六百石。）

章帝又置祝令、丞，延光元年省。（案：此太常官屬。）

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案：司馬彪百官志，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屬官有丞一人。（案：司馬彪百官志，丞一人，比千石。）大行丞一人。（案：司馬彪百官志，大行令一人，六百石。）大行丞有治禮員四十七人。（案：司馬彪百官志作治禮郎。）[illegible]明詔時丞齋祠儐贊九賓之禮，又有公室主稱中都官斗食以下，功次相補。鴻臚三十六人，其陳寵、左雄、朱寵、龐

□施延並見公、

其主貴無子，置傅一人，守其家。（案：司馬彪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此宗正官屬。）

桓帝延熹元年三月己酉，置鴻德苑，置令，秩六百石。（案：此少府官屬。）

州牧刺史，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牧，十八年改為刺史，皆二千石。交阯刺史持節。（案：司馬彪百官志，外十有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illegible]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illegible]州刺史皆不持節，而交阯獨持節，[illegible]以上州郡官。）

其紹封削絀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減。（案：司馬彪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國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中尉一人，比二千石，其下又有郎中令之屬，以上皆王國官屬。）

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案：司馬彪百官志，司直，武帝置，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一年省。）秩皆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案：司馬彪百官志，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此與[illegible]）、公將

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案：司馬彪百官志，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此與[illegible]）、正、平、諸司馬、中官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案：司馬彪百官志，[illegible]）、黃門冗從四僕射、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案：司馬彪百官志，[illegible]）、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案：司馬彪百官志，每郡丞一人，[illegible]）、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諸署長、楫櫂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

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案：司馬彪百官志，[illegible]）侍中、中常侍、[illegible]大夫秩皆二千石。（案：司馬彪百官志，[illegible]）大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illegible]漢大夫、侍御史、博士，[illegible]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

書宮僕射陽史

比六百石、〔原注〕司馬彪百官志：議郎六百石。比六百石……

小黃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原注〕司馬彪百官志：小黃門六百石。

黃門侍郎皆六百石、比三百石、中黃門比百石、秩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

〔原注〕……此表為崔寔、曹壽、延篤所作，今與百官志、司馬彪百官志不同。

如志云：諸侯王……

諸王表

王子侯表

東觀漢記　卷四　四

功臣表

恩澤侯表　闕〔原注〕以上四篇今存其目

東觀漢記卷四

錢濟世

東觀漢記卷五

志　東本書八志，以劉知幾史通及范書李賢注所引，今僅地理志一篇略存，餘二篇並闕。

地理志

蕭何冢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原注〕……

霍光墓在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原注〕……

書宮僕射陽史

蛇丘有芳陘山、〔原注〕……

東緡縣名、爲山陽郡、〔原注〕……

西海有勝山、〔原注〕……

秦時改爲太末、〔原注〕……

東觀漢記　卷五　二

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花、其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窗牖、中有石牀、可寢處、〔原注〕……

建安二十年、復置漢寧郡、分漢中之安陽、西城、〔原注〕……

又分錫、上庸為上庸郡、置都尉、〔原注〕……

安帝即位之年、分高句驪、……

九真俗燒草種田、〔原注〕……

封史印
、原

永興元年、鄉三千六百八十一、亭萬二千四百四十三、

律曆志

凡律所半以受律呂相生矣六十、

禮志

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闕而未舉、武帝封禪、始立明堂于泰山、（儒以陽為〔illegible〕作者式 公宗、白明堂于泰山以上、）猶不于京師、元始中、王莽輔政、乃起明堂辟雍、

樂志

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

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黄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國家離亂、大駕未安、黄門舊有鼓吹、今宜罷去、

郊祀志

建武三十年、太尉趙憙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

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群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群神、以承天心、（[illegible]）

三十二年、（[illegible]）群臣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

二梁字後隱文

三月重 桂

按何敞議、言東漢九世當更封泰山、凡二十六事、陳泰

夜帳、陛下遂以仲月令太祝依孤之求、代不用郡之明

文、以和帝瑞、以爲九代上□至太山、乃復議、國家德薄、

災異仍至、周施、蓋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

帝東漢九世尤者明者、前後凡二十六事、與[illegible]

議、以爲殷統未絶、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

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illegible] 因孔子甚美其

東觀漢記　卷五　四

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絶、王莽盗位、一民莫非其臣、

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

奮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内治平、

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武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

定刻石紀號、文太守各[illegible]曰、在昔小白欲封、夷

吾難之、季氏[illegible]仲尼[illegible]小諸侯、季氏大夫、皆無

事于泰山、今予末小子、遭[illegible]而化重、一則以

喜、一則以懼、恐于[illegible]子孫之餘、蓋

應同欲當得是懼乎過差、執德不弘、[illegible]不爲議者

此四[illegible]張[illegible]

隱文

三月重 桂

所謂進、後世知[illegible]矣、[illegible]

[illegible]

躬文私、天子事也、[illegible]

明帝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之、[illegible]

[illegible]

孝成帝、以周奏正北郊、後制六宗、建武都雒陽、制郊

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公卿議、由

是遂祭六宗[illegible]

[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五　五

[illegible]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

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

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

而後致力于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

于柴之日月星辰之神、山川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祭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注）是時孝章欲以東巡狩故

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注）功字　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

東觀漢記　卷五　一六

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成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

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琁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德、盛德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

東觀漢記　卷五　一七

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注）[illegible]

章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于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二宗、誠有其美、今迫遭忌、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於以爲懸于史、求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

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發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哉、太尉憲等奏、宜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于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于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

東觀漢記　卷五

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案前文東平王蒼請名世祖廟舞為大武、詔從之、進武德之舞、[illegible]）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于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向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人安、刑措之時也、陛下盛欽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美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

茂、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文而易之、以寧于王也、（案[illegible]）建初四年八月、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東平憲王、蒼上言、文宣元祫食高廟、皆以后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許、繩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案[illegible]）

（[illegible]）永初六年、鄧太后入宗廟、于世祖廟與皇帝交獻爵、如光烈皇后故事、（[illegible]）

車服志

天子行有罼罕、

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眾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

此頁五葉六葉皆攝 隆父

又與祭天地冕服之制、宗廟事神祇潔齋盛服、敬之至
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
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
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雍備思、博其
類也、天地之祀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illegible]
武冠、俗謂之大冠、[illegible]
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白、[illegible] 純綠圭、公

東觀漢記 卷五 十

卿將軍紫綬二采、紫白、純紫圭、公主封君同、九卿中二
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圭、千石六百石、黑綬二采、
青紺、[illegible] 純青圭、四百二百二百石、黃綬、
純黃圭、一采、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織
孝明帝作蟠珠之佩、以祀天地、[illegible]

朝會志

天文志 闕 此二篇全闕今存其目

東觀漢記卷五

東觀漢記卷六

列傳一 外戚

光烈陰皇后

有陰子公者、生子方、方生幼公、公生君孟、名睦、即后之
父也、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
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
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于宛、上即位、立為貴人、上以后
性賢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
當大位、[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六 一

明德馬皇后

明德皇后嘗久病、至卜者家為卦、問咎祟所在、卜者卦
之、[illegible]者仰天歎、問之、卜者乃曰、此女雖年少、後必得貴、
[illegible]、[illegible]妃不可言也、后長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髮、
[illegible]起大[illegible]、以女[illegible]尚有[illegible]三匝、[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小[illegible]之[illegible]終
身[illegible]、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
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
[illegible]有小飛蟲萬數、隨著身、入皮膚中、復飛去、既處椒房、

校對 黃紙組

東京掖隱文

東京掖隱文
以上明帝時事
東觀漢記不見

校錄黃繩祖

大官上食，畫加益炭，輒扶去，不喜出入遊觀，希嘗臨御
倒望，袍極麤疏，諸主朝望見，反以為綺，后曰：此繒染色
好，故且用之。后嘗有不安，時在嘉德殿東廂，上令太夫
人及兄弟得入見，后志在克己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
兄為虎賁中郎將，弟為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上欲封
諸舅，外間白太后，太后曰：吾自念親屬皆無柱石之功，
俗語曰：時無赭，澆黃土。因語曰：吾萬乘之主，身衣大練，
故飲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薰香之飾，以前過濯龍
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亦不譴怒，但絕其

東觀漢記　卷六　　二

歲用，冀以默止讙耳。（下章帝時事）及上欲封諸舅，太
后輒斷絕曰：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為
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封爵，
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慎。穰歲
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事。太后
素謙慎，小感慨，輒自責，如平生事男，特詳不主家御
者失火，及北閣後殿，深以自過，起居不欲，至正月，當上
原陵，言我守備不精，愧見原陵，不上。太后置織室，蠶于濯
龍中，數往來觀視，以為娛樂。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

二皇后傳掖隱

校錄黃繩祖

朝，則起居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
踰六尺，于是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太后詔書流布，
咸稱至德，莫敢犯禁。

敬隱宋皇后

敬隱宋后（扶風平陵人，建光元年追為敬隱皇后）以王莽末年生，
遭世倉卒，其母不舉，棄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
宿不死，外家出過于道南，聞有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
有飛鳥紆翼覆之，沙石滿其口鼻，能啼，心怪偉之，以為
神靈，遂取而持歸養，長至年十三歲，乃以歸宋氏。（書清）

東觀漢記　卷六　　三

（清河孝王慶傳，后宋昌八世孫，父楊，母王氏，永平末，入太子宮，甚有寵，肅宗即位，為貴人，生慶，立為皇太子，[illegible]）時竇皇后內寵方盛，以貴
人名族，御採為妙，心內害之，欲為萬世長計，陰設方略，
譖毀貴人，由是母子見疏，數月誣奏貴人使婢為蠱道
祝詛，七年，遂被譖暴卒。

孝和陰皇后

孝和陰皇后，聰慧，敏達，有才能，喜史書，永元二年，選
入掖庭，為貴人，託以先后近屬，故有寵。

和熹鄧皇后

校録黄紹祖

后年五歲、太夫人為剪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雖痛忍不言、左右怪而問之、后言夫人哀我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后叔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棄之、年七歲讀論語、志在書傳、母常非之、曰當習女工、今不是務、寧當學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則縫紉、夜私買脂燭讀經傳、宗族外內皆號曰諸生、嘗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后仰噏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嘗之、此皆聖王之夢、吉不可言 圖

以上四条字惟孫
陸文

東觀漢記　卷六　四

后逆位、手書謝表、深陳德薄、不足以奉宗廟、充小君之位、太后賜周貴人步搖一具、時新野君大喪、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主名不立、念考問必有不辜者、太后乃親自臨見宮人、一一觀察其顏色、開示恩信、宮人盜者即時首服、不知所以、不及左右宮人咸稱神明、太后臨朝、萬國貢獻、悉令禁絶、歲時但供紙墨而已、上林鷹犬悉斥放之

校録黄紹祖

永初二年 圖 三月、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洛陽寺、省庶獄、舉冤囚、杜泠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便輿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微疾舉頭、若欲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事理、即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太后雅性不好淫祀、常不安、左右頗惟至今祠禱、願以身代牲、太后聞之且怒、即勅令禁止、以為何故乃有此不祥之言、左右咸流涕嘆息曰、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病遂差、豈非天地之應、太后自遭大憂及新野君、仍喪諸兄、常悲傷思

以上三条字惟孫
陸文

東觀漢記　卷六　五

孫羸瘦骨立、不能自勝 圖

順烈梁皇后

永建三年春三月丙申、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驚、卻再拜賀曰、此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太史卜之、兆得壽房、又筮之、得坤之比、順帝陽嘉元年、立為皇后、是時自冬至春不雨、立后之日、嘉澍沾渥

以貴人

以帝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

校錄黃綺祖

共為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帝自為之辭

孝崇匽皇后

申貴人生孝穆皇趙夫人生孝崇皇匽夫人生桓帝

帝既立追謚趙夫人為穆皇后匽夫人為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桓帝詔曰博園匽貴人履高明之懿德資淑美之嘉會與天合靈篤生朕躬欲報之德詩所感歎今以貴人為孝崇皇后

又見卷七

孝桓鄧皇后

桓帝鄧后字猛父香早死母宣改嫁為掖庭民梁紀妻紀者襄成縣君孫壽之舅也壽引進令入掖庭得寵為貴人故冒姓為梁氏

校錄黃綺祖

東觀漢記卷七

列傳二 宗室

齊武王縯

縯字伯升伯升進圍宛莽素聞其名大懼使畫伯升像於埻旦起射之平陵後部攻新野不下宰潘臨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言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門降伯升作攻城關車上曰地車不可用誰當獨居此上者伯升曰此兵法也上曰兵法但有所圖畫者從不可用伯升遂作之後有司馬

犯軍令當斬生關車上更始遂共謀誅伯升 [illegible] 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陣潰圍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更始何為者更始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

校錄哉疏杜

十五年追謚伯升為齊武王 玉五少孫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二子恩愛甚篤以兄子以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陰令

業公陰文

北海靖王興

興遷弘農太守（劉興縯子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 傳興初封魯王 後徙封北海王）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澍降海剩終有異政宮師雨澤秋稼好醜輒驛馬下問興其見親重如此

北海敬王睦

東觀漢記　卷七　　二

一業年傳之文

北海敬王睦（劉睦 興子）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而睦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劉睦之閣 士風夜誦書 作時法綱尚疎 睦好賓客 千里人至）（土地財物皆散由是名 息為擔造門者陸沈）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對曰吁子危我哉是吾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馬令此湖州本）

校錄貞絕杜

趙孝王良

光武初起兵良捋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閤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啼良復讙呼上言不可讙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為詐汝耳當復何苦（趙良 良光武叔父 光武初封 建武五年封趙王）會孫乾嗣位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屍道邊樹相國舉奏

業公陰文

詔書削中丘縣

東觀漢記　卷七　　三

四業公陰文

弘

弘（劉弘 光武族兄 父行史 追封之 著其名）字孺孫先起義兵卒（此下闕）（此下據後漢書本傳）

梁

梁（劉梁）字季少病篤學卒

城陽恭王祉

城陽恭王初名終後改為祉（祉光武族兄 字巨伯）父敞敞曾祖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舂陵為侯敞父仁嗣侯（仁 節侯孫 戴侯 生考侯 考侯仁 之子 ）以舂陵地勢下

二業字傳陳文

業字陳文

校録黃紱祖

溷有山林毒氣難以久處[illegible]于時見戶四百
七十六上書求減邑內徙留子男昌爲守墓元帝許之
初元四年徙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爲國名仁卒敞
謙儉好義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
行拜廬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
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曰數行
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敢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
也敞怒叱太守曰亂子何敢爾刺史舉奏(弃)徵到乞安免
就國敞爲嫡子終以也 娶翟宣子女習爲妻宣使嫡

東觀漢記 卷六　　四

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宣棄(挾)姬裝兵攻莽社以建武
二年三月見光武于懷宮[illegible]

東海恭王彊[illegible]

東海恭王彊光武皇帝之子也母郭氏建武二年六月
立爲皇太子十七年十月郭后廢爲中山太后自郭后
廢彊不自安數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十九年六月彊廢
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十月就國[illegible]王穀食東
海魯國[illegible]二郡二十九縣賜入倍諸王賞賜
恩寵絕於倫比詔彊京師宮殿設鐘虡之縣擬于乘

校録黃紱祖

與[illegible]彊性明達恭謹臨死劇數上書讓還
東海十九縣又因皇太子[illegible]諸王不許以彊章宣示公
卿大夫甚嘉歎之彊薨[illegible]相所上[illegible]下詔伏地舉
懸盡哀王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illegible]其
[illegible]遺令彊雅性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
意詔中常侍杜岑東海傅相曰王恭遜好禮以德自終
勅官屬送葬務行約省車旗器以成王志王原(?)爲王
謁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上
縑萬匹以助國費

東觀漢記 卷七　　五

沛獻王輔

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illegible]
[illegible]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爲卦以周易卦林
卜之[illegible]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
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案易卦
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illegible]蹇艮下
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
雨蟻封穴[illegible]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
王次序之[illegible]沛王楚王來朝就國明帝告

校錄黃繩祖

諸王傳相王之子年五歲以上皆令帶列侯綬賜從
十九枚為諸子在道欲只帶之也王性好經書為集頌
傳圖讖作五經通論奉書以呈從月詔嘉其義未嘗視
與稱為賢王

楚王英

楚王英 奉送黃
縑三十五匹白紈五匹入贖與詔以聞詔書還入贖縑
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東觀漢記　卷七　六

濟南安王康

濟南安王康 多殖財貨大修
宮室起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
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

東平憲王蒼

東平王蒼 少好經書雅有智思
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明帝即位拜
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
可奪其以蒼為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 四方無虞

校錄黃繩祖

四

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
冕車服制度及祖廟登歌八佾舞數蒼以親輔政盡心
王室每有議事上未嘗不見從名稱日重蒼聞東閤延
英雄上書表薦賢士左馮翊桓虞等虞已禮下與參政
事 上嘗問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
最樂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歎之 蒼與
諸王朝京師月餘還上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
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
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詔問東平王處
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其要腰蒼

東觀漢記　卷七　之

體大美鬚眉要帶八尺二寸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
紀示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
郎此與誰等皆言類揚雄相如前世史岑之比
章帝建初三年賜蒼書曰歲月驚邁山
陵浸遠孤心悽愴 饗衛士于南宮因過
按行閱視皇太后舊時衣物 惟王孝
友之德今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
時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

四 書子陸文

與唯虎相搏孝也苦也也 [illegible]

歌天為奈未何今 [illegible]

[illegible]

沙建侯中[illegible]

中尊與故 [illegible]

列國道[illegible]

手[illegible]

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東篤祖送流涕

校錄 [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七 八

而訣復賜衣與服御珍寶鞍馬錢帛以億萬計[illegible]

殘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與相視之小黃門侍疾置驛

馬傳起居以千里為程 [illegible] 蒼薨上詔有司

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illegible]上

[illegible]東平[illegible]王蒼[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人二

[illegible]

東平憲王蒼

丕肖王延

書子陸文

書子會人

[illegible]

四 書子[illegible]

[illegible] 王荊 [illegible]

中山簡王焉

[illegible]

宣[illegible]巧壁帶珠玉

劉皇后親觀帝意以太后[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七 九

[illegible]

[illegible] 子男[illegible]

[illegible]

上書[illegible]

封參少[illegible]

初[illegible]年封參[illegible]侯國公乘[illegible]侯[illegible]

[illegible]

史190-048

校錄黃堪祖

伏

[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七　　十

宣屏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首大[illegible]失[illegible]于大[illegible]後

[illegible]之[illegible]與

[illegible]王[illegible]副非王而誰[illegible]嫡庶之序

不秩之義大君[illegible]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

者所好惡得其中也[illegible]人[illegible]

副可不慎與王其差次[illegible]上[illegible]

及[illegible]拜授印綬焉[illegible]

朕

止

下成王[illegible]

命大官[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六　　十一

朕

東觀漢記　卷七

史190 019

校錄 黃繩祖

東觀漢記卷八

列傳三 [illegible]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上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illegible]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redacted]歡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illegible][redacted]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

東觀漢記 卷八 一

眉青犢之[redacted]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小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上至廣阿[illegible]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illegible]

[illegible]文

校錄 黃繩祖

[illegible]

[illegible]禹收邯鄲王郎右智[illegible]

[illegible]禹[illegible]勅忠孝[illegible]孔子曰[illegible]何以也門人益親明封禹為酇侯[illegible]赤眉入長安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illegible]禹[redacted]所進[redacted][redacted]敕曰[redacted]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饑民[illegible]不足[illegible][illegible]為惜反[redacted]禹征之為惜所敗威猶損人之食[illegible]赤眉還入

東觀漢記 卷八 二

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皆食棗菜（棗菜一作[illegible]）[illegible]上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禹與赤眉戰赤眉陽敗棄輜重走皆載赤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之軍潰亂時百姓饑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閉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為糧[illegible]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詣雒陽[illegible]

[illegible]

宮罷[illegible]以列侯就第位特進奉朝請[illegible]

[illegible]文

竹子姓書教學丁篇

鄧訓

拔錄黃繩祖

鄧訓字平叔（侯訓禹第六子）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扑之教大醫皮巡從孩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嘘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嘘至朝遂愈永平中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

東觀漢記　卷八　　　　三

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監領其事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訓將黎陽營兵屯漁陽為幽部所歸是後為烏桓校尉黎陽營故吏皆[illegible]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之又知訓好以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于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樸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吏士嘗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自為煮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坐私與果通書免歸人思慕乃之作歌拜祭杖大丁以自辛丁何西改除鄧

鄧訓

拔錄黃繩祖

鄧訓之為護羌校尉諸羌皆喜[illegible]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雁谷迷唐乃去其春復欲歸故地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redacted]單上[redacted]度河掩擊[redacted]虜[redacted]大[redacted]多所斬獲羌從羌胡俗恥病死[redacted]每臨困輒以刃自刺訓聞有困[redacted]拘持束縛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redacted]小大莫不感悅訓[redacted]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以刀自割又刺殺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且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家為

東觀漢記　卷八　　　　四

立祠每有疾病輒禱請之求福也

鄧鴻

永平六年鄧鴻（訓第子）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坐

鄧陟

鄧陟（侯陟訓第子）字昭伯[illegible]以延平元年拜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陟也[illegible]兄弟常居禁中陟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乃許[illegible]崩陟安帝宣承大統陟定策禁中封陟為上蔡侯[illegible]

校錄黃純祖

增封之千户，讓不獲，遂避使者，閭闔上疏自陳。

鄧悝

鄧悝[illegible]字叔昭。安帝即位，拜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以國新遭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比上疏自陳：「愚闇無材，幸得遭值明時，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豫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責日深。惟陛下哀憐。」

鄧弘

鄧弘[illegible]字叔紀，和熹后兄也。天資喜學，年十五治

東觀漢記　卷八　五

歐陽尚書，師事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講誦孜孜不輟。奴醉擊長壽亭長，亭長將詣第白之，弘即見亭長，賞錢五千，厲之曰：「健當然。」異日奴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毆奴，弘聞，又與五千。弘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與衣裘輿馬，施之終竟。弘薨，有司復請加諡曰昭成侯。發五校輕車騎士為陳，至葬所。所施皆如霍光故事。望太后但令門生輓送[illegible]

鄧閶

校錄黃純祖

鄧閶[illegible]字季昭，遷黃門侍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閶側身暴露，憂懼顦顇，形于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為外戚儀表。鄧太后報閶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illegible]陪侍帷幄，閶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意，送觴以吉[illegible]夕獻納，雖內得于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兢兢之心彌以篤固也。鄧訓五子，女為貴人，立為皇后。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

東觀漢記　卷八　六

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illegible]

鄧豹

鄧豹[illegible]字伯庠，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徒無饑寒之色。

鄧遵

鄧遵[illegible]元初中為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得鎧弩刀矛戰楯匕首二三千枚，破匈奴，得釜鑊二三千枚[illegible]得匕首三千枚，詔[illegible]封遵

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黃金錯一金錯
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
金錯大辟兵錯一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也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
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漢
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語自達鄧禹及諸將多
相薦舉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
人漸親之 [illegible] 上既破邯鄲誅王郎

召鄧禹宿夜語曰欲北代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
曰吳漢可漢與鄧弘俱客蘇弘稱道之禹數與語其
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上于是以漢為大將軍
漢遂斬幽州牧苗曾上以禹為知人 [illegible] 漢性
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
屏息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
檠弓戟 [illegible] 閱其兵馬激揚吏士 [illegible]
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常嗟曰
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 ● 廣平侯 [illegible]

[illegible] 驚被甲持戟告令諸部將曰
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兵大敗
討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 [illegible] 明年春賊率五萬
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 [illegible]
公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關至南郡據浮橋于
江上漢鋸絕橫橋大破之伐蜀分營于水南水北
[illegible] 北營戰不利乃銜枚引兵
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 [illegible] 漢戰敗
墮水緣馬尾得出 [illegible]

漢戰敗在是時而上下文闕 漢平成都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
容等惶恐解散漢嘗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
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
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
分與兄弟外家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仍里宅不起
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恭儉如此漢疾篤車
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
既卒有司奏議以武為謚詔特賜曰忠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賈復

賈復字君文[illegible]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氣如是而勤于學此將相之器[illegible]復為將[illegible]

敗沒其頭復獨完致縣中時上置兩府官屬在河北時事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為鄗尉上署報不許復以偏

東觀漢記　卷八　九

將軍東從上攻邯鄲擊青犢于射犬[illegible]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上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將皆服其勇[illegible]復北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上驚復病尋愈追及上上見大喜[illegible]拜左將軍[illegible]子于新城轉而入關[illegible]子于澠池破之從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上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復未嘗有言上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illegible]復[illegible]重[illegible]既知天下厭兵深[illegible]之意乃左右將軍以侯就第[illegible]

[illegible]武十二年定封膠東侯加位特進[illegible]

九刻

賈宗

賈宗[illegible]字武孺為朔方太守匈奴寇邊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賈將軍子耶曰是皆放遣還後更不入塞宗性方正為長水校尉奉職愛士及在朔方數言便宜深見親愛常時陳事上美宗既有武節

東觀漢記　卷八　十

又兼經術每宴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

耿況

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illegible]時際會列為藩輔忠孝之[illegible]全闕此蓋傳後之[illegible]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illegible]加封世祖為蕭王上在邯鄲[illegible]弇入告狀[illegible]令

十[illegible]

校錄黄純祖

更始失政天下可馳檄而定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
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周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
何用兵爲弇曰青徐大賊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當
數十萬衆來至海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
上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
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
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從
化如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横矢不足以喻明公首事南
破尋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
東觀漢記　卷八　　十一
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嚮應望風而上天下至重公可
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與爲人道之弇曰
此重事不敢爲人道也上以弇爲建威大將軍劉元号弇傳也
五年武元年二年封好畤侯張步都臨淄時[illegible]
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守
[illegible]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
西安去臨淄四十里弇以軍營臨淄西安之間會視
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
與雜居人不專一其雖大而虛易攻弇內欲攻之告
令軍中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

十一

晨夜守城至期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illegible]比下有闕文
[illegible]求乞
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弇曰然吾故揚言欲攻西安今
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
臨淄即西安孤必復亡矣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且西
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卒必多死傷正使
得其城張藍引兵突臨淄更增勒兵堅城觀人虛實吾
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不見是
爾世學臨淄至日中破之藍聞臨淄破果將其衆亡
東觀漢記　卷八　　十二
張步聞攻弇營與劉歆[illegible]會戰弇升王宮環臺望之弇
與[illegible]步戰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illegible]
[illegible]弇時上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
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
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
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
軍也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
南平原泰山臨淄等郡復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
斧鑕于軍門而弇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

十二

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
遣歸鄉里。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
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凡所平郡
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耿國

耿國（漢國）字叔憲，為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
事，天子器之。

耿秉

耿秉，國子，字伯初，為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

東觀漢記　卷八　廿

以擊匈奴，封美陽侯。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
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
陣立成，士卒皆樂為死。東觀賜朱棺玉衣，南單于舉國
發喪，剺面流血。

耿恭

耿恭，廣之子，字伯宗，□□□□而□□，為戊己校尉，乃
以恭為戊己校尉。恭至，即移檄烏孫，示漢
威德，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願遣子入侍。匈奴
破殺後王安得，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

傳語匈奴曰：漢家神箭，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
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
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水，徙居之。
匈奴來攻，絕其澗水。吏卒渴乏，笮馬糞汁飲之。城中穿井十五
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而飛泉出，今漢
德神靈，豈有窮乎？乃正衣冠向井再拜，為吏士請禱，有
頃，井泉湧出。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恭既得水，親自輓籠，
於是令士皆勿飲，先和泥塗城，並揚示之。[illegible]救
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

東觀漢記　卷八

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擊
車師，大破之。車師太子比特訾降。恭坐將兵不憂軍事，
肆心縱欲，飛鷹走狗，游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
懟，徵下獄。耿氏
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尚
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
石數百人，遂與漢盛衰。

東觀漢記卷八

東觀漢記卷九

列傳四

寇恂

校錄黃穆祉

寇恂（范書恂傳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封雍奴侯）仕郡為功曹太守耿況甚
器重之更始時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定河內難其
守問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illegible]）禹曰
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眾之才河內富實南迫雒陽
非寇恂莫可使也上乃用之（[illegible]）以恂為河內
太守行大將軍事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

治矢百餘萬上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illegible]）
（光武北出代朱鮪聞河內孤使蘇茂將攻溫恂大破之）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
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恂同門生董崇說恂曰上
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
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
事建武二年[illegible]為潁川太守使邊之官（[illegible]）
郡大生旅豆收得一萬餘斛以給諸營執金吾賈復
在汝南部將殺人恂捕得戮之于市復以為恥過潁
川謂左右曰吾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

校錄黃穆祉

且曰昔藺相如屈于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
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還賈復勒兵
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上乃徵恂恂至
乃見時復先在座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
私鬭（[illegible]）恂在潁川郡中政理賊不入
境徵入為金吾潁川盜賊群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
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illegible]）
（[illegible]）上乃留恂（[illegible]）隱翳死
兵將高峻擁兵據高平上入關將自征之[illegible]恂時從上

擬遣使降之上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
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諸營擊之恂奉璽書至高平峻
遣軍師皇甫文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
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
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
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
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城何也恂
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計事者也今來不屈無心降
耳諸將曰非所及也（[illegible]）

叢書文 叢書文 叢書文 叢書文 叢書便讀文

岑彭

岑彭，南陽棘陽人。
亡歸宛，與貳師嚴尤共城
[illegible]
貳師嚴尤 [illegible] 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彭助漢為方
略。拜為刺姦大將軍，督察眾營，授以所持節，從平河北。
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 [illegible] 此 [illegible] 彭
[illegible] 彭以將伐蜀漢，而夾江當荊揚之咽喉，乃
引兵還屯津鄉，因檄告諸蠻夷，諸蠻夷相率遣使貢
獻，于是江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焉。彭圍隗囂于西城，

以縑囊盛土為隄，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
不拔。囂尾擊諸營，彭師殿，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
軍曰：蒙將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彭發桂陽、零陵、
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人，騎五千匹，皆會荊門。
[illegible] 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
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
入開時事

岑起

岑起 元初中坐事免 [illegible]

馮異 枚録黃總祖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 [illegible]
光武以為掾史 [illegible] 從武王以 [illegible]
還告上，與眾會飲食笑語如平常。異侍從，數近見上
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
[illegible] 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
漢久矣。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擄掠，百姓失望。今專
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人饑
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屬官，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

上納之。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夜至饒陽
蕪蔞亭。時天寒烈，眾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
曰：昨日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王郎追上，上自薊東南
馳至南宮 [illegible] 將至 [illegible] 進一笥麥飯菟肩，因復
度滹沱河至信都。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
朱鮪、白虎公陳僑將兵三十萬，共守洛陽。
上以異為孟津將軍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報異曰：
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朱鮪知之。

史190-058

校錄 黃綿祖

異擊走朱鮪追至雒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
喜諸將皆賀 [illegible] 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
主 [illegible]
[illegible] 諸將勸光武乃召異 曰我夢乘龍上
天 [illegible] 覺寤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
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
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中征賊還過陽翟詔異上
冢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太中
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榮之 [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九 五

遣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
劍 [illegible] 曰念自修整無為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西行布
威信 [illegible] 即大王長揖 [illegible] 陽 [illegible] 稱將軍者
皆降與赤眉遇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降其將劉始王
重等五千 [illegible] 為征西大將軍與赤眉相距上令諸將士毛眉
也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
璽書勞異曰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
重 [illegible] 關中 [illegible] 歸心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 [illegible]

校錄 黃綿祖

[illegible]
是我起兵時主簿為我披荊棘定關中者也 [illegible] 引見 [illegible] 異於公卿曰 [illegible] 賜異璽
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使將軍負
丹青失斷金 [illegible] 異
[illegible] 吏士作文戰交敵常行諸營之後引車避之由
是無爭道變鬥者 [illegible] 異為人謙退
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獨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
軍 [illegible]

馮彰

東觀漢記 卷九 六

永平五年徙封彰為平鄉侯 [illegible]
食鄧林聚中彰子普坐鬬殺游徼會赦國除 [illegible]

朱祐

朱祐 字仲先 [illegible] 南陽宛人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常舍止于中 [illegible] 傳舍從容曰長安兵亂公有日角之相
從以觀上風采上曰召刺姦收護軍祐由是不復言
以 [illegible] 為建義將軍攻朱鮪 [illegible] 祐斬張成 [illegible] 斬

校錄黃綿祖

大小建冬取丈[illegible]

為南陽侯邑七千三百户[illegible]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

五百户足矣上不許上在長安時嘗與[illegible]共車而出與

共買蜜合藥後追念之乃賜[illegible]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

安時共買蜜乎[illegible]

出往東觀幸[illegible]第上謂[illegible]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illegible]曰

不敢[illegible]

祭遵

上過潁陽[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九

遵與吾俱署為門下史[illegible]從征河北為軍市令上舍中

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

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貰之以

為刺姦將軍語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

之必不私諸卿也[illegible]

從新始華蜜中戰合戰弩矢入口洞出眾抽拔口血

流出中眾見遵傷[illegible]

中大破之[illegible]

刃斧伐樹開道至略陽囂隗囂破上從長安東歸

過汧幸[illegible]遵營勞之士眾作黃門武樂至夜御燈火[illegible]

[illegible]

兵敗隗囂與漢戰命等悉命遵遵獨留屯汧詔書曰將

軍連年拒難眾兵即却復獨按部功勞爛然[illegible]無宿

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

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illegible]遵奉公謹與士

卒同無私財身衣布衣[illegible]臥布被

夫人裳不加緣士以此重之[illegible]

[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九

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哭[illegible]

過喪車騰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

將軍故事將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為故

事[illegible]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取

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illegible]必雅歌投壺又建

為孔子立後奏[illegible]

[illegible]

上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

軍陣送遵葬[illegible]

八年　64

史190 060

校錄黃經硅

得受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兼數洪歎衛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

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再遵無子國除

◎

祭肜

祭肜遵從弟以勇力過人力貫三百斤弓爲襄賁

令是時盜賊尚未悉平肜殺其渠帥治甚有狀一年璽書勉

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策書勉勵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候鮮

卑犯塞常爲士卒先鋒數破之肜之威聲揚于北方諸夷

東觀漢記　卷九　　九

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鮮卑奉馬一匹

貂裘二領　肜爲遼東太守

三十年衣無副儲顯宗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劍

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入爲太僕從至魯過孔子講

堂　上指子路室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

侮及肜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肜冢拜

謁仰天號泣乃去

祭參

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坐沮敗下

九

獄誅

○景丹

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人學之士景丹

因以言語爲固德侯相丹率衆至廣阿

上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

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谷漁陽上

曰爲誰來乎對曰爲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勉恩意甚

備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上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

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

東觀漢記　卷九　　十

以封卿耳丹從上至懷病瘧在上前瘧發寒慄上笑曰

聞壯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耶使小黃門扶起賜

醫藥還歸雒陽病遂加拜弘農太守上以其舊將欲令

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

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矣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

氣勢聞爲幽州從事　以延爲虎牙將軍

圍劉永于睢陽延將其城入永驚懼走

十

三月五日 校錄黃纘祖

出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斬其魯郡太守梁丘壽沛郡太
守陳脩永軍反走溺水者半後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
臨淮悉降延令沛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
因齋戒祝高廟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
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污辱名號不及
等倫天下平定以後曾無尺寸可數不能預竹[illegible]之編
明詔深閔微戒備具每事奉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
也 龐萌攻延延與戰破之
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

東觀漢記 卷九 十二

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夜聞急
少能若是 永初七年詔封延曾孫為復康
侯

銚期

銚期字次況 光武賊曾擾從平河
北上至薊薊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騎
目道左右大呼曰蹕大衆披辟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
以期為偏將軍別攻真定宋子餘賊拔樂陽槀肥纍者
期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于鉅鹿下

十一

三月五日 校錄黃纘祖

則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
之 後勅上部位上笑曰卿欲遂蹕耶期疾
病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
國恩深常慙負如死 不知當何以
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

東觀漢記 卷九

東觀漢記 卷九

十三

東觀漢記卷十

列傳五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于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數十，持歸宋子。光武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襜褕、絳巾奉迎，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上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案范書本傳，光武即位，封純高陽侯，建武六年

定封為東光侯。）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純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為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臧宮

臧宮字君翁，（案范書本傳，宮潁川郟人）為輔威將軍，將兵擊諸郡，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漢軍相距于荊門，諸將戰數不利，越人謀欲叛漢附蜀。宮兵少，不足以制也。會屬縣送委輸牛車三百餘兩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委輸車回轉出入，隆隆至明。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以漢兵大來，乃奉牛酒勞軍。由是遂安。以城門校尉轉左中郎將，征武陵蠻。

馬武

建武六年，馬武（案范書本傳，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封楊虛侯）與眾將上隴擊隗囂，身被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殺數十人，蕩追兵盡還，武中矢傷。

劉隆

建武二十年，左中郎將劉隆（案范書本傳，隆字元伯，南陽安眾侯宗室，封慎侯）為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馬成

馬成（案范書本傳，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封全椒侯）為郟令，上征河北，成棄衣步挽，渡河詣上。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illegible]

王梁

索隱文

光武拜王梁（閉范書本傳：字君嚴，漁陽要陽人，封阜成侯）為大司空以武強為侯同宗為中郎將以宗丹將追合擊盆中破之詔梁封守天中關

陳俊

陳俊（閉范書本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封祝阿侯）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為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為安集掾建武二年俊攻匡城賊下四縣

陳浮

建武二十三年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俊子浮（閉浮字）封蘄春侯

東觀漢記　卷十　三

傅俊

傅俊（閉范書本傳：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封昆陽侯）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耶

堅鐔

堅鐔字子皮（閉范書本傳：潁川襄城人，封合肥侯）光武以鐔為揚化將軍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王霸

王霸（閉范書本傳：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封淮陵侯）祖父為詔獄丞上為大司馬霸為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王郎起上在薊郎移檄購上上令霸至市口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慚而去上從邯鄲避郎兵晨夜馳騖傳聞軍在後吏士惶恐南至下曲陽滹沱河導吏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惶恐為郎所及上令霸前瞻水霸欲如實還報恐驚官屬雖

東觀漢記　卷十　四

不可渡且臨水止尚可為阻即白曰冰堅可渡眾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遂前比至水合可渡上令霸護渡馬欲僵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上謂霸曰安吾眾能濟者卿力也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遇冰變權時以安吏士是天瑞也為善不賞無以勸後即日以霸為軍正賜爵關內侯劉文及蘇茂臣（茂）上遣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茂賜吏士作倡樂戲衆叫呼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

[illegible]乃上谷太守修龍狼追至平城堆石

布衣三百餘里

任光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初為鄉嗇夫漢兵攻宛
軍人見光衣冠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
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武平河北光將入
堂陽使騎皆炬火天地赫然光赤堂陽驚怖即夜降

任隗

任隗（光子）字仲和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建武元年
始置將作大匠自隗始隗拜司空永元初外戚秉權朝

東觀漢記　卷十　五

臣畏悚莫敢抗者唯隗與袁安同心畢力數犯顏諫

李忠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父為高密中尉忠發兵奉世
祖為右將軍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以賜之
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餘長襦忠更作新
袍袴解文小單衣而上之上問諸將破賊所得物惟
忠獨無所掠上曰我欲賜之諸君得無望乎即以所乘
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
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子皆繫獄而
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
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
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
謂忠曰今吾兵已成也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
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忠病且痺免

李純

永平二年坐純[illegible]殺威弟季

邳彤

東觀漢記　卷十　六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王莽末分鉅鹿為
和戎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更始即位上以大司馬
平河北至曲陽彤舉城降為後大將軍信都反為王郎
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
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
所以至今日得安于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彤不
得復念私也

劉植

光武以劉植為驍騎將軍攻中山封

城侯[redacted]孫丞坐與從兄及同嫁

叢傳文

劉歆

劉歆字細君（歆劉歆弟也）

叢傳文

劉嘉

劉嘉字共仲（本傳嘉字孝孫共仲作之字）建武四年以嘉為驍騎將

軍攻涿郡

叢傳文

王常

王常字顏卿（本傳）其先鄲人[redacted]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

舞陽因家焉光武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

東觀漢記　卷十　七

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redacted]漢

忠將軍[redacted]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封山桑侯[redacted]

孫廣坐楚事國除

叢傳文

李通

參武王當殺通（本傳通字次元南陽宛人封固始侯）同母弟申屠臣

（述中醫術武紀作公孫臣）上恐其怨不欲與賊相見數請上

乃強見之賊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車）轉佩刀

懷之至通舍通甚歡握上手得半（車）乃謂上曰一何武

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王莽前隊大夫甄阜）

通同事發覺被馬欲出馬驚在廄中怪之著鞭上馬出

門顧見車方自覺乃止通娶寧平公主為大司空性謙

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上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為大司空[redacted]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redacted]上

令從以特進奉朝請久之有司請封諸子上感通

首創大謀封通少子雄為邵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以

太牢祠通父冢

叢傳文

竇融

河西太守竇融（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本傳融）遣使獻帝馬令弟友

詣闕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本傳作席封）光

武賜封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屬國都

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囂率厲五郡

東觀漢記　卷十　八

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

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凡

四縣封融為安豐侯融光武時數辭爵位不欲傳子不

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

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

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况乃當傳以連

城廣土享侯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

令相見不宜爲也融嗣子穆尚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

叢傳文

侯[redacted]友嗣子固尚涅陽公主[redacted]（本傳作穆長子）長子勳尚東

竇融

海公主女……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邸第相望奴婢千數於親戚功臣莫與為比

竇固

竇固字孟孫少為黃門郎……年以固為中郎將監羽林左騎……為奉車都尉與騎都尉耿秉北征匈奴遂滅西域開通三十六國在邊數年羌胡親愛之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輒為啗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破西羌還為衛尉執兩宮宿衛而見重當世恭謹下士賑施宗族甚有名稱

東觀漢記卷十

竇憲

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公主不敢訴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乎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為大將軍[illegible]……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憲固辭不受……封……萬戶憲以特進見禮依三公……未聞封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為丞相史嘗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矣茂曰此馬已畜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即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步挽車去後日馬主自得其馬慚愧詣府叩頭

東觀漢記卷一

……茂為密令河南郡為置守令與茂並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茂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聖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于人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為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今鄰里尚致餽此乃相親況吏民乎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儀以相交

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去不在人間耶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從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時天下大亂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即位先訪求茂太傅（御覽作求茂時見）茂時年七十餘矣詔封茂宣德侯以茂為太傅賜几杖安車一乘茂為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束身執節行己在于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東觀漢記卷十一

列傳六

鄧晨

鄧晨（[illegible]）南陽人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阯刺史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罰之新野宰潘叔為請得免晨與上起兵史乃燒晨先祖祠堂汙池室宅焚其家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湯鑊中（[illegible]）晨終無恨色上徵時與晨觀讖云劉秀當為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上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晨為陳留郡興鴻郤陂溉郡稻常以豐熟兼流給他郡

來歙

來歙字君叔南陽人也有大志諒慨治左氏春秋[illegible]與劉嘉俱詣雒陽世祖見歙與之大歡曰君叔獨勞苦解所被襜褕以衣歙拜太中大夫建武五年持節送馬

援奉璽書于隗囂囂遣子恂隨入侍時山東略定帝謀
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囂將王元說囂故狐疑不決歙素
剛直遂發憤責之曰國家以公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
書暢至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君臣父子信也
今乃欲從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
吉凶之決在于今日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
歙歙徐步就車而去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囚保
其城上聞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
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

東觀漢記　卷十一　二

隗囂圍歙于略陽（范書歙傳歙襲得略陽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之[illegible]）
[illegible]治曰桃花水出船槃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上大
發關東兵自將上隴討隗囂囂衆潰走圍解于是置酒
高會賜歙班絕席坐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上使
歙監諸將[illegible]因歙上疏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詔于汧
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隗囂破後有五谿六種寇
見便鈔掠退阻營塹歙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徑與五
谿戰大破之[illegible]與蓋延攻公孫述將王元破之蜀人大
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伏悲不能仰
視歙叱曰故呼卿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泣涕乎
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死（范書歙傳昭）
見[illegible]征侯

樊重

樊重字君雲南陽人（范書重光武外祖）世善農稼好貨殖治家產
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家
素富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
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臨終其素所假貸人間
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諸子
從敕竟不肯受世祖即位追封重為壽張敬侯

東觀漢記　卷十一　三

樊宏

樊宏（范書宏重子）字靡卿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長羅侯建
武十三年從都[illegible]侯[illegible]十五年
從封壽張侯宏為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
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
已豈不樂哉宏每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
起上聞之[illegible]敕騶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病困車駕臨問
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

鄉亭上忠傷其言而不許

樊儵

樊儵（宏子）字長魚事後母至孝母常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為吮癰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野王獻甘膠膏餳每作大發吏以為饒利儵知之聽竟

泰篇

樊梵

樊梵（儵子）字文高為尚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漏雖在閒署冠劍不解於身每薦利…失時乃從僻

東觀漢記　卷十一　四

為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慎也

樊準

樊準（宏曾孫）字幼陵為別駕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準見當時學者少懈先王道術陵遲乃疏曰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之初群雄擾于冀州旌旗亂于大澤然猶投戈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刪定乖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為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大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觀化者億

為御史中丞執憲御下聚正月法官寮寮慄

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謹慎

張況

張況（歆…）字…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人居不足憂且以一縣自養以況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

張歆

張歆（況子）守皋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名因詰閣曰放

東觀漢記　卷十一　五

說入解械飲食之便發遣還棄官亡命逢赦還鄉里服其高義後仕為淮陽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為汲令卒官

張禹

張禹（歆子）字伯達…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永平六年禹為廷尉府北曹吏處事執平為京師所稱明帝以其明達法理有張釋之風超遷非次拜廷尉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

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項而為開水門通引渠溉
民叙興種禮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令
構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郡國貧人來歸之者四
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四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功
曹吏戴閏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
行責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
和帝南巡祠廟園禹以太尉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
賜[illegible]具物除子男盛為郎禹為太傅録尚書事鄧太
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

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
公絶席

郭況

郭況為城門校尉況皇后弟
貴重賓客輻輳而況恭儉謙退尊奉去度不敢一奢[illegible]
為鴻臚上數幸其宅飲酒賞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為
金穴言富實也

陰睦

建武二年追尊貴人父睦為宣恩侯

南陽新野人

陰識

陰識為守執金吾居位數十年
對賓客語不及國家其慎重如此

陰興

陰興字君陵為期門僕射從上出入常操小蓋
障風暴雨屏翳左右泥塗狹隘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
淖至踝上欲封興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
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

之讓不奪其志興盡忠竭思其無益于國雖在骨肉不
以私好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
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興興厚善以
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興
夫人薨會葬詔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至塋賜印綬追封
加謚曰鯛陽翼侯

陰傅

陰傅封𩆜強侯七年以𩆜強
爲西[illegible]文徙封于丹陽為期思侯

東觀漢記卷十二

校録黃□祖

列傳七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遠祖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茂陵成歡里曾祖父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援長七尺五寸色理膚髮眉目容貌如畫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以況出為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援外敦倜

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閫內必幘然後見為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留牧畜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隗囂甚重援以為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為至當握手迎如平生而述方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禮甚盛欲授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

黃繩祖

因而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鼃耳不如專意東方囂乃
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
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之曰卿遨遊二帝間
見卿使人慚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
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
後進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非刺客而簡易
如此於是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自
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
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凡十四見

東觀漢記　卷十二　十

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
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

囂遣子恂入侍援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令烏孤疑范書傳隗
囂既兵拒漢援與書戒囂囂謀曰使援將往來逆
此援說囂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廣不答
文范書備載援書而無此文者由此以明其本

上自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
入險阻計未決會召援問之●說囂將帥有土崩
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為山川指畫地勢上
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人沒援為隴西太守討羌中矢
貫腓脛上賜羊一千牛三百頭以分賓客援務開恩信

黃繩祖

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
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
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遷虎賁中郎將●在
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
下賴其便三府以為未可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
其狀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白嫺進對尤善述前
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皇太子諸王
聞者莫不屬耳忘倦●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
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蟣蝨無所復依書奏

東觀漢記　卷十二　三

上大悅出尚書畫數日敕黃門取頭蝨章特入因出小
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上以援為伏波將軍援上言臣
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向成皋令印皋字為白
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
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
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援好事至
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
其味美於春夏筍●擊交阯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
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

御款段馬為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盈
餘但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域間[illegible]虜
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鳥鳶跕跕墮水中
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illegible]與兄子嚴敦書曰學
龍伯高不就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
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
狗也援平交趾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瞸目討賊怯
於戰功宜加切欟役定果下獄援於交趾鑄銅馬奏曰
臣聞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

東觀漢記　卷十二　四

(此下有闕文)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
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備數家骨法以
所得駱越銅鑄以為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詔置
馬德陽殿下援振旅京師賜車一乘援曰方今匈奴烏
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
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故人孟冀
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援行到右北平詔書賜鉦
虎賁三百人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
谿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上愍其老

黃繩祖

有闕文　有闕文　有闕文　有闕文

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上令試之援據鞍
顧眄以示可用上笑曰矍鑠哉是翁也(本傳作矍鑠)遂遣
援二月到武陵臨鄉[illegible]
[illegible]

馬廖

馬廖(廖援長子范書[illegible]傳字敬平封順陽侯)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
五谿無功卒於師廖不得嗣爵從羽林監虎賁中郎
將上表長樂宮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
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

東觀漢記　卷十二　五

好廣袖四方用匹帛司隸校尉梁松(范書梁松發於顯宗永平四年馬廖之敗在肅宗建初八年時松已久此文有誤)奏特進防光廖廖子豫兄弟
父子并受爵土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屋
近帶城郭妨困人民

馬防

馬防字公平(援第二子范書作字江平)永平十五年
上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草
美可不須發馬與各以(此下有闕文)司等兵到燉煌當出塞
上請馬援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發暮言援軍出

黃繩祖

黃媛祖 青覽

塞與校尉故事防上言請乞將出征其奏言匈奴時修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焉當與設上善其用意徵至政下調馬穀防遂見親近防征西羌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章帝建初三年防為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以廣防兄弟二人（此謂防及弟光侍中光時封許陽侯）各六千戶防為穎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問增之防弟以襄城羨亭一千二百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為光祿勳賓衛宮省上數幸防府賞賜飲食

東觀漢記　卷十二　六

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迎氣樂見作十一月）防性矜嚴公正數言政事多見採用子鉅為常從小侯年正月齋宮中上欲寵之拜為黃門郎御齋下殿陳賜組自臨送之防兄弟奴婢各千人以上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上不喜之數加譴責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

馬光

黃媛祖 青映

馬光字叔山（光援三子）校遠以志定有威儀形狀得立監越騎校尉視事四歲吏士教習有方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為五校尉主禁兵武備所以衛外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治寺北宮章帝與光詔曰朝夕瞻望用飯也拜太僕祖事減省諸費歲千萬以上光前坐黨附竇憲歸國竇憲誅憲奴玉當誣光與憲逆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之

東觀漢記　卷十二　七

馬客卿

馬客卿（客卿援少子）幼而歧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馬嚴

馬嚴字威卿（⋯）父余卒時嚴方七歲依諸父丸江建率平河侯王述⋯⋯還當⋯⋯明

黃綰祖

年幼從終令史失印反市既建武二年令外以右扶風
曹貴爲梧安侯相迎嚴歸本郡之至四年拔父板從事
從東征過梧安乃將嚴騎兩嚴年十六至維陽受業爲
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
習騎射從司徒於酒陳元父奉左氏春秋問宗諸嚴留仁
壽闕東校書郎杜撫班固定建武注記拜爲持兵長史
將北軍五校士羽林兵二千人上兩河美稷衛護南單
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效嚴過武庫祭
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拜中丞嚴舉劾

東觀漢記　卷十一　人

按章中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爲五官
中郎將遷繞有事輒下嚴處使宜肅宗初立及欲知
下情引納嚴嚴有所見聞輒言帝令諸工使宜封表爲
手以任郁使諸者門常自勞以手書嚴爲陳留太守建
初中病遣功曹史李英奉章詣闕音翔召見幾問疾病
形狀以黃金十斤所遣帶革帶付醫問嚴遣大
醫進方藥也

馬融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才高博洽爲通儒教養諸生常

黃綰祖

許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瑟
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
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
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馬棱

馬棱字伯威（援族孫）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都尉棱爲廣陵
太守奏罷鹽官以利貧民薄賦税郡界旨有蝗蟲食穀棱
有威德蝗蟲入江海化爲魚蝦與復陂湖增歲租十餘
萬斛爲會稽太守詔詰令稽東牛不務堅強東晉以棱

東觀漢記　卷十八　九

梁統

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統高祖父子都自河
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
西城司馬延生統（統字仲寧）統上言元帝
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
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五帝有
流殛放竄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是以五帝三王
之刑除殘去亂難卜不可施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

下接一頁宋衍傳

[redacted]

代不可缺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毋[illegible]

身狀曰九年二年三帖盜賊群書並起至燔燒莊都

邑焚火也夫史官前代所未嘗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

任棋作盜兩河漕次魏州度郡鄉里文移或從遠方四

面會合逆攻城廣兵劫掠吏人兩家開封侯之科以軍

法從事催破殺也

梁竦

梁竦(闕)傳竦坐兄事徙九真竦既徙作悼騷賦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嗟喝兮卒暴誅於兩觀

東觀漢記　卷一二　十

殷伊周之協德兮(闕)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雖吞刃以奉命兮(闕)抉目眥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君名其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鸞路於奔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眾瀆之神林兮東敕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欺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為期永元九年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諡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好爵顯服以慰母心

黃繩祖

梁商

梁商字伯夏(闕)雍之子少持韓詩兼讀眾書傳記天資

東觀漢記　卷十二　十一

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友著於閨門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illegible]財貨不為之蓄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illegible]多[illegible]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illegible]兄弟中外[illegible]錢[illegible]賤以東[illegible]於四城外給與貧民商上書[illegible]趙[illegible]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以不德

黃維祖

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唅
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
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郡不寧，盜賊未息，豈宜
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
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前，無用
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商薨，賜東園轜車、
朱壽器、銀鏤、黃玉匣。順帝作誄曰：孰云忠侯，（傳圈范書商父）
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且
窮。諸則廷敬，惟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所未曾有。

東觀漢記　卷十二　十二

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抑損，九命彌恭，漢興以來，妃
后之家亦無商比。

梁冀

梁冀（圈）（字伯卓，商長子，嗣父侯為大將軍。范書冀傳）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
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群望，實非愚臣所宜。（冀傳作平）
上，轉東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冀，益州刺史种暠
發其事。大將軍夫人躬先率禮，以慎其身，超號為開封
君，即大將軍梁冀妻也。（圈）（冀妻孫壽封襄城君，大將軍夫人以下十九字當即大將軍之詞，范書梁冀傳也，句以為後人加注而部引者誤作正文，又范書以為追號開封君）

黃維祖

梁不疑

梁不疑（圈）（不疑，商次子，封穎陽侯。范書冀傳）拜步兵校尉，上書曰：列
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群望，實非愚臣所任。（圈）（此段前與冀傳並非不載拜步兵校尉事，此時不疑猶未為侯）

孫咸

□以孫咸征狄，令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將軍（司馬）事。咸以
武名官，以應圖讖（圈）。（此當是詔文，范書不載）

東觀漢記　卷十二　十二

東觀漢記卷十二

東漢文[illegible]

列傳八

[illegible]

伏湛

上自將擊彭寵伏湛（注）范書伏湛傳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 上疏諫曰臣聞

文王受命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

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

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怪疑願思之杜詩薦湛

疏（注）范書杜詩傳[illegible]

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

人師行為儀表[illegible]

[illegible]

文見袁紀　卷十二　一

黃繼祖

[illegible]

伏恭

伏恭字叔齊湛兄子也

伏晨

伏晨[illegible]尚高平公主

侯霸

侯霸字君房[illegible]有寵重爲太子舍

人從鍾寧君受律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敗霸

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荊州刺史費遂齎璽

書徵霸百姓老弱[illegible]遮使者或當道臥皆曰願復留

霸期年[illegible]

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霸為

尚書令深見任用

東觀漢記　卷十三　二

[illegible]

黃繼祖

宋弘

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以為給事中每讌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
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
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而
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也後大會群臣上
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
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
悅鄭聲臣之罪也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弘當受俸得鹽
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弘
當讌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上數顧視弘正容

東觀漢記 卷十三 三

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為撤之上姊湖陽公主
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
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
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
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馮魴

馮魴字孝孫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楊侯好直言
[illegible]
之[illegible]

宋弘

[illegible]
千匹

歐陽歙

歐陽歙[illegible]樂安千乘人[illegible]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尚書至
歙七世皆為博士歙於經學恭儉好禮[illegible]為汝南太守
推用賢俊吏民悅化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死獄中
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賻三
千匹

朱浮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illegible]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

東觀漢記 卷十三 四

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
廷則為遼東豕也上不征彭寵浮上疏切諫曰連年距
守吏士之勞[illegible]生甲胄[illegible]不得弛上下相率焦心
[illegible]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
[illegible]浮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三輔以為儀表[illegible]為左馮翊
見寺門即下主簿進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
下公門何謂輕哉為光祿大夫以正求威儀不如法度
者湛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中東
門候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
戴涉被誅帝强起湛以代之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
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黃繼祖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
每遭困厄握抱此經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
[illegible]不食其粟囂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
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illegible]今且從師
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
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
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
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
因亡去[illegible]上徵典

[illegible]太中大夫[illegible]林上疏曰臣
聞營河雒以為民刻肌膚以為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
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
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
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
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
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
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諭后稷近於周
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

黃繼祖

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
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群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殛
宗廟至重眾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
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
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建武八年間郡國
比大水涌泉盈溢林以為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
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元元侵陵之所致
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

之論未嘗不變更宗之法其本根勿使能殖長其易
也若今通道作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奈何尋驚成王
深知其終存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
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抑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
雜姓之名擁錄所以挫其强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
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
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强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
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軏因衰麤之痛
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

東觀漢記　　卷十三　　之

法政皆神道設教强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
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
助也其後毀皆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
之鄉或懼死亡卒為傭賃亦足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
性命也昔[illegible]隨[illegible]將致圖於桓公乃流漣貪位不
能[illegible]劍無[illegible]直以援亂秉時權作
武王[illegible]之[illegible]足[illegible]無足[illegible]步之計是也
小民[illegible]世坐下昭然獨
日[illegible]而尚

黃旭祖

遺[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制御之[illegible]今[illegible]縱橫比年大雨
水[illegible]城郭官寺吏民廬舍[illegible]從雜
處[illegible]用水[illegible]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
相害故曰樂也而從相[illegible]失當[illegible]百姓安居殆陰
下相為寇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
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
思天下幸甚遷大司徒司直百僚知林以名德用甚敬
憚之為光祿勳[illegible]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
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

東觀漢記　　卷十三　　八

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
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
祿出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
法此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為東海王傅王以師故數
加饋遺林不敢受皆辭以道上疑假有餘皆以車重無
所用之代[illegible]為大司空薨於[illegible]
宋[illegible]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大司[illegible]
大[illegible]林代[illegible]此文有[illegible]
張[illegible]
[illegible]二[illegible]人建武初先[illegible]封[illegible]侯

[illegible]為大中大夫在朝累世明習故事建武時
舊典多闕每有疑義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
儀多所正定一日或數四引見為虎賁中郎將純素重
慎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
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
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入太祖廟五年而再殷漢舊制
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
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

亦行此禮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
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
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
斯典之廢于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
自是禘祫遂定純臨終敕家丞翕曰吾無功於時猥蒙
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字稚通兄根常被病
[illegible]人[illegible]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
[illegible]小[illegible]令[illegible]在[illegible]純前告翕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下[illegible]以奮還詔

收下獄奮性恂乃受封謙儉節約閨門中和　黃繼祖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
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為馮萬石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
偃長不滿七尺為黎陽令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
為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郡太守范橫上疏
薦勤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
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
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

定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賢勤欲令以善自珍
乃因燕見從容誡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
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
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
無二則爵賞光於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中元
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
因病喘逆上使太醫視賞賜錢帛遂薨

馮魴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illegible]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

史190 083

侯孫長卿食采馮城因以氏焉防父名揚明帝詔司馬
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illegible]其還[illegible]
揚邑侯賜以玉玦[illegible]中元元年封揚邑鄉侯明帝永
[illegible]
衛南宮放魴車駕發從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
宮吏士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痱若向南
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諸牖望令緻密子孫得到魴所
時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馮石

東觀漢記　卷十三　十一

馮石[馮石魴子]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
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
賜駮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趙憙

趙憙字伯陽南陽宛人[illegible]少有節操從兄為
人所殺無子憙[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願得降之更始使憙使詣舞陰李氏遂降憙為將兵
所困道憙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
山出武關仲伯以其婦有色恐有強暴者而已受其
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
自推每逢賊欲逼奪輒為求哀言其病瘧脫遇更始親
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憙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
糧悉以與之光武以憙守簡陽侯相敕從騎都尉儲融
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憙白上不願受兵單車馳往

東觀漢記　卷十三　十二

度其形況上許之為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
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建
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內戚讌會諸夫人各前言為趙憙
所濟活上甚嘉之後徵憙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
[illegible]恩厚加賜拜太尉以
[illegible]
[illegible]為衛尉[illegible]周密盡心事
[illegible]身行服闋宗不許遣使
[illegible]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

清大學校抄

0390000

東觀漢記 卷十三 十三

劉愷字伯豫及當嗣爵讓與弟憲事再奉大行禮事修嚴肅
宗正作大匠為太傅路曰行太傅事趙憲之業在位者因
元老其以愷為太傅

東觀漢記卷十四

列傳九

朱鮪

朱鮪（傳附見吳漢傳 淮陽人）等會城南淯水上沙中，設壇立聖公為天子。鮪破上大兄，諸將賀之，怨上尊號。鮪守雒陽，吳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上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今公誰為守乎？蕭王受命平定燕趙，百姓安土歸心，賢俊四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來攻，雖欲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曰：大司徒公被

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岑彭還詣河陽白上，上謂彭復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

[illegible]

書作

在所河津亭上四時解[illegible]彼分彭寵送歸雒陽(宮)[illegible]　皆通紀

彭[illegible]為下獄[illegible]成德侯鮑[illegible]封

[illegible]生殺人國除

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為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出謁，永以不宜出，當車拔佩刀，[illegible]與[illegible]後數日詔書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更始以永行大將軍事，得置偏裨將五

人，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集河東。性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皁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封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永遣君升及子[illegible]張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閉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永故為將，以[illegible]及永與馮欽共罷兵幅巾而居[illegible]歸[illegible]上。詔永以戰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卿，且將故人往，自拜永諫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即位，天下已定，不降　何侍郎

何待[illegible]關我降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飲，賜洛陽上商里宅，永[illegible]辭。拜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闢，從講堂至於孔里，永異之，召郡府丞謂曰：方今[illegible]而闕里無故自滌，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誅無道也？乃修學校理，請豐等，手格殺之。[illegible]為司隸校尉，[illegible]叔父趙王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遵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趙王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

逢城門中，道迫，使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illegible]永[illegible]公下以平[illegible]恢為都官從事，並[illegible]且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illegible]更始墓，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北面事人，[illegible]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上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

黃繩祖

相對曰上皆下行之宗也考神異之主仁不遺舊恩不
忘行之方者也上悦永以度田不實坐徵
東觀記曰上謂永曰君若欲明紀綱將帥亦已勞矣
以君雖陛近臣其以[illegible]為兗州牧

鮑昱

鮑昱字文淵[illegible]為沘陽長其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
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
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
任身有子拜司隸校尉[illegible]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

東觀漢記　卷十四　四

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著姓又
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使天下
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illegible]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
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詞訟七卷決事都
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

田邑

田邑字伯玉馮翊蓮勺人也世為冠族諸田父豐為王莽
嘗為將軍求邑為大師以學能屬文初為上黨太守
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得邑母弟妻子

黃繩祖

[illegible]後邑聞更
始敗乃歸世祖世祖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
即拜邑為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太原衍與
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恐邑背前約乃遺書責邑邑報
思臨眾疑以曲成不易其辭邑以書勸鮑永曰愚聞丈
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
不能死新主立不肯降擁眾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
邑同事一朝而為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
長之國壞父母之鄉台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何

東觀漢記　卷十四　五

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出世略
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
分國既行三心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
命出征擁帶之士上當死不能救下民束畔不能取[illegible]有
[illegible]諸之盟固有分前之名上無仇敵之節下無不占之
虐又之代人不恤文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
咸行[illegible]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
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全天下之利宜及
折其之本人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

而欲人般足遐害物指腑忠厚宗明之旅恐不為鋭任
千切之徐機不知懼何如其智也乃欲以之北辰子都
之業滑光之言服禁之行思夫介也說舒內行部擧不
懷學左非其父狄外引妻弟已敗三族將行其法亦也
不以詐者舒也咨夷行宋者予也求所必結然以也為
弘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在為諫議大夫而卒

謝行

謝衍字敬通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從杜陵祖野
王生座從父野為關內侯座生衍衍少有倜儻之志更

東觀漢記　卷十四　六一一

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
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旗應武初為揚化大將
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以衍明君不
以切直之言以測幽冥之論患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違
萬民之道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名勒金石令聞不
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責
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
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
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

愈重衆强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
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
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
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
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天以聖德
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
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
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
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

東觀漢記　卷十四　之一

與二天下日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
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
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
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
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
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
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圭璧其行
束脩其身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
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世之君猶有申伯召虎夷

黃媼祖

吾害肩據其盛賊安其職宇得于鄉里之漢明青復興
而大將軍為之深根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
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
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
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幷州之地東帶石
關北逼強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
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
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
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

叢佳文　叢佳文　叢佳文

東觀漢記　卷十四　八

信無刑無賢路有聖人者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
然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
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
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
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
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
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
武之策省群議之是非詳眾士之白黑以超周召之遺
業計策之威今大功則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

叢佳文

策何以加 衍妻北地任氏女
為妒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明帝以為衍材
過其實抑而不用坎壈失志以壽終於家

馮豹

馮豹字仲文年十二後母惡之嘗因豹夜臥引刀斫之豹
亡匿中後豹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為之語曰
道德彬彬馮仲文豹每奏事未報常伏省門下或從昏
至明天子默使小黃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
尚書郎時事豹為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

東觀漢記　卷十四　九

王閎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子也王莽篡位以閎為
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
完全

王元

王元杜陵人

東觀漢記卷十四

黃遜社

東觀漢記卷十五

列傳十

丁綝

丁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從上渡河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案此以下丁綝傳諸將皆占豐邑美縣惟綝列傳本注作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與綝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為定陵新安鄉侯食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東觀漢記　卷一五　一

丁鴻

丁鴻字孝公案鴻綝長子李善文選注作字季公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父綝從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書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祖禰並不佑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章不報迫於當封謹自放棄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

黃遜社

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而讓之曰今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闕兼射聲校尉案范書鴻傳明帝永平十二年鴻以侍中兼此肅宗詔鴻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上親稱制臨決上嗟歎鴻才說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案此致上案以下數句太平御覽作鴻以材論最明經傳之說故為諸儒人嗟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

東觀漢記　卷一五　二

治天下五載巡狩至於岱宗柴祭天望秩山川協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烟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三年以廬江郡為六安國徙封鴻為馬亭侯日食鴻為司徒上疏曰臣聞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弒君三十六變不空生夫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觀古及漢傾危之禍靡不由世位擅寵之家伏見大將軍案此下■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

求通待放遊本道受其故不敢去至數十日皆公室
向於門外乃上疏於下獄外附之臣依託權門諂諛
以求容媚宜誅之永元四年[illegible]薨衛尉何敞子忠嗣湛
卒子詳嗣詳卒子鹿嗣

黃緬祖

宣秉

宣秉[illegible]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
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
師號曰三獨坐

宣彪

東觀漢記　卷十五　三

宣彪[illegible]官至玄菟太守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人也資性清白疾惡豪強每歲農時
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此句太平御覽作於田間候）
勤者賞之其墮者
恥不致丹因留其餘酒肴而去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
教之儉約因為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
下以輕重差焉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
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厚丹乃懷縑一匹陳
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更

黃緬祖

始時[illegible]遵為大司[illegible]出使匈
奴遵過辭於丹丹曰俱遭時反覆惟我二人為天地所遺
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拜而別遵甚
悅之[illegible]三輔將[illegible]上表二千斛馬[illegible]其節義表
[illegible]
之丹被徵適子[illegible]丹拜於車下丹答之[illegible]
曰家君欲與君投分何以拜子孫耶丹曰君房有是言
王丹未許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
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

東觀漢記　卷十五　四

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初有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
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自絕而丹復徵為太
子太傅乃呼客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為設席食以
罰之相待如舊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
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以事到東海
候其家而良妻布裙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
徒史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

以遂良以侯歸一處後徵至滎陽疾病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以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其慚自後徵輒稱疾

黃福祖

中屠剛

中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中正志節抗厲常慕史鰌汲黯之為人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對策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己尊寵不加其後言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時隴蜀未平上

嘗欲近出剛陳上不聽剛以頭軔乘輿車輪馬不得前

鄭惲

鄭惲字君章汝南人也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即收繫惲獄使黃門郎脅惲令為狂病恍惚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造作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盛氏一時所害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讎不復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將客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〻而氣絕惲見令以狀首

令應之遣追之不及即自入獄謝惲扶刃自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汝南太守歐陽歙召惲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飲燕時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不嚴而治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惲於下坐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奉觥歙色慚不知所為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歙意少解曰實歙

黃福祖

罪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烏獸不可與同群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為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納上令從門間識面惲曰火明燎遠遂拒不開明日惲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人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哉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惲為長

雲陵文

黄純祉

[illegible]以不扰動故左
[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仲後河[illegible]之加[illegible]八百
[illegible]
[illegible]

郭伋

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illegible]拜潁川
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illegible]郡得賢能大守去帝城不遠
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
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

東觀漢記　卷十五　上

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
到喜故來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出郭外問使君何
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謂違信
止於野亭須期乃入伋知盧芳居賊難卒以力制常嚴
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雲陵文

杜詩

杜詩字君公[illegible]建武元年[illegible]為侍御史安
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民間詩敕曉不改
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復使河東誅降

黄純祉

逆賊楊異等[illegible]大守[illegible]手以誅暴立
威信[illegible]水排[illegible]用力省
見功多[illegible]有召父
[illegible]所歸詔
使治[illegible]七千石

孔奮

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
臧長奮素孝供養至謹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
臧稱為富邑通貨故羌市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十五　八

致豐積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惟老母極膳妻子但
菜食或嘲奮曰直脂膏中亦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始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為武都丞妻
時在隴西隗囂餘黨所攻殺大守得奮妻子奮追賊賊
推奮妻子於前奮年五十唯有一子不顧遂擒賊而
其子見屠帝嘉其忠甚武都大守奮篤於骨肉弟奇在
洛陽為諸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
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張琪

[illegible]傳文

黃、施、祖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丘易

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堪守蜀郡[illegible]公

孫述先學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十人相謂曰張君養我

曹為今日也乃選擇水軍三百人斬竹為箄渡水遂免

難堪與吳漢并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

鎮撫吏民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官秋毫

無取堪去蜀郡乘折轅車白布被囊為漁陽太守有惠

政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作百姓以殷富童謠歌

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

東觀漢記　卷十五　七

匈奴不敢犯塞光武詔曰平陽城李善稱故令范遷於

張堪[illegible]令人面熱出汗其賜堪家新縑百匹以

表廉吏

書[illegible]文

衛颯

衛颯字[illegible]為桂陽太守鑿山通路列亭置

驛視事十年徵還城到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

錢人五千

茨充

茨充字子河[illegible]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

黃、施、祖

[illegible]迎細里縣之口

[illegible]充為桂陽太守令不種桑無蠶織絲

麻之利[illegible]以麻[illegible]民冬[illegible]履盛冬皆

以[illegible]火燎足多剖裂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桑

織履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間人賴其利衣履溫煖元和

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

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

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

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

東觀漢記　卷十五　十

皆充之化也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始拜為會稽西部都尉時年

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靜泊無為下車遣吏以中

牢具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

皆未還中土會稽頗多士延到皆禮之乃聘請高行

俊乂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

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

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崇禮養善如此建武初

黃錦祖

延上書言仁侵非不由王庭以取後時詔書徵延及舉拜中長[illegible]注除睢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繫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史殯於門外百姓悅之為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延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益

董宣

董宣（范書宣傳宣字少平陳留圉人）字少平陳留圉人為洛陽令搏擊豪強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官詔遣使臨視惟布被覆屍妻子對哭家無餘財上歎曰董宣死乃知貧耳

東觀漢記　卷十五　十二

樊曄

樊曄字仲華（范書曄傳曄南陽新野人）新野人也與世祖有舊世祖嘗於新野坐文書事被拘時曄為市吏餽餌一笥上德之建武初拜為河東都尉臨發之官引見雲臺賜御食衣被上調曄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效曄為天水郡其政嚴猛好申韓之術不假下以權道路不敢相盜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

黃錦祖

[illegible]以付大入從[illegible]兵物多散許州[illegible]不入[illegible]府大笑胡兄死今懸[illegible]我與府君安可再遇值

李章

李章（范書章傳章字第公河内懷人）字第公河内懷人為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

馮駿

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岑彭璽書拜駿為威虜將軍

鄧讓

東觀漢記　卷十五　十三

鄧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

東觀漢記卷十五

東觀漢記卷十六　　黃絅柱

列傳十一

班彪

書注文　班彪（固父）叔皮扶風安陵人（彪傳注）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

班固

書注文　班固（彪子）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

東觀漢記　卷十六　一

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徵固詣校書除蘭臺令史遷為郎典校秘書令卒前所續史記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賦頌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安陵人徐令彪之子也為人大志不修小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家貧恆為官傭寫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

　　黃絅柱

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匈奴使來也乃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在侍胡惶服超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酒酣激怒曰不探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東觀漢記　卷十六　二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驚怖可殄盡鄯善破膽功成事立也眾曰善遂將吏士往奔虜營超手格殺三人斬得匈奴使屋類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固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一一報竇固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詔固曰吏若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假司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以備有餘多益為重累超至西域于闐王廣德禮意甚疏其俗信巫巫言神

黃繩祖

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就
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
首送廣德因辭讓之超曰汝乘望漢底神出常死之志

叢陸文

鐵立鉛刀一割之用（圈）范書●傳事見建初三年超欲因此戶平諸國乃
上疏[illegible]
建初八年稱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
黃屯超討焉耆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迎超賜
而遣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
超更從他道渡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以漢中郡南鄭
之西鄉戶千封超為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

東觀漢記　　卷十六　　三

土上疏曰臣竊恐年衰奄忽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
願生入玉門關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
塞超為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
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
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
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
拜射聲校尉

班超

黃繩祖

叢寧但陸文

班始[illegible]
鄭興[illegible]公主名賢得（圈）

鄭興

鄭眾

[illegible]從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

叢陸文

叢陸文

鄭眾字仲師（圈）興子眾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中郎
將梁松請眾欲為通籍遺縑帛眾悉不受謂松曰太子
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松風以長者
難逆不可不慮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盧江獻

東觀漢記　　卷十六　　四

鼎銘召鄭眾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眾對春秋左
氏有鼎事幾眾對狀除郎中永平中北匈奴遣使求和
親上遣眾持節使匈奴眾素剛烈至北庭虜欲令拜眾
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
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從使北匈奴眾因上書言臣
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臣銜命必
見陵折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
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後果
為匈奴所[illegible]

叢陸文

六文獄

范升

范升 遷博士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黄縄祖

陳元

陳元 上疏曰扶瑕擿釁掩其弘美 光武

典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本齊桓公後桓公作伯支庶用

東觀漢記　卷十六　五

其謚立族命氏焉榮少勤學講論不怠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拜議郎授皇太子經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皋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引閎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為加賞賜又

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懷之榮獨舉手奉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太子報榮書曰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黄縄祖

太子建武二十八年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初榮遭倉卒困厄時嘗與族人桓元卿俱捃拾投閒榮諷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氣爾當安復施用時乎榮

東觀漢記　卷十六　六

笑而不應及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君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如此顯宗即位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輒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永平二年辟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上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乃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周易經言日就月將不我顯行其賜爵關內

黃絹社

天食邑五百户後以五更祿終全身子郁以明經復為
太常（子以為附傳）

桓郁

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
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上以郁先師子有禮讓
甚見親厚郁以永平十四年為議郎遷侍中上自制五
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上謂郁曰卿經及先
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
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

東觀漢記　卷十六

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
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皇
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
性自然已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
以明益夙夜慨懼淵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
下當卑艱於眾宜思遠慮以光朝廷永元二年西謁園
陵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并鞍勒防汗

桓焉

桓焉字叔元郁中子為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

黃絹社

大夫行起明年以使者牛酒令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
常

桓鸞

桓鸞字始春焉之孫父良龍舒侯相鸞貞亮之性著
於少而沖默遊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贍友朋奏於
侍階狹於公已常著大布縕袍糲食醬菜除陳留己吾
長司月間遷河內汲令

桓典

桓典字公雅典為焉孫子舉孝廉為郎中居無幾相王吉

東觀漢記　卷十六　八

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
服三年為立祠堂盡禮而去為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
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
馬御史

桓曄

桓曄一名嚴字文林尤修志介一毫不受於人不
與時俗初平中天下亂避亂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振給
設食衣服所之者一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
魯相鍾離意舍人寄止間令食布單一無所

黃繩祉

日既天之際尺中八寸之物以流行至人微微不偏移
居揚州從屋儺室中中庭樹樹一株見蜀缺乃以竹篾
樹四面風吹落雨實以遮擊者樹枝每當危亡之際其
志偏固寄客從者皆滿其行也

張佚

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
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
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
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上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
東觀漢記 卷十六 九
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為太子太傅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人少好學徧治五經能
文有絕才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詆哀平間位不
過郎光武即位拜議郎給事中上書言大司農多收田貨
中家子弟為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為若臣僕坐而
分利又貴人多通俗有之物於飢飽雜作玩好以淫
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
之欲與易見何可得夫人雖有定而人不可見亂定

書注文

黃繩祉

帥其路使之稍自改而始制孔子為讖記以決人主疑
者得州牧侍從官詔出入從以之讖訓問識有詔會
議靈臺所處上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
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
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
乃得解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為六安郡丞之官意
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所著書言當世行事號
曰新論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寫別為上下凡二十九
篇惟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肅宗元和中行巡狩至
東觀漢記 卷十六 十
沛令使者祠譚家鄉里甚榮之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少治施氏易篤志經學教
授弟子常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
刳瓠葉為俎豆為先發勅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
人雖見老退位以二千石祿終其身

書注文

劉軼

劉軼字君文以父任為太子中以中庶子入侍講

注外

書[illegible]文

注：仲長子名統[illegible]世傳其文多作通論七篇 黃繩祖
世言之號注為通論

書[illegible]文

戴憑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 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
謂憑曰侍中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
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大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
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遂至禁錮世以是為嚴上怒
曰汝南子欲復黨也憑出自繫廷尉詔引見憑謝曰臣
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

東觀漢記 卷十六 十二

誠慚聖朝上即敕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
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上令群臣能說經者
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
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書[illegible]文

仲長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 少好學治歐陽尚書諸生
[illegible]建武十四年徵為中散大夫拜少府詔
[illegible]

書[illegible]文 黃繩祖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 拜郎中辟大司空府上以
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
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遷長陵令永
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字與敏善過候敏
坐繫免官出乃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
察察而遇斯禍也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與談常日旰
忘食[illegible]至暝夜則達旦彪曰相與久語為
俗人所怪然生子聞之[illegible]

書[illegible]文

東觀漢記 卷十六 十二

周澤字[illegible]北海安丘人[illegible]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
清白方正稱

書[illegible]文

[illegible]

[illegible]各有五經博士丁恭等
[illegible]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
[illegible]建侯[illegible]今封諸侯四
[illegible]功臣地
[illegible]

黃紹祖

況字長文北海安丘人習嚴氏春秋持學精微以尚書教
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
博士人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
其肉守又不可又欲投鉤守復恥之守因先自取其最
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甄博士京師
因以稱之拜太子少傅清淨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
也子傳子普普傳子承承學篤平叔叔子軼並以儒
學拜議郎也

書隋文

張玄

東觀漢記 卷十六 上主

張玄字君夏（范書本傳云）河內河陽人 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
不食終日忽然如不饑渴為博士其學兼通數家

書隋文

李躬

二老當山李躬年耆學明以二千石祿終身（范書此明帝永平）

書隋文

張況

[illegible]

黃繩祖

書隋文

丁綝

丁綝（范書）字叔春南陽人 高第正
直不撓與舉孝廉

書隋文

溫序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為護羌校尉行部為隗囂別
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
圖也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
以節檛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曰此義士也可賜

東觀漢記 卷十六 十四

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
鬚污土遂伏劍而死

書隋文

周嘉

周嘉（范書）字[illegible]汝南安城人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
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以為[illegible]所中賊圍繞數十
重[illegible]嘉[illegible]賊曰卿曹[illegible]人隸也為賊既
[illegible]君命願以身代[illegible]仰天號泣
[illegible]之為恭陵太
守[illegible]立祠焉

○○劉茂

書陳文

黄繩祖

劉茂

劉茂字子衞太原晉陽人也為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
茂負太守孫福踰牆出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
及妻子百餘日稍去為議郎

索盧放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
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對曰今天下苦王氏之虐政戴
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恐天下惶懼各
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解衣而前願代太守斬

東觀漢記 卷十六 廿五

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朱勃

朱勃字叔陽扶風平陵人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
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
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
卒當從汝稟學勿畏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
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貴常待以舊
恩而卑侮之勃亦自親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勃上書
理援曰[illegible]長吏惟獨狄道為

書陳文

黄繩祖

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illegible]誅如涌泉勢
如轉規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衛馬獵觸虎
狗狼相生亦無不有辛苦下詔口告平陵令水縣人故
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
不顧罪戾懷握忠之去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石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
謝

樊鮪

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東觀漢記 卷十六 十六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
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
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以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黃紹祖

北海琅邪安丘人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
太休甄豐舉為步兵校尉蒙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
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兵至故遂投劾歸為建新大尹蒙
歎曰吾生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執
己而危所生哉乃單車到官稱疾六年不視事行縣門
下掾促敵涼蒙乃強起班春所至之[illegible]扶杵填滿[illegible]
涕[illegible]嗟乎刑罰不中乃陷民於罪此[illegible]可罪而至於是
[illegible]乎根所出二千餘人除之[illegible]以誠仁者之[illegible]
然捐為君子將有悔乎蒙曰[illegible]人公不[illegible]人易其身

東觀漢記　卷十六　十七

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
疾去

黃雅文

[illegible]

[illegible]為車騎將軍作在國為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黃佐祖

北狄[illegible]

黃雅文

北[illegible]
[illegible]
不問[illegible]
[illegible]

黃雅文

北[illegible]為[illegible]
不知[illegible]冬月[illegible]
而出蒙至[illegible]物種麻令工伐木作[illegible]事教民[illegible]
[illegible]
飽前[illegible]明[illegible]人仁孝數[illegible]不好[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十六　十八

田[illegible]建[illegible]將卒兵單走起人民飢餓相食與兄俱出城
採蔬為赤眉[illegible]所得欲殺[illegible]之[illegible]叩頭[illegible]兄年老[illegible]
孫不如[illegible]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illegible]命[illegible]兄
前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百姓命[illegible]

黃繩祖

見者獨笑[illegible]而[illegible]將為傳琳[illegible]請先

李死[illegible]

蔡[illegible]

文[illegible]字[illegible]南人[illegible]王[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二十

人而不食

李業

公孫述欲徵[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人

持[illegible]不起使[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十六　　十九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人少有大節[illegible]家貧給事為

縣亭長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

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學問王莽居攝子宇諫莽殺

之[illegible]萌謂其

友人曰三綱[illegible]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

將家屬浮海客[illegible]乃首戴瓦盆

哭於市曰[illegible]不[illegible]

禮不[illegible]人[illegible]遂使[illegible]萌不諾太守清

黃繩祖

史[illegible]

不知[illegible]

不知[illegible]

王霸

王霸[illegible]人[illegible]建武[illegible]徵不至[illegible]居

茅屋[illegible]不[illegible]

文[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人名其

[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十八　　二十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illegible]而役於物與周黨相

友[illegible]生麻[illegible]歎

[illegible]相見勞

[illegible]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黃繩祖

問諸子何飲食對曰人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敕
市吏從買撫行實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閔仲叔
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

周黨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鄉佐發黨徭道於人中存之黨學
春秋長安聞復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到與鄉佐相聞期
關日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鄉佐
服其義身建武中徵黨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
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遂以

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
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履
升於車設從見帝廷倨蹇傲慢逡巡進退臣願與並論
雲臺之下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通五經時人為之語曰五經
紛綸井大春

[illegible]

[illegible]常字文卿[illegible]人修清高之節鄉童介然特立不隨

書[illegible]文

黃繩祖

於經略宗大人吳不敢與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兵
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高年十
二三以下人少從成其推之主不紛吳不稱平

東觀漢記卷十六

東觀漢記卷十七

列傳十二

虞延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爲郡督郵功曹，世祖聞而奇之，建武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虞延爲郡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園陵樹蘗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

東觀漢記　卷十七　一

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賜延錢及帶劍佩刀，還郡，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而容止趨步有出於衆，上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上乃詔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拜郎中，遷玄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嘆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慚而退。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累世千石，父稚爲丹買田宅居業，丹從師長安，從宛人陳洮買符入函谷關，既入關，封符乞人，乃慨然而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爲[illegible]更始敗，諸將悉歸上，皆賜封爵，丹無所歸，節傳以敝布纏裹節，貰伏夜行，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爲郡功曹，薦陰亮、程胡、魯歆自代，太守杜詩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推古讓，合經，可謂至德，編署黃堂，以爲後法。

東觀漢記　卷十七　二

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侍，重編席，頤異之，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永平五年薨，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爲三公，與牧州郡，田畝不增，

門[illegible]

[illegible]人，少修節操，耿介特立，好學問，[illegible]心，[illegible]山[illegible]，不及汲于時俗，建[illegible]爲[illegible]池令，奉公克[illegible]數有據爭，朝廷嘉[illegible]獄，詔以[illegible]田宅奴婢錢

冊[illegible]依史太常周[illegible]、

[illegible]

業[illegible]文

[illegible]字子[illegible]、[illegible]本[illegible]、[illegible]遷大司農、性明達、居職[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論[illegible]、[illegible]述[illegible]為名卿、帝數嗟嘆、以為才堪宰相、

孫[illegible]

業[illegible]文

孫[illegible]、[illegible]本[illegible]為人[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相[illegible]、

[illegible]

桓[illegible]、字君伯、[illegible]人、以五官中郎將、諸儒于白虎觀、講

東觀漢記　卷十七　　　三

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

劉般

業[illegible]文

劉般字伯興、彭城人、代名忠孝、東屯騎校尉、[illegible]范書[illegible]永平什本

[illegible]將五校、[illegible]戰鬥、府寺寬敞、輿服

[illegible]以宗正[illegible]府、為太僕、在朝竭

[illegible]進[illegible]、[illegible]動[illegible]、夙夜不怠、數納

[illegible]

劉[illegible]

業[illegible]文

[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父般[illegible]、封居巢侯、讓與其

青[illegible]增

[illegible]一[illegible]中[illegible]上[illegible]美其義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之下詔[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人之美[illegible]

[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在位者[illegible]

[illegible]

鄧[illegible]

鄧[illegible]人、[illegible]刺史[illegible]之[illegible]文

東觀漢記　卷十七　　　四

明、治有殊政、[illegible]、以三公之服[illegible]之[illegible]、

吳良

[illegible]良、字大[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掾、歲旦、

[illegible]人

[illegible]五年[illegible]閭門、

[illegible]、[illegible]掾

[illegible]曰、[illegible]掾[illegible]其[illegible]盜

[illegible]掾[illegible]稱、字

[illegible]足為不[illegible]給

青[illegible]增

三月花增

人足以[illegible]止[illegible]此[illegible]遂不[illegible]賜良[illegible]
[illegible]功[illegible]良[illegible]不[illegible]東平王
[illegible]多[illegible]上[illegible]
公卿[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史以[illegible]力工[illegible]

業隆文

劉平

劉平字公子，楚郡人[illegible]本[illegible]
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忽然而至，平
扶持其母，奔走逃難，抱仲遺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
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
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為餓賊所得，將烹之，叩頭
[illegible]老母求菜，老母饑少氣，待歸為命，願得歸飯
母[illegible]而去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
[illegible]眾皆大驚，相謂曰：常聞
[illegible]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平既免，乃
[illegible] 永平三
[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十七　五

業隆文

承宮

承宮[illegible]本作[illegible]琅邪姑幕人，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豬，
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
諸生講誦，好之，因忘其豬而聽經，豬主怪其不還，行求
索，見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因留精舍門下，樵薪
執苦，數十年間，遂通其經，遭王莽篡位，天下擾亂，[illegible]
[illegible]起，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
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永平中，
徵為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諫，論議切直，名播匈奴，

東觀漢記　卷十七　六

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勅宮自整飾，宮對曰：彼徒從
名來，實識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長大威容者，帝
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三月花權

業隆文

鍾離意

鍾離意[illegible]本[illegible]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
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
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上得
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誠良吏也，意在
堂邑，為政愛利，[illegible]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

業 陳 又

無堅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為解土祝曰、[illegible] 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大悅、顯宗時、意為尚書、交阯太守坐[illegible]千金、徵還伏法、詔以其貲物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于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illegible]穢之物、誠不敢拜受、上[illegible]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詔賜降人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上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

東觀漢記　卷十七　七

意因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illegible]意乃解、上欲起北宮、意上書諫出為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業 陳 又

[illegible]均字叔[illegible]、[illegible] 本 [illegible] 為九江太守、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illegible]共為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要[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illegible]山娶者[illegible]女、其後乃[illegible]、建武中、山陽楚郡多虎、[illegible]永平七年徵為[illegible]今[illegible]不合上意、

宋均

朱[illegible]明帝時為益州刺史、移書屬郡、喻以聖化、[illegible]東庭、歌詩三章、願獻上

[illegible]中山人、[illegible]世名族、永平中拜少府

楊政

東觀漢記　卷十七　八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為說經者、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僠僠祁聖元、政師事博士范升、建武中、[illegible]升為出妻所告、[illegible]坐[illegible]伏[illegible]、政以車駕出時伏道邊、[illegible]升[illegible]武[illegible]引弓射之、不去、旋頭以[illegible]、政[illegible]太[illegible]上即入、一出升、政當過拘[illegible]武[illegible]、[illegible]欲令政拜[illegible]、政入[illegible]上[illegible]武[illegible]不[illegible]因[illegible]責之、[illegible]

[illegible]

卿孝因思、

伯臣若臣不思求賢報國而臨天下英俊令曰和劝者
力入[illegible]左右大而以為見劫封兵馬行政顏色自若令
[illegible]侯致青襲武令為刎友其果勇敢振於北疆也

蘭淡

蘭淡字子公[illegible]淮陽人才高名遠與通[illegible]侍
四不惴[illegible]進術尤精教授常數百弟子自遠方至者常
為錄

鄧悠

鄧悠字君大南陽門人也[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十七　九

為教授東平憲王蒼為驃騎開東閣延賢士辟悠署為
祭酒敬禮焉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
辟君而來何也悠曰先君秉德以惠下臣可以禮進退
驃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illegible]
[illegible]

徐匡

為下中[illegible]出候伏[illegible]干突車騎簿[illegible]車府令徐
匡[illegible]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自繫獄吳良
上言[illegible]侯干突車駕大不敬與人臣禮匡執法

守正而不撓[illegible]政化由是而[illegible]出王左丘長
[illegible]

吳良

[illegible]曰南陽[illegible]刺[illegible]明帝問云何郡小吏對曰臣
日南郡吏非小吏也

姜詩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也適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詩
性至孝母好飲江水令兒常取水溺死夫婦痛恐母知
詐以行學歲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舍側味如
江水日生鯉一雙賊經詩里不敢驚孝子[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十七　十

[illegible]致米肉詩埋之後吏詰詩詩掘示之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父為田禾將軍孝為郎每告歸
常白衣步擔從長安來過直上郵亭但稱書生
寄止於亭門塾亭長難之告有貴客過灑掃不欲穢污
地良久乃問之吏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
至[illegible]孝曰尋到矣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為賊所
得[illegible]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illegible]放

業儒文

之。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婦俱出外，孝夫婦共蔬食，比禮夫婦歸，即曰：我已食訖。以穀飯獨與之，積久，禮心怪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兄弟怡怡，[illegible]鄉里歸德，孝辟太尉府，顯宗聞其行，官至長樂衛尉，弟禮為御史中丞，帝嘉其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就長樂衛尉府，太官送供具，相對盡歡，數年，禮卒，令孝從官屬送喪歸也。

魏譚

東觀漢記　卷十七

魏譚，字少閒，琅邪人，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為賊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啖，見譚謹敕，獨放令主爨養，有賊長公哀譚，謂曰：汝曹皆當以次死，哀汝，今從此去，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常為諸君主爨養，恒得肉肥，餘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願先等輩死。賊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視，遭飢饉，分升合以相存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十一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病，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有資財千萬，諸奴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財產，善乃潛負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湩，續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東觀漢記　卷十七

十二

東觀漢記卷十七

東觀漢記卷十八

列傳十三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修行清白。王莽末，盜賊起，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下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倫步擔往候鮮于褒，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常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至客舍，去輒為糞除道上，號曰

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京兆尹閻興召倫為主簿。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宄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其後小民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欺詐之巧。倫每見光武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當何由一得見決矣。等輩笑之，[illegible]時人也，爾說[illegible]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主耶。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illegible]

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史，除倫為淮陽王醫工長。時舉除者多，殺盡假印，倫以為王手賜之。[illegible]隨王上，[illegible]問卿為吏，撾妻父，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臣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illegible]問卿為市掾，有人遺卿母一笥餅，卿知從外來，奪之，[illegible]是乎。[illegible]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出此。[illegible]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為二千石，卧布被，自養馬，妻炊爨，俸祿常取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饑羸者。為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illegible]舍我何之。倫密

[illegible]

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入錢水中，其得民心如此。倫免官歸田里，不交通人物，躬與奴共發棘田種麥。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輒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復示掾吏。或民夫記言便宜，便上封。[illegible]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被斥者二人，凡六人。[illegible]

[illegible]

和帝

和[illegible]字伯[illegible]

引數上所事，用家下正，以為信，擢為南陽太守。

鄧彪

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鄳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東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長為世子，邯薨，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彪仕州郡，為太尉，在位清白，以廉讓率下，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賜策就，賜錢三十萬，所在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東觀漢記　卷廿八　三

鄭弘

令猗鄭弘，守臣君為鄒縣令，當春雨霜，鄒穀獨無災。為太尉，以日食免。

袁安

袁安……為河南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贓罪鞠人，常稱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和帝始加元服，太后詔安為賜東帛乘馬。安為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朱暉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碭，易姓為朱，後徙于宛。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群賊，賊操弓弩欲裸奪婦女衣服，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義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舍之。為郡督郵，太守阮況嘗嫁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及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人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污府君，今重送，欲明己心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暉為掾，正月旦，……壁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少府，貴驕，……求不可得……主簿持璧，謂曰：我素聞璧，未嘗……朱掾……

東觀漢記　卷十八　四

……大守，……好節概，有所拔用，皆厲行之士，……與……相如……

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
界。州郡以□數十孝長吏四死獄中，州奏免官。暉同郡張
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
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
答。堪後仕為漁陽太守，暉自為臨淮太守，絕相聞見。堪
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
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

韋彪

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東觀漢記・卷十八　五

□豹

□豹，李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辟
之，謂曰：□□□人好去就，故爵位不踰，今歲垂盡，當辟御
史，宜在相府，且共留乎？豹曰：犬馬齒衰，豈敢久待，論薦
之私，非所敢當。跪而起，愷追之，遂去不顧。

□□，章和元年，
敕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
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上封事曰：伏惟天恩莫
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
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
全人命，有益於邊。上善之，即下詔赦焉。

鄭均

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書，好黃老，淡泊無欲，清靜
自守，不慕游宦。兄仲為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
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
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為廉潔，稱清白吏。
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養孤兒兄子甚篤，
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
然後隨護視賑給之。均屢辟不詣，公車特徵，拜侍御史，
月餘，遷尚書，肅宗敬重之，後以病告歸，均遣子英奉章
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與
毛義各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常以八月長吏存
問，命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東觀漢記・卷十八　六

叢書文

王景

王景開口本作……治浚儀，賜山海經、河渠書。建初八年，遷廬江太守，乃教民耕種[illegible]而蠶織

三百十 侯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祖父客死蜀漢，范年十五，與客步負喪歸，至葭萌，船觸石破沒，范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僅免於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為雲中太守，始到郡，火日通。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移書旁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守而追之，虜弱，[illegible]成都邑宇偪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為便，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百姓皆喜，家得其願，時生子皆以廉名者千數。章和二年，帝崩，范奔赴敬陵，還入城，見道中有諸生來，小車馬頓死泥中，諸生立旁不能自進，時

東觀漢記　卷二八　七

[illegible]開為渠所從來，[illegible]廬江太守掾嚴麟奉太守章來弔，范問其故，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今奔國憂，當是。時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三百十 侯

叢書文

王阜

王阜[illegible]字世公，蜀郡人。少好經學，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少不見聽，後阜竊書誦盡，日辭欲之犍為定生學經，攜錢二千、布兩端，母追求到武陽

[illegible]男謁舍家得阜，將還，後歲餘，白父升曰：今我出學仕宦[illegible]到今毋來[illegible]，升憐其言，聽之，定所受韓詩[illegible]

[illegible]傳授業，聲聞鄉里[illegible]

[illegible]治清靜，撫恤吏民，向化[illegible]

[illegible]鄉亭[illegible]

[illegible]庭屋十餘日乃去，為

[illegible]吏多[illegible]吏民不敢犯禁

[illegible]神馬出其[illegible]中，日[illegible]白[illegible]見

[illegible]化[illegible]大將軍竇

東觀漢記　卷十八　八

[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以狀上[illegible]遣從[illegible]丁史李文把錢[illegible]
以[illegible]本[illegible]不[illegible]文[illegible]二十餘[illegible]文以教
[illegible]

[illegible]彭[illegible]元[illegible]閒[illegible]
秦[illegible]因[illegible]本[illegible]
穀[illegible]人[illegible]為二千石[illegible]為萬石秦民彭[illegible]開[illegible]門
傾[illegible]為山陽大守[illegible]山陽新遣地動後饑
旱穀貴米石七八萬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勞來為民

東觀漢記　卷十八　九

設[illegible]城以定父母妻子長幼之序擇民能率衆者以為
鄉[illegible]老[illegible]鄉三老為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崇儒雅貴
序[illegible]化不任刑名春秋饗射升降揖讓務禮示民
之[illegible]也後拜潁川太守老弱啼號滿道彭
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

[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至
[illegible]今在[illegible]令有[illegible]杖不
[illegible]故吏[illegible]此等多是
[illegible]上者
[illegible]大臣時疾[illegible]病
[illegible]

賈逵

東觀漢記　卷十八　一一

賈逵字景伯[illegible]本[illegible]長八尺二寸能講左氏
五經[illegible]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於京師[illegible]之[illegible]問事
不休[illegible]永平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
[illegible]上壽[illegible]色[illegible]逵[illegible]給筆札使作神
[illegible]之[illegible]入北宮虎觀[illegible]使出王气
大[illegible]布五百匹衣一襲拜侍中領騎都
[illegible]通[illegible]甚見信用

[illegible]本[illegible]容東[illegible]下邳傭賃以養父

[illegible]其[illegible]其分爲[illegible]之筆
有心[illegible]中[illegible]八[illegible]不[illegible]勸之[illegible]自居
[illegible]中[illegible]中[illegible]中郎將母[illegible]會帝常
從[illegible]時[illegible]不合[illegible]後大[illegible]
之[illegible]是一[illegible]師貴戚順陽[illegible]衛尉馬
[illegible]其行谷[illegible]書致禮遺、葉終不發書與所
[illegible]帝[illegible]

任隗

隗、字伯春、（范書本傳、隗[illegible]人）以志行稱、鄉里號之曰[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十八

行恂恂、任伯春、以明經有智[illegible]講論、拜議郎（[illegible]）
章和中爲光祿勳、

李育

李育、字元春、（范書本傳、扶風漆人）爲侍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
陪乘、問所過、育輒對、由是見重、

杜安

杜安、字伯夷、潁川定陵人、貴戚慕其名、或遺其書、安不
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而封如故、
由是不罹其患、

東觀文

三月廿[illegible]

後

杜根

[illegible]潁川[illegible]外戚、杜根（范書本傳[illegible]）以安帝
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舍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
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
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
檢視、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及鄧氏誅、根方
[illegible]爲侍御史、

杜篤

杜篤、字季雅、（范書本傳、京兆杜陵人）客居美陽、與美陽令交遊、

東觀漢記 卷十八

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
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
賜帛[illegible]、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篤
外高祖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
篤不任爲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于事、外內五世、至
篤衰矣、

宋揚

宋揚、扶風平陵人、永寧二年、遣大鴻臚持節至墓、追封
當陽侯、（范書清河王慶傳、揚女爲章帝貴人、生清河王慶、慶長子祜嗣立、是爲安帝、追謚宋貴人曰[illegible]）

東觀文

三月廿[illegible]

後

殺陵令、出為當陽侯。

趙興

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

侵

三月廿九

袁隋文

趙勤

趙勤（下邳）字益卿（國太平御覽作子孟卿），南陽人，劉賜姊子。童幼有志操，賜因和商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二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一本作 國北堂書鈔）

（勤少誠實，從人貸錢，或以錢示勤曰：拜汝得錢，非義故不肯拜。趙勤明達好學。）

袁隋文

東觀漢記 卷十八

十三

介然特立，太守驗玲召署曹吏，至掾督郵，為南陽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譚清論以激厲之，霸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鞲即中。常有重客過，欲屬一士，令為曹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客居中聽，虞乃問勤，勤對曰：

恐未合眾客心，止其所任也。

毛義

廬江毛義，性恭儉謙約，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到，當守令，義奉檄而入，白母，喜動顏色。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以給價性談為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為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橡盜栽橡，恭不交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自伏草中，盜去乃起。養兄崇孤兒，教誨學問，時不如意，輒呼責數，以捶自擊其脛，欲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過。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鄰里牧牛而爭飲牛，恭惡其爭多，故為其上多置水而去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爭。

三月廿九

東觀漢記 卷十八

十四

袁隋文

梁鴻

梁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經，常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家貧

而守節操，博覽無不通，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為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于是始敬異還其豕，鴻不受，[redacted]初與京邑諸友善，約不為陪臣，及友為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歸鄉里。孟氏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如梁鴻者。鴻聞乃求之。（太平御覽作孟氏其女名光，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之）女椎髻著布衣，操作具而前。鴻

東觀漢記　卷十八　　十五

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將妻之霸陵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詩，以娛其志。鴻將之會稽，作詩曰：維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過其傭大家皋伯通廡下，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而恠之，曰：彼傭賃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開戶，吟詠書記，遂潛思著書十餘篇。鴻病困，與伯通及會稽士大夫語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間，不歸其鄉，慎勿聽妻子持尸柩去。伯通等為求葬處，有要離冢高燥，眾人曰：要離古烈士，今伯鸞亦清高，可令相近。葬要離冢傍。子孫歸扶風。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人，誦讀晝夜不絕。妻嘗之田，曝麥于庭，以竿授鳳，令護雞。鳳受竿誦經如故，天大雷暴雨，潦水流麥，鳳留意經史，忽不視麥，麥隨水而去。鄉里有爭財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感之，收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與

東觀漢記　卷十八　　十六

寡嫂訟田，遂不仕。

郭鳳

郭鳳字君張，勃海人，善說災異，吉凶占應。病先自知，書豫令弟子市棺斂具，其日而卒。

東觀漢記卷十八

東觀漢記卷十九

列傳十四

張酺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本傳。酺[illegible]祖父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永平九年，詔為四姓小侯開學，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南宮，令入授皇太子。太子家時為[illegible]倨，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顯宗以酺授皇太子[illegible]尚得輔導之禮。章帝即位，出拜東郡太守，賜錢三十萬。酺下車，擢賢俊，擊豪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萬

郡吏王青三世死節，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狼狽，以子孝廉。元和二年，帝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郡縣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使尚書令王鮪與酺相難，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帝甚欣悅。酺罰斷義勇，遷魏郡太守，百姓垂涕送之滿道。和帝初，[illegible]酺上言：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為故事。臣愚以為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

[illegible]見其所造，事所聞見，老小[illegible]感，下吏所告，及所自聞，[illegible]皆異之，其先與狀，並論書，行罪法，冀救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于以宣六合之風，便俗。酺拜太尉，[illegible]收射聲校尉曹褒，案褒[illegible]擅制漢禮，酺以為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酺為太尉，父尚在，酺每遷職，乃一到雒，父未曾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歲奉酒上酺父壽，極歡，樂其榮，以日食免。

韓棱

韓棱字伯師，潁川人也。除為下邳令，視事未朞，吏人愛慕。時[illegible]皆[illegible]傷稼，棱縣界獨無蝗。遷南陽太守，下車表行義，拔幽滯，發摘姦盜，郡中震慄，權豪懾伏，政號嚴平。

梁[illegible]

梁[illegible]字次卿，太山南城人，為司空十四年，自乞上印綬，賜[illegible]下不[illegible]。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父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

年十二、弟丕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及歸服喪、禮過成人、恭思閉門講誦、兄弟雙高、太尉趙憙聞恭志行、每歲遣人送米肉、辭讓不敢當、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行、因留新豐教授、建初中、丕舉秀才、恭乃始為郡吏、拜中牟令、亭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

東觀漢記　卷十九　　十二

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此句太平御覽作所以來考君界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府掾久留、但擾賢者、因還府具以狀白安、帝時伐匈奴、恭上疏諫曰、竊見竇憲耿秉、銜使奉命、暴師于外、陛下親勞、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邊陲、為民除害、臣思之、未見其便、數年以來、民食不足、國無蓄積、盛春興發、擾動天下、妨廢時、以事夷狄、非所以垂恩于中國、憫念民命也、恭上疏曰、報與道策、動不失

魯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大儒、拜趙相、為政尚寬惠禮讓、雖有官不廢教、門生就學百餘人、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徐防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

東觀漢記　卷一九　　四

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宏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于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寖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安帝元年、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蝗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

陳寵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令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

律令文帝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慎毋與人重比、故世人謂陳氏持法寬、寵辟司徒鮑昱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親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於尚書● 性純淑、周密慎重、時有表薦、輒自手書削草、人莫得知、常言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絕知友之路、肅帝時、決獄多近于重、寵上疏諫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故、古賢君相歎息重戒者、重刑之至也、●為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雨、常

東觀漢記 卷十九 五

有鬼哭聲聞于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敕收埋葬、由是即絕、為廷尉、有疑獄、輒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陳忠

陳忠、本[illegible]闕之、字、[illegible] 為尚書令、數進忠言、所[illegible]忠所奏選上于官、問以為故事、疏口語云、迎邪千里送聽不出門、闕（此段前後文闕、未知何時所上）

尹勤

尹勤、字叔梁、南陽人、[illegible]事[illegible]身牧承事親至孝、與有交遊門生前林、

何敞

何敞、字[illegible]作[illegible]人、身長八尺、體貌魁梧、與人絕異、和帝偉其貌、特拜謁者、[illegible]為威容、贊拜殿中、聲動左右、為御史中丞、[illegible]悼之、

魏霸

魏霸、字喬卿、闕一（本作[illegible]）濟陰人也、建初中為郎、霸孤兄弟子來候霸、以所乘車馬遣送之、至成皋、郎官有乘皂蓋車者、見兄子乘車、疑而格殺之、霸聞之、晝夜泣涕、

東觀漢記 卷十九 六

至病、為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兄與嫂在家勤苦、而己獨尊榮、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服機杼、子躬耕農、與兄弟子同苦樂、不得有異、鄉里慕其行、化之、性清約質樸、為政寬恕、正色而已、不求備于人、掾吏有過、輒私責數、不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為將作大匠、吏皆懷恩、人自竭節、作事無譴過之事、延平元年、仕為光祿大夫、闕（[illegible]本[illegible]）
[illegible]闕之[illegible]
四、[illegible]

其妻子奉案前跪、霸曰、夫人視老夫復何中、而忽失計、
義不敢相屈、即拜而出、妻慚未去、遂哭泣之、

應順

應順、字華仲、汝南南頓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
老無子、為敬去妻更娶、為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誠感
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薄茂長大、

應奉

應奉、(闕…) 為武陵太守、興學校、舉側陋、政
東觀漢記 卷十 本

應遵、

應劭

應劭、(闕…) 字仲遠、
父奉、為司隸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

鄭璩

鄭璩、(闕…) 字平卿、黎陽人、建初五年、辟、從府、
外侍御史上疏、以臣斗筲之小吏、擢在察視之官、職任
過分、常刺邪矯枉、譜書示宮府、曰、璩盡節剛正、亦何陵
遲之有、以璩故、六十四、由是顯名、擢司隸校尉、為遂陽
太守、以嚴刻見稱、

樂恢

樂恢、字伯奇、(闕…) 十、父親為縣吏、有罪令欲殺
之、恢年十一、常伏寺東門外木地、晝夜號泣、令乃出親、
京兆尹張恂召恢、署戶曹吏、竇憲出征匈奴、恢上書諫
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
無益于政、故明王之于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
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德、
而與兹與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

東觀漢記 卷十九 八

何敞

何修生成、為漢那東相、成生果、為太中大夫、果生比干、
為汝陽縣尉、遷廷尉正、張湯為廷尉、以殘酷見任、増飾
法律、比干常爭之、存者千數、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
顯、京兆都尉、顯生郎、光祿大夫、郎生寵、濟南都尉、寵生
敞、(闕…) 為汝南太守、百姓化其恩禮、高譚
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

周榮

周榮、(闕…) 為尚書令、在納言、肯機密盡心

書傳文

奉職、夙夜不怠、

梁諷

梁諷北地人、從人征匈奴也、單于[illegible]以大[illegible]招之、匈奴無不成命歸來降、諷親為作旗道、[illegible]有後留餘人、相屬于道、

李恂

李恂、[illegible]本傳[illegible]字[illegible]遭父母喪、六年躬自負土樹柏、常在冢下、為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一[illegible]所留、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布被、食不二味、為張掖太守

東觀漢記 卷十九

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復徵為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還武威太守、後坐事免、無田宅財產、居山澤、結草為廬、餉遺無所受、處新安關下、拾橡實為食、

書傳文

王奐

王奐、[illegible]本[illegible]河內[illegible]令[illegible]露宿人、開門臥、人為作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有雜物

令[illegible]賦[illegible]不[illegible]走、[illegible]伏[illegible]、[illegible]以方略取之、[illegible]神明[illegible]、市[illegible]收[illegible]家[illegible]不行[illegible]罵之至忠灑閣知事實便謝更解遣

書傳文

黃香

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也、父況舉孝廉、為郡五官掾、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溫席、年九歲失母、慕思惟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博覽傳記、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為作衣被、不受、[illegible]帝賜

東觀漢記 卷十九

香詣淮南孟子各一通、詔[illegible]令詣[illegible]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王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詔詣安福殿賜錢三萬、黃白飾各一端、香知古今、記群書無不涉獵、兼明圖讖[illegible]、天官星氣鍾律歷算、窮極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國士、或重京師、貴戚慕其聲名、更饋禾物、拜尚書郎、數[illegible]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上聞善之、以香父尚在、賜臥几靈壽杖、香拜左丞、功滿當遷、詔書留、[illegible]拜尚書[illegible]、以錐刀小用[illegible]見省、[illegible]尚書、曉習邊事、每行[illegible]調度、動得事理、上知其

勅數加賞賜、香勤力憂公、畏愼周密、毋用奏議府建晝
未嘗流布、然執事平、法常持輕、類全活非一、爲魏郡太
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
敎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之日、不祭竈
求福、閉門絕客、

黃瓊

黃瓊、[闕]字世英、以德行高妙、公車徵拜議郎

黃琬

黃琬、[闕]琬字子琰、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

東觀漢記　卷十九　十一

張霸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年數歲、有所噉、必先讓父母、
鄉里號曰張曾子、九歲通春秋、復欲進業、父母語汝小、
何能多少、以與儀、刪嚴氏公羊春秋、猶多繁詞、乃減爲
二十萬言、更名張氏之學、

周紆

周紆、字文通、紆下邳人、范書本傳、爲勃海太守、詔書到門、不出、
先遣吏到屬縣、盡決罪行刑、坐徵詣廷尉、繫獄數日、免
歸、家貧無以自贍、身築墼以自給食、章帝知遠之、復以

爲郎、

李充

李充、[闕]范書本傳、充、大遂陳留人、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
妻勸異居、充使釀酒會親戚、充啟其母曰、此婦勸異居、
不可奉祭祀、請去之、遂叱去其婦、嘗平爲陳留太守、請
充署功曹、充不受、平怒、乃援充以捐庫中、因請署都亭
長、

司馬均

司馬均、字少賓、東萊人、隱居教授、誠信行乎州里、鄉人

東觀漢記　卷十九　十二

有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

汝郁

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
持啼泣、亦不飲食、母憐之、強爲餐飯、欺言已愈、郁視母
色未平、輒不食、宗親共異之、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
勑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
郁入、拜郎中、

張表

張表、字公儀、奉之子也、[闕]范書、張奉附見劉□下諸人傳序、表不載、遭父喪疾

病瘖半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服闕醫藥救療歷歲乃瘳
無弹琴惻愴不能成聲見酒食未嘗不泣宗人親厚節
會飲食宴為表不設樂

郭玉

郭玉者廣漢人也學方診之伎和帝奇
異之乃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
診一手玉言左陽脈右陰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
故帝歎稱善

鄭衆

鄭衆字季産南陽犨人為人謹敕有心永平中初給
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黄門遷中常侍和帝初竇太
后秉政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
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
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

東觀漢記卷十九

東觀漢記卷二十

列傳十五

張敏

張敏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乘輿
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
曠廢猶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
綬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受歐陽尚書于桓郁明經博覽無
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震公廉不受
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産業震
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邑令王密故所舉茂才夜懷金
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夜
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何謂無知為太尉性忠誠每陳
諫諍中常侍樊豐等譖之收印綬歸本郡震到雒陽都
亭顧謂子及門生曰吾蒙恩居上司姦臣狡猾而不能
誅嬖女傾亂而不能禁帑藏盡賞賜不節而不能塞何

而以見日月、遂飲酖而死、

楊秉

楊秉（震中子、范書秉傳、秉字叔節）諫桓帝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范書秉傳、行故象有是誤）

楊賜

楊賜（秉子）、賜字伯獻、光和中、有虹蜺晝降嘉德殿上、引賜等入金商門崇德署、問以祥異、對曰、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内亂、加四百之期、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之行、亡損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范書賜傳、寫光祿大夫）賜代劉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一

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昆苑、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廣壞田園、徙民居、畜禽獸、殆非所謂保赤子之義、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

任尚

任尚編草爲船、置于簰上、以渡河、掩擊羌胡、

薛包

汝南薛包、字孟常、喪母、以孝聞、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馮良

馮良、字君郎、南陽人、少作縣吏、迎□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從杜撫學、

東觀漢記　卷二十

所輔

所輔、平原人、爲縣門下小吏、縣令劉雄爲賊所攻、欲以矛刺雄、輔前叩頭、以身代雄、賊等遂戟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賊、具以狀上、詔書傷痛之、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爲中常侍、有才學、盡忠重慎、每至休沐、輒閉門絶賓客、曝體田野、典作尚方、造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上尚方作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魚網名網紙、元）

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

龐參

龐參、字仲達、（劉珍書本傳云、河南緱氏人、）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名、
有奇節、參到往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杯置
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
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
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于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
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爲太尉、以災異策免、

東觀漢記　卷二十　四

李固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也、司徒郃之子、固貌狀有奇表、
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隨師、不遠千里、

張就

張就、將吏兵繼宗相將、上通天山、

左雄

劉據、爲大司農、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將加以捶撻、尚書
左雄、（范書本傳、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諫帝曰、九卿位亞三公、行則鳴
玉、孝明永平始加撲罪、非古制也、帝從之、卿于是始免
撲罪、

周舉

周舉、字宣光、（范書本傳、汝南汝陽人、）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
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張綱

梁冀作平上軿車、侍御史張綱、（范書本傳、綱字文紀、犍爲武陽人、）獨埋
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冀、

王堂

王堂、（范書本傳、堂字敬伯、廣漢郪人、）爲汝南太守、敎掾史曰、其憲章

東觀漢記　卷二十　三

朝右、委功曹陳蕃、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
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
其俗誠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
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愼也、恢乃
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年二十、喪父、獨居、家
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于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
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牧豕、縱子無恥、奈

居父側袪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
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訂交于杵臼
之間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
閉閤自責然後科其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
和解自是爭隙者息吏民不欺

祝良

祝良字邵平長沙人爲雒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
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朱遂

東觀漢記　卷二十　六

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緣類符驗
不虛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
維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
怠慢廢典不務懇惻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未生感
和致災其詳思改救追復所失不有遣憲寧以閑

殺兒童九十七人五行志陽嘉元年十月望都蒲陰狼按有此語范書失載

立騰

立騰知張湛深大懷挾姦巧稽留道路下獄死

韓昭

韓昭強賦一億五千萬檻車徵下獄

趙序

趙序取錢緣三百七十五萬

孫程

孫程字稚卿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爲中
黃門安帝崩初江京等譖誣太子廢爲濟陰王居西鍾
下殿北鄉侯爲嗣北鄉侯上下當有脫文安帝紀程謀誅江京
盛化門外與馬國等相見許謂馬國曰天子與我索
閻與若索者使早成之程等十八人收斬江京閻顯等

東觀漢記　卷二十　一七

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弟景爲衛尉從省中還外
府收兵至盛德門尚書郭鎮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
所領不中顧斬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禽之送廷
尉以功封程爲浮陽侯爲戶又封中黃門王康華容侯
上以郡役

苗光

孫程賦棗脯分與苗光曰以爲今暮其當著矣屬盡
光於尚席直事通燈謂劍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
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以得劍還入

以已降光便守宜秋門、召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

王、於南宮雲臺詔書録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

臺門、光謂康曰、我忘自問、習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

侯、食邑四千户、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

有司奏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户、

孫建

中常侍孫建、追封為汝陰東鄉侯、

東觀漢記　卷二十

東觀漢記卷二十

東觀漢記卷二十一

列傳十六

校録　黃鴻祖

胡廣

胡廣伯始、南郡華容人、為大傅、總録尚書事、時年八十、

而心力克壯、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達

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裨之益、

陳龜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為五原太守、後卒、西域胡夷并

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一

劉祐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為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

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推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

河表、

李雲

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

功、並封列侯、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

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白馬令李

雲字行祖、甘陵人、素剛、憂國、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

校録黄、繩祖

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令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送雲黄門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其忠直獲罪、上書願與雲俱得死、遂俱死獄中、

韋毅

韋毅爲陳留太守、桓帝延熹九年、坐贓自殺、

宗資

汝南太守宗資（范書黨錮傳注引謝承書云、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任用善士、

朱穆區別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一　二

陳蕃

陳蕃（范書本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爲光祿勳、上疏切諫云、鄙諺曰、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能貧家也、今後宮之女數千、食肉衣綺、豈不貧國乎、（范書本傳上疏在桓帝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諫、此其文）

段熲

段熲（范書本傳、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有文武智略、將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爲亂、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兄拜爲中郎將、熲到、斂施方略、旬月、羣盜悉破、熲破羌胡、（范書熲傳、時延熹二年）明

校録黄、繩祖

年春、餘羌復寇張掖、熲自下馬大戰、力盡、羌亦引退、熲追之、晝夜兼行、食雪四十餘日、熲上疏曰、先零諸羌討之難破、降爲上策、戰爲下計、（范書段熲傳、此疏上於靈帝建寧元年）頗非其計、太后詔云、此以慰仲兄馬賢等亡魂也、（靈帝建寧元年春、大將軍竇武輔政、下詔褒熲、此其詔文）山、熲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范書本傳、建寧元年夏、熲復敗羌、時上書宜以恩降、詔書下）之昧、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滅羌有功、復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馬騎五萬餘匹、殷天蔽日、鉦鐸金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詔賜錢千萬、七尺絳襜褕一領、赤幘大冠一具、熲上言、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長史司馬涉頭長燕烏校柳水塞尉印五枚、紫綬三十八、（太平御覽作紫綬二十八）黃綬二枚、皆簿入也、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一　三

劉寬

劉寬（范書本傳、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爲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寬簡略嗜酒、嘗有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

佚文

人視奴，奴以自殺，稱左右曰，此人也，聞言齋座，令夢其
馬，吾憚其死也，覺夫人試覺意，何當劍命，其嚴已說，使
卹奉內羹，翻污劍衣，婢[illegible]收之，覺神色不異，乃徐謝曰，
羹爛汝手，

陳球

陳球，（范書本傳下邳淮浦人）字□，為繁陽令，清高不動，

張奐

張奐，字然明，（范書本傳敦煌酒泉人）為安定屬國都尉，羌獻
上奐馬二十匹，（范書本傳時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受之，此有闕文）

佚文

奐出往，盡挾都入于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
入廄，使金如粟，不得入懷，盡還不受，使匈奴（范書本傳奐由安定屬國都尉遷使匈奴中郎將，此有闕文）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
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坑，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
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桓帝時，為
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乃訊之
于占者，曰，必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猛，以建
安中為武威太守，前刺史邯鄲商為猛所殺，後郡反，為
韓遂所攻，州兵圍之急，猛自知必死，恥見擒，乃登樓自

佚文

焚而死，

陽球

陽球，字方正，（范書本傳漁陽泉州人）球為司隸校尉，詣闕上書謝
恩，奏言中常侍王甫罪過，奔車收送詣獄，自臨考之，父子
皆死于杖下，乃磔甫尸，署曰，賊臣王甫，于是權門惶怖
股慄，莫不雀目累步，宗師肅然，曹節見甫尸，乃收淚入
言，球原帝從為衛尉，球叩頭曰，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
鴟梟悉伏其辜，

趙咨

佚文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
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
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
物無所惜，諸盜皆慚歎，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
奔走，大小由康（范書本傳作鄉黨宗至孝）

荀曇

荀曇，字元智，潁川潁陰人，為廣陵太守，正身疾惡，其兄
昱為沛相，乃相與共除閹宦，後昱與大將軍竇武謀誅
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校錄黃錫祖

校錄　黄紹祖

荀融

荀融、（范書本傳）融字[illegible]、妻亡、貧無以葬、鄉人欲為具棺、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之、但土埋藏而已、

高彪

高彪、（范書本傳）[illegible]、為郎中、校書東觀、後遷外黄令、畫彪形像、以勸學者、

范丹

范丹、（范書本傳）丹為萊蕪長、遭黨錮事、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有時絕糧、丹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一

韓卓

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曹鄭

曹鄭、（范書本傳）[illegible]

皇甫嵩、（范書本傳）[illegible]權右、咸各斂手、

王允

尚書令王允、（范書本傳）[illegible]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趙溫

趙溫字子柔、[illegible]郡成都人、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生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而去、後官至三公、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一

孔融

孔融字文舉、（范書本傳）[illegible]人、上書曰、先帝褒厚老臣、懼其隕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illegible]拔、近為憂之、非警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蔡質

[illegible]

七

書隋文

選開之判以如此小女子之祥、元年七月光和

君錄書義祖

知從邕撰判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

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史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一　八

章帝[illegible]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舊事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故十意即十志也本傳注載其表曰云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餘闕又劉知幾史通[illegible]中興[illegible]作朝會車服二志[illegible]其人[illegible]其一篇則不可考[illegible]云

書隋文

周珌

周珌[illegible]人豫州

判史傳之[illegible]也

書隋文

劉則

劉則[illegible]本傳[illegible]以為汝南太守樂邪人[illegible]計吏

除孝廉除尚書郎[illegible]

校錄　黃[illegible]祖

書隋文

和[illegible]

獻帝東歸弘農郭汜劉[illegible]史[illegible]日[illegible]掠百

官婢女行失媛者皆斷取之

書隋文

呂布

呂布[illegible]本傳布[illegible]五原九原人以奮威將軍如三事

書隋文

蔣[illegible]

蔣[illegible]代他書多無可致編附于此

蔣[illegible]字伯直為太僕久在臺閣文雅通達明故事在九卿位數言便宜奏議可觀

須誦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一　九

須誦為郡主簿獲罪繫獄引械自椓口口出齒獲免

馮模

馮模為司空坐隴西太守鄧融免官

周行

周行為涅令下車表[illegible]踰[illegible]部[illegible]

劉訓

劉訓[illegible]令[illegible]米[illegible]郡[illegible]有賊[illegible]至京師吏民驚皆奔城郭訓[illegible]欲令將兵據門以禦之

雅修

青ナ有

羅儀、字夫魚、事母至孝、母常病癰、儀晝夜匍伏、不離左
右、至為吮癰、

梁福

司部從煌、□名三府辟之、司空掾梁福曰、當天下、莫
非王土、不宜使臣驅煌何之、從煌當以德消、不聞驅逐、
時號福為真掾、

范康

范康為司隸校尉、務大綱、性節儉、常臥布被、

蔣翊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一　十

蔣翊、字元卿、後母憎之、伺翊寢、操斧斫之、值翊如廁、

宗慶

宗慶、字叔平、為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
以宗為名、

鄭劇

鄭劇、次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烟火、而劇捕獵
在野側、母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喜虎

喜虎、為壽陽令、煌入獄死、

李唐

李唐、為蜀郡太守、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

巴异

巴异為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止學宮、

卜福

卜福、為廷尉、執謙求退、上以為太中大夫、

陳導

光武賜陳導寶劍、

楊喬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一　十一

楊喬曰、臣伏見二千石典牧千里、

翟歆

翟歆、字敬子、父子以功封臨沮侯、歆當嗣爵、以母年老
國遠上書讓、詔許、乃賜關內侯、

魏成

魏成曾孫純、坐訐訕國除、

畢尋

利取侯畢尋玄孫守坐殺人棄國除、

段普

首鄉侯段普，曾孫勝，坐殺婢，國除。

邢崇

夕陽侯邢崇，孫之為賊所盜，亡印綬，國除。

陰猛

陰猛好學溫良，稱于儒林，為大祝令，以博通古今遷大史令。

羊融

羊融字子優，為大司農，性明達，稱為名卿。

張意

張意拜驃騎將軍，討東甌，備水戰之具，一戰大破，所向無前。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一　十二

沈豐

沈豐字聖達，為零陵太守，為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歷獄，俱疑不決，一斷于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和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為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illegible]字[illegible]，長有報父仇，賊自出詣[illegible]，曰，欲自受[illegible]辭，[illegible]人解械飲食，使發遣，[illegible]一命，遂赦出，自[illegible]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一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一　十三

[illegible]王服其[illegible]。

蕭彪

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君，老於[illegible]，父有賓客，輒立屏風後，自受使命，父嗜餅，每自買進之。

陳寔

陳寔字君期，習韓詩，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東觀漢記卷二十二

列傳十七 列女

鮑宣妻

鮑宣之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而驕富，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君子，惟命是從。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東觀漢記 卷二十二 一

江伯姊

山陽郡人江伯欲嫁姊，姊引鎌欲自刎。

匈奴南單于

甲子，匈奴南單于十八代孫……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二匹。南單于來朝，賜御食，及橙橘、龍眼、荔枝……南單于上書，獻……

東觀漢記……遣單于，以楊作……上幸離宮臨觀……

莋都夷

遠夷樂德歌詩曰：……

東觀漢記 卷二十二 二

交陵悟……化路且捷……聖德度諾……荒服之儀……傳言呼敕……

示從綏分服蠻夷所徐內宗化帷義作詩三章、
辨今使為郎將田恭譯遠夷厚名詩其解諄逐州事史李
茂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此文提官儲樂以下注
史人本作注大漢見治云工明田恭所譯華言載之范
上卷青

杖録前絶祖

西羌

西羌祖爰劍為秦所奴隸，而亡藏巖穴中，見焚，有影象如虎，為蔽火，得不死。諸羌以為神，推以為豪。護羌賓林奉使羌離，岸降附，林欲以為功效，奏言大豪，後離岸、羌顛吾復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詐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贓罪，

東觀漢記　卷二十二　三

徵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角岸顛吾見書本傳作滇岸滇吾）羌豪長

羌豪傳此上天嚴金城隴西卑湳勒姐種羌反出塞外。

西域

永元二年

安息王獻條支大雀，此雀卯大如甕。

東觀漢記卷二十二

東觀漢記卷二十三

載記

劉玄（書）

劉玄載記之名，見史通題目篇，云東觀以此本書列劉玄為載記。史通正史篇又云，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異作世祖本紀，並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此又劉平林公孫述列傳，自是始，後史有其類，而下以類編入。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三　一

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爭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諸亡命往從之，數月間至七八千人，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千餘人，號平林兵。聖公入平林中，與伯升會，遂共圍宛，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眾庶來除十餘萬，將六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于伯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為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之，而朱鮪立壇城南淯水上，請伯升出，擁通禮，禮為謁者，將立聖公為天子，議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為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

印授御繫(?)曰、稱天公尚可、稱天子何謂不可、於是諸
將軍起聖公至于壇所、奉通天冠、進聖公、于是聖公乃
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為更始元年、光武為太常偏將軍、
破二公子昆陽城、而更始收劉稷及伯升、即日皆物故、
光武馳詣宛謝罪、更始大慙、長安中兵攻王莽、斬首、收
璽綬詣宛、更始入便坐黃堂上視之、曰、莽不如此當與
霍光等、更始韓夫人曰、莽不如此帝那得為之、更始北
都雒陽、李松等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物、及中黃門從
官至雒陽、閹、咸想望天子、更始遂西發雒陽、李松奉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三 三

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更始至長安、居東
宮、鐘鼓帷帳宮人數千、官府閭里安堵如舊、更始上前
殿、郎吏以次侍、更始媿恧、俯刮席、與小常侍語、郎吏怪
之、更始納趙萌女為后、有寵、遂委政于萌、日夜與婦人
歡飲後庭、群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
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之、更始韓夫
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
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所置牧守交錯、州郡不
知所從、趙萌以私忿責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更始言

大司馬朱鮪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又所置官爵、皆出
群小、三輔苦之、被服不法、或繡面衣錦袴諸于襜褕、罵詈道
[illegible]
路、為百姓之所賤、長安中為之歌曰、竈下養中郎將、爛
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四方多離、小民悶語、使
以為市決作者不能得錄之[illegible]問何故、曰、今日騎
都尉往會日也、由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雒陽人韓鴻
為謁者、更始二年、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赤眉、
眾十餘萬人入關、[illegible]等入[illegible]山下、與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三 三

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蔡鄉、轉東湖、[illegible]引兵入上
林、更始騎出廚城門、諸婦女皆從後連呼、更始當下拜
城、更始下馬拜謝城、乃去、王高陵[illegible]失、城乃下
詔、封更始為淮陽王、[illegible]劉盆子亦下詔以聖公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從[illegible]失之[illegible] 詔鄧禹收葬霸陵
[illegible]
三輔[illegible]深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illegible]

叢作文

……光武紀……杜虞殺莽于漸臺、[注] [illegible] 東海公

以縣[illegible]

實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沛侯、

申屠志

申屠志以功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氏還王璽、改爲頃

陽侯、[注] [illegible]

陳遵

陳遵 [注] [illegible] 使匈奴、詔賜駿厚劒、

劉盆子

赤眉欲立宗室、以木札書符曰、上將軍、與兩空札置笥

東觀漢記　卷二三　四

中大集會三老從事、令劉盆子等三人 [注] [illegible] 三人

居中央、[注] [illegible] 一人奉笥、以年次探之、

盆子最幼、探得符、諸將乃稱臣、[注] 盆子年十五、被

髮徒跣、[illegible]

[illegible] 俠卿爲制絳單衣半

頭赤幘直綦履、盆子朝夕朝俠卿、欲祠城陽景王、

[illegible] 使盆子乘車入

長安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

殿內、掘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赤眉遇光武軍、驚

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

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

二十餘萬人肉袒降、奉高皇帝傳國璽綬、詔以屬城門

校尉、賊皆輸鎧仗、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赤眉 [注] [illegible]

琅邪人樊崇、字細君、起兵于莒、同郡東莞人逢安、字少

子、東海臨沂人徐宣、字驕稚、謝祿、字子奇、及楊音、各起

兵數萬人、東欲與王莽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

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入安定北地、至陽城

東觀漢記　卷二三　五

逢大雪、士卒多凍死、光武作飛寅箭以攻赤眉、赤眉平

後、[illegible]饑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斗、

呂母 [注] [illegible]

海曲有呂母、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家素

富、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皆貰之、視其乏者、輒

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

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

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

其首祭子冢、呂母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搤虎、

王郎

嘗婢生子、正與同時、郎□之、入……本傳、……知命者侍郎韓公等、王郎

王郎遣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詣軍門、上遣祭戟廷請入
軍、威稱說實成帝遺體子輿也、上曰、設成帝復生、天下
不可得、況詐子輿乎、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三　　六

盧芳

盧芳字君期、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
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
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
毋樓且渠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
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

蘇茂

蘇茂、陳留人、殺淮陽太守、得其郡、營廣樂、大司馬吳漢
圍茂、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陵、與劉永相會、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本……、哀帝時為漁
陽太守、有名于邊、宏狗飲食鉅衆、是時單于來朝、當道
二千石皆選容貌飲食者、故宏徙為雲中太守、寵為漁
陽太守、宏貌絕衆、……朱浮密奏寵
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令漁陽大郡兵馬
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
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寵妻嘗夢羸袒冠幘踰城髡徒推
之、又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不得、詔討

東觀漢記　卷二十五　　七

寵者封侯、寵奴子密等三人、共謀劫寵、寵時齋、獨在
便坐室中晝臥、子密等三人、伺寵著牀板、告外吏大王
解齋、吏皆便休、又用寵聲呼其妻入室、見寵□驚曰
奴反、奴乃捽其妻頭、擊其頰、寵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兩
奴將妻入取寵物、一奴守寵、寵謂奴曰、若小兒、我素所
愛、今解我縛、當以女珠妻若、小奴見子密、聽其語、遂不
得解、子密收金玉衣物、使寵妻縫兩縑囊、夜解寵手、令
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詣子后蘭卿所、其開出
勿稽留、書成、即斷寵及妻頭、置縑囊中、西入上告朝廷

以奴殺主不義、復不可不封、乃封子密為不義侯、

張豊

涿郡太守張豊、舉兵反、初豊好方術、有道士言豊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豊肘、云石中有玉璽、豊信之、遂反、既收、當斬、猶言肘有玉璽、椎破之、豊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秦豊

秦豊、邔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邔宜城若鄀編臨沮中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

東觀漢記　巻二十三　八

蔡陽、兵合萬人、

鄧奉

光武以鄧奉為輔漢將軍、奉拒光武瓜里、[illegible]作建武二年[illegible]多從奔將鄧奉謀叛[illegible]文三年自打南征破[illegible]人、

龐萌

龐萌、山陽人、為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疑、遂反、上聞之、大怒、乃自將兵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為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隗囂

隗囂、季孟、天水人也、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為軍師、望至、説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于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以王莽基逆漢之祚、乃立高祖太宗之廟、稱臣、執事史奉

東觀漢記　巻二十三　九

璧而告、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割牲而盟、光武與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歩、託驥之尾、得以絶群、囂故宰府掾吏、善為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諸將王元説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説、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

功之效、因王不成、其娶符足以漸義、然其計、杜林先去、
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光武賜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
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辭耳、吝彭與吳漢圍
囂于西城、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
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漢圍囂、
囂窮困、其大將王捷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
必死無二心、願諸將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刎頸而
死、時民飢饉、乃噉弩楯、囂建武九年正月、囂病且餓、出
城餐糗糒、恚憤腹脹而死、囂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說、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三　　十

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光武于是稍黜其禮、正
君臣之義、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成之先、武帝時以吏二千
石自無鹽徙成帝末、述父仁為侍御、任為太子舍人、稍
增秩為郎、初坂副以漢中宗成降宗成、自稱輔漢將
軍、述攻成、大敗之、副投成、降蜀郡功曹李熊說述曰、方
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方十城、若奮
發盛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
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于是自立為蜀王、熊復說述
曰、今山東饑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
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
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銀銅之利、浮水轉
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塗、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
地方數千餘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
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
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君有為之聲聞于
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

東觀漢記　卷二十三　　十一

歸、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覺語其妻、對
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府殿中、夜有光
耀、述以為符瑞、因稱尊號、自立為天子、改元曰龍興、造
十層赤樓、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數移
書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承赤
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荊邯以東方漸平、兵
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
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有前人之迹、立錐之地、于戰
陳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

戰、何則死而功成、愈於坐而滅亡、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今承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眾、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其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

書作人　書作文　書作文

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隗囂敗、述懼、欲安其眾、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漢兵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也、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延岑 [illegible] 田戎、

字叔牙、筑陽人、[illegible] 岑衣虎皮襜褕、宿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賊衣絳罽襜、今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岑臥不動、吏聞之、

田戎

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群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掃地大將軍、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坼、遂止不降、

[illegible]

銅馬等諸盜

銅馬賊帥東山荒禿、上淮況等、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檀鄉賊帥董次仲、五樓賊帥張文、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

東觀漢記卷二十三

東觀漢記卷二十四

佚文（闕。本書別有佚文碎句，次第如左。可編者未別為佚文，以下三條俱姚之駰本）

元始元年，拜王舜為太保（闕。以下三條見班書王莽傳，俱從姚之駰本，此本無）

漢書載此文，當是引之也。

丁明代傅喜為大司馬，亦任事，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浸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策免明。上印綬還第。（闕。此見班書佞倖傳，姚本引作及賢）

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嘻哉。（闕。此見虞世南北堂書鈔，未知何書誤也）

東觀漢記　卷二十四　一

後漢有南宮、北宮、承光宮也（闕。本此以下二條見北堂書鈔，俱與永樂大典後漢）

有沛宮一條，均非史文，疑是此乃之文，與此本書者

霍光薨，賜繡被百領（闕。此見北堂書鈔，此條後見）

元和，詔遣明堂、靈臺、辟雍，此即明三事不同也（闕。見此條）

漢有沛宮、甘泉宮、龍泉宮、太一宮、思子宮，後漢有胡桃宮（闕。此條見）

梁騶蓬轉因遁除令（闕。以下六條）

太史曰：忠臣畢力，

詔曰：史安其職，民樂其業，

北狄作無竊狗吠之警，

千里無烟火。

使屯從伍之口虜欲去。

詔書令功臣家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所能事，實復曰齒長一寸，龍顏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闕。以下二條俱見太平御覽）

也

東觀漢記　卷二十四　二

揚雄好著書，而口吃不能劇談。

附東觀漢記范書異同（闕。本書與范書異同者，具見李賢注中。李注所引，或一二字不同，可互證，其文別有他書所採，不錄）

范書光武紀：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李賢注：北平縣屬中山國，今易州永樂縣也。案東觀記、續漢書並無右字，此加右，誤也。潞州西南有右北平郡故城，非此地。

范書和帝紀：永元四年夏六月，詔收捕竇憲黨，射聲

校付郭璫下獄死、李賢注、郭況子、東觀記璫作瑝、
范書和帝紀永元九年擇日重訴奏貢、李賢注、擇東
觀記作擇、
范書和帝紀永元十一年、秋置右校付宮、李賢注、東
觀記曰、置在西河[illegible]澤縣、
范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十二月、行幸緱山、登百岯
山、李賢注、即柏岯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爾雅云、山
一成曰岯、東觀記作坏、
范書和帝紀元興元年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注、東

觀記作右扶風雍地裂、況俗本雍下有州者、誤也、
范書安帝紀永初四年夏四月、六州蝗、李賢注、東觀
記曰、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
范書安帝紀元初四年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
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
時、郡縣多不奉行、李賢注、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
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
范書安帝紀延光四年春三月、帝崩、立章帝孫濟北
惠王壽子北鄉侯、李賢注、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
北鄉侯[illegible]名、
范書順帝紀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
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李賢注、東觀記曰、元和
以來、音戾不調、修復如舊典、
范書桓帝紀建和元年、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
誅、李賢注、東觀記[illegible]、江俞及李堅等、
范書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
羌校尉段熲追及於羅亭破之、李賢注、東觀記曰、追
到積石山、即[illegible]羅亭村、近今鄯州、

范書清河孝王慶傳、永元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
奏遣諸王就國、詔曰、[illegible]且須復留、李賢注、東觀記須
留作宿留、
范書鄧訓傳、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
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
令不得戰、李賢注、稽故、猶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
字作諸胡也、
范書吳漢傳、漢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
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李賢

注、東觀記以爲洪吉、長直並作長垣、案長垣縣名、在
河南、不得言此、疑洪吉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
爲名、
范書賈復傳、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李賢注、東
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
范書耿秉傳、秉與竇固擊車師、車師後王安得令其
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赴之、安得
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李賢注、東觀記曰、脫帽
趨抱馬蹏也、

東觀漢記　卷二十四　五

范書耿恭傳、三月至玉門、李賢注、玉門、關名、屬敦煌
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東觀記曰
至敦煌、明入玉門關也、
范書耿恭傳、恭母先卒、及恭自車師還、追行喪制、有
詔使五官中郎將、牛酒釋服、李賢注、據東觀記、馬
嚴也、
范書岑彭傳、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徐偉鎮淮
陽、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李賢注、東觀記、[illegible]
作[illegible]、

范書蓋延傳、[illegible]賁休舉蘭陵城降、董憲[illegible]
之、自郯圍休、[illegible]蘭陵[illegible]自解、李
賢注、東觀記、[illegible]作[illegible]、
范書耿純傳、真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欲以惑衆、建武
二年、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密勅收揚、純至真定
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各擁兵萬餘人、李賢注、
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
范書任光傳、更始至雒陽、以光爲信都太守、及王郎
起、郡國皆降之、光獨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

東觀漢記　卷二十四　六

李賢注、東觀記、扶柳縣廷掾、
范書任隗傳、[illegible]徙封西陽侯、屯卒、子勝嗣、李賢
注、東觀記、[illegible]、
范書王常傳、[illegible]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
專命誅賞、[illegible]、李賢注、東觀記曰、[illegible]用令、封拜有功、
范書[illegible]、[illegible]共界治[illegible]、李賢
注、東觀記、[illegible]、
范書李通傳、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十八年卒、[illegible]
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黨嗣、黨卒、子[illegible]嗣、李賢注、東

觀也、苑字作苑也、

范書竇融傳、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

范書竇融傳、[illegible]大守[illegible]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李賢注東觀記[illegible]殺[illegible]侯王[illegible]皆總而去郡、

范書宋叡傳、叡父仲[illegible]為[illegible]大夫、李賢注東觀記仲作沖、

范書宋叡傳、建武十三年、帝嘉叡忠節、復封叡弟由為宜西侯、李賢注東觀記曰宜西鄉侯、

范書馬援傳、建武十一年、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時朝[illegible]

[illegible]多[illegible]棄之、援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太守公[illegible]金城客[illegible]、李賢注東

[illegible]

[illegible]人大[illegible]李賢

注[illegible]

范書[illegible]勒傳、勒[illegible]公主、李賢注[illegible]也、

東觀記作[illegible]公主、[illegible]不

[illegible]詳說也、

[illegible]記、

[illegible]又[illegible]於中

[illegible]字作[illegible]謂仙

人[illegible]三秀之

華[illegible]李賢注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本

既下文云、食五芝之茎莖、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云

知三秀是何物也、[illegible]衍[illegible]又曰、

[illegible]蘿[illegible]若[illegible]李[illegible]注[illegible]立也、

[illegible]而多[illegible]可

[illegible]周書[illegible]篇[illegible]

[illegible]大人[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上下

雖[illegible]八[illegible]東觀記[illegible]

[illegible]書曰[illegible]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李賢注東觀、
[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名、
[illegible]為侔、實[illegible]日今上[illegible]事以人為[illegible]
[illegible]大閩[illegible]不[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行也、李[illegible]及望而
[illegible]也、東觀記亦作[illegible]本作大[illegible]也、
[illegible]建初八年[illegible]及[illegible]攻[illegible]康居遣
[illegible]故之超不[illegible]下、時月氏[illegible]與康居婚、超乃使月

氏王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後
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居損中、遣使詐降於超、超
[illegible]之、忠從[illegible]超、超斬之、李賢注、損中、東觀記
[illegible]中、[illegible]並作[illegible]中、本或作損、未知孰
是、
[illegible]超[illegible]太[illegible]河南尹遣
[illegible]以八月旦奉[illegible]、李賢注、東觀記曰、賜羊
[illegible]也、
[illegible]秋[illegible]刑、而[illegible]郡

[illegible]上[illegible]蔡易五月
[illegible]東觀記曰、五
[illegible]五月之
[illegible]
[illegible]在
[illegible]東觀記
[illegible]

建康實錄二十卷

（唐）許嵩撰

宋紹興十八年荆湖北路安撫使司刻遞修本

建康實錄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許嵩撰。嵩自署曰高陽，蓋其郡望。其始末則不可考。書中備記六朝事迹，起吳大帝，迄陳後主，凡四百年，而以後梁附之。六朝皆都建康，故以為名。其積算年數，迄唐至德元年丙申而止，則肅宗時人也。前有自序，謂今質正傳，旁採遺文，具君臣行事。事有詳簡，文有機要，不必備舉。若土地山川城池宮苑，各明處所，用存古蹟。其異事別聞，辭不相屬，則皆註記，以益見知，使周覽而不煩，約而無失云云。蓋其義例主於類敘興廢大端，編年紀事，而尤加意於古蹟。其間如晉以前諸臣事實，皆用實錄之體，附載於薨卒條下，而宋以後復沿本史之例，各為立傳，為例未免不純。又往往一事而重複牴牾，至於名號稱謂，略似世說新語，隨意標目，漫無一定，於史法尤乖。然引據廣博，多出正史之外。唐以來考六朝遺事者，多援以為徵。如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以證曹不興顧愷之陸探微書品，鄭文寶南唐近事引以證元武湖，劉羲仲通鑑問疑載宋書高祖紀景平二年書日食舛誤，劉恕修長編，定日食在是年二月癸巳朔，皆取此書為據。又陳後主時覆舟山及蔣山松柏常出木醴，俗呼雀餳之類，陳書遺漏不載，王鞏中申雜錄亦取此書為據。謝尚謂蔡謨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案勸學荀子第一篇，蟹有六跪二螯，即是篇之語）晉書誤作勸學，姚寬西溪叢語亦據此書駁正。又裴子野宋略，當時所稱良史，沈約自以為不及者，今已不傳。資治通鑑載有論贊數條，亦多首尾不具，而是書於劉宋一代全據為藍本，並子野論贊之詞，尚存什一。是亦好古者所宜參證矣。新唐書志載入雜史類，蓋以所載非一代之事，又不立紀傳之名，尚為近理。郡齋讀書志載入實錄類，已不免循名失實。馬端臨經籍考載入起居註類，則乖舛彌甚。至鄭樵藝文略編年一類，本案代分編，乃以此書系諸劉宋之下，與宋春秋宋紀並列，尤為紕繆。今考所載，惟吳為僭國，然三國志已列正史，故隸之於別史類焉。

建康實錄叙

高陽許嵩撰

司馬子長善叙事古稱良史然班固譏其疎略是非頗謬於聖人言論數篇以爲所蔽嵩述而不作竊慕好古今質正傳旁採遺文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于陳末禎明三年而吳黄龍巳前雖引漢曆二十[illegible]年其實吳之首事及晉平吳太康之後三十餘載[illegible]涉西晉之年洎瑯琊東遷大興即位元年始爲東晉首年東晉一十一帝一百二年而禪于宋宋八帝六十年而禪于齊齊七帝二十四年而禪于梁梁五帝五十六年而入于陳陳五帝三十三年止隋開皇元年陳建首号梁之末年梁稱元年齊之季年齊初即位宋之餘年則四家終始共用三年而吳四帝五十九年南朝六代四十帝三百三十一年通西晉革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摠四百年間著東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實録具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詳簡文有機要不必備舉若土地山川城池宮苑當時制置或互興毀各明處所用存古跡其有異事别閒辭不相屬則皆注記以益見知使周覽而不煩約而無失者也

吳大帝在武昌七年梁元帝捻江陵三年

其實建康宮三百二十一年

建康實錄卷第一

建康者本楚金陵邑秦改爲秣陵吳改爲建業晉愍帝諱業改爲建康元帝即位稱建康宮五代仍之不改故其書舉南朝之事

吳太祖上

建康者古之金陵地案周禮牽牛婺女之野尚書禹别九州曰淮海惟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州此則揚州之分域春秋元命包曰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illegible]以其地[illegible]土下濕[illegible]多生楊柳以爲名其地北據[illegible]海[illegible]以南方水土[illegible]昔周大王長子太伯與次弟仲雍讓少弟季歷位俱奔江南百姓從而君之自號勾吳太伯所築勾吳故城在梅里平墟今常州無錫縣東三十里故吳城是也太伯卒無子百姓共立仲雍爲君仲雍巳下至周章四代皆君於吳武王剋紂因而封之故春秋時其地屬吳自周章巳後十八代吳王夫差即位無道立二十三年當春秋魯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爲越王勾踐所滅其地乃屬越案周書元王四年即越王勾踐四年當春秋之末越既滅吳盡有江南之地越王築城[illegible]今淮水[illegible]越城是也[illegible]城東南角近[illegible]門[illegible]西[illegible]故[illegible]城在[illegible]東[illegible]里[illegible]閣在[illegible]東[illegible]也勾踐後七代一百四十三年越王無疆即位元年當周顯王三十六年越之霸中國與齊楚爭強爲楚威王所滅其地又屬楚乃因山立號置金陵邑也楚之金陵今石頭城是也或

去地接華陽金壇之陵故號金陵楚威王後一百一十餘年當秦始皇二十四年秦滅楚并諸侯分天下作三十六郡（[illegible]會稽碭郡四水[illegible]三川[illegible]南郡九江鄣郡[illegible]已上三十六郡也）以金陵爲鄣郡於故鄣屬今吳興郡浙江以東爲會稽郡楚亡已後一十三年當始皇三十六年始皇東巡自江乘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至今呼爲秦淮（其淮本名龍藏浦其上有二源一發自華山經句容西南流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入江寧界二源合自方山埭西注大江其二源分派屈曲不類人功疑非秦始皇所開古老相傳方山西瀆江之山三十里名秦淮[illegible]）乃改金陵邑爲秣陵縣秦之秣陵縣城即在今縣城東南六十里秣陵橋東北故城是也秦乃罷周時諸侯置郡縣守以秣陵屬鄣郡（[illegible]）漢武帝元封二年廢鄣郡置丹陽郡而秣陵縣不改始改屬焉置一十二州刺史以領天下諸郡則舊書所謂咨十有二牧揚州是其一焉自漢初置揚州治無定所（[illegible]）晉永嘉中王敦始爲建康創立州城今江寧縣城所置在其西偏其西即吳時冶城東則運瀆吳大帝所開今西州橋水是也（[illegible]）王莽改丹陽爲宣亭郡後漢初還爲丹陽郡郡治於宛陵統一十七縣而揚州因漢不改所統六郡爲九十二縣也（[illegible]）

吳太祖上　太祖下　廢帝　景帝　後主

太祖大皇帝姓孫氏諱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也其先出自周武王母弟衛康叔之後武公子惠孫曾耳爲衛上卿因以孫爲氏春秋時孫武爲吳王闔閭將因家于吳帝乃孫武之後也祖鍾父堅（[illegible]）堅生容皃奇異仕漢爲破虜將軍長沙太守靈帝末黃巾作亂堅乃自長沙舉兵討卓破卓軍於陽人入洛修祭漢陵廟屯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使人入井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一角（[illegible]）後征劉表於荊州（[illegible]）江夏太守黃祖伏兵殺之於峴山兄子賁扶堅喪還葬曲阿收其衆歸袁術以淮南（[illegible]）堅生四子策權翊匡（[illegible]）

孫策死

於據江大破劉繇牛渚營盡取邸閣糧穀戰具敗繇於曲阿[illegible]千里所附歸伏遂東破嚴白虎會稽白虎走義士許昭昭匿之程普請討昭[illegible]於[illegible]此丈夫之志也遂捨昭引兵東合白虎[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破太史慈於蕪口領任之以為吳郡復領丹陽太守[illegible]時據江北策乃使張紘為書絕之自領會稽太守以張昭張紘等為腹心[illegible]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illegible]外見愛官[illegible]三分之計及袁術既死其部曲將[illegible]家屬歸廬江太守劉勳策既定江東遂引兵與劉勳西擊黃祖城大破劉勳於廬江取袁術家屬百工器物而歸以李術為廬江太守[illegible]劉表將黃祖子射來救劉勳策擊破射於西塞之水而追殺黃祖[illegible]舍留貢弟輔將兵屯南昌策因貢曰[illegible]自置廬陵太守兄令據豫章是拒其門戶也但當擒其使田舍固守[illegible]兵而進一舉可定矣策從之後孫賁閑[illegible]封[illegible]兵外為形勢遂與其弟輔進廬陵而據之

時曹操既拖袁紹而不能禁因與策爲好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復爲子章取策從兄賁女爲夫人建安五年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陰遣閒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於會稽圖取策策密知之討登至丹陽聞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將欲誅渡江迎獻帝初吳郡太守許貢見策英傑乃表策驍勇蓋天下驍雄似項羽請朝廷徵入不然必爲後患策微知使人邀得其表而召貢責之令武士絞殺及此兵屯江上因出獵馬駿去從騎遠爲貢客許昭伏刺之傷面時瑯琊道士于吉有道術往來吳中言事多驗諸將奏策拜吉三分之二策惡之既至丹徒責其水旱事誅吉自後每獨坐常見吉在左右及許昭所傷治瘡方差策性剛取鏡照面見所傷瘡乃怒曰大丈夫將建功業而今面如此遂擲鏡大叫瘡裂而死時年二十六搜神記既殺于吉每照鏡見吉在鏡中顧而不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瘡裂須臾而死也以後事付弟權託長史張昭張紘輔佐之臨終顧

孫權領江 入位 管事 年十

謂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言終而卒權臨喪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方今天下鼎沸豺狼滿道此寧哭時猶開門待盜未爲仁也乃改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行軍伍[illegible]征伐每言討策事權[illegible]是時吳地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等郡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客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權既統事以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軍魯肅諸葛瑾爲陸遜爲腹心賓客招延英俊而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使太史慈領海昏當周泰呂蒙爲劇縣長建安六年春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術聞策死遂不從命乃與權書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還權怒曰征之梟首屠其城徙其部曲二萬人從東渡江八年以弟翊代吳貢領丹陽太守九年大會僚屬以事誅沈友友字子正吳人也弱冠好學博聞明瞻善文詞多有口辯時人以友筆妙舌妙刀妙三妙過人權至吳徵禮之共論王霸大略當世之務友性忠謇立朝正色爲衆所毀權亦以終不爲己用故殺之十年春往擊丘使都尉賀齊討上饒分置建平縣是歲丹陽都督媯覽郡丞戴員等與邊洪謀殺太守孫

翊翊妻徐寄與翊親近孫高傅嬰等謀誅覽員伏刃殺
之盡誅其黨以覽員首祭翊墓十一年建昌都尉太
史慈卒　慈字子義東萊黃人少好學仕郡奏曹史
會郡與州有隙曲直以先聞者善時州章已去郡守
甚恐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選行懷郡章晨夜取道
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給而取章因得毀之說吏
與俱亡出城潛還通郡章慈由是知名既而避州隙
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名義之饋其家問訊老母及
黃巾賊圍孔融母急召慈還令救融慈單行徑至都
昌伺隙入見融言老母感遇之意請以求外援無救
府君之兵以却賊因而開城詭習馬射伺賊之懈便
突圍出求救於劉備以解都昌之圍而還啓其母母
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後揚州刺史劉繇度江
慈隨之曲阿會孫策討繇慈單騎出候卒遇策於神
亭策從韓當宋謙黃蓋等一十三騎慈便前鬭正
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攬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
鍪會兩家兵來乃解與繇俱奔豫章道自蕪湖亡入
山中稱丹陽太守立屯府於涇縣尋爲策所破執之
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也若卿爾時得我何如慈曰
未可量也策大笑曰天下之事當與卿共之拜門
下都督從還吳遷折衝中郎將深委任之每與計
議聞劉繇死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謂

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
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人盡在公路孤志在立事
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乃
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爲行但其後不遵臣
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
得不離孤初交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公喪亡
恨不及其生與論辯之且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
待遇何如其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
誠能往視兒子并致孤意於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
俱來不樂者且安慰之并觀子魚所牧御方規視廬
江鄱陽之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所將多少自由意
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
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此使行不宜多
兵數十人自足往還左右聞策使慈皆密諫慈難測
還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料詳矣太史子義
雖勇烈非縱橫人也其心有士謨義重然諾一意許
知己死生不相負諸君勿憂之自出餞於閶門把腕
別曰何時當還答曰不過六十日如期歸告於策曰
子魚非籌略之才但自守而已今廬陵鄱陽皆不受
子魚之命海昏上繚納有六千餘家結聚作宗伍惟
輸租布於郡爾發召一民不可得策撫掌大笑遂有
并兼之心乃拜慈爲建昌都尉治於海昏焉督諸將

殺吾祖

以拒劉表從子磐[illegible]身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猨臂善
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
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
下稱善曹操聞其名遺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
但貯當歸及權統事以慈能制劉磐遂委南方之事
卒時年四十二
十二年太夫人吳氏薨合葬高陵夫人吳郡錢塘人
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求而娉之夫人
初孕策夢月入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
以告堅堅曰日月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
乎後堅薨夫人家于舒撫育孤幼嚴於母訓及策統
[illegible]
衆夫人助治軍國多所補益[illegible]
策功曹魏滕有罪將欲殺之時左右憂恐計無所出
夫人乃倚大井召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
優賢禮士捨過錄功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殺之他人
明日皆叛汝矣吾不忍見汝禍及當先投此井策大
驚遽釋滕罪夫人智略事多如此存下其得衆心臨
薨引見張昭張紘等囑以後事秋鄱陽有山賊彭虎
等衆數萬使將軍董襲討之襲身長八尺武力絕
人聲發若雷賊師望旗散走
十三年春征黃祖於江夏屠其城邑生獲祖梟首於
[illegible]虜其男女數萬口而歸分歙置始新新定黎陽

周瑜破曹操

休陽以六縣爲新都郡秋曹操征劉表於荊州時表
已死子琮舉荊州降時劉備自袁紹南連劉表在荊
州操既平荊土因追破備備走當陽操乃多修舟舫
遣書於權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
吳權得書召示群臣張昭等議皆勸權迎之魯肅獨
諫不可時命周瑜使鄱陽行途未遠請追瑜任以軍
事權召瑜瑜還意與肅同權廷論未能決因起入閣
瑜追從密說權曰今拒操破之必矣若破操天下可
[illegible]荊州上流當吳有也權許之乃密使魯肅
上往觀變肅至還備已敗遂使上傳權意見備於當
陽長坂切陳成敗事勢將合謀以拒操權始自吳遷
[illegible]
於京口而鎮之[illegible]
[illegible]備乃使諸葛亮請權權乃使周瑜程普將兵三
萬隨亮與備角拒操權自將中軍一萬繼之瑜以黃
蓋爲先鋒取蒙衝鬭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以魚膏
裹以幃幕上建旌旗龍幡前遺書報曹操紿其欲降
時東南風急因取草艦最著前繫走舸於後中江舉
帆俱前操軍士皆延頸觀望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火
發火烈風猛船往如箭悉燒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飛
埃張天瑜率輕銳雷鼓同進大破曹操軍於赤壁江
口操走僅獲免北歸留曹仁守江陵瑜與程普等追

周瑜死

破仁軍於南郡瑜爲流矢中其右脇瘡甚卧仁乃勒兵逼瑜乃自起興行軍陣間仁聞收軍退走權以瑜領南郡鎮江陵

十四年權居京口劉備詣京口見權求荊州周瑜聞之密上書諫留備勉於吳莫遣還時彭城太守呂範進說權曰劉備雖窮迫見歸得雨非池中物請及今困留之權不納遣表漢以備爲荊州牧使治公安白餞備於江上觀望久之謂備曰孤與公掃清逋穢迎帝定都事寧之日願與公乘舟遊滄海耳備對曰此亦備之志也按劉備傳備既辭還左右曰孫[illegible]周瑜[illegible]不得再見之矣遂日夜兼行上公安也時曹操聞權以荊州資劉備大懼方作書不覺筆墜於地也

十五年分豫章置鄱陽郡分長沙置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治於陸口以南中郎將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殺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以徇諸郡表士燮爲交阯太守兼左將軍南土賓服自此始也是歲偏將軍南郡太守都亭侯周瑜卒 瑜字公瑾廬江舒城人少有姿貌與孫策同年策父堅初起義兵討董卓徙家于舒瑜見策善相友待推道南大宅舍之策升堂拜母有無與同及策領父衆將東渡至歷陽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策馳書報瑜瑜將鄉里數人候策策大喜遂共定江東諸郡累遷至江夏太守從征剋皖城因得橋公二女皆國色策納大者瑜納小者江表傳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及權統事太夫人敕權以兄事瑜拜中護軍時權位在將軍諸賓客爲禮尚簡惟瑜獨盡敬而執臣節性度恢廓權甚委之與張昭等共掌衆務大小關之及鎮江陵聞益州劉章爲張魯侵冦乃自詣京說權進取蜀得蜀使魯肅同守其地北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還據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權許之瑜歸江陵治行道病卒於巴丘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流涕而言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焉及喪還自至蕪湖迎之衆事費度一爲供給著令曰故將軍周瑜賓客皆不得問瑜有二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馬都尉

[illegible]

十六年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

十七年城楚金陵邑地號石頭改秣陵爲建業是歲初作濡須塢於江西以拒曹操時操以步兵號四十萬列營出濡須口權以七萬當之使甘寧夜突入操

營斬數級而還操軍大駭軍中鼓噪權聞笑曰必復
驚老子
十八年權自與操相持於濡須使將軍常雕等以兵
五千乘油船夜入中洲權使將軍嚴圭朱桓等率水
軍擊破之梟其將諸葛虔并虜三千人而還權數
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乘輕舟入濡須操軍士以為
挑戰欲擊之操不許曰此孫權欲觀吾軍部伍也勅
左右嚴仗不得妄動權行五六里迴作鼓吹而歸操
見權舟舡器械整肅嗟曰生子當如孫權劉景升兒
子若豚犬耳 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此而着不可 權乃為書與操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曰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乃引還操恐江濱郡縣為權所
掠徵令內移入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
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
十九年夏五月權又征皖城取之獲太守朱光魏軍
盡退克寧江表而揚州所統丹陽吳興新都東陽臨
海建安豫章鄱陽臨川安城廬陵南郡等一十四郡
合一百四十八縣是歲劉備入蜀定益州使關羽鎮
襄陽
二十年權使諸葛瑾往詣備求荊州備不與權征之
置南三郡守使呂蒙討定其民蜀將關羽盡逐出之
權大怒自上鎮陸口使漢昌太守魯肅南討將軍謀

又入漢中備懼操遂遣使與吳求和乃分荊州長
沙江夏桂陽四郡屬吳冬拜折衝將軍外城督甘寧卒
寧字興霸臨江人也少為吏輕財重士嘗聚徒兒年
少好持弓弩帶鈴民聞鈴聲即知寧來也出入陸則
連騎水則輕舟與人相遇待之甚厚乃與交歡不爾
即放而奪之自劉表敗歸吳周瑜為之以驍果從權
嘗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可以敵也
二十一年權自陸口引兵還合淝營於津北魏遣將
軍張遼拒之久不戰權乃徹軍過津南自留千人殿
後與軍將舉酒樂飲前部渡將欲盡遼知之密使人斷
橋以輕騎來襲權策馬至津橋橋南已拆丈餘給事
谷利在後令權持鞍緩控利加鞭助馬勢遂得超渡
魏人追逼之利與別部司馬凌統以死苦戰身被數
瘡賀齊等迴軍津南列陣以待之權既免至大軍坐
泣嘰指出血以為終身之戒封谷利等為都亭侯張
遼素不識權權去後因得吳降人問云向者紫髯將
軍長上短下者是何人答曰孫將軍遼恨慢久之舉
軍歎恨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祥詣曹操請降將謀息兵
操信之使修好結婚是歲偏將軍都亭侯凌統卒
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年十五以父功舉為別部
司馬攝領父兵嘗有宴會部下將陳勤性剛勇飲酒

使氣凌轢一座統面折之勤怒及其父毋統流涕不
荅罷出勤於道又見悖辱統統不能忍引刀斫勤數
日乃死時人多之每隨權征伐從陸口還合肥卒左
右苦戰免權津北之難而還悲痛親近者皆没無返
者權引袂拭面曰公績亡者已矣但使卿在何患無
人因留之常使出入卧内統爲人性好接物親賢愛
士輕財重義有國士風年二十九卒權聞之驚起哀
不自勝使張承作誄致祭有二子列封皆幼弱權收
養於宮中年八九歲令葛先授書十日一教乘馬射
呼爲吾家虎子
二十三權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庱亭虎傷馬長史
張紘執轡諫曰足下繼兄父之業不宜輕脫遲英雄
於猛獸萬一不虞則大事去矣權乃止秋横江將軍
益陽侯魯肅卒 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生而失父
家富於財常散以賑窮之結豪士得鄉邑之心時廬
江周瑜爲居巢長聞之往求資糧肅時有米二囷各
三千斛直指一囷與瑜瑜益奇之乃結僑札之交袁
術聞而徵之肅見其無綱紀乃就周瑜於居巢相與
携老弱渡江任曲阿見孫策英傑遂定議共事之策
死權統事周瑜乃薦肅才宜佐時權引肅合榻對飲
因密議曰今日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
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漢高
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今之曹
操猶昔之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
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鼎足江東
以觀天下之釁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自無嫌也
權甚重之及曹操破荊州軍勢盛群臣議多勸迎之
唯肅與周瑜不聽立計破操定荊州後周瑜向江陵
道疾篤上表以肅自代進奮武將軍封邑兵仗器械
部伍盡瑜之舊兵馬改授横江將軍在荊州甚得物
情衆至萬餘肅爲人方直嚴毅寡於玩飾内外節儉
治身整齊在軍手不釋卷善屬文思略弘遠卒時年
四十六權舉哀素服蜀諸葛亮聞之亦發哀三日
二十四年秋權表漢天子自率陸遜呂蒙等西征關
羽至大桑浦拜呂範爲建武將軍領丹陽太守封宛
陵侯使鎮建業謂之曰前從卿言無今日之勞也今
當取之卿如爲我居守也八月劉備稱漢中王冬十
一月大破關羽定荊州獲魏將于禁因歸之羽退守當
陽麥城請降權召太史吳範問之範曰彼有走氣
言降詐耳密使潘璋等徼路邀之令朱然納降覘者
還曰關羽已遁去範曰雖去不免權曰何時得之答
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待之及日中不至範曰尚
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
萬歲傳言得羽是日潘璋部將馬忠擒羽及子平於章

鄉還誅之案吳虞翻傳關羽既敗權令翻筮之得節五爻之臨翻曰不出二日當斷其頭果如其言帝謂翻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也按蜀志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與張飛共事劉備為禦侮者也漢天子以權為荊州牧領車騎大將軍封南昌侯權遣梁禹入貢於漢以覲曹操

是歲漢昌太守孱陵侯呂蒙卒 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小江南依姊夫劉當年十五六每隨當征討其母不許答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當得富貴且不探虎窟安得虎子母聽之後因表雄見孫策策奇之使居左右及權統事張昭薦之從征黃祖立功拜橫野中郎將與周瑜追曹仁仁圍甘寧於夷陵急蒙說瑜進解寧圍先遣三百人塞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及破仁仁夜遁走遇塞道皆捨馬步走蒙收之獲馬數百疋拜偏將軍鎮上屯時蜀將龐羲舉軍來附周瑜表分其兵與蒙蒙上書勸權來歸者宜益不宜奪撫從之時上屯戍將徐顧宋定等二人皆死子弟小弱權以其眾並付蒙蒙固陳其功勞不可棄廢宜立其子乃擇師傅討其子弟天下義之後代魯肅領漢昌太守屯陸口權因上陸口與議令北取徐州以廣疆場蒙曰此計未當縱得徐州亦不能守不如西取關羽以據長江權從之竟破羽定南郡進封孱陵侯遇疾權使昇入宮內自醫之每為不食又不能頻身恐其起動常穿壁伺之見少可則喜笑如不能則悲不自勝治護萬方募國內有愈之者賜千金蒙為人不懷宿怨如有雋傑毀嫌者皆擢用之性不好書權常使人勸令學問以自益年四十卒於宮中權哭之慟置守冢三十家助田五十頃子霸襲爵 初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決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率數十萬眾水陸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則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決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陳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又子明少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長學問開益籌略奇正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吾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內不能辦外為本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王曹操薨太子丕即位改漢建安為延康元年秋魏將梅敷使南陽長史張儉送欵以南陽陰酇筑陽山都中廬五縣五千家歸附權納之明年冬十月曹丕代漢稱魏號黃初元年而權江

東猶稱建安
二十六年其年始置丹陽郡自宛陵理於建業
二十七年夏四月劉備稱帝號於蜀即黃初二年也時權在公安聞之自公安下都鄂改鄂爲武昌召問知星者將定三分之計五月甘露降於建業秋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出入從兵仗以自防冬十一月魏使邢貞至冊命權九錫爲吳王貞入國門猶乘車軍師張昭怒其無禮責之曰君謂江東無寸刃可爲法耶何輕慢之甚貞遽下車拜謝群臣見冊命至議以爲宜稱漢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此蓋時宜爾復何損也遂遣中大夫趙咨使魏魏文帝問曰吳王何等主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陛下是其略也又問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略脫有餘暇博覽史籍而採奇異不効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吳可征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擬[illegible][illegible]隊不可勝數文帝善其對厚禮之咨還說權曰臣觀北方終不能守盟朝廷承漢四百之餘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人權納之拜騎都尉是年劉備怨殺關羽大舉兵自來伐至巫山誘武陵五溪蠻夷反權使大將軍陸遜拒之南郡太守諸葛瑾時駐公安使人送牋論是非以解於備或有譏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陸遜知之表明瑾無此宜散其意權書報遜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也非道不行玄德昔遣孔明至孤語子瑜卿與亮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子瑜答孤云孔明與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臣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視子瑜并手筆與之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可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孤意
二十八年春正月蜀軍前後連五十餘營分據險地進并馬鞍山陸遜督諸將隨輕重應接四面攻圍閏正月大破蜀軍於五屯斬將搴旗追奔逐北盡敗諸營投降者萬餘盡得其糧食器物備走遜部將孫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路要備備踰山險僅得免入於白帝城二月權以破蜀事使報魏魏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來盟誓并徵任子權辭不受秋九月魏命曹休

張遼等諸軍大出數道來逼權令呂範諸葛瑾等緣江守備拜陸遜為輔國大將軍荆州牧封江陵侯假黃鉞渡江拒魏以將軍朱桓為濡須督封新城亭侯魏密遣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欲襲取桓乃僞揚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桓遣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城下桓時兵吏在者五千人因稍偃旗卧鼓外示虛弱以誘之仁使子泰來攻自將萬人留為後拒桓分步兵當仁身自拒破泰泰燒營走追斬數千級仁退諸軍乘勝破曹休張遼等魏引退鎮西將軍陸遜等率諸將進表勸權即王位冬十一月權就吳王位於武昌大赦改年號為黃武元年初置丞相以陽羨侯孫劭領之立子登為王太子十一月蜀使致書於權引躬自責求修舊好十二月遣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於白帝始報通好焉泉至蜀蜀主問曰吳王何以不荅朕書將無以朕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凌轢漢室終奪其位陛下託以宗室有維城之重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因是自名未合天下之義是以寡君未復書爾備甚慙　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姿望而性嗜酒每閑居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餚饌酒有酙勝減隨而益之不亦使乎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於陶家側庶百歲後化成土見取為酒壺是歲改夷陵為西陵詔揚州置牧以丹陽太守呂範為揚州牧以東征將軍高瑞領丹陽太守復自建業徙治蕪湖（時揚州所統一十四郡一百四十八縣而丹陽統一十九縣）

二年春正月城江夏武昌宮改四分用乾象曆自以土行代漢建寅為歲首三月魏軍盡退疆界寧息夏四月丞相孫劭大將軍陸遜率群臣上表稱天命符瑞勸王即帝位王再讓未許謂群臣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競焉（案江表記權謂將相曰往年寡人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衆以待之聞北方分兵欲以助寡人寡人內嫌其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國為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未盡今故相解耳）蜀主劉備薨於白帝王使立信都尉馮熙弔于蜀五月甘露降曲阿冬十一月蜀使鄧芝以馬二百疋錦千端來聘自是之後聘使來往為常各致方物資其厚意

三年秋九月魏大軍來寇曹丕自出廣陵臨大江兵十餘萬旌旗數百里王使諸將謀以拒守安東將軍徐盛設計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舟多張旗幟於山險而又縛草為人衣以甲冑自武昌至于京口烽煙相望諸將以為無益王然之魏文帝臨江不敢渡久之歎曰天固隔我吳魏彼有人焉便退吳將孫劭先屯於江北聞魏軍退遣將高壽率敢死士五百人夜於徑路要之魏帝驚敗遁走壽奪獲副車

羽蓋而歸冬十月晦日有蝕之四年夏五月丞相孫
劭薨謚曰肅　劭字長緒北海人身長八尺初爲北
海相孔融功曹融以爲廊廟之才漢末避亂緣過江
歸國累拜車騎長史爲吳首相封陽羨侯初劭之薨
也群臣衆望舉貴侯張昭爲丞相王曰寡人豈爲子
布所惜但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
興非所益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封醴陵侯以
尚書陳化爲太常　化字元耀汝南人少博覽衆書
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初拜郎中使魏魏
文帝因酒酣嘲化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化曰
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黃旗紫蓋運在
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
周之初基大伯在東所以文王興於西帝笑無以難
心奇其詞厚禮送還王以奉命光國遷犍爲太守染
進入遷尚書頃之拜太常兼尚書立朝正色勑子弟
廢田桑絕治產業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
以古事爲鑒不復娶王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勑宗正
以宗室女妻之固辭不受年七十上疏乞骸骨遂居
章安卒於家子燉嗣　雍字元歎吳人也少從蔡伯
喈學琴蔡甚其爲人因改名雍初以州郡表薦累遷至
尚書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家而家人不知雍爲人不
飲酒寡言語朝廷憚之自爲丞相其所選用各隨能

所任心無適莫訪人間及政職所宜密以言聞見納
則歸於主上不用終不泄言以此見重秋七月皖口
言木連理又地連震
五年大將軍陸遜奏所在無寇令諸將廣農畝王許
之稱善孤自率子弟親受田車八牛爲四耦與衆等
均其勞也夏五月魏文帝崩秋七月蒼梧鳳皇見是月
置東安郡治富春冬十一月陸遜以便宜奏施德緩
刑寬賦息調王答書之乃令有司盡寫科條使中郎
褚逢齎就遜令與諸葛瑾意所損益之衛將軍交阯太
守龍編侯士燮卒　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少好
學于漢京舉孝廉補尚書郎以公事免舉茂才除巫令
累遷交阯太守漢末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
郡擾亂燮乃表弟司徒掾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
令鮪領九真太守鮪弟武領南海太守兄弟並在列
郡雄據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鼓
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有數十人妻妾乘
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佗不足踰也燮體器寬和
謙虛下士中國人物避難多往依之每公事稍闕耽
習書傳注解左氏春秋尚書古文大義時天下亂四
方隔絕而燮不廢貢賦及王使步騭定南土率兄弟
奉承節度每使貢雜香細葛明珠大貝琉璃玳瑁翡翠
犀象奇異果無歲不至在郡四十餘年年九十

孫權以交阯懸遠乃分合浦已北為廣州拜呂岱為刺史交阯已南為交州拜戴良為刺史以陳時代燮為交阯太守良與時至合浦而燮子徽自署為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不許入王勑呂岱與良等討平之誅徽傳首武昌

六年春正月韓璫子綜以衆叛降魏

七年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以詐誘魏將曹休獻休事七條密表於王八月王自皖口使大將軍陸遜督中軍全琮朱桓為左右三邊俱進大破魏軍於夾石斬俘數萬計盡收其騾馬輜重曹休僅免冬十月王下令軍中諸將有三罪然後議之以將軍翟丹有過亡入魏故也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大司馬南昌侯呂範薨 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少為縣吏有容儀姿貌而家貧縣有富人劉氏女有美色範求之母不許女曰豈有如呂子衡長久貧耶遂與為婚後避亂仕壽春將客百餘人過江東孫策異之還任江都迎太妃還策待以親戚共陞堂飲於太妃前求還任為都督整齊其衆因進言於策曰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欲與將軍共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事不成則俱受其敗乃投偏將軍內外委任焉王統事深重之嘗與嚴畯論衡方於吳漢進領彭城太守與周瑜同破曹操於赤壁以功進平南將軍也大帝尋入守建業黃武元年遷揚州牧七年拜大司馬改封南昌侯印綬始下而薨王素服舉哀黃龍元年將下都建業自過範墓祭以太牢執酒呼曰子衡隨我言及流涕左右皆垂淚範性耽介有威儀好奢靡然勤公奉法王深委之 案江表傳權嘗謂嚴畯曰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爲先不足爲損指避袁術自歸於兄已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降爲都督劉穆整吾軍加之勤恪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趣非踈私也

建康實錄卷第一

建康實錄卷第二　　吳中

太祖下

黃武八年春正月公卿百司連上表勸王正尊號王猶謙讓冊三夏四月黃龍鳳皇見武昌夏口並言之甲午公卿再請王曰群臣百辟咸以寡人上副天心寡人敢辭甲申立壇于南郊即帝位柴燎告天禮畢法駕旋武昌宮陞太極殿大赦改元黃龍元年建黃龍大牙常在中軍令諸將進退向之詔侍中胡綜為賦其略曰乃律天時制為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中央周列日月實曰太常傑然特立六軍從之[illegible]去去　綜字緯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將母避亂江東年十四為孫策門下客好學攻文黃龍初蜀使修好帝令綜作盟文文義宛美自黃龍後詔誥冊命鄰國答書皆綜所為與是儀徐祥同典機密丁酉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廟號始祖陵曰高陵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內外文武百司皆即位行賞邊軍征防各賜勳五轉鰥寡孤獨量給穀帛百姓並免今年租賦天下賜酺五日初漢末興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闓閶門出天子閶門即吳西郭門也夫差所造帝即吳人六月蜀使衛尉卿陳震來慶踐位帝乃立壇與蜀使盟約滅魏

中分天下以幽豫青徐兗鄆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有害於吳蜀伐之有害於蜀吳伐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有渝此盟創禍先亂時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就建業死不就武昌居秋九月帝遷都於建業 案江表傳曰建安中劉備曾宿於秣陵觀山之秀勸帝居之初張紘謂帝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因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會今宜為都邑帝善之及劉備至吳劉備亦以為智者所同故劉帝往問之曰而思張紘議乃下都之又案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觀秣陵山阜曰鍾山龍盤石頭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 以陸遜為上將軍詔輔太子登留守武昌冬十月至自武昌城建業太初宮居之宮即長沙桓王故府也因以不改今在縣東北三里晉建康宮城西南今運瀆東曲折內池即太初宮西門外池吳宣明太子所創為西苑 [illegible] 初吳以建康宮地為苑其建業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十一月右長史張紘卒遺令戒子孫無為不善　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漢末避亂江東桓王初起委質於紘紘為謀主每出入諫王持重不宜輕脫建安四年奉使許昌宮時曹操為司空辟為掾侍御史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未果桓王薨而帝統事操欲紘輔帝內附拜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帝不以紘北任介意至因為長史與張昭二人為左右腹心一人從征一人居守及帝都秣陵辭還東迎家道病卒年六十一留牋勸帝修德納善

帝省書流涕久之子玄清介高行官至南郡太守

二年春正月詔立國學置都講祭酒二月使將軍衛溫諸葛直下海求亶夷二洲得夷洲數千人而還 亶洲在海中長老傳云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世相承有數萬家時有會稽東縣人行海遇風至亶洲其亶洲絕遠不可得到故但得夷洲人還也

三年夏五月建業言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生野稻詔改由拳為禾興縣冬十月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為嘉禾元年春丞相顧雍奏宜修郊廟社稷以承天意詔答未許二月皇子建昌侯慮薨 慮字子智太祖次子性聰敏才兼文武黃龍初大臣等奏宜進爵為王使出鎮任以光大業帝許之假節開府鎮軍大將軍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深見寵愛薨時年二十帝為之降損夏六月皇太子登歸自武昌留省侍以太子少傅都鄉侯是儀為侍中 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少仕郡郡相孔融謂曰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從焉後避地隨劉繇過江太祖統事徵用之專典機要性謇諤帝以為趙之周舍累官至侍中遷少傅轉皇太子鎮武昌隨還復拜侍中轉僕射為人儉讓不治產業又愛恤施宅在西明門外甚卑陋雖處尊官勞不與食帝聞之幸其宅求視蔬飯親嘗之對而歎息有所增益皆讓而不受時或進達未嘗言人之短卒時年八十一冬十月

魏遼東太守公孫淵叛魏使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來奉表稱藩請援并獻方物帝進公卿議輔吳將軍張昭及丞相顧雍等率大臣切諫淵反覆難信無嶮路遙遠願勿納之帝不信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周賀賀達校尉裴潛將兵一萬浮海應援并齎珍寶九錫備物封淵為燕王領幽青二州十七郡諸軍事二年三月漢獻帝崩率公卿舉哀三日公孫淵果反為魏魏將田預要擊破周賀裴潛等於成山而淵殺張彌許晏賀達三人分其部伍秦旦杜德等走於玄兔八月旦等自玄兔走句麗句麗王見旦德等甚敬之曰此天子遣人也乃發皂衣使二十五人送歸并表獻方物貂皮千枚鶡雞皮十具帝喜句麗大怒公孫淵將自征遼東尚書薛綜等率大臣切諫帝猶怒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古來荒服慌忽無常不可係也夫兵革者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然皆英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議之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鄰敵之闕若有遠征於此時也捨近馳遠疲於軍力願陛下少思之帝乃止冬十月詔使中書郎陳恂謝宏往拜句麗王宮為單于并賜衣服物至句麗已受魏幽州牧諷旨不受詔賜遂郊止吳使令王簿笮資帶固往與恂宏相見恂等怒乃縛資固為質使

諫句驪句驪王謝罪獻馬百疋乃釋資等令奉詔賜
物而將馬還
三年夏六月帝率六軍親征合淝別使大將軍陸遜
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張承孫韶等將兵往廣陵淮
陽魏明帝自東出拒之帝還軍九月朔日蝕有傷穀
誅不由君上之應也時典校事呂壹專威福帝任之
群臣無敢言是歲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
四年秋七月魏使以馬二百疋求易珠璣翡翠帝曰
此朕不用之物乃與交易八月雨雹又隕霜雹者陰
之脅陽隕霜小人專任之應
五年春議鑄大錢一當五百詔吏民輸銅畀直設盜
鑄之科三月武昌甘露降於禮賓殿夏旱自去冬不
雨至于五月秋七月輔吳將軍婁侯張昭薨遺令幅
巾素棺斂以時服帝素服臨弔祭以太牢謚文成侯
昭字子布彭城人好學善談論能隸書從白侯子安
受春秋衆書與趙昱王朗俱發名友善與朗共論舊
君諱事刻之陳琳善之舉茂才不應徐州刺史陶謙
以為輕己將拘之趙昱救免乃避難江南及桓王創
業為府長史一事已上並委之陞堂拜母如舊好焉
桓王臨薨以後事託昭輔帝帝即位以昭為軍師將
軍每以直諫整齊德行帝宴於武昌宮臨釣臺飲酒
大醉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飲唯醉墮臺中為

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坐車中帝使人呼還謂曰作
樂公何為怒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
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帝慚而止黃龍初與孫劭
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故事定朝儀帝即尊號拜輔吳
將軍封婁侯食邑萬戶在宅無事著春秋左氏傳
解及論語孝經注每有隣國使命昭輒折之時帝遣
張彌許晏應接公孫淵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
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返司取
笑天下帝不納昭切諫止之帝撫刀於膝上大怒曰
吳之士大夫入則拜朕出則拜卿朕之敬卿亦為至
矣而數於衆中折朕失計何也昭孰視帝面良久進
曰誠知言不見用每竭愚衷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
臣於床下遺詔顧命之耳因即涕泣橫流帝投刀於
地與昭對泣然竟遣彌晏昭忿言不見用杜門稱疾
不朝帝數召起昭稱疾篤帝恨塞其門昭於內亦自以
土封之帝後悔過親至門呼昭昭猶稱病帝燒其門
以恐之昭更閉戶帝使人滅火自責良久昭諸子共
扶昭起載而還宮昭進謝帝跪止之坐定仰而言曰
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
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
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
見得表帷幄然臣愚事國志忠畢命而已若乃變心

易處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帝謝之昭為人容皃矜嚴有威風帝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發舉邦憚之案江表傳初帝於群臣皆呼字唯呼昭曰張公張紘曰東部　初建安中吳太后臨崩以江外多虞召昭與張紘受遺託孤深委寄之而命帝以師父事昭故昭盡忠輔成王業薨時年八十一長子承少以才學知名為人壯毅忠謹甄識人物拔蔡款謝景於寒微並為國士封侯其妻諸葛恪妹也見恪歎曰敗諸葛氏者元遜也性勤於庶事篤於物類庶幾之流無不造門焉案丹陽記大長干寺道西有張子布宅在淮水南對瓦官寺門張侯橋所也橋以昭為名其長干是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里名小長干在瓦官南巷西頭出江也

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

六年春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間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虛辭相飾夏用左執法胡綜左節度顧譚議定法長吏不許奔喪詔曰遭喪不奔法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自今已後長吏不得奔喪廢職有犯者大辟行治

冬十二月赤烏群集前殿大赦改明年為赤烏元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宏奏更鑄大錢一當千以廣貨帝從之二月追拜夫人步氏為皇后后字練師臨淮淮陰人也隨母徙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夫人以美麗得幸於帝生二女魯班魯育性不嫉妬多推進故久見愛寵在後庭及帝即位數次欲立為后

青徐汝沛等軍事及帝下都建業朝見帝問其土人物詔答屯戍遠近人馬眾寡將帥姓名盡識之身長八尺儀皃都雅帝喜曰吾不見汝久不圖進益乃爾拜右將軍夏四月使衛將軍全琮征魏掠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中郎將秦晃等與魏將王陵大戰芍陂中斬獲千餘人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湘中地時零陵太守殷札上書於帝曰今天棄曹氏國內虎爭幼童蒞事取亂侮亡在於今日願陛下親自御戎舉荊揚之眾盡彊弱之數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眾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方入淮泗淩轢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師勢必分散掎角瓦解民必內應將相對向或失宜便一軍敗績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踐踏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非出兵之策也帝善之不能用　禮字德嗣雲陽人幼而聰穎過人顧劭拔於微賤之中累遷郎中與輔義中郎將張溫使蜀蜀諸葛亮見而歎曰江東菰蘆中生此奇才使還守郡卒於官五月皇太子登薨帝聞驚悼哀不自勝詔曰國喪明嫡百姓何福下有司議謚為宣明太子

太子字子高帝長子性謙讓好學既居儲位以諸葛

公卿意在太子母徐氏帝不得已依違十餘年薨追思之至是年追拜之後合葬蔣陵秋七月典校事呂壹坐姦事伏誅帝深懟亂法使中書郎袁禮以謝宜事謝四方諸大臣兼手詔一一條件而問時事損益并責不直言切諫八月麒麟見武昌

二年春正月魏明帝薨夏五月城沙羨

三年春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下州郡勅治農桑農桑時不得役事夏四月大赦諸郡縣治城郭起樓穿塹發渠以備非常冬十一月詔開倉賑給貧民

十二月使左臺侍御史郗儉監鑿城而南自秦淮北倉城名運瀆按建康宮城即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轉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為倉城晉咸和中修苑城為宮惟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三尺鳥獸死者太半三月右將軍孫韶卒　韶字公禮父河本姓俞氏吳人常隨栢王征代立功賜姓孫初邊鴻與嬀覽等殺丹陽太守孫翊河往苑陵詰鴻覽戴員員等懼罪又殺河韶年十七收河衆歸治京城樓櫓以備禦帝聞之將還吳引軍夜至城下試攻之韶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帝使人諭止明日召見深器之拜為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帝即尊號遷鎮北將軍在邊十數年善待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塲遠斥候為務故鮮有敗軍之事帝在武昌韶屯京

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張承為都尉是為四友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為賓客每侍講東宮號為多士登接師友同布衣之禮常與共帳同輿及鎮武昌游獵出入不踐良田頓息又擇空闊之地而不煩民曾乘馬出有彈丸過其側左右求之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詞對不伏從者欲捶之登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之所生母徐氏廢在吳而日夕思慕及立為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帝曰卿母何在對曰在吳中帝默然每有賜衣皆沐浴以服之立二十一年年三十三臨終上表進賢勸善并言刑省賦足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願早建置以副民望諸葛恪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腹心出可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衜有專對之才刁玄裴欽辯修虞翻志節外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堪將帥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目宮備知情素敢以陳聞帝覽之摧感初葬句容後三年移葬鍾山西將陵置園邑奉守次子英嗣封吳侯閏六月大將軍豫州牧諸葛瑾薨　瑾字子瑜瑯琊陽都人也性寬緩容貌思度于時伏其弘雅少遊學博聞有孝德漢末避難渡江弘咨薦於帝帝善之為人善譚論諫諭未嘗切諤人主粗陳指歸有未合則言他事物類相

求帝亦解悟瑾兄弟三人各事一方每使往來兄弟相見言於公庭曾無私語帝即尊位進拜大將軍豫州牧封陽都侯臨終遺令素棺殮以時服長子恪自得侯次子融以封襲威將軍統部曲鎮方外融多伎藝好會賓客在軍每休假令吏卒不遠千里造焉常訪問賓客其言能者隨其書史稱蒲弓彈犬馬分部別類與之任性融乃繼進甘果酒肉自巡牀周流𢌿省終日不倦吏士親附疆無外事 案[illegible] 秋八月陸遜城邾冬十一月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海 [illegible]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爲皇太子大赦改禾興縣爲嘉興縣二月羣臣奏請立皇后及皇子爲諸侯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有功未錄飢寒未卹猥割土壤以封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朕不取焉三月海鹽言黃龍見夏四月旱詔禁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有司又奏立皇后諸侯王八月立子霸爲魯王九月遣將軍陸凱討定朱崖儋耳郡

六年春騶虞見新都冬十一月丞相顧雍薨時年七十六是月太子太傅都鄉侯闞澤薨 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家世農夫幼好學居貧常與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了誦之亦遍究覽典籍兼通曆數察孝廉累遷吏部尚書時蜀使張奉來聘帝命公卿宴奉於座別澤姓名嘲謔澤不能對時太子少傅薛綜因行酒至奉代澤荅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國天子之都衆座歡笑奉無以對澤性謙恭小吏對問皆與抗禮人有非短口未甞言容皃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甞以賈誼過秦論進帝欲方便諷諭以明治亂十二月扶南國獻樂人是歲諸葛恪大破六安殺魏將謝景收其民而還魏司馬懿率軍入舒恪還于柴桑

七年春二月以大將軍陸遜爲丞相秋嘉禾生宛陵

八月詔曰督將士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弃父也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之車騎將軍朱然驃騎將軍步隲等各上疏言自蜀還者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舡繕治城郭又前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成都事已彰露的無所託宜為之備帝良久曰不然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以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軍昔魏入漢川此間始戒嚴亦未舉制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為疑也且人治國舟舡城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軍豈欲禦蜀人言昔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果如帝言而蜀竟無謀

八年春二月丞相江陵侯陸遜薨　遜字伯言吳人也本名議世為江東大族妻桓王女也遜年二十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尉領縣事海昌今之鹽官也時旱遜開倉賑窮百姓懷之及帝統事而遜策定山賊帝用為帳下都督時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法擾亂人民遜入乃薦式為佳吏帝曰式表卿卿何稱善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日月更毀之是亂聖聽帝以為長者後呂蒙臥疾因上表言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帝納之累遷護軍鎮西將軍代呂蒙為右部督征關羽剋公安定南郡封華亭侯持節揚州牧多所辟舉及帝定荊州上表勸帝薦拔英異以進南土人深納其言黃武初大破劉備於猇亭徵山寇敗曹休于夾休發背死遜還軍帝振旅迎勞入武昌帝授遜輔國將軍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勅左右以御蓋覆之出入殿門凡所賜與皆御物上珍當時莫比詔求中都護諸軍與諸葛瑾等征襄陽定安陸石陽及為丞相詔領揚州牧都督如故時帝寵魯王霸欲廢太子和遜上書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以副至尊不宜動搖生惡人心表三四上帝怒以重臣未即加法使人責之遜不勝憤恚而薨性忠使出言無私立朝肅如也帝常以諸子委遜教誨故建昌侯慮嘗於堂前作鬭鴨欄遜見責之即令毀除又南陽謝景說劉廙之談講以先刑後禮遜引大義訶之曰禮長於刑久矣何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若此之論不須講也左右失色為人素儉知足時年六十三死之日家無餘財夏五月震宮門及南津大橋茶陵縣洪水溢出漂損二百餘家秋七月帝游後苑觀公卿射征西將軍馬茂符節朱真牙門將朱志與難都督虞欽等謀逆欲劫公卿襲帝事覺夷三族八月大赦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屯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舡艦號破崗瀆上下一十四埭通會市作邸閣仍於方山南截

淮立埭號曰方山埭今在縣東南七十里（注：[illegible]東南二十五里[illegible]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illegible]）

九年夏四月甘露降武昌宮秋九月以驃騎大將軍步騭為丞相車騎大將軍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時用大錢物貴百姓不便詔除大錢聚物價使收其錢鎔為器

十年春適南宮（注：案輿地志南宮太子宮也[illegible]在縣城一里半晉時太子宮在南[illegible]）改為太初宮詔移武昌材瓦有司奏武昌宮作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請別更置帝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妨損農業且建康宮乃朕從京來作府舍耳材柱率細年月久遠常恐朽壞今武昌材木自在且用繕之冬十月大赦死罪是歲胡人康僧會入境置經行所朝夕禮念有司以聞帝曰昔漢明帝感夢金人使往西方求之得摩騰竺法蘭來中國立經行教今無乃是其遺類乎因引見僧會其言佛教滅度已久唯有舍利可以求請遂於大內立壇結靜三七日得之帝崇佛道以江東初有佛法遂於壇所立建初寺帝初好道術有事仙者葛玄字孝先與遊處或止石頭四望山所或遊於列洲時忽遇風玄淪

傾溺帝悲怨久之翌見玄曳履從江上行來衣不濡而有酒色玄性好酒常飲醉臥門前陂水中竟日醒乃止帝重之為方山立洞玄觀後玄白日昇天今方山猶有玄葛煉藥鑪及槃臼在（注：[illegible]）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三月太初宮成周迴五百丈正殿曰神龍南面開五門正中曰公車門東門曰昇賢門左掖門西曰明陽門右掖門正東曰蒼龍門正西曰白虎門正北曰玄武門起臨海等殿夏四月雨雹此有德遇險誅伐過深之應也（注：[illegible]）五月鄱陽言白虎仁帝曰符瑞之應表德也朕[illegible]臻於敬古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勉修所職以匡不逮宜各勵精思朕過失秋丞相冀州牧番禺侯步騭薨騭字子山臨淮人性寬雅深沉能降志辱身研博道藝靡不貫覽漢末渡江單身窮困與廣陵人衛旌種瓜自給晝則耕斵以勤四體夜則端坐讀誦經書（注：[illegible]）帝初統事召騭為主簿與諸葛瑾嚴畯等並著英聲於吳中累遷位持節征南中郎將交州刺史徵為驃騎將軍領冀

州牧時皇太子登在武昌與隱書問遠近士君子先
後之宜具條答子時建業人物在荊州界者諸葛瑾
陸遜朱然程秉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
幹等一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聞人君不
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是以舜命九賢而天下
治齊桓用管仲則國治漢祖攬三傑以興帝業西楚
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當朝淮南寢謀郅都守塞匈
奴竄迹且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
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有僭逆之醜
誠攬英拔俊任賢之時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
幸甚 騭代陸遜爲丞相封侯督西陵事在府舍誨育
門人手不釋卷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喜怒不形於色
寬弘得衆內外肅然帝深重之前後所薦達屈滯救
患難書數十上并條疏時事帝並採用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 然字義封本姓
施氏丹陽人安國將軍朱治姊子也治初未有子啓
桓王養爲嗣時年十三桓王許焉命召以羊酒賀之
嘗與同學結好及帝統事年十九初爲餘姚長建安
二十四年從討關羽立功遷昭武將軍假節代呂蒙
鎮江陵與陸遜破劉備斷後道拜征北將軍封永安
侯魏將夏侯尚曹真等圍江陵內外斷絕真等鑿地
道立樓櫓起土山日夕臨城上弓弩雨射城中將士

皆失色然神用自若意氣方厲率吏卒伺間出攻破
賊兩屯攻圍凡一百八十日而撤還威振敵國改封
當陽侯拜左大司馬右軍師寢疾二年帝日夜不安
醫藥相望於道卒時年六十八帝素服舉哀子績嗣
夏四月雨烏鵲墜於東觀丙寅詔驃騎將軍朱據
領丞相燎鵲以祭此羽蟲之孽又黑祥視不明聽不
聰之罰也東觀典校之府寔天意焉六月戊戌寶鼎
出臨平湖秋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冬右大司馬
全琮卒 琮字子璜吳郡錢塘人父柔舉孝廉累遷
尚書郎桂陽太守嘗使琮將米數千石往吳中有所
市易屬吳中亂荒琮皆散用空舡還柔大怒琮頓首
曰愚以所市非急當今士大夫有倒懸之患故便賑
贍不及啓報柔深奇之自是北州人士避地多南依
琮居者百數琮傾家給濟之遂名顯遠近建安二十
四年劉備東出琮上疏請討關羽帝與呂蒙陰議征
之乃擒羽會公安置酒以琮爲偏將軍封當陽亭侯
尋與呂範破魏軍洞口遷綏南將軍改封錢塘侯帝
以吳地險於留春東安郡使琮爲太守琮到官明賞
罰招誘降附得萬餘人徵還尚魯班公主進衛將軍
領徐州牧左護軍自爲將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
及作督養威持重御軍任計不營小利初帝欲使太
子登出征大臣不敢言琮上疏諫之爲人恭順善餘

承顔納規言詞未嘗忤旨每進諫爭輒納受宗族貴
賜家累千金然尚謙虛接士貌無驕色臨終上言曰諫
帝不征朱崖夷州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兵
多疾病必無所獲萬一之利卒時年五十二帝流涕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夜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
二星而東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洪水
溢説曰山陽君也陰百姓也戒君道崩壞百姓將失
其所亡亂嗣之應也時宮掖不穆魯王霸權傾太子
大將軍陸遜太子太傅吾粲等極諫帝不納 粲字孔
休吳郡烏程人也生數歲孫城姬見之謂其母曰此
兒卿相骨也少孤賤爲縣小吏縣令孫河奇之及河
爲將軍表粲爲曲阿丞治有聲丞相孫劭知之舉爲
主簿累拜會稽太守徵入爲太傅粲性忠亮抗直見
魯王太盛上表切諫嫡庶不分非有國之宜魯王怨
因譖於帝帝怒收粲下獄死嗚呼以正喪身悲夫冬
十月全公主譖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數譖太子
帝乃幽閉和於省內驃騎將軍丞相朱據進曰臣聞
太子國之本根立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
一朝之慮帝愁不受諫固執廢之據擁太子拒諫篤
死不退大臣泥首專拜而尚書屈晃復進諫曰太子
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不宜搖動太子以生眾
心願陛下少垂聖恩老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因叩

頭流血詞氣不撓帝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勑晃及
等曰無事何怱怱遂斥還鄉里無難督陳正五營
督陳象等見帝廢太子乃進諫云昔晉獻公殺申生
奚齊晉國擾亂三代不止帝大怒象等乃並族據
爲重郡丞中書令孫弘素惡據故直譖以偽詔賜死
竟廢太子和爲庶人遷於故鄣賜魯王霸死大臣坐誅
者十餘人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吾粲督力絕
人喜論難才兼文武累遷建義校尉黃龍初帝將都
建業召人尚主拜駙馬都尉遷左將軍封雲陽侯領
丞相年五十七見殺十一月立子亮爲皇太子是月
遣使二萬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十二月有神人授
書告改年立后帝大赦改明年爲太元元年臨海羅
陽縣又有神自稱王表周旋人間言語飲食與人無
異而不見其形有一婢名紡績常隨侍帝聞之使中
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往迎之神至建
業勑於蒼龍門外立第宅所經山川之神輒使與神
相聞言吉凶水旱往往有驗帝之納邪拒諫近之矣
五月立皇后潘氏八月朔大風江海溢平地水一丈
右將軍呂據取大船以備宮內帝聞之喜是月風拔
高樹三千餘株石碑磋動吳城兩門瓦飛落華覈以
爲徭繁賦重區務不容之劾也因縣奏之帝曾不省
冬十一月幸曲阿祭高陵大赦還風疾驛徵大將軍

恪為太傅詔省徭役
二年春正月帝卧疾悟和無罪欲徵還孫弘等固諫
事不再乃上封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
昌子休為琅琊王居虎林八月大赦天下改元神鳳
元年皇后潘氏暴崩於內宮　后諱淑會稽句章人
后自織室召入得幸常說夢有似龍頭授己者已以
蔽膝受之遂生少帝性陰妬善容媚自始及卒譖害
無已既病宮人侍疾不堪勞苦伺其昏卧共縊殺之
言中惡尋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三月帝疾甚使有
司使詔問神人王表[illegible]表去國之期表[illegible]之於人
國之將亡聽之於神[illegible]夏四月乙未帝崩于內殿遺詔
太子太傅諸葛恪與太常滕胤衛將軍孫峻孫信等輔太
子是秋七月葬蔣陵今縣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
案帝四十即吳王位七年四十七即帝位二十四年
年七十一崩群臣上謚為大皇帝廟曰太祖　帝屈
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畧克跨江表成鼎
峙之業然多嫌忌果於殺戮末年滋甚信用讒說竟
廢嫡嗣初桓王定江東遂修貢於漢漢使劉琬加錫
命琬至江東見桓王諸兄弟顧謂人曰孫氏諸子皆
俊傑然壽並不長唯中子孝廉權當有大貴之相骨
體非人臣也壽又最長君試記之後果成帝業何其
知之明也

建康實錄卷第二

建康實錄卷第三　　吳中下

廢帝亮　景帝休

廢帝亮字子明大帝少子母潘皇后赤烏七年生於
內殿十三年年七歲冬十一月立為皇太子神鳳元
年夏四月乙未大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太傅
諸葛恪輔政大常滕胤副焉進群臣爵賞有差秋九月
桃李花開此舒緩之應也初大帝黃龍二年築東興
堤以遏湖水後征淮南敗由是廢至此冬十月諸葛
恪率諸軍會於東興作大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
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歸十二月丙申大
魏帝[illegible]恥吳入寇築城乃遣大將胡遵諸葛誕等
率衆七萬來攻欲壞堤遏恪興衆四萬往救之遵等勒
諸軍為浮橋度陣於堤上分攻兩城城所在高峻不
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等為前部恪
冒雪之時天寒雪魏軍會飲見贊兵等少猶不持戈
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堤大笑不即嚴兵贊等得上
便鼓譟亂斬魏軍驚亂散走爭渡浮橋橋壞自投於
水更相蹈藉沒死者數萬擒故叛將韓綜斬之走諸
葛誕獲車馬驢騾各數千器械資糧山積振旅而歸
加恪都督中外諸軍事荊揚二州牧丞相陽都侯恪
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是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
建興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立皇后全尚女[illegible]

魯班所生班譖廢太子和而勸太祖立亮以女為妃
及即位立為后　尚字子真吳郡錢塘人以后父故
累遷右衛將軍錄尚書事封永平侯時全氏為侯者
五人並典兵馬其為侍郎都尉左右宿衛甚衆自吳
興已來外戚之盛莫過也三月諸葛恪伐魏使司馬
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兵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
為時時至亦不可失今敵國政在私門上下猜隔兵
挫於外民怨於內今若大舉伐之吳攻其東蜀入其
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輕虛
之敵破之必矣維然之恪遂大舉郡邑二十萬衆渡
江圍魏新城久不拔民疲士卒多流亡乃引軍還住
江濱欲起屯潯陽朝廷數詔徵還使者相屬秋八月
恪至京師陳兵入府召中書令孫嘿責之曰卿何敢
妄數作詔嘿懼因病還家恪愈作威嚴多所罪責小
大呼怨九月又治兵向青徐左右切諫東旅不宜數
動恪不受諫冬十月大饗公卿因會乃殺恪於殿內
以葦席裹屍篾束其腰投於石子崗時年五十一先
是吳謠曰諸葛恪何弱弱蘆葦單衣篾鉤絡何處求成
子閣成子閣反語石子崗也謠言果驗　恪字元遜
瑾之長子有才名少㸓眉折頞大口高聲發藻岐嶷
辯論機捷應答無方時人莫與為對太祖奇之謂瑾
曰藍田出玉真不虛也自中庶子為太子賓友左輔

都尉嘗從太祖會群臣歡甚以恪父面長似驢取驢
署曰諸葛瑾示恪恪借太祖筆書之驢二字太祖大
笑以驢賜恪他日又從容問曰卿父與叔父孰賢曰
臣父為優帝問何故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是以
為優初置節度典軍糧特令恪代徐祥領之尋為撫
越將軍丹陽太守父瑾聞之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
蜂至鳥竄難以羈絆恪陳必安之計時年三十二拜
武騎威儀鼓吹道引到府移書丹陽吳郡會稽新都
鄱陽等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疆立部伍其從化人
悉令屯居而使諸將羅兵幽阻[illegible]交鋒候禾稼熟
則縱兵芟刈使[illegible]田不收在山之
民飢困自出[illegible]之山越
大治人皆安[illegible]初吳陸遜不
和常善與遜[illegible]荊州牧假節鎮武昌
太元末受顧命帝即位獨擅內外事百官總己以聽
於恪恪始為政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崇
恩澤遠近懽悅每一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面既而
北伐衆殆人勞侍中武衛將軍孫峻等因人不堪害
與帝謀誅之其夜恪精爽不安及明盥漱聞水及衣
裳血腥將升車犬又頻頻引其衣恪還坐曰犬不欲
吾行乎少間又出犬復嘀衣牽之恪乃逐犬登車至
宮門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恪以謂滕胤曰

孫峻小子何能為也遂入坐定酒數行峻起如廁解長衣持刀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出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傷左手峻應手斫斷右臂武衛皆拔刃欲上殿峻告曰所殺唯恪一人今已死悉令復刃使收其家家人不知恪侍婢忽然於中堂脚自離地頂上拄屋梁作聲云公為孫峻所殺內外驚擾中子長水校尉竦與弟步兵校尉建載母逃渡江竦至白都峻遣將軍劉承追斬竦又逐建於江西數里夷三族大赦天下以峻為丞相大將軍封富春侯初恪出征南時有孝子著縗絰入閤中侍者白恪恪詰問之孝子曰[illegible]所入中外守備亦不見之及出行後廳棟中折[illegible]自新城往東興白虹見其舟又遶其車果是遇害[illegible]十一月有五大鳥見于春申改明年為五鳳元年春正月以大將軍左司馬李衡為丹陽太守自蕪湖又徙治宛陵秋九月魏相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十二月星孛于牛斗交阯稗草化為稻此草妖也昔三苗亡而五穀變

二年春正月驃騎將軍呂據襲壽春魏將文欽降淮南餘衆數萬來奔秋七月孫儀林恂等謀殺大將軍峻事覺伏誅陽羨黑山石自立曰當有庶人為帝之祥（案京房易傳曰石自立於山則同姓平地則異姓干寶以為孫皓承廢得立故大石休見立之應）大旱使衛尉馮朝城廣陵以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

三年春正月新作太廟還太祖神主大赦改太平元年二月用魏將文欽計大舉兵伐魏八月遣欽為先鋒以呂據朱異劉纂唐咨等自江都引衆軍入淮泗以繼之諸軍將發孫峻餞於石頭因入呂據營見軍御整齊惡之乃稱心痛而歸遂夢諸葛恪擊之因病甚表弟偏將軍綝輔政九月丁亥峻薨　峻字子遠武皇帝弟靜之曾孫父恭位散騎常侍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累遷侍中武衛將軍受遺與諸葛恪輔少帝既誅恪督中外諸軍事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封胤為高密侯峻性驕矜多所刑殺姦亂宮室與公主魯班私通而因孫儀[illegible]時年三十八戊子以孫綝為侍中輔政己亥太白犯南斗呂據等至江北聞綝代峻大怒乃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綝不聽癸卯以胤為大司馬據乃密使使與滕胤謀自廣陵引軍還討孫綝與胤會蒼龍門是夜風急據不至綝使華容勒兵攻胤殺之　胤字承嗣父胄能屬文太祖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早卒錄其功封胤為都亭侯胤為人膩行有威儀容止可觀每正朔朝會大臣見之皆敬重之年三十起家中郎累遷丹陽太守尋轉會稽太守每斷獄訟察言觀色務盡人情理有窮厄悲苦之言對之流涕太元末與諸葛恪受遺

輔少主恪每出征綝常居守統留後事亂白日掖客
夜省文書連夜不止孫峻輔政封高密侯至是遇害
己酉遣將軍施寬劉承等將兵迎呂據左右皆勸據
入魏據曰恥為叛臣遂殺於新州夷三族　據字世
議大司馬範次子冬十一月綝為大將軍封永寧侯
十二月帝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正月乙卯詔分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
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是四
月帝始臨正殿大赦境內親政事時孫綝有所表奏多見
難問之又選子弟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人以大將
軍子弟有勇者為之將帥詔曰朕立此軍欲與之俱長
日於苑中習焉自後常出中書省視先帝故事問左
右曰先帝數有特詔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耶左
右懼無以答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保壽春
叛魏使將軍朱成詣闕上表稱臣兼子靚與長史吳
綱及諸牙門子弟為質請援秋七月詔使大都督朱
異將軍唐咨丁奉全端等將甲五萬援壽春大將軍孫
綝自率衆繼之為魏將司馬昭所破將軍全端錢塘
侯全懌等與諸將宗親十餘人皆降於魏九月綝自
淮南歸還軍甲中救淮南戰死者加爵賞為舉哀
三年秋七月封齊王奮為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
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帝以綝專恣白因嫌忌之　九

月召黃門侍郎全紀密令與父太常全尚將軍劉承
謀誅綝全紀母公主從姊也其夜知謀以告綝綝懼
戊午夜以兵襲宮取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
綝將發帝乃召公卿大臣會宮門議曰少帝長病昏
亂不可以當大位使光祿勳孟宗告宗廟廢之以狀
赴近遠尚書桓彝正色不肯署名綝怒殺彝　彝字
公長臨湘人也魏尚書令階之弟也累遷尚書以正
直見殺（案吳志言會平吳辟登入宮朝詔曰咸帝問吳之名目答曰相彝有忠貞之節）庚申使中郎李崇奪
帝璽綬為會稽王帝九歲即位立七年遣將軍孫耽
送帝之國徙全尚家於零陵遷公主魯班於豫章帝
年十六永安二年見殺崩于候官道上晉太康中吳
故少府丹陽戴顯上表迎帝歸葬賴鄉　帝幼而
聰悟有成人之鑒年七歲為皇太子見傅相具師資
之禮大臣重之及即位政雖非己出而口不戲言諸
葛恪之誅也衛將軍孫峻收恪帝大言曰非我所為
及孫綝秉政有奏多所問難綝懼稱疾不朝又嘗暑
月遊西苑方食青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黃門先恨
藏吏乃取鼠矢投蜜中言藏吏不謹帝即呼吏吏持
蜜瓶入帝問曰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非
有恨於爾耶吏叩頭曰彼嘗從臣求宮席席有數臣
不與帝曰必此也黃門不伏侍中刁玄張邠請收黃
門藏吏付獄帝曰易知耳令破鼠矢矢中猶燥帝

大笑謂玄那曰若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乃燥其黃
門所爲也黃門懼即自首伏法左右莫不驚竦矣

景皇帝

景皇帝休字子烈母王夫人年十七太元二年封爲
瑯琊王居虎林廢帝即位大將軍諸葛恪不欲令諸
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帝於丹陽郡郡守李衡數以
事侵帝帝上書求他郡詔徙於會稽嘗夢乘龍上天
顧不見後心異之太平三年九月戊午孫綝廢少帝
而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往會稽迎帝帝初不信
楷等具啓本意帝遂行未至而孫綝悔欲入宮將圖
不軌召百官會議於相府皆惶懼失色帝侍庾泥進
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權上安宗
廟下惠兆民小大踴躍以爲伊霍復見迎王未至而
欲入宮如是則群下搖動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
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悅冬十月帝至曲阿有老翁干
帝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大王速行帝善之即日
進布塞亭武衛將軍孫恩行丞相事率百官以乘輿法
駕迎於永昌亭立行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座己卯
帝至望便殿止群臣三請再拜陛殿辭不即座戶曹
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綬帝三讓群臣三請
帝曰諸侯將相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命乃受璽綬
即帝位百官以次奉引帝就乘輿群臣陪位孫綝迎
於土山之半野拜于道左帝下車答拜即日入宮御
正殿大赦改元爲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以綝爲
丞相大將軍荊州牧食五縣以弟恩爲御史大夫衛
將弟闓皆封侯餘功臣行賞有差綝乃詣闕上書乞
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帝不許丹陽太守李衡以前
嫌自拘有司表列罪失帝曰夫射鈎斬袪在君爲君
乃使還郡封威遠將軍領丹陽太守　衡字叔平襄
陽兵家子漢末入吳爲武昌渡長聞羊衜有知人之
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郎才也時校事郎呂
壹操弄權柄大臣畏之莫有敢言者衡曰此非李衡
無以因壹遂共薦爲郎太祖引見喜之衡乃口陳呂
壹姦短數千言太祖有媿色後數月壹伏誅衡大
見顯用累遷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誅求爲丹陽太守時
帝爲瑯琊王在郡人家法故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
常諫不可衡不從乘而帝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
言至此今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人先帝賞拔
過重既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北歸何
面目見士大夫乎且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
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可自囚詣獄表陳
前失請罪如此必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
其言衡欲爲子孫治業妻輒不聽曰財聚則禍生衡
遂不言後密使人於江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子

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每惡吾治家故窮如此然吾州
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壹疋當足用耳
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每欲
積財吾常以爲患不許七八年來失十戶客不言所
之當是汝父有此故也恒見汝父稱太史公言江陵
千樹橘亦可比封侯吾荅云人患無德不患不富貴
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今無乃是耶子訪得
之（案吳志吳末李衡甘橘成歲得絹十匹家道殷足至晉咸康中宅上猶有故枯橘樹存焉）己丑封故太子和
子晧爲烏程侯弟德爲錢塘侯弟謙爲永安侯庚寅
群臣奏請立后及太子帝讓不受十一月甲午風
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時孫綝既擅廢立權傾人主一
門五侯並典禁兵有所陳述帝敬而不違曰吳朝未
之有也壬子詔吏家爲役有三人五人者並免父兄
一人永昌亭陪位者加爵一級十二月綝日益横逆
持牛酒進奉於帝帝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怨
言曰初廢少主人多勸吾自取之吾以帝賢故迎之
帝非吾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
耳布以言聞於帝帝銜之恐即有變數加賞賜有
告綝反者帝付綝綝殺之而心愈懼因孟宗求出武
昌帝許之詔給武庫精甲萬人右軍將軍魏邈言於
帝曰綝不可使居外居外必生變帝不荅丙寅武衛
將軍施朔等密表言綝反狀已露帝省表與左將軍

張布都鄉侯丁奉密謀因戊辰臘會使公卿執綝將
入疑内有變表辭疾帝使強起之綝不得已令外整
兵於府待吾入後起火因是可得速出及赴會百寮
陛殿而府中火起綝遂求出看火帝止之曰外兵自
多豈勞丞相綝起離席帝曰丁奉張布等命左右縛
綝綝叩頭求從交州帝怒曰何不徙滕胤呂據叱送斬
之其同謀者皆赦放杖者五千人追殺綝弟幹闓於
中江發孫峻塚而剖其棺斲其屍收其印綬大赦天
下一切亡官還從皆放還詔諸葛恪滕胤呂據等並
無罪見害並宜改葬并追贈其家復其田宅群臣有乞
爲恪立碑以銘勳德博士盛冲以爲不合帝曰盛夏
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
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沖議爲是遂寢之帝恥與
綝等同族勅除屬籍曰故峻故綝云　綝字子通與
峻同祖卽武烈帝弟靖之玄孫曷之後也曷生二子
恭綽恭生峻綽生綝綝輔少主奏事多見推詰懼不
自安反敎諸葛誕歸使稱疾不朝築室朱雀橋南分
遣諸弟入宿衛欲樹黨與自固少主嫌之因推
孫峻殺朱主事將欲誅綝綝乃廢少主迎帝遂乃肆
意侮慢人神燒大船及伍胥廟毀壞浮圖塔寺斬道
人是月詔初置五經博士一人助教一人
二年春正月諸葛恪故吏臨淮臧均上表論諸葛恪

三世有大功請收其屍改葬帝許之二月備九卿官下詔勸農桑進用忠賢以紀亮為尚書令亮子陸為中書令每朝列坐帝以雲母屏風隔之

三年春使五官中郎將薛珝聘蜀求馬還帝問蜀政得失珝對曰蜀主暗而不知其過目下容身以求免罪入朝不聞正言經野民皆菜色目聞燕雀處堂母子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至是其謂乎帝聞之慄然二月西陵言赤烏見秋使都尉嚴密作浦里塘開丹陽湖田衛將軍濮陽興率兵會成之時會稽妖言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司以聞帝詔黜亮為候官侯使之國道上一令鴆殺之分會稽南部為建安郡是年得大鼎於建德縣告大廟作寶鼎歌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溢滿是月魏相國司馬昭殺其君髦八月使周奕石偉行風俗察將吏問民勞苦為黜陟之詔九月白龍見布山吳人陳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而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黃龍見始興八月壬午大風震雷甲午有司奏請立皇后帝乃尊所生王夫人諡為敬懷皇后改葬敬陵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𩅦為皇太子大赦詔自立四子𩅦𩃎䢇等名字欲令後世易避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丁密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

宗字子恭江夏人性至孝幼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人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客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氣類相接宗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將相器也故長為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還夜雨屋漏因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當泣也據後稍知之除鹽池司馬能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使送還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母非避嫌也尋遷吳縣令時不得將家之官宗在官每得新物未寄母不先食之及母亡時禁長吏不得奔喪宗犯禁奔喪既而詣武昌請拘大將軍陸遜表陳其行請於帝帝赦其罪母性嗜筍冬節將至宗乃入竹林泣筍為之生以供祭後累遷位至光祿勳御史大夫後主即位宗避後主諱改名仁以張布為中軍督李葛攜於布妻軍國於濮陽興詔中書郎領博士韋昭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而帝悅意典籍唯春夏二時出射雉斬足慶耳是年遣察戰往交阯調孔雀大豬（察戰吳時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在）

（今鄴城南二里有東孝門或云韋昭拒孫皓於此故名之孝巷也）詔召祭酒韋昭博士盛沖二人入侍講論時張布既典宮省知二人切直恐發陰失諫不許布讓之布等叩頭謝而罷竟不入

六年春長沙言青龍見慈湖言白鸛見豫章言赤雀見秋七月魏使鄧艾鍾會伐蜀九月蜀以魏見伐來

告詔大將軍丁奉督征西將軍留平將軍丁封施績
等諸軍分向壽陽南郡沔中救蜀帝召群臣於前殿
議曰司馬氏得政已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
未服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
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剋勝所以危亡者
不憂其本況彼之爭地乎軍師將軍張悌對曰以臣
愚料則不然曹操雖功蓋天下威震四海崇詐杖術
征伐無已民畏其威不懷其德丕叡承之繼以躁虐
內興宮室外拒雄豪東西馳騁無歲獲安彼之失人
爲日且久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
苛而示平惠爲之謀主以救其疾民歸之亦已久矣
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而四方不動摧
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
智勇兼人孰能如此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臣伏矣
奸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
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筭亦勝
因危而伐殆其必剋乎若不剋不過無功終無奔北
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劒利而秦昭懼
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左右皆嗤
之而未信冬十月大將軍陸抗上表言成都不守蜀
主劉禪降帝聞深憶張悌之言不樂詔丁奉等還軍
癸未災石頭小城西南一百八十丈是月詔分武陵
爲天門郡
七年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
郎劉川發廬江兵討之復分交州置廣州八月癸未
帝遇疾口不能言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太子霬
出拜丞相帝把興臂指霬託之丙戌帝崩于內殿十
二月葬定陵年二十四即位在位七年年三十一諡
曰景皇帝

建康實錄卷第三

後主

後主諱皓字元宗大帝孫廢太子和之長子一名彭祖字皓宗景帝永安元年封烏程侯七年八月景帝崩時蜀新亡而交阯數叛國內震懼議立長君而左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儔又加之好學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與張布遂言於朱太后欲以後主為嗣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殞宗廟有賴則可矣遂定議迎後主庚寅即皇帝位改元元興元年以濮陽興為侍中丞相領荊州牧上大將軍施績為左大司馬丁奉為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各增班秩秋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稱安定宮追謚父和為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祖母王氏為大懿皇后母何氏為文皇后立夫人滕氏為皇后　后諱芳蘭太常滕胤族女父牧五官中郎將帝為烏程侯時納為妃及此拜后封高密侯後寵衰何太后保護常供養昇平宮天紀四年隨帝北遷死於洛陽冬十月封景帝子𩅦為豫章王次子𩃙為汝南王次子壾為梁王次子䆁為陳王以禮葬魯育公主　主字小虎大帝次女步后所生適朱據初全主譖王夫人并廢太子和欲立魯王霸為嗣朱主不聽全主恨少及少帝即位孫儀謀殺孫峻事覺伏誅全主因譖朱主埋於石子岡　[illegible]後主初即位儉素或優詔恤民開倉振窮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愛殺小大失人望丞相濮陽興侍中張布等竊悔立之尚書萬彧聞之而譖於帝帝潛怨使收興布等下獄十一月詔徙興交州布廣州並追道殺之夷三族　興字子元陳留人父逸漢末避亂江東興少有名理大祖時為上虞令遷尚書左曹五官中郎將侍御史[illegible]琅邪王之在郡興[illegible]會稽太守及即位徵為太常衛將軍封外黃侯時興建[illegible]丹陽湖田作浦里塘公卿議不定興以為便就之遷丞相與中軍督張布為表裏布小女時為美人及布誅後帝從容問美人曰父何在美人答曰為賊所殺帝怒又殺美人後思之問左右左右答美人有姊適衛尉馮朝子純即布長女也後主奪之入宮拜為左夫人寵寵廢朝事十二月司馬昭為魏相國遣使徐紹齎書來陳帝[illegible]利害

元興二年春正月分吳郡丹陽等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二月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

報魏書兩頭言白不着姓司馬昭銜之陟之奉使也
入境問諱入國問俗至魏魏將王布示之馬射而問
陟曰吳之君子亦能此否陟答曰此軍人騎卒之肄
業也非士君子之所宜爲也布大慙陟等旣至魏司
馬昭問來時吳王如何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
昭饗陟百寮畢會問陟曰彼戍備幾何答曰自西陵
至江都五千七百里昭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答曰
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
八尺之軀靡不受患至於防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
之厚禮而遣之夏四月甘露降將陵五月大赦改甘露
元年秋七月逼殺景皇后朱氏於苑中小屋治喪內
外知其非疾皆痛之又遷其四子於吳道追殺大者
二人后太祖夫人何氏生父據赤烏末太祖納爲
瑯琊妃
九月西陵督步闡上表請從都武
昌後主納之遣兩將軍陸凱見楊土百姓泝流供給
爲患又時政多謬黎元窮匱乃進表諫帝言武昌土
地危險境埆非王都安國養民故先帝嬿之遷都於
此且童謠初有言云寧歸建業死不就武昌居今陛
下動不遵先帝之法而復若
即日大駕將發留御史大夫

建業冬十月使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於魏
弔祭司馬文王後主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卿有出
境之才故相屈行儼對曰皇皇者華自蒙其榮懼無
古人延譽之實謹厲鋒鍔思不辱命旣至晉賈充裴
秀皆不能屈羊祜等與結縞帶之好十一月後主至
武昌大赦分零陵南部爲始安郡分桂陽南部爲始
興郡十二月晉受魏禪
甘露二年春正月張儼丁忠等使晉還儼道遇病卒
而忠獨歸言北方無戰備且弋陽可襲而取後主大
悅信之因置酒會公卿大飲令左右相嘲爲樂常侍
王蕃嘲尚書萬彧曰魚躍於泉出水吹沫何則物有
本性不可矯飾彧答曰出自溪谷羊質虎皮或答曰
唐虞之朝無謗譽之言在文之側無以爲褒之乘由是
銜之蕃旣沉醉後主與出乃請還蕃爲人有威儀行
動自若後主不悅時萬彧陳聲素顏爭毀之後主
大怒呼左右收殺之下斬之太常滕牧征西劉平等苦
請不得 蕃字永元廬江人博學多聞自尚書郎去
官歸後主即位與賀劭入爲常侍性切直數朝
塞口謂陸凱重之時年三十九
二月後主旣待丁忠
定議欲北伐右司馬丁奉言忠不可信師出必無功
後主大怒不納大將軍陸凱等固諫不可乃止於是

自絶於晉秋八月因得大鼎改元爲寶鼎元年大赦以鎭西將軍陸凱爲大丞相常侍萬彧爲右丞相冬十月以永安山賊施但等反劫後主弟永安侯謙爲主出烏程取故太子和陵上鼓吹曲蓋北入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等逆討於九里汀之牛屯獲謙耽殺之 謙字公遜太祖孫故太子和次子景帝封永安侯

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當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後主之武昌仍使發掘荊州界大臣名家斲其山崗而但等東反後主自以爲得計但平後乃使百餘精甲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號曰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之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陽爲吳興郡以零陵南部爲邵陵郡 十一月將欲還建業左丞相大將軍陸凱諫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已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暗於奸雄君惠閉於群孽無災而民命盡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僞俗臣竊爲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遷徙傾動搔擾百姓民吏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後主大怒後凱前後諫表使近臣趙欽以口詔報凱曰卿往表言朕不遵先帝有何不平君諫非也但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耗可不得徙乎凱因重上疏言後主不遵先帝二十事 臣竊見陛下親政已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奸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盛意驅馳六軍流離縱陛下一身安素百姓愁苦何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尹斯前代之明効今日之師表也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鎭大吳之龍逢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百姓悲嘆咸以吳國夫差復存以先帝親賢陛下反委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慨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取而埋之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由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宮無曠積之女今

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寡夫女吟於內風雨逆度
正〻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
失陛下臨祚已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
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樸素服不
純麗宮無高臺物無雕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
陛下徵調州郡竭其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
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步張內近胡綜薛綜是
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
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所棄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
八也先帝每宴群臣抑損醇醴臣下終日無失慢之色
百寮無畏得盡所陳而陛下拘以瞻視之敬懼以不盡
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
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
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
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
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
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
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時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
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
今則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唯空 是不
遵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
之三者朕存之於心今則農桑並廢是不遵十三也

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
受罰不妄今則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
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
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眾役廩賜不贍是
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明
則士民散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
先帝十六也今所在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
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之亂實由
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之
吏民之仇讎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
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
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位然後考績黜陟今蒞政
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故紛紜道路傷財害民
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
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
不遵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
之罪願陛下留意焉後主大怒以為其重臣難以法繩
忍之十二月還自武昌留衛將軍滕牧鎮武昌
二年夏六月起新宮於太初之東制度尤廣二千石已
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地大開苑囿起土
山作樓觀加飾珠玉制以奇石左彎崎右臨硎又開
城北渠引後湖水激流入宮內迴繞堂殿窮極 巧

功費萬倍案輿地志大[illegible]城北[illegible]在[illegible]後主所引湖水不可[illegible]前本當在大中[illegible]吳[illegible]以東[illegible]相[illegible]闕[illegible]出[illegible]名左[illegible]伊仙靈之日高開有[illegible]門方[illegible]古[illegible]青虎[illegible]七里[illegible]陽路[illegible][illegible]長[illegible]鄉[illegible]城記吳時自宮門南出夾苑路至朱雀門七八里南[illegible]今在[illegible]水南[illegible]家[illegible]四[illegible]來緣江築長堤謂之[illegible]在[illegible]今秦淮口[illegible]立[illegible]石頭南上十里至[illegible]南[illegible]南上十里至新亭[illegible]南上二十里[illegible]南上二十里至板橋板橋上三十里至列洲洲有小河可止商旅以避烈風故名列洲又洲上有小山芳如栗[illegible]吳時[illegible]洲一百二十步長千巳注解在前卷 時大將軍陸凱徐陵亭侯華覈上書諫曰敵國彊大西蜀傾覆深可為憂冝以為安撫修德在急而功作無益於時後主不納覈為東觀令領右國史累[illegible]表後主使人謂曰東觀儒林之府非名學碩儒無以任其職以卿研精墳典與[illegible]張揚[illegible]故[illegible]何乃謙光而自菲薄秋七月使大匠御薛珝營寢堂號曰清廟[illegible]十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寮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引見仁等親拜送於庭十二月仁奉[illegible]法駕至後主遣中使日夜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言見文帝被服顏色如平生後主悲泣悉詔公卿詣闕賜各有差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後主於金城門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關翌日拜廟薦祭歔欷悲感比至七日三祭倡伎晝夜娛樂有司奏夫祭不欲數數則瀆宜以禮斷情乃止十二月新宮成周五百丈署曰昭明宮開臨硎礱礪之門正殿曰赤烏殿後主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

是歲左夫人張氏薨死後主哀念過甚葬於苑內臨哭數月不出聽事民間訛言後主已死章安侯奮當立時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後主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章安侯及其五子奮字子陽魯王霸母弟太元二年封齊王居武昌少帝即位大將軍諸葛恪執政不欲令諸王處江濱兵馬地徙於豫章奮不從命恪為書與奮奮乃移南昌逸遊無度恪誅後徑下至蕪湖欲入建業觀變傅相坐廢為庶人徙章安太平中又封章安侯至是以訛言見殺

二八年春後主大舉將家西上初廢帝太平元年冬刁玄役蜀還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遂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又得魏人言壽春下童謠曰吳天子當西上是年後主聞之大喜曰此天命也遂載太后及六宮嬪妾千餘人濟自牛渚陸道西上呼云青蓋入洛陽以從天命行至華里遇大雪途壞兵士皆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欲死妃后菜色兵一不堪曰若遇敵當便倒戈耳左右進諫皆不納東觀令華覈固爭後主乃還 追前出軍伐晉無功事大司馬丁奉斬之 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少驍勇常從征伐斬將搴旗曾不退 敵累以功遷至偏將軍封都鄉侯廢帝即位隨諸葛恪拒魏軍於東興為前鋒將三千銳卒先據要害使令兵人解甲著胄魏軍大笑之不為備奉乃縱兵擊之大破魏軍進成冠將軍改封都鄉侯又從孫峻征淮南壽春挺戈突入其陣取文欽而歸景帝立謀與張布等因臘會殺孫綝遷大將軍領徐州牧後主立遷右大司馬至是見譴追遇斬之徙家於臨川冬十月蒼梧太守陶璜與監軍虞汜大破晉交阯太守楊稷稷降因定日南九真大赦分交阯為新昌郡破扶嚴置武平郡十一月鳳皇集西苑大赦改明年為鳳皇元年秋八月左丞相萬彧以泄禁中語因會飲毒不死自殺是月西陵督步闡叛降晉闡字仲思丞相騭次子以功封西陵亭侯繼業督西陵至是後主徵入為繞帳督闡以累世在西陵卒見徵命自以為失職懼讒乃不應召據城降晉使兄子璿往洛陽為質後主遣大將軍陸抗討擒之夷三族

二年春宮人賊市百姓物司市中郎陳聲收宮人繩以法後主聞之怨以他事燒鋸斷聲頭棄其屍於四望山下

三年春臨海太守奚熙以疑舉兵斷海路為其部曲所殺傳首建業夷三族 案江表傳後主左夫人死思念之於苑中作大冢葬之[illegible]人於冢[illegible]多珍玩之物不可稱計葬後[illegible]不出國人見葬太奢皆謂後主已死[illegible]何氏子也時後主舅子何都貌似後主是以百姓訛言[illegible]章安侯奮當立故奚熙信訛言欲還建業至是年乃舉兵反 三月司徒丁固卒 固字子

賤會稽山陰人幼孤在襁褓中闞澤見而異之少居
貧乏養與宗族同寒暖虞翻深敬異之累著位廷尉
景帝時爲右御史大夫曾夢松生腹上懼問左右或
占之曰 松字十八公後十八年當爲公至是果然
秋九月尚書僕射高陵侯韋昭以嫌收下獄獄中因
吏上書陳所著洞紀自庖犧已下至秦漢爲三卷又
作官訓一卷辯釋名一卷冀以此求免後主詰其書怪
其垢汙大怒昭懼因叩頭五百下兩手自縛右國史
華覈率公卿連上表救之流涕進言曰昭學業未紹遂
國之良臣年過七十乞一介餘年以成大吳之備與
後主益怒曰欲舉朕過耶竟誅之徙家於零陵 昭

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善屬文舉孝廉累遷尚
書郎太子中庶子侍太子和講在東宮時宮寮多好
博弈太子以爲無益命昭著論言得失言詞清切當世
重之及和廢轉黃門侍郎少帝立爲太史修撰吳書與
華覈薛瑩等參同其事景帝立進中書侍郎領國子
祭酒帝好學詔令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延入侍講
後主立封高陵亭侯遷尚書僕射兼中常侍領左國
史時有屢言瑞應後主問昭昭曰此人家筐篋中物
耳後主銜之及欲爲父和作本紀昭執不登帝位宜
爲傳後主怨猶是漸見嫌責昭恐上表自陳衰老去
職以成所造之書後主不聽昭懼成疾因付安後士

竟坐率人以酒七勝爲限若不入口
飲不過三勝時或茶茗代之及是衰老見遇漸殊恐屢
酒後又令侍臣折難公卿嘲弄私短爲歡昭以爲外
相毀傷內長尤恨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後主以爲
不承用詔命又嫌前答臣薦之言積前後事遂下
獄死時年七十三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
郡料出亡叛戶口大司馬荊州牧陸抗薨 抗字幼
節丞相遜嗣子柏王外孫年二十襲封江陵侯累遷
立節中郎將亦爲中自完城與諸葛恪換屯屯柴桑
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桑果不得妄伐恪入
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慚後屢

以征伐功拜鎮軍大將軍益州牧尋遷西陵樂鄉公
安年中諸軍事因陳時宜於後主一十七條而切言得
定奔推閹官干政之事鳳皇初步闡以西陵降晉抗
率諸將大破晉軍而梟闡首修理城圍東還樂鄉兒
無矜色故得將士歡心時晉以羊祜爲荊州刺史與
抗隣境抗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飲之不疑抗
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誠服之于時以爲華元子反
復見於今矣尋加都督大司馬荊州牧鳳皇二年就
拜之明年夏病上表勸益兵西陵西陵國之西蕃若
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
傾國爭之至秋遂薨時年五十一晏嗣 案吳志抗生四子長晏次景次機次雲

十二月詔分鬱林為桂林郡十一月侍中太尉范慎薨慎字孝敬廣陵人性多純直竭忠知己之君經綿三益之友時人貴之自侍中出為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齊後主將還都甚憚之拜太尉慎恨久為將者老乞請還軍士戀之隕涕而別（事見吳錄傳撰書 書一千萬錢口購材）是歲大疫

四年春吳郡上言掘地得銀長一赤廣二分上有年月字因赦改元天冊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長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靜至是湖忽開通或云當太平青蓋入洛後主以問奉禁都尉陳訓訓曰臣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謂人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壁之事非吉祥也又於湖

實錄卷第四　十五

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又改元為天璽元年立石刻於巖山紀吳功德（案山謙之吳興記云……字大篆未知誰書其文言東觀 山在今縣南四十里既山下其石折為三段時人呼為段石岡也）秋旱會稽太守車浚以民飢表出倉賑貸後主怒以浚樹恩私遣人就斬之時東湖太守張詠以不出算緡亦遣就斬之同梟首以徇諸郡中書令賀邵見後主兇暴驕矜信成群邪政事日弊乃上表極言而諫後主深恨以為謗毀國政嫌之既而邵忽中惡風口不能言求去職後主疑其詐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所邵無一言後主大怒燒鋸以截其頭家屬徙於臨海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以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惡於後主而與樓玄同見殺時年四十九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時鄱陽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一百文兵上四十丈有土穿斬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謂之石印相傳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堂巫言石印神有三郎歷陽縣長表言石印文發後主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言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省其印文詐以朱書二十字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逐還以奏後主大喜曰吾當為九州都渚乎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主非朕復誰遣使以印綬拜石印三郎為王又刻石銘褒詠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

實錄卷四　十六

羨山有石室十餘丈在所表為大瑞後主乃遣兼司空董朝大常周處等往陽羨縣封禪國山大赦改元天紀元年以協石文

二年夏五月右國史徐陵亭侯華覈卒覈字永光吳郡武進人起家為上虞尉以文學召入祕府數以便宜利害事進諫愛民省役後主不納累遷東觀令領右國史卒時年六十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兵三千人

三年夏四月合浦部曲將郭馬反殺廣州刺史自稱交廣二州刺史安南將軍初有識云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後主聞之自文武職位有姓公孫

者皆徙廣州不令停江濱寔按主夫帝將亡國之應世閉馬反大懼此天亡也秋七月以張悌爲丞相領軍師將軍牛渚督何名御滕循等怨戍自東道緣海向廣州以循爲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又使徐陵督陶濬等將兵七千會陶璜自西道向廣州東西俱進共討郭馬等吳夫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允死後部曲兵馬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分離遂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謀反以攻廣州殺蒼梧族破始興也八月建業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爲芝草買菜爲平慮草遂以爲瑞封黃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皇子貿專輩御者七運承步後敢初有焉其之始及其未字而有光明目之數黃耇之家昔稱不改而貴賤以爲平慮郎其天損終應也冬十月晉軍來伐大將軍司馬伷侵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逼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入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入夏口鎮南將軍杜預過江陵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等浮江東下陶濬等討郭馬至武昌聞北軍大舉止而不進時後主不專政事躭荒無度上流征鎮告變曾未爲心日集公卿內外讌宴皆令沉醉使黃門郎十人不預酒侍立爲司過之吏客罷各奏其失酒後之愆罔有不舉並加威刑采宮女少有不合意者輒劉殺之又料取大官將吏子女十五六者具名揀閱揀閱不中乃許出嫁或生剝人面皮

鑿人之目性酷虐多猜忌而任幸岑昬憸詖害無日尚書郎熊睦因諷言微有所諫使使人以刀鐶撞殺之身無完肌侍中張友俊才辯捷以應答高致惡其有能以他事誅之左右側目衆情所苦上下離散晉軍已至無不土崩瓦解者

四年春正月杜預等破荊州晉軍並進殿中親近數百人皆一叩頭請曰今賊將至兵不起乃衆並離心願坐岑昬以謝天下後主始惶懼許之左右遂爭起收昬殺之尋遣追已不及戊辰陶濬自武昌奔歸見後主陳晉上蜀船小今得二萬精甲乘大艦拒之自足破賊皓授節鉞其夜衆逃散不能禁是月晉王渾周浚攻陷江西屯戍吳主使丞相軍師將軍張悌右將軍司馬副軍師諸葛靚丹楊太守沈瑩護軍將軍孫震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謂悌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如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騃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御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也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此衆心駭懼不能復整今宜及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此敵奔走兵勢

由也二月王渾周浚等進屯横江後主聞悌軍没甚懼自
選羽林精甲以配沈瑩孫震等屯于板橋乙未乃自
爲書與舅何御名責己曰昔大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
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代至
朕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安黎元多爲咎釁以遺天
命災眚之變謂之御名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剋聞
晉大衆遠來臨江庶其勞瘁比晨摧退而張悌不返
興師過半朕甚惆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去武昌巳
西兵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乃兵將背
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耶朕之罪也天文玄變於上
士民情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同累卵吳祚終訖何其
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冥冥之日黃壤當復何顏見四
帝乎公其勗勉奇謀飛筆以聞御名一名植丹陽句容
人文皇太后弟也后叙爲太子和妃生後主及和賜
死嫡妃張氏亦自殺后曰若皆從死誰當長孫遂撫
後主及三弟後主即位尊爲昭獻皇后尋改爲文皇
太后稱昇平宮巳未晉龍驤將軍王濬擁蜀兵沿流
直止建業瑯琊王司馬伷帥六軍濟自三山遣周浚
張喬等破吳軍於板橋沈瑩等皆遇害後主聞軍相次
而敗惶迫乃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使太
常張夔奉書請并進璽綬於伷曰昔漢氏失統九州分
裂先人因時際會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晉乖隔

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
者猥煩六軍衡蓋道路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
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張夔奉所佩印綬委質
請命惟垂信納惠濟元元三月辛未後主遺群臣書
曰朕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積年政教凶勃遂令百
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社稷傾覆宗廟無主猶有餘
罪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壬申王濬舟
師先至石頭後主以草縛銜璧肉袒詣於軍門濬
解縛焚櫬以禮相見癸亥晉琅耶王伷會諸軍入自
都城苑太初宮收其圖籍府庫摠領州郡戶口人吏
兵糧升械音樂采妓乙亥置酒大會安東將軍王渾
沾醉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無難答周
處曰漢末分崩三國鼎峙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
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慚色 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
父魴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騁田
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里患焉處聞之慨然有改
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豊何苦不樂父老曰三
害未除何以爲樂處問之答曰南山白額獸長橋下
蛟并子爲三害處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
獸又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沉行數十里處與之俱三
日三夜人謂已死相賀處殺蛟而返聞鄉相慶始知
人患已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

情告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
朝聞夕改君前途尚遠耳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
不彰遂勵志有文思心存義烈言必忠信剋己朞年
州府交辟仕爲東觀令累遷太常出督無難（案晉書云天[illegible]役郡入洛遷廣陵太守郡多[illegible]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一朝決遣之轉楚內史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新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乃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者收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遷御史中丞[illegible]從王升征齊萬年於關西戰及死撰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集吳書未成有三子玘靖札皆事東晉也）
是歲建平太守吳彥聞皓不守以郡降晉
彥字士則吳郡人出自寒微有文才身長八尺手格
猛獸旅力絶群仕爲通江吏時平南將軍薛珝仗節
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喟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
之曰以君相皃後當至此不足慕也起家爲小將大
司馬陸抗奇其勇略拔用之患衆心不服乃會諸將
密使狂人挾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
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遷建平太守（案吳錄云[illegible]不從彥乃輒爲鐵鎖斷江路晉師臨江建平城堅[illegible]及皓之始晉[illegible]爲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孫皓所以亡者瑩曰皓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帝復問彥彥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曆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乃天時豈人事也張華在坐謂彥曰始爲名將[illegible]不聞耳彥聲色俱厲曰陛下知之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仕至[illegible]卒於官）夏四月遣使送後主於洛陽舉家西
遷以武帝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洛陽甲午晉帝
使詔慰勞封爲歸命侯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
粟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拜太子爲
中郎將諸子爲王者並拜郎中每朝會召後主預之

常指殿謂曰朕爲此殿以待公久矣皓曰臣於江南亦作此座以相待（案三十國春秋晉王濟嘗與武帝奕時皓在側……帝曰聞君生剝人面皮何也皓曰人臣無禮於其君者則剝之……）後年薨於洛陽葬河南芒山時自爲哀策文甚酸楚（案後主……年四十二……）初大帝黃武年中魏軍大舉文帝自至廣陵臨江朝廷危懼乃召術人趙達筮之達布筭曰吳衰在庚子令賊無能爲帝問庚子遠近曰後五十八年帝笑曰朕憂當身不及子孫也（[illegible]）皓在位天紀不有窺上國之心使太卜尚廣筮幷天下得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入洛故皓以克平西北爲事（[illegible]）備其時歲在庚子也永安二年三月有異童子年可六七歲著青衣來從群兒戲諸兒畏問之答曰我（[illegible]）熒惑星將有告爾曰三公鉏司馬如言訖昇天去漸遠若疋練自後五年蜀亡六年晉興至是吳爲司馬如滅之

案吳大帝即王位黃武元年壬寅至唐德元年丙申合五百三十五年矣

建康實錄卷第四

建康實錄卷第五　晉上

中宗元皇帝

西晉孝武太康元年平吳乃廢建業復爲秣陵分丹楊南郡爲宣城郡還理於秣陵在今縣東南六里渡長樂橋古丹楊郡是也以周浚爲揚州刺史所統十九郡七十四縣太康三年分秦淮水北爲建鄴水南爲秣陵縣仍在秦邑地而建鄴縣在故都城宣陽門內今縣城東二里古御街東太安二年夏五月義陽蠻張昌舉兵號漢稱神鳳元年使將軍石冰寇揚州諸郡盡沒冰因修建鄴宮居之（[illegible]）冬十二月征東將軍劉準右將軍廣陵相陳敏渡江攻石冰於建鄴永興二年十二月陳敏又據建業自（[illegible]）揚州刺史假顧榮右（[illegible]）丹楊尹以甘卓周玘爲將軍敏諷察佐進己爲楚公加九錫之禮時東海王參酒華譚聞之與榮書陳是非言敏凡才無遠略昔齊之王蠋布衣爾猶不屈於燕況足下名重位彰受恩於國而黨奸邪自相署置榮得書人懟與甘卓等謀曰江東事若濟當共成之然則觀形勢如何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子弟驕矜其敗必矣吾等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陽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辱及萬世卓等然之遂與榮潛遣使密報征東將軍劉準令

率兵臨江拒令弟昶將兵拒之使甘卓屯橫江榮玘
因卓兵殺陳昶斷橋盡收船於淮水南敏自出軍臨
大航岸榮以羽扇麾之敏衆潰散敏單馬北走玘等
追斬於江乘陳敏字令通廬江人少有幹能補尚書
倉部令史趙王倫篡逆義兵乏食以敏為廣陵度支
令漕運江淮以濟中州屬張昌亂使石冰趙壽春都
督劉準與敏謀破冰等以功拜廣陵相時在惠帝西
遷四方交爭敏遂有據江東之心懷帝永嘉元年東
海王越東攻秋七月以瑯琊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
揚州[illegible]諸軍事用王導計渡江鎮建鄴討陳敏餘
黨廓清江表[illegible]修而居之太初宮為府舍

按太初宮[illegible] 置丹陽內
史官以顧榮為軍司馬[illegible]參佐[illegible]顧
方據紀瞻若思為腹心股肱[illegible]賀循名賢[illegible]風俗
求[illegible]五年夏六月劉曜[illegible]陷[illegible]蒙塵
於平[illegible]瑯琊王睿為盟主
六年冬十月[illegible]瑯琊王睿傳檄四方徵兵以討石勒師
次壽陽勒退河北夏四月內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
山簡卒簡字季倫河[illegible]第五子[illegible]侍
中吏部尚書出鎮襄陽[illegible]儀同三司
[illegible]建[illegible]湖南[illegible]
[illegible]秋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

牛斗十二月散騎常侍顧榮卒榮字彥先吳人世為
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
冠仕吳累遷黃門侍郎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
時人號為三俊拜郎中歷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
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及趙王
倫篡位以榮為子虔大將軍府長史榮初與同寮飲
酒見執炙人貌狀不凡榮因割炙啗之人問其故
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將誅榮前
執炙者為督率衆救榮得免齊王冏以為大司馬主
簿榮懼禍及終日昏醉不綜府事轉中書侍郎在職
不復飲酒人或問曰何前醉而後醒榮懼復飲酒與
鄉里楊彥明書曰吾為齊王主簿常慮禍及見刀與
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illegible]後[illegible]拜常侍以世亂辭不
受遂還吳屬陳敏據揚州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時
敏使甘卓出鎮堅甲利器盡委之榮因說卓以圖敏
明年周玘甘卓與榮及紀瞻等潛謀破敏及瑯琊王
睿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馬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
皆以諮焉多有匡諫王皆納之進薦賢良言賀循等
沉潛青雲之士而陸士光金玉之質甘季思紀瞻幹
捷殊絕王皆辟用之卒官王哭之慟欲表贈依齊王
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上牋論功贈侍中開府儀同
三司榮好琴書及卒家人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往

哭之既而上床鼓琴數曲歎曰顗生一復能賞此不
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嗣初陳敏問方士戴洋曰
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榮先周宣當興否洋曰顧
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至其月十七日辛十
九日臘頁祇明年七月晦日亡是歲太子洗馬衛玠
卒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瓘司空録尚書事父恒
尚書郎玠幼而爽美長好玄理每一言論皆以造微
瑯瑘王澄有高名常歎玠言輒歎息絶倒以天下大
亂遂扶老母將家南渡章大將軍王敦長史謝
鯤先相雅重相見以日歎謂鯤曰昔王輔
嗣吐金聲於中朝於江表微言之緒絶
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聞正始之音何王叔若在
當復絶倒玠常言人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非純臣而不
久留求向建鄴京師人觀其姿容者如堵玠先
有勞疾從此遂甚卒二十七葬新亭東今在縣
南十里時人謂看殺衛玠
七年夏四月愍帝即位改元建興元年五月庚加瑯
瑘王睿左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詔改建業為建
康改鄴郡為臨漳秋七月南郡太守周玘卒於蕪湖
玘字宣佩征西將軍處長子性剛毅沉斷有父風而

文學不及門門素己不妄交遊士友咸望風而敬憚
焉州辟爲從事在己備禮方乃應命除議郎太安初
妖賊張昌丘沉反於江夏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不
剋玘密糾南平內史王矩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破
昌沉既平玘不言功散衆還家及陳敏據楊州與顧
榮甘卓等謀擒敏瑯瑘王初鎮江左以玘爲倉曹屬
吳興人錢璯謀反玘率合鄉里義衆與郭逸討之傳
璯首於建鄴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王嘉其勳累拜
建威將軍吳興太守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
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别爲義興郡以彰
其功然玘宗族強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北來
人士在右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
刁協輕己乃與東萊王恢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
因與諸南士共奉王以經緯世事事泄王秘之召玘
爲鎮東司馬復改南郡太守既行至蕪湖又進爵爲
公玘忿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
死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汝能復之乃吾子
四年冬劉曜逼長安西都不守
五年春正月瑯瑘王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天下
徵兵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
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
二月平東將軍

宋哲至宣愍帝密詔令王攝萬機將復宗廟將雪大恥王聞愍帝幽于虜庭王素服出次舉哀傷哭三月西陽王羕及群寮等勸進王辭不受羕等固請王流涕曰孤罪人也不能雪天下之恥因歔欷不止令殺奴命駕將返國群臣不敢逼會稽內史紀瞻與長史王導俱入見王立陳利害瞻進曰今帝失御宗社虜廢神器去晉于今二年陛下將天所授光闢七廟以隆中興今欲守匹夫之節而違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注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臣等區區之誠不可失也王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辰敢動者斬王爲 [illegible] 之改容群臣因請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三月辛卯朔 [illegible] 王即晉王位承制大赦改元建武元年初備百官立宗廟社稷拜諸參軍百餘人爲奉車都尉駙馬都尉掾屬時人呼爲百六掾 [illegible] 之左宗廟右社稷去令縣男二里 [illegible] 曾也太廟焉已具孝武泰中社立一壇 [illegible] 社太社各一壇一太 [illegible] 陽社二壇稷一壇今亦合其制宜者也 夏四月丙辰立世子紹爲晉王太子進百官行賞以王子宣城公裒爲琅邪王以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其餘進班各有差六月丙寅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等一百八十人遣長史溫嶠來上表勸王即尊位王答之以二公共濟艱難同契一心撫寧我有 [illegible]

靜以閑冬十一月進司空劉琨爲太尉初置史官立太學以于寶王隱領國史其歲揚州大旱晉陵內史張闓奏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

建武二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崩問至晉王服斬縗居廬丙辰王侯百寮上尊號勸進是日晉王即皇帝位于建康 [illegible] 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邪武王伷之孫恭王覲之子初魏明帝青龍三年又十一月張掖郡丹陽川谷水溢有石流出立於川中有馬行列而牛在後麒麟居東鳳皇處南白虎處西八卦分布成文占者或云牛繼馬後及宣王秉政深以牛氏爲慮因征遼東還遂爲二榼同一口貯酒酖殺大將軍牛金後恭王妃夏侯氏與小吏牛欽私通因產帝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滿室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龍顏隆準目有精光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瑯邪王三十一始鎮建鄴四十二即帝位戊辰大赦改元太興元年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紹爲皇太子夏四月丁丑朔日有蝕之戊寅初禁招魂葬 [illegible] 五月幽州刺史段匹磾執太尉劉琨因之初王敦見琨勸進表至天下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祚者非大王而誰敦大怒投表於地曰讀左傳三十年一朝爲劉琨

用却因內憚焉及聞拘繫密使段匹磾殺琨又懼衆
反已遂稱有詔收捉琨聞敦有使至不過命知謂其
子曰處仲使來而不告我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
讎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涕泣悲不能自勝癸
丑匹磾縊殺琨并子姪四人時年四十八琨字越石
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少負志氣有縱橫才善
交勝己而頗浮誇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乃與親故
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累
遷位并州刺史愍帝即位拜司空封廣武侯都督冀
幽并三州軍事尋爲石勒所破窮蹙歸匹磾遇害初
琨在晉陽時嘗爲胡騎所圍數重窘迫無計乃乘月
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因奏胡笳賊
又流涕有懷土之感向曉並棄圍而去及帝將中興
於江東中朝士大夫多過江歸帝朝廷望之怨琨不
至王敦仲曰江東地狹不容琨氣六月旱帝親雩詔
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以薛兼爲之
是月置招諫鼓
立誹謗之木秋七月劉聰死子粲嗣位尋爲其臣靳
準所殺準自號漢王八月皇太子釋奠于大學冬十
月劉曜僭號于赤壁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
有赤青珥靳代聽訟觀十一月劉聰故將王騰馬忠
等誅靳準送傳國璽於劉曜癸巳詔改吳名賢且脩

列聞奏是歲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兩頭八足兩尾共
一腹
二年春正月使冠軍將軍梁堪守太常馬龕等脩復
山陵迎梓宮于平陽不剋而還五月壬戌詔去非急
之務非軍事所須皆省之夏六月丙子罷御府及諸
郡丞置博士員五人秋七月乙丑開府儀同三司賀
循卒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學
族高祖純後漢侍中避安帝諱爲賀氏父邵吳中書
令循有操尚童齔不群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善屬文
舉秀才後遷武康令陸機表薦累遷南中郎長史不
就歸與鄉里合義討逆及陳敏據江外矯詔以循爲
丹陽內史循辭以腳疾與顧榮等平敏拜吳國內史
帝鎮江左守職尋轉軍司因與循言及時政事遂問
循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耶循未及言帝悟
曰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臣誠痛深無以
上荅帝甚愧之三日不出及帝承制以爲軍諮祭酒
循稱疾不起帝使與疾至親臨諮以政道循羸疾不
堪拜跪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
一無所受時江東草創循多陳利害言而必從進爲
侍中以討華軼功封都鄉侯固讓不受建武初拜中
書令加散騎常侍宗廟始建舊儀多闕循議定七廟
帝踐位遷太子太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脩累

表周議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後疾篤表乞骸骨詔改
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親臨軒遣使持節
加印綬循已不能言指左右推衣章服帝為之執手流
涕太子親臨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卒時年六
十帝哭之慟贈司空謚曰穆將歸葬於吳皇太子追
送近郊皇亦流涕子隱嗣
甲戌以尚書戴若思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
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淝丹陽尹劉隗
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
鎮淮陰八月肅慎貢楛矢石砮九月鎮西將軍豫州
刺史祖逖卒 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世吏二千石為北
州舊姓逖少孤兄弟六人性最豁蕩不修儀檢年十
五六猶未知書兄弟納等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
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族重
之後乃專學博涉書記年二十四舉秀才不行與劉
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雞鳴
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二人並有英氣每語
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
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累遷太子舍人洛京喪亂遂避
地淮泗元帝鎮江左徵為軍諮祭酒將家居丹徒之京
口西朝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從者皆傑勇之士
元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以逖進說帝北收遺黎雪
國大恥帝許之以逖為豫州刺史不給鎧仗令自招
募仍將本從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
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
乃進屯淮陰鑄兵器練士卒轉關而前大破石季龍
逖破叛士陳川川還襄國季龍使川將桃豹守川故
城住西臺逖遣將軍韓潛等進據東臺與賊同一大
城相守四旬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上臺如米以
示賊賊飢久益懼石勒遣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
以饋豹逖使擊破之獲夜堂豹宵遁逖鎮雍丘略
定河南郡縣征戍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皆受
逖節度於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進次河上先有堡固
及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如有功賞不踰日躬自
勸督農桑拔已施下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
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
死將何恨乃歌舞詠恩其得人心如此詔進逖鎮西
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皐縣修逖母墓因與
逖書求通使交市收利十倍公私豐贍士馬日彊方
欲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為都督
逖以不平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
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等今上御名隙遣有內難
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置妻子於汝南大木山下進繕
虎牢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

史周閎築壘未成而逖病甚時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軍當死逖亦見星曰此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年五十六卒於雍丘百姓如喪考妣皆為之立祠（案晉書王敦[illegible]）冬十一月戊寅石勒僭稱趙王于襄國是歲作南郊在宮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案圖經在今縣城東南十八里長樂橋東籬門外三里今縣南有郊壇村即吳南郊地）

三年春二月辛未雨木冰三月燕王慕容廆奉送玉璽三紐夏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米廩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之象秋七月詔瑯琊國人隨在此者近有千戶以立為懷德縣統丹陽郡亦復其湯沐邑（案[illegible]瑯琊國人置懷德縣在宮城南七里今建初寺前路東[illegible]宮城西北三里[illegible]又割[illegible]為瑯琊郡而懷德[illegible]）八月追尊所生夏侯氏為皇太妃太妃諱光姬沛國譙人祖威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初帝嗣立瑯王以永嘉元年薨於江左（案晉書妃后傳[illegible]）庚申追尊敬王后虞氏為敬皇后辛酉遷神主于太廟敬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父豫后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至是追尊（案[illegible]）

（立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辛未皇太子釋奠于太學冬十二月丁未罷設煮鹽之法造私鹽者以斗與之又築入米京師米一斛與鹽四石是歲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西至宣武城六里餘後死牛生一足三尾生而死足少不勝也

四年春二月（[illegible]）末波奉送皇帝信璽庚戌告太廟受之癸亥日鬭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是歲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尋陽侯周訪卒訪字士達汝南安成人漢末避地江南晉平吳移家尋陽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謙而[illegible]果於斷割周[illegible]賑乏家無餘財為縣功曹時陶侃為散吏訪薦侃為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將鄉人有盜訪牛於家間殺者訪得之遣盜者埋其肉不使人知之及帝渡江命訪參鎮東軍事累遷振武將軍與陶侃征杜弢弢將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於舡上作長岐棖以拒之桔槔不能為害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訪追彥斬之將戰[illegible]為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眾數倍訪知力不可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我宜促渡水而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不

能濟時杜弢將杜曾又聚衆破陶侃於沔城帝令訪救之訪率衆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昔人有言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訪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及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甲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大敗杜曾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衆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鼓行而進遂定漢沔訪部將蘇溫遂擒杜曾等送王敦斬之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曾平後從事中郎將郭舒說敦曰荊州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重之患公宜自領以訪爲梁州可矣訪大怒敦乃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敦患之而憚其强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勇智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時王敦有不臣之心訪常切齒敦懷逆謀終慮訪未敢爲非卒時年六十一帝哭

之慟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 晉周訪傳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illegible] 五年春正月大赦改元永昌元年戊辰大將軍荊州牧王敦擧兵反於武昌謂長史謝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安時濟民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言未及卒敦怒曰君至庸才豈達天理發檄四方以誅劉隗刁協爲名遣龍驤將軍沈充都督吳興等諸軍事己巳敦上疏曰昔太甲初雖不能遵明湯典幸納伊尹之勳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燕湖又上表罪狀刁協等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將親御六軍以誅大逆二月內外戒嚴徵諸徵鎭入衛京師詔公卿已下廷議丞相王導率昆弟子姪三十餘人詣闕待罪帝召入見導前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下執手曰方託百里之命卿何言耶乃詔大義滅親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務丹陽諸郡皆加軍號以太子右率周莚行冠軍將軍統兵三千討沈充使鎭北將軍劉隗軍于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甲午帝被甲徇六軍於郊外詔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領荊州各率所統以躡敦後四月敦先鋒攻石頭軍周札開城納賊王導郭逸周顗刁協劉隗

等三道出戰六軍敗績皇太子欲親率將士自決戰外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固諫抽劍斬鞅乃止尚書令刁協劉隗並出奔協至江乘為其下所殺隗入于石頭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解褐從元帝為從事中郎累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而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已後宜為其防隗為法官多所彈奏不避豪彊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因奏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流下四尺五寸百姓諠譁觀者滿路咸為寃枉之徵請見免相府從事及王導等官帝自責過而謝隗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帝即位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諸軍事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勠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書曰魚相望於江湖人相知於道術竭股肱之力効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逆舉兵以討隗為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

入見帝與刁協奏請誅王氏帝不從有懼色及率兵攻石頭不拔入宮告辭帝令避難雪涕與別至淮陰為劉遐所襲奔于偽趙庚午帝釋戎服使侍中王彬勞之宣詔於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是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辛未大赦使太常荀崧就拜敦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進封武昌郡公邑萬戶加羽葆鼓吹詔百寮見敦於石城敦問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問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何如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師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既出帝召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時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草中求活耶初司空王導率子弟宗族詣闕下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帝納其言與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甚銜之及敦得志三問導周伯仁戴若思可為

公輔導三不荅時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瞻視不怕若不早除恐必爲後患敦乃同收害之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良陵虐天地神祇有靈當速殺敦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爲之流涕時年五十四與戴淵同殺於石頭城東塘頹石上百姓冤之至今紀其石賊平追贈左光祿大夫 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安東將軍浚之子少有重名神彩秀徹司徒掾賁嵩見而歎曰汝潁固多奇士青我邦族必此人矣及帝鎮江東中興初遷吏部尚書以醉酒爲有司所奏白衣領職太興初拜太子少傅尋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時庾亮謂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案中興書王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冬月扇面不休矣後王導檢料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少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淵以其徒掠之機見淵坐胡牀指麾便宜知非常人遂上船屋上遙謂曰卿才器如此何不學問取祿位乃與群小行劫耶淵因感悟棄刀流涕就機機賞異焉入洛薦之及帝中興累遷尚書左僕射出爲幽冀豫兗幷雍六州諸軍事鎮壽春

王敦舉兵將入築壘於大桁北既而石頭不守遇害時年五十二賊平追贈右光祿大夫六月早敦將還屯武昌不期而去多收時望殺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狀五日而萎落是月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旨害侍中荊州牧甘卓於襄陽 卓字季思丹陽人秦丞相茂之後少忠正舉秀才累遷離狐令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陳敏據揚州深相結託爲子景娶卓女及周玘顧榮唱義邀卓共討敏定江南帝初鎮建鄴以爲揚威將軍征周馥杜弢屢有戰功封南鄉侯湘州刺史尋改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鎮襄陽善於綏撫孤幼佑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至不收其利皆給貧人西土稱爲惠政及王敦舉兵告卓卓僞許之而心不同及敦將發卓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言云何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唯除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會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來說卓言王敦以私憾稱兵象魏此實忠臣義士匡濟之時時不可失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時敦以卓不至慮其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至背敦說因說卓襲之卓遂決曰吾本意也因馳檄遠近陳敦肆逆遣司馬孫雙奉

表詣臺使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剋期令譙王承
堅守長沙京師大喜詔書遷卓侍[illegible]將軍侍中都
督荊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敦聞大懼遣卓兄子卬
求和謝卓曰君此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
爾想便旋軍襄陽當結姻好及王師敗績敦求臺騶
虞幡以駐卓卓聞周顗戴若思遇害流涕謂卬曰吾
之所憂正爲今日每得朝廷人書以胡羯爲先不意
禍起蕭墻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適據武昌敦
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望不如還軍更思後圖於
是自豬口命旋軍襄陽都尉秦康說曰今分兵取敦
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而
擒也卓不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討敦卓徑還襄陽
意氣騷擾失常自照鏡不見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
心甚惡之家中金櫃忽鳴聲似槌鏡清遠而悲巫云
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
警卓轉更很愎散兵大略而不爲備故周慮等附敦
意詐云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捕魚乃襲害卓傳首
于敦四子蕃等被殺秋八月瑯琊太守孫默叛奔石
勒冬十月沈充陷吳國新昌太守梁碩起兵反應充
京師大霧黑風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乙酉罷司徒并
丞相閏月己丑帝崩于內殿太寧元年春二月葬平
陵陵在今縣北九里雞籠山陽不起墳案帝年四十

二即位五年年四十七崩謚元皇帝廟號中宗
[illegible]
[illegible]帝幼有令聞屬惠皇之際王
室多故相退讓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唯侍
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瑯琊王毛骨非人臣之相」元康
二年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叔父東安王繇爲
穎所殺帝懼禍及將出奔其夜月明禁衛嚴警帝
無由得出甚窘迫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
弛因得潛出先是穎又令關禁貴人既至河陽爲津
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馬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
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俱歸東國東海
王越輔政加帝平東將軍鎮下邳丞遷安東大將軍
都督揚州諸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用王導計
懷帝永嘉元年始渡江鎮建鄴初惠帝太安之際童
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是帝與西陽王汝
南王南頓王彭城王等獲濟而帝竟登大位帝性簡
儉沖素容納直言虛己待物頗以酒廢事王導一言
帝命酌引觴覆之於地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
施絳帳帝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罷之鄭夫人
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
晉室遭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

不出江纖經略區區僅全吳楚昔秦望氣云五百年
後金陵有天子氣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考其曆數
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
應在於此矣太康初平吳王濬實先至建業而吳人
歆遂歸璽於琅邪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
太社樹中有青氣觸天占者云東莞有帝王之祥也
是徙封東莞王伷爲琅邪王伷即元帝祖明帝元年
生天意人事中興符也始西晉亂武帝子孫無孑遺
社樹折之應常風之罰也青氣東莞之祥也

肅祖明皇帝

明帝諱紹字道畿中宗長子母豫章君帝幼而聰哲
年數歲嘗置中宗膝上會長安使來中宗因問曰汝
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月遠中宗問其故答曰不聞
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爾中宗異之明日會群臣又
問之對曰日近中宗失色曰何異昨日之言對曰舉目
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大興元年春三月改晉
王太子立爲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當代名臣
王導庾亮溫嶠桓彝咸親待之嘗論聖人真假之意導
等不能屈又習武藝善撫將士于時東朝濟濟遠近
屬心焉及王敦執政知帝神武明斷朝野共欽欲誣
以不孝廢之會百官問皇太子何德可稱聲色俱厲
必使有言中庶子溫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
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爲然敦謀遂止
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中宗崩庚寅即皇帝位大赦
天下尊所生荀氏爲建安郡君
二年春正月赤烏見癸巳黃霧四塞二月葬元皇帝
于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三月戊寅朔大赦改元太
寧元年臨軒懸而不樂丙戌隕霜殺草饒安東光安
陵三縣災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是月王敦獻
皇帝信璽一紐敦將謀篡奪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

之敦下屯于湖陰帝乃以司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五月蜀李驤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崇拒戰於堂狼大破之崇以追遜不敢窮追渡瀘水遜大怒髮上衝冠冠盡裂中夜而卒 遜字邵伯魏興人累遷魏興太守在郡私牛馬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去是郡中所産中宗即位拜寧州刺史封襃中公是月王敦從事中郎將周嵩及尚書周札 札字宣季義興人征西將軍處之少子以豪右自處累遷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王敦舉兵下攻石頭札不守開門納敦敦用爲尚書兄弟皆居列位吳士多依附王敦深忌之及周筵母喪送葬者千數敦益憚焉錢鳳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强逼自古無難但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過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已最强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則後嗣可安國家可保敦納之因有道士李脫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灊山作逆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宗黨與李脫謀反遂盡掩札兄弟子姪等害殺之 嵩字仲智爲尚書僕射顗之次弟猜狹每以才氣凌物中宗作相引爲參軍及晉王即位拜奉朝請尋遷御史中丞時王敦勢盛中宗漸疏王導嵩上書曰言導忠諒竭誠義以奉主雖有不軌之者父子尚無叉顧之義況兄弟乎此因其

德不可棄垂成之業也中宗然之與導親如故及敦破石頭擅朝權而害顗嵩及人弔嵩曰士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弔也敦甚銜恨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爲從事中郎嵩以兄遇横禍恒憤憤敦知之使妖人李脫誣嵩反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誦經 [illegible] 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秋七月丙子朔震太極殿柱冬十月散騎常侍薛兼卒 兼字令長丹陽人祖綜父瑩並仕吳兼位少清素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會稽賀循瑯琊顧榮齊名號爲五俊初入洛舉孝廉拜比陽相中宗鎮江左用爲軍諮祭酒累遷丞相長史進爵安陽鄉侯中興建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傅東宮談者美之及帝即位詔以師傅加散騎常侍八月石勒將石季龍攻陷青州刺史曹嶷遇害冬十一月以國飢之調刺史已下米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臨軒懸而不樂庚辰赦五歲刑已下夏五月王敦在湖陰謀舉逆帝密知之自率巴滇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時有軍士疑帝非常人敦時晝臥夢日繞其營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 [illegible] 於是使五騎追之帝已馳還見逆旅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

有騎來以此示也俄而敦追騎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
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晋書云)
(…爲信而止)帝僅獲免丁巳敦疾亟無子養兄含子應爲
嗣矯詔拜其子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而拜含爲驃
騎大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含字處弘少頑凶)
以敦故累遷顯位日夜與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
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戊午敦以左司
馬溫嶠爲丹陽尹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狀今
病篤恐左右促其事請爲之備帝召侍中陳恐從問
疾使寄覲形勢錢鳳以敦病篤不諱云謀發兵向京
師丙寅帝乃詔王敦將帥官僚唯討錢鳳一人其(餘)
文武無所問罪其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
軍法從事丁卯以司徒王導爲鎮南將軍前鋒大(都)
督以溫嶠爲中壘將軍與尚書卞壼守石頭以應詹
爲護軍將軍督朱雀航南諸軍事以建威將軍趙胤
等武旅三萬十道俱進以奮威陶瞻(…)統二萬繼之
水陸齊勢帝親御六師以尚書郗鑒遷起爲左右衛
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衛)平北將軍王邃平西將軍
祖約臨淮太守蘇峻等並入衛京師以太宰西陽王
羕㧾統諸軍以虞潭爲會稽太守使喻沈充別遣充
鄉人沈(御名)往吳興諭充許以爲司空充謂(御名)曰三司
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哉(…)幣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

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御名)因陳禍福
成敗甚勤之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
豹尾終不還也時虞潭起兵於會稽將建牙有野鷹
飛集帳屋衆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鳥來破賊必矣
敦病轉篤不能統衆乃(含謂…)曰此家事吾便當之
戊辰敦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姦臣爲名以含爲元帥
率錢鳳鄧岳周撫等將發鳳問敦曰事克之日天子
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但盡卿兵勢唯保
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辛未含至江寧王導使人遺
書與含曰禍福勸含還武昌保其門戶無當大(事)
以肆逆節雖不武情在寧國明日張(…)爲六軍首寧
忠臣死不無賴生含不答秋七月壬申朔含與錢(鳳)
等水陸五萬至于南岸遊騎(…)溫嶠乃燒朱雀(航)
以挫其鋒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堂欲討之知其(…)
物情所畏遂與王導謀曰自上人情業業皆報敦爲
勢若闕其弊衆必危殆因而擊之可破矣導遂集字
人詐云敦死舉哀衆果大危癸酉夜募壯士與中軍
司馬曹渾左衛將軍陳嵩段秀等領甲卒千人渡水
掩其未備平明大破含軍於越城臨陣斬前鋒何康
劉岳等(…)
敦聞軍敗大怒曰我兄老婢兒耳門戶事去矣語參軍
呂寶曰我(…)力行因勢而起起而復困臥遂憤惋而

死臨絕召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
廷置百官然後營葬事俄而敦死秘不發喪裹屍以
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夜與左右縱酒淫樂王含
錢鳳乃率餘黨自柵塘西置五城造營案圖經五城故址知縣月塘高二丈周五里
二十五在今縣東二十五里陶季直中都記云宋孝武帝游祖道廷錄舍士築此廠唐景雲中縣令陸彥恭於城側造一橋積柱木則今之五城橋也
辰沈充自吳興率兵萬餘來會含等進禁壘太陵已
未賊分軍從竹格渚濟水光祿勳應詹拒之不利含
鳳長驅至御街沈充自青溪引軍與含會至宣陽門
北中郎將劉遐歷陽太守蘇峻等率輕騎從南塘出
横擊之賊軍大潰劉遐乘勝追破沈充於清溪同中
含等燒營遁走燕湖與子應乘單舟奔江陵荊州刺

賢 六

史王舒使人迎之並沉于江餘黨平晉書王舒完充之拘之命
鳳弟爲逆充之將鄉爲舟中郎已擒之陶與二十爲數吳之使於自稱人吐下不延殿江粵景稷見充之卧吐中以爲大將仍舊以充之長等早皆向
以字者司大人師與事白帝反擊于字生至會稽內史詔御史劉彝往燕湖發塋出敦屍
而刑之焚其衣冠梟首於大航觀者稱慶敦首尚書
令郗鑒啓帝聽收私葬詔許之　敦字處仲司徒導之
從父兄也仍祖祥字休徵魏太尉祖覽祥異母弟魏
宗正卿生六子裁基會正彥琛裁生導基生敦敦少
有成人之風尚晉武帝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
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家侈相尚愷嘗會賓客因樂
失調殺美人一坐爲之改容敦神色自若時又使美
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所故不肯持美

人悲懼敦然不視導數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
令終也時洗馬潘滔見敦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
未振若不噬人必爲人所噬後遷中書監永嘉末天
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
寶物散之於衆及東海王越輔政以敦爲揚州刺史
潘滔進諫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
是見賊也越不從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進左將
軍與從弟導同心翊戴元帝於江東以隆中興時人
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太興初與陶侃周訪討杜
弢敦以元帥進拜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荊湘交廣
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漢安侯敦始自選置於是

晉書四　七

專擅之跡漸彰帝實畏之加侍中荊州牧敦既專任
閫外有問鼎之志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爲腹
心及隗用事頗間王氏敦怒上疏陳之自爾憤憤不
注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鐵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
盡缺乃率衆內向以誅劉隗爲名既破王師擁兵不
頭多行殺害肆其劫掠稱疾不朝而去及帝即位乃
諷朝廷徵己因下鎮姑孰帝使兼太常應詹授敦加
黃鉞班劍虎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
殿又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不見使主簿受詔
敦既得志暴慢愈甚諸方貢獻多入己府　含既退

亥黨咸不軌初敦始病也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又
夢刀協乘軺車導從瞋目叱左右執之意惡而死敦
眉目疎朗性簡脫口不言財利武帝嘗召時賢共言
伎藝之事敦都不關意自言惟知擊鼓因振袖揚枹
音節諧韻神氣自若舉坐歎其雄爽案晉書石崇以奢豪矜物廁常有十餘婢列侍置香粉皆有容色客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神色無怍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左右或諫之敦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
丁酉帝自南皇堂還宮大赦天下詔王敦徒從
被逼者一切無所問唯其黨不原是月分遣諸將追
逐敦所置官室及將帥逃者丁未義興人周騫殺敦
所置太守劉芳于郡祖約逐敦淮南太守任台于壽
春戴淵弟良及周光獲錢鳳斬之沈充奔於吳故將
吳儒誘充於複壁中殺之並傳首京師九月論平敦
功封王導始興公溫嶠建寧公卞壼建興公庾亮永
昌公餘賞各有差冬十二月壬子帝謁建平陵行大
祥禮是歲驃騎將軍臨湘侯紀瞻卒瞻字思遠丹陽
秣陵人祖亮父陟皆吳三公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
居歷陽察孝廉不行尋舉秀才為司馬東閤祭酒太
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共討陳敏徵為尚書郎中宗
鎮江外引為軍諮祭酒帝親往瞻宅與同車而歸加
揚威將軍拒石勒功除會稽內史時有詐為將軍府
吏收諸暨令拘之瞻疑其偽破檻出令而詰問使者
果伏詐妄及中宗踐位累拜侍中領尚書令上疏諫

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因疾上疏自責因以疾
免尋除尚書左僕射屢辭疾篤還第不許上疏言郗
鑒節操令孤軍在鄒山恐為胡寇所獲請朝廷徵還
及帝即位嘗獨引瞻於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
無復十人因屈指曰君便其一也轉領軍將軍當
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加散騎常侍及
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賊平自表還家帝聽之遣使就拜驃騎將軍以家為
府尋卒追封華容子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
交遊而好仁義有託後者皆為立園宅少與陸機善
及機遇害瞻卹其家成其男女同於所生立宅於烏
衣巷處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子景陵並早
卒是歲…祭天地宗廟犧牲今在東府城後
二年春二月戊午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三月戊辰
立皇子衍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
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
虞喜並為博士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有清操不
染流俗郡守蔣秀請為功曹秀貪穢旭正色諫不納
乃謝去及坐事旭狼狽營送之永康初求俊異旭辭疾
歸尋天下大亂陳敏之逆唯旭與賀循等守死不從
中宗初鎮徵不到及此王導啟立學校以旭與虞喜
俱為隱學同召之夏四月詔大事初定其命惟新

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倉直言引亮正想群賢達吾此懷矣已亥石勒寇河南司豫兗三州並沒將軍李矩衆潰　矩字世迴平陽人以滎陽守隨中宗加冠軍將軍領河南平陽太守頻破劉聰以功進安西將軍劉聰死其將靳準殺聰子粲盡滅劉氏乃上言二帝幽沒虜庭今遣扶持梓宮請矩上聞矩馳表于帝帝使太常韓胤迎梓宮未至遇石勒劉曜破靳準矩衆叛南走陰駮死五月以征南大將軍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荊襄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荊州刺史王舒為都督廣中諸軍事湘州刺史以劉[illegible]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六月太子庶子孔衍卒　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代孫少好學諳識古事朝儀軌制多取正焉著春秋後語十卷秋七月詔郊祀天地之重事自中興已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以時置祭八月詔吳時將相名賢之胄有能纂述家訓忠孝仁義靜己守真不聞於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閏月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壺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丹陽尹溫嶠等並受遺輔太子丁亥遺詔斂以時服務從簡約戊子帝崩于大

極東堂九月辛丑葬武平陵在縣城北九里雞籠山陽與元帝同　帝年二十五即位立三年年二十七崩謚曰明帝[illegible]祖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耗沈甚帝撫綏懷王敦蹇王之威用相知略平峻構凶遂挾蓄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祲改揚州湘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返正強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謀弘遠

建康實錄卷第六

建康實錄

建康實錄卷第七　　晉中

顯宗成皇帝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太寧三年三月立爲皇太子閏八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庾氏爲皇太后年幼太后臨朝以司徒王導中書令庾亮輔政四年春正月丁亥朔大赦改元咸和元年文武各進位二等京師百里內復一年租天下賜酺五日餼寡孤獨穀帛有差夏五月大水秋八月溫嶠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嶠表故吏部郎畢卓爲史案三十國春秋卓性嗜酒太興末爲吏部郎以酗廢職時比舍郎釀熟卓因夜往甕所盜飲醉臥及旦主人見之曰畢吏部也乃命酒飲盡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左手執蟹螯右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足了一生矣九月尚書右僕射鄧攸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祖殷亮直彊正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今不作汝陰當作汝南果遷汝南太守攸幼以孝德稱舉孝廉爲吳王文學累遷河東太守永嘉末天下大亂遇羯賊棄所生子而携弟子綏走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爲吳郡太守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人民飢者輒開倉賑而後報刑政清明百姓悅之爲中興良吏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一無所受百姓爭牽船泣留之船不得進攸乃夜中發去吳人歌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入爲吏部尚書久之遷尚書右僕射晉書曰攸避亂納妾甚寵之訪問其家乃攸甥也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子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冬十月封魏武玄孫曹勱爲陳留王以紹魏後己巳庾亮誣南頓王宗陰與蘇峻謀逆誅之奏貶其族爲馬氏庚辰赦京師百里內五歲已下刑甲申御歷陽太守蘇峻爲大司農峻不受命十一月壬子大閱於南郊改定王侯國秩九分食之一時大旱自六月不雨至于是月

二年春正月新徐交廣寧三州諸軍事廣州刺史阮孚卒孚字遙集陳留人也父咸始平太守孚屬亂渡江中宗以爲安東府參軍蓬髮飲酒不以世務嬰心轉丞相參軍遷瑯琊王裒車騎府長史進拜散騎常侍孚性頗嗜酒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肅宗即位轉侍中吏部尚書稱疾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肅宗不豫溫嶠入受顧命過孚家邀同行升車乃告曰主上大漸江左危弱實藉群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宮門告嶠內逼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好財孚好蠟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

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兆尹才乃除交廣寧三州刺史未至廣州卒於道時年四十九既而明年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機三月益州地震夏五月日有食之護軍營牛生犢兩頭六足王導家羊生羔無後足冬十一月歷陽太守蘇峻豫州刺史祖約等舉兵於江西以討庾亮為名十二月辛亥峻使其將韓晃入姑熟屠于湖害于湖令陶馥宣城內史桓彝為晃所敗死之庚寅京師戒嚴以護軍將軍中書令庾亮為征討都督詔加振威將軍司馬流為左將軍帥衆拒峻前鋒戰於慈湖流敗死之流字子王國之宗室性懦怯不閑軍旅時率水步二千南上遇賊懼形於色臨陣方食不知口處問左右吾口何在既而合戰軍敗遇殺三年春正月征西大將軍陶侃率江州刺史溫嶠等下援京師丁未蘇峻濟自橫江登牛渚二月庚戌峻軍至鍾山領軍卞壼帥六軍與峻戰於山南王師敗績案地圖下蘇峻戰場在鍾山間[illegible]一百王師敗於陵西即吳大帝時陵也峻因風縱火進燒臺省溪栅再破官軍卞壼并晏周導[illegible]死於栅下

遇害者數千人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祖統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號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位中書令壼弱冠有名譽元帝鎮江左召為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仗轉世子師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憚中興建遷太子詹事拜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累位至尚書令明帝不豫壼與王導同受顧命輔幼主成帝即位群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稱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及皇太后臨朝壼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王導又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鑒朝廷肅壼裁斷切直幹實當官以褒貶為己任勤於吏事然性不弘恪才不副意故為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肅宗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嘗謂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鄙悋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慕王澄謝鯤為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

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邪及蘇峻作逆詔以壼爲都督加領軍將軍峻自鍾山破王師進攻青溪柵壼與諸軍拒之苦戰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眕盱母裴氏撫二子屍哭曰父爲忠臣爾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而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少知名中宗鎮江左辟爲丞相王導歷晉陵太守王敦平後代阮孚爲丹陽尹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峻既破六軍與卞壼周[illegible]陶瞻等同見害[illegible]是月峻又迫敗庾亮於宣陽門內亮攜子弟與郭默趙胤上奔尋陽臨去謂侍中鍾雅曰以後事相委雅曰棟折榱傾誰之責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思効臣復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雅遂與司徒王導擁帝於太極殿崧翜等侍左右峻兵麾戈接於帝坐叱左右下侍中褚翜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兵人遂散下殿突入太后後宮逼辱妃后及左右侍人群臣奔竄百姓號泣震響京師丁巳峻矯詔大赦天下惟不免庾亮兄弟以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以

許柳爲丹陽尹三月丙子皇太后庾氏崩壬申葬明穆太后于武平陵后諱文君潁川鄢陵人也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聞之娉爲太子妃以德見重肅宗即位爲皇后帝即位尊爲太后群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臨朝后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既而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夏五月乙未峻逼帝遷于石頭城帝哀泣升車群臣步從峻以倉屋爲宮分遣管商[illegible]東寇錢塘吳縣[illegible]丙午征西大將軍陶侃江州刺史驃騎將軍溫嶠庾亮等率舟師四萬旌旗[illegible]次于蔡洲六月諸軍晝會石頭城西北賊盛未即決戰議於查浦[illegible]爭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固修之滅賊之術也侃許之曰若壘不立卿當腰斬根引兵夜築曉訖賊衆見壘大驚壬辰進軍白石九月戊申司徒王導奔于白石庚午陶侃率溫嶠庾亮等陣于白石侃使將軍楊謙以軍攻于石頭峻輕騎出戰謙詐北奔白石壘峻逼之纔交鋒峻墜馬侃將護竟陵太守李陽臨陣斬峻於白石陂岸至今呼此陂爲蘇峻陂今在縣西北十二里石頭城正北白石壘即在陂東岸庾亮命斬峻肉焚其骨峻弟逸乃發亮父琛墓斷

㨿焚屍初峻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撾峻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即城空矣俄而為亂夷滅此聽不聰之罰也[illegible]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為書生年十八舉孝廉永嘉喪亂所在屯聚峻亦糾合徒衆結壘於本縣撫勞理朽遠近咸恩歸者日盛皆推峻為主遂群聚射獵於海邊青山中時曹嶷領青州刺史惡其得衆將討之峻懼不敢逆海南渡既至廣陵朝廷嘉其遠到累拜蘭陵相同討王敦逆以功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以江外之任寄之[illegible]峻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頗有異圖時肅宗崩帝幼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恐其兵彊難制下優詔徵之峻素疑亮欲害己不應命朝廷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結祖約為亂以討庾亮為名遂舉兵渡江破王師入宮城縱兵伎掠窮兇極暴殘酷無道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負擔登蔣山裸剝士女哀號之聲響振內外為陶侃温嶠等所破殺之峻司馬任讓復立峻弟逸為帥收兵保石頭十二月石勒破劉曜於洛陽擒之關中大亂四年春正月帝在石頭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等謀奉帝出就陶侃營事覺逸使任讓將兵入收超雅

帝拘抱超等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不受詔殺雅等及峻平陶侃得任讓不殺帝曰任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乃殺之　雅字彥冑潁川人　超字世瑜瑯琊人少有志尚中興初為中書舍人累拜中書侍郎從后臨朝遷右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伍義興人多隨超超因統其衆以宿衛為君子營帝即位與鍾雅俱為侍中帝遷幸石頭大雨超與雅步衛左右賊給馬惡而不騎丁卯賊將匡術以苑城歸順百官赴之戊辰峻子碩引軍又攻宮城焚燒堂殿秘閣皆盡城內大飢米斗萬錢庚午冠軍將軍趙胤大破祖約於歷陽約奔石勒二月戊戌諸軍攻石頭李陽滕含大破蘇逸於石頭滕含等奉帝幸溫嶠舟衆與反政群臣頓首號泣請罪甲午蘇逸以萬餘人東走延陵湖將入吳興將軍王允之追擒於溧陽初太寧中有童謠云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高山謂峻也石即峻小名也時自正月雨至二月五十日及滅蘇峻兵後淫雨乃霽兵火之後宮闕荒殘帝居上蘭堂甚卑陋欲宮建平園溫嶠議遷都豫章朝士及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司徒王導獨曰建康古之秣陵帝皇所居孫仲謀劉玄德皆云王者之宅不可改遂定議帝三月壬子論平賊功行賞以陶侃為太尉封長沙公郗鑒為司空封南昌公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封始安公追贈死王事者贈卞壺左光祿大夫
餘各有差尚書郎弘訥上議以壺父子三人同死國
難詔改贈驃騎將軍諡忠貞夏四月乙未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始安公温嶠薨 嶠字太真
司徒羡弟憺之子性聰敏有識量博學少以孝悌稱
起家爲司隸都官從事奏彈無所避京都衆肅平北
大將軍劉琨請爲參軍爲琨謀主琨所憑侍焉及二
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
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
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乃以嶠爲左
長史檄告華夷使嶠奉表勸進嶠至引見帝具陳琨
忠誠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
王導周顗等並與親善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
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世務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
吾復何慮因屢求反命不許除散騎侍郎累遷太子
中庶子太子深重之與爲布衣之交肅宗即位拜侍
中參綜機密尋轉中書令帝稱爲棟梁之任王敦忌
之請爲左司馬嶠謬爲誠敬深結錢鳳詐立聲譽每
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悅之丹陽尹缺敦表以嶠爲
丹陽尹因錢會嶠自起行酒至鳳未及飲嶠僞爲
醉以手板擊鳳幘墮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
而敢不飲敦以爲醉故兩釋之及去即路鳳入說敦

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
色豈得以此便爲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還都遂
以敦之逆狀請爲之備敦聞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
幾日作如此事因舉兵表誅姦臣以嶠爲首敦平後
封建寧縣公帝即位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壺等
同受顧命輔幼主時蘇峻藏禍歷陽陶侃威重荊楚
朝廷以西夏爲虞故使嶠爲形援出爲江州刺史鎮
武昌下車親祭徐孺子之墓收名賢在鎮見王敦畫
像曰豈有天子之賊而圖形於都下令削去之及蘇
峻作逆京師不守嶠慟哭使督護王愆期要陶侃下
討峻推侃爲盟主鉦鼓連于百里直指石頭侃屯蔡
洲沙浦嶠屯沙門浦義軍屢戰失利又食盡陶侃怒
欲西歸嶠固止侃曰要一戰決之乃平峻進錄尚書
讓不受因辭還藩因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嶠乃
燒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奇怪異狀或乘車馬著
赤衣者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苦相照嶠
甚惡之先有齒疾因拔之中風至鎮卒時年四十二江
州士庶莫不相顧而泣初葬豫章朝廷追思之乃爲
造大墓迎還葬元明二陵北幕府山之陽二子放之
式之秋七月詔復遺賊郡縣租稅三年九月石勒將
石季龍攻盛層上邽滅劉氏大小黨族三千餘人冬十
月廬山崩是歲天裂西北有聲如雷衛西中郎將郭

默為右將軍默過江州刺史劉胤不禮送豚一頭酒五斗默怒投于江遂矯詔入城殺胤表送首京師

五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除諸將任子 安帝以來諸將屯戍並留任其子為質立一部名任子部 庚子司徒王導以默驍勇尊殺方州懼其為亂表默為豫州刺史便鎮武昌太尉陶侃聞默害劉胤曰此必詐也即督西陽太守鄧伯山水陸討之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有人殺宰相便用為宰相乎遂督默斬其父子 二月己巳會稽太守王舒表獻銅鼎亥詔置端門西塾之西夏五月石勒將劉徵寇南沙害都尉許儒 儒字思行高陽人祖鮪吳御史中丞父延河間相儒幼而立行清素忠烈有聞 丁母 在殯遇寇賊放火儒抱柩悲號賊為救火保護之所居一里賴全起服為郡功曹元帝屯江左澄洗九流妙於選舉為司徒參軍出為南沙都尉縣為石勒所寇遇害六月詔初稅田畝三升秋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於襄國使其將郭敬寇襄陽中州流人悉降于勒九月作新宮始繕苑城修六門

冬十月駕幸司徒王導宅置酒大會下車入門先拜十一月平西將軍庾亮表獻鍮石一帶十二寶是歲無麥禾天下大飢涼州刺史西平公張駿稱臣於石勒

六年春正月戊午以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二月丙子追贈故南沙都尉許儒高涼太守謚曰貞侯三月壬戌日有蝕之癸未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夏六月錢塘民殺豕產兩子皆人面狀如胡人其身猶豕異之甚也是歲江州刺史觀陽侯應詹卒 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也魏侍中璩之孫詹幼孤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請族人共居委其資產世貲焉及長質貞素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遷南平太守時王澄為荊州刺史洛陽傾覆詹流涕勸澄赴援馳檄四方辭義壯烈見者悽慨而澄竟不從及武陵蠻反澄假詹天門武陵軍事詹巡撫諸蠻召問酋長所欲蠻感德義數郡無虞後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多金寶詹一無所取惟收圖書王敦表為益州刺史移鎮巴東士庶攀車號泣而送俄遷後將軍徵拜光祿勳及王敦作逆明帝問詹計以詹為都督前鋒軍事賊平遷江州刺史封觀陽縣侯在州疾篤與陶侃中書勸勵力朝

廷以報幼主卒時年五十三謚爲烈 [illegible]

[illegible]

七年秋七月詔諸養禽獸之属損費者多一切除之大尉陶侃遣子平西參軍斌與南中郎將桓宣攻石勒將郭敬破之剋樊城竟陵太守李陽拔新野襄陽因而戍之冬十一月壬子朔進陶侃爲大將軍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是月新宮成署曰建康宮亦名顯陽宮開五門南面二門東西北各一門 [illegible]

十二月帝遷于新宮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朝萬國於新宮四夷列次帝詔曰昔長蛇縱暴宮室焚蕩元惡雖剪未暇營築有司屢陳朝會逼狹遂作斯宮子來之務不日而成之既獲臨御大饗群后九賓充庭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矣思蠲密網咸同斯惠其大赦天下五歲刑以下令諸郡舉力人能負千五百斤已上者丙子石勒使致賂詔焚之是月改苑倉爲太倉 [illegible]

四月以束帛徵高士郭文舉處士翟湯　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廉潔不屑世事永嘉末寇害相仍湯隱於尋陽南山盜不犯境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米餉湯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歸使者依旨湯得船米乃貨易絹遂附還寶寶益愧焉庾亮表之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年七十三卒於家 [illegible]

夏五月有星隕于肥鄉數一麒麟騶虞見于遼東秋七月石勒死子弘嗣立是歲作北郊於覆舟山之陽制度一如南郊 [illegible]

九年春正月隕石于涼州數二二月丁卯加張駿爲大將軍夏六月蜀李雄死其兄子班嗣僞位乙卯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等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陶侃薨死於樊谿　侃字士衡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少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

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易酒撤薦飯馬逵重之言於廬江太守張夔夔召為督郵遷主簿復察孝廉至洛陽除郎中後會荊州刺史劉弘之官辟侃信用累至江夏太守時陳敏據揚州令弟恢率軍西上侃拒之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何為不可遂破恢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沖天而去及中宗即位江左加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益州刺史杜弢舉兵反破荊州刺史周顗奔侃侃率衆救之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卿等誰能忍飢鬪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飢晝當擊賊夜分捕魚可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來攻侃擊破之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以荊州多難用王貢說表侃為荊州刺史鎮沔江為杜曾所破坐免以白衣領職佐史爭上疏理之復官率周訪等進討杜曾初王貢以矯命恐獲罪遂投杜曾至是賊衆雖阻貢將出挑戰侃遙謂曰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辭色甚順侃截髮為信貢遂來降弢自等大敗王敦忌侃功左轉為廣州刺史時溫邵作梗嶺外諸將請討之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

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入於齋內人或問之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及王敦平詔侃領江州刺史敦平進都督荊雍梁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終日危坐事有萬端曾不遺漏遠近書疏皆手自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及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中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三倍若非理得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行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農家給人足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侃恨不在顧命之列言形於色謂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推為盟主侃便戎服既平峻於石頭庾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衡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

以平峻功進侍中大尉改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移鎮巴陵後平襄陽拜大將軍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上表固讓薨時年七十六贈大司馬侃在軍四十一年雄毅明斷自南陵至于白帝數千里道不拾遺侃性纖密頗類趙廣漢在武昌時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植於巳門侃行駐車問曰此武昌官柳何因在此施惶怖謝罪時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武昌號為多士侃飲酒每有定限常會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終不許時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慎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謝安石每云陶公用法恒得法外意侃少時漁於雷澤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嘗夢身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巳入其八唯一門不開閽者以杖擊之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及統八州握強兵據上流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有子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於史餘不見錄時大旱詔太官徹膳省刑恤孤寡貶費節用冬十一月石季龍殺石勒太子弘而自立為天王于鄴十二月侍中顧和議奏舊禮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帝納之

十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為咸康元年增文武位一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米五斛甲戌詔太常改冕旒飾用玉珠〔案[illegible]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至此顧和始奏帝因太常改之〕二月甲子帝親臨釋奠夏四月石季龍寇歷陽詔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帝親觀兵于廣陽門令諸將分戍〔案晉書成帝紀觀兵於廣莫門晉宮苑記曰晉時未有廣莫門據此成帝觀兵是廣陽門太史誤耳至宋初中始改宮城北平昌門為廣莫門廣陽門在今縣城東一里出于都城西面門也其時石季龍既寇歷陽兵亦不歷廣陽門出也〕秋七月白虹貫日八月乙丑荊州長沙武陵龍陽等三縣大水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時帝幼沖權在下之罰也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是歲大旱會稽餘姚尤甚米一斗五百價人相賣

二年春正月彗星見于奎二月募軍用税米空懸五十餘萬碩尚書謝褒已下免官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文武位一等三月散騎常侍干寶卒寶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學中宗即位以領國史累遷散騎常侍修晉紀上自宣帝迄于建興凡五十三年成二十卷辭簡理要宜而能婉世稱良史初父亡有所寵婢母忌之乃殉葬後十餘年母喪開冢合葬殉婢仍活取嫁之因問幽冥考校吉凶悉驗遂著搜神記三十卷將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也〔案三十國春秋見在天台令蘇韶卒後韶從弟節見韶乘馬黑介幘黃單衣節問曰兄何由來韶曰欲陳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為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生者〕

毅於四一商今見為將又卽死亡與生哉無有是所虛生寄此不實而作以死者何故不復歸其刃乎對曰當其當見一將月以授地戒刺前之妙夕有患落死者屏散方如此也節曰要葬安說月書佛乎節曰何也一云右卽門君少兄何故改葬部曰逍生時事耳云曰然而乃身夏四月任右
見于太廟秋七月詔賓禮三恪立周漢之後冬十月
更作朱雀門新立朱雀浮航航在縣城東南四里對
朱雀門南度淮水亦名朱雀橋案地志太寧□年……
航注字云王以如議用杜預河橋法作之長九十步廣六丈冬夏隨水高下也是歲徐州刺史刁彝上書
訟父協功德朝廷議詔贈本官祭以太牢 協字玄亮
勃海饒安人也少好經籍博聞強記釋褐濮陽王文
學永嘉初累遷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鎮江左
用為鎮東將軍諮祭酒中興初拜尚書左僕射于時
朝廷草創憲章未立以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
制度儀注皆禀於協焉大興初進位尚書令協為人
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好使
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
匡救元帝甚信任之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
協所建衆庶怨望及王敦搆逆上表罪協帝使督六
軍出拒王敦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見帝於太極東
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乃給協等人馬
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騎乘又素無恩於下從者皆
委之行至江乘縣東為人所殺送首於王敦中宗痛
之密捕送首者誅之敦平後以協出奔不在贈例而
既本官至是子彝上疏訟之執宰庾冰下議追贈本官

三年春正月辛卯詔立太學於淮水南在今縣城東
南七里丹陽城東南今地猶名故學夏六月旱地生
毛冬十月丁卯慕容皝自立為燕王
四年夏四月蜀將李壽殺李期僭卽偽位國號漢六
月改司徒為丞相以太傅王導領之秋八月丙午分
寧州置安州
五年秋七月使持節侍中丞相領揚州刺史始興公
王導薨 導字茂弘琅琊臨沂人祖覽父裁導少有
風鑒識量清遠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
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才也初與元帝友善在洛
陽常勸帝歸藩見天下將亂遂推心奉戴有興復之
志及從鎮建鄴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
患之會敦來朝導謂敦曰琅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
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
觀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賢皆騎從之吳人
紀瞻顧榮賀循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
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帝乃使導躬造循榮
二人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
臣之禮始定導為政務在清淨匡主寧邦尤見委託
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
之蕭何也初桓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
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衰弱如此將何以濟憂

濯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時渡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歡宴周顗中坐而歎江山之異相對而泣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而相對泣邪衆收淚謝之及中宗即晉王位累遷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帝登尊位進侍中司空假節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因祖約與王隱導始啓立典籍頗具時議欲立石闕於宮門未定後導隨駕出宣陽門乃遙指牛頭峯為天闕中宗從之（案地記云至今此山名天闕山自朱雀南出古御道四十里到此山 [illegible]）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肅宗即位平王敦後進封始興郡公位太保司徒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受顧託之重帝即位給班劍鼓吹羽葆蓋及石勒侵阜陵又石季龍掠騎至歷陽俱加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賊退解大司馬轉中外大都督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匹賣之不售而國用不足導患之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庶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端至一金帝既幼沖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導妻曹

氏性妬導令別修館以安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不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及庾亮出鎮於外以帝舅故執朝權而趨向者多歸之導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輒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自漢魏已來群臣不出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悲涕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薨時年六十四子悅嗣（[illegible]）八月壬午復改丞相為司徒司空庾亮領之辛酉以護軍將軍何充錄尚書事辛酉作中太尉南昌公郗鑒薨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鑒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壠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惠帝累拜中書侍郎以世亂辭鄉里將親屬避難於魯之嶧山中宗鎮江左承制假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大寧初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為外援拜安西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假節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及敦使錢鳳王含入逼京都衆議以苑城小不固勸大駕自出距戰鑒不許敦平後奏免錢鳳母年八十不坐帝即位與王導等同受顧命挾輔

少主咸和初領徐州刺史蘇峻反進位司空與郭默
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拒賊東入之兵峻平
遷太尉將拜謂所親曰平生意不及此位世紛紜遂
至今日尋以疾上疏遜位薨時年七十一子愔曇（鑒家上斷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不能兼有所存鑒已後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鑒之薨也翼為剡縣令追撫育之恩乃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也）是時始
用塼壘宮城而創（太上御名）樓觀
六年春正月庚戌以庾亮為安西將軍都督江荊司
雍梁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將發獻王楠毛扇帝
疑其故物侍中劉劭進曰栢梁雲（太上御名）匠石先君其
下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稚恭之進扇以好不以
新帝大悅二月燕王慕容皝太破石季龍將石成于
遼西獻捷于京師秋七月乙卯初依中興故事朔望
聽政於東堂是月征西將軍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
州諸軍事司徒永昌公庾亮薨　亮字元規明穆皇
后兄父琛字子美以建威將軍過江為會稽太守卒
於丞相軍諮祭酒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
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
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
不就隨父在會稽巍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儼莫敢
造之元帝鎮江左聞其名辟為西曹掾及引見風情
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娉其妹為皇太子妃

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累遷給事中黃
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
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
裴頠遠矣肅宗即位進中書監亮上疏讓曰臣凡庸
固陋偷榮昧進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悠悠六合
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
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
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
更猶姻媾臣歷觀外戚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
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猶姻媾
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
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
鑒可為寒心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
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恭命則愈違
命則苦臣雖不達寧察愚心帝納其言而止時王敦
有異心亮甚憂懼以疾去官尋代王導為中書監敦平
後與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復進中書令太后臨朝政
事一決於亮時陶侃祖約以不在先帝遺詔內疑亮
刪除並有怨言亮懼亂出溫嶠為江州刺史仍脩石
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
羕宗帝室近屬羕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
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

闔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闔而峻保匿之峻多納亡命
專用威刑亮知峻必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
亮不從及峻舉兵反至于京都亮與其三弟懌條翼
等南奔溫嶠與嶠共推陶侃為盟主侃素有憾於亮
下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
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
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
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
尤相稱歎曰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實及至石頭又
為峻將張曜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
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峻平後亮進見帝
泥首謝罪乞骸骨逃竄山海帝勞之曰此社稷之難
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出外鎮自効假節豫州刺史領
宣城內史鎮蕪湖陶侃薨後拜都督江荊豫益梁雍
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鎮武昌時王導
輔政會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以毛寶為
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俱戍邾城又使陶稱為
南中郎將入沔中弟翼為南蠻校尉鎮江陵以陳囂
為輔國將軍趣子午亮率大衆自進石頭城為諸軍
聲援乃上疏朝廷議之會寇陷邾城毛寶等赴水死
亮以憂慨置失在之陳謝自貶詔不許進拜司空固讓不
拜及導薨徵為司徒薨時年五十二將葬何充會之

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三子彬羲龢諱
冬十月林邑獻馴
象十一月復琅琊比漢豐沛
七年春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己卯慕容皝遣使求
假燕王章璽許之三月戊戌皇后杜氏崩夏四月丁
巳葬恭皇后于興平陵后諱陵陽京兆人也鎮南將
軍預之曾孫祖錫父乂母裴氏名穆太傅主簿遐女
孝武帝立封裴氏為廣德君初穆渡江立第於南掖
門外時以裴氏舊宅故呼為杜姥宅在今縣東北三
里東宮城南路西后少有姿色及長猶無齒帝將納
采之日夜齒生在位七年年二十一崩無子先是三
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
為之著服至是后崩 是
月詔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分江乘縣西
界置臨沂縣屬琅琊郡 秋八月
引見群臣射宴於延賢堂九月罷太僕官冬十二月除
樂府雜伎罷安州癸酉侍中司空興平伯陸玩薨
玩字士瑤吳郡吳人也父英兄曄曄與玩少有雅望
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曄位尚書玩器
量淹雅元帝引為丞相參軍時王導初過江左思結
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

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
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
貴如此明帝即位累遷進位侍中以疾辭後進吏部
尚書又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蘇峻反玩潛說庄術
以苑城歸順賊平以功封興平伯除尚書令玩自辭
讓詔優答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
咸以爲三良既沒邦國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
司空玩既不得已受拜退謂賓客曰國家以我爲三
公是天下無人也談者以爲知言玩友人詣玩索酒
盃酒瀉置梁柱間呪曰當今之材以爾爲柱石莫傾
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illegible]玩雖登公輔讓謗不辟
掾屬成帝勸之玩不得已而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
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謙納後進謙若布衣搢紳之
徒皆歷其德後疾篤上表乞骸骨薨時年六十四詔
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子始嗣[illegible]
[illegible]是月東陽太守張虞
表稱郡民許孜純孝詔旌表門閭蠲復其子孫　孜
字季義東陽吳寧人遭父母喪建墓於縣之東山廬
於墓自負土成墳鄉人或愍孜羸憊助其負土晝則
不逆夜並除之還妻還本家一身自處鳥獸遊之時
有鹿犯其松栢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虎殺
其鹿於松所孜見鹿死倍復惆悵取而埋之虎復出
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埋其虎自後無犯纖
介白鹿野雉嘗就馴宿年八十餘卒邑人號所居爲
孝順里
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乙丑大赦天下二月豫
州刺史庾懌送酒與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疑其有
毒與犬犬斃允之懼表帝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
舅復欲爾邪懌聞服藥而死三月以武悼楊皇后配
饗武帝廟庭夏五月有馬色赤如血入於殿前盤旋
走出莫知其處六月庚寅帝不豫詔以琅琊王岳爲
嗣曰琅琊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
時望肆爾王公卿士其輔之以祗奉祖宗明祀壬辰
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illegible]監庾冰中書令何充並
受遺詔命癸巳帝崩于西堂秋十月丙辰葬興平陵
在縣北七里雞籠山陽與元帝同處案帝年五歲即
位立十八年年二十二謚曰成皇帝廟號顯宗帝少
聰敏有成人之量初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
蘇峻平後問庾亮曰白頭翁何在亮曰謀反伏誅帝
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
亮懼變色然少爲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
於萬機務在簡約嘗欲於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
以爲勞費乃止雄武之度雖愧於前王恭儉之德冀
追蹤於往烈矣

建康實錄卷第七

建康實錄卷第八

康皇帝岳 明帝子　孝宗穆皇帝聃 康帝長子

哀皇帝丕 成帝長子　廢皇帝奕 成帝少子

太宗簡文皇帝昱 元帝少子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年徙封琅瑘王咸康五年領司徒八年夏六月庚寅顯宗不豫時庾冰以舅氏當朝權傾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疎遠將為他人所制乃誅說顯宗曰國有彊敵宜立長君顯宗信而從之遺詔以琅瑘王為嗣甲午即皇帝位大赦諸屯戍文武及二千石官長皆不得輒離所部而來奔赴己亥封成帝子丕為琅瑘王奕為東海王時帝在諒陰委政中書監庾冰等秋七月葬成帝于興平陵帝親奉奠西階既發引徒行至閶闔門乃素輿至陵 九月詔琅瑘國及府吏進位各有差冬十二月壬子立皇后褚氏增文武位二等

建元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振恤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夏五月旱六月壬午束帛徵處士南陽翟湯會稽虞喜秋七月慕容皝大破石季龍石季龍將戴開率衆來降詔曰慕容皝摧殄羯寇斬獲八萬餘人將是其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經略以安西將軍庾翼為征討大都督遷鎮襄陽以輔國將軍琅瑘內史桓溫為前鋒假節帥衆入臨淮八月蜀李壽死子勢嗣偽位冬十月辛巳以驃騎將軍何充為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錄尚書輔政十一月己巳大赦天下高句麗遣使朝獻二年秋八月罷絕倒懸樁之役九月丙申立皇子聃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冬十月乙丑葬崇平陵在今縣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案帝年二十一即位立三年年二十三謚曰康皇帝初庾冰權政當朝制度年號冉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吾侯忘郭生之言耶冰瞿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

案寺記帝時置兩寺褚皇后立延興寺在今縣東南二里運瀆西北中書令何充立建福寺今廢也

孝宗穆皇帝

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長子也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為皇太子時年二歲己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褚氏為皇太后臨朝攝政冬十一月庚辰車騎將軍庾冰卒 冰字季堅時兄亮以名德流訓冰與諸弟勵必合禮為世所重亮嘗曰冰為庾氏之寶起家累遷吳國內史與王舒擊破蘇峻將張健峻平後以功封侯不受累遷中書監都督揚豫兗三州諸軍事時王導新薨人情恟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而冰入當重

任經綸時務不捨夙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稱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而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及顯宗疾篤時有妄為尚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必是虛妄推問果詐眾心乃定康帝即位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將伐石季龍遂出都督江荊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鎮武昌帝即位獻后臨朝乃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卒於鎮冰天性清慎及卒無絹為衾又室無媵妾有七子後以罪並為桓溫所誅初冰令郭璞筮卦成曰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以希子希鎮山陽第三子友為東陽遂挈家于暨陽及後坐誅族唯友獲全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聽政大赦改元夏四月壬戌詔會稽王昱錄尚書六條事是月石季龍將路永屯壽陽秋七月方士戴洋卒　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言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恆廬等諸山既而遣歸及長善風角好道術妙解占候吳末為臺吏時童謠歌曰猗童將山流波江洋

知吳必亡遂託病還鄉里懷帝末堂邑令孫混欲迎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耶混便止歲末陳敏作逆使弟昶攻破堂邑都水馬武見洋有道術召將赴洛洋夢神人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揚州後五年當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時王敦出鎮荊州洋謂吳興陳璡曰王敦南去半路而往當還作賊及敦在武昌後南方有雲如牛北向洋語華譚曰此王敦舉眾之應也初祖約鎮譙請洋為中典軍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反上者約問洋曰吾還東何如曰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必死入胡亦死留壽陽尚可二年而約不聽洋辭歸約不從約眾將家屬叛奔于石勒勒果誅約約後洋還庾亮代陶侃鎮武昌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後蘇峻反家存生望見城內有數爐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帳覆其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其徵殺數石城或問洋當不洋曰不當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于己酉還下秣陵其見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臨邾

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後此賊果陷邾城而去亮
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也洋言今石季龍亦當受死
且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如何洋曰荊州受兵江
州受災公若去此二州即可[illegible]不能解二州遂至
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
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illegible]之君神人也或問
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illegible]亮已不識人咸以
為妄果經正月一日而薨庾[illegible]持節都督江荊司
梁雍益寧七州諸軍事江州刺史[illegible]征西將軍都亭侯
庾亮卒　翼字稚恭司徒亮之[illegible]風儀[illegible]俊當世
[illegible]善草隸[illegible]子弟皆効之後王羲之書盛內外官
重翼甚不平在荊州[illegible]小兒子輩[illegible]家雞好
野雉常見殷浩杜乂之[illegible]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
平然後議所任耳[illegible]丙申皇太后詔曰今百姓
勞弊其共思詳所以賑恤之是歲鎮東將軍會稽內
史孔愉卒　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
國曾祖潛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愉年十三而孤養
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
名時人號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
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逼為參軍不從逃
東還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
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末中宗

辟為參軍尋求去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
相掾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曾行經餘不亭見
籠龜於路者買而放之溪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
鑄侯印而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愉悟乃佩焉
建武拜中書郎出為司徒左長史肅宗即位累遷位
侍中太常卿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賊平遷左僕
射後王導將以趙胤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已來處
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
之邪導不從尋省左右僕射以愉為尚書僕射愉年
及[illegible]乞骸骨詔不許拜護軍將軍會稽內史時
句章縣有漢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
[illegible]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illegible]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
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illegible]棄官居之送資數
百萬悉無所受病篤遺令斂以時服[illegible]年七十五
子間嗣位侍中[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己卯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州
諸軍事揚州刺史錄尚書事都鄉侯何充卒　充字
次道廬江灊人吳光祿大夫禎之曾孫幼而好學風
韻淹雅以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府掾時敦兄
含為廬江太守貪汙敦嘗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

政盧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盧江人所聞異
於此敦默然由是忤意左遷東海王文學敦敗累位
中書侍郎少與王導善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
共坐曰此君坐也顯宗即位拜黃門侍郎平蘇峻出
爲會稽內史在郡尋徵侍中辭不拜轉丹陽尹時王
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萬夫之望必
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
社稷無虞矣詔加吏部尚書王導薨後與中書監庾
冰參錄尚書事進尚書令加領軍充以內外既任難
處上疏固辭許之徙中書令將顯宗寢疾庾冰兄弟
以舅氏當朝謀立康帝爲嗣充建議以父子相傳先
王舊典不宜改易冰等不從既而康帝臨軒冰充侍
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
之力若如臣議不覩昇平之日帝有慙色建元初庾
冰出鎮江州以充爲揚州刺史先是庾翼悉發江荊
二州編戶奴爲兵士庶嗷然充復發揚州奴以均
其謗議不成俄而帝疾篤庾冰等意在簡文充議立
皇太子奏可帝既立太后臨朝詔加中書監錄尚書
事庾冰卒後專輔幼主以桓溫爲征西將軍領荊州
刺史每曰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無勞矣
充爲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有器局臨朝正色
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

樹氣成談者以此重之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
門以至貧乏乃獲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志大宇
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
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
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万譏之云二何佞於佛二
郗謟於道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每云見次道飲
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卒贈年五十五二月
癸丑以左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錄尚書六條事與
會稽王昱輔政夏五月西平公張駿薨子重華嗣立
冬十月以桓溫爲安西將軍[illegible]荊州刺史溫表四維令[illegible]
別駕恩[illegible]比何如人[illegible]謂荊州之杞梓[illegible]
溫曰此江海之洪琛岩岩[illegible]楚而已 含字君[illegible]
陽人少孤叔母生[illegible]學書臥夢五色鳥飛入
口意謂之宋氏曰夢矣 三色是文章汝後當善文自
長沙相致仕白首[illegible]十一月辛未安西將軍桓溫
伐蜀拜表輙行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
半天
三年春三月乙卯桓溫亂成都蜀王降益州平以周
撫爲益州刺史鎮彭模是月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
太守夏侯覽以尸祭天夏四月地震丁巳桓溫執蜀
王李勢歸于京師封勢歸義侯七月范文立范賁爲
帝冬十二月以侍中劉惔爲丹陽尹 惔字真長[illegible]

國相人少清雅標奇桓溫嘗造之因問談介稱王導
子悅論進耶談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
誰談曰故在我輩後溫乘酒欲獵過談談見其欲弊
問曰老賊欲持此何作溫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何得
坐談談與許詢至友及詢出郡談九日七日詣之謂
詢曰卿爲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時談爲尹詢宿
至室室甚麗詢曰若此保全庭殊勝東山談曰卿若
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 詢字玄度高陽人父歸
以琅琊太守隨中宗過江遷會稽內史因家于山陰
詢幼沖靈好泉石清風朗月參訓承虛中宗聞而徵
爲議郎辭不受職遂託跡林丘幽棲宗連徵司徒掾
不就乃策杖披裘隱于永興西山憑樹構堂蕭然自
致至今此地名爲蕭山遂捨永興山陰二宅爲寺家
財珍異悉皆是給既成啓奏孝宗詔曰山陰舊宅爲
祇洹寺永興新居爲崇化寺詢乃於崇化寺造四層
塔物產既罄猶欠露盤相輪一朝風雨相輪等自備
時所訪問乃是剡縣飛來既而移阜屯之嶺常與沙
門支遁及謝安石王羲之等同遊往來至今阜屯呼
爲許玄度巖也
四年秋八月進安西大將軍桓溫爲征西大將軍九
月丙申慕容皝死子儁嗣僭位冬十二月豫章人黃

韜造妖自號孝神皇帝聚衆寇臨川太守庾條討平之
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大赦庾翼石季龍僭皇帝位於
鄴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朱燾破范賁獲之趙
石季龍死五月假慕容儁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大單
于燕王冬十一月甘露降崇平陵玄宮前殿十二月
征北大將軍都鄉侯褚裒薨 裒字季野康獻皇后
父也祖䂮父洽裒少有簡貴之風謝安嘗云裒雖不
言而四時之氣亦備始爲郗鑒參軍平蘇峻後累遷
將軍領中書令帝即位皇后臨朝裒以后父進錄尚
書事裒自以近戚懼獲譏嫌固辭請居藩出爲徐兗
二州刺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京口薨時
年四十七墓在丹徒縣南七里初京口愍角府曾詣溥
筮充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良久曰有不祥乎璞曰
此郎人臣卦不知此少年何以乃爾二十年外吾言
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
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歆嗣位至秘書監
六年春正月帝臨朝以裒喪故懸而不樂閏月趙冉
閔殺石鑒僭天王位國號魏氏鑒弟祗又僭位於襄
國二月彗星見于亢己丑氐帥苻洪遣使來降以爲
太尉封廣川郡公秋八月苻洪子健率衆入關遣桑
京杜伯獻捷京師冬十二月司徒蔡謨廢爲庶人
謨字道明陳留人以孝廉隨中宗過江累遷侍中

工太尉成帝元會將作樂宿懸於殿所司奏非祭祀
燕饗則無設樂之制謨上疏曰臨軒宜有金石之樂遂
從謨議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及帝臨軒以司徒[illegible]
數召不至爲有司奏至是免官初謨渡江見彭蜞大
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委頓方知[illegible]
謨至詣謝向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illegible]
[illegible]
七年春正月辛丑苻健僭稱秦王赦關中秋七月甲
辰濤水入石頭溺死者數百人九月峻陽太陽二陵
崩帝素服臨於太極殿三日遣兼太常趙拔脩復山
陵冬十一月石祗將姚弋仲來降以爲大單于封高
陵公弋仲子襄爲平北將軍平鄉公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壬辰苻健僭帝號於長
安乙巳雨木冰二月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脩[illegible]
五陵夏四月冉閔爲慕容儁所敗儁僭帝位於中山國號燕
八月冉閔子智以鄴來降安西將軍謝尚使建武將
軍濮陽太守戴施應之進據枋頭會冉智行人劉猗
至施乃止猗使求傳國璽猗歸以告智智猶豫不許
施因遣參軍何融率壯士七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
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澀亦未
敢即送當遣單使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已在吾道知
卿等至誠必發重兵相救并智與脩軒謀信之乃出
璽付融融詣施施使融齎璽馳還壽春謝尚使振武
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衞送京師告太廟百寮畢賀[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中軍殷浩率衆北伐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丙寅皇太后與帝同拜建
平陵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范佛於日南破其
五十餘壘秋七月丁酉地震有聲如雷八月遣兼太
尉河間王欽往洛陽脩復五陵
十年春正月己酉朔帝以五陵未復悲而不樂
[illegible]僭帝號於姑臧二月己丑太尉桓溫伐關
中三月[illegible]殷浩[illegible]爲庶人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爲揚州
刺史夏四月己亥桓溫大破苻健子萇於藍田
六月王師敗於白鹿原溫引還是歲三麥不登
十一年春三月辛亥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稱
病去官[illegible]誠[illegible]父母墓　羲之字逸少司徒導
之從子也父曠淮南太守元帝過江曠首創其議羲
之幼訥於言人未奇之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
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由是知名
[illegible]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遊
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重[illegible]曰汝是吾家
佳子弟也陳留阮裕[illegible]名[illegible]以羲之

不減主簿與王承述之父王悅爲王氏三少時太尉
郗鑒使人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使者
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
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訪之
乃逸少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爲秘書郎累遷侍中吏
部尚書皆不就尋拜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揚州刺史
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爲書與浩言國家安危在於
內外和不和又爲書止浩北伐浩並不從遂爲敗與
會稽王陳浩不宜北伐言古人有言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
外不寧而內憂已深又論殷浩荀羨還守合肥廣陵許昌譙郡
梁彭城須立根勢舉謀之未晚皆不從羲之雅好
服食養性及爲會稽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時會稽
士許詢孫綽李充支遁東土羲之嘗與同志宴
會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序以申其志時
人以潘岳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之甚喜性
愛鵝聞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
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來烹鵝以待之羲之歎
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悅固求
之道士曰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
籠鵝而歸深以爲樂又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
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
嘗居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

爲五字姥初歎惋因謂姥曰無苦但言是王右軍
書以求百金耶姥如其言人競買之後姥復將數扇
來請書羲之笑而不答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
比張芝草猶鴈行初羲之書不勝庾翼郗愔及暮
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
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
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
騎將軍王述少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情好不
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
不重詣述深爲恨後朝廷撤述爲揚州刺史羲之恥
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
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
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乃稱疾罷郡
於父母墓前自誓去榮祿盟志林泉遂任世弋釣與
許邁等共脩服食之事遊名山不遠千里　邁字叔
玄一名映丹陽人也家世冠族祖仁侍中散騎常侍
父副秘書監封西城侯生七子邁與穆皆得道天降
玉板署上清真人羲之每造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
爲世外之交邁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皆有
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得道者皆在
焉羲之自爲傳述靈異之跡十卷邁因遠遊名山不
歸改名爲玄字遠遊與妻孫氏書告別令改醮有答

書在婦人集中羲之有七子五子知名玄之早亡次凝之亦工草隸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温參軍蓬首散髮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沖兵曹參軍沖嘗問卿署何曹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沖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時吳中有一家種好竹徽之便出造竹下諷嘯不顧主人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空宅中便令種竹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時在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即命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邪常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自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矣徽之謂術人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人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爾今君與弟算俱盡何可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哭慟既而上靈牀取獻之遺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喪因傾絕臥疾月餘而卒

子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時桓玄爲太尉朝臣畢

而汝涕告訴舉止有異常並蹻甚奇之及長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洛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司徒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否尚便著衣幘而舞迴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有中傍若無人累位至江夏義陽隨三郡太守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即以副鼓吹給之尚性清簡至官悉壞布帳分軍士作襦袴尋轉為安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春進討苻健將張遇於許昌為遇所敗後以獲璽功遷尚書僕射鎮西將軍在壽春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金石之樂自尚始 案晉書[illegible] [illegible]尚宅也南直竹格巷臨秦淮[illegible]縣城東南一里二百步尚書[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前秦苻堅殺苻生而自立為帝 秋七月苻堅將張平以并州來降拜并州刺史 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天下賜酺三日鰥寡孤獨孝義力田米各有差逋租宿債一切放免 冬十月皇后見于太廟

二年春正月司徒會稽王昱歸政事 三月攸飛督王餘歙鴉馬帝怒鞭皝二百使焚馬於四達之衢自又五月大水有星孛于天船 六月慕容儁盡陷河北之地

秋八月安西將軍謝奕卒 奕字無奕褒之次子累位桓溫府司馬溫尚南康公主主忌溫甚憚之勤經年不入其室奕每以酒逼溫溫逃酒入主門奕遂外溫廳事吏命酒引一直兵共飲謂之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怪也公主謂溫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案三十國春秋云謝奕為桓溫司馬[illegible] 十一月雷地震

三年春二月涼州城東泥中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

三月甲辰詔以此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已下十三户借一人一年助運是歲詔復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州陵侯毛寶本封 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王敦用為臨湘令後蘇峻作逆溫嶠以兵千人為之使為前鋒次于茄子浦時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於江西寶率所領登岸破之悉獲其米嶠嘉之表為廬江太守時祖約黨桓宣背約屯於馬頭約使祖煥桓撫攻之寶懸軍救宣大為煥所破箭中寶髀徹鞍革使人踏鞍拔箭血流滿鞾夜奔船所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至曆陽煥等引退寶因進破祖約於合淝尋召還討蘇峻於石頭峻死 衍以苑城降陶侃侃使寶守苑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十數人晃問寶

曰君是毛廬江耶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關寶曰君若能將何不入關晃笑而退賊平以功封州陵侯庾亮西鎮上明請爲輔國將軍謀北伐上表進寶豫州刺史守邾城石季龍遣其子鑒與將軍夔安李農等來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懼不時遣軍城遂陷左右突圍赴江死者六七千人寶亦溺死詔以寶之傾敗不加追贈至是始議復之案毛寶傳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免寶二子穆之安之穆之子璩璩瑾璩等六人璩最知名

四年春二月鳳將九雛再見于豐城衆鳥隨之夏四月姑臧澤中有火此火亦沴水之妖明年涼王張天錫殺執政張邕秋七月以軍役繁省用徹膳八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冬十月天狗流于西南十一月封太宰桓溫爲南郡公弟沖爲豐城公子濟爲臨賀公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天下賜鰥寡孤獨米人五斛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銅鍾一有二四字案南掖門是建康宮南面東門吳朝改爲端門南掖城開陽門即今白陽東門也夏四月大水桓溫使弟豁取許昌鳳皇見于沔北五月帝不豫丁巳崩于顯陽殿秋七月戊午葬永平陵在今縣城北十九里幕府山之陽周四十步高一丈六尺案晉十一帝有十陵元明成康四陵在雞籠山之陽陰葬不起墳康簡文武安恭五陵在鍾山之陽亦不起墳唯孝宗一陵在幕府山起墳也帝年二歲即位立十七年年十九崩諡穆皇帝廟號孝宗案帝時置偕尼寺二所何皇后寺在縣東一里南臨大道彭城敬王造彭城寺在今縣東南三里西大門臨古御街鎮西將軍謝尚造謝寺今改名興嚴寺即延興寺東隔運瀆南木山岸也

哀皇帝

哀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成康八年封爲琅琊王升平三年除驃騎大將軍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琊王丕中興正統合當儲貳往以幼冲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爲比於是百官備法駕迎琅琊王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封弟東海王奕爲琅琊王秋八月己卯夜天裂廣數丈有聲如雷九月戊申立皇后王氏以穆帝何皇后居永安宮案宮本東海王第穆帝以爲宮在今縣城東北七里近宮東方是初立備南州竹其於木移入此宮以此爲接神宮也冬十二月加涼州刺史張玄靚爲大都督隴右諸軍事隴西公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朔大赦改元減田稅畝收二斗二月丙子尊所生妃周氏爲皇太妃三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旱詔出輕繫賑困乏丁丑涼州地震浩亹山崩案五行志云山在枹罕之北前燕將呂護寇洛陽五月丁巳北中郎將庾希鄧遐等舟師救洛口破呂護護退走小平津秋七月西中郎將袁眞進次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餉洛陽前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殷浩卒于東陽之信安浩字深源陳

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將爲豫章太守都下人
士因其致書百餘函羨行次枝橋浦皆投之江水中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也其資
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
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談則辭屈著
篇則融勝由是浩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
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
將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時人以爲
名言起家累遷司徒左長史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
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
何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
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康帝建元
末庾冰何充相繼卒簡文始綜萬機衛將軍褚裒乃
薦浩爲楊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固請自三月至七月
乃受拜焉時桓温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故簡
文引浩爲心膂於是與温頗相疑貳浩既參朝權
潁川荀羨爲義興太守時王羲之與浩情好密說浩
羨令與温和同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
欲遂蕩平關河進浩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兗青
五州諸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己任上疏北征許
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既而以兗州刺史蔡裔等爲
前鋒師次壽春會秦苻健殺大臣關中不和浩請進

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錄
尚書事假黃鉞秋七月張天錫殺張玄靚自稱大將
軍西平公丁酉葬皇太妃妃姓周氏汝南人選入成
帝宮有寵生帝及海西公拜爲貴人帝即位詔崇爲
皇太妃儀服同於太后而葬不附陵廟八月有星孛
于角亢入于天市九月壬戌大司馬桓溫北伐癸亥
皇太子生大赦冬十月甲申立陳留王世子恢爲陳
留王
二年春二月改左將軍爲游擊將軍罷右軍前軍後
軍五校三將官癸卯帝親耕藉田三月庚戌朔大閱
戶人嚴法禁稱爲庚戌制帝幼好黃老斷穀服長生
藥過分不豫辛未[illegible]太后臨朝攝政[illegible]
[illegible]夏四月前燕將李洪侵許昌王師敗於懸瓠
桓溫使西中郎袁真鑿陽儀道以通運率舟師北伐
五月以桓溫爲楊州刺史錄尚書事詔徵溫入相溫
辭不從秋七月丁卯復徵入朝八月溫至赭圻遂城
而居之是歲詔移陶宮於淮水北遂以南岸窯處之
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后諱穆之太原晉陽
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初爲琅琊王妃王即帝位
立爲皇后三年崩謚曰靖后無子　濛字仲祖安西
司馬訥之子少放縱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克己勵行

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
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肆買之嫗悅
其貌爭遺新帽與劉惔齊名時人以惔方荀奉倩以
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簡文為會
稽王時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
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世謝尚清易令達
而濛性和暢與劉惔為簡文入室之賓累遷位司徒
左長史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
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
尾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
惔以犀柄麈尾置棺中因慟哭久之謝安亦稱美之
曰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也二子脩蘊
字敬仁明秀有美稱起家為著作郎遷中軍司馬未
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二月甲午疾篤丙申帝崩于西堂三月葬安平陵在
縣北九里雞籠山之陽帝同慶帝年二十二即位
立四年年二十五謚哀帝帝雖即尊位而政不由己
軍事權於桓溫機務在於會稽天子不得自由故興
寧童謠云雖復寧轉復無聊生
案帝時置一寺興寧二年僧慧力造瓦官寺在今縣
東南三里半井岡東偏也

廢皇帝

廢帝諱弈字延齡哀帝之母弟咸康八年封東海王
穆帝升平四年拜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琊王興寧
三年二月哀帝崩無嗣皇太后詔曰琅琊王明德茂
親屬當儲副於是百官奉迎於第丁酉即皇帝位大
赦天下二月前燕慕容恪攻陷洛陽秋七月己酉改
封會稽王昱為琅琊王以昱子昌明為會稽王壬子
立皇后庾氏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反自稱成都
王桓溫使江夏相朱序討平之十二月大赦改明年
為太和元年夏四月旱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七月
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后諱道憐車騎將軍冰之
女初為東海王妃及即位立為皇后無子九月曲赦
梁益二州是歲涼州楊樹生松戒曰不改柯易葉根
者柔脆之木今松生其上非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
地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庾希有罪亡入海冬十月以
琅琊王昱為丞相錄尚書令王述卒 述字懷祖
太原人祖湛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鼻隱
德人謂之癡父承早卒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
不求聞達性沈靜每坐客馳辯異端競起而述處
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
始辟為中軍參軍既見無他言唯問以在東米價述
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

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
盡善導改容謝之累遷會稽內史以母憂去官服闋
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
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加中書
監固讓經年不拜遷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爲虛讓至
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爲我不堪邪坦
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述曰既云堪何復爲讓人
言汝勝我不及也後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
婚於坦之坦之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
置於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
耶詎可畏溫面以女妻兵也及坦之見溫乃辭他故
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
受贈遺而脩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
使人謂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
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及居州郡清潔絕
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爲累嘗
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擲於地雞子圓轉不止
便下以屐齒踏之不得瞋甚掇內口中嚙而吐之及
外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述
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
之是年以老上疏乞骸骨歸丘園詔不許述竟不起
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

將還侍中止之述曰溫欲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
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子坦之嗣

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有蝕之癸亥大赦夏四月癸
巳雨雹大風折木冬十二月有神降于鄴自稱湘女
聲與人接不見其形

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桓溫伐前燕秋九月大敗
大破燕將傅末波於林渚戊子溫進至枋頭爲燕將
慕容垂設伏所敗而還辛丑慕容垂又追敗溫後軍
於襄邑冬十月大星西流有聲如雷是月豫州刺史
袁眞以壽陽叛十一月桓溫自山陽與琅琊王昱會于
塗中將謀後舉十二月城廣陵而居之

五年春二月袁眞死陳郡太守朱輔立眞子瑾嗣事
三月桓溫征瑾屠壽春擒袁瑾等首因詔參軍郗超
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答曰此未厭有識之情也
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未足以鎮壓
民望其惟廢立之事溫素信焉秋七月癸酉朔日有
蝕之九月益州妖賊李金根反立李弘爲聖王梓潼
太守周虓討平之冬十一月苻堅王猛伐慕容暐剋
鄴虜有燕地

六年夏四月大赦賜鰥寡孤獨米人五斛六月京師
及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並大水冬十一月癸卯
桓溫自廣陵還于白石用郗超謀將謀以圖廢立

丁巳諷奏崇德太后己酉太后下令廢帝爲東海王遷第供衛一如漢昌邑故事於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群臣拜辭莫不歔欷帝初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時又有童謠云青青御路楊白馬紫絲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帝聞惡之又見桓溫專恣平生爲慮乃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有三子並馬僞綠殺之森於黃門者也至簡文咸安二年正月又降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西柴里追貶庾氏爲夫人帝安於屈辱以保天年烈宗太元十一年十一月崩于吳時年四十五帝年二十八即位立六年見廢居吳十二年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閟牀笫易誣乃言帝在藩時夙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内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以具事奏諷康獻太后后時方在佛堂讀經内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答奏云未亡人羅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社稷大計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初溫始呈奏慮太后意異悚動汗流見於顏色及詔令出大喜遂行廢立幷出居吳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使御史顧允監察之是年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門稱太后密詔奉迎幷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奈何用兒女子言乎幷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幷知天命不可再深慮橫禍遂杜塞聰明安於屈辱去思慮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爲作歌焉

安帝時侍中 中書令王坦之造臨秦安樂二十三在今縣南二里十 南門臨秦淮水也

太宗簡文皇帝

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幼而岐嶷郭璞見之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清虛少欲善玄言永昌元年封琅琊王食邑會稽宣城咸和初又徙會稽王廢帝即位又改封琅琊領丞相錄尚書事前後輔穆哀廢三帝及太和末桓溫諷太后廢海西公十一月己酉溫率百官具法駕乘輿迎帝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面拜受璽綬即日即皇帝位改元咸安元年庚戌使兼太尉出居中堂分兵屯衛 辛亥溫使弟秘逼新蔡王晃與武陵

王睎謀反 睎字道外元帝中子出繼武陵王哲之
後太興元年嗣封武陵王穆帝初遷太宰睎無學術
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及帝即位溫乃表睎苞藏亡
命事連袁真詔免睎官以王歸藩既而溫尋又誣新
蔡王晃反與睎連結殷浩及太宰長史庾倩等同謀
收付廷尉奏請誅二王帝對之泣不許溫固執之帝
手詔答溫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
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帝先
歷宰三世溫素敬憚及帝即位溫欲上事自陳帝引
見對之悲泣溫懼無色及行武陵王等誅不果深恐
帝知而妄慰之尋大赦天下以溫爲丞相溫不受辛
巳溫旋白石因上箋姑孰十二月戊午詔京師有經
並次儲權停一年之運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經明
年三月不退尚書右丞顧悅之上表請詔復殷浩本
官 悅之字君叔晉陵無錫人與帝同歲而頭早白
帝問其故悅之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益茂蒲柳常質
望秋先零帝悅其表訟浩蹤表詔追復本官位尚書
右丞卒子 凱之字長康以文知於時兼善丹青妙
絕古今嘗好食甘蔗每食自尾至本或問其故曰漸
入嘉境曾爲殷仲堪鎮南府參軍將下都給布帆至
破冢遇風船破遺仲堪書曰地名破冢真從破冢中
出行人平安布帆無恙爲人好隱桓玄嘗以柳葉紿

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凱之深信
及玄造之將葉覓身玄就溺之凱之大喜以玄[illegible]
見已也故俗傳凱之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是止於散騎常侍領著作 孫綽卒
綽字興公太原郡人也馮翊太守楚之子永嘉喪亂
幼與兄統相携渡江博學善屬文與高陽許詢俱有
高尚之志居于會稽遊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
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
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所居齋前種一株松常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
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爾綽答曰楓柳雖復
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
鄙於綽或愛綽才而不取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
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
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
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
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
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
佐郎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同行綽在前顧謂習鑿

齒曰簸之揚之穅粃在前綽曰淘之汰之砂礫在後
累遷散騎常侍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原以河南
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
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孫綽乃疏諫溫溫
見綽書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彊知
人家國事耶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文士以綽爲冠卒
時年五十八[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濟林邑使貢方物己酉歲星犯
鎭在須女三月丁酉詔非軍國戎祀之要華飾煩費
之用皆省之重詔內外百司各勤所職使善無不達
惡無不聞癸丑遣使詣大司馬溫并問方伯遠于邊戍
宣詔大饗求其所安量賜給悉令周普夏四月騶
虞見南昌六月遣使拜百濟王餘句爲鎭東將軍領
樂浪太守戊子護軍將軍庾希舉兵反於江北自海
陵入居京口桓溫使周少孫破之擒希斬于建康市
夷三族六月太白晝見秋七月帝不豫壬辰疾甚手
詔大司馬丞相桓溫曰少子可輔卽輔之如不可君
自取侍中王坦之毀詔進曰天下者宣元之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陛下何得私與人帝默然乙未立會稽
王昱明爲太子以道子爲琅琊王六月帝崩于東堂
遺詔以桓溫輔政依諸葛亮王導故事冬十月丁卯

屯洛陽脩園陵又求解揚州專鎭洛陽詔不許既而
姚襄反浩懼遂棄輜重退士卒爲襄所掠士多亡散
浩又遣王彬之等擊襄爲襄所殺諸軍敗績桓溫素
忌浩及聞其敗因上疏罪浩浩竟坐廢爲庶人徙東
陽郡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
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作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既雄
豪自許每輕浩及權事專征深忌之至是乘釁謀廢
浩溫因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浩輒取
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
令僕足以儀形百揆朝廷用違其才爾浩雖被黜放
無怨言恬神委命談詠不輟家人亦不見其流放之
戚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浩甥韓康伯隨至
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
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
遺書告之浩欣然許之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數四
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絕之浩遂卒于徙所子涓嗣十二
[illegible]戊午朔日有蝕之詔曰戎旅路次未得輕簡賦役
[illegible]充旱爲患豈政事未洽將有板築渭濱之
[illegible]其拔揚[illegible]濁除苛碎時童謠云外平不滿什
[illegible]安得久帝聞惡之大赦改明年爲興寧元年春
[illegible]皇太妃薨于琅琊第帝奉喪詔司徒會稽
王昱撫內外衆務夏四月揚州地震湖瀆溢五月加

葬高平陵在今縣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
帝年五十二即位立一年年五十三謚曰簡文[illegible]
廟號太宗帝少善容止留心墳籍不以居處爲意凝
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於板
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懼
求下車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此憚服及溫仗文武之
任而立帝代海西公帝雖處尊位常憂廢黜先是熒
惑守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守太微帝
甚惡之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問曰命之脩
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曰大司馬臣溫
方内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
超請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
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詩云志
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然帝雖神識恬
暢而無濟世大略謝安石稱爲惠帝之流支遁嘗言
曰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爲
赧獻之輩也

案簡文即位自立[illegible]寺一所[illegible]寺今廢

建康實錄卷第八

建康實錄卷第九　晉中下

烈宗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太宗第三子也初太宗見讖
云晉祚盡昌明及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曰汝生子
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名之太宗後悟
乃泣曰昌明在爾耶興寧三年封會稽王咸安二年
秋七月己未立爲皇太子是日太宗崩太子即皇帝
位九月甲寅追尊皇妣王氏爲順皇后后諱簡姬太
原人父遐字柏子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大夫追贈特
進后初爲會稽王妃生子道生以穆帝永和四年母
子失意俱廢黜[illegible]是尊之冬十一月妖賊盧悚[illegible]
自廣莫門入殿[illegible]詐云海西公還[illegible]數十將軍毛安之
討平之是歲三吳大旱人多饑詔所在賑給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元戊申月犯心大
星二月大司馬桓溫來朝有篡奪之志頓兵新亭欲
誅執政而廢帝召侍中王坦之吏部尚書謝安石將
害之坦之恐將欲出奔[illegible]安止之曰晉祚存亡在此
一行君何所[illegible]既見溫坦之前大懼倉惶倒執手板
流汗沾衣安石從至從容高視良久坐定謂溫曰安
聞諸侯有道守在四方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
不能不爾遂却兵歡語移日而罷丁亥溫辭[illegible]
[illegible]帝[illegible]遇疾而去[illegible]

敗既營事失色既錯從者曰向見先帝因[illegible]救答已肥矮溫曰向見乃有恫綠逆推而回[illegible]也三月丙午月犯南斗第五星占以大臣之憂憂[illegible]死亡癸丑詔除丹陽竹格等四航稅（[illegible]）秋七月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大司馬揚州牧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溫薨於姑孰（溫字[illegible]）子譙人漢五更榮之後（[illegible]宣城太守溫生未期而）溫太真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使（試）啼及聞其聲（[illegible]）曰真英物也彝以見嶠所賞故遂以溫（名之嶠笑）曰後將易吾姓也及長豪爽有[illegible]（[illegible]）七星文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矛[illegible]（[illegible]）公主拜駙馬都尉（[illegible]）陛下不以常婿畜之帝[illegible]琅邪內史[illegible]七年出鎮江乘之金城（[illegible]）元年出都督（[illegible]）西將軍荊州刺史永和二年西伐巴蜀行見諸葛亮八陣圖[illegible]曰此常山蛇勢也（[illegible]）遂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脩朝廷以殷浩爲揚州刺史仗其北征甚不平遂總大將軍順流至武昌

浩惟爲通奏請驟廢[illegible]溫言杜稷訂溫遂軍拜表陳浩罪狀浩不受及浩北伐敗於洛陽溫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大破健[illegible]姓皆持牛酒迎溫於路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爲軍資及入關而健芟麥苗清野軍糧不繼而還進位太尉固[illegible]征尋又北伐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illegible]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illegible]渡淮泗長驅大破姚襄於伊水引軍入洛修[illegible]（[illegible]）乃旋軍[illegible]請還都[illegible]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illegible]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掌鼓吹餘官[illegible]復率舟軍[illegible]合肥加揚州牧[illegible]使侍中顏旄宣旨詔入參朝政溫[illegible]因發遂城廣陵居之及鮮卑攻陷洛陽時[illegible]出會壽[illegible]洲議征討溫因移鎮姑孰以[illegible]武[illegible]對親僚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illegible]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代不足復遺臭萬載邪[illegible]比丘尼有道術[illegible]溫浴溫竊窺之[illegible]裸身先以刀破腹次斷兩足[illegible]溫見惡之[illegible]

尼曰君若作天子亦當如是曾經行王敦墓望之曰可
人可人其心跡若是太和四年又北伐為苻將慕容
垂追敗死者過半甚恥之引歸表罪袁真真怒以壽
春叛明年平壽春慍形於色參軍郗超諷勸廢立以
益雄威溫從其計乃誣廢海西公而立太宗多
行殺戮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
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既還姑孰
帝使侍中王坦之數徵為稱辭不受尋而太宗崩遺
詔以溫輔少主同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志在篡奪望
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允
所望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
[illegible]
爾及帝即位使謝安徵之入朝赴山陵既至新亭盛
氣召侍臣將移晉鼎不果因拜陵感疾歸姑孰病甚
諷朝廷加己九錫謝安等知病篤留緩其事錫文未成
而薨時年六十二詔依霍光故事有六子少子玄嗣
[illegible] 八月壬子崇德太后臨朝攝政
九月復置光祿勳大司農少府等官冬十月西平公
張天錫貢方物是歲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為丈夫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刁彝卒三月
丙戌彗星見于氐夏五月壬戌皇太后詔三吳義興

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
聽除半年受賑貸者即以賜之八月以長秋將建權
停婚姻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冬十一月長城人
錢步射錢弘等作亂吳興太守朱序討平之
三年春正月大赦夏五月丙午中書令徐兗二州刺
史北中郎將藍田侯王坦之卒　坦之字文度太原
人祖承以永嘉亂渡江中宗拜從事中郎承性寬恕
自東渡江每遇艱險人懷危懼承夷然無憂喜色既至
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
見親愛之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
其下為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
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及父[illegible]述述生
坦[illegible]沉靜位至尚書[illegible]坦之弱冠俊爽與郗超俱有重名
時人為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
時僕射江虨領選將擢為尚書郎坦之曰尚書郎正用
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乃止累遷侍中左衛將軍
為人專風格尤非時俗之輩不敢儒教頗尚刑名學
著廢莊論以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言
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
時變引三賢之說以為理當爾文即位朝事委之帝臨
崩受遺詔及桓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
令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

史領廣陵時謝安石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
以成俗坦之遺書苦諫之[illegible]
[illegible]
坦之[illegible]杜與沙門竺法師甚厚
每共論幽明報應[illegible]當報其事後經歲師
忽來云貧道已死[illegible]自不虛[illegible]道德以升
濟神明爾言訖不見[illegible]臨終與謝安桓
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illegible]之四[illegible]謚
[illegible]皇后王氏[illegible]加文武位
一等冬十月癸酉朔[illegible]之十二月帝釋奠于中
堂祠孔子以顏回配[illegible]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illegible]加[illegible]于太廟[illegible]太
后歸政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illegible]甲
子謝遷平等四陵[illegible]五月癸丑地震甲寅詔議獄緩
刑大赦天下秋九月符堅將苟萇取階張天錫虜之
盡有涼州之地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已下口稅
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流人於淮南十
一月己巳朔日有蝕之詔太官徹膳[illegible]給事中散
騎常侍護軍長史許穆卒　穆字思玄一名謐祖尚
父副穆少知名簡文在藩爲丗子[illegible]之交起家爲太學

博士累遷位散騎常侍護軍長史雖居蟬冕心在道
德以弟而兄遠遊嘉遁不返遂表辭榮太宗不奪其志
許穆乃宅於茅山與楊義遊誠靈真于降王札所授
爲上清真人年七十二解[illegible]達世[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春[illegible]月[illegible]絕世紹功[illegible]之後[illegible]三月壬午地
震[illegible]風折木發屋[illegible]揚沙石秋尚書令王彪之卒　彪
之字叔武[illegible]人[illegible]文[illegible]雅正與兄[illegible]江中
[illegible]引爲[illegible]參軍[illegible]遷位侍中初從兄敦舉
兵入石頭[illegible]使[illegible]會[illegible]遇害[illegible]先往
哭[illegible]甚[illegible]而[illegible]其有[illegible]而問[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曰向
哭伯仁情不得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
汝復何爲者哉[illegible]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
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其死因勃
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
戶而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
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illegible]
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跪此復何謝敦曰
脚痛孰若頸痛[illegible]意氣自若殊無[illegible]容後敦議舉兵

向京師彬切諫敦變色目左右收彬彬正色曰君昔
歲害兄今又殺弟耶[illegible]敦乎遷至尚
書右僕射彪之年二十頗鬢皓白時人謂之[illegible]
起家爲東海王文學時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
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耶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
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復累遷進
位侍中吏部尚書時簡文執政當南郊訪彪之應有
赦彪之答云中興已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
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
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帝遂從之時太尉桓溫欲北
伐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謂揚州刺史殷浩引身告
退彪之議且當靜以待之[illegible]作[illegible]宣示以威
浩曰夫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illegible]意始
得了溫亦奉帝旨不進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
詐云殺苻健符眉請兵應接會殷浩出鎮[illegible]陽便進
據洛營彪之上疏弱兒梁安等容有詐偽浩未宜輕
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帝笑謂彪之
曰果如卿言卿自頃已來謀無遺策雖尚書僕射出
爲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豪右斂迹亡户歸者三萬餘
口桓溫下至姑孰坐免彪之去郡頃之召爲僕射及
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
知溫不臣迹已著理未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

使以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看之禮度儀注定於
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
之儀既絶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
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及
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司馬處分
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於是
朝議乃定及孝武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幼沖加在
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彪之不奉命謹具封還
[illegible]事遂不行溫薨後太后臨朝[illegible]
安[illegible]以政既老氣嚴骨不[illegible]轉[illegible]欲
史[illegible]彪之[illegible]即位[illegible]明
二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illegible]
凡[illegible]是以史尚[illegible]
[illegible]合[illegible]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修[illegible]不可大
興功力[illegible]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
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爲能耶安
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世不改宮室彪之當朝綱紀皆
如此也庚篤詔賜錢三十万以營第舍年五十六[illegible]
子越之臨之
三年春正月尚書僕射謝安石以宮室朽壞啓作新
宮帝權出居會稽王第二月始工內外日役六千人
安與大匠毛安之決意定皆仰模玄象體合辰極

并新制置省閣堂宇名署時政舍上太極殿欠一梁乃有梅木流至石頭津津主啓聞取用之因畫花於梁上以表瑞焉又起朱雀門重樓皆繡栭藻井門開三道上重名朱雀觀觀下門上有兩銅雀懸楣上刻木為龍虎左右對案地圖朱雀門北對宣陽門相去六里名為御道夾開御溝植槐柳朱雀門南度淮出國門去國門五里吳時名為大航門亦名朱雀門南臨淮水俯枕朱雀橋亦名大航橋也夏六月熒惑守羽林秋七月新宮成內外殿宇大小三千五百間案宮城記殿分掌內外其宮牆內則有三殿宸又一百省三省香別種標樹其中南北路出朱雀門至宣陽門照也辛巳帝居新宮乙酉老人星見于南方八月氐賊韋鍾入漢中

四年春正月丙子謁建平等七陵二月戊午偽秦苻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執我南中郎將梁州刺史朱序三月大疫壬戌詔曰狡寇縱逸藩守傾沒疆埸之虞事兼平日其內外眾官各悉心戮力以康庶事又年穀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從儉約九親供給眾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時務夏五月苻堅頻寇郡縣六月大旱戊子征虜將軍兗州刺史謝玄討秦將句難彭超於君川大破之餘黨皆走秋八月乙未暴風揚沙走石冬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蝕之

五年夏四月大旱赦五歲刑已下六月甲寅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甲子以比歲荒儉大赦天下自太元三年已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其鰥寡窮獨孤老不能自存者賜米人五斛八月太常韓伯卒伯字康伯潁川人母殷浩姊賢明有行伯早孤少酷家貧年數歲母為作襦子令康伯捉熨斗謂曰且著尋為汝作褌伯曰已足不復須母問其故答曰如火在熨斗中而柄亦熱今既著襦皆當暖也母異之及長好學清素注周易下繫同郡庾龢目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累遷位至吏部尚書改授太常卒時年四十九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冬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姪父蘊蘊子恭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因帝納后乃選蘊女帝遂納焉后性嗜酒驕妬帝深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令加訓誡蘊免冠謝后於是少自改節年二十一崩在位五年蘊字叔仁司徒長史濛之子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連狀白之其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出為吳興太守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賑卹而後表請罪性亦嗜酒定后立遷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侯蘊固辭不受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鎮于京口後為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卒年五十五次子恭恭弟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

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姊伉儷二
宮何小子之有道子銜之及兄恭敗同被誅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
居之丁酉初置督運御史官夏六月己巳詔改制度
減煩費損吏士員七百人秋九月辛未衛將軍謝安
石習水軍於石頭冬十月乙卯有奔星東南經翼軫
聲如雷[illegible]十一月襄城太守楊石虔大破
苻堅將閻震梁成於竟陵生擒震斬首七千餘級俘
獲萬人無麥禾天下大飢
七年秋八月東夷五國遣使來貢方物冬十一月太
白晝見在斗是歲梓潼太守周虓卒於秦之太原
[illegible]
虓字孟威汝南安人鎮西將軍撫之曾孫少有節操
累遷梓潼太守寧康初前秦苻堅使楊安寇梓潼虓
固守治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投江陵爲
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送虓于苻堅堅欲
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
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
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
之爲氐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與虓來謂曰晉
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
相群何敢比天子乃使呂光征西域堅自出餞之戎
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

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左右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
待之彌厚太元三年虓母終乃殯葬遣虓歸至漢中
堅得之與苻苞謀襲堅事泄引虓詰之虓曰昔漸離
豫讓燕晉之微臣猶殺身吞炭不忘忠節況虓世荷
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焉有司
請殺之堅曰殺之適成其名乃撻一百徙于太原後
堅復陷順陽魏興二守皆[illegible]不撓堅數日周孟威
不屈於前丁穆[illegible]復吉挹沈一不食而死此皆
忠臣也虓竟[illegible]臨哭之因上疏曰虓
表節[illegible]之與[illegible]之追[illegible]烈史[illegible]是歲三[illegible]
二十六人[illegible]治以爲[illegible]達所[illegible]
[illegible]
八年春二月癸未黃霧四塞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
水平地五丈夏四月甲子太白晝見在參秋九月僞
秦苻堅大舉兵自長安寇衆號百萬九月詔司徒瑯琊
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以衛將軍謝安爲征討大
都督安乃假弟石爲都督舉冠軍將軍謝玄爲前鋒
元帥西中郎將桓伊輔國將軍謝琰等總戎八萬拒
秦軍於淮南冬十月苻堅至項城使弟融及張虵等
二十萬先過淮攻陷壽春遣梁城王顯苻容居等別
屯洛澗立栅度江使鷹揚將軍廣陵相劉牢之領銳
卒五千直指洛澗大破秦軍斬梁城及弟雲生擒

王顯慕容屈等盡收軍實甲戌大軍逼壽春初秦之入也謝安先遣龍驤將軍胡彬援壽春壽春既陷彬糧盡路絕乃使人間行送書於石等言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軍秦人邏遮得之馳白堅云晉懼恐謝石等逃宜速進軍堅大悅自項城率軍輕騎八萬兼道赴壽春勅軍人有言吾至者拔其舌而族之既至登壽春城壁見晉軍衆整齊又看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顧謂弟融曰此乃勍敵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乃使朱序來說謝石言廣稱兵威欲其降之序至密謂石等曰今符堅已入壽春若百萬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得志石與玄[illegible]堅在壽春請戰秦許之乙亥[illegible]致進淝北堅[illegible]結陣臨淝水玄不得渡使人謂融曰君遠涉[illegible]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却令將士得[illegible]而觀之不亦樂乎融衆不許使[illegible]但却軍令得過我自以鐵騎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遂麾軍退衆因亂不能止玄琰與桓伊等涉淝水鼓譟決戰大破秦軍於淝南臨斬陣符融堅中流矢秦衆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不流堅與數騎[illegible]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至草行露宿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山積牛馬驢騾十餘萬而朱序張天錫俱奔歸冬十一月庚申詔衛將軍謝安勞旋師于金

壬午立陳留王世子靈誕為陳留王乙未拜朱序為龍驤將軍以張天錫為員外散騎常侍十一月以兗雍初平大赦開酒禁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仇池公楊世奔還隴右遣使稱藩詔諸將分令進取九年春正月辛亥謁建平等四陵是月劉牢之克譙城車騎將軍桓沖拔上庸魏興新城三郡二月辛巳使持節都督荊江梁寧益交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桓沖卒　沖字幼子大司馬溫弟也有武幹溫甚異之初父亡後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沖質羊主[illegible]不欲為質乃言曰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沖小字也及沖為江州刺史厚報之溫亡後代溫位稱督二州刺史代[illegible]政中書郗超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權衡沖不從及謝安輔政沖乃自解揚州求出外鎮桓氏黨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言之沖不納處之澹然無以為恨忠言嘉謀惟盡心力專都督荊江梁寧益交廣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將之鎮武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祖道謝安自送至溧洲沖遂來移鎮上明時符堅舉國內侵沖深以為根本之慮也以兵三千來赴京師謝安謂三千人不足為損益外示閑暇固不聽下遣報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宜以防西藩沖聞謂左右曰

謝安有廊廟之用無經遠
裕矣俄聞破秦軍內慚焉
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妻送新衣沖大怒促令持
去妻復送之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笑而服之在
荊州命處士南陽劉驎之為長史驎之不屈親自往
迎之禮甚恭見人劉驎之住在南平陽岐村沖將造
之值驎之在樹採藥沖遣通驎之驎之曰使君志其
陋賤猥賜光臨請先詣家君沖因詣其父父命驎之
於內取濁酒菜茹沖令人代驎之斟酌其父辭曰若
使官人非野民之意沖為盡歡而去驎之雖躬耕
息以身濟其鄉村民感焉遠村有一孀嫗病將死歎
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驎之往看自為治棺殯
之侍中張玄奉詔至江陵以紅陽與將見一人持生魚
半籠來造船寄作鱠及雖舟取之問姓名即驎之也
玄素聞其名甚禮重驎之遂能即玄專留焉又辟
處士長沙鄧粲為別駕備禮盡歡粲感其好賢乃起
應命及臨卒言不及私唯與謝安書言妙靈寶尚
小云兄寄託不終以此為恨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
陵士女臨江號送有七子案晉書嗣謙脩崇弘羨怡
七人三月進衛將軍謝安為太保苻堅將姚萇背堅
於北地自號秦王夏四月己卯增置太學生一百人
封張天錫為西平公使竟陵太守趙統取襄陽克之

六月癸丑崇德太后褚氏崩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
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都鄉侯裒女
少明德有器識康帝即位立為皇后穆帝即位尊后
曰皇太后帝幼沖未親國政群臣上表請后臨朝稱
制及帝冠乃歸政居崇德宮戒公卿勠力輔翼以庠
不逮哀帝海西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及海西廢簡
文即位尊為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即位幼沖桓
溫又甚究 后再臨朝帝冠歸政是年六十一
崩在位凡一年凡三臨朝攝政事初康帝建元二年
十月偏將軍管兵[illegible]又在足三天下之
世矣之急[illegible]有司收繫[illegible]自逮宗無
歎[illegible]康帝崩后臨朝止矣[illegible]也七月戊戌
[illegible]往洛陽修五陵已丙先庚
[illegible]月[illegible]出屯彭城經略中
原玄牽諸[illegible]七埭為派擁二岸之
流以利運漕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苻丕為慕
容垂所逼自鄴還參軍焦逵進謝玄上銅鏡黃金椀
宛轉繩床玉如意請救玄使送于京師戊寅司空郗
愔薨 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尉鑒之長子善草
隸常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玄度等栖心絕穀
許年方起至司空愔子 超字嘉賓小字芳有曠世
之度桓溫辟為參軍累遷中書侍郎先父卒年三十國

春秋超既與桓温善而温有不臣之心愔深惡以誠超超臨亡謂門人曰吾有與桓公書疏草一箱本欲焚之恐大人年尊必悲傷爲斃我死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書及卒愔果悲慟成疾門人呈此書皆是與桓温謀事大怒遽焚之曰小子死恨晚矣初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常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後見愔色慢屐而候命席便遷延辭避愔甚不平歎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耶九月甲子加大保謝安爲大都督揚州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illegible] 天下中書侍郎車胤上表議立明堂辟雍 [illegible]

青州刺史苻朗來降是月前滎陽太守習鑿齒卒鑿齒字彦威襄陽人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博學洽聞以文筆稱桓温爲荊州刺史辟爲從事 [illegible] 西曹主簿累位遷滎陽太守以尺牘稱 [illegible] 既罷郡與桓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每定省家 [illegible] 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夕時有桑門釋道安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時桓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凡五十四卷以爲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授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彊也鑿齒尋以脚疾廢居于里巷及苻堅陷襄陽與道安俱獲於秦秦主與語大悅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征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爾後苻堅敗歸襄陽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未行會卒臨終上疏并爲所著論一篇 [illegible] 超繼於漢不應以晉後爲三恪子辟彊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僞秦將呂光自稱制於河右號酒泉公是歲慕容沖僭皇帝位于阿房

十年春尚書令謝石以學校陵遲上疏請興復國學於太廟之南 [illegible] 三月

蜀郡守任權斬苻堅將益州刺史李丕益州平夏四月苻堅爲姚萇慕容沖所逼遣使求救詔太保謝安

孝武救秦帝自行西池宴群臣餞安賦詩者五十八人案魏志西池吳宣明太子孫登所創謂之西池中宇即位明帝為太子更加脩之多養武士於池內時人呼為太子西池今宮白宇之池也甲子安發自石頭五月苻堅弄兵五將山六月堅太子宏自長安來奔慕容沖入長安秋七月老人星見大旱井瀆皆竭太官共膳皆資失泉池八月丁酉使持節侍中中書監大都督揚荊等十五州諸軍事衛將軍太保謝安薨

安字安石鎮西將軍尚從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韻調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安既去濛子脩曰向客如何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等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徵為尚書郎不起後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尚書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累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每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涌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時安弟万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万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其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安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万黜廢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祖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詔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蒼生亦將如安石何安甚愧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安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否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其見重如此尋為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久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受顧命將簒溫望簡文禪巳及此疑安與王坦之等致遺謂甚欲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使召公卿伏勇士於坐將害執政王坦之甚懼安神色自若言笑折之謀竟不行初坦之與安齊名至是方知優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謚議以示坐客曰此安石碎金也及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物情噂沓至有異同唯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欲緩其事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案王彪之傳桓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歎美其文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祕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少遲回宏從之溫亦尋薨案宏字彦伯少有逸才曾於牛渚夜自諷詠所作詠史詩有月夜泛舟音韻清致謝尚止而聽之所未聞歎美之

[illegible]

安太元初進位尚書僕射代王坦之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强寇敵境邊書續至安鎮以和靜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理人皆比之王導而文雅過之每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illegible]領揚州刺史及帝親庶政遷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太元八年秦苻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乃命駕出土山墅宴親朋畢集方留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有懼心便不勝安顧外生羊曇曰以墅乞汝[illegible]安遊陟至夜方還府內遣明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秦軍有驛書至時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以總統功進拜太保既破苻堅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荊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性好音樂自弟萬喪遂十年不聽及登台輔朞喪不廢樂衣冠效之乃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餚饌日費百金世頗以此譏之安殊不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後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illegible]安遂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而避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欲須經略海內而[illegible]還東山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琰解甲息徒詔遣侍中[illegible]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詔贈太傅謚曰文靖[illegible]

[illegible]

有陳詢數爵職詢曰……[illegible] 是月姚萇殺苻堅而僭皇
帝位於渭北亦僞號秦九月堅子丕僭帝位于晉陽
冬十月詔論淮肥功追封謝安爲廬陵郡公謝石爲
南康郡公謝玄爲康樂郡公謝琰爲望蔡郡公桓伊
爲永脩郡公餘封進各有差十二月太白犯歲星天
下大飢是歲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 一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僞後燕慕容垂僭皇帝位於中
山是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桓石虔卒 石虔小字
鎮惡征西將軍豁之子少有材幹趫捷絶倫從父在
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
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起石虔
亦跳高於獸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時人服之後
隨伯父溫討關中時叔父沖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
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中三軍歎息威振敵國
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
見畏如此後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又
寇淮南詔絶哭起爲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
將軍破堅將閻震沖卒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楊州五
郡軍事豫州刺史久之命移鎮馬頭求停歷陽許之
卒後追論平閻震功進爵作塘侯二月戊申太白晝
見在東井夏四月代王拓拔圭然始改稱魏八月庚

午詔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奉宣尼祀[illegible]
故丹陽郡城前隋路東南[illegible]
是冬十月後燕慕容垂[illegible]
苻丕於東垣傳首京師甲申海西公奕卒[illegible]
將苻登即帝位於隴東是歲[illegible]孫盛[illegible]
春秋三十卷 盛字安[illegible]人盛以學知名累遷
位秘書監著魏晉[illegible]晉春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
史焉溫見言枋頭失利[illegible]過大怒盛子放叩頭於父
請改之[illegible]本遂兩存以正本寄[illegible]是
姓求得之案晉書孫盛子[illegible]
荊州時使[illegible]
客曰[illegible] 笑曰諸孫甚盛有見如此
放曰[illegible]
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朱序爲[illegible]兗二州刺史鎮淮
陰丁未大赦天下壬子暴風發屋折木二月[illegible]
惑入月夏四月戊辰尊夫人李氏爲皇太妃六月宋
帛聘處士戴逵 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
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
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 又爲文而自鐫之見
者莫不驚歎其詞麗其器妙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
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
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

後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
為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歿而採藥不返者不仁之子
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古之人未始以彼
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今之人可謂好遁迹
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捨實逐聲之行是
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德而折其巾角可無察
乎太元中帝連徵郡縣敦迫不已乃逃于吳吳內史
王珣有別館在虎丘山逵潛往與珣遊處積旬會稽
內史謝玄慮其不返乃上疏請絕其召命帝許之逵
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為皇太子大赦天下增文武
位二等大酺五日賜百官布帛各有差冬十月太白
[illegible]
晝見南斗
十二年夏六月[illegible]乞伏[illegible]乾歸嗣偽位僭號
河南王閏月戊辰天狗[illegible]下有聲如雷秋八月戊子
翊雍二州刺史費統[illegible]於州界冬十二月
戊子[illegible]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乙未大風晝晦延賢
堂[illegible]火丙申焚斯百堂客館驃騎庫皆災庚子尚書令
衛將軍[illegible]儀同三司謝石薨　石字石奴太傅謝安之
弟也[illegible]秘書郎累遷尚書左僕射以將軍假節征
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破符堅於淝淝先有童謠云
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以石名子邀其功及堅之
敗功始於劉牢之洛澗捷而成于玄然石時為

都督[illegible]安石石奴等破符堅遷尚書令封
[illegible]公兄安薨後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疾辭
不許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
六十二追贈司空謚曰襄子汪嗣[illegible]是歲散騎
[illegible]
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康樂公謝玄薨　玄字幼度
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奕之子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
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
[illegible]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
[illegible]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
[illegible]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
此遂止[illegible]延家桓溫府為掾轉征西
將軍[illegible]軍事時偽秦符
堅強盛[illegible]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
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
聞而歎之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
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
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
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玄[illegible]次泗口進救戴
逯大破符堅將彭超於白馬及符堅自率渡淮玄以
八千拒之於淝水詔以功加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
七州諸軍事封康樂縣公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

陽內藩朝廷後會翟遼反黎陽[illegible]執騰恬之自以疲
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
陰以朱序代鎮彭城序并疾篤苦上表乞[illegible]詔乃許之給
鼓吹一人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上疏乞之乃轉
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輿疾之郡卒時年四
十六子瑍嗣[illegible]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
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賜百日廩其沒為軍賞者
[illegible]出之又[illegible]陽淮[illegible]饒沃之地[illegible]立一縣以居之[illegible]
驤將軍劉牢之討彭城妖賊劉黎於皇丘斬之二月
偽秦將[illegible]來降[illegible]扶南貢方物三月
張道反太山太守[illegible]甲辰翟
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六月[illegible]揚州理
[illegible]七月旱甲寅帝宣陽門四柱災冬十月己
巳雨木冰

十五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三
月己酉朔地震東北有聲如雷戊辰大赦天下徒四
秋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illegible]入文昌北斗色
白長十餘丈至後月戊戌入紫微乃滅八月己丑京
師地震冬十月朱序劉牢之等大破翟遼於滑臺張
接來降

十六年春正月詔徐廣校祕閣四部見書凡三萬六
千卷壬辰鵲巢太極東鴟吻二月庚申[illegible]太廟秋
九月新廟成[illegible]十月
新作朱雀門十一月江州刺史護軍將軍永脩侯桓伊卒
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侍中長社侯伊有武幹起
家東遷建威將軍歷陽太守遷都督豫州諸軍事西
中郎將豫州刺史與謝玄等俱破苻堅於淝水以功
封永脩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終始不替善音樂
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於青溪素不與伊相識伊於岸
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
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
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而去客
主不交一言時上嗜酒司馬道子專政昏亂謝安女
壻王國寶諂媚於道子安惡之為人每抑制之國寶
讒謗稍行於主相之間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
隙遂成帝時召伊飲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即為一
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
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勑御妓
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
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illegible]

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
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
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
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illegible]
沖卒後代沖為都督荊江十郡豫州四郡諸軍事江
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在任數年 [illegible] 拜護軍將軍卒
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臨死為表上馬具
裝百具步鎧五百領詔嘉其忠誠深以傷悼子肅之
[illegible]
十一年 [illegible] 己巳朔大赦除逋租宿債 [illegible] 夏六月癸
卯 [illegible] 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永嘉郡潮水
涌起 [illegible] 四年 [illegible] 己丑太白晝見八
月新 [illegible] 徵營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除南郡公桓玄義興太守冬十一月癸酉以黃
門侍郎殷仲堪為都督荊益梁三州諸軍事荊州刺
史冬十二月旱自秋不雨至于是月是歲司雍梁秦
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朱序卒 序字次倫義陽人
也父燾益州刺史以為名將以征討功拜征虜將軍
太和初遷兗州刺史寧康初 [illegible] 為梁州刺史鎮襄陽
時苻堅遣苻丕圍襄陽序固守丕率衆苦攻之序
疾篤母韓氏自登城履行西北角當先受敵 [illegible]

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邪築城二十餘丈
賊果攻之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後督護李伯護反
招賊城乃沒于秦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朔地震二月有客星在尾中至
九月乃滅乙未又地震夏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
等郡大水深五丈秋七月旱 [illegible] 月劉牢之破妖賊司
馬徽於馬頭
十九年夏六月壬午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為簡文
宣太后秋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宮曰
崇訓是歲苻登為姚興所殺登太子崇奔于湟中僭
即皇帝位
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廟呼為小廟在今縣東一
里古跡湮沒后諱阿春滎陽人也父愷字祖元安
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
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中宗為丞相
日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為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
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賤賢於吳氏女遂
以建武元年納為琅琊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
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
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為人妾無復求者帝因

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隗
擧其從子儁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淳中李氏生得門
門中宗召王裒爲尚書郎以悦后意后生瑯琊悼王
簡文帝尋陽公主咸和元年薨至是追尊之三月庚
辰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太白晝見太微九月有星
如粉絮東南行歷女虛至哭五丈又十一月魏王拓拔
圭大破慕容垂子寶于參合是歲會稽王道子與尚
書王珣連上疏薦會稽處士戴逵徵侍東宮會逵病死
二十一年春正月起清暑殿於華林園二月太白晝[illegible]
見於羽林夏四月新作永安宮丁卯大雨雹後燕慕
容垂子寶嗣僞位六月呂光僭即天王位於姑臧秋[illegible]
八月歲星犯哭星九月庚申夜帝暴崩[illegible]
幼稚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
諫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爲精理不
減先帝既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
召狎左右殆爲長夜之飲矣[illegible]便酒
帝召與飲既醉使虎賁扶之[illegible]位不及扶醉
不至亂不宜當此時爲知言太元末年長星數見帝心甚
惡之夜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
古何有萬歲天子耶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爲變
者相屬曾不介意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
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

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時司馬道子昏惑元
顯專權竟不能推窮其罪帝初爲清暑殿有識者以清
暑反爲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illegible]冬十
月甲申葬隆平陵在今縣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
不起墳帝年十一即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謚曰孝
武皇帝廟號烈宗論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
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遭由而壤首濟沉川而
能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
以興王業静河海於既泄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
則不由也簡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
祭則寡人大宗安危[illegible]孝武篤業天資其衷茂自
賴于時土境[illegible]而跨吳山北振長河而臨清
洛荊吳戰旅嘯咤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
以鎭雅俗彪之足以正綱紀桓沖之夙夜王家謝玄
之善料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彊氐自泯五尺童子振
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
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集以小人拜授之榮初
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
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嘉其抗直而惡聞逆耳
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

神言而金行頽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攻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劉符堅百六之秋棄淝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建康實錄卷第九

建康實錄卷第十　晉下

安皇帝　恭皇帝

安皇帝諱德宗[illegible]子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爲皇太子二十一年秋九月庚申烈宗崩辛酉太子即位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爲太傅攝政冬十月大雪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是月太傅歸政二月歲星熒惑皆入羽林甲寅尊皇太后李氏爲太皇太后追尊所生陳淑媛爲安德皇太后后諱歸女松滋尋陽人父廣平昌太守后以美色入宮寵幸生帝及琅琊王德文案晉書皇后以太元十三年崩戊午立皇后王氏夏四月甲戌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等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爲名國寶乃坦之中子少無士操不脩廉隅會與從姬妾珍玩充滿後堂其婦謝安女安當朝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國寶自以中興膏腴之族甚怨望從妹既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而間毀安焉及道子專朝累遷中書令遂持威權扇動內外及弟忱卒乃表自迎母并忱喪詔許之而盤桓不進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爲言於烈宗故得原國寶性既驕蹇舉動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烈宗惡其僭侈國寶懼復諂於烈宗及帝即位進從祖弟緒爲琅琊

內史緒亦佞邪見道子皆惑之倚為心腹共參管朝
政威振內外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悉配東宮兵
仗時人咸嫉之時王恭殷仲堪皆以才器各居名藩
惡道子與國寶等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亦深忌
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等為
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為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
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
之珣胤既至而未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
權以迎恭國寶信之又問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
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溫圍壽陽彌時
乃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
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
本官欲收其兵拒諸侯之兵乃委罪於國寶中使
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殺之并斬王緒以謝王恭
恭悅乃罷兵戊子大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龍舟二災秋七月兗州刺史王恭豫州
刺史庾楷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
尉楊佺期等復舉兵反八月丙戌慕容盛僭即皇帝
位癸寅龍九月使右將軍謝琰前將軍王珣南討己
亥破庾楷于牛渚丙子會稽王道子屯于中堂會稽
王世子元顯守石頭己酉召王珣入守北郊謝琰入
備宣陽門王恭以司馬輔國將軍劉牢之為前鋒次

初元年是歲吳興長城夏架山石鼓自鳴聲如金鼓
古老云此石鼓鳴則三吳有兵明年孫恩作亂 [illegible]
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 [illegible]
三年春二月建康太守段業自稱涼王號天璽元年
是月仇池公楊盛遣使稱藩獻方物夏六月戊子南
燕慕容德陷青州害龍驤將軍辟閭渾德遂僭即皇
帝位于廣固冬十月後秦姚興陷洛陽執河南太守
辛恭靜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自入上虞攻陷會稽
殺內史王凝之凝之羲之第二子工草隸家世事張
氏五斗米道凝之篤信焉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為之
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
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而無備遂為恩所害
恩既自稱征東將軍於會稽號其黨為長生人分屠
諸吳興永嘉殺太守謝邈司馬逸等而吳國臨海 [illegible]
興等官守皆遁走朝廷震懼內外戒嚴詔衛將軍謝
琰輔國將軍劉牢之東討 邈字茂度父鐵太傅安
之宗邈性剛鯁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烈宗
嘗燕樂之後賜侍臣文詔辭義有所不雅者邈輒焚
毀之論者多之帝即位遷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東
破州郡執邈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
北面之有遂害之 [illegible] 甲戌謝琰劉牢之進至義興吳

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
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至鎭遂遣使與殷
仲堪桓玄相結謀誅國寶仲堪僞許之恭大喜乃抗
表京師論國寶與緖不忠之罪道子懼故收國寶及
緖誅之以謝恭初譙王尚之因說道子以宰相權弱
樹黨自衛以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
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言尚之兄弟專
弄相權貶削方鎭宜早圖之恭以爲然謀告殷仲堪
桓玄等推恭爲盟主刻期同趣京師而恭佐先與恭
宣遂敎與弟優 卑滿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肥生瘡
曲阿人殷確以私船載恭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
至長塘湖爲商人錢強所告於長塘湖尉因擒恭送之
至倪塘而桓玄殷仲堪已抗朝廷聞之恐遂懼其有
變就殺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
月柳嘗冬月披鶴氅涉雪而行王恭神見之歎曰此
眞神仙中人也初見執屬一庶子於湖浦令□□之
以託桓玄玄養之
庚申遣太常卿殷茂以王恭
死喩殷仲堪及桓玄玄等走尋陽冬十月新野言騶
虞見壬午仲堪與桓玄等盟于尋陽推玄爲盟主十
二月己丑後魏拓拔圭僭即皇帝位於平城號天興
元年己酉南涼禿髮烏孤自稱武威王於金城號太

竹里元顯密以重利啗牢之牢之歸降引軍屯新亭
使子敬宣迎擊恭敗之　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之
子武定皇后兄少有美譽清操過人門地高華深以
自負常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謝安常曰王恭人
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嘗從父自會稽至都王忱訪之
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焉恭輒以送之
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起家佐
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
辭太元中累遷丹陽尹中書令會稽王道子嘗集朝
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
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
何所取則時淫陂內外處毗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
道子悅之引與賓客談論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
而有失行婦人道子甚愧之後烈宗擢恭望以爲藩
屛以恭爲都督青兗等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
州刺史假節鎭京口尋改前將軍帝即位會稽王親
政寵任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
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
歎矣時王緖與國寶謀欲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恭
說於道子道子亦以恭不可和協王緖之說遂行於
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
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恭遂還鎭臨別謂道

是巢臨荆州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飢饉仲堪常
食五椀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閒輙拾以噉之雖欲率
物亦緣其性真素也及與桓玄應王恭後不受詔命
朝廷憚之然與桓玄素不穆司馬楊佺期與晏欲攻玄
玄知遂舉兵攻仲堪仲堪急召佺期赴戰俱為玄所
破追殺之 [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三月彗星見于太微以桓玄
為後將軍荆州刺史夏四月孫恩復寇浹口韓破餘
姚使帳下督張猛刺攻殺內史謝琰 琰子從度太
傅安之子與從兄玄破苻堅封望蔡公進衛將軍討
孫恩鎮會稽為張猛所殺并二子肇峻同見害於墻
路 [illegible] 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秋七
月壬子皇太后李氏崩於含章殿八月壬寅葬簡文
太后于脩平陵 后諱陵容出自賤微若簡文為會
稽王時有三子及道生廢後獻王早世諸姬絕孕十
年無子乃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有一女當育二
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美寵帝冀之久無子
嘗令許邁者朝臣時望或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
邁曰自好山水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驗陛下當
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數年乃令善相
者遍召諸愛妾示之皆云非其人時后在織坊中形
長黑色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曰此其人也

帝因召侍寢后暮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爲吉祥
太宗聞之異焉遂幸生烈宗及會稽文孝王崩時年
五十 寔以傳后少時嘗相者云後暫於虞後足見蓋元於并風拔之同有疏而於 冬十一月以司馬元
顯爲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
并荊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封
其子彥璋爲東海王是月元顯逼吏部尚書車胤自
殺而使諷御史中丞江績爲朋黨績憂卒 江績字
仲元陳留圉人護軍灌之子有志氣累遷南郡相時
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應王恭以要績與殷顗同行
屢言績不從顗慮績及禍於仲堪坐中和解之績曰
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
死耳 一坐皆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
聞徵爲御史中丞司馬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啓
會稽王時車胤亦言元顯驕縱宜禁制之欲速表奏
道子未許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遂
令責績而害胤 胤字武子南平人父郁爲郡主簿
太守王胡之見胤於童幼謂其父曰此兒當大興卿
門可使專學及父卒家貧勤學不倦無油夏月則以
練囊盛螢火以照書冬月躬自燃薪暮及長風姿美
茂識悟敏速桓溫辟爲從事累遷征西長史其時唯
吳隱之與胤以寒素博學知名顯於朝廷性多給善
於賞會每有盛坐車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

遊集輒開筵待之拜中書侍郎領國子博士遷護軍
將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尚書八座以道
子爲丞相加殊禮胤不許曰此成王所以尊周公也
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道子
乃稱疾不署其事及國寶等疏奏帝帝大怒而嘉胤
公正遷吏部尚書及元顯擅權矜慢遂與江績密言
於道子事泄遇害十二月段業據敦煌太守李暠背業
自稱秦涼二州牧涼公號庚子元年
五年春三月衆星西流經牽牛歷太微紫微夏五月
孫恩轉破以東諸郡吳國內史袁山松死之丑沮渠蒙
遜殺段業自號大都督北涼州牧六月甲戌孫恩奄
至丹徒進軍將破廣陵京師大震乙亥內外戒嚴百
官入居于省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游擊將軍
毛邃屯白石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領軍將軍孔
安國入屯中堂皇街鎮北將軍劉牢之使冠軍將軍
桓不才及劉裕擊孫恩裕等大破恩於蒜山恩退走
劉牢之令子敬宣與劉裕并軍海道窮追再破恩於
鬱洲恩遂逃入海 恩字靈秀琅琊人世奉五斗米道
道叔父 泰字敬遠好術幻狡詐人多惑之太元末
爲新安太守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聚衆
坐會稽道子誅之而恩逃于海島衆聞泰死皆謂蟬
蛻登仙爭往海中資給恩恩因聚合亡命志欲爲公

復讎既破州郡衆數十萬至是討破之[illegible]

術者就人借得削爪刀其至求之孫曰當即相還了處所有乃出入身中因破治得爪刀子其為神說往往如此子孫奉承事劉[illegible]七月以

輔國司馬劉裕為建武將軍癸丑大角星散搖五色

是歲大飢禁酒

六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元興元年荊州刺史

桓玄舉兵反於江陵因孫恩亂託為勤王移檄京師

罪狀司馬元顯宗室書告朝廷初策令司馬元顯

西討桓玄以劉牢之為前鋒玄聞之大懼謀保江陵長

史卞範之說於玄曰公英威名振於天下所司馬元顯口

尚乳臭劉牢之又失人情若以兵臨土崩之勢可

翹足待也玄從之遂舉兵東下詔以後將軍元顯為[illegible]

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督衆軍討桓玄丙子建牙于東

府持牙吉良久乃出持黃鉞拜以乘馬丁酉以鎮北將

軍劉牢之為前鋒屯于溧洲二月帝戎服餞元顯于

西池賦詩者九十八人丁巳詔遣侍中齊王柔之以

騶虞幡宣告荊江二州丁卯桓玄至姑孰王師二千姑孰

王柔之遇害王尚之皆遇害三月劉牢之在溧洲與桓

信密議曰桓玄少有雄名今仗全楚之衆權不能制

又慮平玄後功蓋天下必不為元顯所容且如何玄

知牢之疑阻遣何穆來說牢之牢之自謂握強兵才

能算略足以經綸江表既見譙王等敗遂遣使與玄

交通外生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不從已已遣子敬宣

降于玄玄大喜置酒出法書名畫共觀之玄佐

吏莫不相視笑於坐辛未劉牢之衆進破王師於新

亭大將軍元顯及世子彥璋冠軍將軍毛泰毛遂等並

遇害 元顯字朗君會稽王世子以父故年十六任侍

中累轉中書令時會稽王作相荒醉每為長夜飲不

恤朝政衆望去之元顯知謀奪其父權諷天子解道子

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領揚州刺史以瑯琊王

德文領司徒既而道子酒解見幕下非揚州執吏方

知去職大怒而無如之何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及孫

恩作亂加錄尚書事政無大小一委之時謂道子為東

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

東第即會東府城也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而元

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然復無良師正言不聞諂譽

日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謂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

天下驕侈日增帝以其有翼亮功加都督十六州諸軍

事孫恩破後而桓玄稱兵上流用司馬張法順計發

兵南討差池未進而桓玄至也三王新亭遂退次國學望

敗於宣陽門使人殺之并其六子同斬於市時年二十

八[illegible]壬

申桓玄領新亭自稱侍中丞相錄尚書事假黃鉞羽

葆鼓吹遷會稽王道子為安城王遣之國以劉牢之

為會稽內史 牢之字道堅彭城人楚元王交之

後曾祖羲父建世有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
而沉毅多計畫謝玄北鎮廣陵舉牢之爲參軍時堅
人寇玄以牢之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
畏之累以功遷龍驤將軍進平河南城堡皆承風歸
順苻堅爲慕容垂破於鄴東五橋津牢之[illegible]策馬跳
五丈澗獲免轉爲兗州刺史王恭府司馬及王恭舉
兵向京師牢之背恭歸朝廷詔以牢之代恭都督兗
青冀幽等軍事既而又背國依桓玄玄得志用爲會
稽內史牢之快快不平欲自班瀆走據江北拒玄諮
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
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
三反豈得立也遂趨而出佐吏多散走牢之乃自縊
新州長子敬宣[illegible]高雅之俱投慕容超
牢之喪歸至丹徒玄令斲棺斬屍是四月玄矯詔大
赦改元大亨元年庚子出鎮姑孰諷朝廷以誅元顯
功別封豫章郡公自稱太尉揚州牧總百揆以從兄
謙爲尚書僕射朝事大政皆諮玄而小事決於謙子
弟皆封公又矯詔爲桓溫諱姓名同者並改之五月
玄欲簡汰沙門非明至理者悉罷之又議令沙門致
敬王者廬山惠遠法師諫止之[illegible]
[illegible]
孫恩復寇臨海臨海
太守辛景破恩追斬甚計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
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徐道覆聚餘衆
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十六日禿髮利鹿孤死弟傉檀嗣
僞位秋八月庚子[illegible]冬十月有客星色白
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後月入太微十二月玄既殺會
稽王司馬道子於安城烈宗即位改封會稽國進位
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府烈宗不親萬機與道子長
夜飲酣歌爲務好學浮圖法親昵僧尼並竊弄權柄
親昵皆是小豎官以賄遷朝政紊亂左衛將軍王雅上
疏論得失四事諫之極陳禍福不從委任寵人王國
寶王緒等及王恭稱兵乃殺國寶等以悅于恭嬖人
趙牙茹千秋皆諂佞進任之心腹牙爲道子開東第
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又使宮人爲酒肆沽賣
水側道子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爲笑樂烈宗嘗幸
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游矚甚善也然修飾太
過非示天下以儉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
築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道子既恃寵兼酒
多失烈宗稍惡之更得傅平令聞人奭上疏言尊志
任用羣人益不平出王恭殷仲堪王珣等爲外任以
強王室而潛制道子道子又收心腹由是朋黨競扇
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壞之
及帝即位進太傅揚州牧子元顯爲侍中及元顯奪

攜公卿皆去道子唯尚書車胤往來問訊元顯聞之
使收胤道子入為門救[illegible]斷我與士大夫語耶指玄
既乘帝命[illegible]之事元[illegible]潰奏入相府問計於道
子道子與佐吏對泣之[illegible]玄徙道子酣飲一[illegible]奉帝
詔徙安城立使御史杜竹林酖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
無麥禾天下大飢[illegible]西蕃府[illegible]城大流之己下
二年春二月乙卯桓玄自稱[illegible]大將軍夏四月癸
巳朔日有食之六月加建武將軍劉裕彭城內史秋
八月玄又自號相國加九錫備與物[illegible]帝[illegible]前殿[illegible]
授之封南平[illegible]節[illegible]楚王[illegible]仲文[illegible]之[illegible]
成篡奪事[illegible]加天子禮樂使[illegible]
無太保奉皇帝璽綬[illegible]果上相
壬午遷帝于永安宮癸未[illegible]太廟神主于琅邪國十
二月壬辰玄篡即帝位於姑孰城南九井山[illegible]
刻妄稱萬歲又不易帝諱為文告天於是大赦改
元自永始元年國號大楚始[illegible]儀仗而龍旂竿折
癸巳以南康平固縣奉帝爲平固王遷居尋陽追尊
父溫爲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子昇子弟宗室爲王進
封功臣以王謐爲武昌公殷仲文爲東興公卞範之
爲臨汝公戊戌入于建康宮逆風迅激旍旗傾偃將

外太極殿御床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進曰良由聖
德深重厚地所不能載玄大悅乙巳月奄軒轅第二星
辛亥帝出至壓于尋陽是冬酷寒[illegible]以其[illegible]政失在
刻緩而桓玄苛酷之應也[illegible]
三年春正月玄築別苑於冶城[illegible]
[illegible]
戊戌熒
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二月帝在尋陽庚寅夜濤入
石頭漂毀大航殺人其聲動天玄聞之懼乙卯建威將
軍劉裕帥劉毅何無忌孟昶檀憑之等起義兵於京
徐丙辰斬徐州刺史桓脩于京口[illegible]
子也尚[illegible]武昌[illegible]用爲[illegible]將軍徐
州刺史以劉裕爲中軍參軍[illegible]斬之梟首[illegible]以
京口[illegible]不悅召左右議或勸[illegible]逆[illegible]其[illegible]行
二百四十里還大衆下節之桓謙等[illegible]將[illegible]甫
之進拒使皇甫敷以精兵三千繼之敗劉裕前軍殺
檀憑之憑之字慶子高平人少有志[illegible]閨門雍睦
爲世所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幼弱[illegible]憑之撫
養若己所生與劉裕州閭之舊[illegible]將軍數與裕
同東征情好日甚密義旗建[illegible]之[illegible]
以建武將軍爲前鋒而陷於羅落橋劉裕聞憑之陷
急馳進戊午大破吳甫之於江乘而[illegible]敷於羅

落橋馮之既死裕獨倚大樹數織兵閻之前問曰你
欲何死裕怒叱之數人馬皆仆裕遂斬數[illegible]
[illegible]
皆没大懼使桓謙次陵口卞範之次覆舟山多張旗
幟己未裕率衆乘勝進破因北風放火煙塵蔽天玄
衆大潰輕舟南走庚申劉裕入京師每事府置留臺
具百官以司徒王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都督
揚徐等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州刺史六州並假進軍
號壬戌焚桓溫神主于宣陽門辛未[illegible]
帝西上丙戌密詔以幽逼於玄萬機虛曠令武陵王一
遵依舊典承制居東宮總百揆加王侍中乃大赦謀
反已下惟桓玄一祖不宥劉毅敗於衆閣王謐曰望綏
何在謐大懼奔曲阿劉裕使孟昶追宥令復位夏四
月武陵王遵稱制行天子事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輔
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等進軍躡玄後追
破玄將庾稚何澹之於盆口玄復通帝東下五月癸
酉冠軍將軍劉毅大破玄於崢嶸洲己卯帝又至江
陵殷仲文自巴陵奉二后來歸辛巳荊州別駕王康
産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益州都護
馮遷斬桓玄於貊盤洲　玄字敬道一名靈寶溫之
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月下流星墜銅盆

水中如二寸火珠囧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
呑之遂有娠生玄及産夜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
靈寶妳媼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
溫甚愛異之臨終年尚幼弟沖命以爲嗣襲爵封南
郡公及長形皃瓌奇風神疎朗博綜文武常負其才
地以雄豪自處衆憚之年二十三始拜太守鬱鬱不
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
遂棄官歸國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
爲素官玄自以元勳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自理
簽不報在荊楚積年優游無事及王國寶用權內外
騷動玄因說荊州殷仲堪舉兵與王恭同斥朝政朝
廷乃誅國寶以謝乃罷兵時會稽王道子秉政以玄
爲廣州刺史隆安初王恭又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
仲堪給玄兵五千人以庾楷尋詔玄爲江州刺史玄
始得志襲破江陵殺仲堪於冠軍城遂收羅荊雍益
瀏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朝廷知其志乃
內外爲備玄遂舉兵下破王師頻矯詔自改進爵位
殺害朝權而擅强兵出鎮姑孰本無貢力好爲大言
乃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衆切笑之謀
欲篡奪以爲代謝之際宜有符瑞遂僞云江州甘露
降王成基家竹上又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世
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郎而密令讓

給其乘輿器用兵刀殷仲文自後至孝見玄備帝者
之儀歎息曰蔚道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挾帝至上全
江陵更署置百官以奔敗之後嚴誧法令劉裕使劉
道規何無忌等追玄破郭昶之於桑落洲尋令鄱陽
太守徐放下說解高罪放對曰劉裕為唱義主劉毅
兄為陛下所誅並不可說也玄率舟艦將出而劉毅
與道規等破之玄衆大潰僅得走追船時益州刺史
毛璩弟子脩之為玄屯騎校尉誘玄入蜀玄從之至
枚回璩參軍費恬與毛祐等迎擊之矢若雨而有益州子
昇泣救去之馮遷抽刀而前玄曰何人敢殺天子遷
曰欲殺天子之賊爾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子昇曰我
是豫章王諸軍甚不見殺遂送江陵斬於市初安帝元
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及玄建國
於楚衡陽屬焉自篡至敗凡八旬矣時又有童謠云
長竿巷巷長竿今年殺郎君明年斬諸桓毅等傳玄
首良於大桁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
敏有容為江州刺史範之為長史委以心膂玄將篡
位範之為侍中其禪詔文皆範之辭也後進尚書僕
射玄平斬於江陵癸巳桑與反正于江陵甲申詔曰
蕞爾桓玄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漸以至播越賴
鎮軍將軍裕英略奮發忠勇絕世冠軍將軍毅等誠
心宿著協同嘉謀義旗既興士庶効節社稷再安四

海齊慶其大赦天下凡諸遇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入于太廟閏月己丑桓玄揚武將軍桓振又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賊於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八月癸酉祔葬穆章皇后于永平陵　后諱法倪廬江潛人也父準后無子哀帝立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篡位移居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玄聞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婦人之事乃降為零陵縣君與帝西上劉裕平桓玄迎后還屬戎革之後與百姓同其豐儉年六十六崩在位凡四十八年　準字幼道高尚寡欲州府交辟不起時兄充勸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散帶衛門不及人事年四十七卒升平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惔以父志表讓不受冬十月盧循寇陷廣州執刺史吳隱之而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顯戮詔不許

四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進逼江陵桓振以帝次于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次紀南為振所敗桓振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等討振戰于沙橋振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振振字道全奮威將軍石虔子少果銳無行玄篡以為江夏相揚武將軍及玄敗挾帝上江陵振舉兵隨之玄死後遂逼帝於行在諸桓從之將欲肆逆桓謙止之乃命進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謙奉璽綬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自為都督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多選腹心為帝左右以帝居江陵遂為玄舉哀立喪庭偽謚武悼皇帝既而歎曰公昔不早用我故見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多所殘害尋而魯宗之劉懷肅等破振軍於沙橋振時醉見殺於陣何澹之桓謙等走投姚興　謙字敬祖溫弟沖次子辟正有器望玄用事累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與卞範之拒義軍於蔣山敗隨玄之江陵及桓振作亂逼帝謙每保護乘輿及振敗謙奔後秦[illegible]及譙縱[illegible]附興[illegible]討劉[illegible]東下百姓[illegible]至江陵人[illegible]二萬[illegible]荊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　丁酉乘輿反正與琅邪王德文幸劉道規舟戊戌詔曰逆臣桓玄乘釁肆亂誣罔天人篡據極位幸天祚社稷義旗載捷狡徒沮潰朕獲反正斯寔宗廟之靈勤王之勳豈朕一人獨享斯祐思與億兆幸茲更始其大赦天下改元為義熙元年唯玄振一祖不在原例其賜百姓爵二級鰥寡孤獨穀人五斛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乘輿迎帝於江陵是

月益州刺史毛璩使將軍譙縱侯暉等討時延祖於
白帝城暉等因梁州兵不樂東征遂謀衆立縱為主
以叛還攻璩弟於涪殺之進破成都 三月甲午帝
至自江陵百官望拜于新亭乙未群臣詣闕請罪詔
慰曰此非諸卿之過也庚子詔曰朕以寡昧遭家不
造逆臣桓玄乘釁縱慝窮兇恣虐滔天泯夏誣罔人
神肆其篡亂祖宗之基既湮七廟之饗斯殄若隊淵
谷未足斯譬皇祚有晉固縱英輔鎮軍將軍青徐二
州刺史裕忠誠天發神武命世義聲一唱二溟波卷
英風振路宸居清翳冠軍將軍毅輔國將軍無忌振
武將軍道規舟旗遄邁而元兇傳首迎戎無擇則荊
漢[illegible]廓偉宜元之祚永固於嵩岱而宗庸命德聖哲
攸先鎮軍可進位侍中車騎將軍錄尚書事毅進號左
將軍無忌右將軍會稽內史道規輔國將軍荊州刺
史戊戌劉裕何無忌等抗表遜位詔不許加裕都督
中外諸軍事夏四月戊辰劉裕旋鎮京口帝餞于東
堂壬申以盧循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循遣使貢
劉裕益智粽子裕答以續命湯五月癸未詔禁絹綵
及樗蒲秋七月庚辰太白比晝見於翼軫是歲涼王
李暠表末稱藩
二年夏四月無錫獻白龜冬十月論匡復功進封劉
裕豫章公邑万戶劉毅南平公五千戶何無忌安城

公劉道規華容公道封檀憑之曲江公各三千戶孟
昶臨汝公劉藩安陸公諸葛長民新淦公魏永之江
陵公各二千五百戶餘封賞並有差
三年春二月劉裕入朝誅東陽太守殷仲文及弟叔
文道叔等三人仲文陳郡人南蠻校尉覬之弟有美
才容貌從兄仲堪薦於會稽王道子累遷至新安太
守妻即桓玄姊也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玄玄將篡
九錫文仲文辭也及玄篡位撰策命以元勳為玄
侍中極眷侵家累千金及玄敗因率二后歸義遷尚
書郎帝反正仲文[illegible]素來自器不行劉毅引為長史
望固是進望不得志居常怏怏有不滿心因月朔與
衆至大司馬府中有老槐樹顧[illegible]良久曰此樹婆娑生
意盡矣[illegible]遷為東陽太守[illegible]不平休於何無忌云
郡不知無忌以為嫌已[illegible]所許反下獄
送令冰辭引仲文[illegible]謀以[illegible]因收之并
桓胤等家之等同下獄伏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已丑大赦[illegible]六月辛卯
[illegible]星在[illegible]是月後秦[illegible]僭稱
天王[illegible]秋[illegible]月[illegible]而歸
作歸去來[illegible]
位於洛都後燕高雲殺慕容熙雲僭位尉遲龍驤將
軍朱紹成[illegible]陽鄉炊飯忽有群鳥集竈競來啄啖婢

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因共啄殺狗又噉
其肉唯骨在
四年春正月甲辰詔劉裕爲揚州刺史自丹徒入居
東府輔政庚申侍中太保武陵王遵薨 遵字茂遠
元帝孫年十二襲封武陵受拜流涕桓溫死後右將軍
桓伊造遵遵大怒曰何故通桓氏左右對曰桓伊與
桓溫疎屬無嫌也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
況諸桓乎夏四月丙午進孟昶尚書左僕射仍領吏
部尚書冬十月雷大風拔樹
五年春正月辛卯尋陽地震二月南燕慕容超寇淮
北執我平陽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三月乙亥
大雪平地數尺劉裕表伐南燕甲午建牙誡嚴四月
帝餞裕於西堂己巳舟師發京邑自淮入泗五月次
下邳捨舟步進所向無前六月震太廟丙寅裕大破
燕軍於臨朐秋七月姚興將乞伏乾歸稱西秦王
於苑川九月戊辰後燕離班殺其主高雲雲將馮跋
殺班自立爲燕王
六年春正月盧循爲始興太守徐道覆自番禺說循
曰本住嶺外豈爲子孫實以劉裕難與爲敵今頓兵
堅城下未有還日以我思歸之士掩何劉如反掌耳旣
剋京師挾天子誅執政改鎭守須根本劉裕縱還無
能爲也循從之二月劉裕剋南燕獲主慕容超歸斬

建康市盡平齊地三月廣州刺史盧循舉兵反過寇
南康破廬陵長沙逼江州刺史何無忌死於豫章無
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
者輙形於言色起家爲太學博士時鎭東將軍劉牢
之即其舅也在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元顯子
彥璋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及桓玄害彥璋於
市無忌慟哭而出時人義焉玄旣篡逆劉毅家居京
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强盛
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所歸雖强易弱正患事主
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中非無英雄也毅曰唯有
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裕初爲劉牢之參
軍與無忌相親結至是因還山共圖玄遂要毅等同
舉大義兵襲破京口 [illegible]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女能知此吾[illegible]恨矣 玄聞劉裕及無忌等起兵甚懼其黨曰
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爲慮玄曰劉裕勇冠
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
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三人共舉大事何謂
無成玄敗後武陵王承制以無忌爲輔國將軍與劉
道規追桓玄大破玄將何澹之義熙初遷都督荊江
二州刺史進鎭南將軍盧循作亂使徐道覆順流而
下舟艦皆重樓强弩無忌拒之爲循所敗無忌厲聲
曰取我節來躬執節以督戰遂握節而死詔贈司空

以輕銳而沒朝野痛之夏四月劉裕自廣固留左將軍劉敬宣為青州刺史癸未裕至京師甲申劉毅表南征發自姑孰大風折上不戊子衛將軍劉毅與盧循戰于桑落洲王師敗績丙辰尚書左僕射臨汝公孟昶懼賊盛不敵上表曰中軍北伐衆並不同贊成此役唯臣而已今狂寇乘間宗廟危逼臣之罪也臣請引分以謝天下封表畢歸自殺 昶字彥遠平昌人為桓弘兗州主簿劉邁與昶不善每譖於桓玄昶懼乃與劉裕等同謀起義剋日共劉毅率六十人入廣陵城斬桓弘即日以其衆過江會劉裕於京口累遷位丹陽尹尚書左僕射及盧循寇逼何無忌劉毅相次敗而劉裕北伐新還恐不能敵與諸葛長民議權奉帝過江避賊劉裕不許曰今兵雖少猶可拒戰大丈夫終不能草間求活昶策其弗剋請前死以謝朝廷裕怒曰御且用一戰死復何晚昶遂上表自縊而死 [illegible] 己未大赦以劉裕為太尉

乙丑內外戒嚴詔太尉裕出屯石頭從南岸居民渡淮北發村板柵石頭使築柤浦藥園廷尉三壘以大司馬琅琊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丹陽郡建威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建陽門

六月循軍次三山先鋒度新林劉裕登石頭城而望謂之曰賊若新亭直上須避之如迴泊蔡洲此成擒耳循將徐道覆請於新亭焚舟而戰循曰不然我大軍未至而孟昶自殺觀其形勢不戰而破不如按甲蔡洲以待之初劉裕望見船向新亭有懼色及見迴泊蔡洲喜曰賊落吾下也使寧遠將軍索邈領鮮卑具裝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南岸耀兵至于新亭循衆聚而觀之憚於陸戰乃引艦攻石頭柵城神弩闕發引退設伏於南岸列陣裕率毅諸葛長民拒戰縛以大筏因風逆之大破循軍於江中循遁走 [illegible] 丙寅循攻太尉府吻秋七月詔解嚴持水軍於東府庚申遣將軍[illegible]高潛自東海泛海取廣州甲子使河間內史蒯恩王仲德為前鋒追盧循劉裕自總大軍繼之盧循上[illegible]荊州軍敗走尋陽冬十二月壬辰裕率諸將大破循於豫章無錫人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鬚髯然二日而死

七年正月乙未劉裕還軍京師進大將軍加班劍二十人二月壬午右將軍劉藩追斬徐道覆于始興循走交阯 循字子先小名元龍范陽人司空從事中

郎諶之曾孫雙眸冏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弈棊沙門惠遠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孫恩死後統衆入東陽劉裕討之循走泛海因奔廣州攻破刺史吳隱之自行州事號南平將軍遣使貢獻朝廷以新定桓氏中外多虞未遑討伐因乃假盧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姊夫徐道覆說循舉兵度嶺掩襲京邑既聞劉裕還衆懼勸循還軍上據荆湘以割天下之半循自新亭上軍循又不聽道覆歎曰我爲盧公所誤也事必無成使我得遇英雄主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及劉裕破循循單舸走還欲保廣州而孫季高潛以浮海襲破番禺收其家執其父母妻循既度嶺聞廣州已平遂進交阯至龍編夏四月交阯刺史杜慧度誘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鴆其妻子及妓妾數十人而捨其樂從死者遂自投水而死慧度取其屍斬之傳首京師梟於大航八年春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夏五月乞伏公府殺乞伏乾歸乾歸子熾盤誅公府僭即僞位秋七月庚子征西大將軍劉道規卒　道規字道則太尉裕少弟性倜儻平桓玄累以功封華容公都督荆益江雍等六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蜀譙縱使大將軍譙道福與桓謙下寇江陵江陵吏卒皆桓氏義舊咸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吏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風

聞爾等頗懷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有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所得飛書不視皆焚之將士大安及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人情咸恐道規之恩皆無二志賊平進征西大將軍卒時年四十四八月戊申月犯建星庚戌皇后王氏崩於徽音殿九月葬僖皇后于休平陵　后諱神愛瑯琊人父獻之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爲太子妃帝即位立爲皇后后在位十五年年二十九崩無子　獻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嘗與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唯寒暄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故知之每與徽之同在一室忽火發徽之走出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少工草隸書并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父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字羲之甚以爲能時觀者日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特妙起家爲州主簿轉秘書丞選尚新安公主遷謝安衛將軍府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欲使獻之題牓而難言之因說魏使韋

仲將懸橙書陵雲臺榜事以觀獻之獻之揣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家公答曰固當不如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論者以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書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謝安薨後議贈同異獻之上疏稱安功德忠誠實大晉儁輔烈宗乃加殊禮獻之後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令自首過良久對曰不知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耳前妻即郗曇女也卒於官安僖皇后立贈侍中無子以兄靜之為嗣位至義興太守[illegible]

[illegible] 乙卯太尉劉裕以右將軍兗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　混字叔源太保安之孫尚書僕射琰之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足矣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illegible]　混竟尚公主桓玄得志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邵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後累遷中書令左僕射領選部時劉裕拜太尉既拜朝賢畢集混後來衣冠傾縱有傲慢之容裕不平乃謂曰謝僕射今日何謂傍若無人混對曰明公將隆伊周之禮方使四海開衿謝混何人而敢獨異乎乃以手披撥其衿領悉解散裕大悅之至是寅劉毅見殺[illegible]

[illegible]　庚辰劉裕表罪劉毅包藏禍心[illegible]逆南夏以藩混助亂志肆姦宄己丑裕將討毅於江陵及參軍王鎮惡為前驅

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桓玄在兗州辟為中軍參軍及桓玄篡位毅與劉裕魏詠之等起義兵匡復晉室以功拜撫軍將軍初毅丁憂在家義旗將興遂墨經從事既而上表乞終喪禮不許進為都督揚豫二州之淮南歷陽安豐堂邑等五郡諸軍事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此乃居之及盧循反眾庭而進毅將南征劉裕乃遣毅從弟藩往止毅毅大怒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耶遂投書於地率軍發自姑孰為循所敗於桑落僅而獲免深不自安劉裕使慰喻之及循平後知物情不在己請解軍府出鎮裕表為荊州刺史既至江陵聚兵萬餘乃告疾篤表請藩為副裕知其貳於己故誅藩混率眾西討使王鎮惡破之毅單騎而走去江陵北二十里自縊於牛牧寺經宿居人以告乃斬

戮於市毅性剛猛好陵傲不遜每讀史至藺相如屈
於廉頗歎其不可能也嘗於東府聚樗蒱大擲一判
應至數百萬時餘人並黑犢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
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
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
旋轉未定裕勵叱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
其面如鐵色焉旣而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旣西
出藩因欲圖裕時丞相參軍胡藩知毅終不爲下因
隨裕出江寧餞毅藩密勸裕殺毅裕不納至是謂
藩曰前從卿言無今日之舉也 [illegible] 又以司馬休之爲
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冬十一月乙酉裕至江陵誅郗
僧施毅黨也僧施高平人太尉鑒曾孫少好文辭宅
於青溪每清風良景泛舟溪中諷一曲作詩一首謝益
壽聞之曰青溪中當復何窮盡平午加裕太傅揚州
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裕辭還其黨遊揩
號兩西王於姑孰十二月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建
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蘭陵太守蒯恩臧熹等舟師二
萬伐蜀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東陽人黃氏生女不育
埋之數日於土中聞啼取養之遂活是歲於石頭東城
內起高樓加累入於雲霄連珠帶於積水署曰入漢樓
九年春二月盜開故尚書卞壺墓剖棺見屍殭而鬢髮
蒼面白如生人兩手拳爪甲穿達手背詔給錢十萬以

修復之三月丙寅太尉劉裕殺前將軍諸葛長民及
弟輔國將軍黎民從弟寧朔將軍幼之於東府初裕
西討劉毅也以長民監太尉府留後事長民驕縱貪
侈不卹政務旣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
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因謀欲爲亂遂問劉穆之曰
人間論者謂我與太尉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
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
狡好利固勸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旣而
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
布衣豈可得也時裕深疑之駱驛遣輜重兼行而
下前剋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旣而輕舟徑
進潛入東府長民驚出迎之旣入坐進語素所未盡
皆說之長民悅乃使壯士丁旿於幕後拉殺之
時人爲之語曰莫跋扈付丁旿黎民驍勇絶人與捕
者苦戰而死 長民字長之琅邪陽都人有文武幹
用然不持行無鄉曲之譽初爲桓玄參軍後與劉裕
[illegible]陽太守盧循之逼勸劉裕權移天
子位已於不從循平轉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尋加
前將軍 [illegible]
[illegible] 戊寅劉裕奏請依庚戌土斷帝從之夏
四月壬戌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

人苑湖池之禁秋七月朱齡石剋成都斬譙縱益州平縱巴西南充人也少謹慎好學蜀人愛之起家累遷平西府參軍毛璩為益州刺史縱與侯暉東伐時延祖白帝暉等因梁州兵不樂東征遂與巴西陳昧謀立縱為主迴兵圍璩破益州自號秦涼二州刺史以義熙元年二月僭號蜀主於成都遣使稱藩於姚興乞師以討劉裕是年裕定劉毅上至荊州使朱齡石與寧朔將軍臧熹等率衆自江陵討縱日夜進軍大破侯暉於平模縱聞暉敗走馬出奔投譙道福於涪道福怒曰大丈夫居如此功業安可棄哉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以劒投之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其僞尚書令馬耽封倉庫府以待王師初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年數歲謂縱曰走如不免死只取辱耳一等死死於先人墓可也縱不從冬十月論平齊及破盧循功封劉裕諸子皆為郡公餘各有差光祿大夫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也魏侍中質六代孫美姿容善談論弱冠而介立年十餘歲丁父母憂號泣行人為之流涕每至臨時常有雙鶴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集庭時人以為孝感所至嘗食鹹葅以其味甘輟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伯母殷浩姊賢明每聞隱之哭聲輟食投筯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乃歷階清級解褐輔國功曹還尚書郎出為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為中書侍郎烈宗即位欲用為黃門侍郎以隱之貌類文帝乃止轉祕書監御史中丞居官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披絮勤苦同於貧下廣州近海出珍異前後刺史多黷貨賄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未至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至貪泉所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傳此水一歃直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食不過菜乾魚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去其魚不食及盧循寇逼攻擊百餘日乃陷為循所得劉裕與循書令遣之久方得還裝無餘資小宅數畝地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太常卿以蓬為屏風不坐氈席所得俸祿纔留身糧餘分親族貧者恒自布衣以老請致仕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錢十萬米三百斛[illegible]十二月高句麗倭國及西南夷銅頭太師並獻方物是歲移秣陵縣於鬬場柏社之地[illegible]鬬場在今縣東南八里鬬場村是也

十年六月西秦乞伏熾盤滅南涼禿髮傉檀為左南

公秋九月丁巳日有蝕之冬城東府（[illegible]今縣城東七里清溪橋東南臨淮水周三里九十步今大宗[illegible]道子宅[illegible]揚州刺史於此理事時人呼為東府至是築城以東府為名其城東北角有[illegible]子宅內營[illegible]所築也）

十一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並舉兵內向以討劉裕為名辛卯左將軍府參軍司馬道賜害北青州刺史劉敬宣道賜自云為齊王據廣固以應司馬休之　敬宣字萬壽鎮北將軍牢之之子少有孝行累遷寧朔將軍驃騎府參軍時桓玄（今上御名）逼京師父牢之出鎮將謀同玄敬宣苦諫不止遂質於玄及牢之反謀襲玄敬宣奔南燕劉裕定京邑手書招之敬宣馳還拜輔國參軍晉陵太守尋轉江州刺史隨討慕容超遷征虜將軍鎮北青州至是遇殺（[illegible]）庚午大赦裕自表西伐三月大破司馬休之於江陵宗之於襄陽初魯宗之自負才氣常恐不為執政所容欲謀不決乃自為讖曰魯公生日輔帝室司馬休之聞而招為時劉裕又使召宗之宗之懼曰劉公遇我如三歲小兒往年殺韓彭無厭反我乃執裕使送江陵而同舉兵夏四月劉裕追破司馬休之魯宗之等於襄陽休之與魯軌俱奔後秦五月甲午論平蜀功封劉裕子義隆彭城公朱齡石豐城公己酉霍山崩出銅（[illegible]）

六枚秋七月京師大水壞太廟八月以劉穆之為尚書左僕射

十二年春正月後秦姚泓使魯軌寇襄陽二月詔劉裕中外大都督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illegible]七月裕與琅琊王德文伐後秦以冠軍檀道濟[illegible]鎮惡等為前鋒造許洛中兵參軍沈林子等以舟師通石門寧遠將軍嚴綱朱超石等開鉅野泰之屯戍皆望風奔散冬十月丙寅克洛陽秦將姚洸降表修五陵置守備威儀己丑使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十一月北涼沮渠蒙遜使上女請率河西戎旅為前驅效力

十三年春二月大軍進破秦將姚紹于潼關四月[illegible]魏遣軍十萬救秦劉裕使朱齡石敗魏將[illegible]青于河曲斬青裨將阿薄干六月癸亥林邑獻馴象白鸚[illegible]秋七月劉裕率檀道濟王鎮惡等入關別遣鎮惡舟師泝河入渭破姚泓收其彝器歸京師斬泓於建康市遷姚宗於江南（[illegible]）冬十一月左僕射劉穆之卒　穆之字道和一名道民東莞莒人也[illegible]齊王肥之後世居京口好學博覽多通嘗與劉裕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二白龍夾舫[illegible]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樹木繁密意甚悅之及劉裕[illegible]

桓玄剋京城急須一主簿何無忌舉穆之穆之貧素壞布帷為褌往見裕裕曰能自屈吾事濟矣從平京邑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斟酌矯正旬日風俗頓改及揚州刺史王謐薨時劉裕在京口劉毅孟昶甚不欲裕入輔穆之密言於裕曰揚州根本所係若忽假他便受制於人也劉孟諸葛等與公同起事必不為公後勢理豈得居謙自弱裕從之由是入輔政穆之好賓游廣布視聽朝野同異莫不必知巨細一白於裕故裕聽察聰明皆由穆之力出征則穆之亦遺笑留鎮權掌後事舉動一委之劉裕素不能書穆之勸令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亦其名且美裕從之每紙不過四五字凡所薦達不納不止每曰我雖不及荀令君舉善然不舉不善性能尺牘嘗於裕坐與朱齡石共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答不廢累遷太尉司馬丹陽尹諸葛長民死後事無大小內外一決穆之及北征留府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遠近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疏耳行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涉悉皆贍舉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食必方丈未嘗獨食[illegible]

月劉裕還自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龍驤將軍王鎮惡于長安鎮惡北海劇人祖猛為秦將堅相父休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與吾門矣故名鎮惡年未弱冠以苻氏亂流寓客居荊州意略縱橫而無弓馬性果決能斷劉裕征廣固或薦之召為青州從事隨破盧循劉毅累以功封漢壽子將從北征臨出謂劉穆之曰不定咸陽誓不濟江而還也入賊力戰無不剋捷將眾軍泝渭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見艦泝流而進艦外不見人北土素不識舟皆驚惋以為神既至令軍食畢棄船登岸冒眾而進士卒爭先遂定長安撫慰百姓號令嚴肅迎劉裕於霸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學馮異耶既而選軍以鎮惡本號領安西司馬佐桂陽公義真鎮長安赫連勃勃來寇進中軍參軍沈田子拒之不進鎮惡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而擁強兵不進寇何由平田子怒又相圖鎮惡出軍北地為田子所殺時年四十六同死者兄弟七人劉裕表贈右將軍子靈嗣夏六月以劉裕為相國進封宋公加九錫之命冬

十月赫連勃勃寇長安敗王師於靑泥雍州刺史朱
齡石焚長安宮殿奔于潼關勃勃追破齡石死之
齡石字伯兒沛郡人也家世爲將齡石少好習武常
使舅臥聽事下剪紙方寸帖舅枕自以刀子懸擲相
去八九丈百發百中宦爲桓脩參軍隨劉裕從征
桓玄啓劉裕曰世荷桓氏重恩不忍以刃向之裕義
之累遷西陽太守以元帥平蜀封侯尋代毛脩之鎭關
中死時年四十弟超石同沒于赫連定赫連勃勃
僭帝位於長安十二月戊寅帝崩東堂明年正
月庚申葬休平陵鍾山之陽今縣城東北二十五里不
起墳帝在位二十二年年三十七諡曰安
帝少不惠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
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簒以其獲全初有讖云昌明
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乃密使王韶之縊帝而
立恭帝以應之

恭皇帝

恭皇帝諱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琊王歷中軍將
軍領司徒錄尚書事桓玄執政遷太宰侍中
服玄簒位以帝爲石陽縣公與安帝俱之尋陽玄敗
西走帝隨上江陵及桓振陷江陵躍馬奮戈直到階下
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
牀爲振曰此言豈我兄弟意也振乃下拜復爲琅琊

琅琊王領大司馬劉裕北伐上疏請率所蒞啓
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許之乃與劉裕俱發有司以
即戎不得奉辭陵廟又上疏曰臣推轂閫外將軍寒
暑不獲展情延挺私心罔極伏願天慈特垂聽許使
臣微誠粗申即路無所恨也十四年歸京師冬十二
月戊寅安帝崩劉裕矯稱遺詔曰惟我有晉誕膺明
命業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屬當多難幸賴宰
輔拯茲六合方憑阿衡惟新洪業而遘疾大漸將遂
不興仰惟祖宗靈命親賢是屬咨爾大司馬琅琊王
體自先皇明德光懋屬惟儲貳衆望攸集其君臨晉
邦奉修宗祀是日即皇帝位改元爲元熙元年
元年春正月壬辰以山陵未畢不朝會癸巳立妃
褚氏爲皇后 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
之女生海鹽公主富陽公主甲午徵劉裕還朝戊戌有
星孛于太微西藩夏五月丙戌秋八月進劉裕爲宋
王移鎭壽陽九月裕自解揚州牧冬十二月己卯太
史奏黑龍四見于東方是歲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
木下作女人形體是歲省揚州府禁防參軍移秣陵縣
於其地在宮城南八里一百步小長千巷
二年夏四月詔徵宋王入輔加殊禮六月壬戌劉裕
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以請帝書之

帝欣然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去重為劉公所
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乃書赤紙為詔甲
子帝遜位于瑯瑘弟秘書監徐廣獨哀感涕泗交流
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乎廣收淚而言曰君
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
歔欷因辭衰老乞歸桑梓　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
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百家數術無
不研覽起家為秘書郎遷中軍長史大將軍文學祭
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
作撰國史經一十二年勒成晉紀四十六卷遷秘書
監封樂城侯初桓玄之篡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
左右及宋受禪不勝哀戚遂去職卒於家時年七十
四秋七月宋封帝為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晉正朔車
騎服色一如舊典有其文而不備其禮降后褚氏為
零陵王妃帝自是之後深慮禍及褚后常在帝側飲
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永初二年九
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閒兵人踰墻入弑帝
于內房帝年三十四即位立二年年三十六見弑謚恭
帝葬沖平陵在蔣山之陽安帝同塋帝幼時性頗忍
急自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人云馬
晉國姓而自殺之不　帝亦悟之其後深信浮
圖道鑄貨千萬造丈　親於瓦官寺迎之步行

十竹可里安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溫涼寢食之
節以恭謹聞於時初王子年著讖云帝諱昌明運當
極於中一期延其息諸馬渡江百年中當值卯金折
其鋒乎是果為劉氏所代自東晉子孫相承四代十
一帝起戊寅終于己未凡一百二年並都臺城之建
康宮始元帝初過江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
卦三百年自元帝稱晉王元年丁丑歲至禪宋之年
庚申歲實一百四年而下云光緒以至今庚申終入
于宋年唯一百二年郭言三百蓋倒其二而南初秦望
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其秦皇東遊以厭
之塹北山以為秦淮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
為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年晉主曆數猶為未
也及元皇之過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其
在此矣

案東晉元帝即位太興元年至唐至德元年
合四百四十年

建康實錄卷第十

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時有孔子恭
者善占墓帝嘗與經墓問之曰此墓何如子恭曰非
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負行止時見兩小龍附翼之樵
漁山澤同侶亦或覩焉因於貧賤不修廉隅小節時
人莫能識唯琅琊王謐獨深敬重之帝嘗負刁逵社
錢三萬經時無以還之遂被逵執謐密以己錢代償
以此得釋嘗於下邳舍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
方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既而忽失僧所在帝鶩而
異之晉隆安三年冬十一月妖賊孫恩寇會稽投內
史王凝之三吳亦應賊所在蜂起遣衛將軍謝琰前
將軍劉牢之東討請帝為參軍事自丹徒往盡平定

郡縣四年春牢之還鎮丹徒以謝琰鎮山陰五月恩
又入山陰琰軍死冬十一月牢之又東討帝衆嚴肅
百姓賴之五年春孫恩又寇海鹽帝翼之而進築壘
於海鹽故治與賊相拒城內兵少殘備不足帝選敢
死士百人去介冑持短兵突賊兵賊棄甲走收其器
仗皆以給兵士戰雖連勝終慮賊衆我寡乃一夜偃
旗卧鼓若已宵遁旦使一童子開門賊問主將安在
曰已走矣信之無備帝會將士出其不意復攻賊恩
乃大敗厄瀆高祖追之海壖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
一隊為前驅帝曰吳人不習戰今賊方盛若前軍失
利必衰我師翌日將戰帝夜設伏兵四至皆立旗鼓
鼓賊言四面有兵一時走散嗣之追奔深入為賊所
敗帝且戰且退死傷略盡懼不免至初戰處令左右
解死人衣但示閑暇賊言有伏兵以詐我乃不敢進
帝乃得徐歸夏四月恩浮海入江至京口衆卒十萬
舟船千餘自丹徒至于建業百姓荷擔而至時劉牢
之尚在山陰帝與四百人晨夜兼行與賊俱會京口
恩卒大衆登山帝至逆擊破之投山嶮赴水者不可
勝數恩以棚柵自舉僅得免猶恃其衆欲擣京師進
及白石聞牢之還京口遂退散歸秋八月以帝為建
威將軍下邳太守冬十一月又追破孫恩於扈瀆恩
走臨海元興元年春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揚州

刺史司馬元顯南討以劉牢之為前鋒次溧洲帝以
參軍從事屢諫牢之令襲玄牢之不從使其子敬宣
詣玄請和入京師牢之欲廣陵帝怏怏曰人情去矣牢
之尋自縊於新州玄以從兄脩為撫軍大將軍鎮京
口帝為中軍參軍太守如故孫恩投水死餘衆推恩
妹夫盧循為主元興一年春正月玄使帝討孫恩餘黨
帝大破盧循於東陽追之永嘉循逃入海六月進帝
彭城內史冬十二月桓玄篡位司徒王謐為丹陽尹下
執之為鎮軍將軍謝混為侍中遷天子於尋陽明年
春帝隨桓脩入朝玄妻劉氏謂玄曰昨見劉德輿龍
行虎步視瞻不凡恐非人下也宜早為其所玄曰
方欲北清中原非劉裕莫足任者關隴平定徐思其
宜三年十二月丁酉帝還丹徒潛謀匡復乙卯帝因遊獵
會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劉毅劉藩檀韶韶弟祗
孟昶昶弟懷玉劉道規諸葛長民同謀者二十七人願
從者百十人丙辰平旦城門開馳入稱有詔遂擒桓脩
斬之以徇脩弟弘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為弘中兵
參軍孟昶為主簿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昶道
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直入弘正歠粥稱有詔曾
帝已復正斬桓玄首詐遂斬弘收其衆濟江義軍
將尅京城初王元德率居與等亦預參議謀是日陰
據石頭毅兄邁有寵於桓玄玄以為竟陵太守尚在

建業帝使陳留人周安穆告之使為內應玄天文巳
著而土木之工不息此而不乘宜復何待邁甚懼安
穆慮事發馳歸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
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
驚封邁為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乃誅元德
等召群臣廷論衛將軍揚州刺史桓謙請北拒玄曰
不然此兵輕猾皆出萬死若或偏師失利則更成其
氣今不如屯兵覆舟使其空行二百里地無所措手
卒遇大衆莫不振懾我按甲堅陣勿與爭鋒彼請戰
不得勢將自走此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謙固諫不
然乃遣其將吳甫之皇甫敷等相繼拒義軍先是帝
造游擊將軍何澹之左右見帝身光耀滿室以告澹之
澹之以告玄玄不以為意及聞義兵起方懼或曰裕
等其弱難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
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
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推帝撫徐州府事
孟昶為長史居守檀憑之為司馬劉穆之為府主簿
帝率二州之衆一千七百人進及竹里移檄京師三
月戊午破皇甫敷等於羅落橋進敗桓謙於覆
舟山玄出自西掖門策馬石頭城輕舟南走王謐率
百官推高祖領揚州帝固讓以王謐為揚州刺史留
臺朝廷晏然各守職王謐命尚書以帝為使持節都

督徐兗青冀幽幷八州諸軍事領軍將軍徐州刺史
鎭石頭劉毅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廣陵相何無忌輔
國將軍琅琊內史魏詠之建威將軍豫州刺史鎭歷
陽孟昶建武將軍丹陽尹劉道規振武將軍先率兵
千人追躡桓玄
裴子野曰桓敬通有文武奇才志雪餘恥校動靜亂
之中掩天下而不血刃既而肅命六合規謀淩厲未
及踰年坐盜社稷自以名高漢祖事捷魏晉思崇其
侈而莫已知王謐以民望鎭領王綏謝混以後進光
輝諸從兄弟方州連郡民駭其速而服其強無異矣
高祖是時蛛方一疋夫也無千百之衆糾合同盟奮
發一朝曾未及旬蕩清京邑號令群后長驅江漢擒
玄萇於巴拔梟首於氏頭自義師已來用兵之速
未始有也自非雄略蓋世天命至止焉能若此者乎
於是民知攸暨而王迹興
刀逵爲桓玄西中郎將鎭歷陽玄敗逵歸請罪初逵
與高祖故數窘高祖王謐嘗救脫之既而族滅刀氏
裴子野曰刀逵玄之爪牙王謐逵之上相論逆則王
重定罪則逵輕推遠以猶德錄勳機長民以宿憾夷
七族以爲晉政偏頗甚矣且神龍伏於罟網漁者安
知其靈化霸王匿於人庶庸夫何以悟其英雄苟在
不悟則驕之者衆可勝誅乎是知宋高祖之非弘恕
也同盟多貳宜乎哉
丁卯帝還鎭南府焚桓溫神主于宣陽作晉主于太
廟命劉毅之斟酌需章旬日而典禮畢舉既以之嚴
簡又躬自儉素貴賤莫敢犯者夏四月戊子帝奉晉
武陵王遵爲大將軍承制居東宮于門前君勸六公職天
子爲從父以孔靖爲會稽太守帝東征盧循詔李恭
議欲往會稽收其兵討桓玄靖以千里之外難用急
未若撫內動可集事帝然之玄至江陵復置群官增
法峻刑遣何澹之庾禎助郭銓邑殿以立威以劉毅
爲西討都督統何無忌等四千人發京師庚戌天子
澹之於桑落洲是月劉毅督自尋陽早來歸五月桓歆
掠歷陽魏詠之破之進敗於芍陂成歆走渡淮癸酉劉
毅等追及桓玄戰于崢嶸洲破之玄走巳卯桓玄自
江陵逃漢中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相王騰之奉天
子入南郡時益州刺史毛璩遣從孫祐之與費恬送
弟喪下璩弟子脩之時爲玄校尉引入蜀至枚回洲
益州督護馮遷斬玄於枯盤洲傳首京師玄從弟謐
走荒中桓振逃于華容等而振又襲陷江陵追謚玄
爲武悼皇帝送璽紱於天子稱楚祚不終百姓之心
復歸于晉丙午劉毅何無忌追及桓振殺等敗績六
月丁未退屯尋陽使與弘從請罪於是免毅青州刺史
無忌琅琊太守

裴子野曰善乎宋高之能法也不先崢嶸遽議蠻溪
之罰使擾攘之時無苟免之志恩不及私當法不屈
勳民使知攸憲示之以整不亦可乎故能使功者而
費不煩威申而將不拔終靜四方用此道也
十一月桓振遣馮該守夏口東岸桓仙客守偃月壘
孟山圖守魯山連艦夾江以待劉毅十二月壬戌毅
三城進剋巴陵是冬盧循盜據廣州以其將徐道覆
守始興郡義熙元年正月己丑毅次于馬頭桓振挾
天子出營江津癸巳衆軍進次中夏大破桓謙等振
走循川譙邊長安天子反正戊戌劉毅言於天子令
大赦天下可改元是爲義熙元年二月甲子天子發
自江陵何無忌翊衛劉毅停夏口是月益州民譙縱
殺刺史毛璩于成都三月桓振又襲荊州襄陽太守
劉懷肅討之大破振於沙橋臨陣斬振振勇冠三軍
每一合戰瞋目橫矛衆不敢逼時醉中流矢乃擒之
甲午天子至自江陵庚午詔進帝侍中車騎將軍都
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帝固讓抗表辭歸藩是月旋
鎮京口夏六月宥桓胤子新安胤祖沖克讓於晉故
也秋九月戊戌以征北將軍魏詠之爲荊州刺史頃
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詠之爲其客不出十年踐其
位談者偉之十月以劉藩爲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鎮
廣陵義熙三年二月帝入朝乙卯旋鎮丹徒秋七月

加孟昶吏部尚書八月遣冠軍將軍劉敬宣毛脩之
率衆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祗上書諫於帝曰自義
旗之建所征必克可謂天人交助和順之徵也今大
難既夷君臣俱泰此誠澌無事宜大寧治民然蜀賊
宜平六合宜一非不然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流天險動經
特歲來往艱阻雨雪連降驅三州三吳之人而投三
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且泝萬里所
在無儲若連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
功今言可征者皆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以一介
之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
官旅遣兵皆烏合應募之人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
退者矣夫爲治國先言其內而治其外先安其近而
懷其遠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
如彼未可謂地利也帝不從明年敬宣至黃武果無
功而還中流接得毛璩喪而及家口歸之冬十二月
戊子司徒王謐薨孟昶使尚書右丞皮沉言於帝以
謝混爲揚州刺史劉穆之説帝曰古有挾天子而令
諸侯今其時也如公勳德豈可爲守藩將者乎劉孟
諸人與公俱起布衣以取富貴位有先後一時相推
非有委體心腹宿昔定分也揚州治本豈可假人大
事草創用王謐爲神州王綏爲分陝以安當時之心

耳豈是經遠大計理盡於此哉一失權柄雖悔無及
令答云已往於辭實害宜報昶去須入朝量之大言
可見帝納焉四年春正月詔高祖入輔中前命且為
楊州刺史錄尚書事解兗州以劉藩為刺史四月丙
寅進孟昶為尚書左僕射五年春正月乙未夫人臧
氏薨
偽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孟昶曰師往必克公其行
四月己巳帝抗表北伐舟師發自京師從淮入泗次
于下邳捨舟步進燕將公孫五樓說慕容超曰吳兵
輕銳難與爭鋒請斷大峴使不得入上策也堅壁清
野芟夷穀麥中策也據城待戰下策也超曰引使過
峴我出鐵騎躪之成擒耳何處清野自取蹙弱初謀
是役諫者曰賊若不出嚴守大峴不則堅壁廣固守
而不出軍無資何能自返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
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謂我孤軍將不能久必將
引我且出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師踰峴虜軍
未出帝喜曰天贊我也衆曰未見敵帝何悅焉帝
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無遺之之憂
虜隋吾計勝可必矣六月燕主令賀賴盧等拒臨朐
去城四十里先據巨蔑水超曰晉軍得水即難敗也
高祖遣先鋒孟龍符爭先據之大軍有車四千兩分
兩翼方軌徐行車悉張幔御者執矟輕騎為游軍軍

令嚴肅相戒以整未及臨朐賊至遂大戰超自往臨
朐留羸弱居守悉令士卒前拒官軍大戰向日昃戰
猶酣帝命參軍檀韶胡藩等曰虜之精兵悉於是矣
必留羸弱居守子以潛軍而翕其後往必克城多易
旗幟此乃韓信所以克趙也且吾前去兵海道往必
聲之韶等鼓行而登曰海軍至超棄城走軍開城陷
陣恐而動帝親鼓擊之臨陣斬大將段暉獲超豹尾
王璽等歸于京師超等奔廣固衆軍進之剋其大城
超嬰小城於是設長圍守之館穀於青土停江淮轉
輸撫納降附簡才任使華夷響悅牛酒日至秋七月
加帝北青冀二州刺史或薦北海王鑑召入與語
悅因留佑旦日辟為青州從事初超使尚書郎張綱
乞師於姚興綱歸太山守申宣獲之送帝帝知綱有
巧思令造攻具超黨初未知乘城曰汝非張綱無能
為也及知綱為軍所獲超大懼求割大峴獻馬千疋
稱藩以和帝不許姚興既不能救使使來言曰今率
步騎十萬屯于洛陽晉人若不退將涉淮左帝謂曰
爾為我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虜能自送今其
時也參軍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彼
若鮮卑未拔西羌人至公何以待之帝曰此兵機也
非子所及羌若來救不有先聲今吾言是自疆也
晉師不出日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

能救之也□□進帝太尉□□□□冶攻具成飛樓懸
梯木幔板屋冠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
力焉時劉毅遣上黨太守趙恢千餘人來援帝夜潛
遣軍益會之明旦使衆五千方道而至每晉使將到
輒復如之去者數十來者數千虜謂我師方益愈恐
六年春二月夜有鳥如蒼鵝飛入帝帳坐者咸愕胡
蕃獨賀曰蒼者胡也鵝者我也虜將歸我之徵也既
旦悉衆攻城城陷慕容超踰城走追騎獲之送京師
斬於建康市徐道覆以帝北伐也自往番禺說盧循
令襲京師是月盧循舉兵過嶺寇諸郡何無忌起尋
陽之師南救諸鎮鎮南將軍殷闡進說無忌曰盧循
有大志所經必不傷人其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
溪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將軍且留屯豫章徵兵城
守分軍石頭彼若圍城攻守者百倍告我而下畏吾
躡其背比爾相持已數十日荊豫兵可以大至而合
戰亦未晚也若以此軍輕進獨勉殆難濟乎無忌不
聽戰敗握節而死之贈侍中司空謚忠肅公帝發自
廣固將鎮下邳以經營司雍盧循寇逼朝廷徵還次
山陽聞無忌敗卷甲兼行與數十人造江山上問行
人知賊未到喜濟于京口夏四月乙未至京師戒嚴
息甲劉毅表南征帝止之毅不從果敗於桑落洲衆
皆没毅登岸走免盧循聞帝之歸恐欲以精兵等陸

兩取荊雍道覆遣乘勝乃下賊衆十餘萬舳艫且千
里援舡百餘艘敗軍歸尤言其盛丙辰尚書僕射孟
昶以賊內逼曰臣之罪也是夜飲藥自殺
裴子野曰劉毅北伐先求南征非有料於勝敗大權
以威之不立古人度德而居相時而動故能舉無悔
吝定霸取威若毅爲之不量力也覺則以甚何以能
振夫左道佐民幻俠謝誕足以動衆不足以濟功何
哉國之將亡必隆妖孽不有誅主則有亂臣若天
欲殄斯疾使之不殄盡亂極凶然後王者興焉故
其始也若夜火之集飛蟲雖死不悔及其末也如朝
陽之照積雪一旦消除故有彊若盧循猛如徐道覆
甚於邪蟲何以從彥遠之議遷都爲不知矣從之以
死婦人哉昔有懼弱而自沉殞之徒也
丙寅劉毅歸自桑落洲者十三人詔還節鉞降爲後
將軍戊午帝移鎮石頭守乙丑賊大至帝登奇之曰賊
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六月進
帝太尉中書監加授黃鉞餘如故辭秋七月諸軍大
破盧循循自蔡洲退奔尋陽遣王仲德追之帝歸東
府治水軍使建威將軍孫處率衆三千自海路襲番
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
其巢窟使奔散之日無所歸初盧循既下使苟林寇
江陵桓謙譙道福率蜀兵爲應譙及枝江荊人皆譙

舊也並懷二心刺史劉道規會衆夜開城門衆莫有
去者冬十月高祖率劉藩檀韶等舟師南伐盧循留
別將范崇戍南陵王仲德破之十一月孫處至番禺
攻陷其城循父嘏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
卯朔大軍次大雷循棄壘循揚聲不攻雷池中流而進
帝分半騎登西岸率水軍與戰參軍庾樂生乘艦在
後斬以徇衆士卒乃爭破賊賊泊西岸步騎飛炬焚
其舟水軍乘流逼之賊退走豫樟左里甲申大軍至
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衆咸懼帝笑曰
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士卒皆
降盧循單舸走徐道覆留始興帝自左里旋師天子
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七年春正月乙未振旅而
歸京師進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三月循走
番禺既無所止乃走交州徐道覆自始興就其妻子
而後自殺歎曰我不信英雄主為盧公所誤夏五月
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循於龍編及父子函七首于
京師梟於大航八年四月以劉毅為衛軍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毅改易官守請丹陽尹郗僧施
為南蠻校尉毅有異志州病甚表請劉藩省疾高祖
知之自收其黨謝混獄死而表西伐藩妻毅之姊也
帝將圖毅而收之以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留監府
事劉穆之居東府長史貽書劉敬宣曰盤龍狠戾專

恣自取夫滅世路尅清與端將盡富貴之事相與共
之敬宣懼以啟示帝盤龍劉毅也元興中敬宣曾言
盤龍自伐一旦遭遇必凌上取禍故長民見伐毅以
敬宣言感動宣欲與謀高祖乃引為諭也故敬宣以
示帝甲申大軍次南州以參軍王鎮惡為前鋒冬十
月鎮惡及豫章口距江陵二十里捨舟步進誅守船
者江津遇衛軍朱顯之乃戰船人嚴鼓大發大破城
內其夜毅自北門走出自縊死十一月乙卯大軍至
江陵下書勞百姓曰夫弘獎拯民必存閎恕捨網宥
綱去煩易理九年春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
史帥寧朔將臧熹及下邳太守劉鍾等衆二萬自江
陵伐蜀初謀元帥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帝違衆拔
之授麾下之半臧熹夫人弟也位出其下亦隸焉議
石曰劉敬宣往至黃武無功而退今若師出應道青
衣賊判由其不意復從內水如是涪城之戍必有重
兵若道黃武正墮其計今軍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向
黃武此制敵之策也書函署曰到白帝發之諸將雖
行未知所趨乙丑帝至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
橫帝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
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欲謀為亂又常謂人曰貧
賤常思富貴富貴之後身履危機今日欲為丹陽布
衣不可得也及帝西歸甚慮之輔國將軍王誕求先

下帝曰長民似有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若家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無慮乃可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遣帝乃至期剋日奄至東府而誅長民兄弟等是時民多遠本僑雜者衆帝上疏曰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疆畫境各安其居在昔盛世民無遷業故有井田之制三代以降秦革斯政漢遂不改富彊兼并於是爲弊然九服不擾所託咸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無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曰不暇給是寧民雖治猶有未遑及大司馬桓溫以民爲政本傷治爲深故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民豐實由於此自兹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居流寓閭伍不脩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臣負荷重任恥責實深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所謂父母之邦爲桑梓者誠以生焉終焉愛敬所託今所居里也墳壟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舉庚戌土斷之科庶存所弘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風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返本之制乃速申於當年於是依界土斷從之上又令豪彊不得固其湖澤執民爲利是月朱齡石次白帝乃發書言衆軍悉由外

出藏熹自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造廣武譙縱果遣道福董兵守涪城六月癸未朱齡石次平模距成都二百里譙縱遣大將侯暉僕射譙詵等至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攻朱齡石謂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只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謂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衆軍由內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暉之阻兵非堅壘也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剋剋平模則鼓行而前成都不能守必矣若緩兵相持虛實將見涪兵復來難爲敵也若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人同爲蜀子虜耳石從之攻皆剋斬侯暉進次成都秋七月戊辰譙縱將家出奔其尚書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壬申朱齡石入成都縱之走也如其墓乃自縊死齡石戮其屍傳首京師十年夏五月乙酉夜河間王司馬國璠帥百餘人踰廣陵城登廳事太守檀祗驚出箭及其股祗語士衆曰賊以暗來非多也行五鼓必散矣賊聞鼓果遽而走於是悉降社是歲城東府築宮舍十一年春正月盜殺左將軍北青州刺史劉敬宣初敬宣夜飲之夕有芒鑽長三尺植其食盤須臾難作初謝混負地矜才罕所容好雖劉毅之不能下也遇敬宣而盡敬或以譏混混曰孔文舉禮太史義未下豈有非之邪平西錄事韓廷

之司馬休之故吏也帝報以位延之報書曰司馬公體國忠貞款誠待物今得罪宰相加之以討能無辭乎帝上無款懷之士關外無自信諸侯良可恥也伐人之君啗人以利五尺童子勳不知君之心請以臧游於地下耳帝省書顧左右曰事人當如此初雍州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懼不容於時嘗爲讖曰魚登日輔帝室司馬休之聞乃引焉是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舉兵內向以討劉裕爲名庚午大赦帝白衣西討三月軍次江津司馬休之阻岸置陣帝欲自登謝晦抱止帝帝抽劍擬晦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此曹洪所以濟魏武也乃止疾召胡藩人來至將斬以勵眾藩謂使者曰正欲擊賊不得奉命因以刀頭穿岸陟劣容腳指乃騰而上岸眾從之大破賊五月雍州刺史趙倫之破魯軌於石城休之來援不戰而走

裴子野曰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若司馬休之動非其時也天方厭晉罔敢知吉已雖欲得無乃違天乎五運無不亡之司爲發姓受朝賀若三仁且猶顛沛而況豪俠哉昔中原殄瘁道盡于時四海爭奔爭從輸晉得實存乎大義故能遠荒南北與也勃然至哉熙不異於是矣而宋家支離末忘前事汝逆越逸禍將日尋豈惟黎之伐弘少將咎周之從刑幾與發何其欺歟

進帝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論平蜀功以朱齡石爲豐城公秋八月甲子以中書侍郎劉穆之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尚書十二年春正月以帝領兗州刺史加平北將軍增都督南秦二十二州諸軍事三月偽秦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乃言於天子戒嚴北伐夏五月霍山崩獲六鍾癸巳詔帝受雍州刺史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爲四十人秋八月乙巳大軍進發奉帝弟琅琊王德文以行劉義府爲中軍將軍監留府事鎮石頭以劉穆之爲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光祿大夫孔季恭先告老居家室於是願從以爲軍諮祭酒寧州刺史獻帝琥珀枕命搗碎付征士來登九月軍次彭城以冠軍檀道濟龍驤王鎮惡及龍驤王敬爲前驅進討洛寧朔劉遵考中兵沈林子舟師通石門寧朔朱超石寧朔參軍胡藩趣半城龍驤朱才寧遠姓二舟舉沒敵牙開鉅野皆受督於王仲德北方屯戍緣道降附十月眾軍會洛陽劉金瑞姚鉉請降執歸京師洛陽平命脩五陵置守衛十一月癸亥天子使冊帝曰朕以寡昧仰纘洪基越暨陽復乞室越在南鄙遷于九江宗祀絕饗人位無位撫寧群兇寄命江浦則我祖宗之業奄隳于地七百之祚將泯消滅若涉

淵海罔知攸濟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弛維拯造
區宇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攸倚今將
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
本塞源顛蹶六位庶寮僉俛眉四方莫恤公精貫日月氣
陵雲漢奮其靈武大殲群慝剋復王室奉歸神祇此公
之大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群后順流長驅薄伐崢嶸
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群逆畢夷三光旋彩舊物反正此
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保弼阜財利用繁殖生
民編戶歲滋疆宇日啟導德明刑四海有截此又公之
功也鮮卑負衆僭盜三齊狼噬舊青虎視沂岱介恃遐
阻屢爲邊毒公蒐乘秣馬遄入遠驅銜指四臨翦問雄
俱潰稱號之虜顯戮司寇拓土千里申威荒漠此又公
之功也盧循妖兇伺隙五嶺乘虛肆逆侵覆江豫權
拂宸內矢及王城朝野喪沮莫有固志家獻從卜之計
國議遷都之規公乘轅南濟義形于色凝然內湛視
險若夷妙略奇運淵謀不世狡寇窮蹙喪旗遁跡俾我
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換負釁西夏
凌上罔主肆志姦暴黍附羅協黨扇蕩王畿公稟軌以
刑消之不日大軍電掃神兵風拂罪人斯得荊衡晏
清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旌江濱偏旅浮海指
日遄至番禺之功涉盈萬頃左里之捷魚潰鳥散元
兇遠迸傳首萬里南海肅清荒服來泊此又公之功

也譙縱恃亂寇竊一隅王化阻閡三巴淪溺公指命
偏師授以良圖陵波遡湍致屆井絡僭賊伏鑕梁岷
草偃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威五都傾蕩
園陵幽辱祖宗懷沒世之憤遺甿有匪風之思公遠
齊伊宰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恥鞠旅陳師赫然
大號分命群帥北徇司雍許鄭風靡鞏洛載清偽牧逆
藩交臂請罪百年榛穢一朝掃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
康宇宙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跡則奇謀冠古電
擊強狄則鋒無前對寧東纔大造黔首若乃草昧
經綸化融於歲計扶危靜亂道固於包桑辨方正位
納之軌道蠲削煩苛較茲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
足以絕域獻琛遐夷納貢王略所亘九服率從雖文
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
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
物所以協輔王室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啟遂荒徐宅
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庀霸又命晉文
備物光錫惟公道冠前賢勳高振古而殊典未飾朕
甚恧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郡之蘭陵下
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國之泰山十郡封
公爲宋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
昔晉鄭啟藩入作卿士周召保傅出總二南內外之
任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

縣五等男堪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總禮絶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尉太傅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刺史爲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綱紀禮度篤國是式乘介踰方罔有遷志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積采蘩實殷稼穡惟阜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舃副焉公闡邪納正移風改俗陶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烈華夷企踵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皋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義式遏不虞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温恭孝思致虔禮祀忠肅之志儀形四方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宋國丞相已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祗服往命茂對天休簡卹庶邦敦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加宋公遠遊冠相國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之上

十二年春正月追贈高祖祖靖太常父翹特進左光祿大夫紱綬軍次陳留城經張良廟下令曰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可改御名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王鎮惡軍次潼關檀道濟通蒲坂寇并州刺史尹昭據險道濟攻之未能下沈林子謂濟曰蒲城堅卒未可下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鎮惡孤軍無依勢危力少潼關天險必爭之地若姚紹據之則難圖也不如棄蒲坂并力潼關若據潼關則紹不攻自服矣濟從之二月甲戌沈林子檀道濟王鎮惡等大破姚紹於潼關紹之長史姚伯子屯九原將據河津以絕糧道道濟等赴之斬伯子虜其寧戍謂濟曰高義之以崇京觀濟曰不可師入敵境於我觀義懽之以威力則人自爲守且國及伐其人何罪食而遣之於是周泰係壁襁負而至朱齡石率丁旿等以却月陣大破拓跋主等數軍於河北五月戊午帝次洛陽七月癸未步軍入關八月衆軍破姚泓於青泥走灞上辛丑大軍次閿鄉丁未王鎮惡舟師泝河入渭食畢登岸弃舟趨長安大破姚丕等據門正對自平朔門入泓與數百騎奔石橋明日將妻子詣壘門降泓子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不如早自引泓不答其子登橋自投而死於是泓自面縛以詣壘

門王鎮惡執泓屬諸吏長安六萬餘[illegible]殷壯麗財寶盈積王師號令嚴整士民悅服相[illegible]溢九月甲子大軍次灞上王鎮惡道迎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拜曰明公之力鎮惡何[illegible]帝[illegible]欲效馮異耶是日帝入長安收其彝器渾天儀土圭指南車記里鼓秦漢鐘鎛銅虡等獻于天子其餘珍寶頒賜將帥拜謁漢長陵大會文武於未央殿執姚泓歸諸京師斬于建康市遷姚宗於江東天子使使勞師于咸陽冬十一月進帝爵為王增國十郡帝讓不受以桂陽公義真行安西將軍雍州刺史鎮京兆以王脩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留兵萬人以傅弘之領之將班師長安父老詣帝曰殘民不見王師百年於茲矣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壟千門萬戶是公家府殿捨此欲安歸乎帝為之憫然鎮惡以五月五日生故名鎮惡嘗客於澠池澠池人李方厚遇之後入關拔方為澠池令初謂方曰吾忽值英雄主取萬戶封侯當厚報卿十一月丁亥尚書左僕射丹陽尹中軍西華子劉穆之卒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左司馬徐羨之領丹陽尹帝聞穆之卒哭之慟上疏於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臣穆之忠規遠畫潛慮密謀造膝詭辭莫見其際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南昌侯封一千五百戶謚文宣公穆之既貴食必方丈嘗白帝曰穆之本貧賤贍生多闕比者所資微為豐泰自此之外無一毫負公帝亦推心委賴如左右手爾穆之外所知聞無不畢白雖同閭里戲謔道途細事皆具聞帝多識情偽穆之之由也及居東府副上相帝任內則穆之外則謝晦然二人素不相叶及穆之卒謝晦喜形於色自是朝廷大政皆諮受帝小事則決之於徐羨之十二月帝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河以歸十四年正月師次彭城解嚴[illegible]後沈田子自與王鎮惡爭功且王[illegible]將軍也其人以比諸葛亮入關之功[illegible]者深憚焉故田子因衆懼[illegible]殺鎮惡於傅弘之[illegible]義真[illegible]義真幸三智王脩[illegible]田子[illegible]而田子[illegible]乃執田子專戮斬之自是胡馬[illegible]二月嵩山獲玉璧三十二黃金一餅漢中成固縣水岸崩獲鐘十二枚登縣民宗曜獲嘉禾九穗同穎獻諸天子詔歸于帝帝固辭以中軍將軍劉義符為荊州刺史中軍議郎張節諫曰儲貳至重四海所繫古來冢子在外未有為國福者乃止夏六月庚寅始拜受相國九錫之命引晉使陳備物於庭帝顧寮佐曰孤本布衣始願不及此衆人斂袵將軍王弘率爾而言曰此之謂神物求

十二月戊寅天子崩瑯琊王德文即位改號元熙元
年春正月甲子詔徵帝入輔又申前命進爵爲王以
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
北陳留汝南潁川滎陽十郡以增宋國庚申葬安帝
于休平陵秋八月丁巳遷都壽陽始受王爵赦國内
五歲刑以傅亮爲中書令九月帝解揚州牧冬十月
以劉義真爲揚州刺史十二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
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
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進王太妃爲
太后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孫爵命之號
一如舊儀二年正月己亥長蕤璟禮是月亥薩郡江濱
自開出古銅禮器十餘物帝獻之天子詔不受歸諸
瑞物藏於相府二年首夏四月天子徵入輔五月己亥發
自壽陽六月壬辰帝幽泊于石頭達清晉帝詔曰夫
大道草昧攝之司牧所以闡鈞三極統天成化故大
道之行選賢與能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族貫之百
王其來尚矣晉道陵遲仍屬多故安皇播越宗祀墜
泯則我宣元之祚永墜于地顧瞻區宇翦爲已傾湘
國宋王天縱聖德靈武秀出一匡頹運再造區夏固
已興亡繼絶拯溺淪溺矣故四靈効瑞川岳啟圖玄象
表革命之期華裔注樂推之顯代德之符著于幽顯
瞻烏爰止爰集明哲夫豈延康有歸咸熙告謝而已

昔漢德既微魏祖繼其緒黃運不競三后肆其勤
故天之曆數定有攸在敢忘四代之高蹤橫作天人
之至望予其遜位別宮敬禪于宋草詔既成請帝書
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
劉公所延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遣使奉
策曰咨爾宋王夫玄古權輿攸哉邈矣其詳靡得而
聞爰自書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聖君四海以止戈
定大業然則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
公在昔上葉深鑒茲道是以天祿既終唐虞不得傳
其嗣符命來格舜禹不得全其讓所以經緯三才澄
序彝化作範振古垂風萬葉莫尚於茲昔我宗祖欽
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翦商兆禍非唯
一世惟王體上聖之姿包二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
四時豈伊博施於民濟茲黔庶固已化洽四海道備
八荒圖緯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於朝庶
民誦於野億兆抃蹈傾佇惟新自非百姓樂推天命
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應皇靈俯順群議
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天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
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洪業於
無窮時膺休祐以答三靈之眷命是日使持節兼太
保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謝澹兼太尉尚書劉宣範奉
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如唐虞漢魏故事帝奉表陳

讓晉帝已遜于瑯瑘王第百辟拜辭秘書監徐廣獨
流涕歔欷謝晦止之廣曰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
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抗表陳讓表不獲通群臣
上疏勸進不許太史令駱達奏曰自晉義熙元年至
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民更
主異姓興焉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占曰五虹見天
子黜聖人出十三年鎮星入太微有立王徙主之兆元
熙元年冬有黑龍四登于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
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
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
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後漢建武至建安末
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
禪晉晉自太始至今一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讓咸窮於
六於是群公卿士固請乃從之漢光武立社于南
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晉季年
舊根復萌至是而茂盛乃受法駕於南郊壇柴燎告
于上帝禮畢嚴駕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
永初元年封晉帝為零陵王食邑一郡載天子旌旗
乘五時副車行晉正朔郊祀天地禮樂皆用晉典上
書不言表答表不稱詔居于秣陵封道憐及弟義慶等
五王
二年以廬陵王義真為司徒以僕射徐羨之為尚書令揚州

華林園禁溝祀九月晉零陵王殂帝率百寮臨于
朝堂三日葬以晉禮以梁州胡帥大沮渠蒙遜爲鎮
軍大將軍梁州刺史尚書令司空以太子詹事傅亮
爲僕射上不豫以道濟徐羨之傅亮檀道濟入侍醫
藥群臣請祈禱上不許以義眞爲侍中南豫州刺史上
瘳封仇池公楊盛爲武都王
三年五月上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
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御難之氣徐羨之傅亮當無異
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朝廷
不須復有別府大臣中亦宜有爪牙以備不祥後起
若有少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癸亥上崩
于西殿時年六十七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東北二十里周回二十五步高一丈四尺
諡曰武皇帝廟號高祖上清簡寡欲嚴
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
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殷仲文言之帝曰日不暇給
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
之故不習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
時將北征或曰療金瘡上大悅命碎之分賜諸將平
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之即時
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
堂施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用直脚牀釘用鐵廣州
嘗獻入筒布一端上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所司彈太

守以布還之帝素有熱疾并患金瘡末年尤劇坐臥
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爲佳乃歎曰木
牀且費而況石乎即令毀之制諸主出適不過二十
萬無錦繡金玉性尤簡易常著連齒木屐好出神武
門逍遙左右從者不過數十人時徐羨之住西州嘗
思羨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繹追之已出西明門
外矣諸子旦問起居入閤脫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
之禮焉帝微時躬於丹徒業農及受命後耕耨之具
頗有存者皆命藏之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
焉左右以實對帝有慙色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
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覩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
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明中壞
上所居治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
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稱上儉素之
德武帝不答獨言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故能光有
天下克成大業盛矣哉

廢帝滎陽王

廢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晉元熙元年進
爲宋王太子武帝受禪立爲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
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制服三年六
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尚書令司空徐
羨之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以永初四年春正月

巳亥朔大赦改元爲景平元年文武各賜位二等乙
巳虜將達奚印破金墉進圍虎牢毛德祖於城內掘
地深七尺旁穿二道出城外又分爲大道出賊後募
敢死士數百人隨參軍范道基出自圍外鼓噪斬虜
虜陣擾亂斬首數百級燔其攻具虜雖暫退衆還復
合拓跋圭又遣平安涉歸寇青州己未詔徵豫章太
守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至謂尚書傅隆曰選皆出我
乎隆言執政徐羨之云黃門已下專以委蔡已上衆
參也廓曰我不能爲徐于木署紙尾遂不就二月丁
丑太皇太后崩遺令曰先皇棄世載五十古不封樹
漢亦異陵今將外營別壙亦無不可十二月大沮渠
蒙遜吐谷渾阿豺遣使貢獻庚辰晉蒙遜爲河西王
以阿豺爲安西將軍封澆河公辛未富陽人孫法光
宗親反自號冠軍大將軍寇山陰山陰令陸劭拒之
戰柯亭賊敗走甲子豫州刺史劉粹遣將軍龍長許昌
殺西頴川太守庚龍乙丑虜騎掠高平初虜自河北
之敗請修和親及聞高祖崩因復寇河北騷然矣
夏四月檀道濟北征次臨朐虜焚攻具去青州孫琳
爲御史中丞以事忤徐羨之羨之遣琳弟璩自釋琳
曰我觸忤宰相罪止一身差不及兩無忙懼遂劾免
羨之雖不獲命朝廷憚之己未虎牢城陷虜執司州
史王德祖歸初虎牢圍急城內無水士馬皆渴皮膚

黑爆人皆患瘡至死無血城潰左右扶德祖使逃德
曰義不使城亡而身存與衆俱執七月癸酉尊帝所
生張夫人曰皇太后宮曰永樂丁丑以旱故詔赦五
歲刑已下罪人冬十月己未有星孛于天指尾貫攝
提向大角仲月在尾季月掃天倉而後滅帝朗即位
多不率禮范泰上封事深言其不道及多言曰王言
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臣蒙先朝厚遇
思竭狂瞽陛下若能留心覽察則臣無恨九泉韓國
將軍交州刺史龍編侯杜惠之卒贈左將軍惠之爲
刺史也布衣蔬食治國如家歲荒民飢以私祿賦十
城門夜不閉道不拾遺海表大治十二月丙寅省寧
州之江陽爲建安郡是歲索虜太守死子壽代立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徐羨之傅亮謝晦奏
曰先朝不豫已至大漸車騎將軍義眞酣酒日夜不
輟無惡言訕主誇朝并輙匿甲卒請遵武陵王故事
廢爲庶人流于新安郡前吉陽令魏郡張約上書訟
之曰臣雖草介備先黔首少不自量頗爲高荊備佐
惟高祖武皇帝挺器神武撫運龍躍仰淸天步則齊
儗有虞俯廓地基則侔功大夏故度順天人享有萬
國雖靈祚攸長而聖躬不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
心藩王義眞天姿夙茂素有卓然之美宜在容民所
聚宥過訓以之方伏思大宋之興雖叶應符命而開

基造次根條未宜廣藩屏使兄弟盤比姻氏伏願
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之業下
顯之望時關內田宵冒死詣闕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
就斧钁無愧地下執政徙約之梁州道追殺之初高
祖既紿而劉貳未育帝始義熙二年生于京口及封
王恣其志欲膂力絕人解音律善騎射於是群小左
右多進異端義真好文愛士而性又浮躁謝晦嘗言
於高祖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不可
使負荷非才高祖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之晦造
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
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羨之等專政王意不悅與前太
子左衛率謝靈運散騎常侍顏延之昵狎過甚故吏
范晏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
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政
與遊耳矣及主無篤定故先黜義真乙未以皇弟義
恭為冠軍將軍南徐刺史丁未大風天有五色雲占
曰天下錄有兵高麗國使貢獻發使誅義真于新
安五月江州刺史王弘南兗州刺史檀道濟來朝勃
政諷之乙酉皇太后令曰王室不造天禍未悔先帝創
業不永棄世義符長嗣屬當天位荒極悖一至
於此大行在殯幸災肆於悖辭嘉容表於在戚至三
台樂府鳩集伶官倡優管絃靡不備發珍羞甘膳有

加平日採擇媵妾產子就宮醜然無怍醜聲四遠臣
子痛心及懿后崩背重加天下親與左右執紼歌呼
手推梓宮抑掌笑謔殿省備聞加復日夜媟狎群下
慢戲興造計費用帑藏空虛人力殫盡刑罰
苛酷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阜隸之役處萬乘之
尊悅廝養之事親執鞭朴毆擊無辜穿池築觀朝成
暮毀徵發功匠疲極兆民遠邇歎嗟人怨神怒社稷
將墜豈可嗣守洪業君臨萬邦可廢王一依
漢昌邑晉海西故事鎮西將軍宜都王仁明允篤孝
悌自幼及長德業沖粹識心明允宜纂承皇統光臨
億兆許行舊典以將奉迎未亡人百罹雖
存若隕心崩寒徐傅等將廢帝諷王弘
檀道濟求赴國許弘等來朝謝晦稱家出鎮軍府將
治府舍而實伏甲士出于外屋以謀告中書舍人邢
安泰潘盛等為內應夜邀道濟晦領兵居前羨之
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
有禦者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開瀆聚
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樂夕遊天
淵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人於帝
側帝傷指扶出東閤就收璽綬群臣拜送辭于東宮
遂幽於吳郡是日赦死罪已下檀道濟入守朝堂六
月傳亮率臺迎宜都王于江陵徐羨之使邢安泰殺

榮陽王於金昌亭王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之致殞乃加刑時年十九南郡太守江夏臨哭盡哀

裴子野曰昔漢武爲衛武太子置博望園延異能之士而長安闕下竟有流血之釁高祖寵樹榮陽恣其嗜欲群小競進亦有金昌之禍苟不納於義方必異世而同失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其衣服飲食則保節其身三師并輔其志進退俯仰如值繩準驕奢淫佚無由入矣故以儀形四海君臨萬國弈世休嘉不隕令問宋失教誨則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之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師傅二職者皆專主餘也行上從其禮則導達藏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無近於今古謹勑者能訓之以書隨愚蠢者入誘之以凶慝與置太子太傅而無師保其他職事率由舊章諸王無複置師一人多者大夫領之王臨州則長史行宣通教令又師傅之流其有尊崇獨擅威權由是而言君子勿用老成碩德多見嚴疏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莊實寡嗣君幼主並滔姧回雖惡物醜類天然習則生常其遠矣夫未擊折軸水戾破舟不以水木而適工匠者何本其所以然也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眼比之乃宋以此終焉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先是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上陵五色彩雲太史奏西方有天子氣秋七月丙寅法駕自江陵至行宮傅亮率百官奉璽紱詣天門上疏伏惟陛下君臨自然聖明在御孝悌著於邦家風猷宣於藩牧宗廟神靈乃眷西顧日奉符刻列舜覲太平行臺至止瞻望城闕不勝喜悅鳧藻之情謹詣閤門拜表以聞王答書使召見傅亮哭甚哀既而問二王薨狀悲感嗚咽左右莫能仰視亮流汗不能答於是腹心於鎮西華南蠻校尉劉彥之人懷書謂進說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而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王敦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見容陛下寬恩仁慈四衆所知也是以越次奉迎冀以見聽悠悠之論必不然矣羨之亮晦王弘道濟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爾殿下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耳王曰君復欲吾宋昌邪華以守甲寅舟輿發自江陵中流有黑龍躍左右失色王顧長史王曇首曰此大禹所以受命吾何德以堪之八月丙申舟輿入于京師丁酉謁初寧陵還入中堂百辟奉璽紱勸進至三乃許之

建康實錄卷第十一

太祖文皇帝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晉義熙三年生於京口。十一年封彭城縣公。永初元年封宜都郡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時年十四，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是歲來朝，會武帝當聽訟，乃遣上訊獄，因辯斷稱旨，武帝甚悅。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上陰五色雲隨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以為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其年，少帝廢，百官議所立，徐羨之、傅亮等以上符所集，備法駕奉迎入奉皇統，立行臺於江陵，而尚書令傅亮奉表進璽紱。州府佐吏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上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內見刑。是時司空徐羨之等新有弑害，及鑾駕西迎，人懷疑懼，唯長史王曇首、司馬王華、南蠻校尉到彥之共明朝臣立有異志，帝曰：「諸公受遺，不容背貳，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足以制物，夫何所疑。」甲戌，乃發江陵，命王華知州府，留後事，令到彥之監襄陽。車駕在道，有黑龍負上所乘之舟，左右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至都，群臣迎拜於新亭。先謁初寧陵，次入中堂，百官奉璽紱，沖讓未受，勸請數四，乃從之。景平二年秋八月丁酉，皇帝即位于太極殿，詔曰：「朕閔凶在疚，遭家不造，崇基將墜于地。……太后深鑒安危，股肱忠臣協謀同力，用集大命于予一人，兢兢夕惕，罔識攸濟，思與萬國，享茲惟新……」赦天下，改元為元嘉元年。文武各進位二等，逋租宿調一切放免。……戌，追復廬陵王國。庚子，詔撫軍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武陵公謝晦為荊州刺史，京師將田多割賜之。……色自矜過辭，叔父澹問以至……曰：「三十有五。」澹曰：「昔荀中郎二十七為北府都督……老矣。」晦有慚色。癸亥，以徐羨之為侍中、司徒，……公王弘司空、建安公，檀道濟征北將軍、武陵公，傅亮……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晉與公食邑各四千戶。己……封皇弟第三弟義恭為江夏王，第六弟義宣為竟陵王，第七弟義季為衡陽王，各食邑五千戶。丙午，徐羨之遜位，不許。九月辛酉，給宜城王義康、……檀道濟鼓吹各一部。丙寅，追尊所生胡婕妤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丙子，立皇后袁氏。冬十一月己丑，以王華為侍中。壬戌，追贈后父袁湛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是歲，大旱，置竹林寺。案寺記：元嘉元年……置……遣又……下定林寺東……縣……五里……蔣山陵里也。

二年春正月丁酉，徐羨之、范泰上疏曰：「元凶已改，律品物惟始，頃旱魃為虐，亢陽衍度，通川涸流，異井同竭，故孔

子春秋貶不雨之旨傳曰歷時而天下不雨文公不
憂雨也尋春秋之意察洪範之言王澤不流於四方
伏願推忠恕之仁矜不逮之獄遊心民瘼厲意幽冥
如此則包桑可係危哉無兆而災害自消也故夏桀
引百姓之罪殷湯以身為犧天高聽卑吉凶在人
修弊俗者難爲[illegible]奉書奏乃棄官如
東陽丙寅徐羨之[illegible]自大禮告終鑌
鐩三改大明符[illegible]書三上帝又辭
羨亮重請曰伏願以宗廟[illegible]爲心弘大業以
嗣先執聖聖惠以[illegible]帝乃
許之於是徐羨之[illegible]王韶之因說趨復
[illegible]
攝職羨之[illegible]
沉密少言[illegible]
裴子野曰[illegible]
興王氏覆蔡王[illegible]公尹連三家之禍人之多
言鮮有不敗[illegible]之爲人謀也外審[illegible]內
定枉直主於忠[illegible]爲識故其詞寡分而利傳首文
而義明[illegible]翻風流振乎百世豈唯喋喋矜
耳悅色而已哉以韶之交謟於亂惜矣辛未拜郊大
赦天下二月乙巳策秀才于中堂庚子徵戴顒為國
子博士不就顒父逵高尚不仕顒兄勃又隱桐廬山
中久病顒慨然曰本謂隨兄得閒非有心語默至於

窮困顒之罪也請行千祿之事以為藥石之資可乎
求為海虞令事未行而勃卒顒亦止衡陽王義季鎮
京口常與顒會竹林寺野服鼓琴設宴終日常聞其
好樂贈正聲一部昔華玄隱於關中高祖初平姚秦
召之不起及赫連勃勃陷關中召玄父華為太常徵
玄為太子中庶子玄出就職勃勃怒曰昔劉公辟之
而不至吾召玄而玄來豈謂吾曹不識出處遂殺之
丁亥加左衛將軍殷景仁為侍中時同居門下者王
華王曇首劉湛殷景仁皆以為風力精幹一時冠冕
內侍之美近世莫及是春有江鷗百許頭集太極殿
[illegible]六月丙午吳郡大風山水湧出五丈殺居人秋八
月甲申以三[illegible]人出漢中者置[illegible]扶風馮翊二郡冬
十月乙卯中散大夫徐廣卒廣世[illegible]為時儒所宗
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俗世禮法皆取決焉十
二月戊申蔡廓卒贈太常初劉穆之[illegible]士畢集唯
謝混郗僧施謝方明蔡廓等數人不至穆之為恨謝
混等既誅蔡廓方明始就穆之並稱人公高祖曰鼎才
也廓嘗[illegible]其小子謂有巴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
竪似可不入非類之室不共小人之遊故以興宗為
名興宗為之字也[illegible]清園寺東北去縣二里 [illegible]
[illegible]

三年春三月丙寅詔罪徐羡之傅亮謝晦等三人以廢立殺戮事曰廬陵王英秀明遠徽風夙播魯衛之寄朝野屬情羡之等暴蔑求專忌賢畏逼造構貝錦成此無端罔主蒙上橫加流貶矯誣先旨致茲禍害寄以國命而翦若仇讎旬月之間再肆酖毒痛感三靈怨結人鬼自書契已來棄常安忍反易天命未有如斯之甚者也命司寇肅明刑典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親御六師為其防遏氛霧既袪庶幾正道思與億兆勵精其理大赦天下常去叛徒令修舟艦以備北征傅亮書與謝晦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所懼者多謝晦不悟帝召檀道濟使對於王華以為不可帝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遣召羡之亮等入省亮將至謝晦弟瞬為給事黃門侍郎直門下使人送亮書曰殿中有異處分亮辭嫂疾暫還遣報羡之羡之乘內人問訊車出南郭步走新林縊于陶竈罪屍付獄亮至兄迪墓拜辭告罪追擒廷尉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羡之子喬瞬子百世休並賜死門誅瞬于東冶徙亮妻子于建安郡初亮父瑗與郗超善常見二子迪亮年五歲超使人解衣衿去曾無吝色超曰季乃才流位望逾遠於兄然保家業其在迪也亮早知名以才學強贈為晉給事黃門侍郎直西省

高祖欲以為東陽郡告其兄迪迪還語亮迪夜不寐既旦入見高祖曰昨承賜教東陽以徇私計然亮本願附鳳翼攀龍鱗以成宿昔至於飢寒未敢戚感高祖悅之用為從事中郎委任文議及貴幸兄迪每誡之而不即從也

裴子野曰夫萬邦思治故言歸君長豈一夫行其宰螫彼蒼有情爰惡治而好亂就其無情故用群心所事以齊天下為家非常安之道頼無厥德何世無之道其理可為高陽之遇賢歸於伊尹蓋前王已然之理經綸之正事之宗章伊尹之廢太甲廢之也霍光之廢昌邑廢之也事同主異是以殊途自斯已後抑有可觀晉宗則除已之害桓溫則藉已之威提挈自我無論遂順如徐傅之徒非覬覦者也求其忠順非忘身者也身既未忘不能脫於權柄誠二君矣何以取信嚴君惡不足信權由衆主危已之機疾於激箭高位厚味何其久乎若景平既終奉身履退滅身之禍庶幾可逃夫賢人君子受六尺之孤任尺寸之命推權變臨大節繫在存存難乎存亡矣追贈廬陵王侍中大將軍諡曰孝獻王丁卯徙驃騎將軍義康為荊州刺史壬申內外戒嚴閏月乙卯遣中領軍劉彥之北征檀道濟為前驅西伐帝聞策於道濟道濟對曰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謀略

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恐非所長臣悉晦
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不戰而可擒也江夏太
守程道惠遣追録謝晦晦以徐傅誅憂恐與南蠻校尉
何承天討發兵決戰以南蠻司馬周超爲行軍以司
馬庾登爲長史先畢徐傅哀次發子弟問既而發軍
旅二三日間得精兵三萬戊申大風折木會稽太守
謝方明卒曾爲南郡至歲暮因無輕重皆縱歸家與
期三日如期無不至者丙寅以豫章太守鄭鮮之爲
尚書左僕射以范泰爲侍中泰時脚疾聽輿以外殿
庚申帝御舟丙戌以彭城王義康及王弘殷景仁居
守癸亥謝晦發荊州軍容甚偉自江陵至于破冢旌
旗相照臨撫巡軍憑流歎曰恨不以爲勤王之師遣
夏口劉彥之次彭城丁卯竹林監篤欽反謝晦中兵
參軍孔延秀戰欽敗續于彭城洲彥之退保隱磯謝
晦至彭城上疏罪王弘弄威權而忘帝忘義負德薦
欽敗而檀道濟次于薄磯謝晦令其黨曰檀公已誅
死及聞道濟來師人皆恐懼戊戌檀到等軍俱至洋
江俄而便風楊帆但濟謝晦軍莫能戰皆登岸走晦
還舸歸江陵初劉彥之退道濟軍至沙橋爲周超所
破死者過半及晦還退棄衆歸降謝晦與弟姪北走
至延頭戊戌主晦故吏也乃擒晦送京師丙午帝自
蕪湖班師車駕西至丙戌太白晝見癸未斬謝晦于

建康市及弟皭兄子世基周超等晦有風姿鬚髯如
畫兄瞻五歲能屬文十歲善言玄理風華蕭藻偶步
當時爲給事黃門侍郎見晦勢傾朝廷乃堅籬隔書
庭曰吾不忍見禍之至也先晦而卒夏五月下檀道
濟于獄以沙橋之敗也乙未徙檀道濟爲征南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劉彥之右將軍豫州刺史
巳巳使使兼散騎常侍巡行天下將命方國同行到
鑑親使刺史二千石等觀長史申述至誠廣詢治體
觀察吏政切求民瘼雅舉擇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
依周典每以名爲言其條件奏俾朕昭然有如親覽
大夫君子其各盡心敬事無墮乃力其有深謀遠圖
謇謇直言者使者以聞丙午聽訟于延賢堂自是
每歲三訊八月光祿大夫阮韶之卒韶之嘗爲司
馬道子太傅主簿遂首散帶不綜其職自永初已後
不復朝請閉門養志以終其身是歲秋旱且蝗詔使
捕之范泰上疏曰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
獄無倦政事理出群心澤布萬里小小災變何以致
之宗臣之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民所不敢誣有蝗
去處而縣官呼閉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且
明察數財成無假斤斧因請宥謝晦婦女因尚方者
皆從之冬十二月丁卯前吳郡太守徐佩之羨之兄
子以不自安將圖來年春正月謀反伏誅白雀見

京師太清里
四年春正月丁亥曲赦京師百里內辛巳郊二月乙
卯幸丹徒車府令請易輦筝欲用紫皮絲輦席上以
竹筝未至於壞紫色貴並不聽三月丙子宴丹徒宮
帝鄉父老咸與焉獨今年租布原五歲已下刑丁亥
車駕至自丹徒戊子尚書左僕射鄭鮮之卒鮮之自
大司馬録事參軍遷御史中丞爲人亮直時號格佞
壬寅採當陽令諸葛闡議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
屬曰夫歲時有利害之收而衆榮有經常之告機
杼有不輟之勤而用度有奢儉之異是以愛民者節
其費用務本者躬其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明其以
夜繼晝匪勤則遊者飾巧奢侈有自來矣然不出本
生送死之誠今者民人夏至有五色雲命縷之服以
爲無用之費傳父謹率愚管謂宜禁革從之河南秦
綿性至孝母葬至墓留不忍歸鄉人於墓所爲築室
三年吳逵家疫父母兄嫂並亡逵夫妻行賃力負土
成七墳十二棺皆儉而合禮去至是孔邈等並表薦
之帝各表其門閭戊辰甘露降于京師五月癸酉散
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世道詔改所居曰孝行里獨
復三世世道事繼母至孝貧產子不舉謂妻曰傷茲
以終孝吾無恨也母亡負土成墳親近來助初皆不
許墓畢傭力報焉是月京師疾疫使使巡問給醫藥

死無家者賜以棺殮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丙辰青
黑虹見東西經天劉懷敬劉懷肅懷慎皆高祖姨兄
也高祖生夕穆后殂從母乃斷懷敬乳而養高祖因
以寄奴爲小字也王弘之曾栢譙衛將軍右留郯仲文
往南州傾都餞送譙邀弘弘曰凡登高送遠貴在有
情下官與郯風馬不接未敢屈從譙郯其方直也魯
國孔淳之隱于上虞謝方明爲會稽固延不致謂曰
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山淳之笑曰潛游者未謝其
水栖者非辭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八月詔曰
乃者權臣擅亂吉陽令張約抗疏至誠事屈群醜隕
命遐荒參述前蹤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疋散騎
常侍謝道[illegible]桐張楚母年一百四歲危疾楚祈
禱懇惻[illegible]神母疾愈十一月辛未甘露降初
寧陵散騎常侍陸子真薦豫章雷次宗尋陽陶潛附
郡劉凝之並隱者也潛若貧不仕爲彭澤令不屈督
郵棄官而去及其亡也顏延之傷而誄之其序曰夫
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椒桂信芳且非園林之飾
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矣若乃巢由之雅
行夷皓之峻節故以父老堯禹錙銖周漢綿世浸遠
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
者人自爲量道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照
末景汎餘波有晉徵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匪稱

師文取指達處言論道見其器在衆不失其寘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謚曰靖節徵士又有劉凝之卒已自任以老萊嚴遵為師友妻富於財散之親故立園而居非績不衣非耕不食吏有租布一歲三輸荊州刺史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甚悅負出市門付與饑人一旦俱盡其年飢也吳興沈道虔好老易居縣北與人捃拾推已所得以釋爭者尋陽翟法賜四代隱居皆有高德法賜親亡後不食五穀結草為衣不衣布帛罝罟水豐寺夫縣七十里 [illegible]

五年正月庚午朔大風司徒王弘遜位不許乙亥詔曰恭承洪業臨饗四海風化未弘治道多昧求之人事鑒寐惟憂加頃陰陽違序旱疫之患仍催災戒責深在予思所以側身剋己務詳刑獄上答天遣下卹民責群后百司其各獻讜言直指陳失勿有所諱甲申閱武于北郊戊子京師大水使使賑賜夏四月河南上白章五月己巳太白經天以張邵為征虜將軍雍州刺史邵為太祖西中郎司馬王華為錄事參軍二人共府不穆及華在朝多為之憚邵謂所知曰子陵方以至公允天下必不以私隙害正義邵是任也允擊為六月庚戌都下大水乙卯遣使檢行賑贍秋七

月己巳日大風八月壬戌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陽遂侯范泰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宣侯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范伯倫素拙非重不可擬議台鼎竟不行既葬王弘撫棺哭曰君平生重殷鐵今以此為報九月癸酉夜有異氣如流星出奎婁沒羽林壬辰散騎常侍荀伯子上言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以為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後於焦黃帝後於祝帝堯後於薊帝舜後於陳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杞陳並為列國薊焦茂爾無聞斯則襃異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宋居杞陳之上臣請零陵位宜升陳留王宜降爵十二月天竺毗黎國遣使貢獻平原令河南成粲貽書於王弘曰僕聞執物設教隨時制宜世代盈虛與時消息夫勢之所趣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權軸之重任歸二南斯前代之良謀今世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名實重矣盈滿之釁倚伏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宜入秉朝政竟陵衡陽春秋已長又宜出據列藩齊光魯衛明公高枕道德燮理陰陽則天地和平災害不生矣初范泰將死亦謂王弘曰天下務廣權要難居卿弟兄太盛而彭城王久居南夏安身之道其未足乎弘累求退及是又上疏曰臣聞異姓為後宗

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向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誡驃騎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宜入捴朝務以允民望昔叔孫不進楚人所哂展季在下臧文貽譏臣於古人無能為役負乘竊位物將謂何乞解揚州錄事優詔答不聽是歲索虜拓跋燾滅西秦赫連氏盡有隴中地

六年春正月己丑祀南郊癸巳彭城王義康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入知朝政以江夏王義恭為撫軍將軍荊州刺史以侍中劉湛剛正用法為南蠻校尉撫軍長史行荊州事勅書誡義恭曰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奢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主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西楚殷廣宜勤接對府舍池堂無求改作訊罪決獄擇善從之不可專意自決凡左右所白不可泄漏或相讒謗勿輕信受每有此事宜善察之官爵賜予尤宜裁量供奉一身皆令有度奇服異器慎不可興宜與參吏相見為數不數則不親不親則視聽不博於言事者又得自盡皆急務也爾其慎諸劉湛既西意甚怏怏永初末諸王居喪多曠士禮湛為廬陵王從事禁膳魚肉嘗在王座厨人進車螯及酒湛怒曰既不以禮自處又不以禮處人趨出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七月壬寅會稽晉陵吳郡大風折木庚寅裴松之上書言曰智周則萬里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炤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覩至於餘緒所寄則接乎麈跡臣前被詔使將三國異同注陳壽國志壽書銓簡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遊後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漏臣案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齡注記分錯年月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詞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抄內以備闕謹寫封上呈帝覽之曰裴世期為不朽矣九月青州獻白兔十二月己丑朔日有蝕之不盡如鉤星晝見隴西諸國使使貢獻

七年春正月乙未康樂侯謝靈運䟽孟顗謗反帝不之罪遷為臨川內史二月壬戌雪且雷三月戊子遣右將軍劉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秀靈等率師北伐索虜剋復河北以長沙王義欣監征討諸軍事去年冬殷景仁母憂去職至是起景仁為鎮軍將軍凡在喪曰起在外曰徵遷曰徙

裴子野曰三年之喪有生之鉅痛既貫天道定惟民極中世汙隆或行或否末世企勉還尚典刑而國之重臣多從權制因習漸染遂以成俗釋衰麻而服冕弁匪金革而徇寇戎君子辱乎上小人通乎下名教

倒置將安用之苟非有為已之可也夏四月己丑劉
司奏西陵縣民董陽五世同居內無異爨百濟林邑
國使使貢獻六月乙卯爵楊難當為武都王七月丁
未侍中王曇首卒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諡文侯
初曇首為西中郎長史高祖誡文帝曰王曇首沉毅
有器度宰相才也曇首與兄弘俱有盛名家世久為
揚州彭城王心欲其所胥謂客曰神州詎可卧理而
王公久病居之弘恐辭疾終不許及曇首求為吳郡
上曰豈有欲建大厦而棄其梁材若賢兄謝病此卿
之席也劉彥之自淮入泗次東平須昌虜濟州刺史
庫悉告熾熾破兖州刺史羅秩燒滑臺彥之留司徒
從事中郎朱循之守滑臺虜將大赤歇末及荊州刺史
魯軌守虎牢彥之遣振武將軍王玄謨進逼虎牢大
破虜軍斬大赤歇末等洛州刺史杜驥燒城走彥
之使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司兖
既收軍有喜色王仲德獨憂曰胡虜雖仁義不足究
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力完聚若河冰冬合方為三
軍之憂九月河冰可涉靈昌衆軍還固冬十月丁卯并
二豫復為一州鎮壽陽戊午初置錢署鑄四銖錢戊
寅虜過金墉虎牢諸軍相繼奔走劉彥之焚舟棄甲
而歸詔免彥之官壬辰以征虜大將軍檀道濟都督
征討諸軍事率衆四萬北趣成臯甲午西北有赤氣中

黑如旌旗十二月丙戌太白晝見甲午斬兖州刺史
竺靈秀于彭城靈秀之歸也虜進湘陸秀謂其衆曰
湘陸民為抄吾先為收其穀軍徐後來與虜乞下前定
師皆没是以誅之己亥夜京師火延太社北垣
八年春正月庚寅置朱崖郡以屬交州丁酉道濟軍
次壽陽與虜將軍悉戰于高梁山斬之二月滑臺糧
盡城內燻鼠為食辛酉城陷虜執朱循之以歸自是
河南復沒是道濟高梁之捷也虜來萬數道濟三十
餘戰輒剋敵滑臺既陷糧且盡退軍軍士有叛者以
飢告虜師人恐懼道濟夜頓命軍中高唱量沙散布
餘米明日去之虜夜聞量沙謂見棄粟謂降者妄也
斬之道濟遂全軍而返大為虜所憚河北老小常
以檀公相怖二城既陷汝陰太守王玄謨上疏言王
途始開隨復淪塞非唯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
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亦由民憚遠
役臣謂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為兩
道直趨崤澠征夫無遠役之思吏民有屢休之歌若
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塗既遠獨尅實難是月大
雩夏四月甲子檀道濟請罪不許辛亥太白晝見獲
白雀于左衛府六月乙丑大赦天下己丑割江南為
南徐州江北為南兖州以左將軍竟陵王義宣為兖
州刺史鎮山陽是日入雩閏月庚子詔曰頃農桑惰

業遊食者衆荒莱不闢督課一時水旱便有罄匱不
源務本豐給靡斯郡守賦上千里縣宰職親民宜
乃勸勵農桑秋七月壬戌夜白虹見于東方十二月
庚辰雷癸亥罷湘州復并荊州
九年春二月辛卯詔以先朝功臣王鎮惡劉穆之等
皆銘功天府配祭廟庭辛亥華容公王弘薨贈太保
給節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謚文昭公六月甲戌
以樂陵清河平原西河四郡爲州以司徒彭城王義
康爲揚州刺史解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兖州
刺史臨川王義恭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壬子江州
獻白麐戊辰御史中丞荀伯子奏曰臣聞烏以反哺
託體羔羊而跪乳禮爲事在微禽猶識孝道
矧與人倫而忘愁疚齊侯復九世之怨丁蘭報木母
之恥取褒於春秋見列於國傳況乃分天之痛枕戈
之感者哉案給事黃門侍郎郗敬叔父兄爲晉故荊
州刺史郗仲堪所害仲堪息綸之永初三年除員外
散騎常侍敬叔元嘉元年除中書侍郎密跡隣省經
涉三載每到公庭必相瞻覩散騎在前中書在後相
去之間不盈咫尺縉紳視而含咽義士聞而增嘆夫
復讎禮之所許法之不禁若畏王憲俛俛苟且者宜
退職於家與之退隱豈可接跡躡影靦然無怍以叨
榮祿笑傲卒歲且中書散騎職爲同寮若使綸之不

幸敬叔當素服卒祭於郗氏之庭求自古悖禮無若
斯之甚者也不有嚴革風教將頹案敬叔率其庸鄙
之陋與頑行與道乖心與義塞息天倫之性置顧復
之恩傷仁敗俗情禮[illegible]雖事經赦蕩非肆告所及
請免敬叔所居官禁錮終身情義之敗付之鄉論有
詔理焉詔有司盱眙王彭所居曰通靈里蠲復二世
彭幼喪母後父亡將營葬值天旱遠汲以塗泣號
勤悴一旦大霧霧散於墓所前有水如池得以周用
葬訖歸助者或亡其斧返求之至向水所則積土揚塵
塵有擁浴鄉人異焉
裴子野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illegible]之至德曰孝所以報
本返始盡性窮神行莫重焉[illegible]先焉夫茹[illegible]黎
父子和悅易衣并食兄弟怡怡所以利不貴於有餘
則慈愛隆於不足承顏氣色雖淺易教若乃貴高九
五富有萬國前聆鄭衛侍綺羅其始也以宴褻成
蹊其漸也以分利爐隙由是乎恩乏天然思輕膝下
今之人互爲骨肉聖人知其若是惡其流蔓故禮以
節之樂以和之朝夕安否肴羞侍膳父子之禮也陳
詩歌燕族糾合宴私兄弟之樂也夫然後禮樂交暢無
相奪倫孝悌興於閨門德教加於百姓上和三光旁
格四海先王化成天下也禍亂不作用此道也昔漢
高有宇內五口一朝櫟陽之禮也魏文有天下同氣

建封若徃牢四體若仇讎當塗之制也迄于宋有不
可言者焉嗚呼流弊可陳於前鑒戒無後於後夏四
月乙亥宥劉彥之爲護軍將軍己丑太白晝見乙未
雨雹傷牛馬鳥獸八月癸未封江夏王義恭子朗爲
南豐王奉滎陽王祀第五皇子紹爲廬陵王奉孝獻
王祀是春司馬飛龍自仇池入寇綿竹破平陰州擊
之時益州刺史劉道濟將五城入白丐奴爲參軍督
護長史費謙固執不可丐奴怒去詐其黨曰司馬殿
下在湯泉山中五日奉之則大勳可建蜀人趙廣聚
衆數千與會因費謙等會衆百姓百姓咸思亂遂入
湯泉山脅道人程道養使爲司馬飛龍推行益州牧事
車騎大將軍益號蜀王稱太始元年圍益州刺史劉
道濟於成都白氐奴號征虜將軍趙廣號鎮軍將軍
衆至十萬四面圍城使人告道濟曰使君若送費謙
張熙出即解臨川內史謝靈運於廣州棄市靈運之
居也雅不治職前臨川內史司馬恢之故
靈運會諸王穀爲如酬故久而不止非隱其事
諷主者以贖貨劾奏從事收靈運乃從廣州
勑於南海行刑靈運少而文章秀逸
開冠當天下然輕肆躁擾不可大任世以爲文與顏延
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之是月劉道濟大破蜀
賊因而施十二月蜀賊又圍益州外既久

病城內以爲死也人情不安振威將軍梁俊說道濟
曰將軍久病氣力微怯外有異論今軍人外敗強寇
內逼一旦不虞憂禍立至宜稱小損聽侍者出外不
然敗矣道濟然之呼給使四十人謂曰吾不幸久卧
爾等扶侍有勞今微差矣可以休息遣召復歸給事
者皆出衆問曰使君已死幾日咸曰無之傳以相告城
內乃定是歲朱循之歸自黃龍初循之見獲遇毛循
之於桑乾毛循之三年不敢問其家室語及國事問
當軸者誰曰劉鐵毛循勲曰吾昔在朝時尚少今
日歸罪門乎遂問六子
循之悲甚直視不能
因奔焉弘以爲
抗舟人大懼海師因上有飛鳥知十
船後乃將王俄而達東萊郡帝拜爲給事黃門侍郎
毛循之竟死於索虜
十年春正月侍中左衛率謝弘微卒弘微爲從父混
所知混嘗論諸子靈運博而無檢宣明納善不周雖
復功濟之才終必以此爲疾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後
咸如所言己未大赦天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賜
穀五斛是月益州刺史劉道濟卒梁俊祕之不發喪
埋之於齋使書以會之遣前後軍大破賊賊乃散走
益州平六月闍婆訶羅單國遣使貢獻乙亥丹陽尹

王准之卒准之自曾祖彪之已來稱爲多識朝廷舊事問無不對彭城王每稱之曰如得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准之有遺抄一篋謂之青箱學秋八月置太原郡以屬青州冬十月氐賊攻漢中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州奔江陵下獄死

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園且爲江夏衡陽二王來朝帝有詔會者賦詩命太子中庶子顏延之爲序其大略曰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神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曆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流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左梁巖發右瞰湖源濬深景遽談洽日斜夏四月秦梁二州刺史横野將軍蕭思話破氐賊於漢中平思話遷都于南鄭五月青州獻白雀六月省犯郡冬十二月扶南訶羅國遣使貢獻置竹園寺西坑去縣一里在今建康東府蔣陵里相橋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辛未郊癸酉新蔡爲弘爲燕王夏四月乙巳以殷景仁爲中書令以家爲府丙辰詔曰宗周以寧寔由多士漢室亦在得人朕猶勞求賢爲日久矣遺才在野循朝永懷前載軫德深矣是夜京師地震六月丹陽淮南八月壬申置南晉壽郡北巴郡以屬益州冬十月

太白晝見江州刺史檀道濟來朝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不朝會帝疾故也三月乙未散騎常侍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下獄死道濟威名甚重見忌於彭城王時帝久疾欲先爲之所言於帝諷入朝留之累月會帝有間將還歸鎮是日帝疾動召入省止焉道濟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之間引飲一斛王遂矯詔賜死道濟投幘而語曰何故毀汝萬里長城收其妻子皆從坐義興獻白兔夏六月高麗國遣使貢獻武昌得古鼎秋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殂追崇爲晉皇后九月癸丑封皇子濬爲始興王二子駿爲武陵王辛未附葬晉恭皇后于冲平陵備物一如晉典有司求晉除身以魚葬聰時前永嘉太守顏延之廢處于家札取延之魚侍中延之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鬼遂不行

十四年正月辛卯郊大赦天下文武各賜位一等戊戌鳳皇二見于京師有鳥隨之改其地爲鳳皇里冬十一月辛酉初停賀雪之禮河南西河訶羅單國使使貢獻

十五年春二月京師木連理夏四月黃龍國使使貢獻五月征北大將軍王仲德卒仲德曾在北爲慕容垂所逐渡水暴至不知所如有白狼來對仲德號啼

廣水度伽德隨之獲免又曾夜行澗中大道每有炬
火照路後每圖白狼祀之秋七月南兖州獻白兎新
作東宮賜將作大匠布帛有差八月詔衡陽郡宗炳
爲太子中庶子
裴子野曰夫動與靜天地之法也剛與柔陰陽之道
也得之以生口人禀之爲靈曰性備之者謂聖偏之
者謂賢然則動靜有所麗此性分之略也夷顯孝遁
舞於山楹沈麟移大賁於子姪羊秋足不踐閭閻而
終身佩青綸白圭之操斯爲玷矣雷次宗斜過近賢
又似避諱肖夫隱者其劉凝之乎若乃黨世位以邀
名事流俗以買譽言交于貨賄畱于酒食州爲縣徵無
不必走宋徵重辟擇而後起是謂路數凌惡吏人所
恥論也冬十月壬子流星出太白入紫微有聲如雷
是月立儒學于北郊延雷次宗修之辭入宮振乃自
華林東閣入講于延賢堂明年尚書尹何尚之立玄
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
集門徒多就業者時上好儒雅朝臣家儉素之風鄉
閭恥輕薄之行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帝躬親檢行寬
恕被物庶政弘而不彌禁網理而不峻拜甸稱然言
理政者以元嘉爲稱首焉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閱武于北郊癸巳復置湘州二月
己丑割長沙江陵江夏四縣爲巴陵郡五月丁卯太
白經天六月己酉改封吐谷渾慕容延爲河南王公
月戊午太白晝見閏月戊寅復分豫州置南豫州冬
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劭冠天下大赦劭之初生也宮
徃捐之帽無故墜地名劭訓字以爲召刀帝甚惡之
又刀力爲武都河內林邑並遣使貢獻置上庭林
邑西南去縣十八里
十七年春二月己巳夜黑氣經天德夏四月戊午朔日
有蝕之六月己酉太白晝見秋七月壬子皇后王氏
崩于顯陽殿八月徐兖青冀大水使使巡行賑賜辛
亥葬元皇后于長寧詔史臣顏延之作策文文成奏
帝帝傷之自下筆加其二句追存悼亡感今懷昔以
致深意焉冬十一月戊午前丹陽尹劉湛有罪伏誅
湛晉丞死殷景仁之毀也湛不好浮華慕崔琰之爲
人有經國才志善論理道言之喋喋使聽者忘疲初
上爲江夏王荊州西歸日夕引見及與殷景仁嫌隙
旣上私左右曰劉班初歸吾與言常做日早晏慮其
將出比入對之亦察日早晚慮其不出時帝疾篤彭
城王義康內侍醫藥有憂色帝危殆劉義康以周公
之事且令具顧命詔草義康出流涕以語湛湛曰行
天下事以幼主所堪義康不答湛私與孔胤秀等謀
以爲帝崩宜立長君及帝既疾微知其事未之發
四歲湛丁艱伏甲室中以待上臨弔不果又泄帝召湛

景仁彭城王入內省數以湛過定以太赦天下文武賜位二等出義康爲江州刺史鎭于豫章太守殺康之敗也東府井水無故湧溢野雉江鷗集飛內寢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述存而班死吾敗宜哉甲戌以殷景仁爲楊州刺史尚書僕射領太子詹事十一月乙酉甘露降于樂遊苑己丑殷景仁卒詔曰尚書左僕射殷景仁秉德弘正思理明遠翊亮朝端風猷允集經緯屯夷嘉猷克舉綢繆樞機獻替惟休方佇良圖以隆國道徽猷不遂痛悼兼深考終之禮宜存優泰可贈常侍司空諡文成公景仁入西州疾篤就寢則見劉湛爲厲知是數旬上爲之累息勑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

十八年春正月甲辰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軍事前龍驤將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書引漢袁盎諫孝文遷淮南王事臣聞哲王不逆切諫以博聞爲道人臣不忘纖芥之罰以盡言爲忠是故周昌極諫漢高而折所以孝惠克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于時犯顏違色者哉[illegible]奏常怒下獄死

孫子野曰彼人臣者祿及其親榮施其後身以之泰道以之行是故君親臨之有恩有敬綢繆繾綣蓋是重焉敬之欲其尊愛之欲其報忠諫之道自此而興名實既顯君臣交喪猶茲懸隔非近股肱上則疾發已好文過而偏隔下則朋相梯緝怨懷憤懣而莫通悒怨在心辭多偏矯矜信在己易以殊殘故逆彼鱗龍而臨壑樹雖趣而小動及雷霆若扶令育者無位於國挺然萬里輔明主所甚諱是欲行義古之遺直者歟比夫全軀懷祿之人有殊間矣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已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諫臣豈骨鯁之氣乃愧前古抑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三月庚子雨雹戊申置尚書刪定郎官夏四月汝陰獻白雉五月南徐獻白鳥吳郡獻白雀彭城獻白鳥甲申甘露降臨川王國河水溢泛官居民使巡行賑賜七月壬辰夜天有光通照冬十月剡縣獻白鳩氐賊楊難當僭稱秦王立后及太子置百官災異多降復自既爲武都王傾國南寇欲王于蜀遣別將傅沖寇漢川刺史劉道眞拒破之十一月氐寇攻葭萌晉壽郡太守申恒進及治城已丙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氐不能拔乃退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帝帝常命之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猶王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帝改容謝焉十二月河南蕭順高麗林邑蘇摩黎並令使貢獻

十九年春正月乙未中散大夫羊欣卒欣以晉隆安

中司馬元顯使欣書扇欣不奉命元顯取爲後軍舍人伍衆爲恥欣淡然自若二月宣城野蠶成繭三月乙未太白晝見壬寅帝親臨儒學衛士雷次宗以內耕近侍王公卿士迄夕罷賜諸生帛有差詔曰將陶鈞庶品混一殊風四月甲戌大赦天下以何尚之領國子祭酒中散大夫裴裕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領國子博士于時朝廷碩學推裴荀何傅傅隆長於爲政承天病於躁瞞伯子通脫率易不以鎭重自居裴西鄉清簡恬素最以不覺爲法位不踰於三子名則差焉顏延之亦號博聞而剛愎潛忌時人惡之名頗虎五月罷揚州府佐吏京師大水使使賑賜劉道産征仇池自正月至此月始剋之揚難當奔于虜虜以丞相萬壽率左右歸降難當既走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秦州刺史將就鎭焉秋八月甲戌晦日有蝕之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因爲彗入于文昌貫五車掃畢掃天節經天苑季冬乃滅冬十月蠕蠕國遣使貢獻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劉道產卒道產在州惠化大行有歲經不實若柔出居樊河村落相望百姓歌之號曰襄陽樂及喪東還漢濱群蠻緦絰號哭送之千餘里十一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滅絕淵涉于祀懷仁感事意有慨然奉聖之胤速議招集於先廟地特爲營造給祠直令四時享祭并

下魯郡修學舍鋤墓側五戶剪除穢灑婆黃國使使貢獻

二十年春正月辛亥郊開萬春千秋等門二月甲戌閱武于北郊是月胡崇之未至仇池八十里遇後魏將拓拔齊戰敗于濁水執崇之餘兵奔西鄭夏四月甲午封第五皇子誕爲廣陵王六月吳郡獻白龜秣陵縣言白雀見初劉道真征仇池也郡師掠居民益善馬爲有司所劾至是下獄死秋八月壬子加右衛將軍沈演之爲侍中上曰侍中領衛皆爲宰相濟漸江左罕授故以此處卿演之辭謝就職其居顯要能謙約自保上嘗賜以女樂讓不敢當冬十一月辛丑太白晝見十二月壬午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故一夫不耕飢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頃有貲產之家誠由政德不舉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其有遊食之徒咸令附業朕當親率百辟致禮甸侯庶幾素誠獎彼斯民百濟倭國使使貢獻自去秋迄乎是秋水旱傷稼民多飢詔郡國開倉君賜糧種

二十一年春正月復禁酒恤飢也辛酉躬耕帝籍下詔大赦天下一切逋負自十九年已前並放免二月庚辰以沈演之爲中領軍辛卯封第七皇子宏爲建平王三月甲戌太白經天夏四月晉陵民徐耕以米千斛助恤飢民六月京師霖雨使使賑賜七月甘露

降樂遊苑[illegible]八月庚辰徐湛之母會稽
長公主薨主藏后所生起自布衣故見崇重彭城王
既徙上嘗宴于主第酒酣主下席叩頭流涕帝自起
扶之問其故答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帝揮
淚指蔣山曰若其有此則負初寧陵是以畢主身義
康無恙九月甲申後魏拓跋燾滅沮渠盡有河西地
冬十月丙子起徐湛之本職丹陽尹於郡設喪位乙
亥令之[illegible]丙子雷且電十一月湘州獻赤鸚鵡何承
天上元嘉曆[illegible]六君當順天以求命國爲令以相天也
堯[illegible]冬至日在須女十九度漢太初曆冬至日在牽
牛後漢四分及景初法同在牛二十度目以月蝕
驗之則景初冬至應在牛十七度又後漢至春分日
長秋分日短若過半刻則二至之間而有短長誠由
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又奏改刻漏
二十五箭帝並從之
裴子野曰夫曆以端時時以頒政政以成而民不僭暑
叶而時不違先王曆象日月欽若昊天敬授民時謂
是物也後世穿鑿拘於禁忌推步盈虛其細由已削
遠以附近璣雜以數俗多鄙俚之說亂揉索之旨由
是搢紳先生不以陰陽爲學及何承天能正累代遺

術博物君子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初班元嘉曆壬辰撫軍將
軍武陵王駿爲雍州刺史南平王鑠爲右將軍豫
州刺史以二豫爲一州三月壬戌封第八皇子禕爲
東海王第九皇子昶爲義陽王三月乙未皇太子劭
釋奠于國學賜王公而下帛有差六月武昌獲古鼎
豫章獲鍾秋七月遷南州羣蠻四萬一千口于丹徒
劉道產卒而襄陽蠻入武陵鎮主淳于世遣中兵參
軍殺手破之故徙也八月甲午太白晝見是月開酒禁
有年也九月己酉建宇于武帳岡上將行勑諸子且
勿食至會所有饌日旴食不至皆有飢色上誡曰汝
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令使汝等識有飢苦知
以節儉御物也
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是謂宜其爲君夫爲君
役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物之數也其欲隱約吳若
窮賤縱其驕奢莫甚貴榮自河徂亳殷宗所以克隆
治陶播稼岐周所以聿興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
情僞易以躬臨是以居世之懿德守民之要道不可
忽焉太祖若能率此訓也俾之艱其志操卑其禮秩
教民成德立功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
於九服矣初高祖思固本枝崇樹彊幹後世遵守迭
據方岳及乎太祖之初昇明之季絕恩於衆任者

十人國之存亡既不是緊要肆民上非善論也今指田獲嘉禾十月己未太子詹事范曄及外散騎常侍孔熙先等奏大將軍謀反伏誅丁酉免侍中義城王義康爲庶人絕屬籍徙于安城郡孔熙先者廣州刺史默之子有才略頗涉學不爲當世所知憤憤不得志且善占星言江州分野出天子文帝當見殺於骨肉因與謝綜等密謀奏大將軍反熙先謂范曄曰潛圖今上御名於表裏疾雷奮於肘腋昔毛玠竭節不容於魏武張溫畢議見逐於孫權彼二人者國之信臣朝之俊乂豈瑕疵暴露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且宗樹聖明至德也大業洪名美號也三王五伯所以

覆軍敗將而爭之者也一朝含垢不亦可乎曄爲彭城王吏及王太妃殂曄爲吏部郎與司徒屬王深及弟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王大怒左遷宣城太守後因孔熙先議謀立大將軍義康而密要徐湛之湛之初與同及武帳之會也逆謀將發許耀侍上持刀以目曄曄不敢視俄而座散徐湛之以其謀聞於上上密使探索其事始末悉得檄文於是收范曄等觀曄所著[illegible]始著後漢書九十卷起建武迄于延康爲一代良史然薄德淺行家禮不足觀收之日妓妾不勝珠翠老母唯有二厨盛樵薪熙先先在獄上使使謂曰朕知卿才智如此早相器任庶

不及今日熙先乃上書言其首謀之事多[illegible]文事誡上嚴慎骨肉又請其祖察父默集及所撰[illegible]傳乞還家上許之初謝綜交熙先也弟約不預每誡兄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觀其嬉戲不料敵之強弱每服藥石便謂羽化可期果銳與樣未可與狎初曄方進何尚之察其意趣言於帝請出曄爲廣州刺史帝曰始誅劉湛復出曄人謂卿等不能容才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

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援蓋俗之量則開[illegible]均之下其能濟之以禮將之以識作而不失義行而不犯於禮殆難爲乎若劉仁弘之剛毅才[illegible]

上[illegible]范曄[illegible]致名出凡庸然皆切志而貪權務才而徇[illegible]以從千時及聚[illegible]加子父相哭果[illegible]於一朝向[illegible]能[illegible]爲亡身之具矣有司奏徐湛之泥比匪人[illegible]事起積歲乃始歸聞請免官削爵收付廷尉上不許湛之懼詣闕上疏自理復詔答之是冬浚淮起湖熟田千餘頃置延壽年西北去縣八十里[illegible]

二十三年正月庚申以孟顗爲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二月交州獻白鹿丁卯後魏[illegible]兗豫青冀四州刺史申維拒破之夏四月丁未大赦天下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交州刺史檀和之安西將軍蕭景憲副將宗慤帥師攻林[illegible]

邑國破之林邑王范陽邁悉國之衆兵皆乘象以圍
士卒不能當宗慤曰吾聞獅子伏百獸乃爲之可以逆乃
削木爲首編毛爲身力士數人蒙之以擬亂日又戰師
乃望陣而馳其象奔逆賊軍乃潰走因滅其國納口二
萬餘金五萬斤其無名之寶不可稱筭慤奉以歸於上
也唯行時巾櫛衣服上聞而嘉焉擢爲太尉中兵參軍
慤叔父炳并楚高人子弟皆以琴書相尚慤獨感激好
功名慤嘗遇炳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歎曰汝若不
富貴必敗吾宗爲江夏國上將軍十五年不改職至是
始大知名乙亥以北地段英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安西
將軍雍州刺史後魏破之死其將河東薛安都率衆南
之國九月乙卯上臨試諸生于國學賜學官帛有差吳
郡獲野蠶嘉禾秀于華林園殿甘露降于長寧陵是
歲堰玄武湖于樂遊苑北興景陽山于華林園役及居
民民有怨者是歲置華林園東五里 [illegible]
二十四年春正月壬寅以徐湛之爲中書令領太子
詹事甲戌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孤老久疾不能
自存者人賜穀五斛蠲除秣陵今年田租米籍田華
林園職掌者畢賜之三月京師木連理二月甘露降
景陽山夏四月河濟俱清六月京師疾疫使使巡行
給醫藥初行大錢一當細錢二是時民或盜鑄始剪
古錢取其銅以濟之錢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於周
世所以貲財通利實國富民若以大當兩則國用難
朽之貨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既而錢
形不一民不之便是時劉秀之爲梁州刺史初令民
用錢而遂行之而江湖之南多以布米爲貨錢之所
行未皆普也八月御史中丞何承天將遷廷尉且欲
爲吏部郎使自舉代既受旨出爲人言之以倫勸得
罪[illegible]十一月盜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時胡藩
有十七子[illegible]第十四者曰遵世同范曄逆謀
帝以藩功臣赦其事勑江州以他罪殺之十六弟誕
世以群從秘兵二百餘人攻郡殺桓隆之將奉故彭
城王以作亂值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便道討平
之乃奪藩封邑徙其子于交州十一月甲寅封第十
皇子渾爲汝陰王是歲徐兗青冀大水
二十五年春正月使使巡行四方貸糧種二月庚寅
詔曰安不忘危經世之所尚治兵教戰有國之恒典
故服訓明恥然後少長知禁頃戎政雖脩而號令未
當今宣武場始成便可尅日大習衆軍校獵講武事
閏月乙酉大蒐辛亥雨雹吏部尚書庾炳之有罪

上始臨朝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等號
曰五臣亞以范曄沈演之庾炳之庾炳之後則徐湛
又何尚之王僧綽以終元嘉之世炳之無文學性強急
輕淺既居選部好詐無廉潔且通貨賄士咸怨之是
時請急還家尚書令史諮事一人善彈一人工歌留
與宿有司以違制奏焉上以其事問何尚之尚之因
言炳罪上欲去其丹陽尹再問尚之尚之開啓對曰
臣乏賈生應對之才又乏汲黯犯顏之直至於侍坐
多不能盡庾炳之事跡異口同音咸無善聲古今未
有受貨數萬而得高官厚祿炳之者唯明主審之古
人有言與賞無罪則堯舜不能為治陛下豈可坐於皇
家之重遂一凡人在可否之間臣不敢苟陳管見令
狂直明白炳然睿主哲王反更小結帝乃可有司遂
炳之歸田里以壽終卒也三月庚辰校獵宣武場夏
四月新作閶闔廣莫等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
曰津陽丁卯太白經天丁丑青龍見于玄武湖南五
月乙卯罷當兩大錢戊戌黑龍見玄武湖六月庚戌
零陵王司馬元瑜薨時始興王濬潘淑妃之子以母
寵故出入後宮不禁遂通于第四妹海鹽公主出適
丹陽尹趙伯符子倩倩入宮而怒肆罵搏擊引絕帳
帶聞于上上有詔離婚罪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慙發
疾死贈西平將軍常侍如故侍中特進太子少傅王
敬弘卒于吳興舍亭山贈開府儀同三司敬弘辭職
東歸深見禮重清簡方正子弟歲中不過一再相見
子恢之嘗為秘書郎上將為廬陵王紹納其女辭曰臣
女稚年先許孔淳之息乃使恢之求奉朝請曰祕書
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無競之
地上皆許之方其在位帝嘗問得失敬弘對曰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

裴子野曰有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王公之談為不
朝矣居官不事以敵為名正始元康之風中原所敗
也縱而勿檢致治難哉八月甲子封第十一皇子彧
為淮陽王華林園嘉禾秀九月辛未以何尚之為尚
書左僕射領汝渭之地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二月乙亥幸丹徒宮
大赦復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所行經縣並蠲免
田租之半癸亥使使祭晉故司空肅公何無忌墓壬
午婆皇國婆達國並遣使貢獻冬十月庚子改封廣
陵王誕為隨郡王癸卯彗星見于太微甲辰以揚州
刺史始興王濬為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兗二
州刺史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卯百濟國遣使貢獻二月魏軍
攻懸瓠以軍興減百官俸祿三分之一三月乙丑淮
南太守諸葛闡求減俸祿同內百官於是縣丞尉並

同減矣戊寅罷國子學秋七月庚午遣建寧將軍王
玄謨拒魏軍以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總統諸
軍冬十一月丁未大赦十二月庚午魏太武率大衆
至瓜步聲欲度江都下震懼咸荷擔而立壬午內外
戒嚴沿江六七百里艦舶相接始議北伐朝士多有
不同至是帝登石城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向
使檀道濟在此虜敢犯我境耶然侵北之計同議者
少今日士庶勞怨豈得無愧貽士大夫之憂在予過
矣甲申使使饋百牢于魏
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太武自瓜步退歸過廣陵
居人萬餘家北徐豫青冀二兗州殺戮不可勝計所
過州縣無遺矣二月甲戌降大尉領司徒江夏王義
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壬子帝幸瓜步是日
戒嚴三月乙酉車駕還宮以中拜初寧陵大旱四月
癸酉婆皇國遣使貢獻己卯彗星見于昴是月都下
疾疫使使給藥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
據梁郡城丁巳婆皇國河南國並遣使貢獻壬午彗
星見太微中對帝座秋七月甲辰進安東將軍倭王
綏濟為安東大將軍八月癸酉梁郡斬司馬順則是
秋猛獸入郭為災冬十月高麗國遣使貢獻十一月
壬寅曲赦二兗徐豫青冀六州從越城流人淮南流
人於姑熟合千餘家是歲魏西平元年也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詔經寇六州仍連水潦可量
加救贍二月乙未雷且雪庚午封皇子休仁為建安王
三月壬午大風拔木都下災夏四月戊午訶羅國遣
使貢獻秋七月壬辰封汝陰王渾為武昌王淮陽王
彧為湘東王丁酉大司農太子僕廷尉監宮九月丁
亥以西平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冬十一月壬
寅楊州刺史廬陵王紹薨十二月戊申黃霧四塞辛未
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錄
尚書事如故是歲魏侍中常侍宗愛弒其君逆大國皇子
乃奉南安王余為帝改元永平尋又廢余殿中尚書
長孫渴尚書陸麗奉皇孫是為文成皇帝改元興安
三十年春正月戊辰朝會群臣於太極殿有青黑霧
從東南來覆映宮上戊寅以司空荊州刺史南譙王
義宣為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壬午以南徐州刺
史始興王濬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子使江州
刺史武陵王駿統衆軍伐西陽之蠻二月甲子元凶
劭弒逆帝崩于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諡曰景皇帝
廟號中宗三月癸巳葬長寧陵陵在今縣東北二十
里周迴三十五步高一丈八赤孝武帝踐祚追謚為
文皇帝廟號太祖 [illegible]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無怠[illegible]又性好節儉不好奢侈車府令[illegible]改易之又量厚其祿以常俸賞故[illegible]時政平理朝野[illegible]此難也

建康實錄卷第十二

中宗世祖孝武皇帝　少帝子業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龍休幼名道民文帝第三子六歲以元嘉十二年封武陵郡王自江左已來襄陽未有皇子鎮太祖欲經略關河故以武陵王爲雍秦荊江四州六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雍州刺史三十年以西中郎將移鎮西陽聞元凶[illegible]逆遂垂涕召沈慶之及僚佐等議初慶之統武陵軍事世祖在鎮元凶嘗密與慶之書令致世祖慶之入帝疑之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入前以元凶書呈帝帝悲泣求入內與母別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命今日唯力是視殿下何疑帝前拜曰國家安危在將軍也即日令勒兵處分內外軍事一委慶之以主簿顏峻爲諮議掌總文書議定慶之即戎勒兵峻乃進曰今步兵少力薄宜待衆軍集慶之怒曰方興大事而黃口小兒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峻懼再拜以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知筆札事庚寅使顏峻馳檄四方言劭凶異殺害君父毒流王公卿士三月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日衆軍發自西陽以寧朔將軍柳元景爲都督前鋒丁酉軍次尋陽四方征鎮不謀同舉所在雲集是時會稽太守隨王誕以衆兵次于西陵劉秀之充前軍來會四月已未武陵軍次于溧洲築壘歸者相屬侍帝中風暴疾殆將數旬顏峻懼聞於衆擁王於膝上親視起居內外軍政寔內經略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還通自舟中甲士亦不知帝之危疾也壬戌柳元景[illegible]大破元凶等於新亭退至于澗劭軍人馬投澗死者不可勝數澗水爲之不流至今猶呼爲死馬澗劭走馬還臺城江夏王義恭自東堂與數十人出奔濟於治渚策馬詣新亭於馬上上疏勸進戊辰帝遷營于新亭己巳百寮奉璽紱帝泣下固辭江夏王再拜三辭因設壇即帝位于營所改新亭爲中興亭下詔大赦天下進文武爵位二等賞士卒各有差孤獨不能自存者皆賜穀帛以江夏王義恭領太尉錄尚書六條事給鼓吹班劍黃鉞進顏峻爲侍中五月丙子擒元凶於太[illegible]庾[illegible]臧質以中伎百人入守朝堂辛巳車駕[illegible]詔曰巨逆作亂人倫道盡王公卿士[illegible]制[illegible]風事葬[illegible]所追謝申尊所生路淑媛爲皇太后詔云故太子左衛率袁淑加殊禮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追死王事贈徐湛之散騎常侍司空謚曰忠烈公江湛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謚曰忠簡公王僧綽謚曰忠悼侯以柳元景爲前鋒軍中午初謁長寧陵追贈卜之與龍驤將軍六月丙午謁太廟還登太極殿哭盡哀百官陪位莫不下淚初置殿門及上閤門屯兵丁亥詔淄河清[illegible]

民去煩從簡悉宜施行辛未大紀勳行賞封南譙王
義宣為南郡王隨王誕為竟陵王各五千戶封臧質
始興郡公沈慶之南昌郡公柳元景曲江公各三千
戶宗慤洮陽侯劉延孫東昌侯顏峻建武侯各二千
戶徐遺寶益陽侯五百戶庚子復置南兗州丙子使
使兼散騎常侍巡行天下蠲尋陽租布三年己亥立
皇后王氏丙申置衛尉官詔使建平王宏迎皇太后
于尋陽庚子上謚大行皇帝廟號太祖秋七月辛丑
朔日有蝕之辛酉下詔任百姓捕貴戚不得競利壬
戌皇太后至自尋陽八月乙亥以王僧達拜護軍將
軍僧達時自負才地不稱所望遂上表陳讓曰臣有
乏於學無獨見之敏有貞任才無偏監之識固不足
以達言治世備辨時宜竊謂當今之務唯在先郵慮
心從民之欲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䓁而無
事於世者固不能安也護軍之任不敢廁書奏帝
知其不悟志甲午以僧達為征虜將軍吳郡太守封
營道侯九月壬寅侍中謝莊上疏宜大臣各舉所知
以付尚書隨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
職宜及其坐凡所莅民之職宜遵六年之限初太祖
代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及選代刺史或十餘年
至是時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莅民以三周為滿故
莊復表論衣冬十月癸未聽訟于閱武堂琅琊獻白

鹿高麗使貢方物十二月罷都水使者置水衡令官
孝建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拜南郊大赦改元壬寅立
皇子子業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孝悌
力田有差詔長吏勸盡地宜務農禽舉孝秀凡棄農
業而藉榮位者皆禁錮還田里尚書百官之本曹局
事無巨細悉令歸諸令僕詔中書錄事參軍周朗獻
議言曰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益
使修武女子十五不嫁宜坐家人地堪滋養悉種麻
稻巷陌悉樹桑柘列宅皆植竹栗宮掖金翠工人奇
伎淫器皆請焚之錦繡羅縠小民皆不得服帝王子
帝弟何必長史參軍但宜置賓師傳官以輔之是月
新作正光殿詔鑄四銖錢持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於
興公臧質握彊兵據衝要輙散釣磯倉恭心懷不安
乃要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司州刺史魯
秀等說南郡王義宣曰夫有震主之威能全眾者蓋
物係心於公聲跡已著見機不作將為他所先今命
徐魯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艦擊據中
流為公前驅天下已半公以八州大眾鳳翔雲動龍
舟徐進虎視川陸雖韓白更生亦不能為建業之計
少王失德天下聞之沈柳小將不足為意夫不再至
者年盛也不可失者徐魯也質常恐先朝露填溝壑
不得養其智力為公掃除雖悔黃泉復何及也義宣

許之使使報魯爽徐遺寶於壽陽爽等殺長史韋處穆
登壇自進號征北大將軍戴黄標遺法物命書二札
一曰丞相劉今補爲天子名義宣二曰車騎將軍臧
令補爲丞相名質使戸曹宋興報歸江陵使使京師
收其親屬二月己巳朔有流星大如月西行辛未丞
相荆襄二州刺史南郡王義宣舉兵反自號建平元
年乙亥曲赦司豫二州加柳元景撫軍以王玄謨爲
豫州刺史韓國將軍師次梁山三月癸亥内外戒嚴
假江東王義恭黄鉞都督衆軍辛巳柳元景爲雍州
刺史出次採石以沈慶之爲鎮軍將軍率安都西討
魯爽夏四月丙戌左將軍薛安都等大破爽於小
峴斬首傳京師豫州平丙午慶之等還師以益元景
次于南州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而臧質逼梁山使
謂義宣曰今日萬人次南州則梁山中絶萬人守梁山
王玄謨必不敢出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
也義宣不用質計盡銳攻梁山陷其西壘王玄謨使
崔勲之衆敗没王師大懼元景聞之欲卷甲赴之
垣護之諫不如分兵爲援將軍自鎮南州元景乃留
老弱自守悉其精卒多張旗幟向梁山甲寅王玄謨
帥衆軍與臧質大戰于梁山質敗走義宣自蕪湖赴
焉玄謨縱兵苦戰薛安都繼出乘之賊等大敗舩舫
爲督垣護之命火焚之時東風急火猛延燒西屯兵

義宣單舸南走閉航而逃是日垣護之朱脩之等帥
師南定遺寇乙未解嚴六月臧質走歸尋陽焚府舍
載家西向武昌無所據投於南湖掖遣寶爲合戍斥
追兵至南湖質急投水中以荷蒙首軍士遙射之中
腸腹出繞縕藻就斬之傳首京師子孫皆棄市而沒
首藏於府庫甲戌大論功封賞進柳元景沈慶之並
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王玄謨前將軍封曲江侯朱脩
之荆州刺史西昌侯庚寅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并其
十子餘黨悉爲民徐壽之等誅罷義宣屬籍改爲庶
人癸未分揚州浙江東五郡爲東揚州治會稽而揚
州仍領十一郡又分荆湘江豫三州八郡爲郢州治
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于京師戊子詔罷錄尚書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蝕之是月會稽大水平地八尺
冬十月熒惑犯進賢星戊寅褒孔子同諸侯之制罷
廟舍祭祀丁丑置安陸郡屬郢州勑令王侯内史相
及封内官長不臣於封君罷官不追諸王在鎮富行
不過六隊車輿不得油幢聽事不得南向施帳幡國
臣不得趾登國與傳命不得朱服郎扇不得雉尾十
一月癸未詔褒侍中張敷孝道淳深改其所居曰孝
張里復置郡都水使者官是月始課南徐州租甲申
甘露降長寧十二月徵宋年爲太子舍人年會稽人
也以孝行聞初母以冬亡殯衣無絮年終身不衣絮

隱居會稽山南以樵採爲事每束紫置路間隨取者
任留價而去
二年春二月婆皇國遣使貢獻丙寅始興公沈慶之
請老歸帝聽以公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碩使何尚之
諭往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學何可往而復來
尚之有慙色夏四月司馬石亡命反於淮南推立夏
方進爲主改姓李名弘以惑衆豫州刺史王玄謨討
平斬之懷汝間壬午以王玄謨爲雍州刺史以交州
刺史檀和之爲豫州刺史初和之在交州有威名盜
賊屛跡獨出獵虎伏不起故帝以鎮懷汝秋七
月鎮西將軍郢州[illegible]恩謐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穆侯八月庚申征虜將軍雍州刺史武昌王渾在
襄陽與左右戲造檄自號爲楚王號元光年置百
官長史王翼之得其檄封奏之[illegible]舍人戴明寶
往責之有司奏廢爲庶人自殺時年十七九月己巳
朔齊郡廣饒縣上言嘉禾生異畝同穗丁亥閱武于
宣武場詔孝建元年已前罪不放悉聽還本犯營家
子弟隨士置吏十月壬午降江夏王義恭爲揚州刺
史以建平王宏爲中書令十一月戊子王僧達上表
自解帝以辭不遜付門下免官
三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以驃騎將軍建昌公劉彥
之衛軍將軍新建文宣侯王華豫寧文侯王曇首配

食太廟壬子皇太子納妃何氏二月辛未策孝秀于
東堂是月丁丑初制朔望臨西堂接群臣受奏事是
月豫州刺史檀和之卒贈安北將軍謚壯侯閏三月
己丑白兎見平原獲以獻癸酉鄱陽王休業薨文帝
第十五子董美人生夏四月初禁民車及酒器用銅
戊戌太白犯輿鬼秋八月甲午太白入心五月辛酉
初令荊雍豫兗徐青冀等六州養馬復其賦役六月
不聽訟于華林園秋八月太常顏延之卒贈特進
謚獻子九月壬子詔[illegible]丹陽尹顏峻固辭表
十表帝乃許使中書[illegible]車載之部
舍賜以布不一[illegible]改元爲大明元
年大赦賜高年孤[illegible]使巡行賑
貸三月壬戌初令[illegible]班鉛者不得入宮城門時
梁條請內屬以爲[illegible]夏四月京師疾疫丙申使使
給醫藥死無以殮者官爲埋殯五月壬子紫氣出景
陽樓狀如煙迴薄久之詔改景陽宮爲慶雲樓戊午嘉
禾一株五莖生清暑殿鴟物中六月丁亥以顏峻爲
東揚州刺史劉秀之爲丹陽尹[illegible]庚子白兎見郢豐獲以獻秋
七月京師獲三脊茅江夏王義恭率百官請奏封禪
事奏曰陛下睿孝締基靈武繼業道溢興懋功先復
禹日者河鎮海湛景曜階平祥淡郊林氣凝宮沼伏

願俯藉民心仰協乾意威風后詔百辟下齊郊掩藏
里壇集神光山稱萬歲臣生屬吉辰方待大禮而猶
謙讓辛未以并雍二州三郡十六縣開一郡郡四縣
刺史王玄謨請斷流民當時不願屬籍罷之或謗玄
謨反玄謨馳使白啓帝[illegible]報曰梁山風塵初不分意
君臣之際過足相了[illegible]卿眉頭玄謨為人性嚴
少笑眉頭嘗[illegible]故帝以此戲之八月甲申青州上
言嘉禾生[illegible]戊戌[illegible]兗州冬十
月丙申詔有[illegible]禾問朝
甄晉[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丙[illegible]九親祿奉三月丁
未建平王宏[illegible]二十人謚曰宣簡乙
未傳太宮[illegible]年丑地震五月戊
申吏部尚書何偃[illegible]六月戊寅
增置吏部尚書一人[illegible]五兵尚書[illegible]尚書謝莊
為吏部尚書[illegible]選官權重故分置以減其勢乙卯
有司奏晉陵余齊民少俊孝行改所居為孝義里蠲
七月甲辰彭城民高闍自云見龍出于井中當貴謀
反為天子事覺伏誅己酉太白入東井八月丙戌帝
以高闍事詔收王僧達下獄賜死九月庚戌置武衛
將軍武騎常侍官
三年春正月夜通天薄雲四方生赤黃氣長三四尺

年見尋皆滅二月乙亥以揚州六郡為王畿并東揚
州治會稽將置司隸以[illegible]故止甲子復置廷
尉監官三月土守牽牛己亥司空竟陵王誕殺兗州
刺史栢閒據廣陵反乙巳內外戒嚴以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沈慶之為南兗州刺史帥師討伐
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引軍來會司空
參軍何康之母諭城出降[illegible]
[illegible]
郭邑驅居民於城內[illegible]誕[illegible]戰
敗乃自登城巡師[illegible]何
[illegible]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不足[illegible]天來耳
[illegible]及二[illegible]一曰吾欲為使十戶
[illegible]二曰[illegible]慶之立
烽於桑里苑[illegible]一烽[illegible]二烽[illegible]三
烽甲子帝[illegible]六師[illegible]侯顧峻死於
獄中七月己巳沈慶之[illegible]誕傳首京師
殺城中男口五千餘人[illegible]刑者皆先鞭
其面乃斬其首歸淮涌以築[illegible]誕族為留氏誕
字休文文帝第六子[illegible]將軍都督南
兗州諸軍事以好士見疑心不自安遂據廣陵文
初脩武城自出巡檢功人或大呼曰大兵將至何以
為王若百姓執而問曰廣陵人姓袁名係[illegible]

至何不立六順門誕曰六順門何也答曰古語有之
禍不入六順之門誕殺之并舉兵士初夢人告之曰
取宮縣爲精眊既覺聞如是數十人誕又經自夜坐
有光滿室誕深惡之而不自安九年禾大赦天下解嚴
王畿內貧者蠲租布一年八月丙戌分淮南北復置二
豫州九月月在胃而蝕己巳詔與罰獄壬辰初築上
林苑于玄武湖北今縣北十三里是有古池南俗呼
爲飲馬塘其西見有望宮臺[illegible]十月詔來歲可使六
宮嬪妃脩親桑之禮十一月[illegible]獻楛矢石砮
西城獻舞馬十二月辛未[illegible]宮
四年春正月乙未祀南郊[illegible]大赦天下逋租
人[illegible]
宿債一切原除孝[illegible]孤獨賜穀
有差三月庚申皇后親桑于西郊夏四月癸卯以南
瑯琊郡隸王畿五月月入太微丙[illegible]尚書左僕射褚
湛之卒贈特進謚曰敬侯庚寅以南下邳郡併入彭
城六月太白犯井秋七月甲戌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何尚之薨贈司徒謚簡穆公十月流前廬陵
內史周朗于寧州道殺之朗字義利汝南人少愛奇
以江夏王太尉府參軍東遷廬陵內史因獵火逸燒
郡廨屋以私財償之初朗奏讜言帝銜之及丁母憂
使誣朗失喪禮遷之將行朝與送者唯侍中蔡興宗
獨往造別帝怒左遷興宗十二月戊辰改細作署令

爲左右御府令丙戌復置大司農官丁未倭國遣使
貢獻
五年春正月雪戊子花雪降江夏王義恭爲六出[illegible]
同奏以爲瑞帝悅之庚寅彭城民孫[illegible]當[illegible]
兄棘[illegible]郡請自代弟曰棘爲家長弟之逋逃罪由棘
也且亡母遺命以薛最小爲屬今[illegible]與其代薛薛亦
請曰薛三歲失父所恃者兄兄雖[illegible]薛何忍兄弟
二人爭死未定刺史[illegible]曰君當門戶豈可委
罪季叔且光[illegible]立家[illegible]君[illegible]
[illegible]二兄[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加[illegible]二月閏[illegible]
于玄武湖[illegible]太保[illegible]容公
王弘等[illegible]夏五月[illegible]
瓜生建康蔣陵里丹陽尹王僧朗表獻之[illegible]初詔
宗室[illegible]是月新
作明堂于丙巳之地始宗孝皇帝[illegible]文皇帝於明
堂以配上帝六月赤烏見蜀郡益州刺史劉思考獲
以獻壬子分廣陵置沛郡省東平郡併入廣陵八月戊
子封皇子[illegible]爲郡王乙丑詔來歲可脩葺庠序旌延國胄
庚辰初令方鎮所假白板郡縣依宮臺除食祿三分之
一九月甲寅日有蝕之丁卯幸瑯琊郡訊獄甲戌[illegible]
南豫州于淮南庚戌河濟清閏月戊子皇太子妃[illegible]

民虀丙申初築馳道自閶闔枝大航北自承天門抵
玄武湖冬十一月丁酉增置少府丞一人己巳省露
降新安王第田戊初令民戶輸布四疋是歲始懷士
族雜婚者補將吏於是民多逃亡亡役弗省而盜賊
代殺侍中沈懷文固諫不聽
六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一大置五官中郎將左右
郎將官是月策秀孝于中堂揚州秀才顧法秀對
刺問曰源清即流深神勝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
訓甚於草偃上覽之嘉其辭也改策第二月月犯左
角戊午甘露降於京師乙未復百官秩正月改豫州
之南梁郡為淮南郡以淮南故郡併入宣城于姑孰
丁未侍中廣陵太守沈懷文下獄死丙午
青雀見華林園夏四月帝作淑妃殷氏卒贈
貴妃謚曰寧班亞皇后丙戌初置子霸舟山修
藏冰之禮六月辛酉劉延孫卒贈司徒給班劍三十
人謚文穆公秋七月甲申地震有聲如雷八月辛未
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表嘉禾生樂陵縣界乙亥置
青臺令初武帝自永初迄于元嘉多為經史之學自
大明之代好作詞賦故置此官考其清濁冬十月壬
申葬宣淑妃殷氏于龍山十一月己卯會稽太守尋
暢卒謚宣子初暢愛其弟子輯臨死欲與合葬論者
謂張少微於是乎黜至愛莫若父子同穴可乎

七年春正月癸未詔於玄武湖大閱水軍并巡江右
講武校獵時常多狎遊置酒高會酣適之間多詬辱
朝士嘗嘲王彧以其父諱吏部郎江智淵正色曰陛
下進人以禮無宜此戲帝怒曰卿江僧安兒居然批
惜智淵伏涕自是詬之無度智淵不堪其恥退而自
殺癸巳以王畿之內郡為南徐州二月甲寅車駕西
巡濟江立行宮于歷陽蠲詔使使祭南嶽
霍山大蒐于烏江縣榜口山庚甲分祭
郡歷陽置臨江郡郵所行宮大赦天
下行李所經免今年租布一級女子百
戶牛酒巡問疾苦如有一人隨才銓用癸亥至
尉氏縣觀溫泉三月夏四月詔非臨軍
陣不得專殺人是月寧陵墓秋七月乙
酉高麗王高璉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八月
南徐州獻白鹿時大旱自四月不雨至丁是月詔太
官徹膳大赦天下自大明七年已前一切放免親京
秣陵詔獄囚又十月壬寅太子子鸞冠于太極前殿
賜王公已下帛有差丁未車駕南巡百姓有冤屈
滯皆聽自詣朕陳許自江寧縣南登山及陵望臺甲
子館行宮于南豫州城丙寅聽政于行所十一月丙
子小會行所登白紵山使使祭晉大司馬桓溫毛璩
等墓置守冢三十戶詔溧陽獄囚於行所戊子幸梁

山詔爲山下征元兇軍士戰死者舉哀加賞賜三世
後除癸巳登梁山大閱水軍於中江二白雀集于華
蓋十二月立雙闕于梁山
八年春正月宗祀于明堂癸亥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劉秀
之卒贈侍中諡忠誠公二月辛丑領軍朱脩之卒贈
侍中特進如故詔百姓時大旱七年不收迄于是歲
三吳尤甚米有價無糴所貴人賣珠玉錦繡相交枕
死於道路建康秣陵兩縣爲葬埋瘞之前年會稽雨
績於一淨纖細如新絮也似絲色亦是飢人將拾死
不能斂積屍原野如亂麻焉己亥詔以無致祭山嶽
祈雨以稔穀種付以東諸郡縣四月癸亥荊州獻白
雉詔揚州立左學[illegible]置博士祭酒各一人壬子
以吳郡太守顧覬之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乙卯帝
寢疾顧命江夏王義恭爲尚書監柳元景爲尚書令
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其衆師族委之尚書事委
顏師伯外監事委王玄謨五月庚申帝崩于玉燭殿
秋七月丙午葬景寧陵在今上元縣南四十里岩山
之陽帝年二十五即位立十一年年三十五諡曰孝
武皇帝廟號世祖

少帝

少帝諱子業字法師孝武長子也元嘉二十六年正
月甲申生三十年元兇弒逆世祖討之被囚于侍中
下省江夏王義恭保護之世祖即位爲太子大明二
年始出居東宮八年夏五月庚申世祖崩是日即皇
帝位大赦天下文武進位有差六月有流星大如斛
赤色有光照見人面尾長一丈從參北出東行直下
經東井通南河没戊寅復分宣城爲淮南郡復淮南
爲梁山郡七月癸酉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曰皇
太后居永訓宮乙卯罷南北二馳道丙辰追崇獻妃何
氏爲獻皇后己丑皇太后崩于含章殿九月乙卯祔
葬孝穆皇后于景寧陵冬十月白虹貫房十二月乙
酉復王畿爲揚州浙江已東爲東揚州
永光元年春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二月己巳初減
郡縣祿秩之半戊午沈慶之執役三臺軍給親
信三十人丙申月入氐庚寅初鑄二銖錢夏六月
庚午熒惑入東井光祿大夫宗慤卒贈征西將軍諡
肅侯秋七月己酉有星入紫微經北極八月辛酉誅
越騎校尉戴法興壬戌帝始親政事狂悖無道內外危
懼柳元景顏師伯等欲廢帝而立江夏王以告沈慶
之慶之與王素不叶遂發其事於帝癸酉帝自率宿
衛兵殺太宰江夏王義恭於第及諸子義恭高祖第
四子姿質端嚴高祖特愛之帝即位封爲江夏王出
爲荊湘等八州刺史性褊急朝廷爲苦戒之曰狗忌
褊心魏武之累豁達大度漢祖之德元嘉十六年進

位司空錄尚書二十一年入爲太尉元兇（今上御名）進位
太保世祖討元兇至新亭元兇殺其子十二人世祖
即位拜太傅兼尚書令性奢侈無度曾市百
姓物無錢可還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及帝
無道柳元景等欲立王帝知自率兵殺之時年五十
三使使抉出義恭睛漬於蜜中謂之鬼目召柳元景
以兵殺於都街又殺顏師伯於路（書宋略曰世祖性嚴朝目不敢言柳顏師伯之徒正員三人爲柳秘稱譬曰無德稱矣及山陵後王公大臣咸馳遠不勝書秘力少三元景內外皆懼人不自安不能稱之德義而徒爲之立論有之曰君不君臣不臣世祖之例見之矣）

景和元年文武各進位二等乙亥詔天下秀孝選才
擢用帝釋素服御錦衣庚辰罷東揚州以石頭城爲
長樂宮東府城爲未央宮甲戌以北邸爲建章宮南
第爲長楊宮乙未復南北馳道九月丁卯幸湖熟縣
始奏鼓吹甲辰殷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
鸞爲庶人發宣貴妃殷氏墓追憾世祖欲掘景寧陵
太史奏於帝不利乃止
詔收吏部尚書謝莊初貴妃薨世祖詔莊爲誄曰贊
軌堯門方漢鉤弋帝在東宮怨之及此下獄謂曰卿
當彼時知有東宮否戊申徐州刺史義陽王昶聞江
夏王之誅恐舉兵將襲帝帝聞喜曰自我即位未曾
以令人悒悒己酉內外戒嚴御兵北代以沈慶之
爲前驅昶聞王師來內無親附遂棄家而載愛妾出

彭城北門奔後魏戊午詔親往彭城將耀威宋野是
日於白下濟江幸瓜步城初聽民私鑄錢沈慶之請
也十月丙寅帝旋于京師庚辰爵宮人謝氏爲貴妃
夫人加虎賁鈒戟鑾輅龍旗出警入蹕實帝姑新蔡
公主也出嫁何邁帝召還宮僞稱主薨官婢殯之歸
於何邁邁見公主納心不安恐禍及乃結惡少伺帝
出入將執廢之謀泄十一月帝自率兵誅之
癸巳始興公沈慶之薨贈侍
中太保給鑾輅輼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謚曰忠信公
甲戌進帝姊山陰公主主性淫泆無禮甚嘗謂帝曰
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
唯一駙馬事不均平乃何如此帝爲主置面首左右
三十人朝士袁愍孫吏部褚淵等美於貌公主嘗請帝
求十久淵等奉詔往而終不渝帝促愍孫迫之使去
愍孫雖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公主
出既淵淵竦立主曰觀君髭鬚乃丈夫何無男子之
氣淵曰不敢以爲亂階時少主凶悖多殺害吾怒下
恆于時遥官大臣目被（今上御名）成朝廷危懼門外驕欲京
海建安湘東山陽等四王皆帝叔也嘗被拘錄欲建
安曰殺王山陽曰賊王湘東尤肥曰猪王鑠而籠之
湘東嘗失旨帝勅左右屠猪建安王紹護之曰猪上木

可殺帝曰何對曰應待太子生取其肝肺帝甚勃付
廷尉壬寅立皇后路氏（寧朔將軍慶之女也）始用金石之樂十一月
丁未太白犯哭星皇太子生是月大赦天下（案宋書廿一子少帝劉子業）

（寸也閣家之妻在生召入宮與生子明將立爲太子）太史始奏湘東有天子氣帝將南
巡以厭之刻取明旦誅四叔乃行諸王見幽日久計
無所出乃與阮佃夫李道兒等陰謀執帝時直閤將
軍柳先世與姜產亦有此謀未知所立及聞佃夫所
說遂告中書舍人戴明寶明寶變應言華林後堂
有鬼十一月戊午夕帝同建安王山陽王山陰公主
向華林後堂自射鬼直閤將軍宗越童太一譚金乃
帝腹心也並宿于外主衣壽寂之姜產乃懷刀以入
弑帝帝驚引弓射寂不中寂乃刃帝而死時年十七
即位一年見殺既而殿省倉卒未知所爲建安王休
仁就秘書省延湘東王湘東王跣至西堂升御座召
朝臣稱太皇太后令數少帝子業忍酷害大臣不堪
君臨萬國以衛軍湘東王體自太祖可繼宗廟社稷
庚辰葬少帝于南郊壇誅同產豫章王子尚山陰
公主初王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
往太后聞之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
此兒既居尊位凶狂非分每召諸王妃主列於前以
配左右南平穆王敬猷江氏不受命帝怒殺（其三子）
而鞭妃一百

建康實錄卷第十三

建康實錄卷第十四　宋下

太宗明皇帝　廢帝諱昱

順帝諱準

太宗明皇帝諱彧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
也元嘉十六年十月戊辰生二十五年封淮南王二
十九年改封湘東王孝武踐祚累遷鎮軍將軍景和
中位雍州刺史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是歲入朝時
廢帝誅戮大臣疑畏諸父並一付廷尉將加禍害者數
十既而上意定明旦應殺拘上先已與腹心阮佃夫李
道兒等密謀弑帝左右常慮禍人人有異志唯直
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等數人爲其腹心並有勢
力在殿省是夜動是夜並宿佃夫道兒因結
壽寂之等殺帝於後堂時十一月二十九日也事
定未知所爲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上西堂登
御座召見諸大臣于時事出倉卒上失履跣至西堂
猶着烏帽座定休仁呼主衣以紗帽代引備羽儀雖
未即位凡衆事悉稱令書己未司徒豫章王子尚山
陰公主並賜死宗越譚金童太一謀反伏誅十二月
庚申以司空東海王褘爲中書監太尉進鎮軍將
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癸亥以新除驃騎將軍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尚書令
揚州刺史乙丑改封安陸王子綏爲江夏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太極前殿大
赦改元賜人爵二級辛未改封臨賀王子産爲南平
王晉熙王子輿爲廬陵王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
文爲尚書左僕射癸酉詔分遣大使廣求人瘼乙亥
追尊所生母沈婕妤曰宣皇太后戊寅改太皇太后
爲崇憲太后立皇后王氏壬戌罷二銖錢江州刺史
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鎮軍長史鄧琬爲其謀主雍州
刺史袁顗赴之壬申謁太廟甲申郢州刺史安陸王
子綏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舉兵同逆
二年春正月乙未晉安王子勛僭即僞位于尋陽年
號義嘉壬辰徐州刺史薛安都反甲午内外戒嚴司
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統衆軍南討丙戌徐
州刺史申令孫司州刺史龐孟虯豫州刺史殷琰青
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刺史行事何
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
元怙並同逆丙午車駕親御六軍於中興堂辛亥南
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豫州刺史統諸軍西討
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
晉陵太守袁標山陽太守程天祚等並舉兵反鎮軍
將軍巴陵王休若統衆軍東討壬子崇憲皇太后崩
二月乙丑曲赦吳興晉陵義興山陽郡以吏部尚書
蔡興宗爲右僕射以吳興太守蕭道成東討平晉陵

癸未曲赦江南五郡丁亥建武將軍吳喜公等諸軍
破賊於吳興會稽平定三郡同逆皆伏誅輔國將軍
蕭道成前鋒東討輔國將軍劉勔前鋒西討賊劉胡
衆四萬據赭圻三月庚寅撫軍將軍殷孝祖攻赭圻
死之以輔國沈攸之代爲南討前鋒賊稍盛袁顗頓
鵲尾連營至蕪湖衆十餘萬丙申南徐州刺史桂陽
王休範總統北討諸軍事戊戌貶尋陽王子房爵爲
松滋縣侯癸卯令人入米七百斛除郡減此有差壬
子斷新錢專用古文錢癸丑原赦揚徐二州因繫凡
逮亡一無所問夏五月丁丙曲赦豫州甲寅葬崇憲
皇太后於脩寧陵秋七月丁酉以仇池太守楊僧嗣
爲秦州刺史封武都王八月己酉司徒建安王休仁
帥衆軍大破賊斬僞尚書僕射袁顗進討江郢荊襄
雍三州平之晉安王子勛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
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同黨皆伏誅諸將帥封賞各有
差九月乙酉曲赦江郢荊湘雍五州守宰不得離職
癸巳六軍解嚴大赦賜文武爵一級戊戌以車騎將
軍江州刺史王玄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鎮
軍將軍冬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
王子孟南平王子産廬陵王子輿松滋王子房並賜
死丁卯以郢州刺史沈攸之爲中領軍與張永俱北
伐戊寅立皇子昱爲皇太子曲赦揚南徐二州十二

月壬辰立建平王景素子延年爲新安王薛安都要
引魏軍張永沈攸之大敗於是遂失淮南北四州及
豫州淮西地是歲即魏天安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農役將興詔太官停宰牛癸卯
曲赦揚豫二州庚午都下大雨雪遣使巡行賑貸各
有差二月甲申爲戰亡將士舉哀丙子赦青冀二州
夏四月丙戌詔以故丞相江夏文獻王故太尉巴東
忠烈公柳元景故司空始興襄公沈慶之故征西將
軍陽肅侯宗慤陪祭孝武廟庚子立桂陽王休範
第三子德嗣爲廬江王立侍中劉韞第二子銑爲南
封王以奉廬江昭王南哀王南豐哀王祀五月丙午
詔宣太后崇陵寧內墳瘞墓遷徙者給葬直蠲復其家
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爲尚書僕射秋八月壬寅以中
領軍沈攸之行南兗州刺史率衆北伐癸卯大赦
午遣吏部尚書褚彥回慰勞緣淮將帥隨宜量賜九
月戊午以皇后六宮已下雜衣千領金釵千枚賜北
伐將士甲子曲赦徐兗青冀四州冬十月壬午改封
新安王延年爲始平王戊子蠕蠕國遣使朝貢辛丑
復郡縣公田進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
渾拾寅爲征西大將軍十一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
子伯仁爲江夏王高麗百濟等並遣使朝貢是歲魏
皇興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雨草于宮己未祀南郊大赦乙
亥零陵王劭薨二月乙巳光祿大夫王玄謨薨三月
交州人李長仁據州叛引妖賊攻廣州殺刺史羊希
龍驤將軍陳伯紹討平之夏四月己卯復減郡縣田
祿之半丙申改封東海王禕爲廬陵王山陽王休祐
爲晉平王辛丑蠕蠕國河南國遣使朝貢五月乙巳
曲赦廣州秋七月戊辰詔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
凡劫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人并
監司將吏自爲劫皆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若遇
赦黥額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交梁寧州戍
五人已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脚筋
徙赴遠州若遇赦原斷徙猶黥面依舊移家口應及
坐悉依舊結讁及上崩其例乃寢庚午上備法駕幸
東宮小會赦揚南徐兗豫四州冬十月癸酉日有蝕
之發諸州兵北伐
五年春正月癸亥親耕藉田大赦賜力田爵一級乙
丑魏剋青州執刺史沈文秀三月庚申以太尉廬江
王禕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三月
己巳河南國遣使朝貢六月辛未立晉平王休祐子
宣曜爲南平王癸酉以軍興已來百官斷俸以給生
食秋七月壬戌改輔國將軍爲輔師將軍九月甲寅
立長沙王纂子延之爲始平王冬十月丁卯朔日有

蝕之十一月丁未魏人來聘十二月庚申分荊益二
州五郡置三巴校尉
六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乙亥初制二年一祭南郊
一年一祭明堂二月甲寅大赦夏四月己亥立皇子
爽爲晉熙王六月癸卯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王景
文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以尚書僕射袁粲爲右
僕射己未改臨賀郡爲臨慶郡追東平王休倩爲臨
慶王秋七月丙戌臨慶王智井薨九月戊寅立總明
觀徵學士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
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
冬十月辛卯立皇子贊爲武陵王十一月高麗遣使
朝貢十二月癸巳以連難未息制父母陷在異域者
悉使婚宦
七年春正月甲戌置散騎奏舉郎二月癸丑征西將
軍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進號征西大將軍[illegible]
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並開府儀同三司甲
寅南徐州刺史晉平王休祐薨三月辛酉魏人來聘
壬戌蠕蠕國遣使朝貢四月辛丑減天下死罪一等
凡物穀滯悉還之五月戊午鴆司徒建安王休仁庚
午以袁粲爲尚書令褚彥回爲右僕射丙戌追免晉
平王休祐爲庶人秋七月丁巳罷散騎奏舉郎乙丑
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賜死八月戊子以皇子躋繼

江夏文獻王義恭庚寅帝疾間大赦戊戌立皇子準
爲安成王冬十一月戊午百濟國遣使朝貢是歲魏
獻文帝禪位于太子爲孝文皇帝改元曰延興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未瘳改元丁巳巨
人跡見西池冰上會皇太子文貢計於東宮三月癸
丑朔林邑國遣使朝貢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漸加江
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位司空以中領軍劉勔爲尚書
右僕射鎮東將軍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荊州刺史郢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袁粲
褚彥回劉勔蔡興宗沈攸之入閤疾被顧命是日上
崩于景福殿時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臨沂縣幕府
山高寧陵帝少而和令風姿端雅少失所生養於路
太后房內大明中諸弟多見猜忌唯上見親常行太
后醫藥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已來文章志
又續衛瓘所注論語行於世及即大位四方反叛以
寬仁待物諸軍有父子兄弟同逆者並授以禁兵委
任一不異莫不盡力及平定天下逆黨多被全宥有才
能者並見拔用如舊臣才學之士多蒙引進於華林
園茅堂講周易常自臨聽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
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言應迴避者數百千品犯
者必加罪戮改騧馬字爲馬傍作瓜以騧似禍字故也
又嘗以南苑借張永云給三百年期訖更啓復命聞

曰汞不以爲少乎其事類如此宣陽門聞人謂之白
門上以白門之名不祥甚諱之尚書左丞江謐嘗誤
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謐頓首謝罪久之方釋路太
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宮上嘗幸宮見之怒甚免中庶
子職局以之坐死者數十人內外常慮所犯人不自
得宮內禁忌尤甚移牀修壁必先祭神使文詞呪策
如大祭饗阮佃夫楊運長王道隆皆擅威權言爲詔
勑郡守令長一缺十除內外渾然官以賄進王阮之
家富於公室中書舍人胡母顥者亦專所通奏無不
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
及泰始泰豫之際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往往
有刳斮斷截者宮中㮣之告跌刃剜夜夢人曰豫章
太守劉愔反遣使就郡斬之經略淮泗軍旅不息荒
弊積久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斷俸祿又令小黃門
於殿後埋錢以爲私藏性嗜味以蜜漬鱁鮧一食數
升噉猪肉炙嘗至二百臠奢費無度預爲服御每所
造製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
十枚天下搔然人不堪之其餘事跡別見衆篇

後廢帝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大明七年正月辛
丑生於衛尉府明帝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
所得卦爲小字故帝小字慧震其餘皇子並如之泰

始二年立爲皇太子三年始制太子改名石山安車
乘象輅六年出東宮又制太子元正朝貢袞冕九章
衣泰豫元年四月己亥明帝崩庚子太子即皇帝位
大赦以尚書袁粲爲護軍將軍褚彥回共輔朝政班
劍依舊入殿六月壬辰詔遣大使分行四方觀採風
謠問其疾苦求政善惡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
后江氏秋七月戊辰崇拜帝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
八月戊辰新除祕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蔡興宗薨冬十一月乙亥除郢州刺史劉彥節爲
尚書左僕射蠕蠕國高麗國並遣使朝貢
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壬寅詔自元年以前從
故並聽還千王魏人來聘夏六月乙卯壽陽大水遣
使賑恤秋八月都下旱庚子陳留王曹銑薨九月丁
亥立衛陽王休範子偘王爲南安王冬十二月癸卯
朔日有蝕之乙巳進司空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位
太尉癸卯立南安王世子伯融爲始安王是歲芮
河南並遣使朝貢
二年夏五月壬午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
反庚寅內外戒嚴以中領軍劉勔右衛將軍蕭道成
爲前鋒南討出屯新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前南
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衛將軍袁粲中軍將軍褚
彥回入衛殿省壬辰賊奄至攻新亭壘蕭道成拒擊

大破之越騎校尉張敬兒斬休範黨杜黑騾丁文豪
分兵向朱雀航劉勔拒賊賊縊死之右將軍王道
隆奔走遇害張永潰于白下沈懷明自石頭奔散甲
午護軍典籤蕭恬開東府納賊入屯中堂羽林監陳
顯達擊大破之丙申張敬兒等又破賊進平東府城
梟群賊黨賜封爵各有差丁酉詔瘞戰敗亡者大赦
解嚴文武俱進位一等荆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
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
虔雍州刺史張世興並舉義兵赴建鄴己亥蠕蠕國
遣使朝貢六月癸卯晉熙王燮遣軍剋尋陽江州平
丙午改輔師將軍還爲輔國將軍秋七月庚辰立皇
弟友爲邵陵王乙酉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進號征
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月丁酉以尚書新除衛將
軍袁粲爲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護軍將
軍褚彥回爲尚書令冬十一月丙戌帝加元服大赦
賜人爵一級爲人後及三老孝悌力田者爵二級大
酺五日賜王公已下各有差十二月癸亥立皇弟躋
爲江夏王贊爲武陵王
三年春正月辛巳祠南郊及明堂三月己巳都下大
水六月魏人來聘秋七月庚戌以無司徒袁粲爲尚
書令九月景辰征西大將軍河南王吐谷渾拾寅進
號車騎征西大將軍是歲浮南國高麗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己亥耕籍田大赦賜力田爵一級六月
乙亥加領軍蕭道成尚書左僕射秋七月戊子征北
將軍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乙亥內外
纂嚴遣驍騎將軍任農夫冠軍將軍黃迴北討護軍
將軍蕭道成總統衆軍曲赦南徐州始安王伯融都
鄉侯伯猷並賜死乙未剋京城斬景素同逆皆伏誅
是日解嚴丙申大赦封賞各有差八月丁酉立皇弟
翽爲南陽王嵩爲新興王禧爲始興王九月戊子驍
騎將軍高道慶有罪賜死乙丑車騎將軍楊州刺史
安成王準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
辛酉以吏部尚書王僧虔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魏象
明元年太上獻文皇帝崩
五年春正月辛卯祠南郊夏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
佃夫步兵校尉由伯宗朱幼謀廢立事皆伏誅五月
地震六月甲戌誅司徒長史沈勃散騎常侍杜幼文
游擊將軍孫超之長水校尉杜叔文大赦七月戊子
夜帝遇弒於仁壽殿時年十五癸丑皇太后令貶帝
爲蒼梧郡王葬丹陽秣陵縣郊壇西初帝之生夕明
帝夢一人乘馬馬無頭及後足有人爲明帝曰太子
也及在東宮五六歲時始就書而情業好戲主師不
能禁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如此者半食頃乃下年
漸長喜怒乖節左右失旨者輒手加撲打徒跣蹲踞

以此為常主師以白明帝帝輒勑帝所生嚴加捶訶
及嗣位內畏太后外憚諸大臣猶未得肆志自加元
服變態轉興三年秋冬間便好出遊行太妃每乘青
犢車隨相檢攝帝漸自放逸太妃不能禁單將左右
棄部伍或十里或入市遭慘罵則悅而受焉或往
營署日暮乃歸四年春夏彌數自京城剋定意志轉
驕無日不出與左右解僧智張五兒恒相馳逐夜出
開承明門夕去晨返或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鋋矛行
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吾書為鬼神所憑人間
擾懼晝日不敢開門道上行人殆絕常著小褲衫未嘗
服衣冠或有忤意輒加虐害有白梃數十各有名號

鉗鑿錐鋸之類不離左右為擊腦椎陰剖心剔腹之
誅日有數十常見卧屍流血然後為樂嘗以鐵鉗鉗人
陰破左右有歛眉者帝大怒令此人裸形正立以矛
刺洞之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
牀側與左右商冀華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十
錢為酒肉之費或單騎而遊遇人婚姻葬送輒就挽
歌與小兒同聚歛酒為樂阮佃夫腹心人張羊為佃
夫委信佃夫敗叛走復捕得之帝自於承明殿前以
車轢殺之又殺杜延載杜幼文孫超皆躬運矛鋋
自臠割刑及嬰孩察孫超有蒜氣剖腹視其所食歟
杜幼文兄叔於玄武湖北帝馳馬執矟自往刺之

又好行盜竊時吳興沈勃多寶貨帝將數十人掩之
揮刀獨前左右未至勃時居喪在廬帝望見便投鋋
不中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逾桀紂屠
戮無日乎遂見害帝自臠割肌骨膓胃莫不分割又
制露車一乘施篷乘以出入從者不過數十人羽儀
追者恒不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唯整部伍別在一
處瞻望而已凡諸鄙事過目即能鍛金銀裁衣作
帽莫不精絕嘗吹篪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以虐為歡
一日無事輒慘慘不樂內外百司人不自保殿省憂
懼夕不及旦領軍蕭道成與直閤將軍王敬則
謀之七月戊子帝微行出湖北單馬先走羽騎禁衛
隨後追之左右張五兒馬墜湖帝怒取馬置明光亭
前馳騎刺馬自臠割之與左右作羌胡伎小樂又於尚
書賭跳因乘露車從者二十餘人並從因籌羽儀往
青園尼寺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夕還
先是左右楊玉夫常得意而數日忽然見惜遇輒切
齒謂人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玉夫大懼是夜七
夕令玉夫伺織女度報己因與內人穿針訖大醉仁
壽殿東阿氈幄中時帝出入無恒省內諸閤夜間不
閉且廂下畏相逢無敢出者宿衛內外無相禁攝王
敬則先結玉夫及餘左右陳奉伯楊萬年等合二十
五人其夕敬則出外玉夫候帝眠熟至二更與萬年

同入鑓幄中取千牛刀行殺之

順帝

順皇帝諱準字仲謀小字智觀明帝第三子也泰始
五年七月癸丑生七年封安成王拜撫軍將軍元徽
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爲神人廢帝即位加揚州刺
史元徽二年加都督揚南豫二州諸軍事四年進號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三十人及廢帝
崩蕭道成奉太后令迎王入居朝堂是歲魏太和元年
昇平元年秋七月壬辰皇帝即位大赦改元賜文武
位二等甲午鎮軍蕭道成出鎮東城輔政丙申征西
大將軍荊州刺史沈攸之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加蕭道成司空錄尚書事以尚書令袁粲爲
中書監以司徒褚彦回爲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以撫軍劉彦節爲尚書令加中軍將軍辛丑以尚書
左僕射王僧虔爲尚書僕射癸卯車駕謁太廟八月
壬子遣使賑卹蠲除税調癸亥司徒袁粲鎮石頭戊
子崇拜帝所生陳昭華爲皇太后庚午司徒蕭道成
讓職庚辰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
如故九月己丑詔州郡捜揚幽仄乙酉廬陵王昌薨
冬十一月丁酉倭國遣使朝貢十二月丁巳荊州刺
史沈攸之舉兵不從執政丁卯蕭道成入守朝堂侍
中蕭嶷鎮東府戊辰中外纂嚴壬申司徒袁粲伏誅

蕭道成不果旋見覆滅甲戌大赦乙亥以僕射王僧
虔爲右僕射除中書令王延之爲右僕射吳郡太守
劉遐據郡不從執政輔國將軍張瓌攻斬之閏月辛
巳屯騎校尉王宜興貳於執政見誅癸亥沈攸之攻
郢城前軍長史柳世隆固守己亥中外戒嚴驃騎
大將軍蕭道成假黃鉞出新亭

二年春正月丁卯沈攸之自郢州奔散己巳華容縣
人斬攸之首送之辛未雍州刺史張敬兒克江陵荊
州平景子戒嚴以新授侍中柳世隆爲右僕射以蕭
道成旋鎮東府二月庚辰以王僧虔爲尚書令右僕
射王延之爲左僕射癸未以蕭道成加授太尉以衛
將軍褚彦回爲中書監丙申曲赦荊州西戎撫軍揚
州刺史晉熙王燮進號中軍開府儀同三司三月乙
未日有蝕之夏四月南兗州刺史黃回貳於執政賜
死五月戊午以倭國王武爲安東大將軍六月丁酉
以輔國將軍楊文弘爲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九月
乙酉朔日有蝕之丙午加太尉蕭道成黃鉞都督中
外諸軍事爲太傅領揚州牧賜殊禮以揚州刺史晉
安王燮爲司徒冬十月壬寅立皇后謝氏降死罪已
下閏十一月壬子立故武昌太守劉琨息頒爲南豐
縣王癸亥誅臨豐侯劉晃甲子改封南陽王翽爲隨
郡王十二月丙戌皇后見于太廟是歲蠕蠕國高麗

倭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辛亥領軍蕭賾加尚書左僕射進號中
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月丙子南豫州刺史邵陵
王友薨景申地震建陽門三月癸亥朔日有蝕之甲辰
加太傅蕭道成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
之禮庚戌誅臨川王綽夏四月壬申進齊公爵為
王安西將軍武陵王贊薨辛卯帝禪位于齊王
壬辰遜于東邸是日王敬則以兵陳于殿庭帝猶居
於內聞之逃于佛蓋下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帝乃
扶幸板輿黃門豎從之帝泣拭刃若之[illegible]而殆帝
既出宮人行哭俱達涕淚盈衣帝拍手至出東掖門問
今日何不奏鼓吹[illegible]左右莫有應者及受命到府為
汝陰王居丹陽宮[illegible]不豫[illegible]以兵為衛建元元
年五月己未[illegible]殺之而以
疾赴齊人德之[illegible]六月乙酉葬于遂寧陵
曰順帝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死矣

列傳

徐湛之　江湛　王僧綽　顏延之
臧質　魯爽　沈攸之　王僧達
顏竣　朱脩之　宗慤　柳元景
顏師伯　沈慶之　蕭思話　劉延孫
劉秀之　顧琛　顧愷之　周朗
宗越　譚金　童太一　吳喜
黃回　鄧琬　劉胡　袁顗
孔覬　謝莊　王景文　鄧孝祖
劉勔　蕭惠開　殷琰　薛安都
沈文秀　袁粲　何子平　王鎮之
阮長之　江秉之　陸徽　戴顒
周續之　王弘之　劉凝之　戴法興
阮佃夫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郯人司徒羨之兄孫祖欽之父
逵之尚高祖長女會稽長公主湛之幼孤為高祖所
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元嘉元年東宮
始建起家補太子洗馬轉太子中庶子加侍中高祖
微時自於新州伐荻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
也後文帝將害彭城王義康長公主將衣擲殿前以
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
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
此得全湛之服色鮮麗遊宴奢侈時安成公何勖無忌
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各以奢豪京師語曰安
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兼美之以范曄事發出為南
兗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入為丹陽尹轉尚書僕射
後與江湛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二凶巫蠱事發上
將廢劭賜死濬上與湛之等連議不決其夕向旦劭入

殺文帝湛之趨北戶未及開而見害時年四十四世
祖即位追贈司空與王僧綽江湛三家詔加優䘏常
給廩子恒之嗣

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也湘州刺史夷之子也好
學善彈棊鼓琴兼爲著作累遷左侍中吏部尚書家貧
不營財利餉饋一無所受身無兼服餘食嘗爲上召
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及元兇入殺上湛直省
中聞叫噪聲乃匿傍小屋劭遣收之據窻出害時年
四十六五子皆見殺世祖即位贈黃門侍郎

王僧綽瑯琊臨沂人少有大成之度衆以國器許之
年十三襲豫章侯尚太祖長女東陽獻公主累遷尚
書吏部郎參掌選職薦品人物拔才舉能咸盡其分
拜侍中時年二十九太祖嘗以後事爲念大相付託
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後元兇欲裁時文帝獨與僧綽
江湛之謀議未決明旦元兇入害文帝而誅江徐
矯僧綽爲吏部尚書尋僧綽所啓廢諸王事乃收害
之時年三十一以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爲與僧綽
有異志也初太祖西有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
流徙其家晉有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其後爲袁真
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凶敗後給與臧燾亦頻
遇喪禍世稱凶地王僧綽常以正達自居宅無吉凶
請爲第始就修築未居而敗子儉淵爲齊尚書僕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臨沂人曾祖含父顯延之少孤
居貧負郭數頃室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
之美冠絕當時好飲酒不拘細行年三十猶未婚起
自豫章公世子參軍累遷尚書郎始安太守徵入爲中
書侍郎後拜祕書監太祖賞愛釋惠琳嘗外獨榻延
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
台之座豈可刑餘居之性真言無迴隱居身清約不
求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元兇立以爲光祿大夫
子竣爲世祖南中郎世祖入討書檄延之與遣詞
彩齊而遂速絕昔俱入朝帝有北上一篇延之一
成[illegible]久之乃免宥問[illegible]昭昭曰謝五言如
初發芙蓉自然可愛顏詩如鋪錦列繡亦彫繢滿眼
世祖登位爲金紫光祿大夫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
贈特進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左稱顏延之
謝[illegible]爲之冠

臧質字含文東莞莒人父熹字義和敬皇后弟也嘗
與溧陽令阮隆共獵値虎直前獨射之應弦而倒質
少好鷹犬高祖即位累遷太子左衛率太祖即位魏
拓跋燾與質書曰爾不聞童謠言虜馬飲江水卯
年佛狸死此其期使然非復人事也哉苦攻城三旬
不下虜乃退後元兇踐位以爲丹陽尹後世祖時爲
車騎將軍封始興公同南郡王義宣作逆以孝建元

年爲沈慶之破於梁山軍敗向走追斬於南湖傳首京師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晉末位至鎮北將軍封南陽公子軌一名象爽之父也高祖初累遷因疑走北盡室入魏中虜以軌爲荆州刺史世祖平元兇自表求歸宋元嘉二十八年軌死爽代爲荆州刺史鎮長社幼染殊俗無華風使酒數有過失拓跋燾怒欲誅之爽懼因從拓拔燾與次弟秀南歸世祖大悦以爽爲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爲輔國將軍子弟過者隨才遷用即元嘉二十八年也還虜皆毀其墳二十九年入朝三十年元兇殺逆世祖平元兇以爲左將軍南譙王義宣反與臧質謀舉兵稱建平元年爽於是送所造服輿之江陵與義宣爲薛安都破於小峴乃傳首京師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也慶之從父兄子世祖與元兇戰于新亭立功累遷左將軍晉世京邑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孝建已來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璪掌南岸後罷之太宗即位四方多叛攸之與王玄謨等南上平定進至夏口便有異圖太祖崩與蔡興宗平桂陽王休範亂進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崩蕭道成輔政遣其子沈元琰進父攸之爲車騎大將軍攸之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又太后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手令曰國家之事悉以相委明日遂起兵初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將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鄣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殞順帝立攸之遂發兵戰士十萬鐵馬三千至泗州郢又張敬兒等皆響應至夏口沙門僧粲見攸之於江陵笠曰必不至京邑及攻郢城不下而還走向江陵聞城已爲張敬兒所據遂自縊死村人斬首傳送京師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之少子太祖聞僧達早惠召見於德陽殿嘉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楊列橋觀鬬鴨爲有司所糾乃原不問元嘉三十年元兇弑逆世祖下平元兇爲人所說歸世祖於鵲頭拜長史及元兇平累爲尚書右僕射轉護軍中書令爲吳郡太守使主簿劫東臺寺沙門得財數百萬宅於吳坐免官後皆因高闍事下獄死年三十六子道琰

顏竣字士遜琅琊臨沂人光祿延之子太祖嘗問延之曰卿諸子誰有卿風延之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伯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延之曰不可及也竣爲世祖撫軍主簿補益悉心以平元兇功遷侍中封達成侯轉吏部尚書留心選舉後謝莊代竣領選竣容皃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諠訴常

微笑答之時人謂之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
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反後遷領軍將軍尋代褚
湛之爲丹陽尹以立議鵝眼綖環等錢加中書令後
以切直諫爭又自爲恩舊莫敢當務居中丞執朝政
而所陳多不被納遂求出爲東揚州刺史憂懼無計
而每對親故言頗懷怨而說朝事違謬人主得失及
王僧達被誅竣恐懼上遂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
付廷尉治罪未即大戮且止免官後陳啟謝罪乞性
命上愈怒以竟陵王誕逆發因此陷之言通於誕詔
下獄死從子弼強於交州道殺之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父諶益州刺史脩之自
州主簿累遷中郎將隨到彥之征虜彥守滑臺爲虜
所圍累月糧盡將士不至遂陷沒初母聞脩之被圍
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
非復有乳令如此兒必沒矣後聞至脩之果是此日
城陷拓拔燾嘉其守節以爲侍中復鮮卑馮弘稱燕
王於黃龍拓拔燾伐之人遂說弘令脩之歸求救乃
發使遂泛海未至東萊遇猛風船失柁海師慮向海
北垂長索船乃正海師仰望見飛鳥知去岸近尋至
東萊郡元嘉九年至京師上以爲黃門侍郎累遷江
夏內史元兇弒逆孝武即位爲荊州刺史南郡王反
平後以功封南昌侯治身清治身清約法令嚴明尋
尋爲左民尚書轉領軍將軍去鎮秋毫無犯在州已
來不燃官燭油及牛馬食皆以私錢押之然薄於恩
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貴爲刺史未嘗供贈往
姊家姊爲設菜羹麤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家好
食進之致飽卒贈大將軍子雍嗣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叔父炳字少文高尚不仕
少時炳嘗問慤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
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也起爲輔國將軍參軍十五
年不改官後除安西參軍隨檀和之破林邑王范陽
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慤以師子威服百獸乃製
其形與象相拒象見果驚奔賊衆潰遂剋林邑收
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金銀各六萬兩太祖嘉之以
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世祖即位累遷西平將
軍洮陽侯轉左衛將軍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卒贈征
西將軍子元寶嗣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野人也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
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
景少便弓馬以朝廷北伐爲中兵參軍與薛安都破
魏軍入函關前無堅敵還爲荊州將軍又爲世祖討元
兇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既破元兇
於朱雀門進侍中前將軍雍州刺史曲江公以破義
宣臧質魯爽等於姑孰多張旗幟加開府改封巴東

公尋為驃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衛京邑世祖遺
詔遷尚書令丹陽尹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有弘雅
之風多事產業居南岸有菜園數十畝後為廢帝所
害太宗即位追贈太尉
顏師伯字長淵瑯琊臨沂人東楊州刺史竣族兄也
父邵以謝晦敗服藥死師伯少孤涉獵書傳以安北
將軍入討元兇世祖即位遷黃門侍郎封平都縣子
以青州刺史大破魏虜斬河南公進吏部尚書世祖
崩受遺詔輔少主為尚書右僕射廢帝即位居權與
柳元景同誅年四十四七子皆見殺太宗即位贈太尉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為趙倫之征
虜將軍慶之未冠隨鄉族擊孫恩屢捷後鄉族流散
慶之歸耕年四十未知名乃往襄陽省兄敞之倫之
見奇之令子伯符板為中兵參軍後檀道濟稱於太
祖言其曉兵稍得接引出入禁省遂轉為正員將軍
劉湛被收之夕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靺縛袴入上見
驚曰卿何故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
服乃遣收吳與劉斌殺之後為建威將軍遷世祖中
兵參軍隨西上平定諸山賊群蠻皆稽顙慶之先患
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
軍輒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元嘉二十七年太祖將
北伐以慶之為步兵校尉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
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人國而與白面書生輩
謀事何由濟上大笑及北伐果無功王玄謨等退虜
大進後隨世祖討淮汝蠻會元兇立慶之說世祖曰
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皆易與耳遂與謀下平元兇
初慶之統諸軍事擊蠻從孝武至五洲元兇密與慶
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孝武稱疾不見慶之突前以
元兇書呈孝武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
受先帝厚恩今日唯力是視殿下何疑帝再拜曰家
國安危悉在將軍即日勒兵處分主簿顏竣曰宜待
眾軍慶之曰方興大事而黃口小兒參預此禍至
矣宜斬以徇軍竣再拜慶之曰君但知筆札之事世
祖立以為領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封南昌公鎮盱眙
及魯爽等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斬爽進慶
之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封始
興公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以慶之統諸軍平
廣陵進司空給吏五十人門施行馬慶之居在西明
門外有宅四所又有園在婁湖世祖崩受遺詔廢帝
即位加几杖給三望車進太尉帝使慶之從子攸之
齎藥酒飲死之年八十贈太尉
蕭思話南蘭陵人也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琅琊太
守思話年十五未知書以遨遊為事好騎射侵暴鄰
里患之自爾折節數年遂有令譽頗書史善彈琴騎

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頗能隸書解音律年十八除大司馬參軍累遷至振威將軍青州刺史以虜冦退鎮衛下廷尉初在青州嘗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時氐帥楊難當寇漢中起為橫野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遂殺難當平漢中元嘉二十三年除侍中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而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借府庫九人太祖戲之曰文人終不為田父於里閈何憂無人使耶元兇弑立以為徐兖二州刺史思話率部曲歸彭城以應世祖世祖登位徵為中書令丹陽尹以外戚令望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長子惠開

劉延孫彭城呂人也雍州刺史道產子舉秀才累遷世祖侍中前軍將軍封東昌侯轉尚書右僕射延孫病不任拜起上使乘板輿自渙至平昌門入尚書明年乃卒贈司徒

劉秀之字道寂東莞莒人司徒穆之從兄子世居京口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與諸兒戲廳前忽有大蛇來勢甚猛皆驚呵而走秀之不動何承天以女妻之自建康令累遷至益州刺史元兇平復以破南譙王功封康樂侯進丹陽尹初從叔父穆之為丹陽尹令子弟皆於廳事欲宴謂諸子弟曰爾試以粟遙擲柱孔中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中焉後果然以廬陵王平後進尚書左僕射為安北將軍雍州刺史卒贈司空

顧琛字弘瑋吳郡人曾祖和祖履之父琰不好浮華以尚書庫部郎至常侍年八十六

顧愷之字偉仁吳郡人也高祖謙字公讓為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父黃老[illegible]之初為郡主簿遷護軍司馬時彭城王義康專[illegible]遂稱脚免之每夜於牀上行脚家人異之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愷之竟免後起江陰令累遷右光祿大夫愷之心跡全清獨無所豫太祖甚嘉之轉左將軍湘州刺史家門雍穆有五子約緝綽[illegible][illegible]時綽豐財民多負債愷之召收其文券皆燒之宣言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後卒于湘州謚曰簡子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城人父淳官至侍中兄嶠尚高祖女宣城公主有二女妻建平王宏廬陵王褘朗少愛奇初為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累遷廬陵內史因獵火逸燒郡廨屋以私秩償修之後坐母憂誣失孝行還寧州道殺之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河南晉亂徙南陽因為縣人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使長史范凱之條次氏族辯

高卑因為凱之黜以役門出補郡吏父為蠻所殺後
市中得讎人刺殺之世祖世鎮襄陽累用為揚武將軍
領隊主元嘉二十八年從太祖來復次門移戶屬冠
軍縣討之世祖即位頻破反逆累遷司州刺史前廢
帝以為游擊將軍越等四人為廢帝盡心及太宗即位
不自安謀作難沈攸之白帝收越下獄死之越善立
營陣好殺害御眾嚴酷動用軍法時王玄謨御下亦
少恩將士謂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
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譚金南荒中傖人也常隨薛安都征伐以功共破元
兇梁山遂遷屯騎校尉廢帝誅群公金為所用封平
都縣男
童太一東莞人也官至大將軍而累宗越同死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改為喜初出身
為領軍府白衣沈演之為領軍將軍進為主圖令史
世祖即位遷河東太守太宗即位以四方叛逆假建威
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喜東討平定荊州遷前
將軍恣意剽虜後尋賜死於所居及死發詔賻贈極厚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及臧質臨郡
而討元兇回隨質有功免軍戶又隨質往江州擢為
隊主自質反梁山敗走遇赦原委任如初後累功至
太宗即位四方叛以回為河朔將軍使募江西楚人

得八百隸劉勔西討累遷為將校尉封葛陽侯歷沛
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為逆回隸蕭道成於新亭有功
轉驍騎將軍封聞喜侯及破侯景累遷右衛將軍後
沈攸之反為平西將軍郢州刺史未發在新亭而與
袁粲等謀攻臺城討齊王道成不果齊王撫之如舊
攸之平後率眾還封安陸郡公鎮北將軍南兗州刺
史尋被齊王表其罪詔誅之
鄧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父胤之光祿勳琬初為南海
太守累遷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
前廢帝狂悖景和元年十一月子勛即日戒嚴戎服出
馳書[illegible]立明使宣告內外馳檄遠邇以誅
[illegible]左右稱兵以琬為前鋒[illegible]內外及太祖殺帝定
侄從子勛不受命衛兵四方逆[illegible]同逆宗室王公
皆會建牙於鵲尾傳檄四方及太宗[illegible]
皆有差琬乃稱說符瑞造輿服以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
勛即偽位於尋陽城以景和[illegible]為義嘉元年子勛
平琬亦為張悅伏甲斬首送建業
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名坳胡以其面坳黑似胡故
名坳胡後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口善處分
討伐諸蠻往無不捷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同鄧琬
反立子勛為太子軍敗走竟陵引刀自刎蠻人至今
畏之小兒啼語曰劉胡來便止

袁顗字國章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珣吳郡太守顗爲太子洗馬累遷吏部尚書封新淦縣子前廢帝深狎之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恐禍及求出沈慶之爲言出爲雍梁四州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顗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輩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修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鄧琬欵狎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衆知有異志矣頃之顗遂與鄧琬詭言奉太皇太后令使起兵建牙奉晉安王子勛即大位進顗爲安北將軍率樓艦千艘及戰士二萬來入鵲尾屯守而劉胡叛走顗聞之亦遁走至鵲頭鵲頭戍主薛伯珍殺顗而傳首京都顗年四十七太宗流其屍於江弟子彖密致喪於石頭後岡諸子悉誅

孔顗字思遠會稽山陰人父邈顗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早知名舉揚州秀才累遷至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宗即位徵爲詹事時上流多叛使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既至而說顗言廢帝後胄國家傾危使其舉兵顗從之遂起兵檄四方以泰始二年正月顗子弟在京者皆逃還顗爲前鋒度浙江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並一時響應太宗使建威將軍沈懷明巴陵王休若等統軍東討諸軍并進大破之皆斬首京邑及蕭道成張永繼進大破之於晉陵而顗衆散竄于山谷爲村人所縛送上虞令王晏晏斬首孔璪亦被殺顗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死時五十一

謝莊字希逸陳郡人太常弘微子也七歲能屬文長美容儀太祖見之顧謂尚書僕射殷景仁曰藍田生玉豈虛哉爲始興王濬法曹參軍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爲一元嘉二十七年累遷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群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初孝武嘗問顔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延之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莊莊應聲答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世祖平元兇累拜侍中右衛將軍于時以搜材路狹乃上表言之尋轉吏部尚書居選部與江夏王義恭因辭帝以爲吏部猶輕下詔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與度支尚書顧覬之並補選部尋罷時河南獻舞馬使莊作舞馬賦又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遷侍中領前將軍及廢帝即位進金紫光祿大夫太宗即位轉中書令年二十六卒所著文章四百餘首長子颺晉平太守女爲順帝后

莊有五子颺胐顥從淵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初莊爲孝武殷淑妃誄而用漢昭事云贊軌堯門廢
帝在東宮銜之及即位召問謂莊曰卿昔作殷淑妃
誄頗知有東宮否將誅之留尚方太宗即位乃出之
王景文琅琊臨沂人也名與明帝同諱景文其字也
父僧朗官至尚書右僕射景文美風姿好言玄理少
與謝莊齊名起家太子太傅主簿累遷右僕射景和
元年太宗即位平定四方徵爲左僕射領吏部爲揚
州刺史封江安侯加散騎常侍如故時東宮官屬用
人雖美職次止可以中書令又進領太子太傅常侍
僕射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僕射褚淵宣旨
以古來此例大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
諸皇子並小上稍爲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
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時景文以外戚貴盛求解
揚州上詔答之上既有疾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
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
純臣泰豫元年中夜對客棊奕賜藥酒死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官並
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世祖即位以爲積
射將軍頻大破逆黨前廢帝景和元年遷兗州刺史
太宗即位四方叛累遷冠軍將軍督前鋒諸軍事先
有諸葛亮筩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

悉以賜孝祖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於赭圻
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
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
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
劉勔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汝南
太守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爲廣州增城令奉
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稱旨除寧遠將軍太宗
即位四方反叛征討有功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太宗
崩命爲尚書右僕射中書令加兵五百人後桂陽王
休範爲亂奄至京邑加勔領軍置佐史鎮石頭與賊
戰朱雀航南衆敗臨陣死時年五十七贈司空三子悛嗣
蕭惠開南蘭陵人也思話子初名慧開後改爲惠開少
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秘書
郎累遷黃門侍郎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
爲父造四寺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於宅側舊鄉宅名
曰禪鄉寺於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於所封邑封陽
縣名曰禪封寺除襲封侯妹適桂陽王休範女又
適世祖子燮乃爲豫章內史入爲御史中丞益寧二
州刺史惠開素有大志至蜀[illegible]太宗即位進
號征西將軍以晉安王子勛舉事故明帝遣宗人寶
首水路慰勞六年除少府不得志寺內所住齋前種
花草甚美惠開悉剷除別種白楊年四十九卒子濬嗣

殷琰字敬珉陳郡長平人父道鸞為右軍長史琰少為太祖所知初為江夏王征北參軍累遷豫州刺史時晉安王子勛叛以琰為司馬不與同逆而土人前將軍杜叔寶又逼之琰不得已而同之及劉勔破諸逆而上使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及與琰書化令歸順云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使終日琰本無反心事由力屈時杜叔寶亦請降焉又進攻被圍長圍并用草弓苞土本以塞塹城上以大斧斫之直至及後土絕至壍欲滿城內以鐵珠灌之珠直灌彈入皆於是火燃草盡及尋陽還降諸將西歸並以琰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卒初在壽陽百姓懷其德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廣為宗豪宋高祖定關河以廣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為秦雍二州都督虜主拓跋燾擊芮芮敗安都起兵叛歸弘農奔國太祖延見之求北侵自河東招聚義眾一許之為建武將軍弘農太守所向剋捷而在柳元景傳及世祖下平元凶除右將軍率所部騎前鋒直入殿庭賊數百人一見奔散以功封南鄉縣男初征關陝至曰口夢仰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天門開乃甲興之象及魯爽叛上遣安都率步騎據歷陽追爽至小峴刺爽斬之爽世號驍勇生習戰陣咸言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返時人云關羽斬顏良不之過也進爵為侯以景和初為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太宗即位安都將聚兵同晉安王子勛為逆太宗使沈攸之張永以重兵迎之安都慮不免罪遂降魏虜魏虜遣將救之永等退乃授安都徐州刺史封河東公詔還桑乾後數年死在虜中時年六十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之弟子父劭文秀以慶之貴後累遷青州刺史時前廢帝狂悖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屯白下乃說慶之因此衆力圖之慶之不從後廢帝果殺慶之又遣直閤江方興領兵誅文秀兵未至太宗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反朝廷徵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三軍赴朝廷時薛安都已同子勛又遣使要文秀文秀即令彌之廻應安都彌之尋歸順則北海平原清河等並起義兵推文秀為主進軍尋陽平定太宗遣尚書崔元孫慰勞諸民兵遣文秀弟文炳持詔赦文秀罪後破虜軍太宗進號右將軍封新城侯魏圍青州久之太宗遣兵進不敢進乃為虜所陷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士卒為之用命無叛者日夜戰鬭甲冑生蟣虱五年正月為虜陷敗之日解釋戎服衣緩服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既入城兵刃交至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應聲曰身在因執之出剝衣服將見白曜於城西南

角樓偏溥令拜之文秀曰各為二國大臣無相拜禮雖命還衣服設酒食送桑乾十九年齊元明四年病死年六十一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也太尉淑兄子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祖哀其幼居名曰愍孫時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瑯琊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躬事紡績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早以立操見知初為揚州從事及世祖即位累遷侍中吏部尚書粲嘗為海陵太守在郡夢日墮其胸上自擬為覺尋被徵管機密粲少有風操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其文略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世祖時求改名粲不許明帝時改為粲字景倩焉後遷領軍將軍杖士入六門轉尚書僕射領吏部復加中書令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為執經又知東宮事七年太宗崩與褚淵等受遺顧命加班劍給廢帝即位丁母憂葬畢攝令親職加衛軍將軍不受中使相望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及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衛置左史及賊至掖門粲曰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尤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平後授中書監即號開府領司徒以揚州解為府固不肯移終服乃受命時粲與蕭道成褚淵劉道遞日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好飲酒善諷詠獨酌庭中以此自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時齊王居東府使粲鎮石頭望氣者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幰車仗士五十人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命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遂與丹陽尹劉秉王蘊結及諸將帥黃回等遂以昇明元年與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克日稱太后令使蘊伯興等率宿衛兵攻齊王於朝堂回等皆外來應未及夜而劉秉惶遽[illegible]女席卷就粲事泄王蘊聞劉秉已奔曰今年事敗矣為齊王所破收蘊伯興斬之使軍主戴僧靜與薛淵等攻石頭粲子最獨衛粲為僧靜所斬之父子俱死年五十八齊永明初詔改葬粲等初宋太宗嘗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航開馭鉤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曰視死如歸

桀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果各如其言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以元兇平後為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祿本在養親不在為己問者慙退母亡以喪亂之年未及葬常悲慟不絕所居屋敗不蔽風雨兄子伯與將伐茅草為葺之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昇平初乃卒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廙父臨之鎮之初為剡上虞令累有清績遷廣州刺史高祖謂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之弊非此人不康後至祠部尚書
阮長之字茂景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父普之長之初為諸府參軍遷臨海太守母亡不勝憂時郡縣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日分祿長之嘗為武昌太守去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發京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還元嘉十一年卒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逌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宋受禪以山陰令累拜臨海太守初山陰為劇縣人戶三萬政事繁擾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留及至臨海卒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等常不免飢寒有勸營田者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付郡庫
陸徽字休猷吳郡人也辟令主簿累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薦士於朝廷曰日闇霜凌茂穎貞柯必振風潦長波清流擬挹是以袁盎揮譽於西京韓延播德於東夏伏見廣州別駕從事朱万嗣字少豫年五十治業冲夷秉操堅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民非世祿官無通資後丁母憂卒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遁有高名顒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顒並傳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與兄勃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顒制十五部又自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後遊桐廬又多名山兄弟因居焉勃病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居人共為築室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要同遊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高祖命為太尉參軍後累徵不起元嘉初又徵為常侍不起後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孫劭迎顒于黃鵠山之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因憩于此澗常為義季彈琴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皆新聲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於戴公山下也

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顒特善其事宋世子鑄
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時議面恨瘦工人不能改
顒曰非面瘦臂胛肥耳及減臂胛患即除無不歎服
元嘉十八年卒年六十四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也年十二從豫章太守
范寧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當
時同門稱爲顏子閑居讀易老入廬山事沙門惠遠
時彭城劉遺民遁廬山陶淵明亦居彭澤山時謂之
尋陽三隱續之終身不娶好遊名山注嵇康高士傳
高祖即位乃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
臨幸後疾居鍾山卒通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皆
行於世

王弘之字方平宣訓衛尉鎮之弟也少孤從叔獻之
重焉晉隆安中爲司徒主簿性好山水病歸時殷仲
文還姑孰祖讌要弘之送別弘之曰凡祖離送別必
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讌貴其言家
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右僕射嘗解貂裘乞弘之
弘之即着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
弘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
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
經親故門各留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
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爲

元嘉四年卒子曇生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父期公衡陽
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少慕老萊嚴子陵爲人
立屋野外非力不食妻梁氏不慕榮華夫妻共乘薄
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數徵不起爲村
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時荆州飢衡陽王
義季遺錢十萬凝之得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
者悉分與之好山水一旦泛江湖隱於衡山高嶺絕人
事以元嘉二十五年卒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
興與二兄延壽延興並脩慕學延壽善書法興好學
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盛云戴碩子
三男敵陳載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後爲
世祖征虜記室使典籤世祖即位累遷至南臺御史
同中書舍人轉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專管內
權重當時家累千金廢帝即位遷騎校尉時巢出
爲始興王濬侍讀轉至中書與法興執權威行內外
帝未親萬機凡詔勑悉使法興手尚書中事無大
專斷之顏師伯江夏王義恭皆空名而已後爲閹人
華願兒累譖言於上云百姓以法興爲真天子帝怒
免官還田里賜死巢尚之出爲新安太守卒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爲 臺小吏太宗

初出閤選爲主衣景和末太宗被拘於殿内佃夫在秘
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其夜佃夫與王道隆李道
兒等謀共廢立時景和元年帝出華林堂後園射佃
夫與内官侍衛連謀殺帝於華林園堂中建安王休
仁山陽王休祐時隨帝在堂奧奉景陽山太宗即位論
功封佃夫建成侯佃夫與王道隆楊運長等並執權
亞人主方於巢藪蕃如也宅舍園池諸王莫比奢侈
羅錦女妓冠絕每製一衣一物京邑莫不法効焉於
宅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每奏女樂泛輕舟若
有賓客十數時至於珍羞必備佃夫僕從附隸皆受
不次之位而提軍人虎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太
宗崩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元徽初遷黃門侍郎
尋拜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仍管内任時廢帝猖狂
遊走無度内外惶懼佃夫密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
兵校尉朱幼于天寶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執廢之
而立安成王會帝不成向江乘其事不行于天寶以
其謀告帝乃收佃夫伯宗幼等賜死
晉義熙十三年嵩山獲玉璧三十二沙門法稱曰嵩
劉氏卜世之數也本志曰三十年一世三十二者二
世也宋有天下實六十初零陵作官不得終爲黜首
宋氏八帝遺命者五主存命者三君往復報施如
斯之殊也謂天蓋高何其察也宋高祖武皇帝以蓋

世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剋國得儁奇略多於魏武
施功天下盛德厚於晉宣懷荒伐叛之勞夷邊蕩險
之力百戰百勝有可得而論者矣拔足行間卻孫恩
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萬軌長驅則
三吳無聚壘迴戈五兵内起則五嶺靡餘妖殘孽之命
孫秀高於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擒朱齡石於百夫
之下而廣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爲表裏董率虎旅以
俟中原石門鉅野之隘指麾開闢鵲頭灞上之阻曾
莫藩籬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長陵
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於是倒載干戈
偃兵四海形弓納陛纛有宋都然後請號上帝步躡
前王登零陵去之而欲措心高祖受之而無愧色古之
所謂義取天下者其之謂焉其提挈創業則魏孟何
劉穆相總持則穆之徐羨之檀道濟經其武傅亮謝
晦經其文長沙以家第共艱難烈武以清貧定南楚
其他奮附奔走雲霏霧集若根林之相翳大廈衆星之
仰而漢或取之於民或得之於末名群材必呈智
能咸効爵不妄加官不私謂晉末以荒溢混亂阿黨
容縱莫不掃蕩革易與之更始君行卑而底不爲奢
民勤底而下無怨恚品令寄管賞罰端平遠無不懷
爾所不附屬爲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苞劍閣北劃
六四而境東海七分天下而復其四承初宋歲天子

資豪矜懷以燕代戎幄岐梁重種將誓六師晷稟乾
而境北狄三事大夫顧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轅
南返請具銀繩瓊檢昭告東嶽既而洮類不興即年
歿世滎陽狎子不訓以敗皇輿太祖寬肅宣惠大成
先志表越二昆來膺寶命沉明内斷不欲由寗氏堯
權逼使芒刺在躬親臨朝政率遵恭法斟酌先王之
典弘宣當世之宜民樂其生鮮陷刑辟仁厚之化既
以播流率土欣欣無思不悅每皇駕巡幸鑾鼓所聞
百姓皆扶老攜幼想望儀形愛之樂之孜孜如不足
南初徐傅伏誅繼求内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城欲
之而不違王華劉景仁以中興帝載謝弘微王曇首
以沉密贊樞機徐湛之江湛王僧綽以體國彰美正
謝方明劉道產以治愛稱良能高簡則王全明清貴
則方續文章則顏延之謝靈運有命世之巨才儒雅
則裴荀何傅爲師表之高學則徐爰骨鯁則袁粲髮
子廣建言忠蓋則范泰何尚之其宗室藩翰帝弟帝
子江夏衡陽南平廬陵臨王建平臨川新渝或倩令
奧宵或文敏沾洽皆博愛以禮率土明美流譽三四
十年爲多士矣上亦蘊藉義文思弘儒術庠序建於
國都四學分於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以從之東皋
宴語以觀之莫不敦閱詩書沐浴禮義淑慎規矩斐
然向風其行脩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佻者

不齒於鄉閭公宮非簡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不適
國冠冕以之雍容如也於是文教既興武功亦慕命
將受律指日如期檀蕭薄伐則南瀅象浦劉裴受鉞
則西踐仇池良駒巨象充塞外廐奇琛寶貨下建百
寮含獸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繩山航海之譯歲且十
餘江東已來有國有家豐功茂德未有如斯盛者也
然值北方彊固韓族擾金墉虎牢代有得失二十七
年偏師剋復河南橫挑彊胡百萬之衆匈奴遂踐彭
澤航淮浦設穹廬於瓜步請公主以和親于時精兵
猛將嬰城而不敢闘謀臣智士折撓而無所稱天子
三朝燕饗單于臨江高會於是起盡室之財軸艫千
里緣江而陣我守既嚴胡兵亦急且知大川所以限
南北也疲老而歸退我追奔之師纍纍亏裹足係虜之
民流離道路江淮已北蕭然矣重以含章巫蠱始自
三逆殷殺酷帝史之于闕仲尼以爲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世祖率先九
牧大雪寃恥身當歷數正位震居聰明徇達博文彊
識威可以整法智足以勝姦人君之略幾殆備矣蒞
之風流領袖則謝莊何偃王元長蔡興宗袁顗袁粲
與侮所則沈慶之柳元景宗慤朱脩之或清華以秀
拜或驍果以生類固以軌道廊廟之中方駕向時之
四三司暗經綸忠烈乃射蔣直雜晉之抓媲無以尚

焉帝即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言拒諫違天下失望
而有世祖 才明少以禮度自肅思武皇之節儉追
太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曾何足論景和申之以淫
虐太宗易之以昏縱師旅荐興邊鄙蹙迫人懷苟且
朝無紀綱內寵方議其安外物已覩其敗矣世祖登
遐既委重於二戴太宗晏駕亦託孤於王阮溝近之
道歸於人之豐如一然宋祚未絕於永光重以宗之
見害水德遂亡實由彊臣之受辱且顧命群公從容
自若懦伊霍之機倚靡唐虞之際於是蔚炳胥變命
龍遷俯仰之間興衰易覩之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
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亡之漢自章和既降顛
覆相尋其後百有餘載而獻始禪之何則周漢靈長
如彼難故近代脆從若此易崩非徒天時有人事矣
間鴻荒者難爲慮因成事者易爲力曹馬規摸懸乎
前載苟有斯會實啓英雄而況太宗爲之驅除先蹶
其本根既覆枝葉自摧斯則始於人者昔二代將亡
殆乎身歿相去數百年間異代而復出宋自景和元
徽首尾不能十載而除盪於兩君斯則天之所棄於
此也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欲勿喪其可得乎若
乃極欲盡炭駁逆取欲者湯武之功也鋤當路飾揖
讓之名者近代之事也豈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
廟社稷修短有數乎不然何則殊途綿邈如斯之遠
也夫山嶽崩頹必有朽壞之隙春秋迭代必有去故
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運不有不扼腕留連者也古
之變化澆俗行乎宋氏宋氏成敗得失驗乎行事設
而言之載于篇籍矣繫敘其所創業垂統而懷其舊
俗遺風餘烈將不廢然建乎賢人君子英聲餘論以
附于茲子野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十三受詔
撰起居注十六年重被詔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
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十餘年定之新史既行
於世子野生乎太始之末長於永明之間家有舊書
見交接是以不量因宗之新史以爲宋略二
十卷篇箭義繫文刪要即其簡宣志以爲名焉
失黜惡彰善臧否質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
豈以勤成一家貽之蓋司直之後而不忘焉
裴子野曰余齋末無此書道易行見傳
寫比更尋讀繁穢猶多微重刊削尚未定

建康實錄卷第十四

太祖高皇帝

太祖高皇帝姓蕭諱道成字紹伯小名鬬將漢相國何二十四代孫何初居沛何孫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里晉元康元年乃分東海為蘭陵郡中朝亂帝四世祖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上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也皇考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而才力過人初為宋建威大將軍府參軍累遷漢中太守追破主帥楊難當於峨山乃平梁州入為右軍將軍元嘉二十五年梁土思之為於峨山立廟太祖以宋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鱗文遍體年十三從雷次宗學於雞籠山受禮及左氏春秋二十三年隨父入沔口初為左軍中兵參軍二十九年領偏軍征仇池破二壘文帝崩累遷自建康令為右將軍大破薛索兒於石梁明帝即位授南兗州刺史冠軍將軍而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且民間流言蕭姓當為天子明帝愈以為疑泰始七年徵赴京師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明帝崩詔為右衛將軍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褚淵等共掌機事及蒼梧王立元徽二年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叛於尋陽衆二萬溢口太祖議分軍屯守出鎮自新亭單車白服宋天子加太祖持節都督征討

諸軍事平南將軍築新亭城未畢賊前驅已至太祖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將軍高道慶陳顯達浮舸與賊水戰自新亭北至赤岸大破之燒其船艦賊上新亭休範乘肩輿率衆至而太祖大破之張敬兒斬休範首而賊將丁文豪仍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至朱雀航而太祖使陳顯達任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散討諸賊時休範與籤許公與等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懼詣壘翔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太祖得而燒之爺遣星乃振旅凱入百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遷鎮軍將軍兗州刺史進爵為公邑三千戶休範平後蒼梧王兇暴猜忌欲加大禍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今若害之後誰為汝著力也乃止太祖知憂懼後常欲以太祖臍為射的僅得免乃與二十五人謀反與楊玉夫等同謀殺蒼梧王而迎立安成王其夜王敬則懸蒼梧首於太祖太祖夜入承明門乘所騎赤馬入殿內及太祖踐祚号此馬為龍驤將軍世謂龍驤赤色也及沈攸之矯太后令下都京師恐懼太祖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之袁粲劉彥節等謀於石頭皆殺之彥節走領儋湖王蘊走闕場追擒斬之粲無繼嗣之謂而流放好酒步歷白楊郊野間道遇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謂被知故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邀爾竟不

相見初蒼梧之廢也彥節於集議路逢彖謂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耶彥節曰吾等以讓領軍矣彖自搥胸曰君肉中詎有血乎詔假太祖黃鉞率大衆出新亭中興堂以討攸之攸之敗傳首京師進太祖太尉都督徐兗等十六州諸軍事己酉增班劍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加羽葆鼓吹自大明太始已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輔政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翫集輿不得以金銀錦繡爲綠器等九月進位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將掾屬各四人三月甲辰詔進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王公上加相國綠綟綬三讓公卿敦勸乃受宋帝策命詔齊國初建給錢帛萬四月癸酉進齊公爵爲王衛將軍褚淵奉策授璽紱金虎符第一至第五錫兹立土茸以白茅改立王社丙戌命齊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一依天子儀辛卯宋帝禪位便遜位別宮詔依唐虞魏晉故事是日宋帝遜位即備羽儀出東掖門曰何不逝鼓吹左右無有答者壬辰策命齊王遣使持節兼太保司空都鄉縣侯褚淵兼太尉王僧虔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太祖三辭宋帝王公已下固請太史令將作匠文建陳符命曰六元位也漢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

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泰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九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右僕射王儉奏請宋詔遜位臣等參議宜剋日輿駕受禪撰立儀位太祖乃許之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上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禮畢車駕還宮臨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昇明三年爲建元元年封宋帝爲汝陰王築宮丹陽故縣行宋正朔車旗服色一如晉宋故事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宋諸王降爲公公主爲縣君詔封降有差有司奏除元嘉曆用建元曆木德盛卯終未以正月卯社十二月未臘丙辰詔遣大使巡行四方己未汝陰王薨謚爲順帝追尊皇考曰宣皇帝妣曰孝皇后追尊兄道度道生爲王庚辰七廟立未備法駕即于太廟甲申立皇太子賾見刑人重者降一等立皇太子嶷等爲王乙酉葬順帝于寧陵秋七月詔南蘭陵桑梓本鄉長蠲租南武進王業所基復十年丙子立彭城劉胤爲汝陰王奉宋帝後

二年三月己亥高麗吐谷渾遣使貢獻進高麗王高璉爲樂浪公九月葬皇太子妃穆氏休安陵時議欲立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已來共相祖習儲妃之

輿體生毛至元徽四年沈攸之事起上以中流可以
待敵據湓口城爲戰守之備太祖聞喜曰眞我子也
齊國建爲齊世子以石頭爲世子宮太祖即位爲皇
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壬戌太祖崩上即位大赦征鎮
州郡令長軍屯部伍各行喪三日不得離任乙丑以
司徒褚淵錄尚書事左僕射王儉爲尚書令車騎將
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立皇太子長懋丙寅
立皇太子妃王氏八月褚淵薨
永明元年正月辛[illegible]天[illegible]改元內外羣僚各舉
所知而隨分登敍下詔改[illegible]節[illegible]
而究之得送長[illegible]一人及厭入太微時中書
舍人名住一省時謂之四[illegible]權重權一而勢傾天下
玄象失度時史官請[illegible]王儉曰天文乖忤
此禍由四[illegible]上納而不改
二年秋[illegible]月[illegible]青[illegible]金石樂在位者賦
詩戊申[illegible]玄武湖
三年八月乙未幸中堂聽訟
四年春正月甲申藉田禮畢車駕幸閱武堂[illegible]酒小會
五年三月戊子幸芳林園[illegible]宴九月九日登高飈館
館所立在孫陵崗世呼爲九日臺也
六年春正月聽覽京師二百獄囚
七年五月王儉薨

八年六月大雷而有黃光竟天照地狀如金色王融上金天頌王儉曰此熒或光非金也十月桃李再花古曰人君妃妾過制虛飾無實則桃李再花時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太樂內茅室皆暴露九年十年十一年春正月丙子皇太子長懋薨夏四月甲午立皇孫昭業為皇太孫而妃何氏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七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輿始登階而殿屋鳴吒上惡之戊寅大漸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尙書中務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等又詔不得寶器入梓宮是日上崩年五十四廟世祖諡武皇帝上剛毅有斷為治總大體以富國為先頗好遊宴九月葬景安陵初于一年秋七月月入太微先是匈奴中謠言赤火南渡襲南國於是匈奴始視為寇帝方甚而憂之是歲果有沙門從北齎此火而至火色赤於常火而微云以治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京師咸云聖火詔使吏禁滅之而民亦有竊畜者治疾先齋戒以火炙桃板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賓好事士也竊還鄉邑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間形容骨立依法炙板一炷能生即全瘥是月帝崩

史臣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文迹時艱及蒼梧暴虐釁結朝野而百姓懍懍命縣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方戮力實懷尺寸之望豈惟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武帝雲雷伊始功參佐命雖為繼體事實艱難御宇垂績以寧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己出外表無壓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常府藏內充與人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亦有齊之良主也

廢帝鬱林王

鬱林王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小名法身文惠薨立昭業二十歲為皇太孫居東宮世祖永明十一年七月崩太孫即帝位辛酉追尊文惠為世宗文皇帝尊太妃為皇太后立何氏為皇后初昭業年五歲戲高帝床前方拔白髮召問太孫曰我誰耶答曰太公高帝笑曰豈有為人曾祖拔白髮乎即擲鏡鑷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改元大赦詔百寮陳得失各舉所知七月癸巳皇太后令廢帝為鬱林王昭業美容止好隸書世祖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重之出入常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曾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繫不如作市邊屠沽富兒百倍矣及即位極意賜與動百數十萬太春之間世

祖庫儲錢億數垂盡而開主衣庫與皇后寵親之人人恣意所欲取之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為笑樂居常裸袒著紅縠褌雜綵袒服好鬭雞密買雞至千價出祖御物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長留宮內聲云度霍氏為尼以餘人代之何皇后亦亂穢閑通夜洞開內外混雜西昌侯鸞屢諫不納乃疑鸞有異志鸞懼先謀廢帝二十二日使蕭諶坦之等於省誅帝羽黨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朱麾帝在壽昌殿聞外變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中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執弓楯相拒諶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言及被殺時年二十三輿屍出徐龍駒殯葬以王禮餘黨亦見誅明日乃宣令而立海陵王

廢帝海陵王

海陵王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鬱林即位封為新安王其年鬱林廢尚書令西昌侯鸞議立昭文為帝

延興元年秋七月丁酉即皇帝位以西昌侯鸞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郡公大赦天下改元九月癸未誅司徒鄱陽王鏘大將軍隨王子隆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於是三王遂起兵遣中護軍王玄邈討誅之已未齊假黃鉞內外纂嚴丁酉進宣城公鸞為太傅加殊禮進爵為王而盡誅諸王為藩鎮者以宣城王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常思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獻十月辛亥皇太后令以嗣主幼沖庶政多失宗王四海藩戚外叛自非樹長君興以鎮神器太傅宣城王胤體宜皇鍾茲太祖宜入承替命帝降海陵王建武元年詔海陵王依漢東海王故事十一月稱王有疾遣御師占視乃殺之時年十五謚曰恭王先是有沙門從東宮常從平昌門入忽云門限上血污人衣褰裳走過俄而鬱林帝屍自此門出帝頸血流于門限

史臣曰鄱陽亦亡之占二百之象而隆昌之號亦同也漢靈帝中平六年四月崩皇太子十歲即位改光熹元年張讓段珪誅後改為昭寧董卓輔政改為永漢卓廢帝為弘農王一百七十日鴆之九月立靈帝子協卻號中平一年四號也晉惠帝太平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穎改元為永安穎自鄴奔河間王顒改元為永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二號故知喪亂之兆遠千載而必同之矣

高宗明皇帝

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小

名玄慶少孤太祖撫育過於諸子宋太豫元年為安吉令有嚴能之名累遷輔國將軍淮南太守太祖踐祚遷侍中封西昌侯世祖即位為度支尚書轉左衛將清道而行遷左僕射海陵王立為録尚書事鎮東府加黃鉞班劍進為宣城王太后廢帝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為第三子也群臣三請乃受命冬十月癸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建武元年大司馬王敬則等十三人並進封邑戶詔省尚方雕刻新林苑地悉以還百姓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妃為懿皇后戊子立皇子寶卷為皇太子賜天下父後者爵一級自輔政所深十八王是月復屬籍冬封子為侯

二年夏六月誅西陽南海邵陵等三王而殺蕭諶八月納皇太子妃褚氏大赦王公已下賜有差十二月詔晉宋諸陵悉加修理

三年冬十月皇太子冠賜王公已下帛有差

四年春大赦庚辰詔人產子者蠲父母役一年新婚者蠲夫役一年

永泰元年春正月朔大赦丁未誅河東臨賀西陽永陽南康衡陽湘東南郡巴陵桂陽等十王子皆死之四月甲寅改元大赦丁未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夏五月使輔國將軍劉山陽東討斬敬則秋七月己酉帝崩于正福殿時年四十七遺詔以沈文季為左僕射江祏為右僕射封江祀侍中劉暄衛尉御軍政大事內外皆委徐孝嗣遥光蕭坦之等為心膂之任葬興安陵諡明皇帝廟号高宗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日下勅清驢使人夫存其儉約輿輦舟乘削去金銀還主衣庫太官進食有裹蒸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而世祖掖庭中宮服御一無所改性多猜慮故亟行誅戮而出入至唱南出唱北東行唱西而示簡於出入竟不南郊上初有疾信道術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厭之巫云後湖水頭行入宮內致帝有疾乃自至太官行水溝左右啓太官若無此水則不立帝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帝崩事寢

廢帝東昏侯

東昏侯寶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也本名明賢高宗輔政改号建武元年立為太子

永泰元年七月高宗崩太子即位改元

永元元年十一月立皇子誦為太子賜為父後者爵一級丙辰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據東府反遣領軍蕭坦之討平之傳首九月壬戌以頻誅大臣大赦天下十一月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反十二月顯達至京師乙酉斬首餘黨盡平

二年三月詔使崔惠景討豫州刺史裴叔業及兄子植惠景時為平西將軍於廣陵起兵反襲京師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城納之乙卯帝使領軍王瑩屯北籬門惠景破之遂入京師豫州刺史蕭懿起義兵大破惠景詔曲赦京邑江夏王寶玄伏誅十月害尚書令蕭懿十一月甲寅蕭穎胄起兵於荊州十二雍州刺史梁王蕭衍起義兵於襄陽

三年二月詔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嚴三月丁未衍立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癸丑遣平西將軍陳伯之西征八月以光祿張瓌鎮石頭以太子左衛率李居士總督諸軍屯新亭是日義軍至南州李居士敗新亭降義軍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義軍十二月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廢帝時年十九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常夜捕鼠達旦為樂高宗臨崩屬以隆昌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故數誅大臣委任群小性訥澀少言唯親閹豎及左右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騎馬日夜於後堂戲叫呼倡伎以五更就卧至晡方起王侯朝日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時遣出臺閣奏案月數十日不報初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賀纔音便還西序寢自巳至申百寮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會怱遽便罷陳顯達平後出遊走逐居民于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懸幔高為障[illegible]伎入防守謂之屏除或周環京邑是時一月二十[illegible]出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橫路百姓喧走士[illegible]不辯出不言定所夜出夜返火光天鼓吹鳴鉞貼地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所郊郭帷帳四民皆廢業樵蘇路斷又於後宮起仙華神仙玉壽諸殿盡用雕彩以麝香塗壁時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貴妃潘氏服御極選珍異主衣庫舊物不復充用琥珀釧一隻直一百七十萬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又立紫閣諸樓壁上盡男女私褻之像種好樹美竹潛求民家望樹便取朝栽夕拔道路相繼又於官立市太官乃朝進酒肉有宮侍人閹豎共為稗販潘妃為市令帝為市魁將鬪者就潘氏決之苑中作土山築渠立邏以新蔡人徐世摽為直閤將軍殺戮皆用其黨茹法珍梅蟲兒等專權內外緘口及義師至近郊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而信鬼神迎拜蔣子文為相國楊州牧封鍾山王時范雲謂朱光尚曰卿是天子要近人當思諫諍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當以鬼神達意後帝馬驚光尚曰先帝瞋不許數出帝大怒乃拔刀與光尚尋覓不見乃縛草作高宗形北面斬之縣首苑門上潘妃生女百日死帝斬衰絰杖群臣來吊盤地坐舉手受執級將軍席豪死於是閉城自守城內軍事一委任

王珍國而聞外鼓吹叫聲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弩幾中之士卒怨之不為致力募兵出戰至城門皆坐甲自守恐城外有伏乃燒城傍府署六門之內皆盡於西苑內相聚為市販牛馬肉及義師至便勑太官備百日糧而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等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而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板啟為防城之具帝曰擬脩殿竟不與故王珍國張稷等見不能用計懼禍及故反率兵入殿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宮閹人黃泰平以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耶直後閹張齊遂斬首送梁王宣德太后令言其兇惡追封為東昏侯法珍等伏誅初義師築長圍帝乃著五色衣服登城望賊還輒與六宮御刀在華光殿共立單壘別制鎧仗多用金玉親自攻壘詐作戰敗被瘡扶捆將去將來相對為樂

和帝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隨郡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出為西中郎將荊州刺史督九州軍事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奉帝舉兵其日太白及辰星俱見西方乙卯教纂嚴景辰以雍州刺史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戊午衍表勸進十二月乙亥群僚勸進並不許壬辰驍騎將軍夏侯亶自建鄴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將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臨億兆可且封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置僚屬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蟲兒茹法珍等不在例是日長星見竟天甲寅建牙于城南二月己巳群僚上尊號立宗廟及南北郊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皇帝即位大赦改永元三年為中興文武賜位二等是夜彗星竟天以相國左長史蕭穎胄為尚書令加雍州刺史蕭衍尚書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以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景午有司奏封庶人寶卷為涪陵侯詔不許又奏為涪陵王詔可夏四月戊辰詔凡東討眾軍及諸向義之眾普復除五年秋七月丁卯魯山城主孫樂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八月景子平西將軍陳伯之降九月己未詔假黃鉞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冬十一月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穎胄卒十二月景寅建康城平己巳宣德皇太后令以征東大將軍蕭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壬申改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乙酉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為左僕射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皇太后臨朝入居內殿壬寅

大司馬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爲守尚書令甲寅加大司馬蕭衍位相國梁公備九錫禮二月壬戌誅湘東王寶晊景戌進梁公蕭衍爵爲王三月辛丑鄱陽王寶夤奔魏誅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景辰車駕東歸至姑孰景辰遜位于梁丁巳廬陵王寶源薨四月辛酉禪詔至皇太后遜居外宮梁受命奉帝爲巴陵王宮于姑孰戊辰巴陵王殂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葬恭安陵初梁武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邑而遷帝焉以問范雲雲俛眉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頷之於是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摺焉先是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言詩句後輒云愁和帝至是其言方驗又永明中望氣者云新林婁湖青溪並有天子氣於其處大起樓苑宮觀武帝屢游幸以應之又起舊宮於青溪以弭其氣而明帝舊居東府城西延興末明帝龍飛至是梁武帝衆軍城於新林而武帝舊宅亦在征虜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妖也帽者首之所寄今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爲猥賤乎東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鹿之事東昏寫裹又作散叛髻反縛根向後百姓爭學之及東昏狂惑天下散叛矣東昏又與群小別立帽褰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橋帽向後捉而結之名曰反縛黃麗東昏與刀敕之徒親自著之皆用金寶鏤以璧璫又作著調帽鏤以金玉閈以孔翠此皆天意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鳳翔之驗也黃麗者皇離爲日而反縛之東昏致死之應也調者梁武帝至都而風俗和調先是百姓及朝士皆以方帛塡胷名曰假兩此又服袄假非正名也儲兩而假之明不得眞也東昏誅其子廢爲庶人假兩之意也

史臣曰鬱林毋居長嫡踐膺冢業彰而武皇之心不變周道故得保茲守器正位尊極既而行悖闈內作兆自宮闈雖爲害不遠而足傾社稷求璞稱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隆昌之號實亦同焉明帝越自支庶任當負荷乘機而作大致殲夷流湯行誅非云義舉事苟非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枝摒亂孤弱貽厥所授屬在凶愚用覆宗祊亦其理也夫名以行義往賢垂範備而之禪術士識之東昏以卷矣藏以終之其兆先徵蓋亦天所命矣

列傳

柳世隆　張瓌　栢崇祖　張敬兒

王敬則　陳顯達　劉懷珍　李安民

王玄載　崔思祖　劉善明　蘇侃
栢榮祖　周山圖　呂安國　周盤龍
王廣之　薛淵　戴僧靜　栢康
焦度　庚杲之　高帝十九男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也祖憑世隆少有風器伯父元景爲宋尚書令重之言於宋孝武召見帝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也宋累遷虎威將軍上庸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絕公也以沈攸之叛守郢城有功事定徵爲侍中遷尚書右僕射貞陽侯齊太祖踐祚自母憂起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進爲公帝問褚淵曰向見卿世隆毀瘠過禮使人惻然淵曰世隆至性天深喪過乎禮幸陛下在危苦中喪親居憂衣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勵風俗世隆性好書啓太祖借秘閣書上給二千卷轉尚書令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得世譽以疾遜位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贈司空班劍鼓吹葬於倪塘著龜經秘要二卷見行於世

張瓌字祖逸吳郡吳人也祖裕父永爲晉左光祿曉音律宋孝武問永太極殿前鐘聲嘶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瓌解褐江夏王太尉府參軍以遭父喪還吳初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爲吳郡守聚師三千太祖密遣瓌取遐瓌領兵直入吳郡斬遐郡內莫敢動太祖以告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吳郡太守封義成侯世祖即位爲左尚書領右軍及鬱林之廢見朝廷多難恒卧疾而居室妓妾盈房生子十餘人嘗云中應有好者梁天監中卒

栢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姓豪強石季龍時自洛陽徙彭曾祖嶷爲慕容吏部尚書祖苗自宋武征廣固率衆歸降仍家下邳官龍驤將軍父詢之宋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汝等不及也太祖在淮陰崇祖時戍朐山既受都督祗奉甚至及平沈攸之復遷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初下邳見太祖謂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太祖亦曰韓白不及太祖踐祚爲豫州刺史鎮壽春盡力奉邊建元二年虜遣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著白紗帽肩輿登城指揮大破虜軍啓至上笑曰今真得其人矣進平西將軍崇祖閑隙歸遂增給軍儀乃啓上求鼓吹上勅曰韓白何可不與遂給鼓吹一部世祖即位徵還爲五兵尚書永明元年詔稱與荀伯玉合扇邊荒誅之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禺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狗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之父醜爲蜀郡將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射猛獸發無不中 以補府將擊蠻賊累功爲南陽太守後佐太祖大破桂陽王於新亭親詐降斬休範首以功還爲雍州刺史驍騎將軍以平沈攸之封襄陽侯太祖即位爲中軍將軍太祖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妻曰我拜後府開黃閤因口自爲鼓吹聲其妻謂曰吾嘗時夢一手熱如火而君爲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身熱矣有閹人聞之以事達世祖世祖疑有異志使收之敬兒脫冠投地曰用此物誤我於是伏誅子道慶見害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母爲女巫敬則生而胞紫色謂人曰此兒必有鼓角相人笑曰得爲人吹角可矣及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年二十餘善拍張好刀劒補刀戟跳高與虎幢等宋明帝即位爲直閤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於草中遇蛇如烏豆葉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云此封侯之瑞也果如其言出補暨陽令性倜儻不羈初屠狗商販徧於三吳嘗與暨陽縣吏鬪曰我得暨陽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暨陽我亦得司徒公矣及作暨陽召吏謂曰汝何時得司徒公邪音善遇之及佐破桂陽王遂盡力於太祖太祖即位以殺蒼梧功遷安東將軍吳興太守封尋陽郡公世祖十一年累遷司空出爲會稽太守初在吳興出行市見屠肉枅歎曰吳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爲散騎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曰我昔種楊柳今若大小長曜曰北人以爲甘棠敬則從世祖嘗宴於華林群臣各出妓敬則脫章服袒髆以片絹紮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爲此對曰臣拍張故得三公而拍張當時以爲名變明帝即位爲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不悅及使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憂惶上知使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慰其父雖然愈益猜忌高宗疾篤後竟起兵反過浙江帝諸子在京者盡殺之遣將軍左興盛等討之敬則遇興盛遙告敬則曰公兒死已盡公如許作底官軍不敵欲退馬軍主胡松領馬軍突之敬則大敗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京師時年七十初敬則東起高祖疾篤朝廷倉卒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或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策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諺云檀道濟避虜也

陳顯達南彭城人宋以勞驅使與遏僕陽太守桂陽

王亥大敗賊丁豪等於杜姥宅矢中左眼拔而鏃不出
地黃村潘嫗者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
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以功封彭城侯再遷乇越中
郎將廣州刺史太祖即位為安西將軍益州刺史山
夷震服永明八年徵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
顯達性謙厚多智計有子十人誡之曰我本不及此
汝勿以富貴陵人高宗之世進位太尉鄱陽公常不
自安每自卑下及杜[illegible]等誅[illegible]慧景等軍圍馬
圈城四十日入據城[illegible]十二月[illegible]日至[illegible]
軍敗顯達走以主[illegible]而僅見[illegible]為江州
刺史鎮盆城[illegible]立[illegible]顯達[illegible]稱禍十一
月遂舉兵朝廷遣胡松[illegible]於采石大破之松軍敗
京邑震駭遂於新林[illegible]人於[illegible]二月潛軍夜
渡取石頭入宮[illegible]戰於西州顯達敗走西州
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矟[illegible]斬於籬門側血灑滿
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三諸子皆伏誅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王後也父奉伯為宋
陳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在壽陽時刺史出獵百姓
觀之懷珍獨避不視伯父[illegible]奇之曰此兒方興吾宗也
本州辟主簿自宋文以來數有軍功遷至將軍封中
宿侯太祖輔政以布衣之舊從為相國左司馬建元
初改封宜城侯而尋轉光祿大夫子靈哲字文明累

遷至前將軍兗州刺史母病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
公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靈哲覺如其言乃立愈
李安民蘭陵承人也父欽之殿中將軍隨父沒虜率
部曲自拔南歸累遷冠軍司馬廣陵太守初討晉安
王子勛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摴蒲官賭而
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
封侯相也及太祖即位為中領軍討康樂侯家園宅
事太祖雅與安民論議每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不復
復細覽也世祖即位遷尚書僕射以疾[illegible]為[illegible]
將軍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至必
先殺牛祭安民奉佛不與牛祭而設八關齋微
而牛死埋於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冢也
王玄載字彥休下邳人也建元二年為益梁二州刺
史兄為司[illegible]時為方伯封河陽侯永明四年卒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也魏中尉琰七世孫
父僧護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為都昌令隨青州
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像偶坐護之曰唐堯
聖人而與雜神為列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
堯廟重去四凶之伍也遂與除雜神太祖在淮陰
祖思聞風自從之及宋初議封太祖為梁公祖思啓
太祖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
從之太祖即位遷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因啓陳

大牛手宋孝建中為後軍參軍事太祖累遷寧國將
軍東海太守嘗從祖善彈登西樓見海鵠群翔謂左右
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
後飛去其妙如此佐命勳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遷
冠軍兗州刺史卒
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隨沈慶之有幹
局副劉勔破殷琰及吳喜討其功第一封彭澤男累以
軍功遷金紫光祿大夫領軍將軍永明八年卒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人也質直不事產
業少氣以宦功累遷左中郎將累功封兵男呼為武
原縣以從太祖破袁有功封廣興男[illegible]卒
位[illegible]汝王鎮北[illegible]上手[illegible]年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盤龍膽氣過人尤便弓馬隨軍
討[illegible]累遷龍驤將軍封晉安子建元二年
助豫州刺史拒魏大破之上聞大喜送金釵二十枚與
盤龍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阿杜轉太子左衛率
助戍胃與魏虜拒戰於淮陰角城父子二人衝突出入
榮[illegible]數萬眾[illegible]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後為光祿大夫
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
鍪中出病卒子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父征討得直閤
將軍善騎馬鬱林從其學騎後遷征虜將軍青州刺
史後為高宗所殺

王廣之字士林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有勇力初爲
馬隊主累遷左衛將軍世祖見其子珍國異之曰珍
國人堪事御司謂老蚌卒於江州刺史進應城公
薛淵河東汾陰人也宋州刺史安都從子本名道淵
避太祖偏諱改焉安都降虜而淵及皆入北太祖鎮淮
陰淵來奔委身事太祖陸昌元年封司州刺史卒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初祖飾謀
亂伏法家口徙青光僧靜自歸太祖爲北徐州刺史
從高平太守卒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而果敢宋末隨太祖及世祖
起義爲郡所執衆皆驚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
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山中與門客蕭
欣祖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兵追急康死
戰破之隨世祖起義摧鋒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其
行暴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而辟瘧無
不立愈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伯後軍將軍明年大破
魏虜爲持節都督青州刺史卒
焦度字文績南安平人也祖文珪避難奔襄居仇池
元嘉中僑立天水郡略陽縣乃屬焉度少有氣幹便
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啓度領幢
主送之後破虜有功拔爲輔國府參軍孝武見而謂
師伯曰真健物也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子勛起
兵以度爲龍驤將軍事敗逃於宮亭湖中爲賊江州
刺史王景文誘降之沈攸之事起拒攸之於郢城登
樓罵辱攸之攸之攻不能下至今呼此樓爲焦度樓
事寧後以功爲直閤將軍封東昌縣子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祖深之雍州刺史父黎司功
參軍杲之幼有孝行起家奉朝請累至王儉衛軍府
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景行汎綠
水依芙蓉何其麗也世呼儉府爲芙蓉池故緬書美
之也轉黃門侍郎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
虜使數其風姿之美王儉在坐曰杲之爲蟬冕所照
更生光彩遷左衛率上表遜讓見及章上不許杲之
從孫蘭家富於財狀白皙美頭鬚開張人皆以爲有
方伯之相凍餒之憂後江陵亂遭餓死又有都督
楮華從理入口竟不乏衣食而終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及豫章文獻王嶷謝貴
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
曅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暠陸脩容生丹陽王鏘何太妃
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鈞張淑妃生江
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二
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

建康實錄卷第十五

建康實録卷第十六　齊下　列傳

王琨　何戢　王延之　阮韜
張緒　虞玩之　劉休　謝超宗
劉祥　虞悰　蕭赤斧　劉瓛 弟璡
陸澄　張融　周顒　蕭坦之
謝瀹　徐孝嗣　沈文季 兄子昭略　王慈
陸慧曉　王融　謝朓　孔稚珪
崔慧景　丘靈鞠　檀超
齊宗室　諸王 元道 約 [illegible] 遙光 遙欣 遙昌 [illegible]　王秀之
蔡約　蕭惠基　劉繪　王奐
張沖　文惠太子四男　明帝十一男
裴叔業　陸厥　崔慰祖　祖沖之
賈淵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孔琇之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宗測
吳苞　杜京產　徐伯珍　邵榮
吳達之　樂頤之　江泌　紀僧真
茹法亮　呂文顯　魏虜

王琨琅琊人祖薈父懌以侍婢生琨初名昆侖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名琨立爲嗣少謹篤爲從伯父司徒謐愛重官至尚書初爲吏部郎不受私囑宋爲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宋順帝即位晉右光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或爲輕薄所笑

何戢字慧景廬江灊人祖尚之宋司空父偃金紫光祿大夫戢尚宋孝武山陰公主主就帝求褚淵內侍淵乃與戢同居餘終不從主意由是厚申情好累至吏部尚書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初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人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嘆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年三十六

王延之字希季琅琊　人父昇之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粲之從少靜默不交人事舉秀才累至吳郡守入爲左僕射宋祚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獨延之與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世人語曰二公

治平不送亦不迎太祖善之出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
與阮韜俱是宋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才譽湛愛之曰
韜後當爲第一延之次焉延之甚不平遷中書令轉
特進卒子綸之　至侍中
阮韜字長明陳留人也晉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裕玄孫也初宋孝武選侍中四人須有風貌王彧謝
莊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濬卒
張緒字思曼吳郡人祖茂度會稽太守父演太守中
舍人緒少知名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今世樂廣也舉
秀才袁粲言於明帝曰緒思曼有正始之風宜
爲宮職拜侍中中[illegible]齊建元元年轉中書令王儉嘗
謂人曰北部中[illegible]緒過江未有也不知陳仲弓黃
叔度能過之否初[illegible]爲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枝
條甚長狀若絲縷[illegible]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因宴翫
賞咨嗟曰此柳風流可愛似思曼少年以緒爲太
常卿國子祭酒用王延之代緒爲侍中中書令世人
以此選得人比晉朝用王[illegible]代王季琰也世祖位
爲吏部尚書初緒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
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口不言利家不蓄財不受
私囑若清淡端坐或竟日不食卒年六十八遺命作
蘆葭轜車靈座置杯水香火從弟融敬重緒事之如親
兄置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子[illegible]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人祖宗晉庫部郎父玫通直常
侍玩之少閑刀筆涉書史官至左丞上表陳府庫錢
帛器械用度虛不支月太祖輔政鎮東府朝廷致敬
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藁斷以
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三十一年矣初
拜征北行佐所買貧士未辦易之太祖善之因賜新
屐不受曰著[illegible]久弊不可捐所以不當殊賜累位
驍騎將軍黃門侍郎世俗多巧僞玩之請置校籍官
以防之年老有疾請退表曰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
即驅馳老宜休息知足不辱自知足　被命於直省
之辰効節於百揆之日忠之勿也慶隆於文明之初
攀龍方龍飛之運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
德慚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民臣亦通矣年過
六十不爲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
矣上省表許之東歸王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歸
鄉造大宅數年後卒貢外郎孔珪就儉求會稽五官
儉方與浚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人父超九真太守休初爲宋明帝
湘東常侍轉征北參軍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
能爰至鼎味問無不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帝素肥
瘃不能御內諸王妓妾懷孕者密使獻之入宮生子
乃幽其母順帝是桂陽王休範子蒼梧王亦非帝子

乃陳太妃先為李道兒妾故後蒼梧王微行每自稱曰李將軍帝憎婦人妬忌朝官妻有妬者必為鞭休妻王氏亦妬帝使人就宅鞭二十後令開小店使王氏賣掃箒皂莢以辱之休卒豫章太守

謝超宗陳郡夏人祖靈運父鳳宋元嘉中因事徙廣州超宗元嘉末方還好學有文章與惠休道人往來孝武出策秀孝格五問並得上上作殷淑儀誄孝武見歎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再出為太祖長史坐公事免自詣東府門通謝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坐曰此客必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遒出太祖對之甚懽太祖即位轉黃門侍郎在直省常醉上忽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佛出亦無奈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司馬後以怨望免官十年禁錮後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牛驚跳下車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前後言誚布在朝野及淵出水沾濕超宗又笑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用淵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粲為得免寒士以張敬兒女為子妻帝甚疑之及收下廷尉一宿鬚鬢盡白詔徙越州自盡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父敳太宰從事祥為宋巴陵王參軍少好學性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中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是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撰宋書譏斥之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初王奐為僕射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可為令僕矣著連珠詞十五首以寄懷云希世之寶違世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璧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上令御史任遐奏付廷尉徙廣州不得意縱酒而卒

虞琮字景豫會稽餘姚人父秀之黃門侍郎琮有謹行初世祖始為從事家甚貧薄琮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行必呼帝同載上甚德之昇明中為世祖中兵諮議家富奴婢無游手者雖在南土而會稽滋味無不畢至及明帝即位琮乃辭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齎廢立事示琮以琮舊臣德引參佐命琮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勠力寧假朽老臣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也衆議乃止稱疾篤求東歸轉光祿大夫卒

蕭赤斧南蘭陵人太祖從祖弟父始之冠軍參軍赤斧歷官謹慎為太祖所知太祖輔政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宮上令赤斧監送至薨乃還遷雍州刺史在官勤奉公事封南里伯永明三年卒家貧無絹為衾上聞之轉賻錢五萬材一具布百匹子穎胄字雲長

弘厚有父風起家太子舍人從太祖登石頭烽火樓賦詩稱旨和帝出荊州以穎胄爲冠軍將軍行荊州事初雍州刺史梁王起義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未決而朝廷使巴西太守劉山陽領兵三千上荊州謀穎胄謀襲雍州梁王又使王天虎等揚聲云劉山陽上并襲荊雍遂與梁王定謀斬天虎首送山陽發兵又百姓車牛往襄州山陽上就穎胄穎胄使岷山太守劉孝慶伏兵斬山陽首送梁王梁王發兵留穎胄知後事檄告京師永元三年東昏年号正月立和帝於荊州初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不敢居至是南康王寶融立爲和帝遂以爲嘉瑞殿中興元年三月遷穎胄爲中書令領吏部監八州軍事荊州刺史八月魯休烈蕭璝破汶陽至上明荊土尚振穎胄遣軍主蔡道弘上明拒璝十二月穎胄憂慮發氣卒和帝密詔梁王報穎胄凶秘不發喪始年四十及平定聞者天命之有在矣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父惠治書御史瓛初舉秀才丹陽尹袁粲坐於後堂指庭前柳樹謂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世不衰矣薦爲秘書郎太祖即位累至摠明觀祭酒會稽郡丞從學者數百人瓛姿狀纖小而名觀當朝京師士子莫不下席受業瓛性謙下不以高名自處居住檀橋有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不敢指斥呼爲清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謁之表世祖爲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爲人哉華宇豈吾宅也未徙居遇疾卒年五十六瓛有至性年四十未有婚對後娶王氏尋又出之梁天監中武帝爲立碑謚曰貞簡先生

弟璡字子璥性方軏正直初爲武陵王曅參軍曅與僚佐飲自割鵞炙璡曰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嘗與友人孔徹同舟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與同坐兄瓛嘗夜隔壁呼之璡初不應答方下床著衣行及簾外然後應之瓛怪其久璡曰向者束帶未竟恐乖禮也卒射聲校尉

陸澄字彥淵吳郡人祖劭臨海太守澄少好學行坐眠卧手不釋卷起家太學博士以評議經典遷秘書監初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勝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昔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復細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說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世稱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張融字思光吳郡人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同郡道士陸脩靖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

以奉異人仕宋為封溪令被獠賊執將殺之融神
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嘗泛海至交州
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
肉脯復何為者哉又作海賦還示顧愷之愷之曰此
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立取筆注之曰漉沙
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足也
融嘗與王儉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
不知賤兀然造化忽若草木每自歎曰不恨我不見
古人恨古人不見我善草隸書自號其能太祖尤善
之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與何戢善嘗
往詣戢為從者誤通尚書劉澄宅融入門乃曰非是
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熟視澄良久曰都不
是乃出其為異如是遷司徒從事中郎假東出世祖
問所住止曰臣陸居無屋舟居無水上問融從兄緒
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處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
笑北虜聞融名上使融往對北使李道固曰張融是
宋彭城長史張暢子否融嚬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
播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寮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
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
廷皆拭目觀之性孝義母忌月三旬皆不聽音樂司
馬竺超民嘗救其父暢之難後超民有孫微冬月遭
母喪家貧融往弔之悉脫身上衣以贈之披牛衣而

還建武四年卒
周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光祿大夫顗七世孫祖
虎頭員外散騎常侍父璵顒少為族祖朗所知府臺
言為殿中郎音辭雅麗出言不窮尤長佛理著三宗
論嘗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終日
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儉謂顒
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
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轉
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
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於官
蕭坦之南蘭陵人也父欣有勳於世祖至武進令坦
之與蕭諶同族初為殿中參軍以文惠見用累位侍
中領軍高宗廢鬱林立而始興王遙光謀反坦之自
淮南岸夜踰墻升頭著裩走歸宮城假節督眾軍討
遙光屯湘宮寺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進封公
二十餘日帝使延明主帥黃文濟領兵圍其宅誅之
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号蕭啞剛佷專執群小
畏而憎之
謝瀹字義潔陽夏人祖弘微宋太常父莊金紫光祿
大夫瀹七歲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褚淵以女
妻之初兄朏為吳興郡瀹送別朏指瀹口曰此唯宜
飲酒故建武朝專以長酣為務方得詩終瀹拜車騎

參軍以明帝廢鬱林即位宴群臣尚書令王晏等興席滿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從人王晏以爲己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及王晏初得班劒滿謂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之謂江祏曰彼上人者難爲訓對帝起禪靈寺敕滿爲碑文永泰元年卒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郯人父聿之著作郎並爲宋元兇所殺初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嫁不願有子自床投地及服藥令胎墮而更堅及生小字遺奴而挺立風儀端簡王八歲襲爵枝江縣侯尚孝武樂康公主除著作太祖建元初爲侍中王儉目之爲宰相才轉御史中丞累至吏部尚書臺閣事悉以委之王儉卒後爲五兵尚書明帝謀廢鬱林孝嗣奉旨即還家草太后令戎服隨入殿庭於袖中出太后令明帝大悅即位後加中軍大將軍定策元勳進爵爲公孝嗣性好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建元之世恭己自保朝野稱之孝嗣初在率府晝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去移公床驚起走數步壁崩壓床建武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崩受遺詔輔幼主東昏即位多失德孝嗣不敢諫之江祏見誅內懷憂懼進拜司空初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領軍隷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不能決群小返憎惡遂勸帝除之其冬被召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酒孝嗣容色不變少能飲酒飲酒至斗餘卒年四十七長子尚世祖女康公主第三子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並同見殺中興元年元年和帝詔贈孝嗣太尉

嗣子琨字君舊任梁湘東王諮議參軍有人將婦從役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慚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舊應聲曰項藉壯士猶有虞兮之歌紀信成功乃資婦人之力竟卒於官

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孝建三年文季家辟州主簿景和之難兵入圍宅文季揮刀馳馬而去收者不敢逼遂得免明帝立遷黃門侍郎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亦飲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風彩稜岸善於進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文季爲冠軍將軍督錢塘軍事文季殺攸之弟及宗族盡滅之衛景和之害也報建元初爲太子右衛率封西豐侯世祖即位轉太子詹事世祖謂文季曰南土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尤善應對能塞及彈棊塞用五子也遷中護軍以家爲府延興元年遷左僕射明帝加尚書令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方知亂乃辭以老病後與徐孝嗣見害於華林省年五十八朝野冤之和帝中興追贈司空兄子昭略至冠軍將軍與文季同召入省倒賜藥酒

昭略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
有今日即以甌投其面曰使作破面鬼死時言笑自
若年四十餘弟昭光亦見殺
王慈字伯寶琅琊人司空僧虔子年八歲外祖宋江
夏王義恭於內齋施寶物恣任所取慈乃取素琴石
硯義恭善之累位侍中以脚疾齊武帝勑聽乘車在
仗後自江左以來少此例也子觀尚世祖女吳縣長
公主慈至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有女爲江夏王鋒妃
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超
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我不及有如雞之比鳳超
宗狼狽而退永明九年卒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
至慧曉祖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
又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真仕宋爲海陵
太守慧曉清介正直不雜交遊張緒常曰此江東裴
矣樂廣舉秀才歷諸府參軍世祖輔政除尚書殿中
郎隣族來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
還始作尚書郎卿等以爲慶耶自大傅祭酒出爲武
陵王征虜將軍與劉璡行至吳璡謂人曰吾聞張融
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必應異味遂命駕往酌而飲
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慧曉後還竟陵王長
史或謂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退答曰我性惡人

無禮不欲以無禮處人又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
卿人生何用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官位以吏
部爲輔國南交州刺史何點常云陸慧曉心如照鏡遇
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
世人謂之實錄初欲用慧曉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有三子僚任倕各有美名
王融字元長琅琊人祖遠父道琰廬陵內史融少而
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秀才自晉安王參軍遷秘
書丞中書郎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
北伐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琅琊
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焉初世祖宴芳林園禊飲令融
爲曲水詩序擅世稱之後遷中書郎嘗撫心歎曰爲
爾寂寂鄧禹笑殺人及北虜動竟陵王子良板融寧
朔將軍以文藻捷速子良特相友善融躁於名位自
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素
不相識昭略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
曰余出於扶桑入於濛谷照耀天下何人不知而卿
有此問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方以類聚
物以群分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
此世祖疾篤子良侍醫藥在殿內太孫未入融乃戎
服坐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上旣
蘇召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乃去戎服坐省中歎

曰公誤我鬱林即位十數日使中丞孔稚珪奏收下
廷尉誅之年二十七文集行於世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祖述吳興太守父偉散騎
侍郎朓有美名文章絕世起家豫章王東閤祭酒累
至吏部郎善草隸長於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
無此作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
及者後江祏與弟祀及劉渢劉晏同候朓朓曰可謂
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搆而害之
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
下獄死時年三十六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
晉安太守罷歸奉道於禹井山中立館明解星文太
祖問沈攸之事言其必敗遂爲光祿大夫餉白羽扇
素隱机曰君性好古故遺古物稚珪少好學有美譽
起家太祖記室與江淹對掌辭筆初江左用晉世張
杜律二十卷稚珪刪注修改與竟陵王議務在從輕
曰仲尼有言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
求所以殺之與殺不辜寧失有罪則斷獄之職古所
難矣珪表上律文二十卷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
策試上高第便擢用之稚珪風韻疏清不樂世務居
宅營小山憑机獨酌多飲七八斗旁無雜事門庭之
內草萊不剪而多蛙鳴人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

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
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
及此晏甚有慚色永元二年起爲都官尚書珪疾東
昏屏除以床輿走乃疾甚而卒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武城人也父系之司州別駕慧
景爲國子生仕宋至寧朔將軍齊受禪封樂安侯世
祖即位進冠軍將軍東昏立遷輔國將軍初徐世標
專權慧景備員而已及東昏誅舊臣宿將不得自安
明年裴叔業以壽陽叛魏即授慧景平西將軍往壽
陽頓白下將發帝出國屏除出琅琊城送之帝戎
服坐城樓上召慧景慧景單騎進圍內纔交數言拜
辭而出既出甚喜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頓軍廣陵
城二日便濟江將衆襲京口江夏王寶玄內應之合
二鎮之衆奉寶玄向京師軍到查硎竹塘人萬副兒
善射獵投慧景說慧景曰今者路皆爲金所斷宜
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慧景從之遣人自西巖夜
下鼓叫臺軍驚散帝遣將軍左興盛率軍拒北籬
門便退走慧景引軍入樂遊苑突進北掖門長圍逼
宮東府石頭白下新亭皆奔慧景使擒興盛於淮
渚荻舫中殺之燒蘭臺府署爲戰場稱宣德太后令
廢帝爲吳王帝密召豫州刺史蕭懿軍主胡松李居
士數千人自採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

稱慶惠景使子覺將兵渡南岸合戰覺軍大敗赴淮
死覺乃馬退皆詣城降惠景乃與腹心人潛至蠏浦
爲漁人所斬以頭内鰌藍中擔送京師年六十三先
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稱丈夫粗知圍棊解文義
徧遊公卿門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方泄明帝令東
還始作婦人服歎曰有如此伎還爲老嫗豈不惜哉
此人妖也陰而欲爲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遥光顯達
惠景之應也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秘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
文舉上計爲東州辟從事累至東觀祭酒參軍掌國
史靈鞠曰人居官願還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
明二年爲驍騎不樂武弁改爲常侍性好酒及臧否
人物在沈淵坐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
曰何如我未進時也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拜軍
騎長史卒又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元興訖元熙文集
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祖弘宋瑯琊太守超少好
文學放誕任氣解褐爲西州曹掾累至國子博士自
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爲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
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天文以建元爲始
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
等傳超史功未就而卒官江淹成之撰猶不備也時
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世其序曰尚書堯典謂之
古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爲河洛金櫃

衡陽王元道度太祖長兄與太祖同受業於雷次宗
宣帝問二兒優劣次宗曰其兄外朗其弟内明皆良
璞也爲安定太守卒於宋太祖即位追封無子以太
祖第十一子鈞爲後

鈞字宣禮好學常手細字書五經一部爲一卷置之
巾箱中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有墳索何須此蠅頭
細書别藏巾箱答曰巾箱五經檢閱且易一更手寫
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之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
自此始也

始安王道生太祖次兄宋奉朝請太祖即位追封爲
王建武元年追尊爲景帝妃江氏爲景皇后立寢廟
於御道西陵曰修安子鳳寶寶即明帝

鳳字景慈宋正直郎卒追謚始安靖王改葬林鳳莊
門爲望賢門

子遥光字元暉嗣生有躄疾高宗崩遺詔輔東昏爲
侍中中書令明於吏事見東昏虐害乃與江祏兄弟
謀曰樹立弟遥欣擁兵上流死荊州遥喪傳東府遥
光見江祏遇害憂懼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門召
丹陽尹告以討劉暄爲名被東冶出囚上方取器仗

謂之尸解仙化焉還葬舊墓連理生其側世祖語歡
諸子撰歡文義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旣異而學者
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又著三教論注王弼易二繫
及孝經老子等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父庸國子助教緒幼孤躬自灌
園以供祭祀純篤好學括東西二晉爲一書紀錄志傳
一百一十卷隱居京口著五經序論常以宣尼生於
庚子日其日陳五經以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初與關
康之俱隱京口四十年不出門世號京口二隱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少文之孫少靜退家甚
貧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不起測答府云何爲謬傷海
鳥攄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柏嶷復遣書請之
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戀松雲輕
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
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
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
壁上測長子賓官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
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
送之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
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建武二年
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吳苞亦隱士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
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
七尺之屍遂亡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杜子恭玄孫父道鞠州
從事京產好恬靜專學黃老以潔淨爲心廉虛成性
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隱太平山徵爲員外
散騎常侍京產曰莊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
就年六十四卒

徐伯珍東陽人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葉及以鐵
釘畫地學書兼明道術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
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彩
世人呼爲婦人巖伯珍居之兄弟四人皆白首世呼
作四皓俱年八九十卒

武陵邵榮興八世同居建武三年明帝表其門閭

義興吳達之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力夫以營棺椁建
元三年詔表門閭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人世居南郡少性至孝養母以
厚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聞僚佐非人棄官而
去初吏部郎庾杲之常候頤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菹
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
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從事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父亮之員外郎江泌少貧
晝日則斫屧爲業夜乃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昇

屋性行仁義衣弊虱多以綿裹置壁上恐虱飢死乃
復置衣中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爲國子助教
牽車至染烏頭見一老公負步行下車載之自徒步而
歸建武中卒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因蕭惠開之言故請事太祖太
祖用爲冠軍參軍僧真嘗夢蒿艾生滿江驚覺以白太
祖太祖曰詩人採蕭蕭艾也蕭生斷流卿勿言也其
見親如此太祖初在淮陰治城得一錫趺長數尺下
有篆文莫能識之僧真曰何須辯文字久遠之物
九錫之徵也太祖在淮陰令僧真視上手跡學署之
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能辯
太祖拜中書舍人封新陽縣男上臨崩令與遺詔爲
人有雅士之風世祖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
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能及於諸權要最得寵昵
每葬開基得兩頭蛇五色明帝即位以僧真歷朝驅
使出爲廣陵內史卒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吏齊太祖
用爲冠軍府參軍世祖即位爲中書通事舍人與呂
文顯並以姦佞諂事武帝東昏立出法亮爲大司農
中書勢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
到法亮垂涕而去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並見親

幸建武永光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卒

魏虜

魏虜匈奴種也姓拓拔氏披髮左衽亦呼之爲索頭
虜魏自什翼圭始治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未始土
著立居處至佛狸破涼州黃龍徙其居民大築郭邑
截平城四角起樓女墻不施屋城又無壍南門外立
二十一閣閣內立廟四門各隨方色凡五廟二十一
間瓦屋其西立土社佛狸所居塞居等殿又立重屋
居其上太子宮在城東亦開四門妃妾住土屋婢使
千餘人織綾錦販賣逐利太官八十餘窖窖貯四五
千斛城郭繞宮悉築爲坊大者四五百家城西有祠
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丈許白幘練裙以四月四
日殺牛馬祭於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國記也佛
狸置三公太宰尚書令僕射侍中與太子決國事諸
曹軍府悉署官負皆使通知虜漢語以爲傳譯蘭臺
置中丞御史知城內事
泰始五年萬民禪位子宏自稱太上皇宏立號延興
元年至六年萬民死諡獻文皇帝故號丞明當此即
宋元徽四年也丁巳歲以太和元年宏聞齊太祖受
禪其冬使丹陽王劉昶爲太師來寇司州齊使車僧
朗使北虜虜問僧朗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促登天位
僧朗曰虞夏登庸親當其半禪魏晉匡輔貽厥子孫豈

二聖促促於天位兩賢謙謙以獨善事宜各異寧得
一揆苟曰事宜故以應物虜又問曰齊王有何功業
僧朗曰主上聖性寛仁天識弘遠大定黨襲力佐
朝三十餘年經綸夷險十五六載此功可謂極矣世
祖即位虜使李道固報聘世祖於玄武湖水步軍講
武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來疆埸無事自佛貍已
來稍漸華典平城南五十里有桑乾水定襄界世號
爲索干都土氣寒凝六月雨雪遂遷都洛仍使將少
遊窺京師宮殿楷式而去九年將議遷都十年世祖
使司徒叅軍范雲蕭琛北使宏在西郊祠天壇處以
繩相交結絡細水枝帳羅以青繒形制平圓下容百
人坐謂之爲繖一云百子帳於此下宴引朝臣及齊
使宏皆自應接甚重齊人宏謂左右曰江南多好臣
宏侍中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
無好臣百年不易主宏大慙十一年宏遣露布并遣
世祖書稱南入世祖廣爲募會世祖崩宏聞乃退師
太和十七年以月使持節安南大將軍行尚書符令
詔皇師電擊旌旗南指掃清江稷悉衛爲會友人
審知彼有人故以春秋之義聞哀寢伐爰敕有司輟
鑾上略故以往不并遣使弔齊問諱隆昌元年齊遣
使劉勃等聘宏公是歲徙都洛陽改姓元氏宏門月
高宗立非正嗣乃自率大衆分寇司徐梁豫等四州

齊建武二年春也宏入壽陽軍中有黑氈行殿坐輦
邊皆三廊揭刺有梨多白眞耽鐵騎爲群前後相接
出軍皆烏漆榻束縛以黑蝦蟆幡牛車騾駱驢等不
攻城登八公山賦詩而去宏納馮太后兄昌黎王馮
熙二女大者爲昭儀小者爲皇后生太子洵洵意不
樂思歸桑乾私置馬三千匹於河陰皇后召而執之
告宏宏怒徙洵於無鼻城河橋北二十里辱殺之遂
立大馮爲皇后立恪爲太子
四年宏大舉向南陽將破雍州以三十六軍前後相
繼衆號百萬其諸王軍各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
黑色鼓並有鞞角吹沸天地使咸陽王禧圍南陽自
新野皆陷之宏縛新野太守劉思忌問曰何不早降
忌曰寧爲南鬼不作北臣乃殺之尋破崔慧景於鄧
北兵城臨水而去宏疾崩謚孝文皇帝是年王肅在
虜爲制官宮司品秩一如中國凡有九品各有二品
初爲道人奔虜自說家被誅戮宏爲流涕乃以弟六
妹妻之即虜彭城皇也封平原公爲起宅舍
宏太子恪立號景明元年即齊永明二年也初佛貍
之朝討及胡於長安有沙人射殺虜三郎將斛浴眞
佛貍大怒悉毀浮圖殺道人將盡及元嘉南寇獲道
人以鐵籠盛之後乃感惡疾自是敬畏乃立塔寺及
宏大興佛事諸蠻種類繁多言語不一咸依山谷布

在荆湘雍郢司五州界宋世封西陽蠻侯梅或伍爲
高山侯田野山爲威山侯梅加羊爲扞山侯齊太祖
即位數爲冠皆討平之收其部落使戍汶陽汶陽本
臨淄西界二百里中水陸迂狎魚貫行水白田肥桓
玄割爲郡南接巴巫太祖置巴州以畏靜之蠻俗
衣布徒跣或椎髻或剪髮兵仗以金銀爲飾使
弩射

東夷高麗國與魏虜接界太祖建元元年進封號以
高麗王璉爲驃騎大將軍樂浪公如故三年使貢方
物璉年百餘歲乃卒隆昌元年高雲立爲高麗王樂
浪公征東大將軍其官位加長史司馬參軍之屬拜
則申一脚坐則跪行則走以爲恭敬國有銀山採爲
貨并人參貂皮重中國綵纈丈夫衣之亦重虎皮

百濟弁辰之國起晉世受蕃爵自置百濟郡在高麗
東北齊建元二年其王弁都使貢方物永明二年魏
虜征之大破百濟王弁都新羅國三韓種也

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中島上漢末以女人立爲王

南夷林邑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連九德郡秦
朝故臨邑縣也漢末稱王晉太康五年使人貢獻宋
太初元年林邑王范陽邁母初生夢天人以金藉之
光色奇異夷人謂金之精者爲揚邁若中國云紫磨
者故以名之王服天冠身披香纓絡國人凶悍
吹海螺爲角人皆倮形人死焦其舍食肉以火焚其
骨粉於水中爲之水葬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
八月女先求男賤男而貴女以婆羅門引壻握手相
付咒曰吉利吉利爲成禮色黑爲上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大海西灣中廣三千餘里有
江向西流入海先有女人爲王名柳葉爲激國人混
塡所破降爲妻而遂治其國子孫相傳晉末始通職
貢其後王姓憍陳如名闍耶跋摩晉惠帝永明二年
闍耶始因天竺道人那伽仙而遣使於中國奉表獻
金鏤龍王座像一軀白檀像一軀牙像一軀牙塔二
軀古貝二雙瑠璃蘇鉝一口瑇瑁檳榔一枚詔回紫綷
地黃碧綠綾各百匹扶南人黠惠智巧居重閣以木
柵爲城出大莙葉長八九尺編此葉以蓋作屋人民
亦爲閣居或爲大船長八九丈廣六七尺頭尾似魚
國王行乘象婦人亦然好鬭雞猪爲戲無牢獄有爭
訟者以金指鐶投沸湯中令交取之土出芭蕉甘蔗
石榴檳榔等果

蠕蠕國虜塞外雜胡也編髮左衽晉世什翼珪入塞
後蠕蠕逐水草居匈奴故伏西域土氣早寒所居穹
廬氊帳刻木記事無文字宋世常言南方姓名齊者
當爲天子宋順帝昇明二年太祖輒遣王洪範使
剋期共伐魏虜其相國刑基祗羅回表言京房讖云

卯金十六草肅應王建元二年八月蠕蠕發四十萬南侵平城七八里於燕然山縱獵而出後一年三年頻獻獅皮永明元年王洪範始還京師經途三萬餘里後十年爲丁零胡所攻蠕蠕南徙

河南國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涼州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爲貲一謂之貲虜鮮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渾與廆分爭子孫領其部落以吐渾爲氏在益州西北亘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城都千餘里大戎有四一在青水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賀川初逐水草後稍爲宮室初始受爵命河南吐谷渾拾寅爲持節車騎大將軍秦河二州刺史齊太祖建元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卒子易度侯爲河南王卒世子休留殘爲河南王齊使丘冠先至河南拜受爲休留殘推墜深谷殺之丘冠先字玄通吳興人晉吏部郎傑六世孫也王楊氏符玄同出洛陽漢世居仇池建安中有百頃玄王晉代有楊茂搜宋令裴方明伐玄剋仇池王楊文德加武都王蕪仇池公太祖即位詔又封之

宕昌羌西羌種也各有酋豪領部落在汧隴間宋末宕冒王梁彌機爲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建元元年太祖進號鎮西將軍卒子孫爲宕昌王使求雜書帝以五經集論等賜之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國中以爲之貨

建康實錄卷第十六

建康實錄卷第十七

高祖武皇帝　　梁帝紀上

高祖武皇帝姓蕭名衍字叔達小字練兒蘭陵中都人漢相國何之後而與齊朝同承淮陰令整整生皇高祖鎋位濟陰太守鎋生皇曾祖副子位州治中從事副子生皇祖道賜位南臺治書侍御道賜生皇考順之字文緯齊高祖族弟參預佐命封臨湘侯累至領軍將軍丹陽內史高祖以宋大明元年甲辰歲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初皇妣張氏常夢抱日已而有孕乃生帝帝生有奇異之光兩骻駢骨狀貌殊特頂上隆起日角龍顏重嶽虎顧舌文爲八字頂有浮光身映日無影爲兒童能蹈空而行有文在左手曰武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流輩咸推許焉所居宅常若有雲氣人有過者體輒肅然起家巴陵王參軍遷衛軍王儉府東閤祭酒王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之士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爲八友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高祖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隋王諮議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潰有一老人謂曰君龍行虎步貴不可言天下將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以申

考艱去職齊明帝輔政爲寧朔將軍鎮壽春服闋拜黃門侍郎入直殿省與蕭諶等定策封建陽侯建武二年虜寇司州以高祖爲冠軍討之進戰魏軍棄圍走遷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頃之出鎮石頭四年敗魏軍於雍州進使持節雍梁南北秦四州軍事雍州刺史其月齊明帝崩及東昏侯立而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使分日帖勑世所謂六貴高祖聞之謂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況此六貴也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兒豊勇之等八人號爲八要及舍人王晅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王命權行國憲今有六貴而何得理嫌隙若成方將誅滅當今避難唯有此地但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然諸弟在都恐不離患須與益州圖之時高祖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雍州事使弘策詣郡陳計於懿云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今六貴爭權人握邦憲制王畫勑各欲專威始安將爲趙倫形迹已見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徐孝嗣才稱枯石聽人穿鼻幸圖身計不可後人智者見機無待終日懿聞色變心不之許是歲高祖到襄陽潛造器械伐竹木於檀溪密爲舟裝之備所住齋常有五色氣迴轉狀若蟠龍其上紫雲騰

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永元二年冬懿被害信至
高祖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別駕柳慶遠功曹
史吉等謀之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之廳事謂曰
武王會孟津皆曰紂可伐今昏虐暴主誅戮朝賢生
民塗炭卿等同心嫉惡共興義舉良在茲日是日建
牙於軍門收拾甲士三萬餘人馬一千匹船三百艘高
祖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乃
使行人封空函以疑劉山陽而定荊土引荊州軍下
河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南康王寶融為
相國以高祖為征東大將軍封公給鼓吹一部戊甲
高祖發襄陽留弟偉守城總州府事錄事郎藏知韓
遷發機京師命長史王茂與景陵太守曹景宗為前
將軍出漢口輕兵泝江逼郢城大破刺史張冲軍於
石橋追斬於九里亭高祖築漢口城以守時張冲軍
復以長史程茂為主己巳南康王寶融即帝位於江
陵改永元二年為中興元年遂廢東昏為涪陵王以
高祖為左僕射假黃鉞西臺置百官司馬七月襲破
上流征鎮相繼歸款八月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
胄棄姑孰奔歸東昏又使屯破墩高祖悉大軍據姑
孰使曹景宗蕭潁達領馬步進屯江寧東昏征虜將
軍李居士率馬步逆戰擊破之進與新亭城主江道
林失戰於路生擒之而次新林使王茂進據越城曹

景宗據皂莢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屯籬門李
居士收散軍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
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石頭軍主
朱僧勇率水軍二千歸義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
國率胡虎牙等列陣於航南大路珍國決死戰大敗
投淮死者與航等追兵乘之以濟諸軍相望又潰追
至宣陽門東府石頭白下等諸軍並降壬午高祖鎮
石頭命衆軍圍城十一月東昏悉燒門內驅逼營署
官府並入城有衆二十萬高祖築長圍遏之十二月
丙寅旦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首
送高祖遣使曉喻南徐兗及四方屯戍悉降乃分遣
宗黨鎮守而使吕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嬖妾庶兇
黨王咺之已下四十八人並誅之宣德皇后下令追
廢涪陵王為東昏侯依漢海昏故事授高祖中書監
揚徐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
建安公食邑萬戶給班劍四十人假黃鉞依晉武陵
王司馬遵承制故事己卯高祖入屯閱武堂下令曰
皇家不造遘此昏凶禍延動植虐被人鬼社稷之危
幾於累卵吾身藉皇宗曲荷先顧受任疆推飆萬
里投袂受戈克殄多難凡厥負釁咸與惟新可大赦
天下唯王咺之已下四十八人不在原例又下令曰
一切淫刑濫罰賦役並原放八 明昏遣運大道公行

思治之秖來蘇茲日
二年正月齊和帝自江陵遣侍中席闡文兼黃門侍
郎樂法才慰勞京邑追贈高祖皇祖散騎常侍皇考
侍中戊申宣德皇后臨軒入內殿大司馬承制百寮
致敬如前詔進高祖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加前後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掾屬各四
人尋進相國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
遊冠位在王公之上加相國綠綟綬任總百司高祖固
辭二月府寮勸進是日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
於都街乙丑南兗隊主陳文興於城內鑿井得玉鏤騏
驎金璧水精環各二枚又鳳皇見建康縣桐下里宣
德皇后稱美符瑞歸于相國府丙寅詔梁國初建可
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高祖上表曰臣聞以
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
世窮達惟期而風流遂行馳騖成俗媒孽誇衒利盡
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磨轂擊豈直暮夜露晃不遑
寒暑兼乃戰纖枝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
古始請自今選曹精加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屨無爽
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閭立格甲
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豈所以弘獎風流
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詔依表施行丙戌詔
進梁公爵爲王以豫州南譙益梁國并前二十郡帝

固辭有詔斷表相國左長史王瑩等率百寮敬請正
月辛卯延陵縣華陽邏主戴車牒稱去十二月乙酉
甘露降茅山彌蔓數里正月己酉邏將潘道蓋於山
石穴中得毛龜一二月辛酉邏將徐靈符又於山東
見白麞丙寅平旦山上雲霧四合須臾有玄黃色狀
如龍形長十餘丈乍隱乍見久乃西北昇天壽張縣
見騏驎一物己未夜郢城有一物如獸毛白而長鬣
樹而泣若將別者因投城外黃鶴磯水中庚申郢州
降梁梁王曰何意罪蒙電寄號曰明公試思禦六
寧不吠堯王以爲知言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
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
毛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
命進號依舊儀丙辰齊帝禪位于梁王王即位於南郊
依唐虞晉宋故事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下令令歸別
宮壬戌齊帝使持節兼太保尚書令汝南縣開
國侯亮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王其陟元后君臨
萬方式傳洪業以答上天之休命高祖抗表陳讓
是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臺侍中
臣雲等一百一十七人並上表勸高祖高祖謙讓不
受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事並明著
群臣等固請乃從之是四月丙寅高祖即位南郊設
壇柴燎告類于天禮畢備法駕還建康宮太極

大赦天下改元中興二年爲
天監元年壬午封齊帝爲巴陵王全食一郡一依齊
典行齊正朔降宣德太后爲齊文帝妃后王氏爲巴
陵王妃詔降前代王公封爵悉皆除省唯宋汝南王
不在除例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張氏
爲獻皇后妃郗氏爲德皇后謚兄懿爲長沙王詔封
文武各有差以弟宏爲臨川王揚州刺史弟秀爲安
城王弟偉爲建安王弟恢爲鄱陽王弟憺爲始安王
詔後宮樂府一切放還戊己巳陵王薨於姑孰謚爲
和[illegible]一依宋順帝故事詔分遣內侍周省四方觀
政舉淪滯求遺隱問百[illegible]赦天下有[illegible]許人贖 [illegible]
論復蘭陵武進縣依前漢豐沛之制乃立公車府謗木肺
石傍各置一函詔有諫議投謗木函五月江州刺史
陳伯之舉兵反使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討平
之伯之奔魏丁未詔中書監等八人参定律令林邑
國干陁利國各遣使貢方物十二月乙未立小廟甲
子立皇子統爲太子是歲旱米一斗五千文人多餓
死立長干寺 [illegible]

[illegible]

天監二年四月己卯尚書[illegible]删定法度上梁律二十卷
令四十卷扶南龜茲中天竺國各遣使貢方物交州
進鸚鵡能歌不納置法王寺北去縣二十里 [illegible]
[illegible]置永建寺[illegible]
去縣六十里李師利建造置佛窟寺北去縣三十里
僧明慶造此寺拓山巖殊稱形勝遂因佛窟而名置
永修觀東南去縣五十里五月六日武皇帝造壬
觀六年爲數不過五人乃併入縣內

三年天下多疾疫
四年正月癸卯詔自今九流常選年未滿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五月建康縣定陰里生嘉禾一莖十二穗六月立孔子廟十月大舉北伐十二月天清朗西南有電光聞雷聲者三歲大穰穀一斛三十文置敬業寺禮部侍郎盧法衍造
五年正月丙午廬陵高昌之仁山獲銅劍二始豐獲八目龜一置淨居寺在去縣六十二里穎州刺史劉威造
六年詔隱淪之士皆令自陳三月有象入京師四月置左右驍衛左右游擊將軍七月甲子太白晝見丙寅置桂州八月戊辰大風折木京師大水七月入御道七尺乙亥改閱武堂爲德陽堂聽訟堂爲儀賢堂置光宅寺西去縣十里武帝捨宅造寺未成於小莊嚴寺造無量寺像長一丈八尺及鑄銅不足帝又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送銅未至像處已見銅車到鑪所於是就冶一灌便足在後臺司銅至方知向來送銅靈感所致及開摸像以成丈九而相好不差又有大錢二枚見衣條上竟不消鑠其年九月欲移像還寺未移前夜中估客每夜輒聞大橋上數百人修道路往視不見人俄而像度光彩煙燦觀者莫不歸心又東都記去秘書省內著作院後有梁武帝及名臣沈約范雲周捨已下三公數十人銅像初梁武帝登極乃立私宅爲寺寺內有此像後長慶中李[illegible]爲[illegible]堂採木佛像載至東都置於省內置明慶寺後閣舍人王雲明造去縣十八里寺內有泉水清澈陳梁已前嘗取供御愈疾奇效太子舍人陳昭之文
七年夏四月乙卯太子納妃赦大辟已下罪五月己亥詔復置宗正太僕大匠鴻臚等卿又增太府太舟光爲十二卿六月辛酉復建修二陵周迴五里改陵監爲陵令七月壬辰置童子奉車郎置法王寺在縣北二十里沙門僧[illegible]之[illegible]百又有[illegible]寺三大[illegible]曰[illegible]望[illegible]陵城在日[illegible]之湊蓋二百里前瀾州畢[illegible]因行屢城造於山溪懷上[illegible]爲銘
八年正月詔能通一經始末無差許以敘錄
九年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南岸起後渚籬門連于三橋三月己丑輿駕幸國子學親臨講席賜祭酒已下帛有差四月丁巳還[illegible]五部令史革用士流是歲置本業寺西去縣五十里比丘淨潔造在蔣山里
十年春正月親祠南郊六月異蓮一莖三花生樂遊苑九月丙申天西北隆隆有聲赤氣下至地冬十二月山車見於臨城縣庚辰馬仙琕大破魏軍斬馘十萬復剋朐城是歲初作宮城門三重及開二道置

解脫寺在縣西南六里武帝爲[illegible]起大清[illegible]
十一年二月新昌濟陽二郡野蠶成繭[illegible]
太妃王氏薨
十二年正月詔掩骼埋胔辛巳新作太極殿改爲十
三間六月己巳太廟增基九尺庚子太極殿成
十三年二月丁亥輿駕親耕籍田孝悌力田賜爵一
級老人星見乙亥立皇子綸爲邵陵王繹爲湘東王
紀爲武陵王八月作浮山堰時都下訛言有鬼取
人肝肺以祠天狗百姓大懼置[illegible]寺去縣西北十
八里爲賢志造
十四年正月乙巳朔[illegible]大赦天下賜爲父後者
爵一級王公已下有差[illegible]遠近上慶禮
十五年詔以兵騶奴婢六十者皆免爲庶人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詔[illegible]勿收今年三
月調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及優蠲[illegible]
理冤獄并振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二月辛亥耕[illegible]
甲寅赦罪人三月景子[illegible]不得以[illegible]爲[illegible]公
家織官紋錦飾並斷[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爲[illegible]
有乖仁恕於是祈告天地宗廟以[illegible]
合識者廟牲悉皆代以麪其山川諸祀則不[illegible]以宗
廟去牲則爲不復血食[illegible]公卿異議朝野[illegible]宗
從冬十月宗廟薦羞始用蔬果

十七年春二月癸巳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寅大
赦三月景寅改建安郡王偉爲南平王
十八年四月丁巳大赦天下七月甲申老人星見
惠日寺 [illegible] 乃惠日之名於此矣
十九年春正月改天監爲
普通元年大赦天下丙子日有蝕之扶南高麗遣使
貢獻二月丹滑國貢獻四月河南國貢獻七月江淮
海三吳並溢九月乙亥夜有日見于東方光爛如火
是歲魏明帝正光元年也置大愛敬寺西南去縣十
八里武帝爲太祖文皇帝造大通四年又造一丈六
尺旃檀像量之剩二尺成文八形次衣文及手足更
重量又剩一尺五分至大通五年寺主僧洽重量又
剩七寸即是長二丈矣大同四年移入大殿勅主書
吳文龍更量又剩五寸凡五度量即長二丈七寸豈
非精誠所感耶置永明寺西北去縣五十里 [illegible]
大唐武德二年廢上元二年五月奉勅重造 置果願尼寺西南去縣五十里東陽
太守王均造須陀寺去縣十七里
二年春正月辛巳祠南郊詔置獨孤園以恤孤幼民
子大赦二月辛丑祠明堂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

辰詔曰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因徙籍田於東郊外千
五里五月己卯琳琅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餘間八月
丁亥始平郡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
十二丈十二月百濟新羅遣使貢獻以百濟王餘隆
為寧東大將軍
三年五月詔公卿百寮各上封事連表郡國舉賢良
方正直言之士八月甲子婆利白題國遣使貢獻十
一月造猛信尼寺西北去縣五十里後閣主書高僧
猛造在鍾山西北梁紹太二年慶上元二年敕令重
造福靜寺西北去縣六里定懺義造
四年十二月給事三千雲議錢鉞狼牙脩國遣使 [illegible]
貢獻
五年六月乙酉龍鬬于曲阿陵西行至建陵所過樹
木皆折地開數十丈征北將軍元樹率衆侵魏置衆
造寺西南去縣五十里後閣舍人吳慶之造置寺費
尼寺在縣東七里德貴妃造其舉宇房廊剎置奇絕
元帝撰為寺碑
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來降封始興
郡王
七年正月詔在位郡縣各舉所知凡是清廉咸使聞
奏十一月河南高麗林邑滑國並遣使貢獻
八年正月甲戌大赦改

大通元年辛未祀南郊詔流亡者復其宅業蠲役五
年尤貧者勿令出今年三調孝弟力田賜爵一級帝
創同泰寺在宮後別開一門名大通門對寺之南
門取返語以協同泰為名帝晨夕講議多遊此門寺
在縣東六里 [illegible]
帝初幸寺捨身改普通八年為大通元
年五月丙寅成景儁克臨潼竹邑十一月庚戌魏東豫
州刺史元慶和降十一月丁卯蕭淵藻為都督鎮渦口侵魏
是歲林邑師子高麗等國各遣使貢獻置國居是寺
北去縣四十三里大通四年舍人朱顯造 [illegible]
二年二月築寒山堰四月戊戌魏爾朱榮殺其
胡太后臨朝時魏大亂魏二王北海臨淮汝南等並
割地來奔又郢州北青州南荊州皆以地來降十月
帝以魏北海王元顥為魏主令東宮直閣將軍陳慶
之率兵以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鄧獻以地降
三年十月改中大通元年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
夏四月癸巳陳慶之扶魏梁城進屠考城擒魏濟陰
王暉業五月又進克虎牢魏莊帝出居河北元顥入
洛陽僭號建元元年稱建武皇帝六月都下疫甚帝
於重雲殿為萬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九月辛

同泰寺設四部無㝵大會上釋服御法衣行清淨大
捨以便省爲房用素床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
陞法座爲大衆講涅槃經癸卯群臣以錢億萬奉贖
皇帝衆僧默許乙酉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宮三
請乃許帝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十月己酉又大會
設四部道俗五萬餘人會畢帝御金輅還宮御太極
殿大赦十一月盤盤蠕蠕國並遣使朝貢置禪巖寺
西北去縣三十五里大通元年蕭祛之造貞觀六年
廢上元二年勅重造
二年四月癸丑幸同泰寺六月林邑扶南遣使貢獻
八月幸德陽堂
三年四月己巳太子統薨謚曰昭明六月癸丑立昭
明太子子歡譽並爲郡王是月丹丹國使貢獻七月
乙亥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大赦賜爲父後者爵一
級及思孝文武清勤並如之王侯宗族有服屬者
並賜湯沐食邑九月狼牙脩國遣使貢獻是歲吳興
生野稻飢者賴焉十一月幸同泰寺講般若經十二
月魏勃海王高歡舉兵於信都別奉渤海太守元朗
爲天子改元號中興其年二月爾朱降等已立獻文
孫廣陵王元恭於洛陽改元曰普泰
四年二月封諸王嫡子爲王庚子皇子邵陵王綸有
罪免爲庶人是日高歡平爾朱氏廢元恭以酖殺之
謚曰節閔年三十五又中興王元朗自以疏屬遜位
別邸高歡立孝文孫平陽王脩於洛陽改元永興又
改永熙七月甲辰星殞如雨十月侍中領國子博士
蕭子顯表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生十人專通上所
釋孝經義十二月高麗遣使朝貢是歲魏相高歡以
廿年孝武帝元脩爲后
五年正月辛卯祠南郊忽聞異香三陵風至及行事
奏樂迎拜拜畢有神光圓照壇上五色食頃乃滅
戊申京師地震己酉長星見五月戊子京師大水御
道通船汲南皮斯盤盤並遣使朝貢置法苑寺北去縣
五十里
六年二月親耕籍田大賜孝悌力田三月百濟遣使
貢方物四月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率衆北侵魏
閏八月魏孝武帝西入關長安以宇文泰爲長
孝武又與文泰不平至十一月遇酖崩泰立孝文孫
南陽王寶炬爲文帝初魏孝武入關高歡立孝文曾孫
清河王亶世子善見都鄴改元天平號東魏魏於是
始分爲兩十二月西南有雷聲止地
七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
大同元年高麗丹滑波斯等國朝貢壬戌上幸同泰
寺鑄銀像十月黃塵如雪十二月北梁州刺史蘭欽
攻漢中魏梁州刺史元羅降是歲西魏文皇帝大統

元年置頭陀寺東北去縣二十二里案寺記舍人王與造其寺在蔣山頂第一峯殿後有東井航江淮水通隋亂水增減非常靈異傳世仙萬福尼寺北去縣十八里吳僧暢造本願尼寺湘州刺史蕭環造巖栖觀去縣東南六十里貞觀六年併入洞玄觀

二年正月詔求讜言及令文武官舉士十一月乙亥詔大舉兵北侵魏壬午幸同泰寺設無㝵大齋十一月雨塵如雪攬之盈掬乙亥大兵班師都下地生白毛長二尺壬午魏遣使來和詔許之置慈恩寺東南去縣二十五里邵陵王綸造普光寺東南去縣八十里安豐縣令張延造化成寺東北去縣七十里江寧縣令陶道宗造福興寺東北去縣一百里朱平造善業尼寺東北去縣五十里蕭恪造寒林寺西北去縣三十五里常侍陳景造

三年四月辛丑夜朱雀門災壬寅大雨似黃色七月東魏遣人來聘閏九月使散騎常侍張皐報聘東魏冬地大震年飢置一乘寺西北去縣六里邵陵王綸造在丹陽縣之左隅鄴舊開東門門對寺梁末賊起遂延燒至陳尚書令江總捨書堂于寺今之堂是也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就視即平世咸異之乃名凹凸寺置王消觀西北去縣五十八里南康令嚴哲造

四年三月河南蠕蠕國朝貢東魏人來聘七月散騎常侍劉孝儀聘東魏八月甲辰詔淮南十二州飢饉逋租宿債勿收九月閱武於樂遊苑十二月國子助教黃侃表上禮記疏義五十卷置洞靈觀在縣南四十里陳宣遠所造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禮大赦官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今南北郊籍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二郊請用素輦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將軍及太僕詔付尚書博議施行改素輦為大同輦八月扶南獻生犀十一月魏人來聘遣侍中柳豹聘之是時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飼天狗大小相驚日昳閉門持刀杖數月乃止

六年二月己亥耕藉田五月乙卯河南王遣使獻馬及方物求經論十四條并請制所定涅槃經般若金光明經講疏一百三卷七月東魏人來聘九月始興太守獻嘉禾一莖十七穗

七年二月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宕昌蠕蠕各遣使貢物百濟王求涅槃經疏及醫工畫師毛詩博士並許之

八年正月安城郡劉敬躬反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參軍討平擒送都下斬之十一月丙子詔所在役女丁罷之是歲交州賊李賁攻刺史蕭諮奔越州

九年正月丙申地震生毛置江潭苑去縣二十里
十年春李賁稱號交趾置百官改天德元年三月甲
午幸蘭陵庚子謁建陵陵上有紫雲覆久而乃散帝
望陵流涕所沾草木變色陵旁先有枯泉是時流水
香潔辛丑帝哭於脩陵又於皇基寺設法會賜蘭陵
老少位各一階所經縣邑皆令年租調因賦還舊鄉
詩己酉幸京口登北固樓因改爲北顧又幸迴賓亭
宴帝鄉故老及迎候者數千人各賜錢二千文五月辛
州刺史盧子雄兄弟被誅乃舉兵反廣州刺史蕭映
討平之十一月大雪三尺
十一年正月震華林園光嚴殿帝自貶拜謝上天卑
刻乃止置履道寺西北去縣二十五里
置渴寒寺西北去縣二十五里
十二年正月改年爲
中大同元年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
鬪隧中其一被傷奔走又青蟲食陵樹葉俱盡癸
交州刺史楊瞟剋交阯嘉寧城李賁走入屈獠洞交
州平三月庚戌幸同泰寺講三慧經乃捨身爲奴四
月皇太子已下群臣出錢億萬奉贖是夜同泰寺爲
天火所燒略盡六月辛巳天有聲如雷及風水相薄
之音七月甲子詔今已後有犯罪非大逆及殺父母
已下並勿坐丙寅詔通用足陌錢甲午渴盤陁國貢
方物
二年正月改
太清元年北齊高歡薨二月白虹貫日庚辰東魏司
徒濮陽王侯景率河南十三州地歸降使行臺丁和
奉表帝許之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
承制如鄧禹故事甲辰以司州刺史羊鴉仁栢和等
率兵應接侯景乙巳帝幸光嚴殿講三慧經又捨身
群臣以億萬奉贖僧眾默許百辟詣鳳莊門上表請
帝帝三答書稱頓首丁亥服袞冕還宮幸太極殿如
初即位之禮是日馬出太子獻寶馬頌六月以雍
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總督緣邊初附之州
以大將軍侯景爲錄尚書十一月寘至寒山爲後魏
慕容紹宗大敗之蕭明被執置幽巖寺北去縣四十
里永康公主造
立儀香尼寺西北去縣五十里宮獲造
二年正月朔兩月相承如鈎見西方詔大臣各舉所
知己亥交州刺史楊瞟司馬陳霸先破屈獠洞斬李
賁傳首京師六月天裂於西北長十丈闊二丈光出
若電聲動如雷七月使常侍謝珽於東魏結和八月
侯景敗歸自壽陽舉兵反十月攻下馬頭破歷陽自
採石臨江詔邵陵王綸討景景自橫江渡于採石李

亥至京師十一月邵陵王入援京師乙酉戰于玄武湖東而保愛敬寺爲賊所破十二月戊申天西北裂有光如火時柳仲禮等入援京師以仲禮爲都督買靈隱寺西北去縣五十里見待公所造

三年三月丁巳侯景破仲禮于青塘十二年火守心乙酉太白晝見三月乙卯景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己巳景自矯詔爲大丞相四月乙酉高祖以所求不供以憂憤寢疾五月丙辰帝幽餓而崩于淨居殿年八十六辛巳遷大行皇帝於太極殿冬十一月追尊爲武皇帝廟號高祖乙卯葬于脩陵高祖自初捨身後或書經坐禪盡日不食又於元光殿坐師子座講金字經文於正明殿施素床瓦器以用性純孝年六歲獻皇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過成人及文皇帝崩初爲齊王諮議在荊州聞問便投地絕漿及居宸揺手不釋卷常至於夜燈燭不絕先著孝經義周易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毛詩問答尚書大義中庸講論老子疏凡二百餘卷並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并撰吉凶軍賓嘉五禮凡一千餘卷又製涅槃大明三淨等經義疏數百卷又撰通史聘讚序凡六百卷天性欽敏下筆成章又著文集一百卷又撰金策三十卷明諸醫問卜筮陰陽律候並決之善隸書解騎射弓馬莫不奇妙衣服儉素冬衣不綿一冠二年一被三年年五十九即斷房室六宮無錦繡之飾不飲酒不聽音樂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鼓扇玄風興重儒術素然不能息末敦本斲雕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留連釋老侯景立皇太子綱爲簡文帝

太宗簡文皇帝

簡文帝字世讚名綱武帝太子太清三年五月武帝崩侯景立帝改元

大寶元年二年八月景廢帝立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送詔令帝爲之帝書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嗚咽不能自止賊衆皆爲掩泣十一月帝遇害謚簡文帝廟號太宗二年四十九豫章王棟即位其年十一月景又廢棟自稱漢帝（昭明太子[illegible]）六月征南將軍陳霸先發南康下頓西昌時湘東王繹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下討侯景師次湓城陳霸先率杜僧明侯安都等甲兵三萬將往會焉先遣長史沈袞奉表江陵勸湘東王進位十一月王授霸先都督東陽新安會稽臨淮永嘉五郡軍事平東將軍揚州刺史

三年正月發僧辯等諸軍自湓城與霸先會于白茅津共登洲立壇刑牲歃血盟約同心併力進討

詞理悲切泣下沾衣詔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今上御名)造姦惡違背恩義掠我國家毒害生民移毀宗廟我高祖聰明睿聖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五十餘年侯景以窮見歸撫之如子敢我高祖於景何薄百姓於景何辜而景肆長戟以凌蹙朝廷騁鋸牙而殘害百類皇枝襁褓之上皆窮刀俎豈有人臣忍聞此痛臣僧辯霸先荷湘東王泣血之寄摩足之恩抽腸瀝膽誓誅姦逆雪天地之怨恥報君父之仇饒同心叶味罔有違戾若一賊負明靈殛之三月大軍進姑孰先鋒次蔡洲侯景登石頭望官軍之盛不悅密謂左右曰彼軍上有紫氣不可當也乃使盧暉略守石頭自於石城北築數壘而據高嶺以拒霸先霸先於石城西北連營立柵至落星山左右俱進霸先謂軍吏曰善用兵者如常山蛇令其救首尾困而無暇於是不日平定侯景矣陳霸先進屯京口(案考書云王僧辯破侯景壘之走也郭元建奔廣陵以鎮致謂侯景子鑒奔青江說元建何其曹宗氏豈能相右邪遂與江淮夫降士考青徐鎮軍辛術來援廣陵霸先將欲往廣陵納軍至歐陽聞元建已叛其青徐遠還軍京口)

世祖孝元皇帝

元帝諱繹武帝子先封湘東王荊州刺史大寶二年即位於江陵改號承聖元年以陳霸先為司空南徐州刺史岳陽王蕭詧引西魏軍寇江陵三年十月西魏將于謹圍江陵十一月城陷帝為魏人所殺年四

敬皇帝

敬皇帝諱方智元帝第九子先封晉安王江州刺史霸先僧辯以承聖三年十二月迎入建康即位改元紹泰元年是月蕭詧立於江陵號太安元年稱後梁五月北齊送蕭懿第五子貞陽侯淵歸主梁嗣七月僧辯納之立為帝以敬帝為太子霸先聞之遣使四諫不從霸先憤恚謂所親曰武皇盤石之宗遠布四海至於剋雪讎恥寧濟艱難唯孝元而已功業茂盛前代未聞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聲猶在耳語未絕音豈期一旦便有異圖嗣主武皇之孫元帝之子海內歸心天下宅心竟有何辜坐致廢黜遠求夷狄假立非次觀其此情亦可知矣乃密與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謀及水陸俱進襲王僧辯使周文育率勇士夜至石頭北踰垣而入霸先自引軍入南門左右告僧辯外有軍僧辯驚起未及召軍主而周文育與僧辯子顗戰於庭霸先攻南門而入僧辯大敗窘急登城南樓霸先因風縱火僧辯就擒縊而斬之遂廢貞陽侯而復方智為帝改紹泰元年進霸先都督中外軍事車騎大將軍揚州牧司空如故班劍鼓吹時義興太守韋載震州刺史杜龕等聞僧辯之誅遂舉兵反於吳興霸先自往討之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

霸先不在密招北齊舉兵乘虛渡江掩至闕下侯安
都拒之乃據石頭霸先聞之卷甲還都十一月北齊
遣兵五千渡江據姑孰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劉士
榮等及淮州刺史柳達摩以兵一萬於湖墅以米三
萬石馬千匹潛渡據石頭霸先命侯安都水軍夜襲
湖墅燒齊船舫令周鐵虎率舟師斷齊運輸霸先自
領精騎出西明門以襲齊軍十二月盡命衆軍分部
對冶城以舩渡兵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拒淮據之
霸先督衆軍疾戰縱火燒柵煙塵漲天齊人敗走徐
侯安都水軍追破嗣徽嗣徽單舸走達摩等合衆
入保石頭霸先於石頭東南北岸絕其汲路又堙塞城
東門城中諸井無水水一合貿米一勝米一勝貿絹
一匹或炒米而食之達摩謂其衆曰我在此聞諸言
云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黃昔侯景着青色已倒於
此今吾徒衣黃豈不是謡言驗乎庚辰達摩請和霸
先偽許之與城外盟約任其將士南北辛酉霸先陳
兵石頭南門北齊人北歸及至皆殺之
二年三月齊將蕭軌東方老裴英洛州刺史李希光
并任約徐嗣徽衆十萬出柵口向梁山頓軍蕪湖
五月丙申齊軍至秣陵故城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
徐度頓馬牧霸先自率宗室王侯朝臣等立壇於大司
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

涕泗交流士卒觀者益知齊自勇壬寅齊軍於秣陵東
路淮上橋引兵度自方山進及倪塘游騎至臺城下震
恐霸先潛以兵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軍行臺趙彥深
於瓜步獲其舟粟之輜重是日天子總羽林禁兵頓
長干寺六月甲辰齊兵度鍾山龍尾據幕府山霸先
又遣錢明水軍出江乘斷齊人運糧齊人大飢殺馬
以食之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將屯北郊壇霸
先引軍自覆舟山東移於郊南與齊人對陣其夜大
雨雷電暴風拔木平地水深一丈餘齊軍日夜坐立
泥中懸鬲而爨足指皆爛而城中及潮溝北水退路
乾官軍常得乾地時食盡霸先慢軍人皆給麥餅兵
士甚飢會陳蒨自東陽送米二千石鴨千頭霸先乃
炊飯煑鴨誓軍士一戰乃親之及旦身討衆擐甲數
寄單自率麾下於幕府山南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
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斷其後齊師大潰
相藉死者不可勝計生執徐嗣徽斬之以徇追奔至
江乘攝山臨沂執東方老裴英李希光王僧智等四
十六人其餘軍士得竄至江者自拔能縛筏以濟中
流筏溺死者不知幾極流屍至京口翳水彌岸唯
任約王僧愔獲免丁巳霸先出南州燒賊船乙未斬
徐嗣產傅野豬于建康市誅齊將等於城下改元
太平元年秋九月天子進霸先位丞相錄尚書事揚

州刺史義興郡公
二年正月又加霸先班劍三十人置丞相別揭霸先
房從悉追贈之二月廣州刺史蕭勃反泝江而下南
江州刺史余須以兵應之霸先令周文育討平之八
月甲午進霸先位太傅加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贊拜不名給前後羽葆置皂輪九月進揔百揆封十
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侯王
上陳國置官屬一依舊式十月進爵爲王加冕旒建
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
頭雲罕舞八佾設鍾簴宮懸陳王妃依齊宗故事辛
未敬帝禪位於陳王乃命太尉王通兼王瑒奉皇
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敬帝遜位別
宮霸先三讓群臣固請以太平二年十月乙亥霸先
設壇于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禮畢輿駕還原
宮臨太極殿大赦改永定元年奉帝爲江陰王行梁
正朔服色一依前典
史臣曰唐鄭國公魏徵曰梁太祖固天攸縱聰明稽
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才多藝爰自諸
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兇肆虐天倫及禍糾合義旅將
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激湘郢剪
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武大略固無得而
稱焉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命乃布德施惠
悅近來遠大修文教盛飾禮容聲振寰區澤浸遐裔
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若
斯之盛也或終夜不寢終日不食非全道以制物唯
飾智以驚愚卑心遺榮虛廁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
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
殿宇非有切身之累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通於
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逮智有所不及矣
及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
百辟莫能盡言躁險之心暮年踰甚利而後動愎諫
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即讎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
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於鋒鏑之下老幼粉於戎馬
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
以安爲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
僞漢侯景字萬景父標本朔方人移家於鴈門少驍
勇有膂力魏末選北鎮戍兵稍立功効魏胡太后臨
朝朝政紊亂天柱將軍爾朱榮自晉陽入殺胡氏景
以私衆見榮甚奇之即委之與軍事會榮南逼命景
先驅以功拜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相友
好及歡入洛誅爾朱氏景復以衆歸之仍爲歡委用
景殘虐馭軍嚴整然破掠所得財物皆頒賜將士故
人人咸爲之用命所向多捷後爲河南道大行臺位
司徒言於歡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

蕭衍老公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衆十萬專制
河南仗任若己之半體及歡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
猾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後必不爲汝用乃以書召之
景懼禍乃以梁太清元年遣行臺郎中丁和上表請
降梁武封爲河南王又遣行臺左丞王偉詣闕請立
元貞爲魏主梁乃封貞咸陽王資以乘輿副御高澄
又遣慕容紹宗追破景入渦陽食盡士卒散景乃收
散卒得八百人奔壽陽爾後欲求稍闕表疏跋扈鄱
陽王範鎮合肥司州刺史羊鴉仁表稱景有異志梁
相朱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事抑而不奏景知臨
賀王正德怨望朝廷乃密使要結以爲內應八月景
發兵濟自歷陽高祖命邵陵王綸督衆軍巡江防遏
蕭正德屯丹陽至是率兵與景會合景乘勢遂至闕
下西豐公大春弃石頭走景遣將于子悅據之景乃
立正德爲帝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正德拜景天柱
將軍以女妻之又攻陷東府城城內文武百官躶身
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又起土山以臨臺
城編爲步三萬以據鍾山景於覆舟山列陣南安侯
駿衆退軍亂敗績十二月景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
前御街並爲洪波燒劫府寺營衛市肆郭邑內外居
人略盡湘東王世子方矩李遷哲羊鴉仁仕尊業援
軍四方雲合衆號百萬景乞和宣城王大器僕射王

建康實錄卷第十八　梁下

后妃傳略

太祖獻皇后　高祖德皇后

太宗簡皇后　高祖丁貴妃

高祖阮脩容　孝元徐妃

太子諸王傳略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懷太子

功臣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張弘策

庾域　鄭紹叔　呂僧珍

柳惔　韋叡　范雲

江淹

後梁

中宗宣皇帝　明皇帝

臣

蔡大寶　王操　宋如周

袁敞　岑善

后妃傳略

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尚柔范陽方城人祖惠宋猗陽太守母蕭氏即文帝從姑宋元嘉中嬪於[illegible]生長沙宣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高祖初后嘗於室中忽見庭前菖蒲花開光紛照灼非世所有后驚問左右左右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貴因取吞之是月生高祖將産夜后見庭中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王暢昭義長公主令嫕宋明帝太始七年殂於秣陵同夏里舍葬晉陵武晉縣東山天監元年五月追尊號爲獻皇后父穆之字思靖晉司空華六世孫官止交阯太守

高祖德皇后郗氏諱徽高平金鄉人祖紹宋祭酒父燁太子舍人初后之母宋文帝女尋陽公主方孕夢人告云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室后幼聰明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高祖娉焉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琬永樂公主玉環高祖在雍州后殂於襄陽官舍年三十二高祖即位追爲德皇后后性妬忌及終化爲龍入後宮井中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不安龍輒激水騰湧於是井上設衣服百味祠之故帝竟不立后案事實記皇城西南角木北有分殺吳北隋朝有龍天三祠編傳至武帝郗后性妬忌武帝初立未册命因忿懟乃投殿庭井中眾趨井救之日化爲龍焰出天人莫敢近帝悲歎久之乃册爲龍天王使井上立祠于卯塑飾加以珠寶每有所御必先祭之又通直散騎自州歷梓潼事祀不絕陳亦乃遷其祠於宇安通德寺大業初乃發於此地置祠祠內宋星辰日月闌羅司命五岳四瀆大龍神象蔣州少卿安康嘗往祠中以事龍大上神廟有二豎子一善吹笙一善方響每日以朝暮作樂為神所惑着衣鼓舞而不自覺今向北即上陽宮也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瑯臨沂人祖儉后幼而柔明叔父暕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

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沙公主妙䂡大通三年拜太子妃太清三年二月薨於永福省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即位追尊爲后葬莊陵父騫字思叔高祖受禪遷中書令高祖造愛敬寺騫莊在寺側有田八十頃晉王導賜田也從求不得遂估市評田價以還直終吳興太守

高祖丁貴嬪諱令光本譙國人居襄陽妃生於樊城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爲名高祖臨襄州丁氏因人聞高祖納焉時年十四貴妃生有赤誌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失所在嘗於供養經案側髣髴若見有神人心異之高祖起義初生昭明太子貴妃與太子留在雍州京邑平乃還京師天監元年爲貴妃位在三夫人上居顯陽殿太子定位奏備典章言則稱令貴嬪性不好華飾仁恕接下皆得歡心普通七年薨年四十二太宗即位追尊穆太后父仲遷官至兗州刺史

高祖阮脩容諱令嬴本姓石會稽餘姚人初齊始安王遙光納之敗後始入東昏宮高祖平定京師納爲綵女天監七年八月生元帝尋拜脩容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年六十七元帝追尊文宣皇后

孝元徐妃諱昭佩東江剡人祖孝嗣太尉文忠公父混侍中初爲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矩益昌公主含貞徐妃無容質帝三二年一入房妃怨之又以帝眇一目後每帝至必爲半面粧帝大怒出妃而譴死之

太子諸王傳略

昭明太子諱統字德施小字維摩高祖長子母丁貴嬪以齊中興元年生于襄陽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太子生而聰惠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諸經了義二年五月始出居東宮恒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八年於壽安殿自講孝經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俱下能屬文下筆不加點崇信三寶徧覽衆經於宮中立慧義殿專爲法習之所召名僧自立三諦法義及貴妃薨水漿不入口哭不輟聲高祖便顧協宣旨戒之體素偉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太子精於廣斷纖毫必曉法多全宥天下稱仁接引才學討論墳籍于時東宮有書三萬餘卷文學之盛宋以來未之有也性好山水於玄圃穿渠築植更立池亭與朝士名賢游樂其中番禺侯盛軌言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徐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慚而止在東宮二十九年不蓄聲樂每雨雪使親信周行閭巷貧困之家皆有賑賉後忽

疾恐帝憂嘗自勉力及困篤不許左右啓聞四月辛
巳薨時年四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謚曰昭明
五月庚辰葬安寧陵梁陳書岳陽王即位追尊昭明皇帝廟號高宗時年三十五里朝廷驚愕男女奔走宮門號泣
滿路所著文集二十卷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英華爲英華集二十卷又集文選三十卷今皆行於世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普通四年丁酉
生大通三年封宣城王太宗即位六月立爲皇太子
大寶二年八月逆賊侯景廢太宗并害太子時年二
十八太子性寬和神用端凝在於賊中每不屑意賊
以太子有器度憚之故見害元帝追謚爲哀太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元帝承制拜
爲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爲皇太子魏師陷江陵
太子與元帝同被害敬帝追謚愍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隴畝之間終
日爲之其利亦已博矣乎豈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
尊克念無怠孳孳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

功臣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父天生宋末爲將軍克司徒
袁粲拜爲梓桐巴西二郡太守茂年數歲大父深見
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身
長八尺美容質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拜襄陽太守
高祖起義私於張弘策請立和帝高祖義師下每以
茂爲前驅建康平拜領軍將軍進司空加驃騎開府
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薨年六十謚忠烈子貞嗣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父欣之宋征虜將軍徐州刺
史善騎射好讀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
曰大丈夫當如此齊建武中爲游擊將軍高祖起義
景宗使杜思仲勸高祖迎立南康王寶融於襄陽爲
高祖前鋒累破諸城次江寧鼓噪而進至皂莢橋築
壘及建康平拜右將軍天監元年進平西將軍封竟
陵侯大破魏軍於鍾離封竟陵公拜侍中給鼓吹一
部景宗爲人自恃性躁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
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重人所具瞻不宜如此景宗謂
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數十騎
馳騁拓弓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鹿
射之渴飲血饑食肉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
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靜不得
路行欲開車幔小人輒言須閉置向車中如三日新
婦悒悒使人無氣也七年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赴
任卒於道謚壯子皎嗣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伯父元景宋太尉慶遠累
仕至齊初爲魏興太守左轉襄陽令高祖臨雍州以
綱紀辟爲別駕從事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
英雄必起庇人定霸其吾君乎因盡心協贊及義

起居帷幄為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建康平入為
侍中高祖受禪封雲安侯征虜將軍雍州刺史上餞
之新亭高祖謂曰卿當衣錦還鄉朕亦無西顧之憂
矣卒於官子津嗣初從父兄衛將軍世隆謂慶遠曰
吾憂太尉以褥席見賜吾亞台司適又夢吾以褥席
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蕭穎達蘭陵人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子少好勇為
西中郎外兵參軍高祖起義立和帝於江陵以穎達
為冠軍隨高祖東下高祖受禪為前將軍丹陽尹九
年遷衛將軍卒年三十四詔給東園秘器
夏侯詳字叔業譙國人年十六喪父廬於墓側嘗有
三足雀來集廬戶間本州太守房琰召補主簿宋明
帝太始年初琰以兵助晉帝使劉勔兵圍之詳為琰
出說劉勔勔退舍琰遂出降累遷至西中郎司馬新
興太守高祖起義西臺建以詳為中領軍凡國大事
多決於詳高祖圍郢城未下詳獻策略曰量我衆力
度賊糗糧窺彼人情觀之形勢若使賊衆食少故宜
討月討之若食多力寡宜悉衆攻之若使糧力俱足
非國守所居便宜散金寶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
日進此魏武所以定大業也天監元年高祖徵為
侍中封豐城縣公尋進湘州刺史尚書僕射金紫
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四先是荊州城局參軍士悟

因浚萬人仗庫火防池得金革鉤隱起文曰鉤汝金
鉤既公且侯士悟妻詳之兄女乃竊與詳詳喜佩之
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悟不錫茅土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
累戰功為南康王中兵參軍義兵起和帝即位遷右
衛將軍天監初論功臣封漢壽侯司州刺史魏攻圍
之相持百日內外相拒道恭疾篤以後事付兄子野
其年五月卒魏攻陷之後詔謚其喪葬襄陽子僧嗣
楊公則字君安冀州天水人父仲懷豫州刺史公則
為宋義熙太守氐賊攻陷白馬城公則奔為逆賊為
西中郎參軍蕭穎胄協同義舉以公則為輔國將軍
率衆東下初荊州諸軍皆服其節度與高祖會平建
康高祖立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假節北討至
壽春疾篤其年六十一謚曰烈侯子瞟嗣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少有膽氣膂力過人性
任俠好施鄉里多附之以軍功遷武寧太守大破魏
軍於義陽高祖起義率衆與高祖會夏口累遷破城
邑至京師築壘於建陽門外及建康平封當陽侯進
號左將軍益州刺史入蜀平成都送益州刺史劉季
連歸京師高祖大悅進元起平西將軍元起臨軍並
稱善政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蜀
土大治翕然稱之二年以母老乞歸徵為左將軍封

西昌侯救漢中拒魏於南鄭魏軍大至以不憂軍事
下獄自縊死子欽嗣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弟弘策
幼以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兄弟友愛雖各有家室皆
常同卧起不歸私室時稱爲姜肱兄弟常從高祖入
其室覺有煙雲之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時加敬異
建武中弘策因問家國吉凶高祖曰明年都邑亂死
人如麻齊之曆數自茲已矣梁楚鄧荊漢有英雄起
爲弘策曰聖人何在爲已富貴爲復在草澤中高祖
笑曰光武有言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
意也及高祖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心喜曰昔夜之
言今將驗矣高祖笑曰男勿多言乃從之雍五年齊
明帝崩初詔高祖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
軍襄陽令高祖密爲儲備謀猷唯弘策而已義師起
以弘策爲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建康平高
祖使與呂僧珍入清宮挍封府庫遷衛尉卿洮陽縣
侯東昏餘黨因運荻入北掖門至夜亂燒神獸門揔
章觀入衛尉府而害弘策年四十七高祖慟哭贈車
騎將軍子愐嗣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爲梁州録事參軍華陽太守魏
攻南鄭州有空倉數十間域手自封題指月將士曰
此中粟皆滿可支二年衆心乃安虜退高祖起義兵

書招域爲西臺領行選從高祖東下和帝加高祖
黃鉞天監初爲巴西梓潼二郡守封廣牧縣子卒
於郡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少結高祖爲心腹高祖
起兵爲冠軍將軍從東下平江州留紹叔督糧運無
闕天監初入爲衛尉卿封東興縣侯初戴陽爲魏所
陷司州移鎮南鄭以紹叔爲司州刺史至郡創立城
郭修兵器開田畝百姓安之入爲左衛將軍司隷大
中正疾篤詔還家卒贈東國將軍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陽人世居廣陵起自寒賤幼
人相之曰此兒有奇聲封侯之相及長身長七尺七
寸容貌甚偉事梁文帝爲門下書佐及高祖臨雍州
命爲中兵參軍委之心膂陰養死士歸者甚衆高
祖按行起造多伐竹木以茅覆之若山焉僧珍獨悟
之私具櫓數千張義兵起召僧珍及張弘策定義明
旦發兵用爲步兵校尉出入卧內宣通意旨及進軍
爲前鋒平京邑高祖受禪拜冠軍將軍封平固縣侯
入直中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高祖欲賞之使爲
本州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在任不私親戚從
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而欲求官僧珍曰吾荷國重
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
返葱肆姊適王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僧珍常導從

齒簿到其處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十年
病卒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仕齊爲
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高祖起義舉漢中應之爲
祖還右僕射湘州刺史曲江侯卒子照嗣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漢丞相賢之後世爲三輔
著姓祖玄隱長安南山宋顗爲雍州刺史引爲主簿
累遷上庸太守高祖起義督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
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祖見之喜曰他日見君
面今日見君心吾事就矣及至郢城顧叡曰乘麒麟
而不成馬焉足還而更責即日拜江夏太守行郢州
事及即位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封梁郡子天監五
年魏中山王元英圍北徐州呂義之於鍾離高祖召
叡與曹景宗救之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
軍大破魏兵元英脫身走軍人投水死者十餘萬所
獲軍資牛馬不可勝數以功封平北將軍宣武校尉
雍州刺史叡初起義鄉里客陰雙光泣以止叡叡還
爲本州雙光於道左祇候叡笑謂雙光曰若從公言
今乞食於路矣餉牛十頭徵入爲散騎常侍入直殿
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祖甚禮敬之除護軍居
家俸賜悉分親戚卒於家子於嗣
范雲字彥龍南郡舞陰人善屬文能尺牘下筆成文
父抗爲郢府參軍雲起家爲郢州西曹書佐竟陵
王爲丹陽用爲主簿與高祖同遇於竟陵西邸及高
祖起義定京邑東昏誅雲在城內銜命出高祖留之
參帷幄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輔贊後遷侍中崇
燎南郊還雲參乘高祖笑謂雲曰朕之所謂懍乎
若朽索之馭六馬雲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高祖善
之是日遷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以
舊恩見拔初高祖常與雲同宿顧暠舍暠妻產有鬼
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
因是盡心高祖高祖宗東昏納其妃余氏頗廢政事
雲與王茂切諫之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
關定秦財帛不取子女不幸范曾已爲其大今明公
始定天下海內想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跡以女德
爲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之言是也明公以天下爲
念高祖嘿然雲便疏請以余氏賚王茂高祖意許之
後遷左僕射任寄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皆應
對如流無所擁滯官曹文墨還摘如神及卒高祖臨
之有策三十卷子孝才嗣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而好學沉靜少交遊
善屬文起家宋南徐州從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
隨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犯罪下獄辭連淹言受
金繫之淹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

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今乃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俗進不賣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陞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墮昭憲身陷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

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寄仁於義照景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景素得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高第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衆咸勸因此舉事淹每陳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孫局衡悉七國於焉俱斃景素不納後高祖輔政聞其才名召爲驃騎部郎中時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兵彊帝憂之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令諸侯卒有劔歌之辱紹四州而爲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焉且公雄武有略一勝寬容仁恕二勝賢能畢力三勝民望所歸四勝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彼且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縉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高帝

相國建爲記室參軍而少年詔冊表記典國史少帝即位爲御史中丞多所糾彈內外肅然明帝輒政謂淹曰自宋世已來不復有嚴明中丞今日可謂獨步矣明帝即位遷祕書監及高祖義軍入淹微服來奔高祖還吏部尚書天監元年爲左將軍封臨沮縣伯謂弟子曰吾平生言止足之事亦已備矣功名既立只欲歸身草萊其年疾還金紫光祿大夫卒淹以文章名顯晚年才思稍退時人謂之才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淹嘗爲宣城守罷歸船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用以君淹自此文章躓矣又嘗宿冶亭夢一人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可相還淹探懷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文不復成語矣

後梁

中宗宣皇帝諱詧字理孫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第三子幼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武帝所賞封岳陽郡王知石頭戍事昭明薨武帝捨詧兄弟而立簡文帝綱內常愧之後以會稽人物繁富一郡之會遂以詧爲東揚州刺史用慰其心詧以昆季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武帝衰老朝夕難料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門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士有勇敢者故多歸焉中大同元年除都督雍梁五州軍事校尉詧以襄陽形勢之地又武帝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戰伐可以圖霸功遂剋己勵節樹恩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在綏養於是境內稱治太清二年武帝以詧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而張纘爲雍州以代詧纘恃其才望志氣輕驕輕詧少年州府迎候有闕詧銜之及至鎮乃託疾不與纘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凌蹙纘纘懼爲所擒乃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元帝時鎮江陵與纘將圖之以斃詧兄弟會元帝與譽及各率所部領入援京師至江口時侯景請和詔止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纘時在江陵貽梁元帝書曰河東今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元帝甚懼乃鑿船沉米斬纜而歸令其子方等與王僧辯相繼攻譽譽急詣詧詧大怒纘將述職至州詧遷延不授督乃以西城居之軍民之政猶歸於詧詧以其兄弟事始於纘將密圖之其將杜岸招纘出奔纘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轝與親信十人出杜岸馳報詧詧與其謀擒之乃率眾兵二萬騎千匹伐江陵以赴之元帝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詧曰正德以亂天下崩離汝復効尤欲將謂何吾家先宮遺愛故以汝兄弟見囑今以姪伐叔逆順安在詧謂奐曰家兄無罪屢見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

顧先宮豈應若是如能追兵湘水吾便旋游襄陽詧
攻江陵擲不剋其將杜岸懼詧不振以其衆降於江
陵詧衆大駭其夜遁歸襄陽詧既與江陵人斷名隙恐不
能自固時西魏恭帝二年乃遣人稱藩於西魏請為
附庸魏相周國公宇文泰會於丞相府東閤祭酒榮
權使焉元帝使柳仲禮率衆圖襄陽詧懼乃遣其妻
王氏世子嶚為質請救周公遣開府楊忠等率兵援
之楊忠擒柳仲禮於湍頭詧乃獲安周公使詧表嗣
位詧以未有璽命辭不敢周公令常侍鄭穆及榮權
持節冊命詧於襄陽陞壇受拜置百官承制恭帝三
年三月詧留蔡大寶居守乃自襄陽朝西魏魏相周
公宇文泰薨子覺嗣十二月晦日魏恭帝禪位周王
宇文覺稱後周號元年部長安稱大周天王正月謂梁
三衆此欲相見乎遂召見因説周王代江陵周乃使太
尉長孫儉萬紐于謹征江陵殺元帝乃立詧為梁王
后江陵東城資以一州之地其襄陽之地統歸之于
周詧稱皇帝即位於江陵改年號
天定元年稱後梁追尊父統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
統妃蔡氏為昭明皇后又尊其所生龔氏為皇太后
立妻王氏為皇后巋為皇太子上疏於周明帝稱頓
年稱臣用其正朔爵命服色自依梁典周明帝乃徙
梁王立統嗣居於東城號曰助防初平江陵詧將尹

德毅説詧請周太尉長孫儉將軍萬紐于謹等為歡
宴彼無我虞因伏武士執之於是分命果毅掩其營
壘斬馘遺周俾無遺類唯江陵百姓撫而安之王僧
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此萬世
一朝也晷刻之間大功可立詧不從之曰卿之此策
非不善也然周待我甚厚未可背約若如卿計則鄧
祁侯所謂人不食吾餘也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
又失襄陽之地詧乃追悔深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
至於此又見邑居毀壞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
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意詧在位八年年四十四
當後周武帝保定四年薨群臣葬於平陵謚曰宣帝
廟號中宗詧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名猜忌而知人
善任撫下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
素又惡見婦人雖相去之數尺遙聞其臭經御婦人
之衣不復更著又惡見人髮毛所幸者必方便以避
之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
四十六卷並行於世疆土既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驥
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
腕數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疽而薨

世宗孝明皇帝

世宗孝明皇帝諱巋字仁遠中宗第三子大定元年
立為太子八年宣帝崩太子即位號

天保元年春正月尊祖母龔氏爲皇太后所生母曹
妃爲皇太妃至五年春正月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
刺史戴僧朔來附乃請伐陳歸乃求周師勢援大爲
陳將吳明徹所破徹進逼江陵引江水灌城明帝出
頓紀南王操合周軍共以擊之明徹遂退明帝乃復
入江陵六年即陳光太二年陳文帝蒨安城王頊廢
少帝伯宗爲臨海王自立爲宣帝七年八月陳又遣
司空章昭達來寇明帝與周將陸勝同破之以華皎
爲司空以僧朔爲車騎將軍九年十年使華皎入周
周以基平鄀等數州歸於梁是歲周誅宇文護周改
元建德十一年十二年周武廢佛道二教着短穿衣
十三十四十五年周高祖武帝平北齊封齊太子高
緯爲溫國公只得傳國璽入周明帝入周賀平鄴周
武帝厚加禮送十六年周武帝崩十七年周宣帝贇
禪位於太子衍衍立是爲靜帝十八年十九年周靜
帝禪位于隋公楊堅堅封周帝爲介國公二十年是
歲隋開皇二年隋朝營新都於龍首川是歲陳宣帝
頊崩太子叔寶立隋文帝遣使以禮將明帝女爲晉
王廣妃又以明帝子尚隋蘭陵公主遂通好焉後使
隋隋加禮相持待使謂梁主父帶荊楚未復舊鄉故
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旆耳二十
一年陳之至德元年二十二年、十三年五月帝崩

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葬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
號世宗帝性機辯有文學撫御能得其下懽心孝悌
仁慈有人君之量四季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充儉
約御下既有方境內共古其治邦國無事所著文集
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小大乘幽微並行於世
莒公諱琮字溫文性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立爲皇
太子天保二十三年五月帝崩即帝位改元爲廣運元
年二年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隋隋文帝留之使武
鄉公崔弘度將兵攻江陵江陵不守帝叔父巖及弟
瓛等舉居人奔於陳隋拜琮爲柱國將軍封莒國公
自宣帝登即位大定元年乙亥至琮廣運二年丁未
凡三十三年詧子巖以俱爲王歸本獻琢詢瑒瑀
並皆爲王自後梁之興蔡大寶爲股肱王操爲心腹
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爲爪牙甄玄成劉盈爲
岑善方傅準諸珪蔡大業與以結以舊齒歷顯位
沈重以論學蒙厚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任及
明帝纂業親賢並用爲將相故保其疆土安於民人

後梁功臣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父點梁尚書議曹郎大
寶少孤而篤學不倦能屬文詧初出第徐勉之薦爲
侍讀兼管記室詧蒞襄陽遷咨議參軍及元帝代湘
東王譽使大寶於江陵元帝悅之使注所製玄覽賦

三日而畢元帝大奇之及登為梁王拜吏部尚書軍
國之事咸委決焉及宣帝即位拜太子少傅明帝嗣
位冊司空卒性嚴整文學詞贍內外誥令皆掌之人
去宣帝有大寶猶蜀先主之孔明著文集三十卷撰
尚書義訓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宣帝龔大后之外弟
父景休臨川內史操性敦厚有籌略博涉經史初為
帝外曹參軍及即位遷大將軍郢州刺史明帝即位
授尚書僕射及陳將吳明徹為寇帝出頓南紀操巡
撫將士莫不用命江陵獲全操之力也及卒明帝眾
哀流涕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相之速也

宋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為度支尚書如周
面狹長宣帝嘗戲之曰卿何謂諦法華經如周踧踖
自陳不誦帝又言之如周不悟而出言告蔡大寶大
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誦餘經止應不信法華
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如周素寬雅
有才子希顏最知名

袁敬陳郡人祖粲宋司空父君俊安城內史敬少大
器量博涉經史以吏部尚書使於周初主者以敬班
在陳使之下敬固不從命曰昔陳之祖父乃梁朝諸
侯之下吏棄忠與義盜有江東今之朝宗藩國以禮
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使者之後恐辭論失序亦使臣
之所望焉周武帝乃詔敬與陳使人異日而進使還
稱旨遷侍中後隨琮入隋授譙州刺史

岑善方字思遠南陽人漢征南將軍舞陰侯彭之後
祖惠甫齊南彭城太守父昶梁散騎常侍善方少立
志操雅重名節為當世所許拜岳陽王記室參軍及
宣帝即位累遷中書舍人與蔡大寶分典機務帝常
推心焉拜吏部尚書數使於周稱旨拜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封長寧公卒有子六人元之象之利之仕
隋郡縣令文本最知名

建康實録卷第十八

建康實錄卷第十九

高祖武皇帝　世祖文皇帝　陳上

高祖姓陳氏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寔之後寔玄孫晉太尉準準生匡匡生達永嘉初爲丞相掾隨晉南遷拜太子洗馬出爲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常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焉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達生康康復爲丞相掾晉成帝咸和中土斷故爲長城人高祖即康之九世孫也案陳書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讚父文讚不仕文讚以梁天監二年歲次癸未生高祖少倜儻有大志意氣雄傑好史籍讀書長於謀策明緯候孤虛遁甲又善武藝不事產業家貧每以捕魚爲事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梁普通中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朱衣四人捧日而至納於高祖口中驚覺腹內猶熱心獨喜之初仕鄉爲里正後進於義興吳興太守蕭映過從之建業映遂用爲傳教吏轉爲油庫吏既而映鎮廣州奏高祖爲中直兵參軍從至廣州映令高祖招集士馬先是武林侯蕭諮爲交州刺史以德士人李賁連結郡縣反而蕭諮二州刺史盧子雄等不進討賊皆伏誅雄子略與孫冏子孫及杜天合等以兵攻廣州爲報仇兵破賊

軍虜僧明等歲梁大同十年梁高祖聞之遣授直閤將軍封新渝縣子遣使圖其形貌入之既而蕭映卒高祖送映喪至大庾嶺梁帝詔高祖爲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瞟南討李賁定交趾初楊瞟委高祖經略衆軍發自番禺蕭勃爲定州刺史於江西相會勃知軍士憚其遠役陰購誘之因詭說留瞟瞟問計於高祖高祖對曰交趾叛渙罪由宗室遂使僭亂數州彌歷年稔定州復欲昧利自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故當死生以之豈可畏憚宗室抵拒邦憲今若奪沮其衆何必交州討賊問罪之師迴則有所指矣於是勒兵鼓行而進梁大同十六年六月軍至交州賁衆數萬於蘇麻江口城柵以拒官軍瞟推高祖爲前鋒所向摧陷賁走典澈湖於屈獠洞界立砦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憚之頓於湖口不敢進高祖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復疲勞歲月相持恐非良計且孤軍無援入人腹心若一戰不捷豈得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爲摧殄只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王事去矣諸將皆默莫有應者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奔流迅激高祖勒所部兵衆乘流先進衆軍鼓噪隨之賊衆大潰賁竄入屈獠洞中洞中人斬賁傳首京師李賁兄天寶遁于九真因逼愛州梁太清元年高祖討

天寶平之除振遠將軍西江督護高要太守梁太清二年侯景作亂廣州刺史元景仲謀同侯景高祖知之擊破之殺景仲而迎定州刺史蕭勃為廣州刺史及京師不守高祖遣杜僧明胡穎等將兵二千屯於嶺上遂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以救京師侯安都張偲等率衆來附將東下蕭勃聞之使鍾休悅留高祖不許度嶺言侯景驍雄天下無敵援軍前後無敢當鋒嶺北王侯又已自相屠戮君之踈外豈可暗投禾若且住始興以張形勢高祖泣謂休悅曰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吾行討史矣勃既不能止因令蔡路養等以兵遏高祖軍大寶元年正月庚午高祖於始興大破蔡養路遂軍於大庾嶺高祖進鎮南康南康今之虔州乃遣使間道往江陵稟承節度於梁湘東王蕭繹是為元帝帝承制授高祖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高祖乃修南康古城居之人常遙望見城上有紫雲氣垂覆左右深結軍之尋遷南江州刺史改封長城侯大寶二年六月高祖發自南康下瀕西昌（梁陳書南康贛石以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為難高祖之發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時有龍見于水濱躍高五丈五采鮮耀軍人觀者數萬人）時相東王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討侯景師次湓城高祖率杜僧明侯安都等戈甲三萬將往會焉高祖聞西軍乏糧乃分三十萬斛米以資西軍（梁陳書高祖自下南江有軍糧五十萬石乃分三十萬資之）是年侯景廢簡文帝嗣而

月五日龍見于御路自大社至于象魏
太平二年春正月加高祖班劍三十人置丞相別捎
以近衆坐追贈高祖考侍中加金章紫綬封義興郡
公謚曰恭又追贈高祖兄道談爲散騎常侍平北將
軍封長城縣公謚曰昭烈弟休先侍中使持節驃騎
將軍南徐州刺史謚忠壯各邑二千戶遣侍中僕射
陸繕策拜長城夫人章氏爲義興國夫人追贈章夫
人祖侍中追封高祖母許氏爲嘉興縣君二月廣州
刺史蕭勃反泝流而下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之
高祖命侯安都討平之秋八月甲午進高祖位太傅
加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前後羽葆鼓吹皂輪車
九月進加相國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十月戊
辰進爵爲王加二十郡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
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
八佾設鍾簴宮懸陳臺百官一依舊式辛未
梁敬帝禪位于陳王策命曰惟王乃聖乃神欽明文
思二儀並運四節合叙天錫勇智人挺雄傑爰初投
袂日夜勤王王公卿士莫不攸屬敬從人神之願授
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乃
命太保王通太尉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
一依唐虞故事是日梁敬帝方智遜位于別宮高祖
三讓群臣固請以梁太平二年冬十月乙亥設壇於
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禮畢輿駕旋建康宮臨太
極前殿大赦改梁太平二年爲永定元年丁丑冬十
月乙亥先是氛霧雨雪晝夜晦暝至此日景氣清晏
詔百官文武進位有差先繫囚徒一切釋放奉梁帝
爲江陰王居晉陵行梁正朔車騎服色一依前準宮
館資待務盡優假又降皇太后爲江陰國太妃丙子
輿駕幸鍾山祀蔣帝廟遣使宣勞四方庚辰詔出佛
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齋帝出大司馬門致
禮辛巳追尊皇考爲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氏爲
景太后追謚前夫人錢氏爲昭皇后追謚世子克爲
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爲皇后癸未尊景帝陵爲瑞
陵昭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園邑故事追封兄道談爲
始興郡王謚曰昭烈追封母弟休先爲南康郡王謚
曰忠壯乙酉立刪定郎判定律令十一月封兄子蒨
爲臨川王頊襲封昭烈王子頊爲始興王祀昭烈後
遥襲忠壯王子曇朗嗣南康王後
永定二年春正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以
奉梁後令兵向建康使招北齊爲援齊乃遣兵助之
四月甲子駕親祀太廟戊辰重雲殿東鴟吻有紫煙
出屬天五月辛酉帝幸大莊嚴寺捨身壬戌王公已
下奉表請還宮六月詔司空侯瑱徐度等討王琳七
月新作太極殿欠一柱忽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文

五尺自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起部尚
書蔡儔將作大匠取木以(令上御名)之(第以……)
(已及太極殿曰西堂自寺時有天丁至此像之年)冬十二月甲子又幸莊嚴寺設無㝵
大會捨乘輿法駕羣臣備禮奉迎還宮
三年春正月丁酉大雪太極殿前有龍跡見甲午廣州
有仙人見於羅浮山小石樓長三丈通身潔白衣服軆
楚夏四月豫章太守熊曇朗反殺江州刺史周文育
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五月朔日有蝕之有司奏舊
儀御前殿合服朱紗袍褒冕之服自今永可為準丙
寅扶南使貢方物乙亥周文育喪至帝素服哭于朝
堂哀慟甚因發疾六月丁酉帝不和遣太宰尚書左
僕射王通以疾告太廟太宰中書令謝哲告太社及
南北郊癸丑夜熒惑在心詔賜尚書令沈衆死 衆
字仲監吳興武康人祖約父琁衆好學頗有文詞起
家南平王參軍高祖即位遷侍中性鄙於財而不潔
於己每於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又薄於奉
養在朝常服布袍芒鞋以麻繩為帶及棗麥飯食之
朝士咸共笑其所為性急於忿恨非毀朝廷高祖大
怒因其休假遂賜死帝漸疾甚詔追臨川王蒨入纂
大業丙午高祖崩於璇璣殿秋七月甲寅大行皇帝
遷殯于太極西階丙申葬于萬安陵在今縣東南三
十里彭城驛側周六十步高二丈帝年五十五即位

在位三年年五十八謚武帝廟號高祖帝神武英濤
英謀獨斷性實儉素志賤浮華常膳進不過數品私
樂曲宴皆用瓦器蚌盤肴庶珍羞纔足而已自理軍
要及即位金帛子女悉頒將士歌鐘伎樂不到於前
末年躬儉彌篤

世祖文皇帝

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長子(武帝兄昭烈王之子高祖兄之子也)少沉
敏有識量美容儀精經史高祖甚愛之常稱此兒吾
家英秀也梁太清初蒨曾夢兩日鬪一大一小大者
光滅墮地蒨取而懷之侯景之亂避地於臨安縣郭
文舉舊宅及高祖與王僧辯東下帝為侯景所收以
幽禁之數欲加害會景敗乃免(……)
(……)起家為吳
興太守高祖討王僧辯先密令世祖防備僧辯腹心
人震州刺史韋載杜龕等據吳興遣使掩襲蒨士卒
皆惶恐失色而帝獨言笑舉分處明及高祖遣周文
育討杜龕蒨已先攻下之拜為會稽太守高祖即位
進封臨川王拜侍中安東將軍永定三年六月丙午
高祖崩遺詔徵帝入纂皇儲甲寅至自南皖辭讓再
三群臣內外固請其日入居中書省皇太后令曰昊
天不弔上玄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諸孤藐尔交
國無期須立長君以寧寓縣侍中臨川王四海宅心

何曆寶籙是日具禮儀即位於太極前殿大赦公卿百官進位一等尊皇后爲太皇后詔封子伯茂爲始興郡王繼昭烈之後賜爲父後者爵一級　伯茂字鬱之初昭烈王仕梁爲東宮直後值侯景亂中流矢卒高祖即位追贈驃騎大將軍太傅揚州牧始興郡王生帝及安城王頊梁江陵陷安城王遷於關右高祖襲封安城王爲始興祀及帝以本宗之纂詔改封嗣王頊爲安城王封伯茂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祀初東征杜龕軍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悉入于秘府帝以伯茂好古賜之由是大工草隸秋七月尚書八座奏請立皇后及諸王太子八月辛酉立皇子伯宗爲皇太子立妃沈氏爲皇后十一月乙卯王琳進寇大雷前鋒逼梁山詔太尉侯瑱禦之十二月大赦改號天嘉元年正月賜鰥寡孤獨孝悌力田粟各五斛甲寅發使宣勞四方二月辛卯老人星見丙申侯瑱大破王琳於梁山敗齊軍於博望擒王琳下將劉伯球王琳及梁王蕭莊走齊之鍾陵三月丁巳江州刺史周迪追斬賊帥熊曇朗於新塗曇朗豫章南昌人世爲郡著姓曇朗跅弛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因聚少年據豐城縣多爲劫盜梁元帝平侯景拜巴西太守江陵陷後遂劫掠隣縣縛賣人民山谷之中最爲巨患高

即位以曇朗爲南川豪帥拜飆猛將軍桂州刺史與周文育討余孝勱既而反害文育盡收其衆以應王琳乃修新塗縣城居之及王琳東下南川兵爲曇朗所梗江州刺史周迪與高州刺史黃法氍等會兵攻曇朗曇朗敗走入山村村民斬之傳首京師懸于朱雀觀於是盡收其宗黨無少長皆弃市是月驃騎將軍湘州牧衡陽王昌薨於魯山江中夏四月喪至帝親臨詔謚獻王立第七子伯信爲衡陽王奉獻王祀六月壬辰葬梁元帝於江寧舊塋車旗禮章並依梁典帝臨于太極别殿百寮陪哭秋八月戊子詔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九月乙卯周將獨孤盛與賀若敦等水陸引軍趨巴湘兩道俱進太尉瑱自尋陽往破盛舟於楊葉洲是歲以侍中國子祭酒周弘正使長安迎帝弟安城王頊周人弃留之

天嘉二年正月高麗倭國及百濟並遣使貢方物六月齊人通好冬十月乙卯東夷遣使朝貢乙未領大著作虞荔卒　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祖權父檢荔幼而聰敏年九歲大常陸倕問五經凡十條荔隨問應答無遺毀及梁末將母入臺城尋遇城陷情禮不申由是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及陳受禪世祖嗣位除太子中庶子尋領大著作荔第二弟寄寓於閩中爲

陳寶應留連不得還荔每言之流涕帝哀之曰我有
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勑寶應求寄寶應終
不遣荔亦感疾年五十九卒柩還鄉里世祖親送之
以爲貴子世基世南並知名　寄字次安年數歲有
人嘲之曰郎君姓虞必定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
豈得非愚客大慚陳寶應破後乃歸朝拜太中大夫
是歲南安將軍周迪不受徵與留異結合黨謀逆
天嘉三年正月庚戌設帷於南郊告胡公以配天是
月後梁蕭詧甞甚死子巋代立二月安成王頊自後周還
帝見之大喜以功進周弘正位金紫光祿大夫以安
成王頊爲司空閏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三月周迪
留異等舉兵反令司空侯安都破於桃枝嶺
四年三月甲申留異等走投閩州刺史陳寶應寶應
納之五月己巳太白晝見是日侯安都自盡　安都字成
師姑興曲江人善隸書能鼓琴好騎射自始興內史主
簿招集兵馬得三千人討侯景與高祖攻破蔡路養
下平侯景有功梁元帝封爲猛烈將軍隨高祖鎮京
口定計入誅王僧辯自石頭北捨舟登岸被甲帶長
刀踰城北女牆而入僧辯卧室以功授散騎常侍南
徐州刺史既而秦郡太守徐嗣徽等引北齊入寇安
都領水軍於中路斷賊糧運并收其家口騾馬驢犬
及嗣徽所彈琵琶嗣徽大懼請和將紹泰元年也明

年嗣徽又入丹陽王姑孰高祖使安都拒之大戰破
於高橋斬徽生擒齊儀同乞伏無芳追敗於蔣山龍
尾及幕府山累以戰功封由江公給鼓吹一部世祖
嗣位討留異於桃枝嶺中流矢血流至踝容色不變
收其妻子人馬甲仗振旅而歸自以勲庸漸高驕恣
數招文武之客陰鏗褚才張正見等每有表啓事所
未盡乃開封更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宴酒酣或
箕踞傾倚自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日帝佯不應乃
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亦明公之力也或坐御牀
賓客稱壽後重雲殿災安都帶甲而入帝惡之出爲
江吳二州刺史征南大將軍自京口還都於石頭世
祖引安都宴于嘉福殿又集會將帥於朝堂坐上收
安都囚之西省出中書舍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數
安都之罪詔遠刑書是日安都上表陳謝自殺六月
丁未夜白虹兩道出北斗間秋七月乙未皇太子納
妃沈氏在位文武賜帛有差九月辛丑周迪復寇臨
川詔護軍將軍章昭達討平之十二月昭達軍次建
安討陳寶應丙申大赦誅死已下
五年四月庚子太白歲星合在奎中十一月章昭達
擒陳寶應留異等　異東陽長山人少豪雄多聚惡少
凌侮貧賤守宰皆患之起家爲梁朝蟹浦戍主紹泰
二年自安固令有應接功領東陽太守封永興縣侯

畀還散騎常侍信威將軍陳文帝長女安豐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徵異爲南州刺史異不從乃改東陽太守異遣長史王澌入朝還言朝廷虛弱異信之外示臣節內懷兩端遣使自鄱陽信安嶺潛通於王琳分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帝使侯安都討之異本謂官軍自錢唐江上安都乃密由會稽諸暨步道襲之異聞兵至走桃枝嶺安都進破之異與第二子忠臣及周迪等奔陳寶應寶應晉安候官人世爲閩中四姓多變詐梁朝晉安數爲反叛屢殺守將陳寶應因官軍鄉導討平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帝嗣位錄其功命入宗室并遣使條其子女無大小並加封爵及安都討留異寶應乃遣兵助異帝大怒命章昭達督衆軍由建安南道度嶺又命余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等兵討之詔宗正絕其屬籍寶應遂據建安湖際逆拒王師水陸爲柵昭達至深溝高壘不與戰逵命軍士伐竹木爲筏俄而水盛遂乘流放筏突其水柵而使步騎薄之寶應衆潰追擒於草中并留異等同逆者俱送建康市斬之是日詔討陳寶應將士亡者並與棺木遞還本土

六年正月乙酉皇太子加元服王公已下賜各有差六月周人來聘七月癸未大風自西南至幾廣百餘步激壞靈臺候館甲申儀賢堂無故自壞儀賢堂

建號爲中堂在宣陽門內路西十一間亦名聽訟堂每年策秀才對孝士廉堂處吳肯元會裴於此前在爲曉亭西南衙於府南余正寺太僕寺大府臨學庫吏兩署太史署太府寺東南角通路宣陽門內過東歸密省右尚方並在今縣城東一里二百步至鳳凰臺陽路儀賢堂更近北也丙戌臨川太守駱牙斬周迪於山穴傳首建康梟于朱雀門迪臨川人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彊弩以弋獵爲事梁元帝平侯景以功遷振遠將軍高祖秉政加江州刺史及即位王琳東下至湓城新吳洞主余孝頃相合衆二萬來趨唐連八城以逼周迪迪使周敷率兵頓臨川故郡迪自斷江口與樊猛等戰大破之屠其八城生擒李欽樊猛余孝頃遞送建康市收其器械軍實山積虜其人馬並自納之永定二年以功進迪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王琳既平帝徵迪出湓城令子入朝迪乃顧望生疑不至及帝錄破熊曇朗功加周敷黃法氍等官賞迪甚不平遂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恐不安乃令弟方興率衆襲周敷於豫章不利而退三年帝使章昭達討迪迪衆潰妻子悉擒乃脫身踰嶺赴晉安依陳寶應寶應使兵助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世祖使程靈洗等破之迪竄山穴中日月既久遣人潛出臨川郡買鮭魚使人腳痛舍於邑子邑子告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効因使勇士隨入山中誘迪出獵伏兵斬於道傍傳首京師

七年春二月丙子大赦改元爲天康元年三月己卯

進司空安成王頊爲尚書令夏四月癸酉帝崩于有
覺殿丙戌葬永寧陵（陵在今縣東北四十里陵山之陽周四十五步高一丈九尺）帝年四十
即位在位八年群臣上諡曰文皇帝廟號世祖帝起
自布衣知百姓艱難疾苦國家資用務在儉約常所
調斂事不獲已者必咨嗟改色妙識真偽下不容姦
一夜内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鷄人伺漏
傳籤於殿中者令投之於階石上使鎗然有聲云吾
雖眠睡亦令驚覺其終始自彊梗槩如此

廢皇帝

帝諱伯宗字奉業文帝嫡子梁承聖三年五月庚寅
生永定二年春二月戊辰拜臨川王世子三年文帝
嗣位八月立爲皇太子自梁侯景亂離東宮焚火太
子居永福省天康元年四月癸酉文帝崩是日即位
於太極前殿大赦内外復職遠方悉依趨裝五月上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司空安成
王頊爲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始興公伯茂
爲征東將軍袁樞爲尚書左僕射沈欽爲右僕射七
月丁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后諱少姬侍中金紫光祿
大夫固之女天嘉四年聘爲太子妃　固字休堅琅
琊臨沂人祖汾父林固少涉史籍以梁帝外生封莫
口亭侯舉秀才起家爲尚書郎太子洗馬高祖即位
累遷至侍中禮遇甚厚性信佛法嘗禪坐誦經又

於主言使聘魏國宴饗請拔一羊羊於固前跪足而
拜又嘗見明池魏朝以固南人嗜魚大設罔罟於水
中固以佛法呪之一無所獲冬十月享于太廟十一
月乙亥周人來弔
二年春正月以先天元年辛卯祠南郊大赦二月南
豫州刺史余孝頃反伏誅五月湘州刺史華皎反引
後周爲援六月詔征南大將軍淳于量討平之七月
戊子立皇子至澤爲太子九月周將元定入郢州與
華皎水陸俱進淳于量吳明徹等逆戰于大破之皎單
騎奔江陵擒元定送建康
二年春正月以侍中安成王頊爲太傅領司徒揚州
牧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庚子以淳
于量爲中軍大將軍四月辛巳太白晝見五月丙辰
太傅安成王獻玉璽一紐六月丁卯彗星見九月新
羅林邑狼牙脩國並使朝貢時安成王與僕射到仲
舉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恒在禁中參決衆務而安成
王爲揚州刺史左右甲仗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十一
月劉師知到仲舉等見安成東政惡其權重陰說於
帝矯太后令下詔安成君曰今四方無事可還東府
經治州務安成將出毛喜馳入止之曰王今出外便
受制於他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不可得也此必
師知等矯太后之令請覆之安成大懼乃稱疾召師

知留與語遂遣毛喜入言白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出以報安成安成因師知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過乃自草勑收師知付廷尉獄賜死自是政事大小皆決於安成王王以上流多叛乃諷慈訓太后甲寅太后令廢帝爲臨海王送之藩邸詔曰太傅安成王頊固天生德齊聖廣深二后鍾心三靈佇眷自先朝不豫任總宅心威惠相宣刑禮兼設且地彰靈璽天表長彗除舊布新百祥咸顯文皇知子之鑒事甚帝堯傳弟之懷允符太伯今可崇立賢君内外宜依舊典以輿駕奉迎是日廢帝出居別第乙卯薨年十九帝仁弱無人君之量世祖每慮不堪繼業既居冢嫡廢立事重是以依違積年及將大漸召高宗謂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高宗初未達旨良久方悟乃拜伏流涕固辭其後宣太后依先帝之旨乃此廢帝焉

建康實録卷第十九

建康實録卷第二十　陳書下

高宗孝宣皇帝頊　後主長城公叔寶

高宗孝宣皇帝諱頊字紹世世祖母弟始興昭烈王第二子梁中大通二年辛酉生於鄉里產夕有赤光滿室帝少寛大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高祖平侯景梁元帝使衛高祖子姪入侍帝赴江陵累官至直閤將軍中書侍郎忽酒醉假寐於室馬軍主李總見是大龍乃驚走人密奇之江陵陷帝隨例遷于關右高祖即位永定初遥襲封爲始興郡王文帝嗣位遥改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累至侍中廢帝立進驃騎大將軍録尚書事轉大傅揚州牧

光大二年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黜廢帝爲臨海王而召帝入

三年正月甲午改元太建元年即位於太極前殿大赦進文武位一等復太后尊號曰太皇太后退文皇太后沈氏爲文皇后后字妙姍吳興武康人建成侯法深之女永定元年策爲臨川王妃世祖即位爲皇后廢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及安成秉政后憂悶計無所出乃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因此以圖安成事而事覺遂誅安國等及帝立乃黜后爲文皇之門（案陳書后傳陳亡入隋大業中自江都還卒江南頃之卒）乙未謁太廟立妃柳

氏爲主后以嫡子叔寶爲皇太子封諸子爲郡
王使御史出西方觀行風俗以沈欽爲左僕射
爲大僕射辛丑祀南郊七月辛卯太子納妃沈
公巳下賜帛有差十月廣州刺史歐陽紇據南海反
詔章昭達討平之 紇字奉聖長沙臨湘人父頠梁
左衛將軍紇隨蘭欽南征東獠擒陳文徹獲輜重及
獻銅鼓累代無此器高祖即位進散騎常侍封陽山
公紇有幹略天嘉四年除黃門侍郎遷安遠將軍衡
封陽山郡公都督交廣越定明新高合羅愛建宜黃
利雙石等十九州軍事廣州刺史在州十餘年威惠
著於百越帝以紇久在南方意 疑之大建元年詔
徵還朝 紇懼未敢 左右乃勸令反遂聚兵攻衡
州衡州刺史錢道戢告變帝遣章昭達討擒紇送京
師年三十三家口籍沒 [illegible]
梁青光祿大夫也
大建二年春正月丙申太 太后崩於紫極殿祔葬
萬安陵謚曰宣太后太后乎要見幼爲章氏養因姓
章氏母蘇氏嘗遇道士以龜遺之光彩五色曰三年
有徵及期生后產夕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
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紅白每有朞功之服則一爪
先折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詞高祖永定元年立爲
皇后及高祖崩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策秘不發

襲乃詔世祖入纂皇業世祖即位尊爲太后居慈訓
宮先大元年下令黜廢帝命宣帝嗣業至是崩年六
十五四月乙巳太白晝見五月齊人來弔
大建三年辛卯正月癸丑以著作徐陵爲尚書僕射
辛酉祀南郊二月辛巳祀明堂丁酉耕藉田三月大
赦五月丹丹天竺盤盤等國貢方物八月辛丑太子
釋奠於太學十二月壬辰章昭達薨 昭達字伯通
吳興武康人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嘗遇相者謂達
卿容貌大貴須小虧損當富貴耳後因醉墮馬鬢
角小傷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亂昭達募鄉人援臺城
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侯景平後
與文帝結君臣之分及王僧辯誅從杜龕反達杜泰
攻長城世祖命昭達總知城內兵士 以拒杜龕等
退走追討平之累戰功拜交州刺史隨侯安都拒王
琳於沌口爲前鋒破琳册勳爲都督巴郢武源四州
諸軍事封欣樂縣侯給鼓吹一部天嘉四年陳寶應
與周迪等寇臨川詔昭達爲都督討平之進位前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初世祖嘗夢昭達升於台鉉及旦以
夢告之至是侍宴世祖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
之昭達謝之曰當效犬馬以盡臣節大建初討歐陽
紇於嶺南以功拜司空二年率師征蕭巋與周軍
大當舨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

乘輕舟襲子焚其舟艦周兵又於峽下南岸築壘名
曰安蜀城無令於江上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
昭達命軍士爲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
絶因縱兵攻其城降之薨時年五十四
大建四年八月辛未周遣使來聘丁丑景雲見九月
庚子朔日有蝕之詔徐慶杜稜程靈洗等配食武帝
廟庭章昭達配食文帝廟庭十一月己亥夜地大震
十二月衛尉卿許亨卒　亨字亨道高陽新城人晉
徵君　詢字玄度六代孫祖勇惠齊允從僕射父懋
梁始平天門二郡太守太子庶子散騎常侍以學問
撰毛詩風雅比興義十五卷亨少傳家業有節行博
通群書多識前代舊事解褐梁安東王行軍參軍兼
太常博士遷太尉從事中郎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
門侍郎高祖即位拜太中大夫領大著作修梁史初
高祖誅王僧辯父子數人同瘞一穴至是無敢言者
亨以故吏抗表請葬僧辯世祖許之乃與徐陵張種
孔奐等以家財營葬具凡七柩自石頭城改窆於方
山東南亨卒時年六十四所撰齊史五十卷文集六
卷子善心入隋位至尚書度支郎有應對才遷禮部
侍郎有集二十卷後爲宇文化及所害
五年春二月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斗貫紫微宮三月
丙戌西衡州獻馬生角詔吳明徹爲征討大都督某
伐統軍十萬發自白下四月大破齊師於淮南九月
壬辰晦夜明乙巳吳明徹剋壽陽斬王琳傳首京師
梟于朱雀航王琳太原人少無學業而强記內敏事
多記識軍中萬人盡記名姓累官梁元帝司空梁敬
帝太平二年見高祖方盛梁祚漸衰懼梁社稷將亡
遂與諸將謀迎梁元帝孫永嘉王莊於北齊歸立爲
主號天啓元年正月設壇於南浦之南備法駕即帝
位幸江夏新宮臨定武前殿以琳爲都督中外軍事
天嘉二年世祖遣侯安都討大破之琳與蕭莊俱奔
齊齊以莊爲揚州刺史與王琳鎮壽春至是吳明徹
破之是歲諸軍略地所在皆剋捷淮南諸郡悉平之
六年正月壬戌大赦江右淮北諸州甲申周人來聘
二月壬辰耕藉田四月庚子彗星見八月尚書右僕
射周弘正卒　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晉僕射顗
九代孫祖顒父寶弘正幼聰惠年十五爲國子生季
春入學孟冬應舉解褐梁晉安王主簿累國子博士
初梁武帝於城西立士林館延弘正居之以講授聽
者傾朝嘗啓梁主決疑周易疑義凡五十條性博物
善占文同未知天下將亂謂弟弘讓曰國家厄運數
年當有義兵起吾與汝何處逃刑及梁納侯景之降

弘正曰亂階此矣梁元帝平侯景徵弘正爲黃門侍郎累遷散騎常侍與王褒論利害諫元帝下都建康荊陜人士皆去周王北是東人恣求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曰若東人勸東下謂非良計即西人欲西豈成良策元帝大笑竟不還都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康爲捉踐祚拜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使長安迎安成王三年還授金紫光祿大夫進右僕射弘正善玄言明釋典雖名僧碩德皆請質疑滞卒時年六十所著易疏十六卷論語疏十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文集二十卷子墳官至吏部郎 案陳書云弘讓亦博學[illegible]以白衣領大常卒金紫光祿大夫[illegible]子[illegible]位西平[illegible]府長史行揚州事代[illegible]長史也

七年春正月乙亥衛將軍樊毅克潼州城辛巳祠南北郊三月詔豫二兗譙徐合霍南司定等九州及所部在北諸郡置雲旗義士往與大軍及諸鎮守備防禦四月庚寅豫州刺史陳桃根獻青牛詔還百姓乙未桃根又獻織成羅文錦被表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六月丙戌詔北征將士死王事者剋日舉哀乙酉改作雲龍神虎二門 案宮殿簿云雲龍門第一宮牆東面門一曰本名東中華門東出[illegible]門梁改之內對第二[illegible]宮[illegible]春門梁改[illegible]是第二重宮牆西面門曰本名西中華門西出西華門本晉西掖門宋改名西華門東入對第二重宮牆千秋門 秋閏九月壬辰吳明徹大破齊軍於呂梁是月甘露三降樂遊苑丁未幸樂遊苑採甘露宴群臣詔於苑內覆舟山上立甘露亭十一月甲子南康郡獻瑞鐘一口是[illegible]

初不害自周還復詔拜司農卿尋遷光祿大夫 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祖汪父高明不害性至孝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年十七事梁累遷平北府咨議參軍侯景亂臺城陷文帝奔散惟不害與徐摛侍梁簡文於永福省及簡文出歎請不害同與侯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簡文夜夢吞一塊土意惡之以告不害不害曰昔晉文出奔野人遺塊卒返其國簡文曰若神道有知尚冀言之不忘及元帝即位拜廷尉卿尋又江陵陷因失母所在當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涕泣號呼尋見死人在溝者則身自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行路爲之悲哀及殯後與王褒庾信等同入長安布衣蔬食至此年方得還累遷給事中 案陳書[illegible]明三年[illegible]陳又西入[illegible]
弟不疑不占不齋不佞

八年春正月庚辰西南紫雲見拜吳明徹爲司空録左僕射王克爲右僕射九月立皇子叔虎爲淮南王叔齊叔文皆爲郡王

九年丁酉春正月後周滅北齊 [illegible] 長安[illegible]五年二十六年十 二月壬子輿駕耕藉田七月庚辰大風雨震萬安陵華表癸卯震瓦棺寺重門一女子死十月吳明徹大破周將梁士彥於呂梁修東宮城十二月移皇太子居新宮 [illegible]

吳黃晝侯天監五年更修翠於故齊地屬加結飾叙佼景亂又燒置陳初置太子於承福者至此居新宮
十年春正月己巳以中領軍盧陵王伯仁爲平北將
軍是月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韋載卒　載字德基
京兆杜陵人祖叡父正載少聰惠好學年十三沛國劉
顯問漢書中十事隨問隨答略無凝滯自歷職位常
樂退靜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遂辭疾去官
築室居焉屏絕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西籬
門或十年年五十八卒於家夏六月大雨震大皇寺
刹莊嚴寺露盤重陽閣東樓千秋門內槐樹鴻臚寺
府門是月司空吳明徹薨　明徹字通照秦郡人父
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
備家貧未辦乃勤力耕種遇大旱苗稼焦枯明徹哀
憤每至田中號哭仰天告愬居數日有自田迴者云
苗已更生明徹疑之及往果如所言至秋大獲足充
葬用有尹生善占墓謂其兄曰君家葬日必有乘白
馬逐鹿者來經墓所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也至時
果有應明徹樹之小子也起家梁東宮直後師侯景
亂天下飢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見鄉里飢乃白諸
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生既有粟麥可與鄉里人共
之於是計口平分同爲豐儉群盜聞而避之高祖鎮
京口深相要結降階執手明徹妙解天文孤虛遁甲
高祖奇之以梁承聖三年請爲戎昭將軍高祖踐祚

拜散騎常侍兖州刺史宣帝大建五年加侍中都督
征討諸軍事北伐賜女樂一部封南郡公總戎十萬
發自京師所向皆剋捷八月進逼壽陽王琳拒守明
徹秉夜攻之中宵而潰琳等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
徹遏肥水以灌之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
十有六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
春三十里頓軍諸將皆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
速而彼結營不進吾知其不敢戰也於是躬擐甲冑
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剋生擒王琳斬之傳首
京師宣帝優詔襃崇加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鎮壽
春授冊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其旗鼓戈
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士卒無不踴躍六年率諸將
渡淮北七年閏九月大破齊軍於呂梁八年進位司
空九年詔明徹北侵軍至呂梁周將梁士彥拒戰頻
破之會明徹苦背疾拔軍至清口衆軍皆潰明徹窮
蹙就執以憂遘疾卒於長安九月乙巳立方盟壇於
婁湖臨壇誓衆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頒下四方上
下相警以備周人
十一年己亥春正月龍見于南兖州永寧樓側池中
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丁卯於大壯觀閱武十
一月戊午周將梁士彥圍我壽陽剋之又剋霍州是
月以始興王叔陵爲征討大都督率水步衆軍以拒

周師十二月乙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
馬頭秦郡歷陽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以歸建
康周又進剋譙北徐二州乘勝而前自是淮南之地
復盡歸于周矣
十二年庚子六月大風吹壞皐門中闥是月黃門侍
郎顧野王卒　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父
烜野王幼以儒術知名年七歲誦五經略知大旨九
歲能屬文十二隨父之建安乃撰建安地記二篇及
長遍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玉篆奇
字無所不通起家梁太學博士中領軍府記室陳有
天下遷黃門侍郎光祿卿年六十二卒野王少篤學
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力
行皆人莫及又善丹青曾於東府六齋畫古賢命王
褒書讚世人稱爲二絶又撰玉篇二十卷輿地志三
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十卷分野樞要一百卷通
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續洞冥記一卷玄
象表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秋八月乙未周鄖
州總管司馬消難以所統九州八鎮之地來降詔消
難爲大都督兗九州八鎮諸軍事還司空給鼓吹女
樂一部率衆江北援之大軍北伐是月遣南豫州刺
史任忠率衆趨歷陽陳惠紀趨南兗州庚午散騎侍
郎淳于陵剋臨江郡癸酉智廣達剋郭默城甲戌大
永寧丙子淳于陵剋祐州城九月周臨江太守劉顯
光率衆來降是月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激三夜乃
上丁亥周將王延貴率衆來援歷陽任忠擊破之
擒延貴以送建康己酉周廣陵義軍主曹藥率衆
來降
十三年辛丑以晉王伯恭爲尚書左僕射袁憲爲右
僕射二月乙亥親耕籍田四月乙巳分衡州始興郡
爲東衡州以本衡州爲西衡州七月徵君馬樞卒
樞字要理扶風郿人寓居京口祖靈慶樞少好學六
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
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引爲學士
命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三部一齊發題論者紛横
樞隨問剖判應接如流論者拱默而退綸甚奇之及
征侯景留書二萬餘卷與之樞閑居嘿然歎曰吾聞
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
束名實則剌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論
稽之篤論亦各從其所好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
陳天嘉元年世祖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每王公
大人有饋餉辭不獲免者十分受一屬世亂所居盜
賊不入依託者數百家皆得全樞目精洞黃能視暗
中物常有白鸞一雙巢其庭樹馴押欄廡年八十六
卒撰道覺論行於世九月癸亥夜大風從西北來發

屋拔樹大雨雹十二月辛巳彗星見西南是歲周靜
帝文衍遜位於隋文帝楊堅改元開皇元年周二六
五帝二十五年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帝不豫甲寅崩于宣福殿二月
癸巳葬顯寧陵帝年四十即位在位十四年年五十
四謚曰孝宣帝廟號高宗有子四十二人遺詔庶事
務從儉約金銀之飾不以入壙晠器皆令用瓦初帝
在田本有恢弘之度及居尊位寔允天人之望于時
國步初弭創痍未復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
境返侵地而彊弱縣絶適足爲禽及周滅齊乘勝而
寇畧地又至江際自此懷懼既而力修城隍爲扞禦
之備獲銘曰二百年後當有癡人修吾破城者時莫
測所從云

後主長城公叔寶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梁承聖
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天嘉三年立爲安成王
世子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爲皇太子十四年正月
甲寅宣帝崩乙卯始興王叔陵作逆叔陵字子嵩高
宗第二子承聖中生於江陵天嘉三年封康樂侯少
有機辯徇聲名彊梁無所推屈太建元年封始興王
出爲江郢晉三州軍事始年十六政自己出[illegible]
敢預焉弟叔堅爭寵招致賓客每朝會鹵簿不肯[illegible]

先後必分道而趨高宗不之知與叔堅後主同侍疾使
陰有異志乃命典藥吏曰剉藥刃甚鈍可礪之及高
宗崩倉卒之際速命左右取劍左右不寤乃取朝服
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知有變伺之翌日
少斂叔陵取剉藥刀趨進斫後主中項後主悶絶于
地太后與後主乳母樂安君吳媪以身蔽之叔堅自
揔叔陵并奪其刀將欲殺之後主不能處分叔陵多
力自奮得脫突出雲龍門入東府召左右斷青溪橋
道放東城囚以爲戰士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
自被甲着白布帽登城西門以召百姓太后使太子
舍人司馬申以後主命召蕭摩訶討之叔陵又遣記
室韋諒送鼓吹與摩訶仍謂曰事捷必以公爲台鼎
摩訶不報當日執將軍戴溫譚騏驎二人送臺斬之
叔陵自知不濟乃入内沉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
井中部麾下度小航將趨新林蕭摩訶追擒於白楊
路斬首送臺流屍于江中丁巳後主即皇帝位於太
極前殿大赦如宣帝故事以丹陽尹長沙王叔堅爲
驃騎大將軍尊皇妣爲太后居栢香殿太后諱敬淑
姓柳氏河東解人父偃尚梁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大寶中鄱陽太守卒官後高宗赴江陵梁元帝以后
配焉生後主江陵陷與後主俱留穰城文帝天嘉二
年高宗自周還立爲安成王妃及即位爲皇后后美

姿容身長七尺二寸垂手過膝初錢貴妃甚寵后頌
心下之每有供奉之物其上者推於貴妃而自御其
次者高宗崩叔陵爲亂後主賴后及吳媼救護得免
是時新失淮南之地國遭大喪後主又病瘡不能聽
政百司衆務假以後主命實皆決於太后也 [illegible]
隋大業十一年崩於東都年八十三 甲戌於太極殿設無礙大會詔內外百官
各薦一人是月右衛將軍秘書監傅縡下獄死 縡
字宜事北地靈州人父彝梁臨沂令縡幼聰敏七歲
能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爲世祖撰史學士累遷
安成王記室縡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惠朗法師受三
論盡通其學初有大心暠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
縡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 [illegible] 後主即位拜秘書監中書
舍人掌詔誥爲文典麗性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
成未嘗起草然木强不持檢操負才使氣凌侮人物
朝士多銜之初施文慶沈客卿便佞親幸而縡益疎
慶等因共譖縡受高麗使金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
因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下人省嗜
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
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小人在側宦竪
弄權惡忠直如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公行貨賄衆叛
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
意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縡對曰臣

心如面臣面可改則心可改後主益怒命宦者李善
度窮治其罪遂賜死獄中年五十五有文集十卷行
世四月丙申立子胤爲皇太子賜爲父後者爵一級
王公已下賚帛有差七月辛未大赦天下是月自建
康至荊州江水色赤如血八月丁酉天赤如火九月
設無礙大會於太極前殿捨身及乘輿御服又大赦
天下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乙卯太
白晝見

至德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秋八月丁卯以長沙王
叔堅爲司空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冬十月
封弟九人爲郡王 案陳書封弟叔平爲湘東王叔敖臨賀王叔宣陽山王叔穆西陽王叔儉南安王叔澄南郡王叔興沅陵王叔韶岳山王叔純新興王 十二月丙辰頭和國遣使朝貢戊午夜天
門自西北至東南其內青黃雜色隆隆若雷聲是歲
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徐陵卒 陵字孝穆東海郯
人祖超之父摛梁昭戎將軍太子左衛率母王氏嘗
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
携見寶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
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
三通莊老長乃口辯縱橫起家寧蠻府參軍累遷通
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館宴之日甚熱魏之主客魏
收謂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公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
爲魏始制禮儀今僕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連數年後隨貞陽侯蕭淵明歸陳有天下累官吏部尚書領大著作尚書僕射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制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於後進者接引無倦世以此重之有集三十卷子四人儉份儀傳皆至班位陵第三弟孝克少通玄理曉五經正義解褐梁太學博士性至孝值侯景亂京邑大餓死者十有八九孝克養母饘粥不給其妻領軍將軍臧氏女有容色孝克謂妻曰今飢荒如此交闕供養欲假卿於富家望其彼此俱濟如何臧氏初不許之孝克乃私與媒者商量嫁與侯景將孔景行從左右以逼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養母孝克乃自剃髮爲沙門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猶念舊恩亦數私致餉饋故不之絕後景行戰死世平臧氏伺孝克於塗中累日乃見謂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天嘉中徵爲剡令累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每侍安會無所食至席散當其前着膳減損高宗密記伺之見孝克取珍菓內紳帶中歸以遺母高宗咨嗟久之自後宴饗孝克前饌並遣將歸餉母後主即位遷都官尚書陳亡隨例入長安家徒壁立母患思粳米粥不能辦母亡後遂終身噉麥有遺粳米者對之而泣開皇十九年卒於長安有子蕭以

位至隋太子洗馬

至德二年甲申正月丁卯分遣八使巡省風俗夏四月以江揔爲右僕射七月壬午皇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賜帛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石

至德三年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三月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四月豐州義軍主陳景詡斬大寶傳首京師八月戊子老人星見十一月詔修孔子廟辛巳幸長干寺大赦高麗百濟使來朝貢

至德四年九月辛亥武湖肄艫艦閱武宴群臣賦詩十月以江揔爲尚書令謝伷爲尚書右僕射

御名明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乙未地震四月光祿大夫毛喜卒　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好學善草隸書起家爲梁西昌侯參軍高祖鎮京口命喜與高宗俱往江陵謁元帝帝以喜爲尚書及江陵陷高宗遷關右喜走郢州及高宗還喜自郢州奉迎高宗遣入關以家屬爲請周家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遂將柳皇后及後主還初世祖謂高宗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兒宜以叔爲稱高宗以訪於喜喜即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世祖世祖稱善世祖崩僕射劉仲舉與右衛將軍韓子高等知朝望有歸乃矯太后令遣高宗

遜東府喜入諫高宗曰陳有天下日淺海内未夷…
邦恐悚乞后深惟社稷之計令主入省共治庶績…
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伏願三思須臾…
闕有如其議後主即位山陵未踰年置酒作樂…
喜不懌欲進諫及外堦後主已醉喜佯爲心疾…
下昇去尋負氣出爲南安内史禎明元年徵還百…
沐其恵政追送者數百人道卒年七十二秋九月…
寅梁太傅安平王蕭巖荆州刺史蕭𪩘以其文武官
舂家屬濟江還十月以蕭巖爲平東將軍乙亥…
州吴郡置吴州以錢唐縣爲郡屬焉是歲…
孫瑒卒　瑒字德璉吴郡吴人祖文惠父…
倜儻博學經史…臨川王參軍累進…
馬陳高祖即位遷散騎常侍都督荆郢武巴湘五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天嘉初封定襄侯世祖
嘗從容謂瑒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有意乎乃徙
持節安東將軍吴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將辭衆賓…
近畿餞送鄉里榮之宣帝大建四年除安西將軍…
州刺史後主嗣位拜散騎常侍兼起部尚書瑒兄弟
篤睦性通泰有財皆散之親友居處奢豪宅在青溪
東大路北西臨青溪溪西即江總宅瑒家庭穿築極
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車不絶
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一大舫於中立池亭植

芰荷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置淥酒亦一代之
…賞又立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
已率以不以名位驕物又深有巧思多所創立及卒
尚書令江總爲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
尸尚書蔡徵就宅宣敕鐫之其詞略曰秋風動竹烟
水驚波幾人樵逕何處山阿今朝日月宿昔綺羅天
長路遠地久靈多功名未勒此意如何世論以爲榮
世子讓早卒　案陳書太子諱知名入隋爲高苑太守
…明二年春正月立皇子恬爲東陽王恬爲錢唐王
夏四月戊申群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緣淮至于
青塘兩岸數日自死隨流入江是月郢州南浦水黑…
如墨五月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如火大數升自
天墜鎔所隆隆有聲如雷鑄鐵飛出牆外燒人家庭
子廢皇太子胤爲吴興王立始安王深爲皇太子丁
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淮渚暴溢漂没舟
舫己酉帝幸莫府山大獵初隋文帝受周禪甚敦…
好宣帝尚不禁侵掠大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
…師還使赴吊行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
…驕倨答書甚慢末云想彼統内如宜此宇宙…
泰隋文帝見書不悦以示朝臣清河公楊素以爲主
臣死再拜請罪襄邑公賀若弼等亦求致討…
愈驕不虞外難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

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以從者千餘人後主常使
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姚察等十人
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襞采牋制五言詩十客
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
而復盛修造起土功税市税船徵取百端刑罰酷濫
初覆舟山及蔣山松栢林冬月恒出木醴後主以爲
甘露之瑞俗呼爲雀餳前後災異甚多又有神人自
稱老子以遊都下與人言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經
三四年乃去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
尺無頭又蔣山衆鳥鼓翼拊膺曰奈何帝奈何帝又
建康城自壞又青龍出建陽門井中湧赤霧地生白
黑毛又大風拔朱雀門又臨平湖舊常草塞不通忽
然自通此湖孫皓末年已曾開通（案吳書五行傳云自漢末年吳郡臨平湖草塞不通吳後主末忽然自開故老相傳此湖開即天下平及晉平吳天下一統永嘉初又草穢相明初又忽開通）時後主又自著黃
衣圍城有血霑階至卧床頭而火起又有狐入其床
下捕之不見以爲妖精後主乃自賣身於佛寺爲奴
以禳之又於郭内大皇寺造七層塔未畢功而火從
中起飛向石頭城燒人家無數又使人採木於湘州
栰下至牛渚磯盡没水中既而漁人見栰浮於海上
乃起齊雲觀未就國人歌曰齊雲觀賊來無際畔始
於齊末諸省官人皆稱省主未幾而滅至是朝官亦
稱省主識者以爲省主主將見省之兆也隋文帝謂

高熲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阻一衣帶之水不拯蒼
生塗炭乃命大作戰船群臣曰伐國大事宜密之
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柹流下於江
彼若能改吾又何求後主殊不知悟文帝益忿乃勑
晉王廣爲元帥督八十總管致討先送璽書暴後主
二十惡又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及隋軍繼
下江濱鎮戍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掌機密並抑
而不言及隋軍臨江諸防戍船艦悉還都下江中無
一鬬艦上流諸軍鎮兵士皆阻楊素軍不得下後主
聞隋軍臨江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人再至皆並
摧没今虜雖來必應自敗孔範亦言無渡江之理但
奏伎縱酒作詩不輟有東宮學士張譏因皇太子以
進諫曰彊寇侵境沿江無禦備之敵請停内宴以調
軍事後主大怒　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僧寶父
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好學愛玄言受業於周弘
正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與袁憲侍講於文德
殿勑令論議諸儒莫敢先發譏整容而進咨審循環
辭令温雅梁帝嘉之賜裙襦絹等曰表卿稽古之力
進位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新造玉柄麈尾成後主
執之曰當今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
手自授譏乃令於温文殿講莊老後主即位荒殆蔚
政及隋軍逼江孔範等言無渡江之理唯譏知其必

濟又進諫請卹軍士後主大怒收下獄或救者僅獲免城陷隨例入長安終不仕識性恬雅所居宅舍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莊老教授門徒年七十六卒所著書易禮詩莊老等疏共一百卷皆入祕閣子孝則嗣

禎明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後主昏睡至晡乃醒是日隋將賀若弼從廣陵濟京口韓擒虎從橫江濟採石南北俱進緣江鎮戍望風盡走丙辰採石戍主徐子建馳告變是日後主方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爲皇畿大都督樊猛爲上流大都督樊毅爲下流大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重立賞格分兵鎮守要害僧尼道士盡皆執役庚午賀若弼陷南徐州辛未韓擒虎陷南豫州後主遣詔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廣達屯白土岡神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鎮東將軍任忠屯朱雀門辛巳賀若弼進白土岡東南大破陳軍士卒奔北弼乘勝破魯廣達蕭摩訶等於樂遊苑游騎次宮城燒北掖門是日韓擒虎率衆自新林石子墪進大將軍任忠出降乃引擒虎徑至朱雀航趨宮城自南掖門入文武百司皆遁出惟尚書令江總吏部尚書姚察侍中王寬度支尚書王瑗等居省中尚書僕射袁憲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二人居殿中以侍後主俄頃隋兵至憲韻二人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將張麗華孔貴嬪二妃入景陽樓井中憲韻等苦諫以身蔽井後主不從與之力爭久之方得入二人拜哭而去　袁憲字德章陳郡人尚書僕射樞之弟幼聰敏年十四召爲國子正言生在學一年博士周弘正深重其才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梁簡文女南海公主起家祕書郎累遷南康內史入陳位僕射禎明三年隋伐陳軍人燒北掖門朝士皆散走獨憲與夏侯公韻入殿侍後主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他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及隋兵入閤後主遑遽避匿憲正色曰北軍兵人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整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至景陽殿後主投下井中憲等拜哭而去國陷入隋文帝嘉其雅操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八年卒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祕書丞是日隋軍雖亂沈皇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及隋軍叩閤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乎既而隋軍求後主不得因

竄井呼之後主初不應欲下石始聞呉人叫聲乃以
繩引之驚其太重俄與張麗華孔貴嬪三人同乘而
上隋文帝聞之大驚開府鮑宏曰東井上於天文爲
秦今王都所在投井其天意耶丙戌隋晉王廣入據
臺城送後主於東宮命斬張貴妃於青溪橋妃姓張
氏字麗華襄陽兵家女素貧賤父兄織席爲業後主
爲太子以選入東宮侍龔良娣給使後主見悅之因
得幸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貴妃初始與王叔陵之
亂後主被傷臥於承香閣中諸妃並不敢進唯貴妃
侍焉至德二年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等三
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窗牖戶壁欄檻皆以沉檀香
木爲之又飾以金玉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帳其服
玩之屬瑰寶珍麗皆近古所未有每微風一至香聞
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
植以奇樹雜以花果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
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
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等
七人並有寵遞代以遊其閣上宮人有文學如袁大
捨等並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同貴妃等游宴使
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
其尤艷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
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

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
容色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皆此之類也
張麗華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惠有神
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顧眄光彩溢目照映
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軒檻宮中遙望者若神仙焉
有才理辯識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薦引宮女假鬼道
以惑後主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臨
兒等進之後主置張妃於膝上共決之有不能記者
貴妃並爲疏條無所遺脫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宮
更於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致賄賂公行
綱紀瞀亂及隋軍陷城與後主俱入井中後爲晉王
廣斬於青溪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卿士內外文武
百司發自建康而入長安隋文詔京城權分人家第
宅以禮接待之遣使迎勞使人還奏曰後主已下在
路五百餘里累累不絕文帝歎曰一人無良以至於
此及至京師列輿服器皿等於庭引後主及二太子
諸王弟二十八人及司空司馬消難尚書令江總僕
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征西將軍樊毅安北將軍
魯廣達鎮東將軍任忠吏部尚書姚察中書令蔡徵
散騎常侍王元規等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慰內使
宣詔讓後主後主伏地屏息不能祇對並赦宥之賜
封長城侯文武皆隨才擢用詔下江南陳文武宣帝

戶各給五戶看守之給賜後主甚厚常引同三公之席勅樂府不奏吳音之樂恐傷其心至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終於洛陽葬河南之芒山沈皇后自爲哀策詞甚酸楚后諱務華吳興人儀同三司沈君理之女母高祖女會稽公主早亡后年幼哀慟過禮大建三年納爲太子妃後主即位立爲后性端靜好學工書當張貴妃盛寵勢傾後宮澹然居求賢殿未嘗有怨已之容居處儉約衣無錦繡左右近侍纔留五人唯尋閱圖史及佛經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感其家國亡滅自爲哀誄詞甚悲切（後主年三十即位二十七年年三十七以陳禎明三年當隋開皇九年正月二十日國亡入隋封爲長城縣公後十五年卒年五十二凡有子二十二人）初陳高祖即位日其夜奉朝請史普直宿省中夢有人自天而下導從數十人至太極前殿北面執策策金字曰陳氏五帝三十四年又後主在東宮有婦人突入唱曰畢畢國國主主尋而不見又嘗有一足鳥集於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茂草化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向水開解者以爲獨足蓋指後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也隋承火運草得火故爲灰矣及後主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開者其言皆驗初宣帝器宇弘廓有人君之量文帝知冢嗣仁弱早存太伯之心未及而崩既承萎萊之後志篡鴻運拓土開疆晚致呂梁之敗江左日蹙後主因削弱之餘滅亡之運加以荒淫沉敗梁季遂覆梁末童謠曰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及王僧辯滅群臣以謠言奏高祖曰王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爲陳也世不解皂莢之義及陳滅於隋隋氏姓楊楊羊也謠者以江東人謂羖羊角爲皂莢言終滅於隋夫興廢之兆其由來定矣

陳朝功臣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十代孫宋光祿大夫湛五代孫祖蒨父經皆列職中外總性至孝少孤養於外家蕭氏好學年十八起家梁武陵王曹參軍累遷太子洗馬侯景陷依舅蕭勃在廣州侯景平後梁元帝徵爲明威將軍入陳累位司徒左長史太常卿尚書令中權將軍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

蕭摩訶字元胤南蘭陵人祖靚父諒卒於始興摩訶少孤姑夫蔡路養收養之少果毅有勇力高祖破路養摩訶出戰敗歸侯安都常從征伐先登陷陣累至巴山太守大建五年隨吳明徹北伐濟江攻秦郡齊軍大至衆十餘萬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又有西域胡人妙閑弓矢弦不虛發衆氣甚銳衆軍尤憚之明徹自起酌酒飲摩訶

曰關羽斬顏良王今日矣摩訶飲訖馳馬挺身入齊
軍遊擲銑鋧擊中胡人又斬十餘大力者而還齊兵
莫不驚懾後從戰呂梁突衆手奪齊軍大旗屢以戰
功進驃騎大將軍侍中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閤聽
置鴟尾後特詔摩訶開黃閤門施行馬聽事寢堂並
置鴟尾仍納其女為皇太子妃及隋軍來韓擒虎賀
若弼進至鍾山龍尾後主謂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
摩訶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摩
訶引兵於賊軍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樊
毅尚書孔範又次之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各不
相知遂戰魯廣達率所部俱進陣未合士卒潰散摩
訶無所用力為隋軍所執及京師陷後主為隋人守
衛於內省摩訶請彌曰今為囚虜命在須臾願一見
舊主死無所恨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
於舊厨[illegible]食進之辭訣而去守衛者皆不能仰視入
隋為開[illegible]後同漢王諒反於并州伏誅

樊毅[illegible]烈南陽人祖方興梁同州刺史父文熾梁
益州刺史叔父文皎侯景亂戰死於青溪毅陳平入
關頃之卒

魯廣達字遍覽吳州刺史悉達之弟廣達少聰悟慷
慨愛賓客累至壯武將軍晉州刺史及王僧辯之下
平侯景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illegible]
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進位散騎常侍陳有天下
累以功勞至安南將軍侍中轉安北將軍入隋悲憤
本朝淪沒發疾而卒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少孤微不為鄉里所
齒多計略膂力兼人善騎射侯景之亂率鄉里少年
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累遷蕩寇將軍陳有天下
進號征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尋加侍中信安郡王出
為吳興內史及隋軍到白土崗忠馳入啓白當具舟
楫以就上流且以死奉衛後主信之令宮人裝束以
待久望不至既而忠已率數十騎往石子崗降於韓
擒虎後入隋為開府儀同三司卒隋文帝嘗因宴集
謂群臣曰我常恨平陳之日不先斬任蠻奴以懲
不忠

蔡徵字希祥侍中中撫軍景歷之子徵幼聰敏累遷
吏部尚書為人清簡無事京城陷入隋為民部尚書
給事中有口辨多所詳究至於仕凡官宦皇宗戚屬
及朝儀制度憲章軌則戶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
對子翼位至司徒

姚察字伯審吳郡武康人六歲誦書萬餘言十二能
屬文起家梁朝司文侍郎梁室傾亂崎嶇采野實以
供給養入於己分減推諸弟妹乃至故舊亦皆相分
自甘麤藿雖亂離之中篤學不廢陳有天下[illegible]位

尚書祠部郎中轉祕書監領著作入隋為祕書郎別
勑成梁陳二代史隋文帝嘗召察謂朝臣曰我平陳
惟得察一人而已大業二年卒於東都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祖寶文倖早卒元規八
歲而孤隨母舅氏往臨海郡年十二郡豪劉瑱有財
巨萬欲以女妻之母將許焉元規泣諫曰姻不失其
妻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
止年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人元規唯有一小舡
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等並入舡留其男女三人閣
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濟世人稱其志行少好學起
家為梁相國左常侍陳有天下累遷散騎常侍南平
王府參軍自梁諸儒[illegible]左氏學者皆以賈
逵之義難駮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
復疑滯 名錄 明三年入隋為秦王府東閤祭酒年七十
卒其所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卷續經典大
義十四卷孝經義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

建康實錄卷第二十

江寧府嘉祐三年十月 開造建康實錄並案三國志
東西晉書并南北史六朝至嘉祐四年五月畢工凡
二十卷總二十五萬七千五百七十七字計一十[illegible]

將仕郎守江寧府溧水縣主簿張[illegible] 校正
迪功郎守江寧府句容縣主簿錢[illegible] 校正
將仕郎守江寧府右司理參軍曾 伉 校
朝奉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僉書府判官孫 能 校正
宣議郎守[illegible]江寧府學教授趙 [illegible] 校正
[illegible]郎[illegible]比部員外郎通判軍府事[illegible]彭 [illegible]
[illegible]

紹興十八年十一月 日荊湖[illegible]撫使司重別雕印
監雕[illegible]荊湖北路安撫使司[illegible]
點檢[illegible]荊湖北路安撫使司[illegible]文字高
校勘[illegible]王
按勘[illegible]荊湖北路安撫使司[illegible]董[illegible]
校勘官右通直郎荊湖北路安撫使司[illegible]方[illegible]
右朝奉大夫[illegible]荊湖北路安撫使司[illegible]議官趙
右朝請大夫荊湖北路安撫使司[illegible]周
[illegible]

隆平集二十卷

（宋）曾鞏撰

明董氏萬卷堂刻本

隆平集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曾鞏撰。鞏字子固、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爲集賢校理、出知福明諸州。神宗時官至中書舍人、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紀太祖至英宗五朝之事、凡分目二十有六、體似會要。又立傳二百八十四、各以其官爲類、前有紹興十二年趙伯衛序。其記載簡略瑣碎、頗不合史法。晁公武讀書志摘其記太平御覽與總類爲兩書之誤、疑其非鞏所作。今考鞏本傳不載此集、會肇作鞏行狀及韓維撰鞏神道碑、臚述所著書甚備、亦無此集。據玉海、元豐四年七月、鞏充史館修撰、十一月、鞏上太祖總論、不稱上意、遂罷修五朝史、鞏在史館首尾僅五月、不容遽撰此本以進。其出於依託、殆無疑義。然自北宋之末已行於世。李燾作續通鑑長編、如李至拜罷等事、閒取其說、則當時固存而不廢。至元修宋史、袁桷作搜訪遺書條例、亦列及此書、以爲可資援證。蓋雖不出於鞏、要爲宋人之舊笈。故今亦過而存之、備一說焉。

皇宋隆平集序

史官記錄其來尚矣觀六史異名職司殊事史通內篇史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冊小事簡牘而已螭頭柱下操觚載簡為記事之始杜佑通典云周官有左右史本也唐史記其言事

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分掌左右史以為皇帝起居注凡對立於殿下螭頭之下史部為左史舍人為右史每皇帝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封拜黜免悉載之史官得之以為起居注起居郎掌錄天子之法度以為起居注凡冊命啟奏封拜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國史正觀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於前史官隨之蓋之其後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亦號螭首史記老聃為周柱下史漢書王莽改置柱下五史蘭臺東觀稽古責實為勸撰之所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史官序事史記令史部撰光武知古春秋中興以後以班固為蘭臺令史部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自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撰漢記相繼作于其中至於研精覃思謀正得失權輿綱紀之論總括經緯之條則必窮神於退食委蛇之間夙興夜寐之際故凡為是官者莫不家有注記自備討論豈不以事重體大君子之所盡心焉歟厥自遷固各有家學揚子山為郡上計猶獻哀牢傳得召詣蘭臺後漢西南夷傳哀牢夷章懷太子注引哀牢傳則明帝時楊子山因上計所獻文迺若陸賈魚豢張璠范曄亦復身非史職私撰國書史通內篇陸賈魚豢張璠范曄身非史職私撰國書漢陸賈撰楚漢春秋魏中郎魚豢著魏略五十卷後漢張璠著後漢紀二十卷南史范曄傳曰宋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未嘗不致意焉漢魏晉宋齊梁之世不為史官而撰集者眾而史通所稱唯上東例三人因家蓋亦由是言之一代成志必資草創於前博采群言於衆通能究當世之事備後王之鑑故知為史之說 皇朝 太祖開運立極握符御天聖神相繼熙文明之治亮采惠疇官得其人通籍史館尤為慎選凡預論者皆命世大儒博學通識允所謂良史之才者也南豐曾鞏子固為左史日嘗撰隆平集以進自 太祖至于 英宗五朝聖君賢臣盛德大業文明憲度史張治具之體文武廢置軍政大小之務郡縣戶口風俗貢職之目柴燎祠祀學校科選之設宰相百官降王外夷之事分門列傳凡一百六年為書二十卷當時號為審訂頒付史館副存于家雖非正史亦蓋勸沮記之流也世之學者前古之事靡不歷覽至于 皇朝典故則往往不知其源或年代差舛或名號錯誤事辭失據前後牴牾蓋其所傳不審而外之故事雜錄各附聞見國史法禁世莫得聞每搢紳之士文涉典故則含毫猶豫況於考著譜諜哉

述碑頌可使是非無準厚誣當時致惑來世今斯集所載五朝之事炳然在目曾大父淄王昔典宗正嘗校此書不敢顓祕庶幾仕學君子有所考質嗚呼觀古人滋益稷之言知帝堯帝舜之事學者豈不孜孜歟

紹興十二年四月　日淄國趙伯衛謹序

董氏萬卷堂本

隆平集目錄

卷第一

聖緒　符應　都城

官名　官司　館閣附文書

郡縣　學舍　寺觀

宮掖

卷第二

行幸　取士　招隱逸

郤貢獻　慎名器　革弊

節儉　宰執

卷第三

祠祭附損齋　刑罰　燕樂

愛民附方樂　典故　河渠

戶口　雜錄

卷第四

宰臣

范質　魏仁浦　王溥

王盷水附孫　薛居正　沈倫

盧多遜　趙普　李昉子宗諤

宋琪　呂端兄餘慶　李沆

畢士安　呂蒙正　張齊賢
王旦　向敏中　寇準
王欽若　丁謂　馮拯

卷第五

宰臣
王曾　李迪　張知白
呂夷簡　張士遜　王隨
陳堯佐 堯叟 堯咨　章得象　陳執中 父恕
晏殊　杜衍　龐籍
劉沆　賈昌朝　宋庠 弟祁

卷第六

參知政事
劉熙古　竇偁 兄儀　李穆
賈黃中　王沔　蘇易簡 孫舜欽
張洎　辛仲甫　李至
李昌齡　趙昌言　王化基 子舉正
郭贄　溫仲舒　陳彭年
趙安仁　任中正 弟中師　魯宗道

卷第七

參知政事
薛奎　蔡齊　盛度
韓億　王鬷　宋綬
李若谷 子淑　晁宗慤

卷第八

參知政事
范仲淹　丁度　吳育
程琳　明鎬　王堯臣
程戡　孫抃

卷第九

樞密

吳廷祚 子元扆　王仁贍　李處耘 子繼隆 孫昭亮
石熙載 子中立　楚昭輔　李崇矩 子遵勗 孫端懿
弭德超　楊守　張遜
曹彬 子璨瑋 孫儀　楊礪　宋湜
錢若水　張宏　夏侯嶠
柴禹錫

卷第十

樞密
王繼英　王顯　韓崇訓
周瑩　劉昌言　趙鎔

李惟清　王嗣宗　馬知節
周起　曹利用　姜遵
王曙叔　趙稹　李諮
王博文子疇　范雍　張耆
張觀

卷第十一

樞密
夏竦　王德用父超　狄青
高若訥　田況　包拯
孫沔

宣徽使
昝居潤　張美　潘美
郭守文　雷有終　李用和
郭承祐　張堯佐

卷第十二

王後
周鄭王

僞國
錢俶子惟演　陳洪進　李煜
劉繼元　孟昶　高繼沖
劉鋹　周行逢

卷第十三

侍從
張昭　扈蒙　陶穀
成綸父同文　徐鉉　楊徽之
王禹偁　田錫　邢昺
孫何弟僅　路振　朱昂
宋白　杜鎬孫杞　張詠
种放　楊億

卷第十四

侍從
樂黃目父史　劉筠　錢昆弟易易子彥遠
蘇紳　李行簡　馬亮
楊大雅　孫甫　司馬池
張師德　謝絳　李仲容
馮元　孔道輔　段少連
葉清臣　彭乘　王洙
胥偃　狄棐　吳遵路父淑
周湛　楊察弟寘　余靖
賈黯　何中　陳從

卷第十五

儒學行義

尹洙　江休復　周堯卿

孫復　石延年　張唐卿

石介　胡瑗　劉顏

王回　劉羲叟　徐復

高澤　林逋　代淵

趙師旦　曹覲　孔宗旦

卷第十六

武臣

藥元福　郭瓊　何繼筠 子承矩

楊廷璋　王審琦　符彥卿

王全斌 孫凱　李謙溥 子允正 允則　賀惟忠

姚內斌　董遵誨　王彥昇

趙贊　李漢超　楊美

郭延謂　李懷忠　郭進

武行德

卷第十七

武臣

馬仁瑀　楊鄴 子延昭　王彥超

留福　荊罕儒　范廷召

王晏　王景　元達

錢守俊　譚延美　高瓊 子繼勳

党進　呼延贊　崔翰

[illegible]　曹翰　翟守素

折御卿　侯延廣　田重進

盧斌　趙延進　康保裔 子繼英

卷第十八

武臣

魏丕　安守忠　楊允恭

張永德　柳開　王漢忠

慕容德豐　王繼忠　張凝 子昭遠

上官正　周審玉　田紹斌

李重貴　石保吉　王中正

石普　曹克明　李繼宣

荊嗣

卷第十九

武臣

楊嗣　李溥　盧鑑

周美　焦守節　閻守恭

張諭　安俊　王信
劉平　石元孫　王珪
耿傅　桑懌　任福
葛懷敏　郭恩　馬遂
景泰　趙滋　李緯
范恪　張亢　种世衡
劉滬　張君平　孟元
馬懷德　許懷德

卷第二十

夷狄

耶律隆緒　趙保吉　嘝厮羅
李公蘊

妖寇

王小波　李順　王均
陳進　區希範　王則
儂智高

隆平集目錄畢

隆平集卷第一

南豐曾鞏集

聖緒

聖宋趙姓帝高陽氏之後自漢京兆尹廣漢而下世居涿郡爰及唐季僖祖生焉燕薊之俗尚武時有僖祖以儒學顯終於縣令曆永清文安幽都三邑順祖即其子也少博學有時譽終於御史中丞翼祖即其子也少年慷慨有大志歷營薊涿三郡宣祖即其子也雅尚儒素又勇智過人仕周爲將帥終贈太尉○太祖皇帝以宋州節度使爲始封故國號大宋以火

德王色尚赤○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宣祖皇帝之第二子母曰昭憲皇太后杜氏初後唐明宗即位每夕焚香禱天曰臣出戎狄世亂爲衆所推願上天早生聖人與中國爲主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太祖生周顯德七年正月三日統師北征劉鈞次陳橋軍士推戴勢不可避四日周帝遜位○太祖登極以生辰爲長春節改元建隆追尊皇高祖府君謚文獻皇帝廟號僖祖陵曰欽陵皇曾祖府君謚惠元皇帝廟號順祖陵曰康陵皇祖府君謚簡恭皇帝廟號翼祖陵曰定陵皇考府君謚昭

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開寶九年十月癸丑宮
車晏駕在位十七年聖壽五十葬永昌陵孝明皇后
王氏孝章皇后宋氏(繼孝明立)孝惠皇后賀氏(即位後追冊)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宣祖皇帝之第三子太祖同母弟晉天福四年十月
七日生顯德七年從太祖北征太祖既爲諸軍擁戴
師還
太宗叩馬首告曰諸軍將校若恃功肆行剽略使民
肝腦塗地非順天應人之意願誓而後進太祖遂誓
于衆諸將而下翕然禀命太祖嘉帝英略友愛益[illegible]

傳位之意始於此開寶九年十月癸丑即皇帝位是
年改元太平興國以生辰爲乾明節淳化元年改曰
壽寧節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宮車晏駕在位二十二
年聖壽五十九葬永熙陵明德皇后李氏(即位後立)淑德
皇后尹氏懿德皇后符氏(並即位後追冊)元德皇后李氏([illegible]
皇帝追尊)
眞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太宗皇帝之第三子母曰元德皇后李氏生帝於
開寶元年十二月二日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即皇帝
位次年改元咸平以生辰爲承天節乾興元年二月

戊午宮車晏駕在位二十六年聖壽五十有五葬永
定陵章穆皇后郭氏(即位後冊)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繼章穆立)
章懷皇后潘氏(即位後追冊)章懿皇后李氏章惠皇后楊
氏([illegible])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眞宗皇帝之第六子母曰章懿皇后李氏生帝於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即
皇帝位次年改元天聖以生辰爲乾元節嘉祐八年
三月辛未宮車晏駕在位四十二年聖壽五十有四
葬永昭陵皇后曹氏(即位後立)廢后郭氏溫成皇后張氏
([illegible]妃追冊)

英宗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太宗皇帝之曾孫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母曰仙遊
縣君任氏生帝於天聖十年正月三日嘉祐八年三
月辛未即皇帝位次年改元治平以生辰爲壽聖節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宮車晏駕在位五年聖壽三十
有六葬永厚陵皇后高氏(即位後冊)

符應

寶儼周顯德中與楊徽之盧多遜同在諫垣嘗曰天
地厭亂久矣丁卯歲五星聚于奎自此太平矣恨不

與二拾遺同上之也乾德五年丁卯五星會于奎併果巳卒前次陝橋軍中有苗訓者善占候引視史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晉天福中兩浙民間語必以趙字爲助如飲曰趙飲食曰趙食之類宋興錢俶獨先恭順蓋悟此也○蜀自孟昶襲位民家貿物者必書門曰召主收贖及昶末年命翰林學士辛寅遜書桃板辭不工昶自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而長春節太祖生辰也江南自晉漢以來民間服玩及王全斌平蜀朝廷以參知政事呂餘慶知成都府修麗者或鬭之必曰此物爲趙寶乎又金陵宮女染碧夜偶不收得雨色益鮮白爾競收雨水以染謂之天水碧天水趙姓郡號也

都城

東京城以宣武軍節度使治所建周世宗命韓通以近甸丁夫增修太祖建隆三年命有司廣皇城東北隅按洛陽宮殿圖營繕太宗太平興國四年重立京城內外門名二十有五（外城門南薰而下十七內城門宣明而下八）○西京古洛邑今與南北京並爲別都○南京景德三年升應天府建　北京慶曆二年升大名府建

官名

諸州置通判始於建隆四年命刑部郎中賈玭等充湖南道諸州通判乾德四年詔自今事無巨細須長吏通判僉議連書條翰方得奉行太宗朝以宋琪爲開封府通判是後開封府不復置司寇參軍建隆間置以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并在銓選人爲之其後改曰司理五代時兩京軍巡諸州馬步院都虞候判官止以開封河南及諸州牙校充選至是改馬步院爲司寇而兩京軍巡始選任京官○轉運判官開寶六年廣南路初除徐澤一員太平興國三年諸路並置以武德使副爲皇城以閑廐使副爲宗儀太平興國

中改○文明殿學士太平興國五年因殿名置九年殿災改建爲文德殿此職遂廢○以補闕爲司諫以拾遺爲正言太平興國六年改○內殿崇班左右侍禁太平興國六年置以供奉官殿直有四十年不得遷轉故贈此二資崇班在供奉官之上殿直在侍禁之下又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以天廐使副爲左右騏驥雍熙間改○宣政使淳化中置太宗曰宣徽使執政之漸非臣者所宜處以王繼恩平李順有功故特置此職授之○翰林侍讀學士咸平二年參用舊制祿秩次翰林學士以侍讀授楊徽之夏侯嶠呂

文仲以侍講授邢昺唐開元有侍讀其後有翰林侍讀學士至五代廢太宗始命呂文仲侍讀寓直禁中名秩尚卑故復更制三司使咸平六年復後唐長興之制長興中張延朗領其使其後遂廢至是以寇準嘗執政故以為使兼總三部丁謂鹽鐵查道度支林特戶部並副使又以判官六員分掌政令奏事又有更制使止書檢餘皆副使判官主之○資政殿學士景德二年因殿名置殿在龍圖閣之東序時王欽若求罷政事優詔不已特置此職以寵之殿學士在翰林學士之下侍讀之上是冬又加欽若大學士之稱

在翰林承旨之上○龍圖閣待制景德初閣成因置此職以授戚綸杜鎬大中祥符末又以馮元直龍圖閣待制直閣之名蓋始於此○提點刑獄景德四年置在轉運使副之下而俸給同每路二員內一員武臣帶同字天禧四年改曰勸農事至是提點刑獄亦籍○內殿承制大中祥符二年置在崇班之上○景福殿使大中祥符五年置以授內臣劉承規○發運都監天禧間置○天章閣待制天聖中置景祐間又添置侍講○崇政殿說書景祐元年置以授賈昌朝○端明殿學士景祐初復後唐長興之制以殿為名置此職○觀文殿大學士慶曆七年置時宰相賈昌朝求罷政事除右僕射因以此職寵之仍詔自今曾任宰相者方除○紫宸殿學士慶曆八年因殿名置以授丁度是後不復置

官司

事材場先隸閤門承翰以入作司出納積弊建議於都城西置場治此而後授之世以為使○綾錦院乾德五年置之咸平蜀所得錦工六百人隸焉○內藏庫太祖所置謂之景福內庫太宗新其名曰內藏自淳化至景德用兵及郊丘之費不取於民有司

假內藏緡帛六千餘萬每歲多或三百萬少亦不下百萬累年不能償詔知錮除之真宗景德中命陳彭年作記以示後臣因此庫乃為計司備經費爾苟非儲用能如是邪○以武德司為皇城司太平興國中改○計發司太宗從魏羽請遵故事復置因命羽典領自唐以來凡制詔皆經東臺省審有未便者許封駁以聞上之者給事中也咸平四年改門下封駁事則給事中之職○以匭院為登聞院太平興國六年改置咸平四年改登聞院曰登聞鼓院改鼓司曰登聞檢院自光匭函遂廢○天聖間於登聞檢院鼓

院各以匭函為檢匭凡言大事朝政闕失或訴冤未辨者悉令投檢匭以進即言涉奇邪無得通聞○以大府為左右騏驥院雍熙初改○三班院雍熙四年置先供奉官以下隸宣徽院其員寖多故別置官司考課而陞黜之理欠司雍熙四年詔諸路州郡置○以軍頭司為殿前忠佐司端拱元年改○審刑院淳化二年於禁中置以李昌齡知院事凡具獄案牘大理寺刑部方關審刑中覆然後下相府相府又以聞始論決○理檢司淳化三年詔於乾元門西北廊置復唐制也○天聖中遂置理檢使以御史中丞領之

○審官院淳化四年改考課別官院為之其幕職州縣官止曰考課院○國信司景德元年因契丹修好始置止以內臣閤承旨領其事諫院明道初置○都水監嘉祐三年置

館閣附

三館新修書院太平興國三年詔賜名崇文院唐武德中初置修文館隸門下省正觀中建史館於禁中專掌國史開元五年於乾元殿東廊寫四部書置刊定官以麗正殿為修書史十二年詔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曰集賢即麗正殿也以修書史為集賢殿

書院三館之名蓋起於此自是集賢昭文置大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皆以宰相兼領又置學士修撰直館校理之職以他官領之昭文館隸門下省史館寓於集賢至梁遷都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十數間為三館湫隘喧雜太宗即位顧左右曰此豈所以待天下賢俊耶詔經度左昇龍門東北車府為三館又敞閣圖植花木引御溝水注其中闢便門西序備行幸盡遷文籍置焉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初乾德中平蜀得書一萬三千卷開寶末平吳又得二萬卷泰

稍書為八萬卷○秘閣初隸京百司淳化元年秘書監李至等言藏書之府漢麒麟天祿閣在未央宮中命劉向揚雄典校謂之中書即內庫書也後漢東觀亦在禁中桓帝始置秘書監掌圖書秘記謂之秘書魏分秘書為中書而秘書監掌藝文圖籍後以秘書爲少府王肅為秘書監論不應屬少府因是仍舊而蘭臺亦藏書故薛夏云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晉宋皆有秘書之號孝武好覽文籍敕徐廣料秘書閣四部三萬餘卷宋謝靈運為監補秘閣之遺逸齊末兵火經籍散亡隋煬帝寫秘閣之書分為三品於觀

文殿廊廡之唐開元年於乾元殿東廊寫四庫書以
充內庫命褚元量馬懷素總其事後以集仙殿爲集
賢殿內置書院今陛下建祕書閣以藏奇書頗須明
詔俾與三館同列不隸京百司詔自今祕閣宜次三
館祕書省依舊屬京百司○唐會要百卷建隆二年
宰相王溥進德宗時蘇冕撰四十卷武宗時崔鉉又
撰四十卷溥采宣宗以來故事廣成百卷○開寶通
義二百卷開寶四年學士李昉進唐開元中徐堅蕭
嵩等刪定古今五禮百五十卷昉等廣以成二百卷
開寶通義纂一百卷開寶六年參知政事盧多遜進

○太平總類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皆太平興國中儒
臣李昉等編次○文苑英華一千卷雍熙三年學士
宋白等奉詔以前世文章纂成○道藏經大中祥符
九年樞密使王欽若刪詳凡三洞四部共四千三百
五十九卷欽若上道德隆符乃老君聖祖所述升于
洞真部遷黃庭人經之次又總爲目錄表求御製序
詔從其請賜名曰寶文統錄欽若又言三洞真經者
無上大羅天中玉京元都祕藏之所蘊也元始命天
皇真人象形模寫名曰天書玉篆爲文字之宗由是
經錄符圖諸天靈寶通相祖述故道經爲首焉洞真
經洞元經洞神經總百九十二萬四千三百八十卷
祕在玉京七都三十二天未盡降世間關闢後已降
之經一萬九千九百七十卷梁簡文帝時有六千餘
卷唐明皇所撰瓊綱總三千餘卷徐鉉等嘗校勘去
其重復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至欽若又增五百餘
卷爲洞真洞元洞神謂之三洞太清太平太真正一
謂之四部欽若又於道藏中檢閱神仙姓同姓者四
千人事迹以聞詔圖形景靈宮廊廡

郡縣

建隆三年以青州北海縣爲北海軍○建隆四年以

秦州大潭縣治成紀開封府東明鎮爲東明縣義州
山寨鎮爲安化縣（義州太平興國初改爲宜州）潭州弘道縣爲營
道縣又以潭州江華縣隸道州○乾德二年以襄州
陰成鎮爲光化軍以襄州穀城鎮爲乾德縣隸光化
軍以朗州桃源鄉爲桃源縣以揚州迎鑾鎮爲建安
軍割永正縣隸焉○乾德二年以溧州常豐場爲常
豐縣衡州安仁場爲安仁縣江陵府白洑巡爲潛江
縣白日巡爲建寧縣萬庾巡爲萬庾縣白沙院爲白
沙縣以北海軍爲濰州割營丘昌邑并北海縣隸焉
○乾德四年以漣口鎮爲永康軍割成都府導江縣

蜀州青城縣隷焉○乾德五年以成都府金水縣爲懷安軍割漢州金堂縣隷焉○開寶元年詔隴州置隴安縣○開寶二年以合州濃洄鎭爲廣安軍○開寶三年以萬州梁山縣爲梁山軍滄州無棣縣爲保順軍○開寶四年改資州輔唐縣曰安丘蜀州唐興縣曰江源壽州盛唐縣曰六安同州奉仙縣曰蒲城廣南恩唐州曰恩州明州曰南雄州又升揚州高郵縣爲高郵軍○開寶五年以荆門鎭爲荆門軍割荆南長林縣隷焉又改邕州晉興縣曰樂昌利州益昌縣曰昭化趙州昭慶縣曰隆平○開寶六年以雲安

〈隆平集卷一〉 十三

監爲雲安軍○太平興國二年以李繼昇築潞州北亂柳九閭中爲威勝軍建鎭州成保寨爲平定軍曹州定陶鎭爲廣濟軍改平南軍爲太平軍以蕪湖繁昌縣隷焉○太平興國三年以廬州無爲縣爲無爲軍以建州邵武縣爲邵武軍○太平興國六年以定州保塞軍爲保州易州太保寨爲平塞軍梁門口寨爲靜戎軍是年改靜戎曰靜安以霸州淤口爲破虜軍改新鎭軍曰平戎○太平興國七年以江州星子縣爲南康軍改關南曰高陽關○太平興國八年以海門鎭爲太平軍以衢州開化場爲開化縣雍熙四

年以廣德軍郎步鎭爲建平縣○端拱元年以黎陽縣爲通利軍以富國場爲富國監○淳化元年以大庾縣置南安軍以大庾南安上猶三縣隷焉○淳化四年以耀州黎園鎭爲淳化縣○淳化五年降成都府爲益州以李順之亂故也以撫州金溪場爲金溪縣建州崇安場爲崇安縣岳州王朝場爲平江縣信州寶豐場爲寶豐縣汀州上杭場爲上杭縣武平場爲武平縣仍舊隷汀州又以石保寨建威寨軍席雞城寨建清遠軍復爲環州○至道三年建三泉縣爲大安軍以西縣隷焉降天長軍依舊爲縣隷揚州以

〈隆平集卷一〉 十二

揚州六合縣隷建安軍築古原州爲鎭戎軍其謀出於節度李繼隆因蔚茹河路護靈州軍糧因帥進壁而還○咸平元年改太平軍爲太平州○咸平三年以嵐州靜樂寨爲靜樂軍○咸平四年以涇州長武鎭爲長武縣仍隷涇州○咸平五年改靜樂軍爲憲州以開封府通許鎭爲咸平縣○景德元年改威虜軍曰廣勝靜戎軍曰安肅破虜軍曰信安平戎軍曰保定寧邊軍曰永寧定遠軍曰永靜定羌軍曰保德平虜城曰肅寧○景德三年升應天府爲南京以齊州章丘縣爲清平軍以淄州高苑縣爲宣化軍以河

南府永安鎮爲永安縣○大中祥符二年改浚儀縣
曰祥符升建安軍爲眞州○慶曆二年升大名府爲
北京○慶曆八年改貝州爲恩州

學舍

五代學校不修學者多各從其師是以廬山有白鹿
洞書院嵩陽嶽麓亦各有書院國朝各賜以書籍大
中祥符初應天府民曹誠徇卽戚同文舊學之地造
舍召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戚綸之子舜賓主之
其後庠序之教興而所謂書院者未之或聞矣武學
慶曆二年置於武成王廟

寺觀

建隆元年詔諸道寺院經顯德二年已廢者不得存
留其佛像許移置見存留處○開寶三年改封禪寺
爲開寶寺五年賜峨眉山新寺名光相○太平興國
二年改新造龍興寺爲太平興國寺四年改報光寺爲
乾明寺雍熙二年改廬山東林爲太平興國寺西林爲
乾明寺通玄寺爲太平觀九年置啓聖禪院卽太宗
皇帝降誕之所○大中祥符間在京及仙源縣壽丘
並建景靈宮立聖祖殿仙源縣壽丘建太極觀立聖
祖母殿詔天下州軍監置天慶觀仍並建聖祖殿又

改潤州京江中金山曰龍游禪院是山古謂之浮玉
唐正元二十一年江寧獲黄金數鎰詔改爲金山有
頭陀自稱裴氏至山始創寺咸通中曹確以山名寺
爲唐李景保大間改寺名澤心寺○治平三年詔應
無額寺院屋宇及三十間以上者並賜壽聖爲額因寺
不及三十間者並行折毀

宮掖

建隆初後宮止及二百八十餘人開寶五年水災太
祖徧諭之曰願歸者以情言得五十餘人賜白金幃
帳遣之太宗嘗謂侍臣曰晉武帝平吳之後宮當數

千人朕以此爲戒宮中妃御掌事輩不過三百人猶
以爲多吏差擇之後雍丘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
嬙上謂宰臣曰內庭給使亦分掌事有不可去者爾
朕固不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充其中如秦漢之君
也李昉請加黜責以懲妄言上曰朕嘗以言罪人
但念程不能知爾眞宗卽位擇宮中給事歲深者出
之景德元年又令籍宮中止留年高者餘悉放出皆
號泣願留上敦諭令中使訪良族聘之宰臣李沆曰
此盛德之事也大中祥符元年又遣出百人謂近臣
曰亦何用之一端也　仁宗寶元二年放宮人二百

七人諭輔臣曰不獨矜其幽閉亦省掖廷費也○英
宗治平元年放宮人一百三十五人又明年放一百
八十人宮人及戚里有留內寺觀爲尼女冠不出者
上一日謂宰臣曰欲聽從人可乎韓琦等對曰陛下
哀憐及此識仁政之一端也遂聽其從便

隆平集卷第一

隆平集卷第二

行幸

建隆元年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五月駕幸軍前六
月筠自焚澤潞平七月車駕還京時筠子守節據上
黨開城降死是年九月李重進叛十月車駕幸軍
前十一月重進自焚十二月車駕還京重進太原人
用經之甥在川爲平盧軍節度使判揚州至是以揚
州叛開寶二年二月親征太原五月太常博士李光
贊上言遂詔班師六月車駕還京○太平興國四年
二月親征太原先詢曹彬曰周世宗太祖親征何以

不能克對曰世宗以史超敗於石嶺關人情驚擾故
師還太祖屯兵於甘草地軍人多腹疾遂中止令兵
甲精銳翦孤壘猶拉朽爾上於是決計四月至太原
五月降其城劉繼元始降詔釋之六月駕臨范陽七
月還京○咸平二年北虜入寇十二月駕幸河北三
年正月王師告捷車駕還京○景德元年北虜入寇
十一月駕幸軍前次衛南縣大將李繼隆奏今月二
十四日敗虜衆於澶州城北虜將順國王撻攬爲王
師強弩所斃其衆遂遁時虜主及其母同入寇因王
繼忠遂乞修好二十六日駕至澶州虜使韓杞見于

行在十二月車駕還京○景德四年正月駕幸永安朝拜諸陵二月幸河南三月車駕還京○大中祥符元年十月駕幸泰山行封禪禮辛亥享昊天上帝以太祖太宗配三獻畢封金玉櫃壬子禪祭皇地祇於社首山十一月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及孔陵林木俠道遂降輿乘馬至宣尼墓設奠再拜又加諡齊太公曰昭烈武成王建廟青州追封周公曰文憲王建廟曲阜縣是月車駕還京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大中祥符四年車駕幸河中府親祠汾陰二月丁巳至寶鼎縣奉祇宮辛酉上服袞冕祀后土祇改

奉祇宮曰太寧宮以寶鼎縣爲慶成軍隸河中府又改慶成軍寶鼎縣曰榮河縣三月幸西京至永安縣謁諸陵四月車駕還京○大中祥符七年正月駕幸亳州太清宮奉加號冊寶丙午至真源縣奉元宮上齊于迎禧殿戊申上服通天冠絳紗袍進大次己酉行朝謁禮改真源縣曰衛真升應天府爲南京以新修聖祖殿爲鴻慶宮二月車駕還京

取士

舊制臺閣近臣每年得以抱文藝者公薦於貢闈知舉官去取不能無所徇建隆四年詔禁止之○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荆湖等路所薦舉人並給往還券○開寶六年初殿試進士自是爲定制故事禮部放牓勑下之日醵錢爲同年飲於曲江近世多於名園佛宇太平興國元年呂蒙正等及第始官爲供帳仍賜御詩至道二年張洎以儒行篇刻板印賜近臣并新及第人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至唐爲盛每歲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八十人既而復故開成間連歲放四十人俄仍舊制太宗即位旬日之間放進士三十三人經科百九十六人並賜綠袍木簡本命官而釋褐新制也咸平三年放進士四百一十四

人并九經而下共一千五百四十六人景德初進士遂至七百八十三人自是取人日益盛矣景德以前進士及第導從過多景德二年貢院乞令狀元用一節呵導餘止雙控馬首過常參官斂馬側立詔從之○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殿前第一人及第詔令金吾司差七人許出節前引遂爲定○大中祥符五年殿試題始賜印及草紙○天聖中初置武舉至皇祐罷治平元年復置○制舉自乾德二年至治平應詔人無定數

訪隱逸

道士潘隱字樓眞常山人兼通儒釋與太祖征太原還幸其所居問曰師年八十容貌甚少必能養生宜以教朕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軒帝陶唐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悅厚賜之○王昭素酸棗人篤學有至行鄉人有訟不之官府而詣昭素爲之辨折無不敬服開寶二年召至命講易年踰八十矣居月餘求歸特授國子博士自李穆而下有聞於時者皆其門人也○陳摶居華山雲臺觀太平興國間兩至京師賜號希夷先

生上令引至中書宰相宋琪問修養之道摶曰不知也今上言皆究治亂之大旨誠有道仁聖之主正君臣協心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無大於此時年近百歲居華山四十年端拱二年預言其卒以表來上云大數有終聖時難戀命弟子賈德升鑿石室於張超谷室成而逝摶能逆知人意有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年數百歲顏如嬰兒行數百里頃刻而至常與摶酬唱人以爲神仙○布衣潘閬常賣藥京師好交結上左右有言其善吟詩者至道初召對賜進士出身國子四門助教未幾追還所賜眞宗西祀有言閬狀類野河中李瀆皆隱居求志上特召之皆稱疾不起天禧四年二人者繼逝各追贈著作郎仍賜其家粟帛

郤貢獻

淳化中夏州趙保忠獻鶻謂之海東青上曰朕久罷畋遊無所用也還以賜之○景德中文州尚牧獻白御馬一上曰進貢無名命還之○大中祥符間蒲端國獻昆侖奴上曰異俗離去鄉土可憫也命還之○天聖元年乾元節知寧州職方員外郎楊及以繡佛來獻上謂近臣曰及佞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

安用此爲命亟還之○仁宗諭輔臣曰川路舊貢織繡佛像者悉罷之宰相王曾曰臣恭聞德音所謂不作無益害有益也○淄州歲貢柑橘及蜜煎菓實又致其餘於大臣謂之貢餘宰相王曾請加禁止上曰貢且勞矣況其餘乎命亟罷之○英宗即位于闐國遣使貢獨峰駝上曰異物非朕所貴命還之右贊善大夫陳世修獻白馬一英宗賜帛五十段仍還其馬

愼名器

嶺功使衡得仁以老乞外官引唐莊宗朝故事與領

郡太祖謂宰相曰伶人爲刺史亂世事豈可效宰臣
欲以爲上州刺史司馬上曰此亦不可輕授止令與
太常寺太樂後使尹繼倫端拱二年敗北虜於
唐河殺其突厥相公射鵰將下越中騎虜衆大潰相
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時大將各除出種虜騎行將及
因足穫免其功止加洛苑使長州刺史唐制郊祀行
慶止遷勳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宋初因之未暇革
去有司陳希何歷舉言其非制眞宗嘉納遂
定三年磨勘遷秩之法郊禮止加散官勳爵景德初
李繼隆不保上以其勞於澶淵禁其驍將捷覽飲至

行賞繼隆而下止加勳階食邑○眞宗嘗語輔臣欲
省兵入減吏員宰臣向敏中曰太祖太宗朝閤門祇
候止二五員今踰數百除授未已頗與推擇上曰相
承爲例當漸省之○與國長公主以嘗宦使道任化
請有司授閤食使東頭供奉官眞宗曰元份嘗有請
已諭其不可今乃復爾命樞密院召任化成之○樞
密使副張士遜求以子友直爲館閣校勘仁宗曰館
閣所以待英俊可以恩奏乎上命友直於館閣讀書
遂詔校勘無得留員仁宗謂輔臣曰圖書之府所以
待賢俊而備討論也比來公卿之族多以恩澤爲

殆非詳延之意也其詔自今輔臣兩省侍從不得陳
乞子弟親戚爲館閣官其進士及第三人以上亦考
所進文召試入等始得除○駙馬都尉柴宗慶求爲
使相仁宗問輔臣曰如何宰相王曾對曰先朝石保
吉魏咸信皆歷行陣有勞晚方除使相且將相之任
繫國重輕豈容私請上曰朝廷名分何可妄求卿等
可召宗慶諭之○杜衍爲宰相凡內降與恩澤者少
積至十數於上前面納仁宗語諫官歐陽修曰外人
知杜衍封還內降邪朕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衍
不可爲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章懿太后弟李

用和長子璋既爲閤門副使次子珣又求任通事舍
人仁宗諭之曰朝廷爵賞所與天下共也戚里之家
兄弟遷補皆如己欲使朕將何以待諸勳舊乎○章
惠皇后弟汝州兵馬總管楊景宗乞爲郡仁宗以其
累犯法復起曰朕於景宗何愛一郡然貪虐之性老
而益甚使爲郡則一方受弊矣○張堯佐爲三司使
言者慮其遂大用也力爭攻之上諭輔臣曰自今后
妃之家毋得用爲執政著以爲令翰林侍讀學士張
瓌判吏部流內銓其子郾城主簿庖民鈞試未嘗考
功補考而又考限未至同判銓翰林侍讀學士范鎭

令用例以隨身將爲證而不取審狀考移令環雖
嶷親不預其事然知其故而弗止英宗以問輔臣皆
言環可勿劾上曰環私其子可不顧銓法耶命特奪
一官降知濠州鎮亦坐贖金○英宗皇帝患吏員猥
多乃詔待制以上六周年中書取旨轉官至諫議大
夫止京朝官並四周年與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
監以七十員爲額於前行郎中先補官者補其闕酬
賞及特恩不在此限

革弊

五代以來天下郵傳皆役平民建隆二年始命以軍

（隆平集卷一　八一）

人代之五代時使臣往來及輦運官司皆役僑居人
戶謂之遞夫建隆三年詔禁止之○五代承唐季亂
離之後國用窘蹙故冬服止及將相翰林學士諸軍
大校建隆三年初賜文武常參官太平興國二年十
月朔詔賜百官諸軍校百夫長以上及遣使齎賜落
鎮州郡冬服自是以爲常五代以來領節旄者多武
夫悍卒所至必補親吏代判緣是爲姦民被其患乾
德三年詔諸州長吏或藉人代判者於賓幕內擇公
幹官不得復任元從人○五代以來衣服旗幟止以
綵繢開寶四年郊禋初易以繡衣鹵簿內臣李承進

見事唐莊宗太祖嘗問莊宗時事對曰莊宗好畋獵
每出近郊禁止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冷望陛
下與救接莊宗隨所欲給之如此者非一晚年蕭牆
之禍由賞賚無節威令不行也太祖歎曰二十年夾
河戰爭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誠兒戲○開寶四年
以郊禋優賞三班殿直撾登聞鼓投御函乞例上遣中
使諭曰朕之所與使爲恩澤豈有例邪其撾鼓者
決二十餘配許州牙校自都指揮使尹進而下並杖而
降籍初平蜀日選孟昶親兵一百二十人隸殿前司
謂之三班殿直至是遂廢○堂後官五代以來擇用

（隆平集卷二　九二）

諸司人吏倚法徇私莫可檢察開寶末始詔流內銓
揀選人令錄與升朝官判司簿尉與上縣令俾充是
選其後止以諸科出身人充漢乾祐以來天下令錄
判司簿尉並據所請俸折支物每一千分兩戶俾月
輸緡錢除二稅外與免徭役謂之俸戶開寶九年太
祖即位始詔罷之○親從指揮使馬韜稱京城有賊
願自緝捕太宗謂輔臣曰朕尹京日聞韜以緝捕爲
名頗爲民害事未彰露姑置之自今捕盜止委開封
府可也

節儉

太祖嘗閱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毀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太宗未嘗御新衣樞密使王顯等侍數覩上袴上怪而問之對曰陛下袴紋綫皆倒上笑曰澣濯頻故爾朕念機杼之勞且欲化天下以儉也○油衣庫言帝幞損弊者數萬請毀棄之太宗命煮染雜色成旗幟數千它日有司又以管籥棄材請給甄官薪上命擇其可用者成什物數千分賜宰相李昉等咸相顧而歎曰富有天下而猶器微物於已棄之餘則其大者可知矣○御馬舊以織成帕覆鞍勒至道二年詔以黃絹代之輔臣嘗因奏事至福

寧殿之西閣見仁宗所御幄帟茵褥皆質素暗弊自是大臣之家無復僭侈

宰執

唐以侍中中書令爲眞宰相又言故事左右僕射各一人侍中中書令各二人爲正宰相武德初李勣任左僕射以南省務疏於北省始命帶中書門下三品竝平章事者爲眞宰相其宰相僕射不帶同三品者但釐尚書省務而已正觀至德間置左右相又有知政事參議朝政參預朝政參知政事參知機務皆宰相之稱也高宗謂參知政事崔知溫曰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元同歷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待舉等竝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則是平章事亦或居參知政事之下其後方鎭遂有以恩授平章事者然而宰相謂之平章事蓋始於唐矣乾德二年太祖旣以趙普爲相且欲用薛居正呂餘慶故詢翰林學士陶穀曰下丞相一等何官穀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翊日竝命居正餘慶參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於政事堂禮上殿庭別設塼位居宰相後敕尾列銜仍下押字太宗始命與宰相更互知印時議者謂穀之對爲失而下

丞相一等漢御史大夫是也雖然唐參知政事固宰相之任曾何以爲百王不易之制殆稱謂適同爾官制因時輕重蓋可見矣僕射侍中皆秦官僕役於射謂之僕射緣所領之事而立名者爾侍中則丞相之史也抗之以爲宰相名同而實異甚矣樞密使唐特以宦者處之朱梁改曰崇政院始命敬翔爲使後唐同光復其舊稱命宰相兼其任石晉天福中廢樞密而置宣徽南北院至開運初復置樞密院而宣徽之名因以不廢宋興以平章事爲宰相以參知政事樞密使副知院同知院簽書院事竝爲執政官宣徽使

居執政官之次或以加前執政或以待勳舊焉

宰相（並以先後爲次出而復任者互存）

范質　王溥　魏仁浦　趙普　薛居正
沈義倫　盧多遜
右自建隆元年正月至開寶九年十月
薛居正（子平）　沈義倫　盧多遜　趙普　宋琪
李昉　趙普　呂蒙正（聖功）　李昉　張齊賢
呂蒙正　呂端
右自太平興國元年十月至至道三年三
月

呂端　張齊賢　李沆（太初）　呂蒙正　向敏中
寇準（平仲）　畢士安　王旦（子明）　向敏中　王欽若
寇準　李迪（復古）　丁謂　馮拯
右自至道三年三月至乾興元年二月
丁謂　馮拯　王曾（孝先）　王欽若（定國）　張知白（用晦）
張士遜　呂夷簡　張士遜　李迪　王曾
王隨（子正）　陳堯佐　張士遜　章得象　杜衍
賈昌朝　陳執中　文彥博　宋庠（公序）　龐籍
陳執中　梁適　富弼　劉沆（冲之）　韓琦
曾公亮

右自乾興元年二月至嘉祐八年三月
韓琦　曾公亮
右自嘉祐八年三月至治平四年正月

參知政事

薛居正　呂餘慶　劉熙古　盧多遜
右自乾德二年四月至開寶九年十月
竇偁　郭贄　宋琪　李昉　李穆
呂蒙正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陳恕
張齊賢　賈黃中　李沆　呂端　蘇易簡
趙昌言　寇準　向敏中　張洎　李昌齡

溫仲舒　王化基
右自太平興國元年十月至至道三年三
月
向敏中　李昌齡　溫仲舒　王化基　李至
李沆　向敏中　王旦　王欽若　畢士安
馮拯　趙安仁　丁謂　陳彭年　王曾
張知白　李迪　丁謂　任中正　王曾
右自至道三年三月至乾興元年二月
任中正　王曾　呂夷簡　魯宗道　夏竦
薛奎　王曙　晏殊　王隨　蔡齊

盛度　韓億　程琳　石中立　王鬷
李若谷　宋綬　晁宗慤　王舉正　賈昌朝
范仲淹　陳執中　宋庠　吳育　丁度
文彥博　明鎬　高若訥　劉沆　梁適
程戡　王堯臣　曾公亮　張昇　孫抃
歐陽修　趙槩
右自乾興元年二月至嘉祐八年三月
歐陽修　趙槩
右自嘉祐八年三月至治平四年正月

樞密

吳廷祚使　趙普使　李處耘宣兼副　李崇矩使
王仁贍副　楚昭輔副升使　曹彬使
右自建隆元年正月至開寶九年十月
曹彬使加平章　楚昭輔使　石熙載簽書并副又加使　柴禹錫宣兼[illegible]
王顯宣兼副升使　張齊賢簽　王沔簽升副
張宏副　趙昌言副　楊守一宣兼同知　張齊賢副
張士遜宣兼簽　溫仲舒副升使　寇準副改知
柴禹錫宣兼副　劉昌言同知　趙鎔宣兼知　向敏中同知
錢若水同知　李惟清
右自太平興國元年十月至至道三年三

月
曹彬使平章　趙鎔知　王顯使　向敏中副　夏侯嶠同副
錢若水同知　李惟清同知　楊礪副　宋湜副　周瑩宣兼知
王旦同知　王繼英宣兼升使知　馮拯同知改簽
陳堯叟同知改簽加平章升使　丁謂使　王欽若同知加平章升使
韓崇訓簽　馬知節宣兼改副簽　寇準使加平章　王嗣宗副
曹利用副改知升使加平章又加侍中　張旻宣兼副
任中正平章副　馬知節知　周起副　馮拯使加平章
曹瑋簽　錢惟演副　張士遜副
右自至道三年三月至乾興元年二月

曹利用使僕射侍中　張士遜副　張旻使加僕射侍中天聖七年改名耆
錢惟演使　張知白副　晏殊副　夏竦副　范雍副
姜遵副　張堯佐副　夏竦使　趙稹副　晏殊副
楊崇勳宣徽副升使　王晦叔使　王德用簽改同知升知又加宣
李諮副改知　王曾使同平章　王隨知　韓億同知　蔡齊副
章得象同知　盛度知　王鬷同知　王博文同知
陳執中同知升知　張觀同知　夏守贇同知　王鬷知
晏殊知升使加平章　宋綬知　王貽永同知改副升使加平章
杜衍同知改副升使　鄭戩副　任中師副　任布副
韓琦　范仲淹副　富弼副　賈昌朝使　吳育副

龐籍副升使 丁度副 夏竦使 高若訥副升使
宋庠使 梁適副 王堯臣副 狄青副升使 孫沔副
田況副 王德用使同平章 程戡副 韓琦使
賈昌朝使 宋庠使 田況使 張昪副 孫抃副
曾公亮使 歐陽修副 趙槩副 陳升之副 包拯副
胡宿副 吳奎副 王疇副
右自乾興元年二月至嘉祐八年三月
張昪使 胡宿副 富弼使 吳奎副 王疇
陳升之副 文彥博使 呂公弼副 郭逵簽書
右自嘉祐八年三月至治平四年正月

宣徽使
昝居潤南 張美北 李處耘北改南兼樞
李崇矩北兼樞 曹彬南 潘美南北改
右自建隆元年正月至開寶九年十月
潘美南 王仁贍北 柴禹錫北檢校樞 王顯南兼樞
弭德超北兼樞 郭守文北 楊守一北簽樞
張士遜北兼樞 柴禹錫北兼知樞 趙鎔北兼知樞
右自太平興國元年十月至至道三年三
月
趙鎔南兼樞 周瑩南兼樞 王繼英北兼樞 雷有終

馬知節北簽樞加 張旻南兼樞 曹瑋北兼樞
右自至道三年三月至乾興元年二月
楊崇勳南兼樞 王德用知樞加南 夏守贇南
李用和南加 夏竦南 程琳北 李昭亮北
鄭戩北 張堯佐南 狄青南 吳育北 富弼南
曹佾南 程戡
右自乾興元年二月至嘉祐八年三月其後不除

隆平集卷第二

隆平集卷第三

祠祭 封爵

唐臘用辰宋興臘用戌正觀以寅蜡百神卯祭社宮臘享宗廟開元以後三祭同用臘辰建隆之制祭百神社稷宗廟同用臘戌○祠部令應先代帝王三年一享牲用太牢建隆四年詔來年仲春以羊豕代大牢致祭帝高辛廟在宋州堯在晉州臨汾以稷契配舜在河中府以臯繇配禹在陝州夏縣以伯益配湯在鄆師以伊尹配文王在鄠舊配以太公望唐封太公望武成王以廟食今以師鬻熊配武王在鎬以

周公配漢高祖在長陵以蕭何配光武在南陽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配唐太宗在醴泉以長孫無忌房喬杜如晦魏徵李靖配乾德四年詔先代帝王各置守陵戶太皞葬長沙黃帝葬長沙高陽葬臨河帝高辛葬濮陽帝堯葬城陽穀林帝舜葬零陵九疑女媧葬趙城禹葬會稽湯葬寶鼎文王武王並葬咸陽漢高祖葬長安世祖葬洛陽唐高祖葬三原太宗葬醴泉九嵕山並五戶每歲春秋長吏以羊代牛奉祀商中宗至隋文帝十陵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至石晉高祖十五陵並二戶三歲一享周桓王至後唐清泰帝二十八陵止禁樵採淳化三年秘書監李至上言國初以來藏冰之法於司寒之祭常在四月行之按豳詩七月四之日獻羔祭韭蓋周以十一月為正而四月者今之二月也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也獻羔祭韭而啓冰謂二月春分始開冰奎也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三月四月中也又月令仲春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開冰之祭當在春秋而行之四月乃有司之失也上然之命正其理○其後校理胡宿言火正閼伯之祠在南京乃國朝受命之地自祖宗以來未領於祠官臣切為朝廷惜

之事下禮官言閼伯為堯火正實居商丘主祀大火能脩其官後世因之祀為貴神配火侑食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謂其因與王之地商丘之舊作為壇兆秩祭大火配以閼伯以辰戌出納之月詔留司長吏奉祭事上是其議而行之○皇祐間上謂大臣曰前世禮神有祭玉燔玉今於祀典無乃闕乎文彥博對曰唐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止有燔玉因請下有司求良玉始造璧琮等九器以祀神已事則藏之而燔玉止用珉蓋唐以來禮神之玉已不備上曰朕奉事天地祖宗豈吝於寶玉有

所愛乎其令有司備制製之時沙州適貢玉乃擇其良者製爲璧琮等九器其黝璜尤粹溫祭玉之備蓋始於此矣○有神降于終南山道士劉守眞以爲天之宗神號黑殺將軍守眞每齋戒祈請必至則空中風蕭然聲如嬰兒獨守眞能曉開寶九年太祖不豫驛召守眞令問焉曰上天宮闕成玉鎖開矣晉王有人心言訖不復降太平興國六年封神爲翊聖將軍○咸平四年封劒州梓潼神順濟王爲英顯王王張惡子也生越嶲仕晉戰歿郡國志云惡子嘗至長安見姚萇謂之曰別後九年君入蜀梓潼七曲山頭有

叢林僕所居也叩樹當有應者及苻堅命萇入蜀因此至七曲山訪得其處舉策叩樹有閽人出曰此神君仙室也萇曰神君可得見乎入白有頃數吏前導見堂宇壯麗侍御擁神君出乃張君也飲借設席張樂酒酣萇辭神敕左右授以一杖曰有兵革事所指如意萇得之戰無不尅唐明皇入蜀神迎於萬里橋僖宗播遷亦有冥助故封爵順濟王咸平三年蜀寇王均叛有登城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矣賊射之不見及期果驗師臣以聞故改是封焉

刑罰

諸州大辟舊皆藩臣專決枉濫者衆時務姑息不復究問建隆三年詔自今郡國斷大辟並錄案朱書格律及禁斷月日官典名銜以聞委刑部覆視仁宗哀矜庶獄官失入死罪者終身不得改官吏部嘗引對選人韓中正以失入人罪報罷後刑部引爲詳斷官上見其奏謂王欽若曰此豈嘗引對者耶欽若對曰然上曰既嘗用法不當乃可以爲法官乎詔劾引用者罪○沈德妃之弟惟恭榮安郡主之壻張承衍同管勾會靈觀觀燔坐黜惟恭蔡州承衍汝州並管庫

妃主交爲言乞留京師仁宗曰已行之命爲貴戚所回則法徒設矣命趣行

燕樂

酺飲起自秦法三人會飲則罰金故因事賜酺吏民會飲過則禁之太宗嘗謂輔臣曰朕讀唐史書每見睿宗以後賜酺或連夜七日九日亦或彌月無乃太甚乎娛樂不可過三日爲得宜矣玄宗令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音樂集都下能無勞擾耶雍熙九年冬南郊禮畢詔賜大酺三日丙申自丹鳳樓至朱雀門張樂遷四市物貨會在方士女水車旱船往來御

道爲魚龍曼延之戲又集開封府縣及諸軍樂人列御樓前音樂間發觀者溢路上御樓燕群臣賜畿甸耆老酒食列坐于下大中祥符以後屢講是制○上元張燈舊止三夜乾德五年太祖謂宰臣曰今朝廷無事區宇乂安宜令士庶俾之行樂詔開封府更增兩夜自後遂爲定制故事學士赴上有敕設獼猴之戲其禮久闕焉洎蘇易簡除翰林學士特命設教坊雜伎樞密直學士知制誥以上咸與其集太宗因謂侍臣曰學士清切貴重朕常恨不得爲之○聖祖降後上謂王旦等曰先天降聖節欲設齋醮止刑罰屠宰其日聽士庶以延壽帶續命縷保生酒更相贈遺因示帶縷一奩皆金銀珠翠錯綵爲之旦曰陛下製此非止崇奉蓋欲均福衆庶臣等不勝大慶

愛民 方藥附

嶺南既平太祖因覽桂陽監歲入白金數問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採納不易自今減舊額三分之一以寬之○太平興國二年有司奏江南諸州榷茶於沿江州軍置入務民有匿而不聞許鄰里告給賞詔從之自唐建中四年趙贊判度支始稅竹木茶漆其後戶部侍郎張滂遂請移山茶根於茶園舊茶悉焚棄天下怨之九年王涯誅令狐楚代涯請入其租於戶部人莫不悅乾德後雖禁民私賣而茶之利盡入縣官民不以爲擾太宗覽福建版籍謂宰相曰陳洪進以漳泉二州贍軍數萬無名科斂民所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頗苛稅名吾民當小康矣端拱二年河北屯軍乏糧度支使李惟清發河南十七州民運送上曰今已春深農事正急豈宜更興此役惟清固請乃遣左正言馮拯乘傳與轉運使規度止請發貝冀州餘糧輸邊宅俟農隙上因召惟清語之曰掌邦計者當以民爲本軍食雖少民力不任計司須務變通自今宜以利民爲先無致厚斂且財貨所以濟用度取不以道豈朕愛民之意耶○淳化二年許商人糴粟麥分江淮官茶以給其直謂之折博倉商人甚便之國初有折中倉或言其弊而罷之及端拱初以折中倉罷歲失國用百萬之入遂欲復置以歲歉而止至是始復而更其名曰折博公私以爲便至道元年八月知開封縣裴寵正言畿縣見欠夏稅麩鹽三司令折納大麥今已過時上曰三司害政甚矣八月課民輸大麥價益踴貴欠稅皆下戶是重困小民也即日下詔聽從便雜輸粟豆以官鹽貸於民麩鹽事既

畢即以絲絹償官謂之蠶鹽又有食鹽即隨租賦納
其直○景德中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奏方春民不足
可給以錢使至夏輸絹民甚便之詔推其法於天下
謂之和預買景德中有司言京師民僦官舍居人獲
利多而輸官少乞增所輸許奪賃若人重遷必自增
其數上曰豈不太刻耶先帝屢嘗止絕其申戒之○
大中祥符五年三司請民販茶違法許家人告上曰
是犯教義非朝廷所宜言不許○上封者言川峽官
鹽價賤民間倍之請增其直免失厚利上曰官直賤
民間猶貴上更增直下益闕矣不許陜西轉運使張

〔六曹要集卷三〕 七

象中言安邑解兩池鹽見貯三億餘萬斤尚慮遺利
請申條約真宗曰過求羨餘當慮有時而闕不許○
蜀人以鐵錢重私爲文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既久
而或不能償民訟不已天聖中知益州寇瑊請禁之
上曰蜀民用交子久矣罷之可乎下使者議以爲官
置務則可以利民而止其欺上曰果利民其行之○
仁宗即位以真宗時嘗遣使江浙蠲放逋欠因登極
赦恩命知制誥張師德侍御史知雜事蔡齊詳定天
下欠負悉蠲除之其後命官放欠負蓋自此始○淄
州泉治舊以衙前主之治久廢州請均其課於諸縣

仁宗曰利出於冶冶既廢矣他縣力用之民何預而
使之輸耶命罷之○太平興國中編成方書賜諸道
州郡謂之太平聖惠方一百二十卷○仁宗謂輔臣
曰近世方技之學廢故世無良醫人多橫夭乃命太
醫較定黃帝內經素問難經巢氏病源等授以頒天
下銅人鍼灸圖經一節合次於此以脫落今補於後
○仁宗以福建奏獄多蠱毒害人者福建醫工林士
元能以藥下之詔錄其方又命太醫集諸方之善治
蠱毒者爲慶曆善救方命參知政事丁度序之以頒
天下言者云雖有方書遠方或闕藥材不能自致詔

〔六隆年表卷三〕 八

請以官錢治善救方諸藥以濟民○皇祐四年上以
方書謬多或藥品之衆昧者用之寡要貧者困於無
資命太醫簡其諸家已試之方而刪去浮沉而摽脉證
兼敘病源名之曰簡要濟衆方宜令崇文院分作上
中下三冊印頒諸邑○樞密院韓琦言朝廷雖頒方
書以救民疾而貧民力或不能及請令諸節鎮及徐
并慶渭四州歲賜錢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
選官合藥以時給散上如琦奏至今行之○仁宗謂
輔臣曰鍼砭之法世傳不同腧穴稍差或害人命其
令太醫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腧穴銅人

式一置醫官院一置大相國寺壯一又纂集所聞糺正訛謬爲銅人鍼灸圖經以進上命夏竦爲之序而模以頒天下

典故

乾德三年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同罷翌日制書以趙普爲相無宰相書敕上召學士問故事陶穀曰自來輔相未嘗虚位唯大和中甘露事數日無宰相命僕射令狐楚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官可以書敕竇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之事不足爲比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上曰儀之言是即命皇

王書敕故事節度使不帶平章事者在大卿監下乾德五年始陞節度使班在龍墀内金吾上將軍之上太平興國二年詔常參官知節鎮者借紫餘緋罷日仍舊○淳化元年益王元傑授揚潤大都督府長史學士張洎言唐以揚益潞幽荆五郡爲大都督府置長史司馬爲上佐其大都督非親王不授或親王遥領則命大臣領郡除長史副大使節度事今益王正大都督之任復爲長史乃是自爲上佐也呂蒙正以爲襄王越王皆領長史矣今吳王獨領大都督非便上曰業已差誤俟別除授并正之○淳化二年詔百

官次對又御文德殿群臣入閤復舊制也來年五月群臣入閤設黃麾仗新制也○三班使臣舊不免杖罰戶部尚書張齊賢修編敕始請以贖論○咸平六年詔河北東陝西轉運使副按邊經費勞於他路其月俸增給實錢全令行之○大中祥符六年陳世卿知廣州詔歲給添支錢七十萬公用錢五十萬遂著爲令真宗爲宰臣曰何不知嶺南與藩臣封户如何王旦對曰唐朝將帥富貴驕奢往往陷於不道良由事勢強大朝廷姑息太過每移一帥未有帖然奉命者至于五代餘風未殄太祖制之有術迄今藩臣有

兼相印提禁旅及久當邊任者詔旨亟召則夙夜奔命好談古者特思慮未至爾上然之○王欽若言比見石普奏章用新州觀察使印上顧宰相問其事王旦對曰普以河西節度使知許州此必許州觀察使印爾欽若之言謬矣凡節鎮有節度使印隨本司關則州本吏用本州觀察使印又有州印文曰某州之印晝則州錄事參軍掌用暮則納長吏所節度使在本鎮兵刑甲仗即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連書用節度使印民田租賦事即觀察判官支使推官連書用觀察使印州司下符用本州印故命將必曰某軍節

度役行與制其軍旅也曰某州觀察使得廉問其風俗也曰某州刺史得刺舉其州郡也○天聖中都官員外郎吳耀卿言景德中江淮漕米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增至六百五十萬故江淮之間穀常貴而民益貧請約歲以景德中數立爲中制上詔發運司歲減漕米五十萬石○仁宗謂輔臣曰日者三司請以時運使漕事集否爲昇黜之法意欲使修舉其職非誘之爲聚斂也如聞貪冒之人徼倖恩賞肆爲侵剋豈朝廷之意也轉運使考課法其亟除之梁惟吉知懷安軍其弟惟遜已任廣官惟吉母老乞改任

仁宗命有司自今如是者悉免遂爲定制

河渠

至道元年上問汴河疏鑿之始張洎上言曰昔大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成皋是也或云黎陽山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於頓丘郡界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陽武縣東引入漯水東北流至于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竝西山以山東地形高敞穫束水勢不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洚水至于大陸洚水即濁漳也大陸即邢州鉅鹿澤也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界爲九道下至滄州合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海水往復相承也齊桓公霸世塞河廣田居惟一河水存焉今貝冀東界王莽枯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水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二渠一渠東經陽武縣南中牟臺下爲官度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蕩渠自滎陽五池口東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蕩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渠故又以浚儀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

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水東合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渠水至此又兼入邲即春秋時晉楚戰于邲是也邲又音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故改從卞云飾字亦去反從卞同此義也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汳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相去百餘步汴入自兩城間東流而去其濟流自茲而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溝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兩岸崇潰塞劉公更爲疏而漕運隋煬帝

○大業二年詔尚書左丞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仍自汴河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陰至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廣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是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上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自東南也至五鳳中耿壽昌奏云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裴耀卿上言江南租船自長淮內北泝汴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倉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涉於此也開元末汴

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水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浚急行旅艱險尋乃停廢復由舊河德宗朝歲漕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巳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絶於是水陸轉運使杜佑請改漕路由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州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路以官漕久不由此道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東關經廬壽浮潁涉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揚楚泝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十餘里功寡而利博朝議將行淮路通乃止今天下甲卒百千萬人戰馬數十萬匹萃在京師仍以七亡國之士民集于輦下比漢唐京十倍其人矣雖甸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惠民金水五丈清汴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給贍公私所以無匱乏也唯汴横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悉由此路而進昔大禹疏鑿以分水

勢煬帝開畎以奉巡遊雖數堙廢而通流不絶終爲國家之用者其天意乎天聖初右班殿直劉達言解州安邑縣自後魏正始中都水校尉元清平坑水西入大河以運鹽號永豐渠周齊之間其渠遂廢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浚渠自陝郊西人解縣民賴其利唐末宗復湮没請復濬之上下其議轉運使王博文以爲利遂命開浚渠成公私便之

戶口

建隆元年版籍之數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州二百九

十七縣一千八十六戶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至道三年戶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大中祥符八年戶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八十萬一千九百三十夏秋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絲綿禾草二千二百八十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茶鹽酒稅錢帛金銀二千八百萬二千○寶元元年戶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

雜錄

平蜀得鑄印官祝溫集自言祖思言爲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篆印漢藝文志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也遂命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等印○樊若冰初在江南舉進士不第因嘗漁釣採石江上以漁船載絲繩度江之廣狹上書言江南可伐之狀太祖用其計下荊湖造大橋聯巨艦江南不守採石王師徑度遂破池陽初除舒州推官及計既行遂領池州事積官至給事中太祖嘗問其名出何典記對曰臣慕唐右丞倪若水故名焉上笑曰可改名知古蓋上惡其聲近弱兵也唐右丞相乃倪若水謂之若冰繆矣○日本國奝然太平興國九年自其國來因

得召見言其國王傳襲六十[illegible]矣文武僚吏亦皆世官太宗歎謂輔臣曰朕不敢自逸以冀運祚永久吏頼忠良輔朕不逮無俾遠夷獨享斯慶○有宋大臣生享王封者符彥卿王景錢俶殁而追封者孟昶楚王慕容延釗河南郡王王審琦瑯琊郡王錢俶秦國王李繼勳隴西郡王劉繼元彭城郡王劉鋹南越王李煜吳王趙普真定郡王曹彬濟陽郡王錢惟濬邠王魏仁浦齊王石守信衛王劉美魏王李用和隴右郡王○以時政記進御自宰相李昉始以起居注進御自起居郎梁周翰始御史中丞得從遊宴自趙昌言始集賢校理賜宴京師許乘馬入禁門自李宗諤始以執政判禮儀院自丁謂始將帥在外遇大禮賜賚自王德用程林李昭始○黃邁誨世居幽州其母在契丹太祖令人以金帛使迎其母送於邁誨遣外[illegible]真珠盤龍衣命齎賜之[illegible]人臣豈敢當此上曰吾委以方面不此嫂也○太祖嘗命有司治第將賜郭進令蓋以筩瓦有司言制非親王公主之第不用筩瓦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高麗國太平興國六年入貢其上印後漢戊巳

校尉之地俗好騎射戴油帽謂之蘇幕遮

隆平集卷第三

隆平集卷第四

宰臣

范質字文素魏郡人母夢人授五色筆而質生唐長興中擢進士第仕晉至翰林學士周祖擢爲宰相建隆初封魯國公乾德二年罷相初和凝知貢舉愛質所試文自以中第嘗在第十三名故亦以處質其後質官及封國皆與凝同當時謂之傳衣鉢質平居手不釋卷謂人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任無學術何以處之及司制誥人服其該贍奉行制敕未嘗破律爲相不受四方饋獻祿賜親族殁無餘財太祖歎其清慎曰真宰相也太宗亦言近世輔弼循規矩慎名器無與比者特不能死周社稷乃其知爾子旻

魏仁浦字道濟衞郡人少爲刀筆吏隸樞密院周祖爲樞密使問以中原卒乘數對曰帶甲者六萬及隱帝遣人害周祖仁浦教以易其語云誅將士以激衆怒心遂長驅渡河即位擢樞密承旨復問郡邑屯兵數仁浦詳對按籍無差世宗即位差樞密副使嘗使纔命兼相對曰不由科第進曰顧才何如爾遂用之世宗卞急輕殺戮仁浦營救而免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無横死者有鄭元昭誣仁浦娣翁李溫

玉之子從李守政叛捕以告變欲中傷仁浦周祖力
辨其誣獲免及仁浦大用元昭懼卒以元昭繼典五
郡又嘗爲買延徽譖幾遇禍總師出征有得延徽以
獻者仁浦曰因兵戈報私怨不忍爲也人稱其長者
建隆初不易其任乾德二年罷相卒子咸信尚王追
封仁浦王爵

王溥字齊物太原人漢乾祐中登進士第周祖與浦
津召置幕府從征李守正王景崇得門臣交結書周
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周祖將大漸趣草相制聞
宣畢曰吾無恨矣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

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
輩搆之爾世宗遂優贈其官建隆初不易舊任乾德
二年罷卒謚文獻後改曰文康父祚仕至上將軍祚
致仕溥猶居相位每公侯引觴爲壽溥侍側如嬰兒
人稱其孝敬祚狗貨殖溥亦獲怯齋譏孫貽永

貽永字秀長真宗以其故相家選尚太宗第四女鄭
國長公主除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明年主薨自納所
賜宅累擢節度使歷宣徽使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
加同平章事以疾求罷聽免兼侍中至和初復以疾
丐解職除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鄧國公卒年七
十一贈太師中書令謚康靖子道卿貽永爲人愼約
寡言無紈綺聲色之好嘗知徐州河決滑臺作堤城
南水至不爲患王曾守南京表其事詔褒之鄆州咸
平中徙城而故治爲通衢密邇梁山濼春夏多病涉
貽永知鄆州相地築東南道二十餘里至今人獲其
濟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人又仁謙五代史有傳居正後
唐清泰中登進士第仕周至刑部侍郎建隆初知朗
州有亡卒數千爲盜詔使疑城中釋子爲應欲盡殺
之居正以計緩其事生擒賊首乃知釋子千數無預

謀者乾德二年初置參知政事居正及呂餘慶首當
其選開寶六年拜相太平興國初進位司空薨謚文
惠無子以同姓子惟吉爲嗣居正操行方重不事苛
察好讀書爲文敏贍有集二十卷詔李昉爲之序

沈倫字順宜陳留人名上一字避太宗舊名去之太
祖初除同州節制辟在幕府屬改命皆從焉及即位
擢樞密副使開寶六年拜相太平興國四年罷卒謚
恭惠平蜀日倫爲計度制置使諸將以賄敗倫歸篋
中唯圖書數卷在相位自守而已

盧多遜懷州人父億有操行仕至少府監周顯德末

登進士第開寶中累擢參知政事九年拜相多遜博涉經史嘗伺人主意太祖每遣取書多遜伺知即通夕閱覽詰朝問書中事應答無滯上益寵待爲翰林學士時屢於上前毀趙普及在相位普之子及其親屬多爲所抑普再相廉知多遜嘗遣親吏交通秦王廷美因發其事追削官爵并其家配崖州卒于配所初王祐知制誥多遜欲祐協力擠普 日祐以宇文融排張說事示之怒出祐知華州及多遜敗則識士大夫服祐有

隆平集卷四　四

趙普字則平薊州人父迥徙常山又遷洛陽因占籍焉劉詞節制永興辟爲從事詞遺奏稱其才授滁州判官太祖以周世宗命破皇甫暉拔滁州間普決獄多全活者方出鎮馮翊遂表爲從事屢改命皆在幕府即位授諫議大夫繼除樞密副使乾德二年代范質相久之罷太平興國初復相堂帖之行與詔敕無異太祖命勿復行八年授鄧州節制端拱元年復相淳化元年以疾罷除河南尹進位太師魏國公薨追封真定王謚忠獻卒年七十一 設鹵簿葬與唐制也

普初無學術太宗勉之晚年頗該博在相位十年獨任政事閣中設大丸壺中外章奏不欲行者擲壺中既而焚去性多忌克太祖嘗稱馮瓚欲大用普遂請以知梓州遣私奴從知郡伺其過失詣闕訟之瓚配隸沙門島十年三司使趙玭廉其市木治第事雷有隣又訟中書不法太宗思之學士竇儀對因訪普所爲儀曰不知退語曰我必不大用而必不知朱崖及詢盧多遜多遜乘間攻其短亟進預政事及普再相多遜遂有朱崖之命蜀人侯莫陳利用以方術進至團練使所爲多不法普力言之上爲黜利用普言之不已利用卒伏誅聞者忻快普在相位大夫有言人短長者必命吏追錄之有事則引以爲證自是人無敢言中書事益擁蔽又嘗建議以趙保忠鎮夏臺俾圖繼遷反通謀幾爲邊患時論罪之端拱復來頗爲同列所窺鬱鬱不得志而去雖然普遇事斷之無不言與夫循嘿者有間矣

隆平集卷四　五

李昉字明遠真定人父超仕至集賢學士昉以門蔭補齋郎漢乾祐中登進士第在周爲翰林學士建隆初遷中書舍人盧多遜攻趙普短太祖詢昉昉曰臣書詔之外思不出位太宗征太原過常山賜羊酒俾於居第讌集宰相至藩侯皆賦詩刻石太平興國八年拜相建議復時政記先進御後付史館端拱初罷

淳化二年復相在位循謹自守臨事多恕為文慕白居易所居有園亭又葺郊外宴遊之地多畜妓樂娛樂親友與張洎盧多遜善薄張似上嘗問多遜昉頗為辨釋上曰多遜官發卿不直一錢昉曰臣不敢誣羅相張洎昔諂媚深及其死張淚時造其第或問似似曰我為廷尉獄予公本官以私事見于今雖退居可見也昉薨贈司徒謚文正子宗諤

宗諤字昌武昉第二子七歲能屬文恥於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端拱二年登進士第性謙謹衣裝寒素人不知其宰相子也獻文召試除集賢校理太宗每有篇詠多賜昉及宗訥宗諤屬和世榮之宗訥宗諤之兄也宗諤官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卒年四十九李濬與宗諤同歲同月後一日生其卒亦後一日濬字德淵冀州人父超為禁卒從潘美守刑刀矢嘗殺數超常緩之怒釋多全活者人以為有陰德濬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宗諤博學曉音律尤精於典章沿革朝廷創制損益與不與聞景德初北虜請和後一歲生辰使至首命宗諤館伴自郊勞至餞禮有節適行判太常寺鼓吹工之濫濫者無所容風流文雅內行純至事繼母以孝稱二兄早卒撫嫂字孤人無間言友其弟宗諒甚篤賞延所及皆先諸姪其卒也子猶有未仕者獎借後學薦拔寒素接人有禮士大夫愛慕之其書字勢傾側後進多擬筆効之罕有類者為時之所貴如此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集四十卷又有家傳談錄行於世

宋琪字叔寶范陽薊人晉天福中在契丹舉進士登第幽帥趙延壽惜其自陷虜廷辟為從事建隆間為開封府推官太宗尹京禮遇甚厚即位累擢至參知政事太平興國八年與李昉同相因請盧多遜舊第上惡而罷之薨年八十贈司空謚惠安琪有吏能辨

捷好談諧而寡學識

呂端字易直其先燕人父琦五代史有傳兄名犯太祖諱下一字字餘慶太祖節制同州餘慶為賓佐及即位累擢參知政事蜀平知成都府不罷政事以執政蒞藩鎮自餘慶始歸朝復舊任既而引疾求罷除尚書左丞卒年五十太祖幕客餘慶居其先趙普李處耘首大用餘慶獨不介意及除執政而處耘被黜同列欲其排之上問處耘第以實對普忤旨而罷仍力為辨釋餘慶重厚有守所至以寬簡治與弟端俱以文官三品蔭補千牛衛備身端在周直史館建隆

初遷太常丞歷官四十年始大用淳化四年參知政事至道初拜相太宗常恨任用之晚端持重識大體同列奏對或多異議一日内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經呂端裁決乃得聞奏真宗即位凡加禮貌見必拱揖以其身體偉大爲納陛俾登殿咸平初以疾罷薨年六十六贈司空諡正惠子藩蔚藹李惟清自樞密改中丞意端抑已屢遣人訟堂吏過又彈端久在病告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媿也端姿表瓌秀器識和裕屢遭擯斥未始經意嘗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恐怖端讀書自若兩使絶域後有往者必問端

爲宰相未其爲遠近所慕如此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父炳仕至侍御史沆好學沉厚寡言有精識炳常謂人曰此兒異日必致公輔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至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曰李沆宋湜皆佳士也命相府同召試並除知制誥沆官最下特升于上累擢給事中參知政事淳化四年罷真宗升儲以爲太子賓客詔儲君待以師傅禮及即位復參知政事明年拜相北虜入寇車駕幸鄴沆留守東京不戮一人輦下肅然景德元年薨年五十八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沆博學内行修謹居位慎重門無私謁終日危坐望之儼然上每議政語天下安治沆常以四方水旱螟蝗爲言上深慰納既薨上對侍臣曰沆忠亮淳厚終始如一言畢泣涕久之王旦嘗自謂器節不能逮沆世謂二人皆賢相也弟贊源淮子簡

畢士安字舜舉代州人後居鄭州乾德四年登進士第累遷至知制誥翰林學士與宗尹京士安爲開封府判官即位命權知府復入翰林爲學士又爲侍讀學士景德初參知政事踰月拜相二年薨于位年六十八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士安端重有識度善談

論所至以公正稱年高目昏讀書不輟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甲科歷官一紀遂至相位嘗任知制誥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端拱初相淳化二年罷四年復相六年罷相國朝以來三居相位唯趙普及蒙正沉厚寡言有器局以正道自持張紳知蔡州以贓敗有爲紳營解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有求不獲今報之爾上即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其實黜之太宗復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亦不答判江寧府數遣中貴

人將命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減近制宰相子起家
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蒙正固辭止授九品京
官自是以爲例罷相歸西洛養疾有園亭時會親舊
環侍皆子孫間舉壽觴釋然自得眞宗謁陵寢祠后
土過洛汭兩幸其第當世榮之父龜圖仕至起居郎
初龜圖黜妻劉并棄蒙正劉誓不改適及蒙正登官
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並至時稱其孝累改封以許
國公薨年六十八贈太師中書令
張齊賢曹州人徙居洛陽自言慕唐李太亮爲人故
字師亮乾德間應科舉不中選太平興國二年登進

隆平集卷四　十一

士第累擢至發書樞密院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淳化
二年拜相咸平初復相屢進位至左右僕射請老以
司空致仕飲食兼過人執政後丁內艱水漿不入口
者七日其後日一飦粥既祥乃方食脫粟飯三年酒
肉菓菜不入門世稱其孝平日頗以致君自任言涉
踈闊前後治獄全活甚衆未第時依太子少師李[illegible]
家及貴歲時祭之种放之用亦其爲也嘗爲部使[illegible]
務存寬大察訴牒多得其情嘗對太宗[illegible]
繼遷所擾人謂其過卒如所料在相位事有涉[illegible]
辭連李沆而齊賢獨任其責物論甚美及再相與寇

準相傾遂貶名節歸洛得唐裴晉公午橋莊有池榭
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詠其間督教子孫皆能自立
有文集表疏集雜編小說各數十卷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父祐有文行國史有傳旦沉厚
好學祐知其必至公輔手植三槐於庭以爲識旦太
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淳化初獻文除直史館明年
知制誥祐又典誥命旦不十年繼之咸平初入翰林
爲學士三年樞密副使四年參知政事景德三年拜
相在樞府一年參知政事八年任首相十二年以疾
懇求退不已意不可奪除太尉仍詔禮官具上事儀

隆平集卷四　十二

未上而薨年六十一贈太師尚書令諡文正初旦與
錢若水同在西掖若水善人倫嘗曰王君凌霄聳壑
棟梁材也非吾所能及李沆以同年生亦相厚嘗謂
爲遠大之器旦端重介直明達治體接物雖和易而
風格峻整當官臨事獨不可犯爲相屬罷兵之後務
在鎭靜善於容納言簡順理愼惜名器敘進才品不
以私怨廢公義薦用人有終身不知者不許子弟應
舉以妨寒俊亦不爲補諸子居第湫隘服器質素與
弟旭友愛甚至敦獎名教留意文雅近世典章族氏
尤極該洽眞宗初置天書刻玉使以旦領之國朝以

來居相位天下無間言若唯且及李沆云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唯一子教督甚嚴嘗謂
其妻曰大吾門者此子也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
久之太宗飛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語宰相曰
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淳化四年自廣南轉運使
召還除工部郎中權樞密直學士與張詠並命是年
同知樞密院事自員外郎至是凡百日爾會曹彬除
樞密使改副使咸平初改參知政事二年兼樞密使
出安撫河北以禁兵萬人翼從四年拜相五年坐市
薛居正第罷大中祥符五年復相天禧三年薨年七

十二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初太宗欲大用之當路
者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為榷務以賄敗
嘗求敏中從末減下御史臺捕侃僕訊之僕云有書
敏中不啓封還之書今藏臨江軍傳舍遣索果得書
緘題如故上驚異遂登用焉罷相出知永興軍適舊
吏濮州密詔俾便宜從事詔不泄邊境以安故有復
用之意敏中沉毅寡私交獨為人主所知多智善保
身識大體相位門無私謁子不使當事任雖處大事
若已不與避遠權勢慎於薦拔大任幾三十年衰老
猶不得謝時論目為重德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太平興國中登進士第舉
識文學時鮮其比初補歸州巴東令五年不得代既
久守大名府成安賦役期會書鄉里姓名揭之縣門
民無違者巴東有秋風亭準析韋應物一言為二句
云野水無人度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大用後因
言事太宗深器之淳化二年擢樞密副使四年罷知
青州太宗對左右數語及準有間言至終不能移上
意五年召參知政事因奏對切直上怒起輒挽衣留
以俟處決太宗歎曰真宰相才也上欲建儲密詢於
準對曰謀及婦人中官近臣皆不可也惟擇所以副

天下望者上屏左右問曰襄王可乎對曰非臣所知
也及真宗為太子人望翕然上曰天下心屬太子將
置我何準曰願得所付天下之福也至道二年罷政
知鄧州咸平六年除三司使景德元年與畢士安同
相契丹入寇上召群臣問御戎策畢士安等議遣將王
欽若勸幸金陵陳堯叟以幸蜀為請準曰非親征不
可上從準議兵威大振車駕及衛南而捷書來上三
年罷相大中祥符七年除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八年
罷天禧三年復相四年真宗不豫皇太后預議政準
請間曰丁謂佞人也不可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羽

翼太子上然之準因命楊億草太子監國制且進億以代謂甚密語朝準被酒自漏言謂乘婦人車詣曹利用第謀逐準遂發周懷政朱能天書事連準以太子太傅歸班請對不許降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仁宗即位再貶雷州司戶踰年徙衡州司馬命未至卒年六十三詔許歸葬西京過公安縣民擁道設祭立竹焚幣焚餘竹無根株踰月皆自生邑民嗟賞即生竹地立祠歲時享之謂其竹曰寇公竹歲久成林人不忍伐仁宗對輔臣哀準以忠貶死贈中書令萊國公謚危身奉上曰忠佐國遺憂曰愍詔

賜準謚忠愍錢惟演素忌準又詔附丁謂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輒不列準後蔡齊言於上即命刊去上又哀準無子以從子隨為後乃擢其壻屯田員外郎張子皐直秘閣俾齋詔河南就賜其家祭酎之初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悅曰吾少時有云到海秪十里過山應萬重豈偶然耶南行之初過零陵行李為溪寇所掠其介聞而趣還之世言忠義足動獠俗況氣同者乎準剛正篤於自信不能與世俯仰故人多惡之至道郊恩以左正言馮拯為虞部員外郎拯訴於朝罷政事者七年未始少抑雖王旦亦以為奸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準自以為己任此其短也惡之者或云在相位與張齊賢相傾或云朱能為天書降乾祐縣準知而不言審知是丁謂之拂鬚固足以悅詎致其媒孽邪及謂道出雷州欲見而不可得其不能與世俯仰如此而佗以險詖庸回不其過歟準知將逝遣人取太宗所賜通天犀帶於洛中半年始致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假登榻而終非達於死生之數能如是歟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少孤祖郁嘗曰吾歷官五十餘年慎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吾孫乎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累遷知制誥翰林學士咸平四年參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欽若請行以參知政事判天雄軍上親燕以遣之還朝累求罷政事制特置資政殿學士寵之既久又加大學士之名景德三年知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年除樞密使同平章事七年兼同天祥刻玉使是年罷八年復樞密使平章事天禧元年拜相三年商州捕得道士譙之易畜禁書能使六丁六甲神而欽若嘗贈之詩故罷知杭州踰年復資政大學士資善堂侍讀進司空既而除

節制檢校太師除平章事判河南府以疾不俟報赴
闕降司農卿分司南京仁宗即位復秘書監致太常
卿刑部尚書天聖元年復相進司徒三年薨于位贈
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錄親屬及門下吏二十餘人前
此宰相優卹未有其比欽若入朝過國門夜視天文
有紫微字赤色及使還宿戒道中有通刺字未暇視
而與之見告欽若曰異日位在宰相既去視刺字乃
唐裴晉公也自是遂喜神異事且撰文以紀之真宗
即位欽若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奏蠲乾德至咸平逋
負所餘萬餘繫囚三千餘人以廣惠澤參知政事日

有訟欽若及洪湛貢舉受賂命邢昺鞠之時上顧欽
若方隆故湛獨流儋州人以為寃大中祥符間與馬
知節同在樞府知節惡其為人不能相下故兩罷之
封泰山祀汾陰天下言符瑞欽若皆與焉有所
興作必委曲遷就以合上意與丁謂陳彭年林特及
內臣劉承規交通蹤跡詭異時人謂之五鬼真宗作
喜雪詩誤用旁韻王旦白欽若曰天子詩可校以禮
部格耶它日上謂輔臣曰王欽若嘗為姦所陷與楊
億等同課冊府元龜有褒讚則自為表謝譴問則戒
吏云第言億等故馬知節面斥其姦自此後仁宗亦

謂王曾曰欽若所為真姦邪也五子皆夭以從姪宗
亮為後欽若平日所撰有天書再降泰山祥瑞圖兩
降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翊聖傳聖祖事迹羅天大
醮五嶽廣同遷敘圖列宿萬靈廟頁一圖共數百卷
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嘗袖文謁王禹偁禹
偁愛其文即為詩贈孫何及謂比之韓柳名遂大振
淳化三年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諫議大夫兩為三
司使大中祥符五年參知政事九年除節制知昇州
天禧間復參知政事改樞密使四年與李迪同相迪
對上斥謂姦邪同罷而謂詔留加司空封晉國公仁

宗即位進司徒兼侍中坐雷允恭移山陵皇堂事罷
少保分司再貶崖州司戶參軍凡五年徙雷州又三
年徙道州明道末復秘書監致仕居安州又徙光州
卒年七十二詔賜錢十萬絹百疋謂淳化間為福建
轉使初置龍焙歲貢團茶數品供御咸平初峽路蠻
擾邊命分川峽為四路謂領夔州轉運使措置蠻事
作誓刻石柱境上其後又入寇止委其酋領討平之
居五年詔許自舉代乃舉薛顏景德初契丹入寇謂
知鄆州虜騎稍南民大驚趣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時
濟謂斬死罪曰于河上舟人懼不復稽阻又令廣旗

幟擧刁斗聲振百餘里虜亟走逼大中祥符初議封
禪未決謂因言大計有餘議遂定謂機敏有智謀憸
巧險詖亦鮮其儔文字經目雖千百言無遺忘至三
司案牘有差老吏不能曉者決於一言皆中其理朝
廷營造莫不兼領凡奏祥瑞事皆謂及王欽若與焉
少遊江南遇呂洞賓語之曰君狀貌同李德裕言訖
不見其後果驗弟誦說諫子珙翊玘珹
馮拯字道濟河陽人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咸平
中擢樞密直學士明年同知樞密院事景德初改簽
書明年參知政事久之以疾丐罷大中祥符四年知

河南府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除戶部尚書知陳
州真宗問王旦曰拯屢求閒郡何也對曰馬知節嘗
薄拯志在節旄不敢請大藩也天禧四年拜相五年
進右僕射仁宗卽位遷司空兼侍中天聖初罷相授
節制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卒年六十六贈太
師中書令諡文懿子用巳恕巳端巳誨巳稱巳勤巳
行巳虔巳潔巳初拯通判廣州在太常博士彭惟節
之上及郊祀覃恩以正言遷虞部惟節遷屯田皆員
外郎而自謂與參知政事寇準有隙上封言其事上
爲罷準乾興初與丁謂在相位謂獲罪所拯嘗免時

太后欲殺謂拯言上初卽位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
得釋死拯嚴重中人傳宣中書未嘗與坐林特嘗詣
第累日不得通既而令至中書卒亦不見

隆平集卷第四

宰臣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中[illegible]上甲科所試有物混成賦天下以爲賦格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大中祥符九年參知政事時王欽若方挾符瑞迎合人主意陰排異已者以細故罷曾政事天禧中復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仁宗即位以爲宰相忤太后意罷知青州景祐二年復相封沂國公與呂夷簡議論不協求退出判鄆州加資政殿大學士卒年六十贈侍中謚文正有文集五十卷子繹幼以姪淨爲後景祐初契丹始修好所致書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曾時直史館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與抗非外夷狄之意上嘉之天書降詔作玉清昭應宮廷臣莫有言者曾陳五害以諫在翰林一日上晚坐承明殿召對命謁者諭之曰思卿甚故不及御朝服爲上所敬如此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上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天禧初知應天府民訛言有妖若飛帽搏人自京以南皆驚恐曾夜開里門捕倡言者

民乃定真宗晏駕丁謂欲皇太后對近臣決政事白帝獨朔望見群臣庶務悉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畫可於禁中曾曰兩宮異處柄歸宦者禍端兆矣乃奏請如東漢舊制太后坐右垂簾同聽政焉真宗不豫有引唐漢事諷皇后稱制者曾密語后戚錢惟演曰今太子決政資皇后則天下固已屬望可異議耶惟演悟不敢異議丁謂坐雷允恭改皇堂事參知政事任中正一日於上曰謂被先帝顧託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不忠無足議者於是謂貶崖州中正而下十數人臨亦廢黜是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立朝姦邪憚焉前後輔政十年處天下事審而中理性儉素居家人不見其喜愠之色入朝盛服進止如有尺寸士大夫服其清脩莫敢干以私者與王旦同謚世皆謂之賢相

李迪字復古濮州人少從柳開學爲古文開謂門人張景高弁曰此公輔器也景德二年登進士甲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天禧元年參知政事東宮建爲太子賓客寇準罷相上欲相之迪固辭一日對資福殿皇太子出拜上前曰蒙以賓客爲宰相上顧迪曰復何辭耶先丁謂拜相而以丁謂爲昭文館大學士位在迪上帝不豫令皇太子總軍國事丁謂獨請皇太子止

決常務他皆聽旨迪爭不勝謂益招權至除吏不以
聞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能取容御權臣邪
時詔二府迭進秩兼東宮官乃遷迪中書侍郎兼尚
書左丞故事宰相無作左丞者謂欲以抑迪也又欲
進所善林特樞密副使兼賓客迪執不可因於待漏
所大詬之至上前斥謂權檻不法事且言寇準無罪
不當黜因格前制不下出謂知河南府迪鄆州謂入
謝自陳無罪復留及仁宗即位貶迪衡州團練使謂
使人逼之至自裁不死謂竄迪稍復及章獻皇后崩
乃再相景祐二年范諷以罪貶迪坐諷姻家以出知

兗州久之除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奏呂夷簡結閹
王元儼為除門僧惠清守闕鑒義翰之乃迪在中書
時補降太常卿知密州久之復資政殿大學士知兗
州元昊反乃上章請臨邊除節制判天雄軍康定二
年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司空謚文
定賜御篆碑額曰遺直之碑子柬之徽之輔之初迪
在翰林時省飢三司調用不給上召迪問迪對曰祖
宗置內藏庫欲攻取西北且備凶年今邊無他費以
佐國用則民不加賦上為大發內庫金繒賜三司知
秦州曹瑋數言唃廝囉欲內寇請益兵不遣乃求罷

上問誰可代之迪曰非瑋莫能制也陛下重發兵得
非將上王皇聖寶聖上以問陝西兵數對曰臣向在
本道以方寸小策記兵及糧以備顧問今猶置佩囊
中上令探取之自小黃門取紙書之悉上合有留及
調塞下數上曰不意頗牧復在吾禁中矣未幾唃廝
囉寇邊復召問對曰瑋必克後數日捷報至上曰卿
何料之審也曰彼舉兵遠來此堅壁待之是以知其
必勝爾垂簾日迪知河南許朝見章獻太后謂迪曰
卿不欲吾與國事吾今保養天子至此如何迪對不
知太后有聖德也后喜

張知白字晦之滄州人端拱二年登進士第累遷龍
圖閣待制御史中丞大中祥符九年參知政事天禧
二年罷為侍讀學士知大名府真宗賦詩餞之仁宗
即位召為樞密副使天聖三年拜相六年薨于位贈
太傅中書令謚文節無子景德初周伯星見百官稱
賀知白獨以為人君當修德以應天星之見伏何所
繫焉因極陳治道之要又以朝廷重內官輕外官引
唐李嶠議請選京朝官典州郡仍自請補外真宗以
知白居侍從不許及固請乃以知青州初知白參知
政事為宰相王欽若所排及知南京欽若謫分司南

京衆謂必報之而知自待之加厚其在相位清約如寒士慎重名器人服其公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曾祖夢奇後唐爲工部侍郎咸平三年夷簡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仁宗即位除參知政事天聖六年拜相明道二年罷是年復相景祐二年封申國公四年罷以使相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復相慶曆元年進封許國公判樞密院以判院太重改兼樞密使二年以病特進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上憂之翦髭賜以療其疾夷簡薦富弼等數人可大用因再辭位進司徒固請老以太

尉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賜御篆碑額曰懷忠之碑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始王旦嘗謂王曾曰夷簡器識遠大君其善交之後果與曾並相夷簡通判貝州按河北水災請除田器之算重本因詔天下農器皆除算寇準知永興軍擿巨姦徒湖南過關有上變事者夷簡曰此必有使之者宜勿問益徙之遠方上從之權知開封與魯宗道同按雷允恭徙皇堂事眞宗既祔廟太后欲神主復曰悉陳其平生服玩夷簡曰太后奉遺以保嗣君非遠姦進忠愛民欽天未足爲報也故事輔臣因郊恩遷官夷簡與同列豫辭之遂著爲式章懿太后上仙夷簡因奏事簾前曰聞夜中有宮嬪亡者太后即起有頃獨出謂夷簡曰卿欲離吾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保全劉氏乎太后悟乃發喪成服備禮葬之大內災宮門晨未闢輔臣請對上御拱辰門樓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上遣問其故曰宮庭有變願一見上上爲舉簾見之章獻皇后崩夷簡手疏清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遠近悉罷力役節冗費既又立州郡學校授宗室環衛官建睦親宅增教授官置大宗正以總之郭后廢上欲立民間女陳氏

爲后夷簡力止之慶曆初契丹兵壓境夷簡請建都大名示親征之意曰此虛張城郭計也於是建北京天聖初太后臨朝內外無間言夷簡之力爲多議者以其再相增北虜歲賜授宗室環衛官非計之得也

張士遜字順之光化軍人生百日始能啼淳化中登進士第屢從外補當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試諸科爲巡鋪官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願引避不聽因自言眞宗是之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頭後中書擬遷江南轉運使闕帝自除士遜大中祥符初詔天下州郡置天慶觀士遜請因諸舊觀

以省營造詔如其請久之遷爲壽封郡王友及儲宮建遷諫議大夫兼右庶子又遷賔客天禧五年樞密副使天聖六年拜相明年罷明道元年復相次年罷寶元元年復相封鄧國公七上章請老進鄧國公優拜太傅致仕以宰相謝事自此所未有也就第十年方卒年八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賜御篆神道碑額曰舊德之碑上欲臨奠左右言其日庚戌本命也上曰朕以師臣夫復何避士遜七歲喪母養於其姑姑亡徒跣扶柩特追封南安郡太君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怨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

室者士遜以置二奏上前且言險言動搖朝廷若一開姦明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于法誣諫官事亦寢在相位曹利用憑寵自恣而不能正時論以爲和皷惡程琳參知政事多異議孔道輔御史中丞不附己欲併逐之鄭戩發琳市第事士遜諷道輔使營釋之道輔不知其實已遂言於上上疑以朋黨琳及道輔俱被黜道輔憤惋而死楊偕嘗彈士遜納女口於宮中事所著春坊敝帚等十集子友直友僩友正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咸平五年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仁宗爲皇太子遷任右庶子坐假周懷政白金落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初復降爲祕書少監知通州久之復給事中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戎州戎人多畜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多所全活擢御史中丞明道二年參知政事景祐二年知樞密院事四年與陳堯佐動輒忿爭無大臣體以災異援東漢策免例同請罷除節制判河陽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章惠子鑑錯錡初除隨京西轉運使言父母在洛中乃所部眞宗賜詩及羊酒束帶帶使過家爲壽時人榮之

在西掖不善爲制命故出知應天府外若方嚴而所治常失於寬善佛慕唐裴休爲人仍學其書世謂弗逮也

陳堯佐字希元閬州人父省華國史有傳兄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登進士甲科太宗因詢其父省華猶在常調遂召用之明年父子同日賜緋堯叟累擢樞密直學士咸平四年同知樞密院事丁父憂起復景德元年改簽書三年知院事大中祥符五年加平章事樞密使兼群牧使七年罷八年復舊官職九年以疾出爲右僕射知河陽疾甚求還至京卒年五十七

贈侍中謚文忠有文集三十卷
堯叟有材用多智術久典機密軍馬之籍皆能記之
究心群牧馬政多立條約公私以爲便嘗爲廣西轉
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
桂州驛舍是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
爲植木道傍鑿井置亭舍至今爲利性儉素事親至
孝母馮姓嚴堯叟未嘗忤其意堯佐端拱元年登進
士第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天聖七年樞密副使改
叅知政事明道二年罷景祐四年與王隨同相次年
諫官論政事錯謬以宰相非其人遂與王隨同請罷
（天陰益集卷五　九）
並除使相堯佐判定州康定元年以太子太師致仕
居鄭州四年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文惠後事皆豫備
自誌其首曰有宋潁川生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
壽年八十二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
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有文集三十
卷又有潮陽編野廬編遺興策愚丘集子述古求古
學古道古博古脩古稽古游古讓古象古初堯佐爲
開封府推官以言事貶通判潮州潮俗鄙陋始至爲
修宣聖廟作韓吏部祠堂人始知學有張氏子年十
六爲其母浣衣惡溪爲鱷魚所噬堯佐慕韓吏部投

文惡溪因捕獲以文戮之於市爲兩浙轉運副使杭
州江堤舊以竹籠石潮濤所嚙未幾輒壞堯佐議實
薪土以易之或言其不可而丁謂執政遂徙堯佐京
西其後堤久不成遂用薪土知滑州河決捲埽不能
定堯佐乃疊木如編齒置於湍流隨水而下謂之木
龍遂殺水勢而提又護以長堤郡人謂之陳公堤在
樞府日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以法繩吏吏恚遁
去章獻太后怒事下樞密院詁連姻宰相呂夷簡有
欲因詁中傷夷簡者堯佐以爲罪詁則姦人得計而
能吏沮矣詁遂獲免堯佐工爲二韻詩人多傳之性
（天陰益集卷五　一一）
儉約不事浮侈嘗未第時同父省華及伯季訪華山
陳摶摶謂之曰三子皆將相然中子伯季所不逮也
卒如其言
弟堯咨字嘉謨咸平三年登進士甲科累擢知制誥
景德三年殿試進士與劉幾道於試卷中爲密號貶
鄆州團練副使大中祥符九年復知制誥遷集賢院
又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所爲多不法上不欲
窮治止罷學士徙鄧州復知制誥嘗爲人所傾堯叟
乞示以所犯使知上但令之意因詔切責之乃引謝
父之復職仁宗即位擢知開封府除翰林學士龍圖

學士換觀察使知天雄軍固辭不得已受之加留後
進武信軍節度使再知天雄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尉
謚康肅子敏古宗古昭古榮古垂古本古臻古堯咨
有文著冶本[redacted]六籍諸書上下編善射性豪後在永
興置武庫建祠堂開三門架角道出入用刑慘刻
數凌陝西轉運使樂黃目黃目請徙以避之其事遂
達于上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任僞閩建州刺史因
家浦城母夢登天得玉象而得象生既生父夢廷中
積笏如山因名之[redacted]得象咸平五年登進士第累

遷知制誥翰林學士加承旨景祐三年同知樞密院
寶元元年與張士遜同相慶曆五年以使相判陳
州封郇國公徙河南府引疾守司空致仕卒年七十
一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性簡重翰林十二年怡然
自得居相位八年親戚子弟皆抑而不進子澤之介
之廷之脩之仁宗嘗謂得象曰先太后臨朝群臣邪
正朕皆默識之卿獨忠清無所附麗故大用也

陳執中字昭譽父恕字仲言洪州人少爲小吏俄折
節讀書工明知洪州衣請見劇談時務明歎曰奇
士也太平興國初登進士第擢至給事中淳化二年
參知政事坐以上意語樊知古辨析上前因罷政
後屢遷至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景祐元年卒年五
十九子淳執中執古恕長於吏事在朝敢言端拱初
爲河北營田制置使密奏曰戍卒皆隋游仰食縣官
一旦使冬往亦下執耒耜恐變生不測既得詔罷
營田北第修葺面已爲三司金穀檢察甚峻嘗言出入
之任所當愼者起支定例人以爲當時在三司頗傷
苛碎知貢舉避嫌凡江南貢士皆被黜落又舉行貢
舉非其人條被罪者皆怨憤恕事親至孝居喪絕葷
茹哀毀過禮以故得疾不任治劇執中以次任爲正

字屢進文論與宗稱旨召至闕下帝屬疾大臣無敢
及建儲執中上言太子天下本不可不早定明日上
袖所致演要三篇示大臣除司吏有仕文字乃所
陳建儲議因召見擢右正言坐公累奪正言出監岳
水真三州酒稅茶務累擢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
士寶元元年知樞密院康定元年罷慶曆四年參知
政事五年與賈昌朝同相皇祐初以疾求罷進吏部
尚書觀文殿學士知陳州久之以使相判大名府五
年復相以嬖小妾出外舍死御史孫抃列其八事劾
奏之翰林學士歐陽脩亦論列于朝至和二年罷除

使相判亳州還上節鉞改右僕射封英國公涉河南
曹州過京以疾賜告就第加司徒祁國公致仕卒年
七十贈太師兼侍中有司謚恭襄詔謚曰恭執中當
國八年人莫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在中書不
欲外聞差除每退朝即閉省東門又罷三司百司勾
當公事及三司所遣場務官皇祐末貴妃薨上嘗論
之不能考正典禮以對遂至追無所論罪之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爲文景德初李昉
張知白安撫江南薦之召試陽賦遂七日身後二日
復試詩賦論自言賦題已嘗我一自其不欺爲政

題文成稱旨擢正字祕閣讀書丁父母憂皆特起復
仁宗封昇王爲記室升備爲太子舍人累擢知制誥
翰林學士天聖三年樞密副使五年罷院而除御史
中丞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除三司使後
復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章獻太后崩以禮部尚
書罷知亳州陳州復爲御史中丞三司使康定初知
樞密院事未幾除樞密使慶曆二年加平章事三年
與章得象同相四年諫官孫甫蔡襄彈奏所撰李宸
妃墓銘不言上寔妃所生及役兵治産事除工部尚
書知潁州應天府許州復觀文殿學士知永興軍河

南府以疾[illegible]醫留侍經筵提舉萬壽觀卒年
六十五贈司空兼侍中謚元憲英宗嘗謂輔臣曰殊
少年孤立力學自奮加以沉謹京師賜酺京官不預
會同輩召出觀不往其弟潁亦能屬文朕遣取所業
且戒殊勿[illegible]潤色不之省亦不言其故周
慎如此[illegible]時元昊叛陝西用
兵殊請罷監兵[illegible]授諸將及募教弓箭手
又請出宮中無用之物以[illegible]費由是悉罷他日之
領財利者遂度支物爲樞密副使從幸玉清昭應宮
怒從者勿後至擊折其齒緣是遂出性剛峻簡率如

此雖少富貴奉養若寒士當世賢士大夫如范仲淹
歐陽修孔道輔輩皆出其門其爲文章贍麗應用無
窮尤工風雅才有餘思子居厚成裕如止則遠祇德
幾道傳正女適富弼楊察其文集二百四十卷又有
臨川集二州集二府集又取梁陳至唐人文章爲一
集既葬御篆其神道碑云
杜衍字世昌越州人大中祥符元年登進士第累擢
天章閣待制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龍圖閣學士康
定元年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出爲河東宣撫使慶
曆三年樞密使四年拜相兼樞密使五年罷明年加

遂印綬以太子少師致仕故相一上章服以三少致
事非故事議者以爲賈昌朝疾之故也謝事十餘年
累遷至太子太師祁國公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
諡文獻子訢衍臨終作遺疏千餘言其略云勿以久
安忽邊防之戒勿以旣富輕國用之原又請早建儲
副以安天下心衍清介昔無居第旣退方葺舍南都
出入如平日無軒冕意好吟詩晚喜草書在相位多
裁抑僥倖衆所不悅御史劾奏其婿蘇舜欽借妓樂
進奏院祠神事又王益柔作傲歌語涉指斥欲下御
史按罪衍謂羅織獄今起都下矣執不可又諫官孫

甫言丁度面求進用請屬吏衍不爲致對范仲淹嘗
獨出宣撫言者隨攻之上欲罷二人衍又以爲不可
遂疑其朋黨出知兗州范仲淹嘗出衍門下後數爭
事上前衍無慍色仲淹益敬服焉

龐籍字醇之單州人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累擢
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慶曆四年樞密副使皇
祐三年拜相五年罷以使相觀文殿學士知并州徙
青州請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司空兼
侍中諡莊敏子元英元中元直初籍爲大理寺丞預
編天聖敕累擢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崩籍下閤門
取垂簾儀制盡燔之有欲造後苑珠玉奇功物媚上
者籍言螟蝗爲災民憂轉徙復有西北夷狄之患苟
非儉約何以濟用上嘉納之爲開封府判官尚美人
遣內侍韓從禮稱教旨免工人市籍者籍言於上上
爲杖從禮仍詔諸司自今宮中傳命無得施行知延
州自石龍川之敗戎落民居焚毀幾盡戍兵十餘萬
未有營壁籍按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平衍川尾白
橋子谷卽虜出入之險道也命鈐轄狄青將萬人築
招安寨於谷旁募民耕墾得粟甚多凡故地爲虜所
據者悉逐之築土城久之元昊遣牙校齎其親信野

利旺榮書求納款籍意其詐不受後數日果寇定川
旣而復以旺榮書來而元昊亦去僭號籍不敢答乃
請於朝朝廷厭兵議招懷之使籍答書稱旺榮爲太
尉籍復請曰太尉天子三公使旺榮稱之則元昊不
可得臣矣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虜中官於義
無嫌詔從之踰年又遣使來改名曰曩霄稱男不稱
臣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其所求自至京師若天
子不許則更歸議之籍言虜辭理浸順德其使至仍
遣使同往申諭之卒用其策而元昊復臣及爲樞密
副使又請併省官屬徙兵就食於是邊費十省七八

其後又與中書議政決兄兵八萬獨與杞曰儂智高叛或言狄青不可專任上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也上然之及逃青至上問籍曰非卿執議豈能成功既而推恩二廣應舉者六百九十一人時以爲僭嘉祐中皇嗣未建上不豫籍密疏言之甚功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父素不仕以財雄鄉里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太宗脅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

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棄即其上築臺曰憩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天聖八年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龍圖閣學士皇祐三年參知政事至和元年拜相嘉祐元年罷知南京徙知陳州卒年六十六仁宗作挽詩賜其家又篆其碑額曰思賢之碑沆倜儻任氣所至有治聲決訟多中理臣論比之張詠知衡州有大姓尹氏爲僞券以欺鄰人之孤訟久不得直沆至其孤纔二十詰尹氏曰若券皆取鄰他鄰否其人當有存者尹氏辭詘服刑而其田知潭州有兇寇黃捉鬼鄧和尚吞溪洞徑入

湖湘北軍至多病死沆募土兵使保地分賊稍困乃令提點刑獄尚與等入路入計斬首萬餘級遂頓兵開一路招因設出此路出降救殺者與擒殺同於是降者三百餘人械下不及逃而餘黨復叛殺裨將降知鄂州其後權知開封府有張彥方受富民金僞爲張貴妃母越國太夫人奏補初敕劄沆抵彥方死不問越國夫人政事自據論沆緣貴妃進後追冊貴妃爲后沆爲園陵使既葬賜起園金器百兩辭不受在相位疾言者屢加裁抑又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范師道趙抃歲滿求郡獨引敕出之

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沆乃言臺官將有不測之謀論辨不已遂罷知南京子瑾琢琯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人爲中書舍人緯之曾孫天禧元年獻頌召試賜同進士出身景祐元年初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尚天章閣侍讀亦自昌朝始累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慶曆三年參知政事四年樞密使五年拜相七年除使相判大名府王則平加檢校太師封安國公楊偕言賊發所部不當賞非聽皇祐元年徙鄭州留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又求補外除右僕射使侍中判鄉

州辭僕射侍中改使相二年喪母去位四年除故官召對經筵論易出判許州移大名府嘉祐元年樞密使仍同平章事三年諫官御史言昌朝別爲密啟以僣官又釋其矯制者罪雖無實罷爲使侍中景靈宮使七年復判大名府英宗即位加左僕射鳳翔尹魏國公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不許二年改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卒年六十八謚曰文昌朝在經筵嘗講說仁宗一所質問皆記錄刪潤以進賜名邇英延義二閣記注錄太平興國寺災以易春秋進戒因言可勿繕治以稱順天愛人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獻詔

隆平集卷五 九

加賜遣還勿示外皆從之謚法縣令俸錢滿百二十千者乃注畢縣令人昌朝判銓以爲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令矣仍一等給俸劉平在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族昌朝爲中丞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元孫自西夏歸議賜死昌朝獨曰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得不死侍講林瑀以天子即位年月傳會易算推吉凶昌朝疏出之元昊反昌朝請減不急費詔令與三司合議歲省百萬緡又言待夷狄六事時皆用之在大名河決商胡中書議歸之六塔昌朝力爭之不已其後河果不可塞振救瀕河水之

之民全活甚衆中人劉恢往還河上言河決趙征村與上姓名嫌爲不祥或謂昌朝使之以搖當國者昌朝博學善議論爲一代名臣及大用不爲正人所與而數有攻其結宦人宮官者有奏議文集各二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群經音辨七卷

宋庠字公序安州人舉進士開封禮部皆第一人天聖元年賜進士及第與弟祁同有時名以詩賦爲學者所宗謂之二宋庠初名郊李淑因對言於上曰郊交也姓與國號同而名交非所宜仁宗語之更焉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寶元二年參知政事出知揚州加

隆平集卷五 三

資政殿學士慶曆五年復參知政事八年樞密使皇祐元年與文彥博同相二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徙許州河陽嘉祐三年同平章事樞密使封莒國公五年罷以使相判鄭州徙相州英宗即位移鎮加檢校太師鄭國公景靈宮使屢請老不許出判亳州其請不已乃以司空致仕卒年七十謚元憲上篆其碑額曰忠規德範之碑初制舉人與武舉雜試庠建言六科待天下異士宜設次具酒食禮之武舉人別試上從其請慶曆中仁宗召兩府資政殿親策以時事庠獨[illegible]以爲兩漢對策本延嵩究草萊之人臣

等備位大臣自視遇知眷十年所以尊朝廷乃請歸
中書令議止奏從之後又手詔以時事詢兩府與庠
同推庠爲對庠所至以靜鎮爲治末年信愛幼子頗
致物議性儉約不喜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初在西掖
上欲以同知樞密院故事除自知制誥除者乃召入
翰林而用弟祁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試吏部會宗陰止奏名初爲第
一章獻太后云弟不可先其兄可擢庠第一而祁爲
第十人兄弟友愛甚篤仍同登甲科初釋褐授復州
軍事推官累擢脩起居注次當知制誥而庠參知政
事乃除天章閣待制庠罷除知制誥歷龍圖閣直學
士翰林學士庠復執政改龍圖閣直學士樞密使復
翰林學士當張貴妃制初欲以告進閤李淑淑曰舉
進之上意在冊禮部乃進告遂落職知許州未數日
復侍讀學士又復龍圖閣學士御史言其子與張彦
方游出知亳州徙成德軍知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
知益州代還除三司使中丞包拯言初在益州多游
燕又其兄在政府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唐書成
進工部尚書踰月爲翰林學士承旨除群牧使卒年
六十四贈刑部尚書將終親草遺表勑立皇嗣戒其

子勿請謚勿乞遺恩勿爲銘誌勿修佛事子定國彥
國惠國輔國孝國順國亮國保國俊國廣國有文集
一百卷廣樂記六十五卷唐書列傳一百五十卷脩
唐書十餘年雖外官亦以稾自隨非特文章有見於
世其守邊議兵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章疏之達於
上者尤切世務卒不至大用時論惜之

隆平集卷第五

參知政事

劉熙古字義淳睢陽人唐僕射仁軌十一代孫少通經史遇祖諱不應進士舉後唐長興中以三傳賜第太祖領宋州節制熙古為節度判官及受禪累擢至參知政事求退授戶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四熙古好學明陰陽象緯書雖通顯自奉養若寒素有歷代紀要五十卷行於世子蒙叟

竇偁字日彰其先漁陽人父禹鈞在周為諫議大夫避亂徙居河南禹鈞五子儀儼侃偁僖皆有文學中

進士第馮道嘗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樹老丹桂五枝芳世多誦之儀字可象晉天福中登進士第在周為翰林及端明殿學士建隆初授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時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為表首太常禮院東宮三師合為表首儀援典故以僕射合為表首者六而謂三師無所據朝廷以儀之議為定五代喪亂之間儀儼乃以文章學問自見於一時所謂豪傑之士也儼字望之建隆初終於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儼博物洽聞通音律曆數宋朝禮樂皆所裁定周世宗觀大水泗洲記以問儼儼以為天地

行五行曰潤曰熯曰生曰成曰動五德陰陽之使陰陽水火之本陰陽有常數水火有常分奇耦相生盈虛有準謂之通正莫備遇皇極無不至謂之咎證陰之始上於羽獻冰之行祀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浩之會雖堯舜在上不能免者數也若夫辟在臣下又皆不明若百六之至不潤下乃政之所致非數也唐正元壬申之水是以德宗闇蔽篤於自疲任陸贄盡忠而斥裴延齡專利而信用常雨之應夫豈虛生偁周廣順初登進士第其後同與賈琰在開封府晉王席下一日晉王燕射偁琰同預而琰贊

美稱過偁叱之曰賈氏子導諛豈不自媿坐客皆失色王亦不樂因罷燕尋白太祖出之太平興國四年衛尉卿邵召偁至行在上方議北征偁抗疏極諫而止遂除樞密直學士七年參知政事入謝上曰汝何由至此偁曰陛下不忘藩邸之舊爾上曰乃賞汝面折賈琰也未幾薨于位時明日燕群臣以偁喪故罷

李穆字孟雍開封人與弟肅皆中進士第累擢知制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平興國八年參知政事雍熙元年薨于位年五十七贈工部尚書太祖曰非斯人不幸乃朕之不幸也穆端謹自持古行無玷文學

操優為上所知太祖嘗遣使江南諭朝旨遜辭以移曰朝與否惟自處之朝廷繁富兵甲精銳恐不易當爾太祖謂其所論要切太平興國七年盧多遜竄朱崖移以同門生罷制誥貶司封員外郎明年殿試預考較上見其容貌謂曰憂畏所致耶移流涕上為之動容詔盡復舊官命知開封府豪右屏迹權幸不敢干以私是冬遂大用上稱曰名臣也弟甫字恭叔仕至左衛上將軍時以為有知人之鑒

賈黃中字娲民滄州人唐相耽四世孫漢乾祐初年六歲中神童選十六進士甲科建隆間判太常禮院

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淳化二年參知政事四年罷除禮部侍郎兼秘書監卒年五十六贈禮部尚書上因念翰林無良臣詔天下并大臣各薦能賢者黃中在翰林嘗召詢時政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上益重其周慎知京朝官考課除審平允掌吏部選品常精當揀拔寒俊號為無私性端重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禮資以損益當時知名士皆出其門談論亹亹聽者忘倦特常憂畏而執政循默時論少之太宗嘗召見其母因謂侍臣曰朕念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及黃中卒母果猶無恙賜白金仍官其三子

王沔字楚望齊州人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八年簽書樞密院雍熙二年改副使端拱元年參知政事淳化元年罷卒贈工部尚書沔辯慧苛刻尚數多詐視士大夫猶胥吏卒唯以甘言悅人而進退皆非物望初與張齊賢同在樞府不協及齊賢同參知政事頗不自安因王禹偁請中書本廳不得接見賓客許於政事堂同見沔客即奏行謝泌疏駁而止上知沔意因切責罷之沔貲雖親舊未嘗毫末相及唯聲音清暢上親試舉人多命近臣讀之所讀常得八九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人父協仕至光祿寺丞易簡弱冠舉進士甲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加承旨淳化四年參知政事與張洎不協為洎所攻至道元年罷洎進而易簡罷未幾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警悟初為文未工及掌誥命能自刻勵在翰林多振舉故事太宗為飛白書院額曰玉堂及以詩賜以御書宋玉大言賦易簡因擬賦以獻曰皇帝以白能成書大言賦賜玉堂詞臣易簡御筆煌煌雄辭洋洋瓌瑋博達不可備詳詔易簡陛殿躬指其理且歎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得與陛下同時常

曰惟何代無人焉卿爲股肱之易簡拜手稽首曰聖
人與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地爲席兮饗祖宗
天作籟兮調笙鏞日烏月兔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
武衛也執北斗兮食玄酒也側西華兮爲石礎也飛
雲涌泉騰烟燔也劍嵋腊鯨代牲魚也迅雷三發山
神呼也流電三激雕火舉也雅冉嶽兮浮風還君百
拜兮三神歡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泰山醮兮滄海
乾圓蓋穴兮方輿穿君王壽兮無窮萬歲殿上皆呼
萬歲太宗覽而嘉之賜手詔褒寵易簡嗜酒上嘗以
詩戒之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子者仕至

直集賢院者子舜欽
舜欽字子美以父耆任太廟齋郎景祐元年登進士
第因范仲淹薦除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用故紙錢祠
神召妓樂會賓客除名後三年得湖州長史卒年四
十子泌液激初杜衍愛其才以女妻之衍在相位以
直道自任言者因舜欽從及衍故衍遂罷政事舜欽
慷慨有大志好學工文章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
亭時見其志於歌詩又喜書酣醉落筆人競收以爲
寶當時偉人如歐陽修輩皆相友子亦數嘗上書論
時事

張洎滁陽人李景時貢登進士第景徙豫章留洎掌
李煜記室累擢至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煜歸朝太
祖責之曰汝教李煜不降又草蠟丸詔召上江救兵
洎對曰臣所爲也犬各吠非其主此特其一爾詞色
不動釋之授太子中允太宗即位頗知其江表舊毀
善良潘佑之死與其力焉待詔尹熙古因對以爲煜
怒佑諫太直非洎譖也始進擢歷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與蘇易簡同在北扉易簡被遇獨厚仍先大用洎
忌之力排易簡遂代參知政事至道三年以疾求解
職爲刑部侍郎捧詔嗚咽十餘日卒年六十四贈本

曹尚書洎舊字師黯煜令改爲偕仁王師圍金陵與
樞密使陳喬引符命勸勿降又云苟有不虞當先死
社稷及城陷喬獨死焉洎語煜曰所以不死將有報
也煜歸朝貧甚洎猶時索之而怒其所與之薄煜子
仲寓死亦不弔始諂事寇準力推挽至大用及上
眷準稍衰乃面奏準退有誹謗其不協遂罷機務上
有所著述必爲文解釋其旨以苟悅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人初從郭崇辟建隆初爲右補
闕累擢至給事中雍熙二年參知政事淳化二年罷
以太子少保致仕遷少傅卒贈太子太保子若冲若

愚倂甫器碩沉厚數按詔獄多伸雪非辜嘗知彭州
課種柳蔭行路郡人謂之補闕柳奉使契丹虜主問
党進何如人仲甫曰國家異人間出党進何足道也
知益州政尚寬簡民有去思及大用自守而已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初爲内臣李知審養子太平興
國初登進士第中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太平興
國八年參知政事以目疾五表懇不許雍熙三年以
禮部侍郎罷疾愈令復舊任懇辭遷吏部秘書監真
宗升儲爲左丞與李沆並兼太子賓客即位拜參知
政事踰年除武勝軍節度使判西京卒年五十五贈

侍中子惟允惟則初至罷政太宗於禁中造閣藏四
庫書數萬卷御書飛白題額製贊親書刻石召近臣
縱觀駕臨幸至因薦潘慎脩舒雅杜鎬吳淑入充直
館校理又請購遺書命群官校正時賜上樽酒太官
珍膳令召館閣燕集賜詩門本新書奏御必候坐延
見恩禮甚厚久之兼判國子監又薦杜鎬崔偓佺兼
充職西面請直講孫奭重校五經孜孜忘倦或謂至
既貴盛遂知審養子而取其所積似與其辭位不受
俸之行相反是豈或然
李昌齡字天錫應天府人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

累擢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至道二年參知政事真
宗即位爲戶部侍郎坐交結中人貶許州行軍司馬
昌齡嘗知廣州[illegible]及起廢御史屢彈其宿負除
知梓州改河陽又改光州以秘書監致仕卒年六十
二子虞卿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人太平興國三年登進士第雍
熙三年知天雄軍曹彬岐溝之敗昌言請誅之詔褒
答除御史中丞會幸金明池召與焉時河北用兵樞
密副使張宏循嘿即除昌言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以
宏代爲中丞坐胡旦翟馬周事責久之淳化四年參

知政事蜀王小波李順之亂命昌言爲招安使既行
或言其無嗣鼻折山根恐握兵難制即詔知鳳翔府
蜀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咸平三年復爲御史中丞
坐獄失實又貶既而起知鄆孟天雄河南真定從封
泰山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子慶嗣凡三任天雄
初豪家有侍窮婪者時誘姦人穴隄昌言廉知一日
隄吏告急亟取豪家所積給用自是遂絶其弊淳化
中京城大水請出廐馬外牧或云以馬備胡不可闕
昌言謂塞下積水胡必不至從之果如所料嘗薦李
沆至公輔之位又以女妻王旦二人皆賢相也昌言

臨事果斷無所顧避雖屢被斥不少抑損唯對僚吏
倨慢時論少之
王化基字永圖真定人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累
遷至左拾遺抗疏自薦太宗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
賞也召試知制誥明年除御史中丞嘗夢物一檢啓
昔小栢樹俄有是命上澄清略十事知樞密院柴禹
錫僕受人金參知政事陳恕驗之及禹錫而禹錫實
不知一日引因崇政殿上頗怒化基降殿令內侍以
見其筆掠且遍曰豈有受此而隱情不言太宗益以
為長者久之出知杭州至道三年參知政事咸平四

年罷守工部尚書進禮部卒年六十七贈左僕射化
基不蔭補子弟其子舉正舉元皆進士及第舉善札
有文集三十卷嘗作南行詩百韻好事者多傳誦之
知杭州書記張賀頗傲忽之太宗知而面詔化基第
為其才識不及它居官俸多施及親舊
王舉正字伯中幼重厚嗜學寡言化基以為類己尤
器愛之以化基遺恩補授校書郎大中祥符八年登
進士第仁宗即位累擢知制誥妻父陳堯佐為相換
龍圖閣待制堯佐罷復知制誥又為翰林學士康定
三年參知政事御史臺舉其友婿李徽之為御史舉

正以親嫌格不行徽之訟舉正內不能制其悍妻不
可以謀國事慶曆三年罷為資政殿學士知許州皇
祐元年除御史中丞遷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兼翰
林侍讀學士在經筵二年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
十贈太子太保謚文簡有文集三十卷中書制書集
十卷子誨說初舉正除執政入謝上曰卿七嘗于朝
廷以私故不欠用卿時陝西用兵呂夷簡以宰相判
樞密院舉正白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乃改兼樞密
使張堯佐授淮康軍節度使宣徽使群牧使景靈宮
使舉正中執法言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使賢

士大夫無所勸不報因退朝留百官班廷議上聞而
遣中使諭止之乃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居半年復
除宣徽使舉正家居七上疏論之又言河北朝廷之
根本雄州河北之喉咽先朝用何承矩累年止遷刺
史李允則幾二十年亦不遷引進使今使用未盡得
人而趣日待遷何以懋有功者又言在許州應天府
六年更轉運使十六人數易如此豈能究宣朝廷惠
澤乎除狄青樞密使力爭不能奪因願解言職上撫
其風憲之體賜白金三百兩侍讀每及前代治亂之
際必再三以達諷諭之意

郭贄字仲儀開封人應進士爲開封首薦太宗任京
尹得侍讀藩邸即位擢著作佐郎七年四遷至叅知
政事太平興國八年坐朝被酒責授秘書少監稍復
積至禮部尚書卒年七十六贈左僕射贄長者喜延
與後進宋白趙昌言輩皆所薦也嘗對太宗曰臣受
遇不次惟以愚直上報上曰愚直何益曰猶勝姦邪
爾晚節頗以治生爲物論所惜子昭度昭升昭用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嘗
擯廢久之因言稱旨進用累擢諫議大夫淳化二年
樞密副使改同知院四年罷至道二年叅知政事咸

平初罷久之叅御史中丞以戶部尚書判昭文館卒
年六十七贈左僕射仲舒有應用才屢與寇準同進
謂之溫寇始廢黜呂蒙正當路力援進之及驟用反
攻蒙正爲士論所薄

陳彭年字永年建昌軍人幼好學母惜一子愛之禁
其夜誦書彭年置燈密室晝夜忘勌嘗師事徐鉉爲
文嘗嘲誚爲宋白所惡白知貢舉屢加黜落雍熈二
年始登進士第累擢至翰林學士大中祥符九年叅
知政事天禧元年卒于位年五十七贈左僕射子傪
期孫彥先大中祥符間朝廷典禮無不叅預凡儀制

沿革刑名之學皆所常練雖談笑間偶辭不廢嘗曰
制度雖前世所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時政大
小日有諮訪應荅該辯一無疑滯上之眷遇尤厚加
以慎密外無知者資性敏給博聞強記應舉時京城
賜酺與同學出遊自東華門揖恩至闕前已成一賦
其後雖處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時所得俸唯市書籍
幼而篤學老亦不勌左右給使之人有彌年不知其
姓名者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人生而穎悟十三歲通經傳雍
熈初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景德二年叅

知政事大中祥符五年罷知禮儀院兼宗正卿改御
史中丞宗正如故積官至尚書右丞卒年六十贈吏
部尚書諡文定子溫瑜良規承裕以遺恩各遷官安
仁七子各授以一經居宗族以雍睦稱雖家人未嘗
見其喜慍操履純正外晦內明畏慎謙退無事浮飾
有所獻納退必焚藁致身貴顯無改儉素尤練達前
故近世衣冠人物制度沿革悉能記之在翰林從宗
澶淵北戎請和命學士各進荅書上獨用安仁所撰
亦以其能備記太祖朝書問規式因獲預聞通貨之
議虜使至首命安仁接伴其辭見儀制皆所裁定欽

於酬酢仍切中時以爲得體在宗正請依唐故事置修玉牒官奏以劉筠楊億夏竦宋綬爲之又爲仙源積慶圖譜統類精備喜議論好誨誘後生學士大夫以清德宗之有同學宋元與者爲學而早卒安仁力賙其後裔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人雍熙初登進士第歷外官多効翰林學士錢若水嘗薦其才累擢至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并州開封府大中祥符九年樞密副使改同知院又復爲副使天禧四年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仁宗即位爲兵部尚書與丁謂善謂敗力營救之謫

寬降中正太子賓客知鄆州復禮部尚書丁母憂哀毀過以疾卒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諡康懿中正以孝行稱於鄉黨事親甚謹衣服飲食必親奉於前矣子易弟中師

任中師字祖聖大中祥符二年登進士第累擢至右諫議大夫加集賢院學士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任布守河陽數上章以疾求下事稱旨上欲用之呂夷簡素知中師上前數稱中師才不在布下慶曆初遂並召爲樞密副使求補郡二年以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徙陳州請曹州踰年遂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保諡安惠初益州發及卒浮筏衆之爲中師知州奏盡蠲之性樂易家財素豐雖顯達過自奉其約其所歷與中正多同上數賜飛白書歸休於里中建御書閣鄉人榮之子昱拱之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人少孤鞠於外家所爲文辭成篇給舍賞其才咸平二年登進士第爲濠州判官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它職考所言以爲殿最宗道與劉燁首被選爲正言仁宗升儲除戶部員外郎兼右諭德踰年改正左諭德及即位遷戶部郎中

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與呂夷簡按視當充奉往移山陵皇堂是年參知政事天聖七年薨于位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肅簡時太常禮院言謚無迹朝特蒙視問一日宗道自陳遇事敢言不爲身謀所居爲諭德時真宗一日遣中人召之至其家俟之久方從酒家還使者曰即上詰遲將何以對宗道曰第直言之及宗道見帝詰其所之對曰有鄉人來貧乏杯盤就酒家飲之也帝喜其無隱而知其可大用初爲秀州海鹽縣令疏治東南舊港口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爲利號魯公浦在諫垣時諫章由閤門始得進

仁宗嘗賜對宗道請得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自是爲故事因言守宰助民至近而未見有區别能否者朝廷所以爲民之意今除一知州補一縣令雖其庸暗有司無敢指斥求天下親民之官贓貨害政十常二三介然自守孳孳政事殆未易得尚何裕民美化之可冀乎昔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命知州通判知縣雖未暇親見宜令中書以言而察其應對設以事而間其施爲才與不才得以進退縣令則命流内銓倣此施行庶幾得良守宰助宣聖化眞宗嘉納之宗道在選調久頗患銓格繁密而曲

爲銓吏之姦獘判吏部流内銓多贅革之凡科條關次悉揭示廡下人以爲便七年居政府裁抑僥倖不肯以名器私人時樞密使曹利用有所憑恃肆爲驕横宗道屢折之於上前凡貴戚近習莫不斂迹了有功有立有開

隆平集卷第六

隆平集卷第七

參知政事

薛奎字宿藝絳州人父化光善命術奎知其必至公輔淳化中奎登進士第多歷外官向敏中薦其才累擢至龍圖閣待制御史中丞龍圖閣學士三司使天聖七年參知政事章獻太后崩大臣皆罷獨留奎欲以爲相而苦喘疾數辭位除資政殿學士判都省卒年六十八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持身端重論不苟合善知人范仲淹明鎬龐籍在下位時奎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天禧初自淮南轉運副使疏眞揚

漕河廢三堰舟楫便之嘗館伴契丹使蕭從順從順言漢使至契丹皆見太后今請入見奎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臣僚亦未嘗見也乃不敢請知益州蜀人以張詠比之仁宗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多見有始而無終者奎曰保終始者豈獨臣下如唐開元勵精爲治而天下晏然及其既久放意荒侈以至大亂此不可不監也上深納之時邊臣言何知契丹將大入寇輔臣俱言擇將備邊之策奎獨曰先帝與虜約和歲遺爲厚彼必不敢輕背約願持重已而邊報果妄太后謁太廟欲被衮冕奎固執不可及太后崩

上謂輔臣曰太后大漸且不能言數引衣示朕殆意在衮冕乎衆曰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也卒以后服斂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爲膠水令凡九年而卒其子孫因家焉齊少孤好學李迪嘗見其所爲文謂有大志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甲科眞宗見其舉止端雅顧輔臣寇準等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騶從因以爲例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加侍讀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復爲龍圖閣學士明道二年樞密副使景祐二年叅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論事不合四年罷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謚忠肅齊不自伐嘗知

人龐籍楊偕劉隨段少連皆所薦也有子黍卒以從子延慶爲嗣其後有子曰延嗣初齊爲侍御史知雜河陽錢惟演請曲賜軍士特支齊言賞罰者上之所操非臣下所當請天子新即位惟演聯姻太后不宜私請一州以售已惠搖動衆心上遂不許在翰林太后出閤中金繒修景德寺命爲記內侍羅崇勳使人陰謂齊曰趣爲記當叅知政事矣齊故遲之崇勳怒讒於太后遂出知河南府改密州太后諭宰相取所撰記始上之章獻太后遺誥以楊太后同議軍國事閤門趨班賀齊爲中丞毅然召堂吏曰毋追班齊乃白執政曰上承太后十餘年今始親政豈宜以女后相繼邪事遂止在樞密交趾虜其部人有款宜州自歸者千數議者以爲叛人不可納齊曰彼去暴而歸有德宜納之雖遣必不復還本部若散山谷將爲後患不從後數年果爲亂錢惟演諂附丁謂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輒不列寇準於其間而碑刻云準不書齊言於上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令姦黨厚誣上遂令磨去在政府邊臣言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境上輔臣議備邊計齊以謂契丹必不敢渝約既而邊奏果無警

盛度字公量餘杭人端拱初登進士第數上疏論邊事奉使陝西叅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寇準罷相度以嘗交結周懷政貶和州團練副使天聖初牽復翰林學士龍圖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景祐二年叅知政事四年知樞密院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强取其鄰所貨官舍爲知府鄭戩所發罷知揚蔡州應天府以太子少傅致仕還京數日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子中甫申甫崇甫初度因奏事便殿眞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內出繒命工別繪度因言前已圖漢所置酒泉張掖武

威燉煌金城五郡比復究守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
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
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形勢禦備亦至矣唐始置節
度使後又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有河山之險而不
能固有兵甲之利而不能禦雖費不惜今復繕其山
川道路險聚碉壘為河西藩衛開險備禦上稱其
博度嘗在開封獄失實謫監洪州稅上言請復賢良
方正科密詔撰策題驛以聞又請建四科以取士
且言經術之士若典刑備舉則政教流行請設博通
墳典達於教化科先試臣以事不直以言語筆札求

元憲集卷十　四

人審官期於適用請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令戒
警未除調邊勞戍必資良帥以集事功請設軍謀宏
遠堪任將帥科獄市之繁民命所繫若推按失實則
枉情傷生請設曉法律能按章覆科後亦取其才識
兼茂明於體用科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並行明
道中詔度與御史中丞王隨及三司詳定在京并外
三十一州軍售禁榷鹽地分聽商旅入錢貨鹽度言
通商有五利遂施行之度好學家居唯圖書滿前每
歸未嘗釋手真宗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
雅任隨石中立同編通典文苑英華又嘗預注釋御

集真宗祀汾陰仁宗在藩邸以度掌起居牋表及留
守章奏封壽春郡王特詔令撰謝恩表所著有愚谷
集中書制集銀臺集翰林制集樞中集天禧三年郊
恩赦文許舍人給事中諫議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
預官度兵部郎中因請進封其母上特從其請自是
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其母焉度多猜險僚友
皆畏其傾不敢妄語言服饋覽大衆於拜起有拜之
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人後徙開封之雍丘少力學
咸平五年登進士第王旦以女妻之久歷外官以旦

元憲集卷十　五

在政府避親及旦薨乃稍進用仁宗即位累擢龍圖
閣待制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景祐二年同樞密院
事四年改參知政事因諫官言不當以子壻為群牧
判官寶元元年罷知應天府加資政殿學士徙成德
軍瀛亳州遷尚書右丞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
三贈太子太保諡忠憲子綱綜絳繹維縝緯緬億性
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嘗奉詔
監視向敏中諸子分財產方丁謂用事陰遣所親諭
億欲買向氏長安華嚴川田億至向第面戒其諸子
曰上田衣食之源不可鬻也遂忤謂意謂忌知定州

曹瑋斥知萊州慮其或拒命乃詔億馳往代牧其兵欲緣以中億而瑋既奉詔謂亦不能害二司更茶法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當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此益州故事歲首官出米六萬石或五六倍之以濟貧民億知州值歲儉乃數倍賑之又疏江流溉民田數千頃至今以為利初通判陳州河決億邑億集瀕河丁夫就代薪芟親督築不賦於民而河患平知洋州有富民李甲喪兄而逼嫁其嫂又誣從子為佗姓而并其資産嫂訟之十餘歲吏受賂不得直億按舊牘獨未嘗證以乳醫億密致乳醫以驗決

衆皆詘服在樞府元昊歲遣人至京師出入民間無他禁億請為除館舍以優待遠人仍官為主其貿易實欲防之也詔從之又言天下承平之久武備不戒請二府各舉才任將帥者數人稍試用之唃廝羅與元昊相攻已而來獻捷朝廷議寵廝羅以節制億曰二虜皆藩臣今不能諭令解仇又因捷而賞之豈綏御四夷之道當如是耶因執不可遂罷又言武臣宜知兵書而法在所禁請裒其要略以頒焉於是上自集神武秘略以賜邊臣其書遂備天下

王嘏字總之趙州人大中祥符元年登進士第除發州觀察推官代還真宗見而異之特擢著作佐郎先朝纂職官到闕例皆待見故有是命累擢至天章閣待制樞密直學士景祐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康定元年罷知河南府卒年六十四上輟朝一日贈戶部尚書諡忠穆子政路初讞館於王化基之門樞密副使宋湜見妻之以女宋氏親族或侮易之化基曰後三十年讞當貴矣卒如其言讞為三司鹽鐵副使時待制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售京師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季良方挾章獻太后姻家有司莫敢忤其意讞獨執不可曰與民競利有傷國體它日

仁宗見而諭之曰官市交引賴卿力言罷之甚善後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發軍校為亂者讞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卒得十餘人斬焉及旦鄉人不知也為政有大體不事苛察蜀人愛之在縣府爲西師不利議刺鄉兵久而不能決緣是有江南之命

宋綬字公垂趙州人幼聰警額有異相其外祖楊徽之器愛之徽之無子盡付以家所藏書以徽之遺恩授太常寺太祝年方十五召試中書真宗奇其文特

遷大理評事聽於秘閣讀書同校勘天下圖經久之
復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與父皐同在館閣每賜
書必得二本世以為榮累擢知制誥仁宗即位擢直
學士院天聖三年為翰林學士明年兼侍讀改龍圖
閣學士出知應天府召還欲大用為宰相張士遜所
抑復翰林學士兼侍讀龍圖閣學士加端明殿學士
端明殿後唐初置學士馮道趙鳳首當其任太平興
國中改為文明殿學士以授李昉未幾殿災重建改
曰文德遂不復置學士至是又置端明殿學士以寵
綬綬辭免龍圖及士遜罷相明道二年綬遂參知政

事景祐四年罷為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經筵
明年加大學士知河南府康定元年知樞密院改叅
知政事薨于位年五十贈司徒兼侍中謚宣憲子敏
求敏修太中祥符初封禪崇慶上先賜綬同進士出
身五日遂由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後從貢院群臣皆
賦詩命綬與晏殊同為之序祀汾陰綬與錢易陳戩
劉筠所過採集地志風物故實每舍上之以備詢覽
仁宗即位章獻太后命綬擇前代文字可以特孝養
補政治者以上遂錄唐謝偃惟皇戒德賦孝經論語
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卷明元臣僚所獻聖典三

卷君臣正理論三卷上之太后稱制仁宗久上未嘗獨
對群臣綬言唐開元中睿宗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
處分軍國重務及三品已上除授決重刑明皇日聽
朝除授三品已下決徒刑請令中書樞密院約先天
制度非軍國大事及大除拜皆前殿取旨臣僚亦只
前殿對疏是忤太后意而有應天之命太后崩詔綬
定章獻明肅皇后謚二后祔廟禮綬按春秋考仲子
之宮唐儀坤故事請別立章懿太后廟尊名奉慈以
安神主之上從其議綬又言帝王之御臣下在乎總
攬威柄賞罰二者必自天子出一紀以來政出簾幕

之間今陛下方躬親萬務聽斷有祖宗英風天下延
頸跂踵渴見聖政若非懲建革弊無以新四方耳目
而政刑號令未見勝於垂簾之日豈非二三大臣未
能盡輔佐之道耶頃者除授恩澤多所希望而因緣
邪佞以濫取升擢者皆以謂恩由太后而不由陛
下自親政以來凡事雖行議者又云悉出大臣蓋大
臣公為朋黨罔冒天聽朋黨相結其害甚或窺測
上旨潛令陳奏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人大臣市恩以
招權小人趨利以僥進此風浸長有蠹邦政太宗嘗
云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豫

防唯姦邪朋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眞宗亦云唐朝
朋黨尤盛漸不可制以至帝室衰弱願陛下思祖宗
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頓紀綱正在今日上大感悟章
惠太后營王中正舊第爲道觀諫官御史皆言近詔
罷修寺觀而復有此興造是詔令數更也上曰此太
后自出奩中物爾言者豈非邀名乎綬因曰是豈知
太后所爲但見忽興土木違近詔爾疑似之事人猶
奏論設少決罔防雖臺諫官不言四方亦自傳布爲
聖政之累太祖嘗謂太宗受人諫疏直抵其非曾不
爲恥豈若自不爲之而使人無言乎陛下深鑒皇祖

之言常防外廷之議已出詔令且要遵守令無喋喋
之人自取名與也綬又言自古守成之君必矯撓抑
畏不忘顧省人心逸於久安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
於無事之際銷原於未萌之前若事至而後應不亦
殆歟此固聖心所詳究臣猶願勉勵群司交脩庶職
勿以治平自怠勿以纖微不慎則可以保至治而享
洪業矣臣又切惟御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幾
貴乎斷兆謀先乎密守則不可移斷則不可惑密則
不可干是三者治亂安危之所繫願陛下欽之念之
至若朝務清夷深居閒燕亦願陛下愛養聖躬節宣

所欲夫四時聲味所以調適六氣乃克和平自然擁
百靈之休享無疆之福豈不美哉初尚美人出宮上
召綬面草詔云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而閤左右以
茶商陳氏女入宮綬因閒見曰陛下乃欲以卑賤者
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及樞密使王曾入
對上首詢之曾深以爲不可上曰宋綬亦如此言時
宰相呂夷簡擬論列上前卒罷之修郊祀綬嘗攝太
僕卿陪玉輅顧問儀物典故召對辯洽因撰鹵簿圖
以進綬資性孝謹清介寡言經史百家莫不通貫朝
廷有大議論皆所裁定於前世文章必深考其得失

而時之作者無所臧否集外祖楊徽之詩刻石嘉州
明月湖上家藏書萬卷皆手自校正楊億嘗稱其文
淳麗光善賦詠自以爲不及也綬之筆札精妙上嘗
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所著有七集
始綬疾不視事與聞之必曰小瘳矣又通賓客候問
若日安以紓母憂然後事俱已諱處雖家人不知也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人少孤遊洛下因葬其考妣於
緱氏而占籍焉咸平元年登進士第多歷外官累擢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
士龍圖閣學士寶元元年參知政事康定元年以耳

疾辭位罷爲資政殿學士明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年八十以子淑在近侍優賻大子太傅天聖初若谷
奉使契丹時章獻太后同聽政奉使者辭於庭下例
升殿受旨若谷辭已即趨出太后怒遂不遣荊南駐
泊都監王蒙正恃太后姻家多不法若谷知府條繩
之監司倚蒙正奏徙若谷潭州州有盜阻洞庭之險
劫舟殺人投尸湖中前此捕獲多瘐死配隸它郡久
復逸歸爲患滋甚若谷至潛使人擒獲吏條前後罪
狀磔于市湖中之盜遂息知延州夏人遣使來前守
多延之堂上若谷獨廡下飲食之安豐芍陂孫叔敖

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餘陂因旱歲民多侵耕其
間雨集將溢則盜決之陂因失灌溉之利害甚衆若
谷知壽州陂決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塞築自是無盜
決者并州自昔未有學舍若谷知州始建學於文宣
王廟州多降胡間常爲盜若谷命集衆犯者以三人
爲保有犯則并坐悛者則久而釋之在政府嘗言近
歲風俗澆薄駕朋黨之說以汙善良君子小人各有
氣類今一槩以朋黨名之忠臣恐懼臣亦無以立朝
矣上善其言爲下詔儆諭焉又言轉運使提點刑獄
失按所部官受贓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

不過留三二日豈求能遍察也苟州郡密發一贓吏
光聞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黜自是詔轉運使提點刑
獄再不覺察部內官受贓則降黜之若谷質厚長於
治民所至郡邑去多見思一子淑字獻臣若谷通判
亳州真宗朝謁太清宮淑年十三獻文行在上命賦
朝謁太清宮詩稱旨賜童子出身授試校書郎天禧
三年宰相寇準爲之除館閣校勘準注釋御集表爲
贊章獻皇太后發願文擢史館修撰上時政十議曰
國體曰災旱曰言事曰大臣曰擇官曰貢舉曰科選

曰閱武曰時令曰入閤其議國體曰今災沴既頻賦
入有限用度不足恩賞或濫吏員滋多甄別殊少近
臣暫出外若欲自留有因辭而罷者進不滿望或不
即拜有中路而易者願陛下號令一出要在必當官
職一授勿復再改至於國用未足濫官未澄冗兵疲
馬橫賞之類願命近臣知治體者並三朝出入之數
而講節之議災旱曰頻歲以來亢陽爲孽民多艱阨
歲不順成洪範曰僭常暘若謂爵賞僭差號令迭改
今間遣使傳推存救之澤農服田畝無國家贍養之
理臣願陛下修人事以應天變不然徒匱國力未足

以弭民災也議言事曰先朝有劉濆者經為奏疏先
帝語左右曰此人言多捭闔期在必行而近偽亂真
詞旨易辨驍嘗枉法受賕古人察言觀行正為此言
也願陛下於進對之際防邪僻之人議大臣曰今歲
兩府遷易頗頻其於政體似傷簡靜太祖初定天下
用周朝三相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年始代以薛
居正沈倫太宗嗣位雖盧多遜以罪去而復用趙普
是後十八年中雖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李昉宋琪呂
蒙正張齊賢呂端而已當是時進者盡忠退則修省
蓋進退皆出睿斷也真宗景德已前三命相惟張齊

隆平集卷七　十四

賢李沆向敏中呂蒙正畢士安寇準六人其後任王
旦十二年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
其疑似之嫌誠信任無閒而不重以權故也蓋權太
重則難以久居言易入則得以譖愬真宗嘗謂宰臣
曰今四方無虞與卿等謹守祖宗經制最為急務此
委任之大體也議擇官曰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
簿纔二百人咸平初已四百人天聖五年遂踰千人
去歲覃恩以臣料之又較天聖之數矣先朝嘗諭審
官流內銓主判若灼有能績為衆所稱者密以名聞
當特旨升擢願陛下引對之際一如先朝故事行之

其老疾惰庸者以退黜庶有所懲勸矣議貢舉曰皇
朝開寶以前歲取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
人自是後寖廣貢籍益衆始有廷試廣收人之制願
陛下納今歲吏部開官之數為來年入等之準議科
選曰吏部故事選人格限未至能試判三節謂之拔
萃止用疑案古義觀其能否刑名者俟以授職此有
司銓品之式今常調選人判超循資是其比也陛下
親御軒陛審覈深試非其稱已願罷此科又禮部茂
才異等求出類之俊頗聞鄉為不稱始來應等更
為嚴制以革僥倖議閱武曰開寶通禮有四時講武

隆平集卷七　十五

儀國初彌兵未平多親閱武按騎角射太平興國閏
策宗楊村備大閱之禮咸平中闢場東武原發命
射此後再幸飛山教場躬親訓練今兵革不試三十
年矣士不聞鉦鼓之聲人不識行伍之列願陛下按
通禮講兵選事而躬閱之議時令曰開元定禮有明
堂及太極殿五時讀令之儀冠服佩玉悉從方色月
令不順則五沴應之近歲氣序繆戾水旱不節天應
以異因當變而修正願陛下申命有司以氣至之日
集百官讀時令於天安殿宰臣升座近臣伏聽上下
交儆以凝庶績議入閣曰唐寶曆之後常以月朔御

紫宸行入閤之禮後雖五代猶或講求施及國初太
祖五行其禮多御崇元殿備儀中金吾諸仗設待制
復轉對官崇元即今大安殿也乾德之後改御大明
長春殿今集英殿也太宗三行其禮別定新制就文德
殿廷增設黃麾仗真宗亦三行之其禮之發向踰一
紀願因盛時遵復其制云初知制誥自是五以輪
林學士洞以入言不拜而三授端明殿學士侍讀龍
圖學士亦皆有異初知鄆州作周陵詩三章刻石國
子博士陳宗言以嘗怨訟訕朝廷乃徙應天府其後
包拯吳奎上言其嘗請侍養父而不養母中丞張昇繼

論奏之知河中府感風眩而卒年五十八贈尚書右
丞淑聰悟博學詳練典故預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鑒
圖閤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聖訓二篇所著
有書殿集二十卷頌臬集五卷內制集三卷外制集一
卷平棘集邯鄲集各十卷別集并筆語各十五卷子
壽明復圭德彝

宋綬字世良其先澶州人父迥太子少傅致仕綬
綬以蔭補校書郎獻所為歌頌大中祥符中召試
舍人院賜進士及第又召試除校勘校理累擢知制
誥入翰林為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康定元年參知
政事慶曆二年以疾免除給事中資政殿學士卒年
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諡文莊子仲莊宗懿有詞學當
制頗懼人爭事父母至孝而直篤於故舊任子恩皆
先其族人在政府朝廷以金飾胡牀及金汲器賜宥
斷羅宗愨言昔仲叔于奚辭邑而請繁纓孔子曰不
如多與之邑繁纓諸侯之馬飾猶不可輕與況乘輿
之器耶

隆平集卷第七

隆平集卷第八

參知政事

范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後徙居蘇州祖贊仕錢氏爲秘書監仲淹二歲喪父而母改適長山朱氏故從繼父姓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曰朱說後喪母服除始復其姓而改今名初以憂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表掌府學上書說政萬餘言皆時之先務及終喪殊又薦之除秘閣校理明道初召爲右司諫累擢天章閣待制落職知饒州元昊叛復待制知永興軍夏竦爲陝西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

學士以副之改知延州降官知耀州職如故徙慶州復舊官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時始分陝西爲四路也慶曆二年除邠州觀察使辭不拜遷樞密直學士爲陝西路招討使三年擢密副使是秋改參知政事四年出爲陝西河東宣撫使五年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邠州以疾請知鄧州加給事中知杭州以禮部侍郎祀明堂恩進戶部徙青疾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御篆其神道碑額曰褒賢所著丹陽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仲淹事母至孝以母在時家甚貧及

既貴非賓客不食肉妻孥服僅足而已姑蘇之范皆疎屬而置義莊以贍給之天下想聞其風采賢士大夫以不從登其門爲恥下至里巷遠及夷狄皆知其名字褒莫知其所以然也初章獻太后欲以冬至御會慶殿太常具儀請天子率百官獻壽仲淹在秘閣上疏言王者奉親于內則有家人禮若稱觴殿下是以天子北面行人臣事抑尊損威不可爲後世法不報又請太后復辟遂出通判河中府又章獻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上疏言太后母之名號也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

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疑陛下不一日無母后之助也太妃雖受太后冊遂不復同聽政郭皇后廢上書諫不報與御史中丞孔道輔合諫官御史伏閤諫還中貴人諭令詣中書宰相曰漢唐廢后舊矣仲淹曰何爲援前世衰政以累聖朝明日將留百官班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即日就道明道末言事者多摘太后時事以暴于朝仲淹諫曰太后受遺詔保佑聖躬者十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上感悟始抑言者歲饑出使江淮體量安撫所至除淫祀賑乏絕民有食烏草者擷草請以進示六宮貴戚戒

其條心因陳八事以諫其一曰祖宗時江淮饋運至少而養六軍取天下今京師歲漕米六百餘萬石府庫財帛又皆出於民而養兵費食如此願下裁造務後苑作文思院糧料院取祖宗歲用之數則冗役可見矣其二曰國家太平垂三十年羣斂未除濫賞未革近年赦宥既頻賞給復厚聚於艱難散於容易國無逢備非社稷之福也願無數赦推賞且祖宗欲復幽薊故謹內藏庶行師之時不擾於下其三曰江淮諸路歲以饋糧於租稅之外復又入糴兩浙七十萬以諸路計之不下二三百萬雖豐年穀價亦高官以

傷財民且乏食今宜銷冗兵削冗吏禁游惰省工作既損京師用度然後減江淮饋運以租稅上供外可罷高價入糴則歲省數百萬緡錢或上京師實府庫或以給還商旅商人既通則推貨務入便浙廣而入中之法可以兼行矣其四曰國家更兵悉在京師仰給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得不精也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卒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放停是未停之前大蠹國用及其罷老歸復何託咸平中抹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于四野大中祥符間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監也請下殿前馬步

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別立本鄉州軍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則不至失所矣其五曰緣邊市馬戎費不貲罷之則絕戎人行之則困中國自古騎兵未必爲利開元天寶間牧馬數十萬匹祿山爲亂天下莫救於肩谷曾何救焉然西北戎馬不可牧既至京師宜多留於民間或有邊用一呼可集重稅以禁江淮小馬使不至近裏州軍則西北之馬可行外懸戎心內減芻秣以億萬計其六曰發運司歲漕六百餘綱省員殿侍以歲勞改班行若綱運可減則歲改職者止賞以緡錢諸州都知兵馬使滿歲如

實廉幹須知州通判同罪保舉方與班行武臣薦子弟並令引見試驗若無所取及年幼者止與奉職至殿侍而已其七曰百司流外日以增冗請罷招置三五年可去其半舊二百人者以百人爲額餘並移補諸司其八曰兵州遷長蘆寺役兵糧已四萬斛棟宇塑像金碧之資又三十萬緡施之於民可以寬重斂施之於士可以增厚祿施之於兵可以拓舊疆矣上嘉納之及在從班言事益無避因言古之治亂繫用人得失此宰相之職也獻百官圖指其遷轉次序漸速曰如此可以爲法陛下不可不察又獻四論一曰

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其[illegible]
指言治亂繫所任區別而進退左右人主之權也不
可以委臣下上因面質於宰相呂夷簡夷簡以爲仲
淹離間君臣至交論上前出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
續希旨請榜仲淹朋黨于朝秘書丞余靖上疏言仲
淹嘗言陛下母子夫婦之間尚加優容今以一言觸
大臣遽至黜逐非朝廷福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
自初與仲淹營兼師友且嘗被論薦請從降黜館閣
校勘歐陽脩移書左司諫高若訥責其依言若訥繳
奏之靖等悉貶其後延州諸寨失守東西四百里無

藩籬人心危恐知州張存辭不知兵且老乃以仲淹
代之析州兵馬爲六將將三千人隨部分教之使更
禦賊朝廷推其法諸路又築青澗城以阨寇衝復屬
羌數千落墾田二千頃許互市通有無又建康定軍
積蒲充民租春則徙兵就糧減饋運之費三之一時
議諸路討賊獨仲淹固守鄜延不從及元昊僞請和
仲淹答書令去僭號元昊復有書不遜仲淹焚其書
不以聞執政以爲不當輒通書而又擅焚之參知政
事宋庠請論以軍法上不從降員外郎知耀州職如
故未踰月徙慶州而復其官州之西北有寨據復橋

川南通鳳州華州池北把白金湯種落獷悍而善鬭
久不能城仲淹一日擁兵城之賊騎三萬薄關城下
俟其仲淹戒諸將持重而過河既而果設伏河外城
成詔賜名曰大順城環州屬羌明珠滅臧二族各萬
餘人皆附賊仲淹又請復細腰城胡盧泉諸寨招置
三族以扼賊又復近寨千三百餘帳葛懷敏之敗關
中民皆竄匿山谷乃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關中人
心始安仁宗初按圖示左右曰若得仲淹出援涇原
可無憂矣或以爲恐道遠不能至後數日上出其章
謂宰相曰仲淹果出援如所料在政府欲倣周官以

六卿事分委輔臣而自領兵刑之任上方銳意政事
數於天章閣詢執政世務仲淹言天下之治莫若守
宰得人欲得人先擇轉運按察使又云取士不可以
不根行實而先詞華圭田不均則不足以養廉吏農
桑不深則民失業詔令屢更則下不信又請復府兵
以宿衛京師併縣邑以寬徭役又欲減丘品以上任
子例明年與韓琦列上御邊四策既欲改制故忌之
者衆而僥倖者不便因出宣撫遂罷政事時王倫之
叛州縣官吏有不能守者朝廷議欲盡誅之仲淹曰
平時諱言武備寇賊之至責守臣死事不可故守令

皆得不誅仲淹所至恩威並行鄧慶之民并西陲蕃
羌皆繪像生祠之其卒也上尤嗟惜焉
丁度字公雅開封人力學有守大中祥符四年登服
勤詞學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兼侍讀加承旨在
翰林凡七年仁宗問用人以才與資孰先對曰承平
時宜用才諫官孫甫乃言度請間自求柄用上諭輔
臣曰度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其私甫何
從得此遂除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時慶曆五年明年
改參知政事八年罷爲紫宸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
進觀文殿學士積官至尚書右丞卒年六十四贈吏

〈隆平集卷八　七

部尚書諡文簡子諷諫舊制監司及藩鎮辟見皆賜
對仁宗初即位止令附奏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
也又作王鳳論諷章獻太后以檢外戚天聖間太史
上言永昌陵有白氣當徙陵以厭之度奏神道貴靜
陵寢大事不可用術者言輕議改易事乃止康定初
劉平石元孫戰陷上問禦邊計度奏中國宜以智勝
難以力克今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條上十
策名曰備邊要覽方西事未寧知樞密院宋綬私忌
不給假度請無以邊事責成大臣給休假如故無使
外夷窺朝廷深淺上從之度爲羣牧使上言天聖中

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陝
西河東歲市二萬二百纔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
兵數年所市馬比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
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處有能畜一戰馬者與免二
丁仍不升[illegible]度意如此則國馬蕃矣度在經
筵上每呼學士而不名嘗問蓍龜占應事對曰不若
以古之治亂爲[illegible]也上出欹器以示之曰朕欲臨
天下以中正對曰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因奏太
宗嘗作此器真宗爲之贊上遂製欹器論賜之度
性純淡不事威儀左右無姬侍喜論時事在政府召

〈隆平集卷八　八

諸子謂曰王旦爲宰相十二年卒之日其子猶有爲
布衣者自今吾不復有請矣爾曹宜自勉嘗作慎言
賦書紳銘以戒諸子又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
十二卷慶曆兵錄五卷贍邊錄一卷編年總錄八卷
管子略要五篇
吳育字春卿建州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甲科又舉賢
良方正入等授歷外官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慶曆
五年除樞密副使是年參知政事六年復樞密副使
七年罷知許州徙蔡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
陝州永興軍丁父憂服除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

辭改知汝州又辭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皇祐五年加資政殿大學士判西京提舉醴泉觀判都省除宣徽南院使判延州疾復作請便郡知河中府徙河南府卒於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右丞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正肅子安陵安雅安恭安正安本安序安厚安憲安節有文集五十卷育嘗知汝州襄城縣宗室多葬襄城以中貴人典護民因此擾育請所須當從官給非特省費民甚便之知太常禮院言禮文殘缺願詔諸儒裁定乃詔修禮書故事尚書省集議在朝則先職入省則先官官卑而職高者嘗

託事不至景祐中遂罷兩制清望有議而不集非所以愼重求至當之意乃請使與席不相壓則適中矣後議足之元昊僭稱帝還所授旌節議者皆謂發兵坑出醜爾育獨曰元昊名爲臣其寸土尺賦不入縣官窮漠之外險僭輿服久矣儻稍易其名猶足順撫而收之奏不報而後卒用其議章懿太后升祔眞宗廟言者請覃恩給賞育力諫止既而上語輔臣曰外廷怒執政宜愼之育對曰臣既以身許國何避耶山東盜起上遣中使察視還言盜不足慮也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甚尊愛之臣以爲憂上欲徙二人

育在政府曰盜誠無足慮者小人乘間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寢育知蔡州以伍保法檢制盜賊京師喧傳妖人數十在蔡州詔遣中使以名捕者十人使至請以巡檢兵趨捕育拒之曰必欲得妖人還報即詣留司勿往使者以爲然頃之召十人者皆至械送闕下皆以無罪釋告者遂抵法留司御史臺舊不領民事育在西京河陽人民以張堯佐裁決稽積多詣育育判於紙尾堯佐畏恐即奉行焉夏人既納款而並邊種落數侵爲患麟府帥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判延安因謂要契未明若城則爭而受患者鄜府

也乃移文河東又與籍書及疏於朝不報未幾河外殺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以罪去育立朝敢言始自樞密副使改參知政事數與宰相賈昌朝議事上前爭辯不已遂復還樞府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訥以大臣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而罷之育初加大資政召還上數欲復用大臣而諫官劉元瑜譖之故有延安之命晚年喜作詩在西臺與舊相宋庠追裴白故事酬唱至數百篇育性識明達所至條教簡而易行辨論古今明白利害使聽之者曉然不疑程琳字天球永寧軍人也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詞

學科中選授泰寧軍節度推官天禧中召試除直集賢院累擢知制誥權御史中丞樞密直學士龍圖閣學士正除御史中丞不拜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開封府改三司使景祐四年參知政事寶元二年鄭戩知開封府發琳使府吏馮士元抑婦女市第及買女口貶光祿卿知潁州久之復戶部侍郎知青州又復吏部知天雄軍又復尚書左丞爲資政殿學士及建天雄軍爲北京內侍皇甫繼明與營造宮室欲侈大而琳以爲方事備邊又困民以土木不可數有論奏上遣御史魚周詢按視遂罷繼明獨命琳遷工部尚書

加大學士河北路安撫使慶曆六年建節知永興軍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拜使相判大名府以武昌節制換武勝又換鎮安之本鎮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諡文簡子嗣隆嗣弼嗣先天聖五年琳館伴契丹使蕭蘊杜防蘊出坐圖謂琳曰中國使至契丹坐位高契丹使至中國坐位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改也防又曰大國之卿可乎琳曰南北兩朝安有大小防不能對上令與宰相議或曰此特細事固將許之琳曰更欲大者奈何遂止琳知益州上元放燈先戒火備曰有火即救之勿以白果有火終燕

人無知者有告振武軍變者監軍以白琳曰軍中動息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者來卒不至蜀人歲爲社會以祀灌口琳曰往時不咨李順故大亂乃捕爲首者戮之餘百數配內地或以冤聞上遣使視蜀無事得解在三司或請募商人輸粟京師罷江淮漕運琳曰獨商要價而粟不至奈何又有斗頭科稅名目琳曰使牛皮食鹽之類合爲一穀粟黍豆合爲一易於勾校可也後世有興利之臣復以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在政府有議重賂唃廝囉使討賊因以其地與之琳曰使唃氏得地是又有一元昊也不若

用間使二羌勢離則中國之利矣知永興元昊死諒祚立尚幼以三大將分治其國或謂因各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撫之議者以爲失機會初元昊雖叛猶遣使入朝朝議欲誅其使琳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宜善遣之以示大體其後使者益驕大臣皆咎琳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既驕縱其罪誅之以明國法又何患耶琳持重不撓守魏凡十年魏人愛之爲立生祠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其爲人嚴深長於政事平時議論不少下人至朋僚故舊飲酒笑歌不復

有勢位之間世或以嗇於財而厚自奉爲誚
明鎬字化基密州人大中祥符五年登進士第屢從
辟薛奎奎大用盛稱鎬有廊廟才累擢至天章閣待
制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自成德軍入知開封
府會谿據甘陵爲體量安撫使及文彥博宣撫河北
以鎬副之賊平進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彥博數推功
於鎬擢三司使慶曆八年參知政事未幾發疽薨于
位年六十贈禮部尚書謚文烈仁宗初聞其疾亟謂
輔臣曰鎬忠亮有勞欲及其未亂一往見之旣至惻
然謂曰方賴卿謀國事遽有此疾鎬已氣索猶能頓

首稱謝翌日遂薨鎬端重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臨事
不苟爲陝西轉運使閱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人
教以彊弩奏爲清邊軍最驍悍其後陝西河東悉置
此軍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累擢
知制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兼端明殿大學士加承
旨群牧使皇祐三年樞密副使嘉祐元年參知政事
上欲除樞密使爲常制學士胡宿所抑止進吏部侍
郎薨于位年五十六贈左僕射謚文安子同老明老
堯臣爲右司諫郭皇后廢且死中外以爲宦官閻文
應進毒堯臣請究治其左右侍醫者不報后在殯上
元節有司依乘輿觀燒燈堯臣言后已復位號則不
當遊幸上爲輟張燈一夕在三司時入內都知張永
和建議欲收民錢十三萬以助軍費堯臣言於上曰
此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夔州路轉運使請鹽
井歲課十餘萬緡事下三司堯臣以爲上恩未嘗及
遠人而反浚取厚利適以斂怨也皆罷之康定初爲
陝西體量安撫使上言故事使者所至輒稱詔存問
官吏將校而不及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
不勝彫弊宜有以勞徠之上從其請降赦俟賊平蠲
其租賦二年又言陝西二十萬兵分屯四路不足以

自守涇原最爲要害處請萬人以屯渭州以制山外
如此賊不敢輕出犯塞也好水川失利韓琦降知秦
州范仲淹以擅答元昊書降知耀州堯臣言二人皆
忠義可任不當置之散地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
才明年葛懷敏敗汾涇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
慶州兵捍賊始引去上思其言乃復命安撫陝西而
以琦仲淹爲招討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人堯臣行
邊至德勝寨適弓箭手閉城亂堯臣作書諭以禍福
射入城中悉出降又請罷涇原五州營田益募弓箭

手於德順軍又請廢潼關在樞府二年務裁抑僥倖至有僂匿名書傳之京城者上信之益不疑乃擢參知政事堯臣典內外制十餘年文詞溫潤得王言體有文集五十卷垂絕遺奏勸上蚤擇宗室之賢者為皇嗣云

程戡字勝之許州人天聖二年登進士甲科累擢天章閣待制樞密直學士進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召見許以還為執政明年遂召為參知政事時至和元年也嘉祐元年以文彥博親嫌改樞密副使五年罷為宣徽北院使判延州英宗即位加節度使再任以年過七十告老十數奏不許復以疾病許還至同州卒年七十七諡康穆戡嘗知瀛州契丹使過稱疾求小憤相見戡曰疾可無相見相見則宜如禮在延州橫山酋豪請以兵乘塞而自以其屬取銀夏歸中國戡奏言諒祚數悖慢而多殺戮人人離心今其酋豪如此可許之時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從戡久分帥閫號習邊事世多謂其折節交宦者

孫抃字夢得眉州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為樓而置其上蜀人號為書樓孫家天聖六年登進士甲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皇祐中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奏抃非糾繩才抃手疏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言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任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趨視事其後仁宗欲用耆舊故擢抃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抃年雖未高而容益昏忘語言舉止人以為笑御史韓縝彈奏而遂罷政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九諡文懿抃之為中執法數言事內臣王守忠特恩遷領節度抃奏罷之張貴妃薨追冊為后且有建陵立廟之議抃固爭不從因伏不起上改容遣之陳

執中家婢出外舍死或曰嬖張殺之事聞命近侍制獄取證在執中弗遣有詔弗推抃奏疏十上竟緣是罷相抃前後多稱為士大夫居侍從雖久而恬於進取人以為長者

隆平集卷第八

隆平集卷第九

樞密

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在周為樞密使與加中書門下三品以父名璋故也建隆初為雄武軍節度使改京兆尹卒贈侍中子元輔元載元扆太祖征李筠嘗詢廷祚以為筠無謀恃勇輕巢穴出戰則擒之必矣卒如所料元扆字君華尚太宗蔡國公主累拜至山南東道節度使兩知河南嘗倅河濟城將堙射涉泥淖督工俾巢毀有避水於林杪者既濟以舟救人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扆所部民無墊溺

知定州適契丹入寇王超王繼忠領兵蹈唐河戰元扆度其必敗潛發兵護河橋超等果失利虜衆至橋見陣整而遁徙知徐州以疾卒年五十贈中書令廷祚厚重寡言治家有法好儒學聚書數千卷元扆聚書乃至數萬卷皆讀左氏春秋尤通內典精於札翰臨事慎重御下有術在藩鎮能愛民待賓佐必盡禮奉身簡素所得祿賜均及親族國朝以來尚主者獨稱其賢子守禮守巖守良守諒

王仁贍字子豐唐州人顯德中隸太祖帳下即位累加進擢乾德二年樞密副使是年命與王全斌崔彥進伐蜀蜀平有詔以將吏殺降沒入子女玉帛責右衛大將軍開寶末領三司使十年頗縱吏為姦時副使陳恕等率仲甫與上遇互持本司短長仁贍不能勝責唐州防禦使卒

李處耘字正元上黨人在周以右職隸太祖帳下建隆元年擢宣徽北院使三年改南院兼樞密副使乾德初周保權乞師討張文表命處耘與慕容延釗赴之太祖面授處耘方略俾圖荊南處耘次江陵百餘里分遣數千騎入據其城高繼沖請舉族歸朝荊湖平坐與延釗不協責淄州刺史卒年四十七處耘

多機謀嘗權知揚州有善政識度宏敏通事理頗以功名自任性受遇思報勇於敢為制延釗宿將乃獨罪處耘處耘亦不自辨子繼隆繼和繼明繼昌太宗明德皇后即其女也

李繼隆字霸圖以父任為供奉官嘗從官還自劉與馬隆棧道絕澗十餘丈不傷又更戍邵州至長沙遇蠻寇手足中藥箭得良藥無恙從曹彬平江南太祖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時內侍十數皆伺獻捷有機事悉不願行繼隆獨赴闕太祖以城未下頗怒其來繼隆奏曰途過大風天地晦城破之兆也翌日

捷書至上語之曰如汝所料矣江南僞將盧絳擁兵
數萬繼隆獨諭之威信而降征太原討幽州圍范陽
繼隆皆與焉又從崔翰戰徐河從潘美出代北皆有
功雍熙初屢破繼遷之衆曹彬北伐繼隆獲虜僞貴
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力止之師還諸將兵敗獨
繼隆振旅成列劉以不救徵即以繼隆知定州有敗軍
數萬集城下繼隆給裝渾各持其所隸太宗嘉其有
謀端拱初爲鎮州都部署以萬人敗虜八萬逐北數十
里初詔止令堅壁清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裁
也中黃門杜延壽止之不能故成功太宗召還面加

獎激嘗受詔由旱海護靈州軍糧繼隆因執由古原
州蒲茹河路爲便太宗從之乃帥師以進獲古原州
是爲鎮戎軍累擢至節度使真宗即位加同平章事
景德初北虜入寇上親出征命繼隆爲駕前東西排
陣使先至澶州十一月二十四日虜數十萬逼州北
城繼隆與石保吉大破之强弩斃虜將順國王撻覽
追奔數十里二十六日駕至澶州登北門觀兵召見
問勞久之其部伍嚴整二年春加賞進其階邑命下
而卒年五十六贈中書令繼隆與貴冑而能以智謀
自將好學喜接儒士了昭慶避章獻太后祖諱故改

名四歲補供奉官父繼隆北征昭亮尚幼進持詔軍
中問方略及營陣發募之勢還奏稱旨累擢至西上
閤門使仁宗即位遷東上自是屢領邊任管軍慶曆
八年除宣徽北院使加南院知定州以疾願還爲景
陵宮使改昭德軍節度使卒年七十一贈中書令諡
良僖昭亮爲人和易喜交權要而軍政頗嚴爲殿帥
有卒博於都市而擲奪揉相擊者捕斬之其軍校連
州刺史宋緒廷誼亦杖之庭下上祀南郊而騎卒失
所挾弓明日當以恩澤昭亮謂宿衞不謹不可赦原
卒配隸下軍子惟賢惟賓惟寅惟貞惟贄惟歷惟賀
惟貫惟賞

石熙載字凝績洛陽人周顯德中登進士第太宗初
領泰寧軍節度使辟掌書記尹開封辟推官即位屢
加進擢太平興國四年正月簽書樞密院事三月改
副使六月樞密使八年以疾求解機務除左僕射卒
年五十五贈侍中熙載有文行立朝無所避嘗稱薦
善人有長者之稱子中立字表臣年三歲喪父朝廷
錄遺以爲供奉官十八獻文改光祿寺丞賜五品服
家富於財悉推與諸父又之除直集賢院與楊億劉
筠陳越李宗諤相厚善凡校秘書史中立手者皆有

舍人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加承旨兼龍圖閣學士
景祐四年參知政事明年罷爲戶部侍郎資政殿學
士慶曆四年自吏部侍郎除太子少傅致仕遷少師
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謚文定子居簡從簡初中
立家產歲入百萬死之日不能給喪具天子聞而哀
之賜白金三百兩中立雖貴少威儀善謔談頗喜臺
閣故事不汲汲近名請者于家客至門者必引飲非
醉不得去

楚昭輔字拱辰雍陽人初太祖建節嘗召置左右建
隆初擢軍器庫使開寶六年樞密副使九年樞密使

太平興國六年以疾罷爲右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九

李崇矩字守則潞州上黨人仕周爲作坊使太祖掌禁旅
數相過從建隆初屢加獎擢以澤潞功授大將軍三
年除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乾德二年樞密使趙普作
相與崇矩分秉國政以女妻普之子承宗相交結太祖
不悅因門下客以陰事告開寶五年罷除節度使改
大將軍太宗即位授鎮南都巡檢就改瓊崖儋萬四
州都巡檢代還除千牛衛上將軍卒贈太尉謚元靖
崇矩寡言尚信義嘗爲晉史洪肇親吏洪肇被禍崇
矩方事世宗既貴遇洪肇之孫必優而加禮之子繼
昌仕至連州刺史國史有傳繼昌之子曰勛尚太宗
第八女萬壽公主舊制尚主者升其諸父之列真宗
特於其名上益以遵字附於崇矩之子爲遵勗子公
武初授左龍武軍將軍駙馬都尉賜第永寧里所居
堂號花有翔鳳命工琢太古服有虬龍文屏藏之真
宗皇帝頻幸加異嘗稱其好學累官至鎮國軍節度使
知許州卒年五十一贈中書令謚和文遵勗嘗讀書
兼通釋氏性理之說居第園池聚奇花果美石多致
目數千里者其費不貲有會賢閣燕二堂東北隅有
雅曰靜淵引流水而閤下嘗師事楊億億卒制服爲

營其家事在許州奏乞登其尚山覓億之墓著閒燕
集二十卷外館芳題七卷子端懿端愿端慤端懿○

李端懿字元伯萬壽公主子也七歲授如京使積官
至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十年不遷仁宗特授以節
制御史中丞韓絳以爲非功不當除端懿亦辭不拜
知澶州卒年四十八贈節度使其弟援例再贈侍中
端懿和厚多讀書喜賓客所與游從皆時之賢士大
夫了尚謹言所

郭德超嘗給事晉邸太平興國中累擢至酒坊使嘗
訴曹彬彬不辨八年擢宣徽北使兼樞密副使怒王

顯等殄其上帝之九州我有安社稷功汝等何人反在我上乎無執守爲女當眩惑顯等以聞命鞫得實削奪官爵同家屬配隸瓊州

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洛陽人唐末徙家宋鄭間初爲晉邸涓人即位累擢至翰林副使初名守素上爲更其名與趙鎔柴禹錫相甲勳同告秦王廷美陰謀端拱元年除宣徽北院簽書樞密院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

張遜遼城人駙馬都尉魏咸信同母兄也事晉邸即位補殿直屢加進擢端拱二年除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淳化二年改副使又加知院事四年坐與寇準不協罷責諸衛將軍卒年五十六贈桂州觀察使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父芸爲成德軍兵馬使周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仕周至引進使建隆初遷客省使乾德二年伐蜀以內客省使臨歸州路行營都監劉光又軍兩川平除節度使開寶元年爲宣徽南院使八年平江南九年樞密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八年爲彌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雍熙三年詔彬與崔彥進傅潛潘美等北伐雖射新城破

涿州而繼有岐溝之敗降右驍衛上將軍真宗即位復樞密使加檢校太師平章事咸平二年薨于位年六十九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彬敬慎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平蜀還太祖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任恕而戢下所至悅服太祖降璽書褒之時諸將多有子女金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故主帥俱貶而彬獨進擢及征江南亦緩攻取數遣開諭亦冀其降蹕已城陷猶納歸款僞朝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其軍政如此蹕彌德超之譖暫解機務而太宗察其忠謹待遇彌厚北征諸將以潘美獨拔三州遂違節制而失利於岐溝此受克厥威之過也時趙昌言在魏太咏彬及昌言自延安還彼劾不得入見彬居樞府爲請於上彬之仁厚皆此類也周朝嘗使吳越訖事即行不受私覿吳越屢追遺之彬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歸籍輸內帑世宗强還之始拜不復命悉以分親舊而一介不取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遇人雖甚微賤莫不以禮待遇朝士大夫必引車避之真宗聞其疾親視臨門乃爲和藥及以計聞惻然久悼對輔

臣語及彬必流涕以遺恩官其親族門下吏十餘人
子璨瑋孫儀
曹璨字韜光彬之長子以蔭補供奉官累擢至忠武
軍節度殿前都指揮使在禁衛十餘年以疾除河陽
節度使加平章事制入而卒年七十贈中書令璨質
厚寡言父爲上將璨常從行彬以爲類己特鍾愛之
征討得與計議太祖知而特授宮苑副使太宗朝爲
鎮定鈐轄屢戰有功諸將多欲追奔璨曰戎人多變
力止之璨習韜略好讀左氏春秋善撫士卒兼著威
愛居家以孝謹稱雖輕財不逮其父而和厚亦有父

風
曹瑋字寶臣少爲父彬銜內都虞候授供奉官閤門
祇候李繼遷擾邊諸將數出皆無功太宗問大臣誰
可任者彬在樞密言瑋可使召見欲除諸司使知渭
州彬固辭止以本官同知渭州時方十九歲咸平二
年彬薨請服喪不許天禧四年除宣徽北院使鎮國
軍節度留後簽書樞密院事丁謂惡其不附己指爲
寇準黨出之改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兼安撫使乾
興元年降左衛大將軍觀察使久之復官天聖七
年除彰武軍節度使眞定府路總管卒年五十八贈

侍中諡武穆瑋好讀書通春秋左氏傳爲將四
十年戰未嘗敗始威震西鄙初自渭州移鎮戎軍言
鎮戎地平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而東循
古長城塹壍以爲限又請以兵械及閑田鋼租以給
弓箭手再知渭州破宗訝族于武延鹹泊川滅撥臧
于平凉隴山諸族皆獻地瑋爲築堡山外號籠竿城
蕃弓箭手守之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安撫使宗
哥立遵與唃厮囉誘內寇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不
可聽若復有求益難制也朝廷猶授立遵節度使既
而立遵令其舅賞樣丹說蕃部郭厮敦爲嚮導瑋遂

以計使厮敦圖樣丹後旬日果擒其首至瑋表厮敦
爲順州刺史先是張佐知秦州蕃部驚擾至是凡前
拒王師者皆伏罪瑋令納馬贖罪而還故地至者數
千人厮敦因獻南市即秦渭之咽喉也自方問至威
遠共置寨十數皆障橋梁相望浚壕僅四百餘而唃
厮囉以衆十萬入寇瑋逆於三都谷擊敗之斬獲萬
級踰年又破宗哥將爲波啞吒于野吳谷誅叛者鬼
留族夷之於是河洮蘭三州安江妙敦邈川黨通等
羌皆破散宗哥所立文法納質內屬唃厮囉逃入磧
中塞垣遂安凡羌裔欲有所爲必先令其下預之立

文法爲奈人請立碑紀瑋功有詔褒之天禧三年徙
明寇慶州柔遠寨都巡檢楊承吉戰不利後命瑋為
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聞其至歸附者千餘落
初繼遷死瑋上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抗拒今國
危子弱不即捕滅後強盛恐難復制朝廷欲以恩致
德明若寢不報自三都谷捷唃廝囉聞瑋名即以手
加額而東嚮之鎮大雄契丹使過必戒其下無敢蔟
驟者在渭州戍卒叛入夏國有告者瑋必曰吾使
之去勿問也繼遷聞即斬首投境上環慶邊人多市
屬羌之田致單弱不自給即沒虜中瑋命盡還之有

犯即徙其家于內地舊羌殺邊民以羊贖其死瑋下
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即犯邊民論如律遂無犯者
始置弓箭手斥塞上棄地使相角力勝者給田二頃
再經秋成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為印之益賦
田五十畝至三百家以上團為一指揮築堡於要害
處使豫之以斬又立馬社一馬斃衆為市馬塞下諸
塹皆以丈五尺為深廣之阻山險不可浚者止治
使峭絕而已其屬羌百帳以上置軍主指揮使不
及百帳止置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序進之
不從他軍以其蕃虜俗知出入路故也瑋所措置率

令不能改子倚傅保佾慈聖光獻皇后璨之女也璨
之子曰儀
曹儀字播臣以父蔭補右班殿直累擢至耀州觀察
使卒年七十五贈節度使子治為試初儀知邠州有
告弓箭手都校某交欵將叛者朝廷命儀察之文康
曰知蕃漢事邊人多畏伏其後帥府以為賢忠季父
瑋在邠亦所委用儀明其不反給信任之邊人莫不
感悅儀嘗以上東郎廣經為涇原路鈐轄景祐元年
皇后受冊乃請解軍職而易康軍之任
楊礪京兆人曾祖守亮唐使相乃宦者復恭之養子
礪建隆間登進士第真宗在藩邸嘗為記室即位擢
給事中翰林學士咸平元年樞密副使二年薨于位
年六十九贈兵部尚書礪周顯德中初應舉嘗夜夢
見一人衣冠甚古自稱使者謂礪曰汝能從吾遊乎
礪然之途中宮闕崇嵌俄升大殿見一人南面而坐
者久之指謂礪曰此來和天子汝異日當北面事之
退乃覺不省所謂襄邸還謁其子曰今日見襄王正昔
所見來和天子也礪爲文無師法晶晶近怪見者哈
之
宋湜字持正京兆人父溫故終於補闕兵父溫舒終

於起居郎皆有時名湜少孤以孝聞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咸平元年樞密副使從幸澶淵以疾薨于道年五十一贈吏部侍郎湜秀穎有器識好學善談論尤工筆札得者深藏之善引重後進有文集二十卷

錢若水字淡成又字長卿河南人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摶一見以為有仙風道骨雍熙中登進士第至道初同知樞密院真宗即位屢求解機務不允以親年高為請益堅乃罷為集賢院學士改鄧州觀察使判并州以疾召還卒年四十四贈戸部尚書若水風流

儒雅有文學善談論事母以孝聞所至有聲善接物必以誠評人貴賤壽夭多驗自知不壽故懇辭勢位賢士大夫皆宗慕之有文集二十卷自翰林草詔賜趙保忠云不斬繼遷開狡兎之三穴潜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深嘉之知人鈐轄詔遣決議城綏州率衆過河分布隊伍動有師律宿將見者莫不歎服還言城之無益詔巳之修太宗實錄初至道三年春太宗晏駕有馴犬號呼不食詔遣送陵寢參知政事李至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鳫且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從至因若水奏成指不可

修官呂端名以為若水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者衆不能折嘗從幸大名詔御史中丞今訪近臣邊事若水言臣聞用兵以伐謀為上御將以用法當先比者傅潜為帥擁數十萬閉關縱寇坐看醜虜殘害生民不正典刑曷懲其後楊延朗楊嗣勇於赴敵奮不顧身投任尚輕見功未大臣願陛下誅傅潜以徇衆擢朗嗣以勸能使諸將承風各思用命聲馳塞外威懾群胡昔僞晉劉崇結契丹入寇懦將樊愛能何徽臨敵不戰周世宗陳宴而戮之因使偏將十數分擊太原崇不敢支戎亦遁去其後收

淮甸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之易此用兵伐謀之効也欲消外侮必本安邊用得其人莫如太祖畀董遵誨以通遠軍郭進之在關南何繼筠之處鎮定隰州則李謙溥易州則賀惟忠王彥昇之治原姚內斌之守慶名不過沿邊巡檢言其効皆十餘年閫略其細故則無畏避之心推錄其功賞則絕幸遷之意官卑故易以使久任故知虜情用援奔謀報其生事是以西寇北虜十七年間遣使稱藩不為外患巳試之効今皆可行久之北虜未賓復內出手詔詢若水備禦羈滅之術若水上言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

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
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
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
端晉桑維翰不肯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與詳論回
軍之奏姑息民恩非遠謀臣所不取臣嘗謂曰古
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
而何臣聞唐藩鎮十一鎮屯戍兵固不異於今日而胡
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為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
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
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渡長河漢初復援邊徼以

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
詢備禦翦滅之術臣以為未得幽州未可翦滅也後
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
下蓋先為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職
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
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鄙者聽召北上
以為部曲而官為廩給之又募民為招收軍厚其糧
賜蠲其租稅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
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
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勝敵故必

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
已事則班師既無擁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
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寧積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
則廣邊地之營田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
有之曰法不可疑令不可違又曰賞不勸謂之止善
罰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
戒之曰汝輩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
此故郭進所止兵未嘗小衄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
待郭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
不至上嘉其議

張宏字臣卿金州人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歷官
以勤幹聞雍熙三年除樞密副使四年與御史中丞
趙昌言對易其任端拱初復樞密副使久之罷真宗
即位授工部尚書卒贈右僕射子可久可道可度宏
淳謹少廉察

夏侯嶠字峻極濟州人太平興國初登進士第真宗在
藩邸為翊善尹開封為推官東宮建為太子中舍
即位除給事中居數月擢樞密副使咸平元年罷為
戶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卒年七十四贈
兵部尚書嶠恭道以養生為務喜誦莊老書淳謹無

元有文集十五卷

柴禹錫字玄圭大名人少有相者謂曰子甚貴若輔以經術必至將相由是頗讀書傳太宗尹京因委質焉即位累擢如京使掌翰林司告秦王廷美陰謀擢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雍熙初罷淳化四年復為任兼知樞密院事除節度使卒年六十二贈太子太傅

隆平集卷第九

隆平集卷第十

樞密

王繼英開封人少為小吏趙普罷相常從者去繼英奉事愈謹普復相以補中書省官真宗在襄邸為前導即位擢引進使宣徽南院使景德二年樞密使三年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諡恭懿

王顯開封府人少給事晉邸即位補右班殿直未幾數加進擢太平興國八年除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淳化二年罷為節度使咸平二年樞密使三年罷復建節卒年七十六贈中書令子希逸太常博士直史館希範並遷官

韓崇訓字知禮節度使重贇之子以文任為供奉官累遷四方館使樞密都承旨景德三年簽書樞密院事求罷除防禦使求致仕以本官分司卒崇訓長厚謙畏未嘗忤物

周瑩左領軍衛上將軍景之子少給事晉邸即位補殿直累擢各省使簽書提點宣徽樞密院諸房公事與內臣劉承珪對領其任非舊制也機要事並令關決樞臣皆不敢專之咸平初擢宣徽使三年兼知樞密院事求罷同知提點諸房是後不復置瑩五年

罷除節度使高陽關都部署歷藩鎮以畏懦聞卒年
六十六贈侍中諡元惠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人淳化四年同知樞密院事至
道元年罷
趙鎔淳化四年除宣徽北院使兼知樞密院事至道
元年改南院使至三年罷
李惟清至道三年同知樞密院事是年改御史中丞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開寶八年登進士第甲科是
年初置司寇參軍即以授嗣宗累擢至御史中丞改
耀州觀察使大中祥符七年樞密副使八年求罷除

大同軍節度使知許州又改成德彰義二鎮以左屯
衛上將軍致仕卒年七十八贈侍中楊楚間有宅家
神廟民有疾不服藥而祠之并州有龍王廟郡人敬
信邠州靈應公廟傍有群狐居之民以祈水旱疾病
嗣宗為發運使知并汾州毀二廟燻狐穴淫祀遂息
嗣宗所至御下嚴峻頗陵慢士人在朝廷力詆大臣
嘗厚結王旦之弟求知於旦旦惡其為人不答故於
上前屢言中書不法事雖無實上亦優容之平時忿
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老亦言於上及其晚有疾
甚雖求退章一上而已猶欲得鄜衍閒延將校以環
衛官致仕頗悒悒不自得為衆所咍
馬知節字子元父全乂國史有傳全乂太祖深念之
知節方七歲召見特授供奉官命樞密進三名御筆
寫知節字賜之少慷慨自立未冠監彭州兵有老成
風景德二年簽書樞密院事遷副使大中祥符七年
罷天禧元年知樞密院事二年罷以疾除節度觀察
留後求外任授知貝州既而上憫其癃瘁止命歸鎮
而上黨大名之民爭來迎之卒年六十五贈侍中諡
正惠知節大中祥符四年嘗加宣徽北院使在樞府
頗輕視馮拯王欽若等賦性疎直遇事敢言不少自

損所與游皆時之賢士居常以方略自任初監兵潭
州何承矩為守頗以文雅飾吏治知節惡之故折節
讀書雍熙間護博州兵時劉廷讓敗於君子館知節
完城繕甲儲積芻粟僚吏皆不曉既而虜果至以有
備引去李順之叛詔與王繼恩同討賊繼恩忌其不
附已遣知彭州付以羸兵擁賊賊十萬衆攻城知節
力戰俟兵至而賊潰時劉昇帳下有叛卒三千知節
皆殺之知秦州州嘗質羌酋子弟二十餘人踰二紀
矣知節曰彼亦人也不使歸悉釋之羌懷其德訖終
更不犯塞知徐州始請以省校代鄉戶運舟自是得

人免破産之患在延州戍寇至方上元遂張燈啓關
宴樂累夕虜不測因引去詔發澶魏六州糧輸定武
時虜方內寇知節守鎮州曰糧之來資寇也止令於
舟車所至收之虜無所得而遁知節所至皆以威愛
臨下而事無不濟特疾惡太過不能無怨也
周起字萬卿淄州人也母得占夢而生起咸異之謂
必大其門因名之曰起咸平二年登進士第累擢知
制誥樞密直學士天禧元年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改
副使與寇準善丁謂用事四年以疾罷起除太常少
卿及謂貶始復秘書監禮部侍郎知潁陳汝州卒年

五十八贈禮部尚書謚安惠起篤於行昔弟越亦以
能書稱子延儁延讓延雋景德中詔改諫司爲登聞
鼓院首以起主判東封還群臣多獻文章以頌德起
獨上言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安逸而忽於機微願
不以告成爲恃常存納誨之心常患貢舉之弊因建議
糊名以革之至今爲著令初置糾察司起攝其職言
止閱文案慮不能盡情請已決而事枉及有情之理
並聽訴于本司從之權知開封聽斷明審廷無留事
以真宗判南衙聽事之所爲繼照堂自是無敢居者
仁宗初降誕起方奏事真宗謂曰知朕有喜乎起曰

臣不知上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出金錢賜起起
性樂易喜飲酒在樞府嘗與同列飲曹瑋家多出名
倡寇準與起夜漏上纔歸翌日引罪伏謝真宗笑曰
天下無事大臣和樂何過之有起前後奏事及對上
所聞隨焚草外無知其言者家藏書至萬餘卷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人少慷慨有志節讀書略通大
意父諫明經及第至右補闕換崇儀使利用以父遺
恩補殿前承旨轉右班殿直遷鄜延路走馬承受景
德初駕幸澶淵契丹來議通和利用適奏事行在樞
密院選以使虜既講好擢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仍

賜第一區四年宜州軍校陳進反命利用爲廣南安
撫使賊平遷引進使大中祥符七年樞密副使加宣
徽北院使天禧元年同知院二年知院事三年樞密
使四年加同平章事乾興元年加左僕射兼侍中充
武寧軍節度使天聖二年加司空五年封鄆國公明
年改保平節制又明年趙人告其從子汭逆謀遂罷
以本官兼侍中判鄧州及汭誅上將軍知隨州又坐
私貸景靈宮公用錢貶節度副使房州安置至襄州
內臣楊懷敏逼使自縊以暴疾卒聞年五十九利用
恃奉使之勞驟居大任遂自驕肆奏事簾前頗不遜

肅多裁抑貴戚宦官而親舊或乘間獲進故不免譏
既死人或以爲寃子沔淵泳初樞密既以利用名聞
真宗令召問以觀其志明日王繼英奏利用言得將
君命雖死不避仰授閤門祗候假崇儀副使奉書以
行真宗曰彼如貪歲賂亦細事爾或求關南當以理
絕之對曰若有妄求臣不敢生還上壯其言及見戎
母橫板車軛布器皿與利用共飲食累者及關南利
用曰若歲求金帛以助軍費猶恐大臣議或不同割
地之議死不敢聞其政事舍人高正始曰我因而來
不爲關南止得金帛歲媿見國人利用曰若爾則兩

國之兵未有休時矣虜度不可傾遂決通好之議而
與報使韓杞同至復致書幣以往許其和好自是河
朔罷兵利用與有力焉其後宰相李迪面斥丁謂姦
邪用馮拯皆有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臣臣不如迪
捐軀入不測之虜迪不逮臣也及王曾作首相利用
爭班曾爲班首利用有不平之意故其驕盈自伐故
爾
姜遵字從式淄州人咸平二年登進士第累擢至諫
議大夫天聖六年樞密副使八年薨于位年六十八
贈吏部侍郎子延齡餘慶初遵爲御史知青州大姓
麻士瑤不法事覺遵按誅之其爲吏尚嚴而知承與
軍太后詔營浮圖遵毁漢唐以來碑碣代磚甓躬督
成之因獲進用
王晦叔河南人隋王績之後名同英宗御諱故以字
稱淳化三年登進士咸平中賢良方正入等累擢龍
圖閣待制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太子賓客妻父寇準
得罪落職知汝州乾興元年貶郢州團練副使天聖
四年復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
檢置使自晦叔始也七年參知政事明道元年以疾
免除資政殿學士知陝州徙河陽二年樞密使景祐

元年加平章事薨于位年七十二贈太保中書令謚
文康子益恭益柔初玉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繫御
史獄直議修復晦叔上言昔桓宮災桓僖親盡當毀
者也漢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
居陵旁故災玉清昭應宮非應經義宜思災變之來
上與太后悟遂薄守衛者責而罷修宮晦叔方嚴簡
重有大臣體雖通顯而儉約如貧時知益州蜀人比
之張詠有前張後王之譽有文集四十卷周書奇訓
十二卷唐書備問二卷莊列指歸四篇群牧故事六
卷藏于家

趙稹字表微宣城人端拱二年登進士第累擢諫議
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坐市錦貲縱落職久之復
舊職遷樞密直學士章獻太后臨朝稹以劉美有姻
出入禁中積厚結之天聖八年樞密副使明道二年
罷爲尚書左丞遷禮部尚書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
七十六贈太子太保謚僖質子上賓稹少好學嘗爲
益州路轉運使有平冤獄之稱
李諮字仲賓唐宗室峴之後爲貶死袁州子孫因家
焉後徙居臨江軍景德二年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
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請郡以樞密直學士知洪州坐

隆平集卷十　八

三司變茶法落職久之復舊職仍權三司使景祐二
年知樞密院事三年薨于位年五十五贈右僕射謚
憲成有文集二十卷無子以族子演爲後諮幼而父
出其母日夕涕泣求母還以至絕葷茹鄉里稱其孝
天聖初在三司言天下賦入有常而用度日益願一
切裁節之詔校一歲經費減冗長者十之三又以商
人入粟邊郡算茶與犀象爲虛實三估坐耗官錢請
以實錢茶絹初商人有厚利宜其之怨謗滋起而議
者是非復不一遂奪職在樞府榷茶之法寖壞乃詔
諮與蔡齊更議之諮以變法嘗獲罪固辭不許於是

復用所變法而官無濫費矣知永興侍薛犯法者悉
杖之境內肅然諮性明達周知世務處劇閒暇居大
任務抑僥倖號爲稱職三班使臣舊七年磨勘李迪
奏減二年諮請自詔下經七年磨勘後方用新制事
雖均頗爲衆怨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人十六舍鄉文應舉開封以回
文詩百篇投試卷塲屋中謂之王回文知廬州劉蒙
叟薦召試舍人院除壽州安豐主簿又以知制誥陳
堯咨薦召試中書賜進士出身累擢至龍圖閣待制
進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龍圖閣學士兩權三

隆平集卷十　九

司使寶元元年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六日而薨年七
十贈吏部侍郎子因略疇時天禧四年詔博文按朱
能王先僞乾祐天書事連逮者衆唯治首惡脅從者
請皆得減死論其後章獻太后怒曹利用而博文與
內侍羅崇勳鞫曹汭獄于真定府汭伏誅議者或謂
博文致之沿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致者有錦袍銀帶
茶綵之賞間有自歸而爲蕃部所得亦不能免法皆
處斬博文遣習事者許以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
罪減誅死者甚衆詔加褒諭仍推行其法於諸邊鄣
王曙字晦叔以父任將作監主簿天聖八年登進士

第累擢知制誥御史中丞翰林學士治平元年擢樞
副使至二年二月共五十五日而薨年五十九謚忠
簡嘉祐末英宗疾稍愈未出疇請以時御朝又請謁
祠廟會宰執亦以爲請上從之遂聽政焉未幾大用知制
誥錢公輔言疇資望輕淺在臺素餐上用疇而黜公
輔焉疇容服莊潔坐立凝然吏治審密文辭樸麗任
中執法亦屢言事亦或見用其時多有顧望者至和
初爲開封府判官宦者李允良毆人致死其叔父訴
請發棺驗視疇獨曰驗而無實是無故暴人屍此安
知非允良有姦既而窮治果引伏與叔家有怨

范雍字伯純初名犯聖祖諱故改今名世居河東曾
祖仁恕從孟知祥入蜀爲僞相祖鍇從隨孟昶歸朝
爲環衛官父德降仕至供奉官葬河南因家焉咸平
初登進士第天聖初累擢至龍圖閣待制進直學士
權三司使天聖六年樞密副使明道二年罷除資政
殿學士改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劉平石元孫戰陷
賊降戶部侍郎知安州歲餘復吏部侍郎遷左丞加
大學士進禮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師謚忠
憲子宗傑宗師宗賢兩河宿兵大賈轉粟粟下獲利
甚厚雍爲河北轉運使移它郡緡錢市糴於德棣間
運以贍邊頗減糴價知永興軍浚池言者以爲驚
擾詔止其役雍匿詔而極成之明年葛懷敏敗於定
川邠岐間皆恐唯永興人心帖然玉清昭應宮災雍
在樞密府太后泣先帝力建此宮一夕幾盡唯存
三小殿子雍對曰先朝竭天下之力而作之今火出
非意豈非天之譴告乎如又將葺之民不堪命矣后
悟有詔勿葺雍所至治尚恕奸謀鮮成唯薦士多至
公卿

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真宗藩邸及即位
授西頭供奉官累擢至節度使大中祥符九年除宣
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天禧元年罷天聖三年自淮
南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初名旻七年改鎮
山南東道賜名曰耆明道元年進右僕射兼侍中河
中尹累封至徐國公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五
贈太師兼侍中謚榮僖有子二十四惟一忠一拖一
守一如一禮一得一繼一希一歸一昭一純一恭一
正一志一平一利一元一本一舉一誠一宗一可一
女三十一人耆爲人有智數真宗嘗使讀論語左氏
春秋又賜以家戒二十條及聖政紀冊府元龜故通
知傳記至於星曆術數之學無不博習其在邊事或

衆緯發見多中章獻太后在藩邸時嘗出寓其家故臨朝最所優異賜第省西七百楹後言者以樓下瞰郊社乃毀之前後賜予不貲欲其財之不出故爲典攔積百貨與群娼質易其有疾者親診視收其藥直御醫子嚴日一見之向出外舍所得供饋餘爲頗厚自咸平以後屢有戰功爲殿帥時或與宦官人皆爭奉符瑞丁謂王欽若等主其事無敢唱者著獨毅然謂朝廷不足以承天意物論多之

張觀字思政絳州人大中祥符七年中服勤詞學科擢爲第初名正觀御去正字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解州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寶元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康定元年罷爲資政殿學士又除御史中丞以父高年請便郡進觀文殿學士知許州遷尚書左丞丁父憂哀毀過甚既練而卒年六十六贈吏部尚書謚文孝子仲雅仲和仲成京東路舊止通安邑鹽而瀕海禁私煮觀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請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其爲人寬厚長者而吏事非其所長知開封府問犯夜者有見人否人皆哂之平生未嘗草書因自爲詩曰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真性至孝爲秘書郎而父居若衛爲泰職官

以官回授其父真宗嘉其請擢居京官官至太府卿太宗嘗以飛白清字賜觀旌其絜白任中執法爲文彥博劾御史文彥博致位宰相焉

隆平集卷第十

隆平集卷第十一

樞密

夏竦字子喬江州人父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邊策補右侍禁與北虜戰殁於河朔竦以父死事恩授潤州丹陽縣主簿景德四年舉賢良方正科入等仁宗封慶國公宰臣王旦薦竦才遂命教書資善堂累擢知制誥與妻楊訟尤遷天聖中復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又兼龍圖閣學士五年樞密副使七年參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不協復樞密副使明道二年罷為禮部尚書知潁州景祐三年為三司使元昊叛建節知永興軍徙涇州明年兼陝西安撫經略招討等使還判永興軍進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共事不協徙鄜州又徙河中府慶曆二年以為樞密使諫官御史皆言竦姦邪在陝西怯於用兵令用之則邊將之志隳矣凡十八疏罷之本鎮言尚不已乃改吏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除資政殿大學士又明年復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又明年加使相判大名府又明年召為宰相言者又以為當與宰臣陳執中不協不可共事乃改樞密使封英國公慶曆八年罷知河南府皇祐九年加侍中明堂恩移鎮武寧徐州大

都督府長史改封鄭國公明年以疾求歸卒年六十七贈太師中書令初謚文正考功劉敞以為世謂竦姦邪謚文正未允公議改曰文莊子安期天聖二年竦丁母憂以宰相王欽若素與厚密乃微服至京欽若主之遂復起居所在所居多詣中商販鬻離間僚屬以鉤致其事所待賓人亦不以誠故目以姦邪自之慶曆末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上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謂曰夏竦姦邪天變如此宜草詔出之遂有河南之命竦少時學六經諸史百氏陰陽律曆之書皆博洽亦善為文朝廷大典冊多以屬之大中祥符間參政丁謂請鑿金水河作后土祠三司使林特欲治玉清昭應宮複道發運使李溥欲致海上巨石為三神山於會靈觀池中群臣爭言符瑞竦獨抗疏以為不可其役遂寢知洪州其俗信巫有疾輒屏去親屬飲食衣藥悉聽於神死者甚衆竦索部中得巫一千九百餘家毀其淫祀以聞朝廷詔江淮以南皆嚴禁絕知襄州歲饑發公廩募富人出粟賞全活數萬人賜詔褒諭

王德用字元輔父超趙州人太宗尹京補隸幕下即位以隸御龍直累以戰功遷擢淳化二年遂至河西

軍節度使歷前都虞候真宗即位加檢校太傅北虜入寇從幸大名府以傅潛逗撓命超帥鎮州又領真定高陽三路於遂城遇虜斬裸五騎將十五人俘馘二萬計手詔褒之咸平六年副帥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縣而超不赴援繼忠遂陷虜景德初上駐蹕澶淵召超赴援又行灘綏虜遂深入會通和好止罷三路帥卒于青州年六十二贈侍中子德用德基德恭超爲將善部分御下有恩與高瓊同典禁旅嘗因休沐過營壘軍校不將迎瓊命箠之超曰君緣按習可懲其不肅今不宿戒何名責之人稱其恕至道二

年遣將五路伐繼遷超將兵六萬趨援夏州德用從行爲先鋒年纔十七部萬人戰鐵關斬獲甚衆進師烏白池它將失道虜勢頗銳超持重不進德用以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虜遂却乃領衆要其歸路距夏州五十里先據要害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按轡繼遷引避之以功授內殿崇班累擢至觀察使明道二年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改樞密副使景祐二年同知樞密院事寶元元年加宣徽南院使二年罷以嘗令知府州折繼宣市馬爲王沿所發初蘇紳言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崗上匿

其疏既而孔道輔又以紳之言劾奏之降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慶曆二年復留後加節度使又復宣徽南院使進使相踰年以太子太師致仕復起判鄭州至和元年樞密使同平章事嘉祐元年請老以魯國公爲景靈宮使卒年七十八贈太尉中書令謚武恭子咸熙咸融咸庶咸英咸康德用判澶州嘗迓虜使劉六符六符曰北虜大熟非仁政所及邪曰明天子在上豐年乃其常矣至和中富弼爲相契丹使來命德用伴射虜使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可謂得人矣上聞之賜德用御弓一矢五十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初爲騎御馬小底後隸拱聖軍選爲散直元昊叛擇青爲延州指揮使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嘗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嚨咩歲香毛奴尚羅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帳二千餘生口五千餘又城橋子谷築招安等堡寨以功遷至渭州刺史累擢加節鉞皇祐四年樞密副使以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五年平邕廣州儂智高還復樞密副使是年陞樞密使嘉祐元年以言者謂青家數有光怪罷爲使相河中府知陳州疙發疽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武襄子諒諮詠諫諷

說初韓琦范仲淹經略陝西見青皆器遇之尹洙亦
謂青有良將才青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
後發行師正部伍明賞罰雖敵在前士卒無敢後先
者故所向必有成功仁宗聞其在陝西數戰勝欲召
見問其方略適虜寇平涼止命圖形以進久之方大
用而智高起廣源州破邕及沿江九州上憂顧左右
未有可倚者青上表請行明日賜對且言臣起行伍
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兵數百益以禁卒當
羈賊首至闕下上壯其言遂授以將鉞宴垂拱殿遣
之先命孫沔余靖為安撫使討賊未克故又用青青

至合沔靖二將兵次賓州召廣西路兵馬鈐轄陳曙
按其金城驛遇賊不戰之罪及殿直袁用等三十一
人悉戮之軍士震恐遂下令止兵十日權明日絕崑
崙關出歸仁鋪先布陣成列而賊以覘者之誤來獨
後遂失險乃悉衆逆戰前鋒孫節戰死山下而賊勢
方銳青既執白旗麾騎兵衆縱左右翼出其意外賊
衆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偽官五十七人智高夜
縱火焚城而遁詰朝青入按城中獲金帛鉅萬馬牛
數千築京觀城之北隅招復脅從者七千二百使還
其家初所獲有衣縷金龍者衆謂為智高青曰安知

非詐寧失智高朝廷不可誣也後智高果不死人服
其計慎尹洙以貶死青懷知己常賙恤其家
高若訥字敏之并州人十歲喪父寓家衛州因居焉
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累擢天章閣待制權御史中丞
慶曆七年樞密副使皇祐元年參知政事三年樞密
使五年罷除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
制置使判都省卒年五十九贈右僕射謚文莊御篆
其碑額曰儒賢之碑有文集二十卷子彥輔併衛安
石上甫元規若訥苦學強記古今傳記莫不備閱於
中韓管子之書尤其所好亦習醫書雖國醫相與評

論必為所困然拘古方書以升量湯劑多過而用性
溫平藥治疾少効特以博覽強辯取勝爾皇祐閒累
詔參定尺以制鍾律論又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
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初若訥知棣州商河縣
縣多淫田舊令或假民工種以治之若訥獨棄而不
耕知諫院時范仲淹論呂夷簡過失貶知饒州余靖
尹洙亦繼被黜歐陽脩移書責若訥阿附宰相而不
言若訥忿而繳奏其書脩竄夷陵令而若訥遂為時
論所鄙權御史中丞時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
數爭事上前明年春旱上詢所以弭旱若訥遂引洪範以

謂大臣不肅而雨不時若昌朝有因是俱罷若訥即
大用公議亦短之惟盜起甘陵議者多欲招降獨若
訥言河朔重兵所聚若釋不討後且啓亂為夷狄笑
於是始議定人以為當
田況字元均其先京兆人後徙居信都石晉之亂祖
行周陷北虜景德初虜復內寇以所略數百人屬其
父延昭悉縱之因亦逃歸累官至率府況初舉進士
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天聖八年登進士第又舉賢良
方正科入等累擢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龍圖閣學
士翰林學士兩為三司使至和元年樞密副使嘉祐

三年樞密使四年以疾免除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
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五十九贈太子太保無子以
弟之子至安為後初況從夏竦辟為陝西經略判官
參都總管諸將悉兵擊賊況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
所以給邊者十四事多見聽用在三司約景德會計
錄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其出又多於所入著
為皇祐會計錄上之冀以悟上庶吏立輕制使民完
實而縣官有餘用者況之為人寬厚明敏與人若無
不可而非義不可干也於天下事小利近功則置而
不論所及必朝廷先務而可以利民者有奏議三卷

著好名勿黨二論嘗知成都府自李順王均之亂蜀
守皆得便宜從事雖或小罪并其家內徙流離道路
失所者頗衆況察其非有甚惡釋之又聽齎之明蜀
人以比張詠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累擢天章
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嘉祐六年遷給事
中正三司使數日拜樞密使遷侍郎辭不受七年薨
于位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子誕初拯以大
理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和州管庫而親不
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及親亡廬墓側終喪不忍仕

久之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
鬻之俄有告私屠牛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盜
乃服遂引伏嘗使北虜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欲誘
納叛人刺候疆事耶拯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何必
便門也此豈嘗開涿州門耶虜有沮色為御史言諸
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吏往
於前皆摭撫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為罷之除陝西轉
運使既行數日有他路監司對而求章服者上不悅
因傳宣中書曰包拯使陝西未嘗自言也可齎三品
服賜之及知諫院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又錄

上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及別條十事言明慎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條責臣下牽録微過其論甚美在陝西奏罷屯谷務造船材木十萬及罷七州河橋竹索數十萬奉使河北言牧馬占邢洺趙三州沿塚萬五千頃悉請以予民從之知滄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爲著令開封舊制訟牒令知牌司收之於門外拯知府開封使徑至庭下辨曲直京師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惠民河上歲久湮塞遂盡毀去官者僞增地契步數悉奏劾之權貴爲

之斂迹權中執法請立皇嗣陳教養宗室之法責諸路監司聽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暇日皆施行及攻罷張方平三司使而除宋祁拯又屢擊祁在蜀宴飲過度遂除拯三　使翰林學士歐陽脩疏拯所奪蹊田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居家避命者久之在三司和市上供物以革科率之弊其爲人不苟合未嘗僞辭色以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亦皆絶之人多憚其方嚴雖里巷婦人稚子莫不知其名仕至通顯奉己儉約如布衣時少爲劉筠所知筠無子爲奏其族子爲後而請還其所沒田廬

孫沔字元規越州人天禧三年登進士第累擢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皇祐五年樞密副使至和元年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加大學士徙青州又進觀文殿學士移并州諫官御史吳及沈起彈奏沔在杭并不法事移壽州按實如奏責寧國軍節度副使復光祿卿分司南京會恩除知滁州以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又復觀文殿學士知慶州徙延州卒年七十二沔爲吏有才力在官職以直稱知慶州三司所給特支

物惡而估直高軍人有語而優戲及之沔曰妄言撓衆驅出命斬之諸將爲請猶杖配嶺南明日散特支群情帖然自明州徙泰州仁宗勉以邊事對曰泰州不足留聖慮陛下當以南方爲憂明日報蔣偕陷賊上謂輔臣曰南事如孫沔所料遂以屬之在杭并淫恣貪暴杭州點配人以百數及徙青州皆竊其文案以行而訴者無以自解慶曆初監司稍寬弛故加轉運司按察之名自是郎將相大臣出守方郡者不免窘辱遂罷去按察稍抑其權而皆歷要官者輒復輕肆及沔之罷監司皆坐貶未幾且定呂溱復以罪廢

而居方面者始不敢慢法焉
昝居潤字廣川魏郡高唐人少有氣節嘗為後唐樞密院小吏景延廣留守西洛請為右職契丹犯闕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惟居潤力為全護時論多之仕周至宣徽南院使兗州行府仍舊職是年除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卒年五十九贈太師
張美字玄生清河人少為三司小吏周世宗建節鎮寧美掌郡財賦即位以為左監門衛大將軍三司使久之除宣徽南院使時潞帥李筠鎮上黨美度其必叛潛於懷孟多積芻粟及筠叛美亦以宣徽使

居三司如故李筠叛太祖親征糧運有備美有力焉以功除寧國軍節度使鎮同州五代以來官給錢民間長吏上取其一謂之率分錢美至同州官市不差下受率分錢宋興始革其弊諸郡尚或未悛既而有訴其事者皆坐貴美獨免太宗朝授美環衛官因求致仕卒
潘美字仲詢魏郡人少倜儻嘗謂其里人王密曰漢代將終兇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志大丈夫不於此時立功名取富貴與萬物共盡可羞也仕周至供奉官使太祖與美素相厚受禪命美諭旨中外陝帥袁彥兇悍上懼其有變詔美監其軍俾圖之美至諭以天命彥遂入朝上喜曰不殺袁彥而彥朝覲成我志矣上親征李重進以美為揚州巡檢使以功除團練使湖南既平授美潭州防禦使劉鋹數侵湖湘美擊走之溪洞蠻猺自唐以來數為邊患美亦討平開寶三年命美征嶺南以尹崇珂副之由賀州道兵相繼破賊數十萬衆俘斬不可勝計送鋹至闕下又平樂範等所據容韶五州之地領嶺南道安撫與崇珂同知廣州七年冬詔與曹彬率師伐江南江南平九年除宣徽北院使太宗即位改南院太平興國四年親征劉

繼元降因命美鎮太原三交西北三百里地號故軍最險阻戍人之咽喉也美帥師襲之虜衆遂遁美安撫至代郡適戍人萬數攻近塞美率衆銜枚大破之俘獲甚衆雍熙三年詔及曹彬崔彥進傅潛等北伐美獨拔寰應雲州有詔徙其民內徙虜復至楊繼業戰歿於陳家谷口詔削三官四年復舊未幾加太師又兼同平章事封韓國公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武惠
郭守文字國華太原人父暉戰歿守文方十四歲哀毀過人周擢為東班承旨開寶中從潘美征嶺南又

從曹彬拔金陵彬遣護李煜赴闕煜無生意守文語之曰國家止希漢武之開疆豈責防風之後至也煜遂釋然守文以戰功累遷至武州團練使雍熙四年除宣徽北院使端拱元年出為鎮州路都部署加南院二年卒年五十五武夫門客皆為流涕守文善撫士卒所得俸祿悉以賞犒死之日家無餘資先是諸將邀功生事自岐溝君子館之敗朝廷患之以守文知書而沈毅有謀故自近臣付以邊任上聞其卒深所嗟惜

雷有終字道成工部侍郎德驤之子以父任授官初

任兗州萊蕪縣尉發知監劉琪姦贓即代其任遂累加進擢李順之亂為荊湖夔峽轉運使至廣安軍夜遇賊衆圍既合有終引奇兵從後擊之赴水火死者不可勝計久之除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次簡州寓佛舍度賊之至命左右垂閉土人服吏備初夕闇道而去賊果闌寺橋壞止得擊拆者咸平二年王均叛除觀察使復知成都府既至而均僞開城若將遁有終及上官正石普徑馳入賊閉關伏發保隙堞而免乃築壘城北焚城樓均始遁石普楊懷忠襲至富順監獲之蜀平還留後景德二年拜宣徽北院使卒贈侍中有終險側喜攻人過失有吏幹善撫士卒

李用和字審禮章懿皇后之母弟也少困窮劉美得之於民間奏以為三班奉職章懿薨特除禮賓副使累擢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以老乞罷軍職除宣徽北院使慶曆五年改南院加使相進檢校太尉兼侍中卒年六十二贈太師中書令追封隴西郡王子珣璋瑛琦璞瑊璋球玘瑋尚福康公主用和起民間以帝舅位將相小心避權勢公使錢正任以上許私用而用和悉以為軍費不入其家

郭承祐字天錫開封人娶舒王元偁女永安郡主授

供奉官累擢至建武軍節度使皇祐九年除宣徽南院使同群牧制置使出判應天府徙亳州諫官御史劾奏承祐在應天府擅批宣頭留上供糧米及擬翰林所使用器出入狂僭落宣徽使卒年五十九贈太尉謚曰密子士遜士選士逸士達士遠承祐驕傲狡獪所至多興作為煩擾又好言事指切人過失時謂之武諫官判許州蘇舜元為轉運使為其有將帥才其政如龔黃上謂大臣曰承祐庸人而外臺薦之如此何所取信哉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人溫成皇后之從父也天禧三

年登進士第累擢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加龍圖閣待制直學士權三司使遷禮部侍郎正除三司使諫官御史言堯佐主大計諸路困於誅求內帑疲於借助上方祀明堂召問經費如何對曰事已辦矣賜詔褒諭皇祐二年除淮康節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御史中丞王舉正諫官吳奎等彈奏恩寵太過以至留百官班廷議遂罷宣徽及景靈宮使三年復以爲宣徽南院使徙天平節制卒年七十二贈太師子吉甫山甫申甫寃甫正甫隱甫師甫元甫儀甫充佐憑威望以進無可稱者

隆平集卷第十一

隆平集卷第十二

王後

周鄭王名訓世宗長子顯德六年六月封梁王世宗殂即皇帝位明年正月六軍推戴太祖而王遜居西邸封國于鄭建隆三年王徙房陵開寶六年薨年二十一知制誥張澹請謚曰恭皇帝陵曰順陵周自辛亥歲建國至己未而禪位三主共九年

僭國

錢俶字文德名上字犯宣祖廟諱故止稱下一字祖鏐曰吳越武肅王父瓘曰文穆瓘卒子佐佐卒以弟倧繼倧爲牙校胡進思所廢俶時鎮浙東遂渡江襲

位仍授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領鎮東軍節制封吳越國王至周以天下都元帥處之宋興改大元帥開寶八年征江南爲招撫使江南平南其妻子來朝待以優禮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封其妻孫氏爲妃宰臣言自古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制太祖曰行自我朝何拘傳典太平興國三年四月復來朝而陳洪進繼至洪進先納土俶不自安亦上言以國歸有司改封淮海國王子惟濬惟治並除節制諸子弟族人及其將佐或牧守有差錢氏五主共八十一年俶

以天下既平八年求去元帥之稱從之雍熙間改封
漢南南陽二國既又辭國號改封許徙鄧俶唐天成
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薨
年六十進封秦國王諡忠懿爲太師中書令者四十
年任元帥者三十年近世處富貴者未有其比俶崇
信釋教性謹未嘗忤物
子惟演字希聖俶第十四子也幼有俊才俶嘗使賦
遂山詩有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俶深器之
初補職牙門累遷左神武將軍咸平中獻文召試學
士院上覽所試稱善特授太僕少卿累擢知制誥翰

林學士坐爲人於開封府請求奪職久之復學士天
禧四年爲樞密副使仁宗即位除樞密使太后稱制
宰臣馮拯以惟演太后姻家請出之除節度使知河
陽請覲加使相判許州屢徙藩鎮鬱鬱不得志及耕
籍田求侍祠留爲景靈宮使太后崩還河陽請以章
憲太后章懿太后同配食真宗廟御史中丞范諷劾
奏惟演擅議宗廟落平章事改鎮崇信卒年五十八
特贈侍中惟演少富貴能至於學有文章與楊億劉
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
侔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在館閣預修策府元龜凡

千篇時詔與楊億分爲之序其爲人少誠信初附丁
謂乃排準其後逐謂亦與有力焉所著有典懿集二
十卷樞庭擁旄前後集伊川漢上集金坡遺事錄飛
白書序錄逢辰錄奉藩書事子暖晦晰昉曦昞曄曈
耽曉曜
陳洪進字濟川其先泗洲人曾祖爲閩官遭亂因家
泉州仙遊縣唐光啓中賊帥王潮陷泉州以福州觀
察使王審知爲副潮卒審知據其位梁册審知爲閩
王二十九年而卒其子延翰繼踰年而被弒其弟延
鈞襲八年遂僭帝號十一年卒子昶嗣被逐而叔延

義立以其弟延政爲建州刺史既而背命僭號商國
六年閩門使連重遇推客省使朱文進以奪其位復
號閩國時石晉天福七年也文進以黃紹頗爲泉州
刺史程贊漳州刺史許文稹汀州刺史泉人念王氏
爲群逆分據散員指揮使留從効王忠順董思安以
氣義相附謀復王氏於是募敢死事五十人而洪進
與焉夜擒紹頗害之立延政從子繼勳而從効忠順
思安爲統帥洪進爲指揮使繼勳欲送紹頗首于建
州奉延政爲主而道阻賊盛莫敢往者獨洪進請行
近遇賊詒以泉福已定賊遂潰洪進至建州延政大

悅既而程贇立延政從子繼成許文稹又以汀州降
而朱文進為連重遇所殺福人亦殺重遇延政遂遣
洪進遂泉州三年江南李景陷建州以延政入金陵
明年留從効劫繼勳使降江南自領州事李景授從
効泉州刺史進節制以洪進佐之退職統軍使建隆
三年從効死洪進誣其子紹鎡將叛執送建康推副
使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漢思患其專將圖之洪
進一日袖大鎖鎖其門中叩門為漢思曰軍使謂洪
進之郡衆不可違遽以郡印見授漢思惶懼悉與之
得印復謂軍士曰漢思昏老不能治郡以印付吾將

隆平集卷十二　四

吏皆賀即置漢思別館遣使告江南而李煜遂授以
節制太祖既平諸路洪進乃請命於朝李煜屢奏以
為不可詔不從遂別授以節制太平興國三年來朝
即以國歸朝廷改除節制杞國公授其子文顯團練
使文顥文正並刺史久之進封洪進岐國公卒贈中
書令謚忠順

李煜字重光其祖昪偽吳將徐溫之養子冒徐姓名
知誥後唐興中書吳政為太尉以子景為平章事昪
天福間遂僭稱帝國號齊復李姓因改為唐都金陵
七年而死景嗣以宋齊丘周宗為相僭郊祀禮遣將

校侵福建漳泉之地河中李守政叛永援而景應之
聞其敗乃還周初下長沙復失之方中原多事盧文
正李金全皇甫暉之徒南奔景據江淮三十年國力
富盛潛有窺神器之意周世宗知揚州始懼而盡割
淮南地歲餘盡去僭號既而忿躁乃殺宋齊丘陳覺
李正古及太祖登位益懼遂徙都南昌景死煜嗣表
請追尊景立帝號太祖許之廟號元宗及陵名亦稟
而後定自是朝廷始改書為詔僞西蜀嶺南雖平而
江南貢奉不絕故未欲加兵乃遣使諭令入朝煜辭
疾而沿江繕兵備始命曹彬濟兵征之初樊若冰獻

隆平集卷十二　十七

採石機浮梁計上從之煜語張洎洎曰古來有之煜
曰兒戲爾橋成王師薄城而煜不知也時煜以兵柄
任皇甫繼勳以機事付陳喬張洎傳詔內殿者徐元
瑀徐元瑜刁衍邊書告急元瑜等皆匿而不通及兵
圍城煜督且怒而殺繼勳以陳喬張洎皆相謂當死
社稷及城陷喬獨死之洎從煜歸朝後至參政喬字
子喬豫章人煜以為門下侍郎兼樞密使煜所遣拒
王師皆非習武事者其將帥多佩符印人傳以為笑
及戰皆不復還城垂陷太祖猶遣諭曹彬令招撫之
煜惑左右之言卒至就擒開寶九年至闕免官露布

特授左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太宗即位加特進改封隴西郡公卒年四十二追封吳王自昇至煜三主凡三十九年而失國子仲寓官至刺史寓之子正言

劉繼元其母劉崇之女適薛氏生繼元及其兄繼恩劉崇漢祖之母弟也為太原尹隱帝遇害漢太后遣馮道迎崇之子贇於徐州欲使襲漢位少尹李驤語崇曰觀郭公用心[illegible]之不若以兵至孟津觀變俟徐州踐祚則無可疑矣崇以為驤欲離間父子并其妻殺之且表其事而周祖已登位崇遣人乞贇

歸藩始知贇死矣乃為驤立廟遂僭帝號重幣結契丹如吾祖約為父子契丹策崇為大漢神武皇帝崇死子鈞繼鈞結李景孟昶為助仍求援於李筠初漢祖以鈞無子命育繼恩為嗣鈞卒繼恩襲而為侯霸榮先所殺郭無為遂援立繼元太祖嘗遣詔諭繼元無為各計以節制繼元以疑無為而無為復勸使効順又欲叱兵出戰及王師注水其城遂殺無為以狥無為棣州人博學有詞辯初隱武當山為道士鈞以諫議大夫起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親征不欲屠城城垂破繼元始降自崇僭號至繼元失國凡二十九年繼元殘忍臣下多被族誅未敗時太宗先令郭進斷契丹之援於石嶺關進至處衆果來進擊走之繼元猶以蠟丸帛書求救於虜進得之以徇城下及降上宥其罪授右衛上將軍檢校太師彭城郡公賜第京師歲時賞賜甚厚又以房州為保康軍授繼元節制卒贈彭城郡王遺奏以六歲子三猪為託上哀之厚卹其家

孟昶其先太原人父知祥尚唐莊宗妹莊宗遣郭崇韜魏王繼岌平王衍以知祥為成都尹充節度副使莊宗及禍明宗為送公主并二子入蜀安重誨用事

以李嚴為西川監軍使圖之知祥遂殺嚴而結東川帥董璋婚媾謀據劍南既而明宗誅璋之家遣使諭之知祥伐蜀出於安重誨重誨既伏誅知祥乃上章謝罪璋疑其貳遂以兵襲知祥璋敗知祥表其事朝廷即付以兩川封為蜀王許行墨制明宗崩即僭號盡得王氏故地知祥卒昶繼立建隆末昶潛結太原劉鈞為援謀起寇乾德二年十一月詔以昶與河東劉鈞蠟丸帛書將起兵故遣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曹彬等分路伐蜀所至皆克三年正月十三日全斌次魏城昶上表請降自出師六十六日而兩川平計

知祥割據至昶失國凡三十二年晉末光德亂華中
原多事昶乃固西南驕縱滋甚聞世宗來秦鳳始有
懼意寓書世宗講鄉里之好世宗怒不荅愈不自安
多積芻粟以鐵為錢禁民私用鐵而自鬻器用以專
利民甚苦之以其子元喆為太子王昭遠伊審征韓
保正趙崇韜分掌兵柄其母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
父時非有功者不使主兵故人皆畏伏樂為之用昭
遠徹賤特爾初學時給事左右而其餘皆世祿子驕
蹇人上其誰敢言以吾料之唯高彥儔稍艾舊人當
不[illegible]不聽[illegible]後高彥儔以夔州不守遂死之他

悉為降虜昶至闕特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
中書令秦國公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昶死其母不
哭子元喆除節度使元玨右千牛衛上將軍弟仁贄
仁祐仁操並環衛官初王師將及境昶遣元喆率師
守劍門自成都攜妓樂嬉戲而行聞劍門已破遂遁
歸昭遠成都人少貧為僧童知祥因飯僧昭遠從至
知祥見而留以給事昶立擢知樞密院兼節度使
王師入境昶命總兵拒戰昭遠攘臂曰是行也豈止
克取[illegible]中原[illegible]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
及[illegible]遂[illegible]東川民[illegible]羅隱[illegible]大

英雄不自由之句遂為追兵所執人皆笑之歸朝至
節度使[illegible]相李昊在[illegible]為翰林學士嘗
[illegible]衛將大[illegible]校工部尚書
高繼沖曾祖季興渤海人唐末荊南司馬張瓌逐
其節度使陳儒自稱留後瓌敗而季興守荊南梁開
平初遂據有其地封秦王卒謚武信子從誨後唐天
成三年襲偽位封南平王卒謚文獻子保融漢乾祐
五年襲封南平王卒謚正懿無子建隆元年其弟保勗
嗣立從誨於諸子中最愛保勗雖甚怒見之則[illegible]
荊南人目之為萬事休建隆四年保勗卒子繼沖立正

月襲位二月王師援湖南道出荊南繼沖請舉族歸
朝自季興至繼沖五主凡五十七年而失國乾德三
年改授繼沖徐州大都督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封渤
海郡侯鎮彭門[illegible]贈侍中繼沖久
以[illegible]朝廷[illegible]孫[illegible]王師至荊南而以
理[illegible]之[illegible]三州之地[illegible]特授黃州
刺史
劉鋹[illegible]世祖仁安唐潮州刺史其子孫因家嶺南守
相[illegible]以其兄之女妻仁安之子謙謙仕至
封州刺史昭宗時以嗣薛王知柔鎮廣州表隱為司

馬委以兵柄宰相徐彥若卒遺奏請除隱留後隱厚
賂梁祖求爲郎除行守節度使梁祖開平初封隱南
平王隱卒弟陟襲爲位特進同平章事容州龐巨源
交州曲承美[illegible]賊而陟并之遂盡有嶺表之
地因錢鏐封吳越王[illegible]遂僭稱帝國號大漢
改元乾亨[illegible]之宅無所出龔
性酷暴行灼炙刳剔[illegible]之刑爲下宅珠殿飾
以金碧羽見北人必自[illegible]世居咸秦[illegible]爲南蠻主
呼中朝止曰洛州刺史龔卒子玢爲弟晟所弒而晟
自立造鑊湯鐵牀閩湖南馬氏兄弟之隙遂遣兵取

桂林柳賀之地晟卒子鋹嗣鋹委政閹宦後宮亦令
冠帶預政其臣有小過或將大用則加以宮刑及將
至敗也星多北流知兄者以爲北歸之祥初龔命日
者國祚遐復之豐曰將五十五年乎自梁貞明三年
龔僭號訖開寶四年鋹自廣北歸數與年合又龔先名龔有
術者曰後必有非[illegible]者[illegible]及鋹用宦者龔澄樞李
托皆[illegible]鋹以托二女
爲貴妃美人以澄樞[illegible]法之日因以敗國鋹至
闕宣露布[illegible]之出[illegible]臣[illegible]
十六而僭位[illegible]臣不得專遂命

戮澄樞托崇舉於千秋門外而釋鋹罪授右千牛衛
上將軍封恩赦侯卒年三十九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鋹口辯性巧嘗以眞珠結鐵龍於鞍勒以獻尚方工
技莫不駭伏太祖歎曰鋹在京師猶規什一之利移
此心計治其國豈至滅亡鋹在偽邪於海門鎮募
採珠卒二千號媚川都以石鎚足而下有及五百餘
尺而後得珠則引綆而出氣不屬且死者不可勝計
所積盈府庫而其求無厭及敗悉以焚棄潘美猶於
煨燼中得其餘以獻之朝廷於是太祖詔廢媚川都
仍禁民間不得以採珠爲業

周行逢朗州人少亡賴犯法隸軍籍久之爲裨校唐
乾寧初馬殷竊國盜據湖南地自置郡守以下官廣順
初馬希萼與弟希廣爭國率蠻軍殺希廣而自立又
爲其將陸孟俊所逐而立弟希崇因求援江南李景
遣邊鎬赴之馬氏舉族俘于建康景以鎬帥潭而朗
州軍亂推牙將劉言爲帥以行逢爲都校因上章李
景求旌鉞不許言遂遣行逢帥舟師陷潭州邊鎬遁
去因據其城言請移潭治朗周祖就帥朗以王進逵
帥潭顯德中裨將潘叔嗣害進逵請行逢帥朗行逢
至戮叔嗣以狗世宗因除行逢朗州大都督武平軍

節度使兼侍中自是盡有湖南地建隆初加中書令
行逢善用人盡心民政其壻求補吏以耒耜與之人
服其公性多猜忌喜殺戮將終謂將校曰吾死張文
表必叛公等强勉護吾兒俄而文表果舉兵滅周氏
其子保權年十一乞師朝廷詔慕容延釗李處耘率
師赴之而保權已平文表王師始至遂壞城以拒城
破竄匿民間太祖以其年幼政不由巳詔尋訪赴闕
保權上京待罪釋之授右千牛衛上將軍累遷至左
羽林統軍卒
錢俶所獻州十三縣八十七戶三十二萬四千九百

三十二口七十二萬四千七百兵十一萬五千三十
六
陳洪進所獻漳泉二州十二縣共管戶一十一萬二
十一口三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二兵一萬八千七
百二十七
曹彬平李煜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戶六十五萬
五千六十五　太宗皇帝親征太原劉繼元得州十
縣四十一戶三十萬五千三百二十
王全斌平孟昶得州四十五縣一百八十九戶五十
三萬四千二十九

高繼冲所獻州三縣一十五戶一十四萬三千三百
潘美平劉鋹得州四十一縣六十五戶七萬五千一
百三十九
李處耘慕容延釗平周保權得州十四縣五十八戶
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右八國共得州軍一百四十五縣五百七十五

隆平集卷第十二

隆平集卷第十三

侍從

張昭字潜夫河間人舊名昭遠避漢祖諱故去其下字十歲誦書數十萬言及長經史罔不該洽仕後唐至中書舍人在周爲兵部尚書建隆初遷吏部尚書未幾以本官致仕開寶末卒嘗南平太祖遣就家問禘祫之禮昭臥疾口占皆有所據當時伏其博記昭所修有後唐莊宗實錄及功臣列傳周祖實錄續唐懿帝漢隱帝實錄又撰漢六廟謚冊樂章在晉爲翰林學士日嘗與呂琦崔棁集唐義寧終天祐末史成書二百卷

扈蒙字日用范陽人與從弟載皆以文學顯鄉社間有道士魚又玄者知人嘗謂蒙曰君家兄弟當繼典誥命其後皆驗蒙仕周已居顯宋興亦入翰林爲學士積官至工部尚書卒年九十二贈右僕射自張昭竇儀卒朝廷典故儀制皆蒙所裁定博洽長厚多笑雖侍上前亦不能自止

陶穀字秀實邠州人北齊尚書令唐邕唐內史侍郎唐儉皆其遠祖姓因避晉祖諱而更爲陶遂不復其舊父渙唐末往至刺史爲邠州帥楊崇本所害穀隨母在崇本家幼有俊才漢相李崧奇之自單州判官擢爲集賢校理未幾遂知制誥在周爲翰林學士承旨宋興歷禮刑戶部三尚書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宋之南郊法物制度皆其所定博記美詞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書陰陽之學亦能詳究頗險巧詆爲時論所薄其進緣李崧崧之及禍穀自謂有力焉周世宗召魚崇諒爲學士未至穀譖以爲顧望劉宗而遂代其任世宗詔趙上交多昭告穀乃及其受門生名薦事而上交被黜若是者甚不可徧錄

戚綸字仲言應天府楚丘人篤於古學喜談名教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父同文字文約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從邑人楊慤受經慤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慤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爲葬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賙人急所與交皆當世之名士楊徽之因使至郡多所酬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曰堅素先生長子曰維仕至戶部郎中綸其次子也太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者即同文舊居築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真宗旌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命綸之子奉禮郎

舜賓主之補試爲府助教綸與兄維友愛甚至眞宗
初置龍圖閣待制首以任綸久之進樞密直學士大
中祥符初祥文符降歌頌日興綸恐流俗乘朝廷赤
瑞事詐爲靈木石之異幻惑愚衆如少君欒大者上
疏亟論上嘉納之出知杭州發運使胡則李溥惡其
修潔相與排擯徙揚徐青鄆州復爲勸農使爲王遵
誨李仲容所誣奏謗訕朝廷降太常少卿分司卒
年六十八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
東爲之韓徐仕李煜至吏部尚書歸朝歷遷至散騎

常侍坐累貶邠州行軍司馬卒年七十六鉉恬淡無
矯僞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多遂其所請
布衣蒯亮事李煜年逾九十鉉延置門下稽神錄之
事多亮之言也初自江南入使[illegible]報城陷太祖厲聲
責之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而其國滅亡此死有餘
罪不必他問太祖歎曰忠臣也命坐賜予甚厚鉉至
京師見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冷
氣致腹疾而卒李穆嘗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鍇文章
曰二陸不能及也鍇死於江南鉉好李斯小篆尤得
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爲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文
集二十卷又有質論稽神錄行於世嘗受詔與句中
正重定說文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世尚武力父澄始業儒
徽之少好學同邑有江文蔚善賦江爲能詩皆延置
客館未朞遂與齊名聞廬山學者盛卽往肄業周顯
德中登進士甲科建隆初監方城商稅因故人出使
訪問謠俗徽之爲言海內寧一宜崇儒術以厚風教
太祖疑以訕黜爲天興令蜀平徙峨眉令太宗嗣位
日還累擢至諫議大夫爲張洎劉昌言所毀貶鎮安
軍司馬眞宗尹京驛召復舊官爲開封府推官卽位

除工部侍郎兼秘書監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
士卒年八十無子一女適宋氏時外孫綬纔十歲特
授太常寺太祝姪孫假集皆同學究出身徽之清素
重名教尚風義常言溫仲舒寇準以搏取貴位使後
進趨競禮俗寖薄矣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爲文義
之友多識典故唐之上族人物悉能詳記尤工吟詠
有集二十卷景祐二年詔以徽之先帝宮僚特贈太
子太師謚文莊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家世微賤九歲能爲歌
詩州從事畢士安見而異之勉其勤業及長善屬文

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太宗聞其名召試相府擢詞館獻端拱箴上初喜納趙普尤器重之端拱二年庭試貢士詔使作歌援筆立就太宗謂侍臣曰此歌不踰月徧天下矣以左司諫知制誥篤幸瓊林苑召登御榻前顧問語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其將大過知此因抗疏爲徐鉉雪誣貶商州團練副使久之復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孝章皇后崩梓宮遷主第禹偁語賓客后嘗母儀天下當用舊典坐訕謗罷職知滁州眞宗即位遷刑部郎中召知制誥咸平初求補外守本官知黃州卒年四十八初境內有二

虎鬭其一死而食其半又羣雞夜鳴經月不止禹偁以其事聞上遣中貴人乘驛問勞且爲禳醮詢日官云守土當其咎亟命遷蘄州力疾上道卒上嘗聞訃嗟悼賜一子出身禹偁辭章敏贍善談世事臧否人物以正道自持故屢被擯斥所與游必儒雅稱獎後進如孫何丁謂遂名重一時有小畜集二十卷奏議十卷後集詩三卷

田錫字表聖其先京兆人唐末遠祖徙蜀因居嘉州楊徽之在峨眉宋白在玉津延譽之遂有聲稱太平興國三年登進士第累擢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知制誥來年六十四贈工部侍郎有咸平集五十卷錫好學至老不倦以盡規獻替爲己任恥介寡合恭敬好禮上疏皆焚其稿趙普作相有司受群臣章疏必先白而後敢進錫上書於普以爲失至公之體眞宗即位錫因對言嘗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不若以經史子集爲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取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御座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不忘矣上詔史館借以群書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其序御屏風之略曰湯之盤銘曰德日新又日新太公之金匱云武王欲造起居之

戒乃銘於几杖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後必無凶墨子云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盂曰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視俯仰有則軒常與几皆有銘焉曰吾居民上惴惴恐不及武王戶席必有戒焉席之銘曰無行可悔戶之銘曰名難得而易失唐黃門侍郎趙智爲高宗誦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敢以此言上獻憲宗採史漢三國以來經濟要事撰書十四篇曰前代君臣事迹書之六扇屏風置御座之右焉

邢昺字叔明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九經廷試日召

陞殿講易二卦又取其群經發題太宗稱其精博擢上第累擢至右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咸平二年初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授昺積官至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國朝舊制非宗室將相無省疾臨喪禮惟昺與郭贄以恩舊上特臨問其疾爲時之榮昺在東宮及內庭講孝經禮記者二論語十書十三易三詩左傳各一據經敷釋仍多引時事爲喻世爲農家尤悉民事上訪民間疾苦必俚語爲證以專經進彊爲詩人多傳笑之

孫何字漢公蔡州人幼嗜學爲文必本經典丁謂同

爲王禹偁所題獎時謂之孫丁淳化三年舉進士殿試及省闈俱爲第一累擢起居舍人知制誥卒年四十四性卞急嘗任京西兩浙轉運使頗事苛察始獨喜稱與後進有文集四十卷子言弟僅僅字鄰幾咸平初登進士第兄弟皆冠天下士學者榮之僅復舉賢良方正科入等累擢知制誥集賢院學士給事中卒年四十九僅端懿無競篤於儒學士大夫高其履尚有文集五十卷子和

路振字時發唐相巖四世孫巖貶死嶺外其子孫遂地湖湘遂爲永州人振幼穎悟十歲聽誦陰符經拔百言而止父使終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父異其對淳化中舉進士殿試卮言日出賦獨振知所出而文亦典贍遂登甲科累擢知制誥詞命溫雅深愜物論卒年五十八振淳厚無臧否恂恂如也作詩有唐人風有文集二十卷子綸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父葆光寓潭州遂家于衡山昂少學行朱遵度者時謂之萬卷目昂曰小萬卷嘗游廬陵遇術士謂昂曰中原當有眞主矣君仕可至四品遂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州昂謁令坤陳治亂方畧令坤器之以權知永正縣

正本與仁宗御名同有政績令坤遂表授本縣令改衡州錄事參軍知州李昉見其文深所歎賞旣又爲薛居正所知二人遂薦引之太宗朝擢知水部郎中直秘閣眞宗即位除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屢表乞骸骨敦諭彌確乃授工部侍郎致仕仍令俟秋涼南還故相張齊賢而下皆賦詩贈行詔從臣祖於東門南省試貢士遂以爲詩題弟協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亦告老而歸時以比之二疎陳堯咨知荆南表其居曰東西致政坊昂所得俸常以三之一購奇於所居爲二亭曰知止幽棲自稱曰退叟卒年八十二門人謚

之曰靜裕先生詔錄其孫适同學究出身昂方正
淡十五年爲洗馬不遷非公事不至兩府有文集三
十卷

宋白字素臣開封人十三能屬文建隆二年登進士
第又舉拔萃科中高等釋褐授著作佐郎賜襲衣犀
帶求補外蒲州玉津令久之從太宗征太原劉繼元
降白獻平晉頌太宗獎諭還京遂除中書舍人賜金
紫入翰林爲學士至道初加承旨真宗即位擬陸贄
牓子集以獻上察其意希大用遂命尹京無政事才
不任劇乃自求罷以疾請老授兵部尚書致仕進吏

部卒年七十七贈右僕射謚文安白之文辭事浮靡
而理致或不工善詼諧不拘小節典貢舉得王禹偁
田錫胡旦時謂之得人至他所取有納賂者伶人舉
爲戲言又高年不能決退多致譏誚然能賙濟親族
而恤其孤幼是亦其所畏也

杜鎬字文周世仕江南舉明經中選李煜任爲集賢
校理開寶末從煜歸朝太平興國初除崇文院檢討
景德初置龍圖閣待制鎬與戚綸首預其選久之除
圖學士積官至禮部侍郎卒年七十六子楃杞植椿
初鎬應舉將就試有鼠嚙孝經疏置榻前鎬怪之取

以熟誦果試題出其中遂預選鎬博學有記問尤爲
法官有毀其父之畫像爲近親所訟疑不能決鎬曰
僧道毀天尊佛像似可比也尤從之衆服其審太宗
將祀南郊彗星見趙普以問鎬對曰當祭而日蝕猶
廢祭況彗乎普以白禮遂寢太祖問西漢賜予多用
黃金何近世不能也鎬曰當時佛事未興故爾真宗
即位有司舉故事三月上巳金明池習水戲上以太
宗忌月問鎬鎬據唐憲宗朝奏議禮有忌日無忌月
遂從之景德初駕自澶淵凱旋遇忌日疑軍中鼓吹
馳騎問鎬鎬對曰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可據

也上凡得古器異書必詢之皆能究其本末令人檢
閱必某事在某書幾紙幾行未嘗少差鎬雖高年四
鼓起誦春秋遲明有數卷日以爲常杞字偉長以鎬
廕將作監主簿性豪邁遇事劇易奮然敢爲慶曆四
年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酋蒙趕反自京西轉運
使授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廣南西路轉運安
撫使杞至宜州德州人吳香及獄囚區世宏往說諭
之而勸兵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等寨及其五峒斬
首千餘級復環州獲其積聚蒙趕等大恐隨香出降
獨希範走荔波峒杞曰蠻依險恃威不能制則恩不

能招所以數叛今特以窮蹙而降若貸以利後必復
動乃犒以牛酒而六百餘人悉誅之後三日釋希範
醢以賜諸溪峒御史梅摯上杞殺降爲國失信上置
而不問止戒諭之徙兩浙路明年徙河北路頃之擢
天章閣待制知慶州蕃酋孟香率千餘衆内附夏人
以兵索香因劫邊戶掠馬牛有詔責杞還之杞言彼
違誓舉兵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香亦
不可得旣而兵亦解去未幾杞卒杞博覽强記通陰
陽術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九死矣卒如其言有奏
議十二卷子砌杞之將死一日據廁若見蒙趕區希

範叱之曰若狂僭叛命於法當誅尚敢來訴邪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太平興國中登進士第累擢至
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右僕
射詠爲文尚氣不事雕飾自號乖崖公有文集十卷
知杭州遇歲歉民私鬻鹽者輒寬之使獲安濟有與
其姊壻訟家財者壻言婦翁疾篤子纔三歲遺書明
言異日將産以十之三付子餘悉與壻詠曰汝婦翁
智人也苟以七與子子死汝手矣知益州恩威並著
其政令法度後人不能增損知昇州州數遭火詠廉
知民之不逞者爲之懲以峻罰其患遂息少學擊劍

頗得其妙乖通術數好爲大言喜事奇節嘗有士人
游宦遠郡不能制其僕詠假以出郊趣深林斷其首
而還詠卞急中或苦聰殤御下益峻不喜人拜有拜
之則返拜不一或倨坐忿罵少以介潔稱晚節頗以
營産役刻人云

种放字明逸京兆人父卒於長安放纔七歲能屬文
與其母隱於終南山豹林谷結茅爲廬博通經史士
大夫多從之學得束修以養著蒙書十卷人多傳之
淳化中詔起之其母恚曰常教汝勿講學今爲人所
知不復得安處我當棄汝入深山矣放遂辭疾不應

仍盡焚其筆硯轉居窮寂上亦不强致而命京兆府
時存問之放常幅巾短褐攜琴酒坐盤石以自適豹
林谷至州郭七十里徒步從樵夫往返不以爲勞其
學不喜釋氏常裂佛書以製帷帳著嗣禹說表孟子
上下篇嘗爲歌詩自稱退士作退士傳人號雲溪醉
叟咸平中母卒詔賜錢助其葬不受處喪終制張齊
賢薦長安表其節行詔召放即起賜對便坐授右司
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太官食一口又賜緋魚遂
謁告還山間來朝覲其後又居嵩少數遣使問勞賜
予又之除起居舍人擢諫議大夫祀汾陰恩加工部

侍郎一日召從學諸生飲因與之訣酒數行而卒放
終身不娶無子詔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放在朝
廷有所啓奏必據經義時無知者或譏其術黠真宗
乃以放議十三篇示輔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
廷不知爾其奏常焚藁故也上嘗欲大用之詔詢治
道放固辭晚年日縱酒與親戚飾輿服或以券直
□□□史頗時議謗放在京師王嗣宗除京兆守處
士放不爲禮嗣宗怒語及其進取放曰不猶愈於角
力而中第者乎嗣宗試藝講武殿日嘗程力以從中
科故放及之嗣宗深銜其言及至京兆又聞乘醉慢

罵嗣宗嗣宗因其弟姪強市田產與公遣人詣京放
又條上其不法事詔問狀會赦釋因別賜第嵩山命
徙避嗣宗焉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嘗夢一羽衣自稱
懷玉山人覺而億生有毛被體其長盈尺踰月始隕
□□母口授以小經隨即記誦六歲學吟詩七歲善
屬文太宗聞而詔江南轉運使李若拙以所試文同
送赴闕繼三日賜對而試詩賦五篇援筆立成時才
十一歲上大嗟賞命內侍送至中書令賦詩一章宰
臣等列章稱賀詔授秘書省正字有進修不已砥礪
礪堅戲景絕塵一日千里之句既謝即求歸鄉里省
父服除從祖徽之知許州往依焉徽之間與語歎其
學問淹博曰興吾門在汝矣淳化中詣闕獻文命續
於秘閣召試賜進士出身久之除直集賢院後之在
襄邸幕下書疏一以委億及真宗即位累遷知制誥
景德三年入翰林爲學士母有疾請告不俟報而行
因以疾求解官授太常少卿分司疾愈知汝州會加
玉皇聖號表奏請陪祠召爲寶冊參詳儀制副使久之
遷工部侍郎知貢舉坐譴降秘書監母喪詔起復工
部侍郎翰林學士卒年四十七子紘給俸終喪景祐

元年樞密使王曙敘上億天禧四年代寇準草奏請
皇太子親政斥丁謂等姦邪事準既逐億亦憂畏而
卒仁宗嘉歎下詔褒贈之特贈禮部尚書賜謚曰文
有司舉故事非當任二府及東宮賜四品無贈官
上曰億爲明朝忠有君子之大節可拘以常典乎億
初爲光祿寺丞太宗賞花後苑召命賦詩座側對顧
臣誦其警策句明年苑中曲宴億復獻詩上詰有司
不時召對曰非館職制不與立命除直院表求歸里
中迎母特賜錢十五萬太宗知其貧故優有此賚時
之公卿牋翰皆出其手在西掖有詔以吏部主事爲

太理評事億月選司後同王欽若修冊府元龜部局衆論取決於億修太宗實錄八十卷億獨成五十六卷於歷代典章制度尤爲該洽故朝廷議論必取正焉經傳子史百家之學罔不通貫爲文敏贍瞬息紙字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其客談笑揮寫無滯論治道談世務必務古而今究切利病序風義重名教誘進後學樂道人善交友至大夫翕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大分多致怨咎族親讒毀因以聞母病不俟報而行皆以爲慢朝廷又有以詆時政之語達於上上愛之有素而又且力爲開釋故僅免焉在翰林嘗

以疾告上遣使挾大醫診視表謝上批紙尾賜詩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其願遇如此晚年留意釋典臨終有空頌一章其文有括蒼戎頤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鼇內外制刀筆集共一百九十四卷又別出西崑酬唱穎郡文翰頤陰聯唱南陽釋苑等集又手錄時人所作爲儒苑時文錄數十篇真宗嘗謂王旦億詞學無比後學多所法則如劉筠宋綬晏殊而下比比相繼文章有正元元和風格自億始也旦日後進皆師慕億雖李宗諤久與之遊終不能得其鱗甲蓋李昉詞體弱不宗尚經典故也　十三卷終

隆平集卷第十四

侍從

樂黃目字公禮撫州宜黃人父史字子正母夢許真人令夜五色珠而生史史有文辭仍仕江南歸朝再舉進士登甲科所至不修詳獲譴官至職方員外郎直史館卒有雜編六百九十餘卷自爲文百卷謂之仙洞集黃目淳化中登進士第深沉爲吏以靜勝飾以文雅累擢知制誥給事中卒有文集五十卷雜編六十卷嘗與父史同在儒館人以爲榮子理國定國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咸平元年登進士第補館陶縣

令代還詔楊億試選人校勘太清樓書籍筠中選第一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嘗草丁謂李迪罷相制既又命筠草制復留謂筠不奉詔乃更命晏殊爲之謂方用事筠遂請治郡以諫議大夫知廬州仁宗即位復翰林學士以疾除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知潁州天聖五年復入翰林加承旨兼龍圖閣待制學士再知廬州乃營塚墓自爲志銘刻之卒年六十一子宗愿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任以詞與楊億齊名號爲楊劉筠三典貢舉以策論升降天下自筠始其爲人不苟合所著有七集

錢昆字裕之吳越國王倧之子從俶歸朝諸從子皆授官獨昆及弟易願從科舉太宗嘉之淳化二年昆登進士第累官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七子孟孫孟尚孟回昆善爲詩賦又善草隸書閒自畫興蕃沙烏於紈扇有幽遠之趣人競藏之有文集十卷弟易字希白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未中而就言者指其輕俊而黜之太宗嘗語蘇易簡歎不與李白同時對曰有進士錢易能爲歌詩不下李白上驚喜曰誠如是吾當白衣召至禁林會盜起劒南乃止咸平二年易登進士第甲科景德中舉賢良方

〔隆平集卷十四〕

正策入第四等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卒年五十九易才俊過人爲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金閨集六十卷瀛洲集五十卷西垣集三十卷內制集二十卷青雲總錄一百卷新書十卷子彥遠明逸彥遠字子高以文任太廟齋郎至大理寺丞登進士第至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策入等授祠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卒年三十七子勰燮繇父易弟明逸及彥遠皆中制舉世以爲盛彥遠嘗上封事言事判司農寺因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有下謀上之證請擬官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理殿門者上善其奏特賜五品服

蘇紳字儀甫泉州人天禧中登進士第初名慶民避章獻太后諱改今名官至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策入等授祠部員外郎屢上章仁宗嘉納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諫官言紳與進士馬端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喪父服除復翰林學士言者又彈其急於進取改翰林侍讀學士知河陽徙河中府未行感疾醫者誤用藥猶力疾救之卒年四十八子頌袞棁堯

李行簡字易從同州人少苦學坐石誦六經常至夜分避寒暑不渝又孫木蓝學書筆法遒勁舉進士登

〔隆平集卷十四〕　三一

第累擢至龍圖閣待制真宗數幸閣命講易因訪大臣能否行簡必稱其所長人以爲長者仁宗即位進給事中以疾求外知河中府徙虢州卒年七十一有集二十卷子既閎就元晩行簡端重不妄交一介不取諸人雖甚親人莫知者諸子非冠帶莫敢見聚書萬卷多其自錄人謂之書樓偶夢綠衣吏持簿至公前曰自謂而下皆錄其官壽至行簡云官議大夫及改敕曰官給事中已踰分矣

馬亮字叔明其先茂陵人自祖韜始徙居廬州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歷除外官咸平中王均反除西

川轉運副使改使賊召問平蜀事加直史館復遷諫
乂之以右諫議大夫知廣州累遷至兵部侍郎仁宗
即位進至工部尚書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三
贈右僕射謚忠肅子仲宣仲容仲卿仲謀仲甫亮有
治才所至以能稱初置提點刑獄官亮領福建始訊
寃獄全活者數十人知饒州有豪右白氏多持吏短
長嘗殺人原赦益橫亮發其姦惡誅之部中肅然平
王均主將誅戮不已亮救免者千數及械送京師者
僅九十人至京知樞密院周瑩欲盡誅之亮曰脅從
者甚衆此特百之一二若不貸之恐益急懼貽朝廷

二八 隆平集卷十四 四

憂從之任中執法請父祖未葬者不許析居以厚風
敎在蜀奏除嚴井鹽逋三百餘萬真宗初政亮嘗上
四事皆見施行其一言親王判開封府地勢重疑
隙易緣非保全親親之道皆取爲切務其餘皆給軍
賞趣除逋負及逋逃好亦皆仁政之一端
楊大雅字子政初名侃避真宗藩邸名而更之唐靖
恭諸楊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祐初爲吳越策
禮副使因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端拱二年登
進士第久歷外官後與陳從易並命爲知制誥二人
者皆博學有行義頗憾時論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

學士知亳州卒年六十九所著有大隱集三十卷西
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子滂泳漸
沆渢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
舉登進士第嘗從杜衍辟永興軍司錄衍在樞密府
又薦之除秘閣校理累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
使留侍講卒年六十一贈右諫議大夫子寔寘著唐
史書七十五卷文集七卷無一日唐君臣行事以推見
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聞者釋然爲正甫嘗云張修
媛寵恣恃恩用物之過上曰用物在省司吾根不知

一八 隆平集卷十四 五

爾保州兵變前行告之大臣發之甫力言樞密使皆
副當得罪使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滬原帥尹洙
以滬違節制將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
秦渭爲便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滬釋衍屢薦甫甫
與洙素善不少假借之范仲淹知杭州多便宜行事
甫爲兩浙轉運使一切繩之以法
司馬池字和中陝州夏縣人少好學推家財數十萬
與其諸父景德二年登進士第多歷外官累擢三司
副使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徙晉州卒年六十三子旦
光池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庭一日心動不能寐曰

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冊
亡爲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
遂號慟而歸感度論守光州池爲光山令大內火詔
諸州市竹木州期以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轉市鄰
郡非三日可得度怒其絀而光山爲諸邑先池於民
有信而民不俟於趨督也曹利用嘗薦爲群牧判官
池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其後利用敗其黨畏罪多從
而毀之獨池在朝明利用之枉朝廷卒不用除知諫
院衣懇免上謂宰相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也除直
史館知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惶懼池

〈隆平集卷十四〉 六

曰長吏者政事所係乃獨承其罪詔貰之改陽鎮巡
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而俾爲文約不敢復發
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入坐廢爲侍
御史知雜言陝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必誤大
事卒如其言在杭州爲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招撫條
奏之未請間吏有盜官銀稱爲鈞償私費而從革之
姻犯稅陰遣人私請或謂可以此報池獨不校

張師德字尚賢河南人父去華建隆二年舉進士第
一師德大中祥符間復居第一時以爲榮累擢知制
誥諫議大夫知汝州卒年四十九子景仙景憲景思
景惠師德孝謹有家法守道不回執政不悅在西掖
者九年有集十卷

謝絳字希深太子賓客濤之子少以父任校書郎大
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屢歷省寺館閣擢知制誥久
之請補外知鄧州卒年四十六子景溫景平景回有
文集五十卷絳初爲秘閣校理嘗上疏謂有宋當以
土德王天下下兩制議不從天聖初水旱蝗生河決
上疏據洪範京房易傳陳災異之變指切時政上嘉
納之又論唐室擢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
太宗肇修三館更立秘閣于昇龍門左親飛白題額

〈隆平集卷十四〉 七

列於閣下景德中國書寖廣又益以內帑西庫二聖
嘗數臨幸親加勞問邇宿廣內有不時召人人力道
術究蓺文知天子尊禮而名臣高位繇此選也往者
延燔簡編略盡詔苟借本足正疑文有司引兩省故
事別創外館以從繕寫考校之便直舍卑喧太官衞
尉供擬滋削陛下未嘗迂車華降玉趾寂寥冊府不
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爲繇道不篤於古待
士少損於前士庶延訪之勤而不自激策文雅漸獘
甚爲聖朝惜也願開內館以恢景德之制從之又言
號令數變則虧體利言徧聽則惑聰爲者務於必行

守者患於不一願罷内降凡詔令皆由中書密院然
後施行因進聖治箴曰紹聖馭臣内戒慎令數變凡
五篇
李仲容字儀父濟陰人唐鄅王禕十三世孫祖濤國
初爲兵部尚書仲容少好學咸平五年登進士第累
擢至制誥時翰林學士員不足衆謂當次補而不爲
宰相所喜乃罷知制誥爲給事中侍讀院學士久之
除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官至戶部侍郎卒
年七十子湜倫長賢京行景仁集制草爲絲綸集十
三卷仲容性質醇易著讀書記問賓至多命酒笑

隆平集卷一四　八

談而不及勢利
馮元字道宗三世爲儒漢口官父邴從劉鋹入朝爲
保章正元少好學從崔頤正孫奭授以五經大義祥符
中登進士第會詔擇明經補學官自陳通五經謝泌
領銓壯之曰古者治一經或至皓首子能盡通之
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泌善其對因問以疑義隨輒
辨析遂以爲國子監講書仁宗陞儲擢太子右諭德
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又判國子監故事國
子監必宿儒典領其後頗用貴游子弟委任與[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及元與孫奭並命與議大服未幾爲龍圖閣學士

翰林學士詔葬章懿太后于洪福院及葬改定獲發
壙中有水罷爲龍圖閣學士知河陽宰相王曾言元
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即召爲翰林侍讀學士
遷戶部侍郎卒年六十三贈尚書謚章靖無子以兄
之子懃爲後真宗大中祥符末元嘗講易泰卦賜五
品服除直龍圖閣直閣名官蓋始於此元性簡重非
慶弔未嘗通謁公卿親喪自括髮至祥禫皆按禮
變服多識今臺閣品式之事所學長於易嘗患先儒
多以揚雄太玄之旨獨唐王涯爲稍近爲釋文一篇
欲因王涯補正之卒不能就也

隆平集卷一四　九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世孫大中祥
符五年登進士第天聖間擢至龍圖閣待制除諫議
大夫御史中丞出知泰州徙徐兗州進給事中龍圖
閣直學士復爲中丞坐劾馮士元獄以給事中知鄆
州未至卒子宗亮宗翰初道輔任左正言嘗言樞密
使曹利用御藥羅崇勲皆竊弄天子威柄中外憚之
不早斥去無以清朝廷使契丹虜主酌以大卮曰方
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及還言
者以爲開虜爭端他日上問之對曰契丹新爲黒水
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多以言相傷若不荅恐益

慢中國上然之在憲府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請對上令至中書宰相謂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大臣當導君以堯舜而漢唐失德可為法耶宰相色沮明日請對不得入遂有泰州之命後雖坐憑士元事黜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也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其母夢鳳集于家廷而少連生大中祥符末舉服勤詞學科中選釋褐知鄂州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後未知繼者少連治聲仍出其右累擢至天章閣待制范仲淹薦可任將帥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徙渭州卒年四十六子仲堅初

郭皇后廢少連為殿中侍御史與臺諫官伏閤不得對孔道輔范仲淹謫出少連等止各罰銅十斤少連上疏以為道輔仲淹出守外郡中外皆為非陛下之意特宰執假天威以斷來者之說不報又疏伏覩戒諭自今並如故事密上封章不得詣殿門請對且伏閤上疏豈非故事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閤雪陸贄之枉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之冤今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議御史敢廢伏閤之事乎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為忠亮乎為阿黨乎不報又上疏去年十二月　陳大臣晚出民間喧傳

皇后被遣而入道矣又傳降為妃而離宮矣在外者知其過失無不驚漢且皇后有罪黜則告宗廟廢則為庶人安有降行臣下之議者乎且皇后有小過可降為妃則臣僚之婦有小過亦當廢為妾矣臣等赴中書聘輔弼之臣備言皇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上封者恐皇后不利於聖躬故修營宮處置在別館臣等被陳中外之議是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廷具知待示含容俾自循省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在別館為妃乎為后乎詔書不言安所取信皇后動搖有大不可者二輔弼之臣

獨不念之內外臣僚以至戚里豈不萌覬覦之心欲進其人以希寵納不憚巧事寵愛以結內援使陛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綱之亂變故以生社稷可得安乎臣願詔皇后歸宮復位號杜絕非間待之如初陛下苟為邪人所沮不行小臣之議臣恐高宗皇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不報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人天聖二年登進士甲科累擢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出知江寧府入翰林學士丁父憂或言其知兵起復守邊宰相陳執中所不悅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改青州永興軍復

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罷知河陽卒年五十贈諫議
大夫子均圻原增有文集一百六十卷滿臣初在西
掖方陝西用兵忽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獨不在
選中上自選任焉及再莅是職請上河北安撫司錢
平糴安撫使三司臣故爭而罷其爲人爽邁遇事敢
行數言其修作三司下充用者在三司始奏編前後詔
勑使吏不能欺瞞謾之冗若一切用大內東門御廚
凡所呼喚者可不敢爾此內臣領之故也自是始爲
合同以檢其出入焉嘗爲兩浙轉運副使疏太湖盤
龍滙瀉瀆港入于海民賴其利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大中祥符五年登進士第
授漢陽軍判官與同年生游相國寺與顧望皆有從
宦之樂乘獨曰親老矣敢舍晨昏之奉乎與日遂乞
侍養以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除館閣校勘固
辭還家天禧初用寇準薦復召試爲校勘遷秘書丞
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舊制蜀人不許扎蜀
官特恩自乘始父卒既葬甘露降柒柏上人以爲孝
感起居注闕中書擬人乘在選中仁宗指其名曰此
老儒雅有恬退稱遂用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群牧
使卒年六十五子果行景行家聚書萬卷多乘手自

校質正重純老特爲文少工
王洙字源叔應天府人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累擢知
制誥翰林學士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權翰林侍讀
學士卒年六十子力臣欽臣陟臣曾臣所著傳十卷
雜文千有餘篇洙博聞強記學問過人圖緯方技陰
陽五行算數音律詁訓篆隷之學無所不通嘗爲天
章閣侍講嘗與胡瑗定樂制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
受之別既成率不可用預修崇文總目集韻祖宗故
事三朝武經聖略鄉兵制度在太常上溫成葬事而
貝外除翰林學士及罷親以一學士權二學士故事

侍講無兼領者嘗爲諫官范鎮論奏之其卒賜謚曰
文吳中復等言官不應得謚乃止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大中祥符五年登進士第
屢歷外官景祐初知制誥久之翰林爲學士權知開
封府卒年五十七子元衡其家初有田數十頃偃既
貴遂以予族人兩邊用兵士卒親屬留京師有犯法
抵死者上不忍使就刑言者或欲置赦欲中令得釋
死偃力諫止天下主田初無月日之限爭者稍衆偃
請限水田以四月終陸田以三月終因著爲令嘗與
謝絳試中書吏大臣有私屬者偃不發視其緘牘

焚之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狄棐字輔之潭州湘潭人唐梁公十代孫也唐末其
遠祖遷地因家焉咸平二年登進士第多歷外任明
道初擢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進樞密直學士
卒年六十七子遵誼遵度遵禮遵路嘗守蒲中內臣
旁午有自矜權寵者欲引援之棐荅以它語退謂人
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豈晚節緣近作以希進
哉知廣州不畜南海物人稱其廉慎及終家無餘貲
吳遵路字安道父佽字正儀潤州人幼有俊才韓熙
載潘佑皆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見佽深加器重曰吳

安道中林之蘭蕙也因問以文章杜淹論樂異同佽
曰志氣未動則聲能致和哀樂既形則樂乃思變熙
載佑歎曰足以探禮樂之情矣應江南進士舉徐鉉
主文擢在高第補丹陽尉久之直內史歸朝以近臣
薦始得對召試學士院充史館編修太平御覽文苑
英華太平廣記遷秘閣校理修起居注太宗實錄官
至職方員外郎卒年五十六有文集二十卷說文及
秘閣閑談各五卷江淮二人錄各三卷遵路大中祥
符五年登進士第累擢知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
士卒年五十六子瑛適路少頴悟其舅陳彭年以令

器許之及長博學慎重寡言尤篤於風義居母喪屏
處側蔬食終制嘗採古今治亂事著皇典數百卷未
就而終家無餘貲友人范仲淹分俸賙之
劉湛字文淵其先汝陰人五世祖官湖外馬氏辟爲司
稽留不返歸于潭遂爲潭州人太宗在藩湛天
禧二年登進士第歷內外官所治劇郡若不經意己
而皆得其要累擢至右諫議大夫知相州卒年七十
一子璟珉戎州俗不服藥而救疾以巫湛爲通判刻
方書於石民始知藥之驗江湖民多略良人鬻嶺外
爲奴婢湛提點廣東路刑獄許其自陳得還鄉者千

數徙京西路罷鄧州美陽堰役夫歲數十萬前此利
止及主田而不及民故也江西民喜訟多竊去案牘
而州縣不能制湛爲轉運使爲立千文架閣法以歲
月爲次嚴其遺去之罪朝廷頒諸路爲法至今不易
又命諸縣據籍括逃名戶一路推究三十餘萬以免
追擾之獘徙夔州路淵雲安監井虛課而省其輸
之患知襄州鄉中皆以竹居民多從官衛故多火災
湛命驗發而正其經界仍易竹以瓦後不能改任三
司鹽鐵判官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道遷戶
部副使覆校軍大將功罪發運司保送而選者減常

之半寳隔屋射弩發必中的人服其妙
楊察字隱甫其先成都人景祐元年登進士甲科累擢知制誥龍圖閣待制翰林學士加承旨三入翰林又嘗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御史中丞兩除三司使卒年四十六贈禮部尚書謚宣懿無子以兄之子登爲後察七歲始能言爲文敏贍典内外制有體要吏術簡而中理初爲江東轉運使部吏頗易其年少及摘姦伏一路懾慄任中執法言事論供奉察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衆格太密公坐細故皆所不敢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知成都飾

〈隆平集卷十四〉 一七〇

鍾乳數片癰發内潰而逝有文集二十卷弟寘字審賢慶曆二年舉進士殿省國學皆選爲第一通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毀瘠嘔血而卒年三十一寘嘗因友人黄孝先嘗夢我爲龍首山人蓋進知其無福也
余靖字安道韶州人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又中書判拔萃科授將作監丞稍遷秘書丞集賢校理范仲淹言事忤宰相貶饒州靖上言恐鉗天下口落職監筠州管榷以母憂服除復職除右正言數言事合上意擢知制誥積官至工部尚書卒謚襄靖嘗三使契丹能共語言因爲蕃部語詩爲御史劾奏貶吉州茹孝標嘗因靖言其不孝廢至是遂詣闕言靖少嘗犯法請乃自求侍養改將作少監分司居韶州六年起知虔州喪父解官會儂智高反朝廷以秘書監起復知潭徙桂州閒智高自廣還邕靖言其必援交阯而脅洞以自固乃檄諭李德政及溪洞諸酋約其破賊會遣狄青孫沔將兵兀至與靖合爲三將靖嘗追鈐轄陳曉出關敗走青次賓州戮曉以徇靖懼離席拜青及青破賊靖與功後知廣州伐還至江寧府秦淮亭卒年六十五靖嘗夢人告以官及死所皆驗
貫黯字直孺南陽人慶曆六年登進士科累擢知制

〈隆平集卷十四〉 一七一

誥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在翰林兩爲學士兩以侍讀學士出補郡卒年四十四黯有學少文修潔無所阿附仁宗深重之嘗知襄州父疾請解官就養未報乃棄官而歸責鄧州未赴而父卒服除亦不復責權開封府府吏額七百人廢而服敘者皆額外補之黯謂敘者須有闕乃補在西掖宰相以筏延年爲待制黯不草制故罷居憲府與兩制合議請以漢王爲皇伯宰執不從會大雨水黯上疏言水不潤下以二三大臣阿諛容悅違背經義故致此災變黯言事雖不皆切中然時論推其亮直

何中立字公南許州人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多歷内
外官擢修起居注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
士知杭州卒年五十四子景先景初景山景閭景似
景甫景倩中立嗜酒而爲文頗正所至政事亦優權
知開封府以贓屬吏不服釋去中立至行復執所釋
因來中立視之曰此真盜也窮治之果不能隱知慶
州有卒告大校受賍者中立治告者誣而置於法或
曰貸死可乎曰人人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將誰使作
戰于行陣也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人端拱初登進士第踐歷之久
始擢知制誥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
年六十子紹孫繼孫緒孫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書
制藁五卷西清奏議二卷嘗與楊大雅同在西掖俱
以文學知名時謂之楊陳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審
官寇準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爲湖
南轉運使或謂曰可忘廬陵之命耶準至從易以故
相禮敬之古者爲懲素與王欽若善欽若廢居睢陽
親舊畏時相無敢見者從易赴河南見之欽若曰無
乃爲君累乎卒留數日而行

隆平集卷第十四

隆平集卷第十五

儒學行義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累官至右
司諫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貶崇信軍節度
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卒年四十七子朴紹兄源字子
漸亦以文學知名終太常博士洙博學有識度遇事
無難易勇於敢爲人有疑難不能自決者造問焉洙
爲指畫講說皆釋然而去通六經尤深於春秋由五
代之弊氣格不振宋興柳開始爲古文而辭語猶事
隱奥至天聖初洙與穆修始興起之繼而作者遂高
出近世矣有文集二十七卷初洙集賢院上疏曰漢
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爲慟哭孝
武帝外制四夷以强主威徐樂嚴安亦以陳勝亡秦
六卿篡晉爲戒二帝不惡危亂滅亡之語故子孫保
天下者十餘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
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
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
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之宗社數年而爲丘
墟矣陛下視今日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
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成萬倍於秦隋至

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强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虜敓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子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雖樂聞過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臣所以感忿於邑而不已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予不節惟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因循不革寖壞日甚臣是以謂陛下未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此也夫命令者人君所以垂信於下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

竦觀之今則不能皆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爾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焉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以信之不能終自詘其謀以從從此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者陛下所持之柄也比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起於此相糾結恩私當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爲沮

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私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暱撓之而欲責大臣之守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祖宗累朝所積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疏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實但見取於民者日滋即知斂於公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興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常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戶曉獨見陛下行事頃歲開邊將士往以力戰獲名馬金帛之賞則無不悅服見優人所得之

過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人皆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爲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能使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夷狄之患非所患也惟深察忿懥惡聞忠言所以亡逸法漢帝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任福之敗當時言者謂隨軍耿傅督戰太急後得傅書乃戒福持重洙以傅文吏無軍責而死行陣被誣作憫忠辨誣二篇初劉平等戰殁朝廷以夏

蛛為安撫經略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吏以洙為判官
詔議攻守計乃具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上命用
攻策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州會
任福已敗于好水川洙因發慶州部將鈐卒數千赴
救而賊已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及知
渭州鄭戩為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水
洛洙奏罷之時鄭戩已解四路而奏滬等擅役如故
洙屢召滬等不至遣人代之亦非命洙乃論狄青械
以下吏戩論奏不已徙洙慶州又徙晉州卒城水洛
滬等違洙命猶奪官乃知潞州士廉詣闕訟之命御

居士集卷二五　四

史劉湜就鞫無罪乃以假公用錢與部將孫用又以
為嘗自貸遂及貶斥天下莫不以為湜文政之也又
□□嘗貸其無罪特賜一子官
江休復字鄰幾雍丘人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又舉書
判拔萃中選因獻所著書特除集賢校理趙進奏院
祠神會落職久之復舊職修起居注積官刑部郎中
卒年五十六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飭事孀姑如母
強學博覽為文典雅尤工於詩□□飲酒不蘇聲
利著唐鑑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
作神告一篇言五事以感悟上意又答詔□□□□

□宗子孫多流落民間□□□□加收錄子懋仍入
相懋迪
周堯卿字子餘初名輿今名及字晏人授之也其先
汝陽人五世祖雅文唐道州刺史乾寧中劉建峯將
□□□劉掠湖外仕者留不敢去子孫因家焉既又
徙居荊州之高安卿警悟強記七歲善賦詩弱冠以
學行知名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積官至太常博士通
判饒州卒年五十三子諭沈登國子監有文集二
十卷詩春秋說各三十卷喪禮十二卷父憂感泣成
人其母氏則婉愉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異之謂族人

居士集卷二五　五

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我矣卒能孝養志如母
之言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執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
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或勉之以禮曰禮老病不止
酒肉意或不勝喪爾病且未老忍及此耶葬之先期
躬負土有告之曰古之貧無以葬者或負土今子何
自苦泫然流涕曰吾見葬欲竭力復可得乎既葬慈
烏白數銜土集壠上人莫不駭驚以為孝感所至堯
卿為人信厚不校人慢已若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
祿雖薄賙宗族朋友需而後已所至稱治民有去思
令知汀州寧化縣提點刑獄揚紘入境微伺刺史善

不不被刑而耘苗者紱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可拔而我拔之我又何怨紱至邑不復它察第以所聞爲之慶曆間范仲淹與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而卒堯卿之學不惑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爲期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者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者也箋欲詳或遠於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

人之意豈二致邪讀莊周孟軻氏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謬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己之性或能盡物之性而與天地參其惟聖人乎夫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類皆若是或人以堯卿居喪比馮元者孫復聞之曰元句息夫之於禮其哀思未數數所能也堯卿先盡其哀而請不遠於禮其可同日語哉故歐陽修以文表其墓一

若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它國可知也孔子歿其後世又可知也又曰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修之辭其略見於此

孫復字明復晉州人少舉進士不中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自石介而下皆師事之年四十未[illegible]李迪以其弟之子妻之慶曆中范仲淹富弼言復□經術宜在朝廷除校書郎國子監直講駕幸太學面賜五品服嘗賜對邇英閣說詩上欲以爲侍講而

揚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寢累遷至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賜其家錢十萬復治春秋不取傳註其言簡而義詳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迹故得經之意爲多既病樞密使韓琦始言於上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即其家得書十有五篇錄藏秘閣而特官其子慶曆七年索徐州狂人孔直溫家嘗有遺復詩藁坐貶父之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始還其職終不獲遷也

石延年字曼卿幽州人其祖始與族自契丹來卜居南京之宋城延年應進士累舉不中第賜三班奉職

恥不就張知素奇之謂曰母老且擇祿耶延年不得
已而就後以右班殿直換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
縣有治效用薦授通判永寧軍徙永靜軍除館閣校
勘寶元二年遷秘閣校理積官太子中允卒年四十
八天章閣待制吳遵路嘗與延年同使河東料東民
兵及卒遵路爲言朝廷特賜其子濟太廟齋郎延年
寶元間嘗上書言天下不識戰闕三十餘年請爲二
邊備不報及元昊反上思其言故命使河東凡得兵
數十萬還賜五品服時邊將遂欲以鄉兵捍賊延年
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

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雖未暇教募其敢行
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說唃嘶羅及回鶻
舉兵攻元昊上亦嘉納之延年喜劇飲頗能自放若
世務不能攖者能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由當善書工
於詩有集行於世
張唐卿字希元青州人有辭學發行景祐元年登進
士甲科通判陝州民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子流以
歸與父同葬有司請論如法唐卿推郡事曰是知有
孝不知有法你釋之而問於上聞者莫不嘉之以父
憂毀瘠嘔血而卒年二十八無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先世農家父丙始仕至太常博
士介天聖八年登進士第又之爲國子監直講以杜
衍薦改太子中允韓琦除直集賢院出通判濮州卒
年四十一初介自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躬耕徂
徠山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魯人謂之徂徠先生
介篤學氣節勁正嘗謂時無不可爲不在其位則行
其言言見用利天下不必出諸己言不用獲禍至死
而不悔故其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無
所諱忌在太學教諸生聞朝廷美政則歌頌之否則
刺譏之宰相呂夷簡以疾罷而杜衍代夏竦樞密使

范仲淹富弼韓琦樞密副使歐陽修余靖蔡襄爲諫
官介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
德詩分別邪正專斥夏竦泰山孫復謂之曰子禍始
於此矣其後徐州孔直溫有逆謀搜其家得介書而
或謂介詐死役北虜矣夏竦請發其棺驗視又有請
斵棺其子弟又之始釋歐陽修作詩以悼之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累舉進士不中景祐中求知音
者白衣召至京師與李照阮逸定樂除秘書郎范仲
淹帥延州辟丹州推官自湖州學學入爲諸王宮教
授以疾致仕嘉祐初爲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復以

疾授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子元康初廷再起
瑗皆以議大樂成多變古法其樂制以一黍之廣為
分以制尺其律經三分四氂六毫四絲其圍十分三
氂九毫二絲其聲比舊樂下半律又鑄磬大小一以
黃鍾為率而節之狀類鐘從而議者多非之後卒不
用瑗通經術教人有法在湖州門生去來常數百人
慶曆中興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取其規矩為太學法
皇祐中起議樂因除國子監直講而從其學者益衆
成材而備朝廷器使蓋不可勝計

（隆平集卷一五）　十一

劉顏字子望徐州人大中祥符元年登進士第初知
汝州龍興縣坐殺巳就執之盜免官遂居鄉里以著
書自適從學者常數十百人名聞東州乃採摭兩漢
至五代名臣奏疏有補於時者為輔弼名對四十卷
馮元及錢易滕涉蔡齊為上之且言顏經行淳備乃
以補任城縣主簿李迪知兗青二州皆辟為從事卒
年五十一子庠所著有儒術通要經濟樞要石介見
其文歎曰恨不得在弟子之列

王回字深甫福州侯官人嘗舉進士中第補衛真縣
主簿以縣事不合移疾自免久之大臣薦之朝廷授
以一邑命下而卒年四十二有集二十卷弟同亦以
文學知名曾肇序其亦早卒同孝友質直博學深思
臨川王安石友善安石謂回造次必稽孔子孟軻所
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於世其學問所得自漢
以來列儒林者罕及也

劉羲叟字仲更澤州人舉進士不中第歐陽脩使河
東薦其學術拔試大理評事留為唐書律曆天文五
行志編修官書成以崇文院檢討未謝卒羲叟通經
史百家之學陰陽典故財賦刑名兵械鍾律皆所究
知星曆數術尤得其要嘗以春秋洪範災異休咎著
書十數篇序古人所繫合者其占日月星辰無或不

（隆平集卷一五）　十二

驗皇祐五年日蝕心是時朝廷制樂聲鍾大聲而不
發又陝西錢法弊羲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與周景
王同占也上將感心腹之疾乎其後月入太微曰宫
中當有喪而張貴妃薨至和初四月日蝕客星出于
昴曰契丹主且死矣其占無差所著有十三代史志
劉氏輯曆春秋災異南北史紀韻曰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嘗遊京師舉進士不中第退而
學易通流衍卦氣之法自筮無祿故不復進取遊淮
浙間數年凡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皆究之必
得其宜因與其鄉人林瑀論説學之所以用於樂者

忽若有得遂衆器求樂之本而曉然知律呂微妙動作之制時胡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寫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是用可耶卒如其言慶曆初范仲淹過潤州問復以術卦占之今夷狄無動乎復爲占西邊用兵日月無少差其後與鄧京同被召賜對問以天時人事復據京房易卦推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闕失位而不中宜在聯君德仁宗又問明年主何卦復對曰乾卦用事識至九五而止又問前年京師黑風其咎安在對曰其兆在内應豫王之象乎明月特除大理評事復固辭乃賜號冲晦處士授其子發校書郎復復尚高潔徙居杭州十餘年卒年八十京好古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故與復同召焉

〔隆平集卷十五〕　十二一

高懌字文悅高祖季興唐末徙荊南之地子孫因家焉懌少孤養於民十三歲能爲文通經史聞种放隱終南山懌亦築室豹林谷放見而奇之與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詔舉沈淪草澤寇準薦不起景祐中朝廷錄周初侯王後懌推其弟忻得一官范雍京兆建學召懌授諸生經從之者數百人康定杜衍請賜以處士號上特除大理評事固辭上嘉其守改賜安素處士文彥博又薦其經行先嘗賜良田五頃矣至是復賜第一區既又除光祿寺丞懇辭不拜卒年七十一子嗣復有少微先生集續東皐子兵源掛冠錄歷代志凡數十卷懌喜讀書爲文有法而詩清淡有古風論著以來至宋衣冠氏族人物皆見其本末考之載籍不少差嘗夢白衣持素書目爲白鹿洞主因作詩識之二十年乾興元年復夢之其夕卒葬白鹿鄉

林逋字君復杭州人祖克己爲錢氏通儒院學士逋少孤嗜學景德中游江淮歸結廬杭州之孤山眞宗聞其名屢賜粟帛命州縣歲時問勞居西湖二十年

〔隆平集卷十五〕　三一

不入城市卒年六十一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它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逋不娶無子教其兄之子宥登進士第逋少嘗遊臨江軍李諮如京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器也逋之卒諮時知杭州爲制緦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一絕納壙中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粟帛米五十石逋善行書喜爲詩其語孤峭澹泊其稿未嘗自錄或曰何不錄以傳後世逋笑曰吾猶不欲以詩取名於林泉况後世耶

代淵字仲顏永康軍人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累遷至太常丞知益州田況表其所著周易旨要二十卷朝廷特授祠部員外郎而卒淵恬於勢利退居青城山二十餘年以著書自適仕進非所樂也慶曆初知制誥王拱辰安撫西川還奏欲起之託疾不往丸

趙師旦字潛叔單州武城人以叔稹蔭補累官至右贊善大夫知康州[illegible]

曹覲建州人故贈諫議大夫修古之姪修古無子以覲為嗣而蔭以官累遷至太子中舍知封州

孔宗旦兗州人初廣源州蠻儂智高潛聚衆溪洞而

邕州有白氣起郡庭仍江水暴溢宗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不聽皇祐四年遂舉兵寇邕橫貴龔封藤梧康端等州城之未陷者唯以州無兵備遂棄散死亡五百人以守城而都城以為避賊計遂給以書曰賊止期得錢貨而已宜亡避巢穴遠來耶慎勿張皇驚擾也覲以為然乃縱所募夫而賊至又勸使之走覲叱之曰先朝戒以忠義何持吾豈苟生而貽辱先人者邪俾妻子逃匿民間自佩郡印與兵馬監押陳曄率州兵百餘人禦賊力不勝遂為賊所執同郡守及二卒命人錮守之衎欲與俱亡不可遂投二卒印使懷去不食三日賊諭欲用之覲叱曰犬彘敢你邪遂遇害投屍水中師旦亦嘗先遣人覘賊還報曰諸州長吏皆棄城去矣師旦曰汝亦欲吾去邪乃索得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將及城下因語妻子曰留此俱死無益也付以郡印令避難山谷間明日賊[illegible]州兵止三百人師旦與兵馬監押馬貴力戰矢盡還坐堂上智高擁衆入師旦罵曰朝廷負若邪大兵且至裁你無遺類智高怒并貴害之

始賊既破橫州宗旦遣其家屬依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及州破宗旦被執賊欲用之之

意宗旦慢罵不已以及於禍宗旦嘗督兵頗爲監司所困推辱士人為衆所惡臨難乃能立節如此祖無擇以其事聞於朝而御史頗辱師旦之妻生子數日而避賊棄之草中三日猶不死復取而育之覲死其妻及幼子聞而死封康二州民為立守宗廟歲時祀之朝廷贈師旦光祿卿賜其母長安縣太君官敕錄其弟師陟為大理寺丞子勉右侍禁從子勉試將作監主簿贈覲太常少卿錄其弟覲為建安縣主簿四子皆賜官長者為太常寺奉禮郎給俸年未應格補其官事參官以上特命與差遣仍見關修古妻陳氏

陳乞現三江建州官以便其私慶曆間耿傅參任福軍事死於好水川其忠義當先録於此而與王珪桑懌同列於武臣間蓋欲見其本末也

隆平集卷第十五

隆平集卷第十六

武臣

藥元福太原人有勇善射少爲軍職在後唐爲裨將晉少帝即位契丹入寇[illegible]行[illegible]渦從[illegible]望虜衆不見其際元福與慕容彥超各以二百騎奮擊陣而虜遂大潰明年虜復內侵張彥澤等師遇之陽城糧道隔絶仍乏水軍中[illegible]掘井不及泉[illegible]宜小俟之元福曰俟風回吾屬爲虜矣彼以我不能逆風戰今出其不意兵之詭道也彥澤從之殺獲甚衆追奔二十餘里以元福爲威州刺史西戎三族攻靈州命元福佐朔方節度使馮暉討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地無水草謂之旱海[illegible]輜重至暉食盡請朝行四十里而虜騎數萬拒要路暉大懼遣人致賂求成雖許及日中猶未決暉曰奈何元福曰彼正欲困我俟其勞虜雖衆特依西山而陣者其精兵也請以先銳先薄西山彼或少卻則衆[illegible]矣暉壯其謀斬賊殆盡漢乾祐中同州[illegible]河中李守貞叛與趙思綰結蜀兵爲援以援元福從暉進討兵衆寡數倍彼將皆爲卻而元福擁數百騎獨出令曰敢回顧者斬衆效死以戰遂有成功慕容彥超盜據兗州周祖命曹

英爲帥向訓副之參用元福以兵致謁元福門已論英訓勿以軍禮見汝及元福至英訓皆父事焉會攻征城遂拔以功除建雄軍節度使世宗討劉崇糧不繼而班師命元福殿崇出追元福擊走之在周凡改四鎮宋興加檢校太師卒年七十七贈侍中

郭瓊字國華幽州盧龍人少事契丹遷至都校後唐明宗朝挈族來歸授以團練使晉末虜陷中原盜賊蠭起徙光以瓊爲忻州刺史瓊單車赴治盜畏其威相與遁去漢乾祐中淮人攻密州以瓊帥東路行營淮人聞之亦斂引避劉銖守平盧稱疾不詣陛命疑其叛詔瓊領兵屯青州銖將害之張宴伏兵幕下瓊無懼色銖亦不敢發瓊徐爲言去就禍福銖遂悟召周顯德中爲齊州防禦使放饑民以濟之民多自鄰境至者郡人詣闕以石爲立碑宋初以左衛上將軍致仕卒瓊推賢接物有古君子之風所至民懷愛之

何繼筠字化龍河南人父福進仕周至節度使五代史有傳福進節制鎮州繼筠補牙職以偏師出土門斬并人數千級賞功除刺史契丹入寇又擊敗之宋興命護兵關南乾德六年太祖親征太原繼筠奪并人汾河橋又敗其衆於城下開寶末契丹來爲并援繼筠屯石嶺關追奔數十里斬馘千餘級遂擢授建武軍節度使屢以少擊衆在塞上二十年胡人畏其名多繪其像而祀之卒年五十一繼筠兒童時嬉戲必分布部伍爲戰陣狀及長善射深沈有謀與士卒同甘苦子承矩字正則開寶二年從繼筠討劉崇生擒其僞將胡爲四年特除閤門副使太平興國中監兵泉州以平草寇功遷閤門使權知河陽徙潭州居六年端拱初除滄州刺史簽書滄州事時契丹數寇邊承矩請屯兵於順安寨西開易河溝口引水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七里築堤瀦水以助要害太宗用其策爲霖潦爲患議者多攻其失承矩援漢魏至唐故事以析之詔以承矩爲河北制置屯田使民遂獲秔稻魚蛤之利而稻田歲入亦助邊餉自是高陽並海以抵順安絕胡寇奔衝之虞又言順安至西山不遠百里亦多川源瀕因而廣之用息外患朝廷雖嘉之未及行也眞宗即位嘗手疏和戎爲息民之利景德初契丹修好上益重其有謀又命知雄州進本州團練使兼安撫使時虜使初至承矩以爲待之禮宜得中庶可久也上嘉納久之懇求罷徙齊州卒

年六十六贈相州觀察使子龜齡遐齡九齡緣邊及涿易州軍民聞承矩卒無不流涕相與至雄州發哀供佛何氏世爲名將而承矩好學有文所與游者必賢士大夫有文集藏于家平時章疏論事多適用既卒上遣內侍就其家取存日奏疏進內太宗知其好學喜吟詠前後命中貴人賜以御製并書積五十餘軸又面付手札以褒之初除團練使真宗謂宰臣曰承矩將家子知書好名以才能自任宜授以美名遂除英州及再罷瓦橋詔自擇代遂薦李允則亦良將也承矩御下以誠同其甘苦邊民有告機事必與款

語無所猜忌故虜中動息無不預知至道初虜騎萬餘夜逼城堞遲明承矩出戰斬獲甚衆仍得其酋長虜始引去議者猶以開關不俟命爲罪故徙滄州是夏魏廷式採訪河北得其功狀朝廷遣使獎將士始獲推賞承矩治滄雄州三任績効甚著

楊廷璋字陽王真定人祖洪裕少漁獵裴陂有以二石鴈授之者其翼一掩左一掩右曰此獄使也是年生女爲周祖淑妃明年生廷璋以淑妃得賜官遂至節度使嘗鎭晉州而隰州闕守乃請監軍李謙浦權領州事謙浦至隰并人圍其城或請速救之廷璋曰賊遠至必未攻城其族死士百數潛遣諭謙浦相應夜衘枚擊之并人大潰逐北數十里宋興荊罕儒監晉州兵疑廷璋周之近親欲圖之見必懷刃而廷璋接以至誠卒不敢發周祖嘗諭廷璋圖汾帥史懿廷璋屏左右示以詔書懿受代入朝遂免禍時論以罕儒之不能加害爲君有德報也廷璋被詔單騎朝覲加檢校太尉

王審琦字仲寶河南人仕周至防禦使沉毅善謀所至有政績世宗征淮舒州堅壁不下以郭令圖爲刺史命審琦可超將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圖入復見逐

於郡人審琦方進軍援黃州聞令圖被逐乃乃選騎衘枚襲城夜敗其衆而復納之遂以兵破紫金山世宗圍濠梁審琦先拔其水寨乃降及攻楚州審琦料淮人城陷必遁設伏待之卒擒計中宋興從太祖親征李重進論功除忠武軍節度使在鎭累年寬簡使民翁邑令有以罪黜縣吏者僚佐以爲令不先白是輕主帥也請詰其罪審琦曰五代以來諸鎭暴橫令宰之職不振久矣能斥黜吏是可賞也聞者歎服在官歲得租課量入而用未嘗橫歛卒贈琅琊郡王子承衍尚昭慶公主

符彥卿字冠侯宛丘人父存審後唐節度使封秦王五代史有傳彥卿初仕莊宗於太原郭從謙之亂左右皆去唯彥卿與王全斌力射殺數十人莊宗遇害慟哭久之天成中大破契丹於嘉山全節符同州節度兄彥饒以滑臺叛上表乞歸田里晉釋不問契丹寇河朔彥卿駐澶淵高行周被圍於鐵丘諸將相顧無敢當其鋒彥卿獨以數百騎奮擊虜遂退行周獲免開運二年契丹十餘萬衆圍晉師於陽城城中無水人馬多渴死會大風揚塵彥卿遂與張彥澤皇甫遇謀乘勢決戰虜敗戎主乘橐駝而遁車帳兵械悉

爲彥卿所獲及德光入汴召而責之彥卿曰臣事晉主不敢愛死今日惟命德光笑而釋之仍遣歸鎮武寧方徐宋間盜賊蠭起彥卿至埇橋遇賊李仁恕擁衆數萬攻徐州彥卿至城下賊控馬首請同入城彥卿之子昭序自城中遣人大呼曰相公助賊何也城不可入賊之計不行相率拜馬前而去漢祖得天下封彥卿魏國公至周封衛王加太傅改魏王宋興加太師開寶三年引疾納節鉞退居洛下八年間乘小駟游佛寺名園人伏其曠達性不飲酒謙恭待士對賓客清談終日不及世務爲將家有紫囊戰所得依賜皆分給士卒故人樂用卒年七十六周世宗皇后及太宗皇后皆其女也周恭帝及太祖兩朝供賜詔不名虜自陽城之敗畏不敢呼其名馬不飲齕則叱之曰此豈有符王邪虜主北歸其母問人曰符王安在對曰鎮彭門曰符王不來何其失策之甚其爲契丹所憚如此

王全斌太原人父在唐爲岢嵐軍使私畜武士莊宗疑而召懼不敢行全斌曰上疑有異志矣若以全斌爲質則釋矣父如其言以全斌因得隸莊宗帳下歷晉漢周積官至節度觀察留後宋興除節度使平蜀民

訟其掊克貶留後開寶末復領節制卒年六十九凡貶黜十年怡然自得性輕財故士卒樂爲之用曾孫凱字勝之其祖審鈞全斌子也審鈞以擊賊而死其子遂徙居京兆家富於財凱日散施結客與少年馳獵南山下或踰月不歸民有訟其踐田苗者收至府寇凖守京兆見而奇之乃言於朝廷以全斌平蜀之功而審鈞復死於忠義當錄其後遂除凱三班奉職累擢閤門祇候鎮定邢趙都巡檢使元昊反徙監麟州兵以功遷至節度觀察留後馬軍副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節度使謚壯恪子緘彭處仁大方處厚鎮

指使契丹凡九年在河外數以少擊衆有功因明鎬論
奏乃加進擢
李謙溥字德明太原人少通左氏春秋仕晉爲西頭
供奉官歷周任刺史皆監本州兵以偏師屢挫太原
而隳城略地錄功爲多隰州闕守管師楊廷璋請謙
溥權領州事至隰治城隍嚴兵備未旬日而并人至
方盛暑謙溥服絺綌搖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并
人望之懼兵不敢動因以敢死士百數夜縋城與廷
璋軍銜枚薄賊營破之逐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建
隆初改慈州刺史久之詔與孫建進流繼深王審進

兵太原略地謙溥爲畫出入進退策衆不能用及班
師又謂曰今退兵彼必來襲我宜整衆爲備諸將亦
不答而爲并人所襲狼狽奔走獨謙溥兵成列并人
遂却復移隰州刺史兼保安寧同巡檢敵人十年不
敢犯境有招收將劉進勇力絶人嘗以少擊衆并人
惡之潛爲蠟丸書佯遺道上晉師捕得之以聞太
祖詔謙溥械進闕下謙溥言并人反間欲我殺之也
臣願以血屬保其無它太祖爲釋進賜金帛開寶中
召爲濟州團練使會邊將失律復詔還隰州其後
以疾至京卒年六十二子允正允則謙溥慷慨重然
諾所賜甚厚皆分遺將士故爲其所用者莫不盡力
允正字修己頗嚴肅居官嚴毅多行殺戮官至河州
團練使卒允正嘗賣其居太宗召謂曰爾父二十年
守邊止有一第何故貨之曰妹適陳王貧無以具禮
帝嘉其意償直而還其第搢紳多賦詩美之允則字垂
範以父任爲濟州衙內指揮使謙溥卒任左班殿直
少以材略聞太平興國七年初置靜戎軍榷場特命
允則領之自是屢奉使諸路知澶滄雄鎮潞州而雄
州營葺盡焉除寧州防禦使卒年七十六子中和中
吉中謹初允則在閤門凡下諸路宣勅眞宗必付允

則視審而後行京師諸河水門及鄭州水磑皆淳化
中允則所開治湖南民歲輸絹謂之地稅絹又屋每
間出絹一丈二尺謂之屋稅絹始戶給一牛歲輸米
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皆馬氏暴斂之餘允則
治潭州悉奏除之湖湘山田民不耕墾允則不令給
諸軍芻皆輸粟菽由是山田遂無遺利潭州舊分兵
戍邵州允則謂蠻不擾而益戍兵是長邊患也亦遂
奏罷初至滄州葺營壘多開井泉言者以爲擾未幾
北寇圍城近郊老幼皆入城保而水不乏又以冰代
砲積成深泥虜兵遂解眞宗召而語之曰頃有言卿

擾民者及寇至始見利也上趨之敗人心危動允則
勸使褒給何師而哭以解衆忿仍趨整師以從真宗
聞而降手詔褒勵雄州榷場禁通異貨違者以珉玉
帶及婦人首飾交易者允則縱之曰此以我無用易
彼有用也周世宗始以瓦橋關置州居民唯結茆允
則教以陶公私營造皆易爲瓦甓矣又合外舊甓城
與大城爲一始創關城爲濟濠起月堤環以溝塹增
廣關承翰所修屯田架橋引水作梁構亭榭列堤道
以適安肅廣信順安軍所以設險者備矣嘗城樓可
望十里以爲斥堠允則曰南北通好安用此爲命毀

之後乃徙浮圖於北原上所望踰三十里將爲覘戰
乞建東嶽祠自以黃金百兩爲供器導以鼓吹民間
競以金銀器獻久之密撤去而捕盜移文北界因以
獲祠爲言與板築城就而虜不知也雄州上元舊不
放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縱民夜遊諜知虜人欲觀
燈乃率同僚會城北俄有衣紫胡人至出妓女列侍
延之傳舍劇飲而罷密使縱所乘騾遁去卽幽州統
軍也後數日聞爲虜主所誅矣嘗宴兵而甲仗庫火
終宴不救後真宗問其故曰兵械營火甚嚴會宴而
燔姦人欲以計見動若捨宴救火其誰不它窺測也

真宗嘗曰昔德以後國信往還儀制所及費用皆其
所裁定智識開敏庶事審當其方略施設雖游觀亭
與不有所寓也

賀惟忠沂州人初隸周世宗藩邸召補供奉官不離
而去世宗怒及卽位不復用宋興擢儀鸞副使知易
州以功就遷本州刺史知書曉兵法撫士卒能得其
心乘障用兵所向無敵在易州十餘年契丹不敢南
牧及卒以其子昭慶爲供奉官

劉內斌平州人少事北虜周顯德末世宗北征太祖
將兵至瓦橋關內斌爲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爲汝

州刺史乾德中改命慶州十餘年戎不敢犯塞稱之
爲虎卒年六十四

董遵誨范陽人有方略善御夷狄守通遠軍十餘年
羌漢悅附

王彥昇字光烈本蜀人後唐平蜀徙居洛陽顯德末
以散員指揮使從太祖北伐至陳橋以軍中推戴而
還彥昇先入殺韓通太祖怒之出爲唐州刺史久之
徙原州防禦使卒年五十八彥昇殘忍在原州戎人
有犯漢法者每宴客則引而前以手捽其耳對衆大
嚼之以卮酒下後虜中有無耳者皆彥昇所截也故

故塞數年戎人畏之無犬吠之警
趙贊字元輔幽薊人父延壽尚後唐明宗公主五代史有傳贊七歲應神童明宗賜童子及第附長興春牓延壽守上黨并其父德鈞皆陷虜中贊獨與母在洛陽晉祖由虜援立命贊奉母北歸贊在晉末受虜僞河中節度使虜北歸得留鎮河中漢祖起晉陽贊因勸進改京兆尹周世宗征淮南留贊與諸將圍壽陽諸將皆敗贊獨有功及移軍天柿片瓦無棄者淮南平贊功居多乾德初授晉州刺史兼建隆軍節度使太宗即位來朝而卒贈侍中贊苦讀書接人有禮

才長於御衆所至吏民畏服
李漢超字顯忠雲中人仕周至殿前都虞候宋興累遷至齊州防禦使關南兵馬都監行齊政齊人愛之詣闕求立碑太祖命徐鉉爲文賜之刻石太平興國間除觀察使卒贈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漢超知人疾苦善撫士卒死之日軍中皆殞涕初在關南人有訟漢超强取其女爲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且漢超朕之貴臣也爲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負朕姑貰汝愼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齊棣監酒之利數倍他郡何纖芥在棣漢超在齊皆得用以養士而朝廷不計其所費
楊美字仲和太原人仕周至刺史建隆初爲北海軍使乾德初征蜀委以軍政民皆詣公車乞留者數百人詔遣還不從笞其爲首者始去其治尚簡易民愛之如此在軍亦爲衆所服任氣好施俸賜悉以賙親舊官至節度使死之日家無餘財
郭廷謂字信臣其先彭城人唐末居淮甸父全義爲

江南觀察使廷謂初有氣槩頗讀書父卒監濠州兵周世宗征淮破紫金山之衆至渦口夾築壘爲浮梁拒淮時廷謂率水軍犯之世宗又命武行德率師屯定遠以逼濠州廷謂襲敗行德李景遂擢廷謂本州團練使及世宗攻濠勢已危屢詔招諭廷謂曰世受江南大恩不敢輕去就願聽金陵命世宗許之及使還廷謂望金陵大慟再拜然後以城降世宗曰江南諸將唯卿斷渦口橋破定遠寨足以報李景祿矣濠上使李景自守亦何能爲乃授以亳州防禦使復帥濠兵攻降人表在宅行政績乾德初改絳州防

樂使蜀平以視察使知梓州民便其政卒年五十四
延謂有士君子之風
李懷忠涿郡人始事太祖為牙校以功累擢至大同
軍節度使太祖洛京郊祀愛其山川形勢有遷都意
莫敢言者懷忠乘間曰汴都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
斛贍軍數十萬計帑藏重兵在焉陛下遽欲都此誰
與共處耶上悟遂還京懷忠太平興國中卒
郭進深州人少傭作有膂力多結豪俠飲博人有欲
殺之者富人婦竺氏陰告之乃之晉陽漢祖留帳下
北寇屠安陽漢祖遣進拒戰虜敗走以功除刺史及

德光盜據汴京復北歸進請以奇兵間道入洺州因
定河北諸郡任周歷登州刺史郡多寇盜進悉為翦
除吏民願紀其事詔近臣撰文賜之改刺衛州河朔
盜匿汲郡山間者稍衆間出攘奪久不能滅進往攻
翦絕民以安居改洺州團練使郡人頌其善政建隆
初遷防禦使久之除雲州觀察使時竺氏已死得其
女撫養以適富民時劉繼元據并門未下以進兼西
山巡檢二十年不易其任進聽訟審以鈎距得其情
軍政嚴肅戰無不克太祖遣戍西山必戒之曰汝謹
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以郡之租賦聽其豢士

卒有司不復會其出入其待之如此太宗征太原命
進控石嶺關北虜來援晉寇進擊敗之并人氣喪既
而為田欽祚所誣進剛忿不能辨乃自經而死欽祚
僞以暴疾聞上深悼之進喜賙人急所至有遺愛在
洺州植柳種荷芰繞城中外其後郡民見之有垂涕
者太祖懲五季之弊開億世之業明於知人任將有
術付郭進以邢州李謙溥以隰州俾制太原何繼筠
以滄景賀惟忠以易州李漢超以關南俾控北虜授
姚內斌以慶州董遵誨以通遠軍王彥昇以原州俾
禦西寇不易其任皆十餘年待之以不疑靳之以遠

効來朝賜食殿坐遣之則賜予加等擢何繼筠以節
制示必以懋功之賞餘不過沿邊巡檢欲激其進取
之心故二十年間邊無事者非適然也
武行德太原人少負薪道遇晉祖異其所負倍數人
力不能舉因留之帳下累擢至寧國軍都虞候開運
末虜主犯闕行德陷虜中偽請自効因遣從將校數
十百護所取尚方鎧甲還胡中至河陰行德謂衆曰
我與若等能為異域鬼耶辭氣慷慨涕泗橫集衆素
服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城走其偽節度使崔
延勳悉府庫分諸校而權領州事遣弟行友詣太原

勸進漢祖喜因來河陽依行德行德以兵翼至京師漢有天下授河陽三城節度使加平章事冬因加侍中行河南尹時鹽禁入城者死有抱關卒捕一嫗藏鹽至庭行德詰之嫗曰入城有浮圖取售中蔬視而不售俄與卒同捕擊鹽非嫗所有也行德訊得誣狀皆戮之都人畏服以爲神明建隆初改忠武軍節制開府儀三司進太傅卒

隆平集卷第十六

隆平集卷第十七

武臣

馬仁瑀魏郡人年十六委質周世[illegible]挽弓三百斤世宗命衞士習射苑中仁瑀獨挽強白發百中賜錦袍束帶從世宗親征劉崇王師不利仁瑀謂衆曰主辱臣死因躍馬大呼引弓連斃將卒數十士氣始振崇遂遁隨世宗征淮南登楚州木寨飛樓距城百步城卒乘馬左右射莫能及召仁瑀至應弦而斃建隆初以佐命功爲刺史累擢至朔州觀察使卒年五十

楊鄴或曰繼鄴麟州人少倜儻謂其昆弟他時爲將用兵當如鷹逐雉兔弱冠事太原劉崇至節度使太宗征太原劉繼元降得鄴甚喜授以大將軍數日遷防禦使知代州虜攻鴈門鄴以數百騎由小徑背擊大破之遷雲州觀察使判代州授詔副潘美北征以王侁劉文裕護其軍拔雲應寰朔四州時曹彬失律於歧溝詔美護四州民徙內地既而虜復破寰州鄴請侁等曰賊勢盛不可與戰姑密諭雲朔守將先出衆我師次應州賊必悉衆來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強弩千人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

之衆爲全矣侁沮之文裕亦欲鄴赴敵鄴曰此必敗之道也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豈有它志鄴曰非愛死特殺傷士卒而功不可立爾即率將下自石朱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鄴太原一降將上不殺而授以兵柄非縱虜不擊欲圖報萬一也諸軍責鄴以避敵當即死矣因指陳家谷口曰君侯於此張步兵強弩以援使鄴轉戰至此失援則無遺類也美與侁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見虜敗欲爭其功即引兵離谷美不能止乃行二十里聞鄴敗師兵卻走鄴力戰至暮望谷無人拊膺大慟其

子延昭死焉帳下兵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因重傷爲虜所獲太息曰爲姦臣所逼王師敗衂不食三日而死陣將陷歿下猶餘百人鄴謂曰汝曹各有父母妻子速去尚有生還報天子者無與我俱死於此皆流涕不去無一獲還時淄州刺史王貴亦死焉鄴勇而有謀與下同甘苦代北苦寒未嘗獨設炭爲政簡易郡民愛之天下聞其死皆爲之憤歎上尤痛惜之贈節度使北征之役曹彬岐溝之敗至拒馬河軍民牛馬相踐蹂而死者甚衆彬貶右驍衛上將軍及鄴陷沒潘美削官二資時雍熙三年之春夏也是年十

二月復命劉廷讓再舉北伐之兵而全軍陷於君子館廷讓馬斃三易馬始以身免三將繼衂滄邊瘡痍之卒不滿萬計升鄉兵城守皆不習戰事僅自固而已深祁德州鑑甞不守魏博之北彫弊爲甚鄴之子延朗其後緣聖祖諱而改曰延昭以鄴蔭補供奉官鄴及延昭俱死太宗閔之擢延昭崇儀副使咸平二年契丹入寇延昭在遂城城小無備衆心危懼延昭集城中丁壯護守會太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冰堅滑城不可近虜遂解去遷知莫州三年契丹復寇邊延昭伏銳兵於羊山之西自北掩擊且戰且止及伏

發虜衆敗績獲其名王函首以獻加本州團練使與楊嗣並命真宗謂宰臣曰嗣及延昭以忠勇自効爲妬者衆朕力庇之以及於此景德初胡馬南寇延昭領兵虜地破古城多所俘獲會修好乃止徙高陽關副都部署在屯九年官至英州防禦使卒年五十六詔錄其子傳永德政文質行若門客之類亦試藝而官之延昭於吏事非所長軍中訴牒皆決於小校上知而不責第戒飭小校而已然其智勇善戰沉嘿寡言平居未嘗問及家事所得俸賜均遺士卒奉己簡質出入騎從如軍校法號令嚴明同士卒甘苦寒不

披衣甲不張蓋遇敵必身先功成推其下故人樂爲用威振異域守邊二十餘年虜情畏伏止呼曰楊六郎其卒也河朔之人皆望柩號泣

王彥超字德升魏郡人少事魏王繼岌在晉爲刺史漢爲防禦使周爲節度使兼侍中建隆初加中書令改授二鎮封邠國公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累朝皆有戰功時以爲彥超居富貴能知止足

劉福徐州人屢有戰功開寶間以觀察使判雄州凡五年政尚平易民甚便之請閤借留詔爲立遺愛碑卒贈節度使福既貴諸子欲治第福怒曰我受厚祿

矣足以庇汝曹卒日以身許國猶未有尺寸効更欲居大第爲自安計耶太宗聞而嘉之其卒也賜金五千兩市第䘏其家

荆罕儒范廷召皆冀州人少爲盜王晏守陝時徐州人王景字家珍東萊掖人元達洺州人代守使侯州人丁延美大名人世宗既獲何徽樊愛能乃擇驍勇士爲將而得罕儒爲團練使建隆初爲防禦使晉州鈐轄恃勇輕敵常懸軍深入虜獲甚衆一夕至京土原劉鈞遣兵追捕之罕儒方據胡牀饗士錦袍衷甲遂直犯賊鋒爲并人所殺可求久畏其勇欲生之之及死求殺罕儒者悉誅焉太祖亦深嗟惜罪京土原之不用命者而官其子加等廷召以勇力應募爲軍職在周爲殿前行營指揮使開寶間累遷至鐵騎都虞候太平興國二年契丹內寇密邇魏博三年春廷召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進奔莫州餘寇悉遁未幾卒贈侍中晏開運末爲陝州軍職與都校趙暉侯章謀害耶律德光爲命陝師奉表于漢祖漢祖威聲未振而晏等歸之甚喜即授以節度使乃入汴加平章事周録其敗劉崇功改武寧節度使封滕國公其因鄉里以榮之也建隆初以上將軍致仕卒景自後唐

爲軍職以功累擢至周爲節度使加中書令宋興進封太原郡王卒追封岐王達初事晉邸太宗即位累擢至封州觀察使卒贈節度使守俊事太祖於潛宮屢有戰勞歿後有七黑子如十在民間時有鄉人曰爲卒中鴟言其必貴也積官至滄州防禦使在守八十二延美仕周至控鶴副指揮使建隆初除指揮使累至觀察使嘗知高陽軍胡騎驟至城下延美命開門誘閙城數月開門如故虜卒不敢入而遁久之請老以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二贈節度使罕儒及景皆輕財好施折節下士有稱於時

高瓊家世燕人父乾徙居亳州蒙城縣瓊少時在外寢一夕父往視之若見有被金甲而侍其側者父潛異其事及長而材勇給事晉邸累擢至殿前都指揮使卒年七十二子繼勳繼忠繼宣繼勳字紹光初補殿直太宗見而奇之擢寄班祗候咸平初監兵益州王均叛繼勳引兵與賊戰敗賊黨於什邡州界敗之復還力攻益州城而上以夜潰以功遷崇儀使徙綿漢劍門都巡檢悉擒賊均餘黨楊承海等衆徙陝口鈐轄還朝陳用兵方略真宗嘉之除宮苑使并代州鈐轄徙岢嵐軍寇襲草城川繼勳謂軍使賈宗曰賊來衆而不成列是無主帥也急擊之可成功因設伏要害與接戰寒光嶺伏發斬獲甚衆遷宮苑使賜金帶錦袍自是累擢威武保順昭信軍節度使景祐初以年高進見節其拜特許以子扶掖未幾罷管軍遂改鎮建雄知滑州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諡勤威性有機略善撫士卒故戰常有功子遵乂遵節遵甫遵約遵憲遵讓

党進朔北戍人幼爲天雄節度使杜重威奴重威愛其淳謹雖長猶令與婢妾雜侍重威死進得免以爲鐵騎都虞候建隆初除刺史以軍功累擢至節度使嘗總禁旅不識字不記兵籍一日太祖問之舉梃以軍司所書兵騎戎器數請上自視上益喜其朴直巡徼京師見畜禽奇獸必放之曰不養父母反養此邪晉邸命親吏臂鷹雛進承欲放及知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爲笑其愚若多此類杜重威之後寒餓進常分俸以給士大夫或媿焉

呼延贊并人少爲鐵騎卒太祖愛其武力擢爲軍校宴以戰功遷至團練使卒贊忠實有勇徧體文以赤心殺賊字妻子奴婢同爨皆然入刺於鞍勒器用之上出入有破陣刀降魔杵鐵鞭鐵樸頭兩角有刃皆十餘斤乘騅馬絳抹額自謂慕尉遲敬德嘗出刺保州請於上曰臣服飾奇異願勑郡縣清道太宗笑而不荅又請繪形鄭州靈顯王廟願統陰兵滅胡太宗嘗謂近臣曰贊服器詭異朕屢欲誅之既而亮無它志也

崔翰字仲文京兆人少有大志風資偉秀太祖一見奇之以隸麾下即位屢擢刺史太宗在政進團練使明年講武近郊命翰專金鼓軍容甚整上悅以藩邸特金帶寶賜之謂左右曰如崔翰者必不能事晉朝言政出多門故也從征太原流矢中頰猶戰不已上

親至其帳撫之北伐班師次金臺驛大軍南向而濟上令率衛士千餘止之翰請單騎以方略告諭衆遂定誅一人以復命上喜因命翰征定州得以便宜從事洺邊諸軍並從節制軍市租儲聽其專用其冬會李漢超崔彥進破北虜於徐河虜投西山坑谷死者不可勝計俘馘數萬他物又十倍焉擢武泰軍節度使改鎮威德軍至鎮方盜賊充斥翰誘其宗黨諭以禍福乃相率出境又徙高陽召還以疾留京師疾間見上曰臣不願死於家馬革裹屍足矣上壯其言復令赴所治卒年六十三贈侍中翰沉毅有謀所至多

成功輕財好施死之日家無餘貲解暉洺州人自後唐隸兵籍凡受詔征伐必身先士卒臨敵所難者暉處之若甚易金瘡被體幾無完膚建隆以來屢有攻伐積官至團練使卒年八十

曹翰魏郡人少為郡小吏周祖鎮鄴奇之以隸世宗幕下世宗鎮澶淵以為牙校及尹開封翰猶在澶淵聞周祖寢疾不俟召來見世宗密言曰王為冢嗣不侍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總決即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在正陽既而遣降卒八百來京師翰遇於道懼其過正陽劫兵器叛盡殺之世宗不加責乾德中伐蜀以翰師荊襄鑿山開道商旅以濟又詔兼漕運而糧餽不乏蜀平全師雄擁衆十萬叛翰與曹彬劉廷讓討平之又軍校呂翰盜據嘉州翰及諸將會其城諜知賊欲三鼓復攻城誡擊柝使緩向晨猶一鼓賊衆不集而潰還蔡州團練使從征太原會河決詔翰董役指日而畢事後復有決其績用亦然曹彬平江南翰得下池陽而悍將有胡則者以江州拒命翰遂屠其城得公私金帛億萬計僞言欲致廬山羅漢鑄像於闕下詔從其請因調巨艦千百同載得

以歸朝廷涵容不加詰問錄其功授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復從太宗征太原因伐幽州命翰兵東隅有卒得蟹以獻翰問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非其所也又能行不能進則城不可遽拔之象其班師乎卒如其言師還除威塞軍節度使仍判潁州未行詔翰督役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虜地授五騎以五色旗為斥堠如遇寇則舉白旗之類又起烽燧於境上虜疑而不敢近衆事遂濟乃歸鎮居數歲汝陰令孫崇訟其不法鞫得實削奪官爵送登州久之復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尉咸平

初賜謚武毅翰天資殘忍貪冒多智數善誕妄飲酒至數斗不亂對上奏事雖數十條皆默記不少差

翟守素北海人仕周至刺史宋興累遷高州團練使卒年七十一自漢策名僅六十年以忠厚自守所至稱治建隆間麟府內屬戎人爭地不決因使諭民詔守素馳傳以諭向背莫不悅服梅山洞蠻久擾又詔守素討平會陰雨弓弩筋角解弛詰朝將接戰而夜削木為弩進明大破其衆焚蕩巢穴戮首領[illegible]者與數郡大吏富民交結守素獲其私書悉焚之以安反側守素建隆之前已在高列而後進多秉節[illegible]稱

守素二十年不遷而恬然不為意

折御卿累世邊將居麟府之地祖從阮父德扆皆永安軍節度德扆卒御卿爲留後開寶九年來朝授太宗中節度使未行卒朝廷遂除告勅授御卿閑廐使改爲崇儀使知府州以功擢至永州觀察使未幾卒兵大敗戎人于子河汊除永安軍節度使自是戎虜不敢深入寇一日虜將韓德威爲李繼遷所誘內侵方御卿被病力疾出戰虜將聞其來不敢進既而疾亟母令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虜寇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棄士卒而歸邪太夫人忽見念也言訖泣下是日卒年三十八贈侍中錄其子惟正知留務

侯延廣西河平遥人太子太師益之孫也延廣年十歲父仁矩爲德州刺史有虜騎數十入城延廣領數騎馳出牙門射殺其酋領仍斬首數級悉擒其餘黨太祖聞而奇之就賜錦袍金帶仁矩卒擢延廣供奉官河西叛卒劉渥嘯聚寇擾州郡邑皆城守延廣輕兵間道追及於富平而渥等千餘人傳言謂延廣曰公家世富貴奈何與亡命爭一旦之命也延廣亟挺身與鬭斷渥右臂渥走爲兵追獲因大破其衆擢右平擢刺史知靈州趙保忠方與繼遷通謀上遣李繼

隆問罪以延廣護其軍定夏臺就擢知延州先在靈武戎人悅服護軍康賛元害其功誣奏延廣得虜情恐難制遂以慕容德豐至郡不治及繼遷寇靈武乃復授延廣團練使知靈州時戎虜塞道延廣獨引數騎之鎮繼遷畏其威望虜皆避之至郡未幾卒年五十垂絕猶曰今日雖得死所獨恨無功報國爾

田重進范陽人周顯德中應募爲卒隸太祖麾下積戰功至刺史太宗即位累擢除節度使領飛狐路部帥破虜衆獲其驍將大鵬翼并其丹游劫海三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遂北四十里下飛狐靈丘數城以功

毆鎮彰化軍京兆尹卒年六十九贈侍中太宗在藩
邸愛其忠勇嘗遣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晉王賜何敢
拒曰我知有天子不知晉王何人也太宗益器其無
私交

盧斌開封人始以筆札給事晉邸太宗即位補殿直
雍熙三年北伐隨軍至岐溝王師之敗曹彬遣之斌
帥以千弩衛寨虜遂移軍夾河與斌先涿州留萬兵令
斌守斌以爲深在虜境守之無益彬命斌擁城中老
幼南徙易州彬振旅爲虜所乘諸將皆以失律被譴
獨斌嘗建議棄涿州獲免端拱中賊劉渥侯和尚劫

興平櫟陽斌爲永興華州巡檢薄南山渡渭水擒滅
無遺遷供奉官移梓遂十一州都巡檢仍許以便宜
從事淳化二年賊任誘寇昌合州三年富順監繼攻
榮州斌皆討平既而草寇結黨蝕略榮戎資州富順
監斌又擊滅之是冬李順亂斌以兵六百人趨成都
斬賊數萬級明年成都陷斌還梓州賊衆相里貴衆
二十萬傳城城中兵止三千斌成厲士伍爲固守之
計間出與賊擊刺賊稍却復集機石連弩衝車雲梯
攻城矢石如雨斌與州將張雍隨機設備閱閤八十
日王繼恩援兵始至斌開門迎勞王師賊遂潰散斌

因勢追殺及紅降二萬餘人又遷閬閤斬獲千計賊
平以功除刺史在川峽六年數以孤軍禦強寇功効
最著其平梓綿漢州賊黨方代還遷東上閤門使建
言閬州北蹊葭萌路可直入利州若焚棧道劍門之路
險不足恃也請立寨柵從之卒年六十一斌善料敵
不失機會

趙延進澶州人父暉官至太子太師五代史有傳延
進以父在累遷至右千牛衛將軍乾德中伐蜀以延
進知襄州漢水壞堤歲損民田爲累邑患其患遂絕

李繼隆將兵禦之仍賜陣圖分兵爲八隊俾奉以從
事至蒲城虜兵集乘高望之不見其際翰等方
布陣相去百步士衆疑懼延進曰
勢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相遼不知合擊之違令而
獲罪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曰萬一不捷爲之奈何
曰延進願獨當其責遂改爲二陣三戰虜衆大潰以
功遷右屯衛大將軍知鎮州民前闕借留者一年改
知揚州徙并代州鈐轄又知如州

隆平集卷第十八

武臣

魏丕字齊物相州人少業儒周世宗鎮澶淵奏爲司法參軍後改授武職太平興國中官至刺史嘗對太宗願除臺省官上諭之曰知卿本儒生然兩省不若刺史俸優也屢求退以左衛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二丕好爲歌詩有東齋集六卷官承由閒人多誦之

安守忠字信臣父審琦爲周節度使封齊王五代史有傳守忠以父任仕周至鞍轡庫使累遷乾德中蜀平以守忠正任漢州刺史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能律己汝輩當効其爲人至道中擢爲節度觀察留後久之卒年六十九贈太尉嘗刺雄州方宴客閩吏言有軍校謀變守忠笑顧坐客曰此非酒狂歟可來及發酒就擒衆人服其能鎮物

楊允恭漢州綿竹人世富於財乾德中王師平蜀允恭方弱冠率鄉里子弟保聚於清泉爲賊所得允恭紿之曰苟活我當相助賊釋之因原結賊之子一日賊欲加害其子密以告遂逃去以策干丁德裕權補爲綿竹巡檢賊平赴闕補殿前承旨太平興國間監兵黃州入奏海賊官不能制又民販海輸入嶺北者衆請建大庾縣爲軍詔以大庾縣置南安軍授允恭廣南都巡檢自是冒禁者少而允恭擒捕海賊殆盡詔褒之自殿直特遷供奉官改崇班緣江多盜又命領江南催綱捕盜至江州擇驍卒具輕舟伺賊所在夜出捕其首者百數又遷通判蹋海寇張繇設強弩短兵殺傷允恭衣血污神色不動密遣善游水者以鐵釘陷其舟舟之覆溺於水者太半獨生擒百人江路平遷洛苑使都大江淮兩浙發運捕賊事賜金帶先是三路轉運各領其職而上供米歲不過三百萬允恭議籍三路州卒歲自發運所輸泗州自泗州輸京師歲數遂倍改作坊使充發運使官置榷場計置貫江淮所產茶舊不較精粗又不售而腐者悉焚之允恭具等色年次而給焉遂絕其弊淮南十八郡而九郡行鹽禁允恭以爲行法不一抵冒者衆寇盜之生莫不由此請均禁止三司沮其議而允恭力請不已太宗從其請又以廬州廬江縣巢縣去州衛遠故多寇盜請遂建爲軍允恭預管至江州刺史卒年五十六賜其子同學究出身李順之亂其兄允白率綿竹縣而允恭之兄允升弟允元率鄉子弟擒自稱以獻太宗嘉之授允升本縣令允

元仲縣尉明年並召赴闕除允升贊善大夫允元
大理評事六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人世以財雄鄉里父潁在周為防
禦使五代史有傳周太祖以女妻永德既為樞
密使遂表永德為供奉官押班後三年漢命永德押
賜昭義軍節度使常遇生辰禮物謁周祖之外兄弟
也周祖時鎮鄴有密詔令殺周祖永德在潞州聞之因謂
選曰郭侍中被讒今日之詔得非徒殺永德耶永德
即死矣恐累君爾選驚曰何謂也曰姦邪蠱惑郭侍
中擁兵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以俟其隙君須不關

（隆平集卷八）

郭侍中事何當具言之明宗處鄴柴翁以女備掖庭
至洛失寵出宮過鴻溝遇雨夫人歎曰業緣在此矣
乃出奩中物計直千萬以半奉其父母令歸而自畱
日滿傍傳舍長郭君貴人也願歸之父母大恚終不
能奪既歸周祖而謂之曰吾奩中物尚有餘萬以資
君時不可失也周祖得此軍司得上書因遂至通顯
柴翁者而獨居家人以為可責者一日失不見其問
其故不合翁呼飲更酌之以酒乃曰上帝有命小郎
為天子其須何其奇遇周而去其然之後分在上路
信於上令出上板前永德未幾周祖使至遇永德日官

日若夫幾誤大事周祖然於階永德左御將軍駙馬
都尉從世宗征劉崇高平之戰何徽樊愛能退衄時
太祖及永德衙兵各二千人而已太祖曰賊氣方驕
公麾下頗能左射可西出我為而北吾張左掖以應
之其勝可必永德亦以為然從之遂大捷劉崇單騎遁去
世宗謂永德曰樊愛能何故多稱律七十餘人吾欲
盡按軍法何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
已也因曰若非趙某謀出不意則社稷殆矣世宗
善其言悉誅愛能等以徇軍容整肅從世宗征淮南
破紫金山十八砦吳人樓船泝淮永德擇善水者沈

（隆平集卷一八）

鐵鎖其艫引兵擊之溺死者不可勝計以金帶賞鐵艫
者又以兵絕濠州餉道世宗下詔褒諭太祖即位加
兼侍中改武勝軍節度使入覲詔不名待周之舊
臣恩禮無與永德比者嘗問以下并汾之計對曰彼宜
雖少而悍加以北虜之援未可遽取以間諜離虜
心設游兵以擾其農事俟其困乃可圖開寶末
王師征江南永德以家財具數千舟助軍糧數十萬
石優詔獎之鎮徐下十八年頗有治績永德四歲時
母馬氏被出嫁安邑人劉祚祚卒永德於南陽公宇
為一堂徙母劉居其左馬氏居其右問安侍膳皆

其恍馬氏嘗得入謁太宗封爲晉國太夫人劉先亦
永德爲起大第買田以聚其族人妹之弟劉再思亦
縻以官爵永德居睢陽北舍有書生臥疾療之獲痊
來謝因曰可示水銀五兩與之即以藥同置鼎中有
頃成中金將別欲求其術書生曰吾不吝此慮損君
壽爾仍言以太祖受命之兆永德遂潛志推奉焉及
駐軍下蔡道傍見一儈乃昔書生也召與語復問其
訣儈曰昔語君之貴今不謬矣當保富貴五十年安
用此爲永德涉獵經史頗喜吟詠禮賢樂士故士大
多從之遊卒于本鎮彰德軍年七十二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仕至監察御史開幼警
悟豪勇父顯德末爲南樂令有盜入其家衆不敢動
開十三歲亟取劍逐之盜踰垣開揮刃斷其足二指
及就學講說能究經旨開寶六年登進士第官至知
京使知沂徙滄州未至卒年五十四子涉遷居荆南
仕爲監城使五代學者少尚義理有趙生者得韓愈
文數十篇未達乃攜以示開開一見遂知爲文之樞
自是屬辭必法韓柳初名肩愈紹先之也者其號東
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時范杲好古
學開與齊名謂之柳范開嘗絕語門人張景曰吾十
年著一書可行於世景爲名之曰默書辭義稍隱讀
難遽曉開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與交者必時之豪
俊太宗征河東開從駕督糧適常潤有小寇遂選開
知常州開至治所招誘群盜以俸金給賞之又解衣
與賊酋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彼失所則盜不爾
則吾民也始懼死故假息鋒刃之下今推以赤心夫
豈不懷未半歲境內輯寧雍熙初坐與監軍忿爭貶
上蔡令會王師北伐開部糧至涿州遇米信與北虜
戰久不解遣使求開謂信曰兵法約而請和謀也虜
攻必勝信不能決後二日復引兵挑戰謀知來降乃

以矢盡及幽州取至故復戰爾開因上書願効死邊
鄙太宗憐之除殿中侍御史命使河北又上書願賜
步騎數千以滅胡一方擇文臣有武略者即授開崇
儀使知寧遠軍契丹貴將白萬德本貞定人統緣邊
七百餘帳開因其親族往來令說萬德許以藩鎮俾
舉幽州之衆內屬萬德喜請爲期約使未還詔徙知
全州之西有蠻溪洞粟氏久爲邊患劍延設峽口香
煙等七寨不能禦開至選勇辯吏往說之不踰月攜
老幼至州開賦其居案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
酋赴闕授州上佐邊患遂息詔賜開緡錢三十萬會

有黠卒訟非辜州下吏劾二官頃之上書自陳復
雋秩知環州爲理互市之不直者戎落悅附徙知邠
州真宗即位遷如京使上書言時政十事納之又徙
代州葺城壘戰具諸將沮議因謂其從子浩曰吾觀
胡星有光雲多從北來寇殆將至諸將見嫉一旦寇
至必危我矣即丐小郡得沂州是秋寇犯塞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人以材勇給事晉邸太宗踐祚
累擢至觀察使真宗即位進節度使以左衛上將軍
卒年五十四漢忠有識略軍政嚴整所至無盜賊頗
涉儒學好爲歌詩聚書萬卷尊儒士待賓佐有禮輕

財好施得士卒心唯喜矜恃同列多所不悅

慕容德豐字日新節度使延釗之子起家如京使開
寶中監幷州兵澤國宮所使多貪冒德豐獨以修潔
稱詔褒之積官至團練使卒年五十五德豐輕財好
施世祿之厚而家無餘貲

王繼忠開封人父爲軍校戍邊而死繼忠因得補殿
直侍真宗在東宮得給事左右即位累擢至雲州觀
察使咸平末契丹入寇繼忠帥定武出戰于望都之
北自以被遇之厚恩力戰圖報而服飾稍異戎人識
之轉鬭累日援兵不至遂陷虜中初聞已死贈大同
軍節度使錄其子懷敏懷德懷政皆加等景德初虜
俾繼忠奉章道意請修和好朝廷允其請戢兵息民
與有力焉自是朝廷每遣使至契丹必厚賜繼忠對
使臣必泣下嘗附表請召還上以誓好旣定姑詔諭
之虜主待之益厚改其姓曰耶律名曰顯忠又曰宗
信封爲吳王

張凝滄州人以親衛隸晉邸及即位授武職咸平初
契丹入寇從大將康保裔合戰伏於瀛州保裔背腹奮
擊凝陷虜中子昭遠十六歲從行乃單騎馳突所向
披靡遇凝援之以出見者驚異而歸有聲以凝帥邠

寧環慶兼安撫環州轉運使劉綜懼糧不給聞計凝
曰當深入因敵糧可勿慮也自白豹鎮焚族帳獲畜
產以歸因襲慶州蕃族胡家門等破之以其數犯亭
徼故乘其不備爾殘孔逃竄邊境遂安景德初詔北
邊豫戒商兵來則分道深入以牽其勢魏般首道
詭諸將皆有自疑獨若不知或問之曰殺險悍首快
公言其過使不自安非計也真宗聞而嘉之又之遷
殿前都虞候依前寧州防禦使卒年六十一贈節度
使凝性資忠義以功名爲任善訓士卒所得俸賜均
及其下家無餘積昭遠字持正因拔出其父特授左

寶殿直積官至昭州防禦使卒年五十贈觀察使子
克諧克己克忠克從天禧初閤門副使闕樞密院方
奏擬人真宗曰朕已有人張昭遠知邊略曹儀習朝
廷儀制可用也一人家並命焉昭遠所至有政績
上官正開封人狀貌雄偉爲劍州捉賊使歲中授殿
前承旨領兵因鞫獄還爲作坊使蜀賊李順之亂正監
兵劍門關出兵擊破其黨斬賊殆盡方朝廷以棧道
爲憂正抵軍破數萬衆其勢遂沮賞功授六宅使劍
門刺史順既誅餘黨匿山澤間正推恩信招來之加
峯州團練使代王繼恩爲西川招安使至道末拔卒

劉昭陷邛漢州又詔正討平之累擢洛州防禦使以
環衛官分司卒年七十五正不畏強禦而性頗急暴
多詬辱官吏太宗嘗手札戒之
周審玉開封人周顯德中以父蔭補殿直建隆至雍
熙擢爲作坊使契丹入寇潘美在定武審玉監軍先
鋒劉紹陷賊審玉躍馬趨擊拔紹而還勇冠三軍嘗
知鳳翔府有僧乘傳而西以市木爲名威動郡邑審
玉按詰盡得其姦狀送闕下時稱審玉非特有武亦
通吏術以左千牛衛大將軍致仕卒年七十四
田紹斌少爲驍武副校建隆初隸崔彥進麾下討李

筠李重進平荊湖頗長又從劉廷讓擊全師雄餘黨
從曹彬征江南皆有功太祖伐河東契丹援之於百
井紹斌與何繼筠奮戟旗鼓而逐之太平興國初除
江州刺史紹斌討梅山洞蠻斬首萬餘生擒二萬人邊
境遂寧曹彬之出代州也紹斌爲先鋒每戰必勝召
見便殿面授溪州團練使加黃州防禦使城清遠軍
進會州觀察使爲靈州副帥部芻糧金帛赴靈武清
遠軍者數十欵繼遷以萬騎劫之紹斌必出陣大
呼賊聞其名皆潰去一日白守榮馬紹忠護軍儲紹
斌自靈武以兵援之數遇敵數勝而守榮紹忠棄輜

重與戰敗紹斌爲擊走賊護糧以行詔褒之俾副
李繼隆帥環慶繼隆誣以守榮昭忠落浦河之敗紹
斌不救有異志貶率府副率真宗即位復萊州團練
使帥延慶行野雞族數寇邊紹斌召其酋豪使斷
臂截耳以誓丞不復侵犯紹斌嘗面斥劉隱及轉運
使宋太初事一人銜之歸朝言其過召赴闕誣獲罪
命爲鎮定先鋒將傅潛屯中山虜至不出戰潛嗣
渡嚴浮河頗失利獨紹斌擒獲稍衆復觀察使及潛
下吏亦同被劾復貶率府副率後累敘復左領軍衛
將軍康州團練使卒紹斌長於兵頗知戰法性暴戾

然狡好凌犯人屢以誣被黜而不自悔也
李重貴河陽人嘗給事晉邸及即位累擢至衛州團
練使淳化中遣將五路討賊還至京師帝召對上
言賊居沙磧逐水草無定止聞兵勢盛則遠遁欲追
之或糧不能繼欲守又援絕路遠皆未能平或將何
策以見陛下也太宗雖善其言以師出既定竟遣之
卒無功而還咸平三年戎人入寇[illegible]康保
裔皆戰沒重貴與張凝力戰卻賊全軍以歸衆議上
功狀重貴曰大將皆沒我輩計功是誠何心真宗聞
而嘉歎特加階邑以疾求致仕授左羽林大將軍卒

年五十九
石保吉字祐之中書令守信之子尚太祖第五女延
慶公主自諸將軍擢至節度使景德初同平章事是
年契丹入寇真宗將行在澶淵先遣保吉與李繼隆
爲排陣使對壘以待而虜騎數萬駐於城下保吉不
介馬當其前鋒虜甚畏懼駕至衛南而已北遁及振
旅舍爵策勳特加戶邑大中祥符三年卒贈中書令
謚壯武保吉有武幹重世將相家積不貲而治生射
利所至役擾爲羅師纂齊香道皆知名士保吉悉命
械頸以督糧運物論少之先是守信鎮宛丘年五十
七而卒保吉繼居是鎮卒年與之同談者異之
王中正汀州人賈販往來江湖間咸平元年至南康
軍逆旅遇異人自言姓趙久之又見於茅山命求鉛
汞過火成金謂中正曰當授與法從及岳陽始得之
且俾游於長樂品而授以小環神劍及密緘之書且戒
以勿泄中正取欲獻於上爲有司所訴還至上饒佯
狂黥竄嶺外未幾逃歸京城樞密承旨謝德權嘗爲
嶺南巡檢知中正化銀術爲奏自得疏軍籍內臣劉承
規又以其名聞初名捷爲更曰中正賜對特授許州
參軍承規於皇城公廨居之凡入市必有人與之語

承規詰之不能隱曰卻授法者也承規爲新堂以祈
靈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遂降于堂紗幬閒服青衣
具冠劍自是屢降惟中正論其旨或其侍童偶語始
知乃司命真君也明年天書降改元大中祥符東封
畢加真君號曰九天司命天尊五年天尊臨降宮庭
上號曰聖祖即改皇城新堂曰元符觀承規私第曰
東宅所賜中正通濟坊第曰南宅並爲聖祖降憩之
所中正累遷加致仕積官至右神武大將軍領康州團
練使大中祥符九年中正被疾見聖祖謂之曰慎密
類汝者少即蛻形昇靈宮爲吾輔勿憂也卒年五十

及其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詔予告授殿直中正初得
神術雖貧苦不以勢利趨告於人及享祿賜所化黃
白唯施貧奉道釋而已朝廷舉大禮及營繕必進靈
命以藥金銀爲獻中正復自以所成者助經費上爲
製靈遇贊紀其事云

石普其先幽州人後徙居太原父通給事晉邸普方
十歲亦留邸中以信謹見親太平興國中補寄班祗
候遷供奉官屢以戰功擢至西河節度使知許州大
中祥符中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二又言商賈自秦
州來言唃嘶囉欲鬬殺曹瑋請以普所獻陣圖付瑋

隆平集卷十六　三

當決必勝帝謂普妄言樞密使王欽若因言普以邊
事動朝廷帝怒命侍御史知雜呂夷簡劾之獄具集
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普引伏私藏天文法當
死官節度使當議貴除名配賀州改率府副率房州
安置後復至右武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五子仲卿
仲武仲舒仲文普有膽略聞敵所在即馳赴親冒矢
石前後戰未嘗少衂通兵書及陰陽六甲星曆推步
之術太宗嘗令工製金帶普帶御器械願而求解
以賜之後雖謫廢當太宗忌日必舉族詣佛寺齋薦
歲以爲常淳化中督兵捕永興賊邢寨驢賈禿指百

人至則擒之李順之亂爲西川行營先鋒與韓守英
馬知節合擊遂斬順因馳驛至京言蜀亂之由賦斂急
迫請一切蠲其租賦太宗許之即日還蜀招撫宣諭
莫不感悅咸平二年軍校王均據益州叛又命爲川
峽路招安巡檢使與雷有終攻城均走普追擊至富順
監殺之均自殺傳首以獻賞甚平明年契丹寇邊
普爲保州鈐轄[illegible]管[illegible]策先鋒殺虜騎於炎
涼城又敗之於長城爲莫州[illegible]中號令遣
人馳告虜爲姦詐所[illegible]宗爲制[illegible]令畀又獻禦戎
圖掘塹設險以陷胡馬景德初王繼忠爲契丹請和

隆平集卷十六　四

以書遺普普爲達於上其後因請罷天下[illegible]設戍可
省緡錢七十餘萬貫以贍國用遂忤上意

曹克明其先太原人祖爲雅州刺史因居百丈縣夷
賊攻百丈父遠遇害克明尚幼有蕃匿之草薄中得
脫既長喜兵法善騎射從父光實與友州都巡檢破
李繼遷爲降設伏光實赴而歿於鹿蘆川克明爲衙
內虞候從行秘不發哀使人傳光實命回兵銀州乃
與其僕潛入虜中獲光實屍還葬京師蜀人於法不
許還其鄉克明以母老邇道以歸淳化五年李順反
購克明欲用之乃攜老母遁山谷間及賊陷雅州克

明乃集潰兵得七千人又蘇丁壯三千遂復名山火井夾江等九縣立七寨於嘉眉邛州界分兵以邀擊賊因復雅州太宗令總管王繼恩齎勑獎諭擢西頭供奉官監兵黎州以餘賊未寧徙權雅州駐泊巡檢至道元年峽路潰兵鄧紹等攻雅州克明又討平之積官至西上閤門使知鼎州卒年七十二子元資元舉景德中溪洞蠻入寇以克明知邕州蠻酋三十六洞酋長爺以朝廷恩信悉來赴承天節會遣以襲衣咸感泣而去獨洪洞恃險不至克明說左右兩江防遏使黃仲盈領兵攻之斬其首領梟首于市既而宜

州澄海軍校陳進反會鬱江暴漲州城摧克明伐木造舟爲虛城水上以備守禦仍募溪洞兵趨象州賊遂南去巡撫使曹利用召克明會兵至貴州遇賊斬首四百餘級利用專其功克明亦不自言徙都大提舉江淮兩浙捉賊獲賊必釋其罪予以私錢使返捕索其黨所獲千餘人知江寧府張詠以其事聞賜錢四十萬撫水州蠻叛以克明爲宜容等十州巡撫使兼安撫蠻酋乞招安不許與中人楊守珍領兵深入蠻多伏弩窮谷間而路道險絶克明爲士卒有退志命後軍伐木絶歸路二月明諭月餘乃撫水州知州

蒙承貴等出降克明謂曰爾三十年爲邊患止謂官軍不能至爾天子好生不欲絶爾類姑許自新皆伏拜感激泣命歃血爲誓勒銘奴山而還於是蠻人願內徙者七百餘人散之湖南諸州居焉奏請改撫水州曰安化州分以爲上中下三州皆蒙氏爲守有區廖潘吳四姓居洽龍江捕魚射生丑田種水田其產牛馬家蓄其植麻苧桑柘其兵器木弩標槍環刀藥箭傍牌其語鉏快遠人能釋之克明初至蠻酋獻藥一器曰溪峒藥箭中人可以此解克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以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乃川箭刺酋股飲

之藥而死群蠻股慄安化既平徙知桂州始置溪峒司而總領之又奏以廣南兩路上軍並爲忠敢嶺外民居結茅而已雖嚴火禁不能弭患克明激以水入城夾道分流以爲之備又命北軍教以陶埴民始爲瓦舍自是其患遂罕

李繼宣開封人乾德中以材武補殿直年纔十七命捕虎峽州凡殺二十餘生擒二虎一豹以獻遂授以邊任所至有戰功嘗追北虜於新城斬其貿恩相公監兵高陽率兵入虜境燒聚落獲生口以歸時虜方寇瀛鎮聞之遂引還初繼宣承受定州路奏事已

嘗入北境殺獲甚衆又從崔彥進曹彬李繼隆米信出重進與契丹戰未嘗不捷至是虜畏之惟任鎮州谷帳而主師傅潛怯懦有數請行皆為所抑及與高瓊同主軍事遂逐虜衆越界河嘗與秦翰楊嗣延昭張斌遇賊於威虜軍臨陣馬中矢凡三易之嗣輩皆引去獨縱宣發所部接戰薄暮至嘗所詔獨獎之積官至四方館使康州刺史卒年六十四

荊嗣河南人少應募為控鶴卒乾德中李繼勳討河東擇勇敢百人開道捷洛陽寨嗣請行斬五十餘級賊遁河敗楊鄴退保城嗣與衆進焚南門奪其羊馬

城賊夜薄寨繼選五百人嗣為其冠及旦斬馘殆盡太宗親征巡師嗣登城手刃數賊股貫雙箭又中手臂折二齒太宗亟召賜袍帶嘗從崔翰征幽州從袁繼忠田欽祚戍三交口從田重進薛延美討賊於飛狐口戰無不克賊嘗夜圍重進寨嗣追閉口於關門曰所領不過五百人彼衆踰二萬計當悶道見延美曰賊勢如何可解也嗣曰願得數百人延美與之卻依山布隊以三百人執白旗於道隅獨率所部趨虜虜見其疾馳而旗幟稍盛疑大軍至遂遁去嗣之用兵凡一百五十餘戰未嘗無功亦未嘗自伐也積官至黔州防禦使卒拜滑州其子曰累世為將者其後不昌汝輩惟命修謹乃免於患子信仁貴

隆平集卷第十八

隆平集卷第十九

武臣

楊嗣殿前指揮使信之子以父任補殿直數有戰功累擢至溪州團練使以左龍武軍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一子承憲淳化二年嗣知保州有詔褒其治狀咸平三年敗契丹之衆於康艮除保州刺史名員特授團練使嗣言久與楊延昭聯事臣不逮延昭一旦驟居其上臣所未安願仍舊眞宗嘉其廉退並命為團練使命嗣因持延昭詰與之

李溥始為三司小吏太宗論及財賦必召以問利害

頗納用之擢為左侍禁自是進至宮苑使團練使兩以贓貶責授右千牛衛將軍致仕卒年八十四子居簡文仲景德二年以溥制置江淮等路鹽茶礬稅兼發運使江淮米運至京舊止一百五十萬至溥遂增至六百餘萬石擢為發運副使高郵軍新開湖風濤多覆舟溥課官舟還及泗州者載石積湖中成兩秋岸其患遂絕正除發運使既又進為修玉清昭應宮都監溥既久顓利權內侍丁謂為之助又枋特為其姻家故贓汚不法以及於罪

盧鑑字正臣金陵人淳化四年舉進士不中擢三班奉職積官至西上閤門使知泰州卒年七十子咸盛初鑑鄜延路走馬承受就除本路駐泊都監屢擊走繼遷焚族帳積聚而獲其畜產以數萬計繼遷聲言石隕帳前有文曰天戒汝勿為中國患因入奏曰賊偽為此以紿朝廷宜益設備後果陷靈州鑑知儀州諜者言繼遷將由制勝關入寇詔徙老幼芻粟於內地鑑奏以為搖民心且民弱不可徙已而賊亦不至

周美字之純靈州人陷棄其族閒行詣京師隸軍籍從駕幸澶淵自陳願假三數騎係契丹首領獻闕下眞宗壯之特旨令入宿衛累以戰功遷天武都虞候

監兵延州元昊破金明美請於安撫使范仲淹曰金明地當邊衝不可不早完之仲淹因屬美董其役既而元昊兵數萬陣於延州城北美領衆二千決戰會屯山北多設疑兵賊以為救至引去復攻艾蒿寨又夜出戰多設炬張旗幟山上賊棄鎧甲牛馬而遁遂募工築萬安城而還龐籍留之改東路都巡檢使又敗賊於金陽城明年昊賊據承平寨諸將會議种世衡欲直擣賊美以為賊料吾來必設伏不如間道出其不意世衡不從果無功而美趨芙蓉谷大破之復擊賊於野家店遂北至拓拔谷還屯承平寨勸士卒

墾田歲收六千斛築栅苟梅官道谷以捡賊路徙鄜
延路都監破賊於無定河乘勝焚金州盧帳殺首領
獲牛羊兵械甚多城龍口平寨賊精兵數千來襲美
以百騎破其衆累擢至觀察使馬步軍副都指揮使
卒年七十六贈節度使謚忠毅自陜西用兵將數
不利獨美前後十數戰皆有功焚寨復城堡四千二
招種落内附十一族所得俸賜悉分士卒子利涉永
清永正
焦守節字秉節以父彰武軍節度使繼勳遺奏補殿
直累擢至四方館使榮州刺史以右神武大將軍致

仕卒年七十六子宗說宗簡宗慶宗彝宗諒宗信初
高溪州蠻寇邊命守節往議攻取計以爲山川阻險
非大軍之利遂招撫之三司常奏守節監香藥榷易
院歲課增八十萬遷閤門副使眞宗謂宰相曰以財
利羨餘遷櫎行何以勸邊陲効命者止命以宮苑副
使兼通事舍人常使契丹館伴丁求說頗易之指遠
山曰此黃龍墟也應聲問曰燕然山距此幾許求說
慙乃加禮焉黃龍墟即德光還晉少帝之所
閻守恭并州人繼元敗徙其民於大名府因家焉少
貧販并汾間聞郭進被人主優遇慨然曰使進不遇

亦一行伍爾豈傾不能進耶乃應募隸拱聖軍累以
戰功擢德州刺史并代路鈐轄卒年七十五子繼思
守恭既仕官見士大夫必訪郭進平日所存以爲法
其慕之如此故馭軍嚴飭所得俸賜悉以散施雖居
家如羈旅客
張綸字公信棣州人淳化中舉進士不中補奉職累
擢至乾州刺史知潁州卒年七十五子孝先紹先辰
州溪峒蠻寇邊以綸知辰州緣道山驛路賊不得通
方遁去又修新興栾天藤五年爲江淮發運使增米
八十萬復置監場于杭秀海州增歲課百五十萬疏

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
避覆舟之患築高郵北漕河陂二百里旁錮以巨石
爲十閘以泄横流又修復泰州捍海堰因命兼權知
泰州堰城復逃戶三千六百州民爲立生祠
安俊字智周其先太原人以儒家子得給事資善堂
仁宗即位補殿直累擢至步軍都虞候陵州防禦使
卒年六十四贈觀察使子介愈介命俊於邊任有威
名戰功家藏書數千卷頗以多擇士人嘗曰吾家集
坐有文士過半平生足矣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初應募潞州軍籍齊生擒七十

賊以功補龍衛指揮使遷都虞候劉平石元孫三川之敗信獨以所部兵獲數千級知保安軍以二千兵破西賊數萬衆爲高陽關副都總管明鎬奏充忻州四面都總管破賊黨二千餘人皷噪而出信悉捕殺之擢留後召爲步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一子繼恩信持重用兵未嘗沮衂

劉平字士衡開封人景德二年登進士第眞宗愛其才將用之爲丁謂所惡以爲平將家子可委以邊事仁宗即位章獻太后思其言乃自侍御史换以衣庫使累擢至步軍都指揮使靜康軍留後鄜延路副都總管兼鄜延環慶兩路同安撫使又兼管涇原路兵

隆平集卷十九　七

馬鈐轄見石元孫傳

石元孫字善長中書令守信之孫父保興官防禦使元孫以守信恩補供奉官累擢至捷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兼安撫使寶元初元昊舉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寇知延州范雍召經劉平元孫合軍趨土門既又有告賊兵數萬趨金明圍延州雍復召二師還軍救延州平將騎兵先發步卒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營令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會暮步兵未至元孫與平遣逆之行二十里止遇兵及鄜延陣酒[illegible]

監內侍黃德和經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所將兵皆至步騎萬餘結陣東行至三川口遇賊是日官軍殺賊鐵騎六七百人及敵盾爲陣者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薄暮賊復以輕兵來戰官軍少却黃德和居陣後遂走保南山追之不止遣軍校以劍遮士卒得千餘人轉鬬三日夜衆寡不敵遂皆被執平不復食仍數罵賊遂遇害年六十八元孫不死及元昊納款乃得歸德和既遣轅誣平及元孫降賊朝廷以禁卒圍其家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內臣梁[illegible]詣河中府置獄遣知同州待制龐籍往訊爲具得其

隆平集卷十九　八

狀延州吏民亦詣闕訴平等實戰歿遂釋二家惟戮德和梟首延州城下賜平家信陵坊第一區贈平節度使平妻南陽郡夫人子慶孫宜孫昌孫貽孫孝孫季孫及三弟四孫咸賜官贈元孫已死亦贈官度使子孫賜秩賜官者八人及歸言者請誅其[illegible]之罪上特貸之安置全州還卒年七十二子宗道宗易宗尹宗亮宗廣宗求平剛直任俠善弓馬初知果州南充縣以父喪解官還任安州道中遇賊十數以刀臨之平引弓三矢斃三人餘遂遁及其帥鄜延初上攻守之策不爲不知邊事將志常懷忿[illegible]自詭以入

勝又衆因德和而潰遂至陷歿聞者傷之

王珪開封人初隸親從官累以戰功擢至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餘并耿參事見任福傳

耿傅字公弼祖昭化以不屈於賊而死傳以蔭補累官將作監丞知河南府永寧縣知府宋綬薦其才除通判儀州徙慶州

桑懌雍丘人舉進士不中移居汝潁間諸縣多盜自請補耆長殺獲殆盡其鄉因之無盜京西轉運使表其事授郟縣尉徙澠池而朝廷特改右班殿直積官內殿崇班涇原路兵馬都監

任福開封人初補御士由諸班遷至刺史始擢邊任以功遷至賀州防禦使知慶州兼環慶路都副總管慶曆元年詔福往涇原路計議邊事適安撫使韓琦行邊趨涇州聞元昊閱兵折薑會謀入寇遂以兵萬八千人命福統諸將擊賊以耿傅參軍事桑懌為先鋒珪及涇原都監禮賓副使武英各以所部兵從福節制琦面授福及諸將方略俾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德勝寨至羊牧隆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照應糧草足供如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既道琦又至城外再戒之福自新壕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都同巡檢常鼎劉肅與賊戰于張家堡斬首數百級賊偽北奔懌以為然遂引騎趨之福亦躡其後會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耿傅屯籠絡川相距五里謀者言賊兵少故福等輕之逮夜三日芻糧不繼人馬飢乏至籠竿城北遇賊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方知陷賊計中勢不可留遂前接戰桑懌列為先戰歿福繼之珪及武英而下皆陷焉獨朱觀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獲免自上將參軍至偏裨死者十數軍校又數倍之士卒踰六千

人福等貪功輕敵不能照韓琦併兵合勢之言以至覆敗奏至上甚悼之贈武勝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三子一姪一孫賜秩減賜官王珪贈觀察使三子賜官耿傅贈右諫議大夫五子賜官三人為京秩桑懌贈防禦使任子從恩加等其餘褒贈有差福之子曰懷德懷與懷吉懷信懷亮孫惟恭珪之子曰光祖光世光嗣傳之子曰璟環瑋琯環琬康定初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以三千騎為策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多獲首級乘闇叩鎮戎軍請益兵不許止縋糧與之上亦既飽珪語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

在寨我兵少乘其暮氣之衰可得志也乃馳入賊一
將以鎗直其胷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一將復
以鎗進珪挾其鎗連鐵鞭擊死之虜衆遂引去上聞
特遣使獎諭以其下死傷多止賜名馬金絹仍募其
功以勵諸將珪以所得二鎗植山上及珪死邊人即
其所爲立廟焉珪通陰陽術數好水之戰自知其不
得還將行謂其家人曰可速去無爲虜所仇也及虜
攻瓦亭果購其家人爲如珪之言珪所將兵止五千
連鬬三日諸將俱歿珪望福陷賊猶欲援出之軍校
顧望多不從珪斬以狥乃復入戰擊殺數百人鐵鞭

隆平集 卷十九 九

撓曲手掌破裂三易馬猶馳擊數百人矢中目還軍
中卒武英嘗勸耿傅曰君非主兵者奈何欲與英俱
死也朱觀亦戒傅少避鋭鋒傅不答於軍中指領自
若求與英俱死或謂福之敗由傅督諸將稍急脅迫
得傅爲朱觀貽書戒以持重尹洙亦作閔忠辭誣之
痛其謗遂息懌嘗用劒及鐵簡有智略謙畏常若不
足所至寇盜衆所不能獲者必獲之其功賞推之居
已上者或譏其好名歎曰若欲避名皆不可爲也益
自信
葛懷敏開封人成德軍節度使霸之子以蔭補供
奉官其妻王德用之妹也懷敏通時事善希合故多
爲其才者積官眉州防禦使涇原副都總管慶曆二
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領養馬城會將聞賊兵徙壕
外遂率諸將趨定川劉賀以蕃兵五千與賊戰不勝
而潰懷敏入保定川寨曹英又敗於寨之東北隅懷
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爲衆所擁幾蹂踐死輿至甕城
乃蘇賊遂聚火圍其城懷敏召諸將謀來日結陣趍
鎮戎軍因論其親軍聽中軍鼓乃得行及鳴鼓懷敏
上馬大軍未動叙者勸未可去有頃復上馬又不從
拔劒將擊之上衆遂散乃東馬至長城壕賊斷

隆平集 卷十九

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餘兵爲賊所陷及保定寨堡
不赴者獲存賊遂長驅直抵渭州六七百里民受其
患初懷敏除鄜延而主帥范仲淹言其怯懦不知兵
遂徙涇原卒敗事如仲淹言定川矣至贈懷敏節度
使諡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宗師皆贈秩或賜官
郭恩開封人初隸諸班出爲左侍禁累有戰功積官
崇儀使并代鈐轄管句麟府軍馬事初夏人歲侵屈
野河地至耕穫時輙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龐
籍戒邊將勿與戰月餘食盡去如是屢矣是歲正月
出屯二月始去并州通判司馬光行邊至河西日

平數十里無虜跡時知麟府州武戡通判夏倚以築一堡又與光議乘虜之去其不意別創二堡據其地使不得耕功畢則敵横戎臨塞二堡徙兵實新堡列烽燧自衙門紅樓下視其地如指掌僅城三十里外田虜必不敢耕矣錯從光議遂築二堡恩與武戡及走馬承受内臣李道元以巡邊爲名往按視之諜者言虜兵屯沙黍浪十五里不絕恩欲止道元怒以言逼恩恩遂夜率步騎千四百人循屈野河北行見臥牛冢烽火熾曰虜知吾輩出矣道元曰此若輩之爲也俄聞鼓聲亦不信比明遇賊因且戰及食時虜四方面合擊走東山趨城東掖門以入恩與道元皆陷賊恩死之贈觀察使子中言中彥中吳中謹弟恩並贈秩或賜官給恩舊俸三年

馬遂開封人初補散職爲北京指揮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興詣留守賈昌朝請與行陣命持牒招降則盛服見之與坐遂諭以禍福則不荅遂扼其喉擊之流血賊徒驍捷卒石慶斷其一臂遂詬之曰妖賊吾恨不斬汝萬段即被害時張得一侍賊側上聞遂死而嗟惜之贈遂宮苑使五子並賜官得石慶付其子使剖心祭遂

景泰字周臣晉州人天禧三年登進士第累官至都官員外郎知成州元昊反有薦泰知兵召對換左藏庫使知寧州泰通判慶州日嘗上章言元昊包藏禍心上將任福無長策凡三上不報及元昊寇鎮戎軍敗葛懷敏初入攻渭州泰率兵五千間道赴援璞先鋒殿在張向迓邏而行遇賊於彭城而依山爲陣陰選三百騎爲左右翼張旗幟爲疑兵賊愕視不敢進而遁士卒請追擊泰止之搜山果得伏兵與戰斬首千餘級以功遷西上閤門使久之加忠州刺史泰歷路都總管卒年五十八子思問思安思忠思立思誼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以父戰死補奉職累擢至端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卒年五十七滋嘗爲涇原儀渭州巡檢得勝寨主姚貴殺監押崔詢劫宮武神城騎卒千數叛攻羊牧隆城滋領兵至餘人降獨貴走出寨招討使命滋給賜降者及遷補將吏滋曰是誘其亂也藏其檄不下招討使怒之功遂不及賞范仲淹韓琦舉滋可將領滋在京東數獲盜不自言知青州富弼言於上獲賜遷官管勾河東經略司公事建言代州寧化軍有地萬頃可募種用作教以戰射令戍卒從之其利北界丹人數乘小舟漁界河者吏

遣人禁吏造大舟十數運鹽海口滋捕殺之移文涿
州遂不復至後因虜使言朝廷乃擢使管軍故事邊
州米出外界不許過三斗滋知雄州契丹大飢滋曰
彼亦民也米出無所禁滋剛果有才特矜傲自譽人
多詘之

李緯字仲文以父廣東提點刑獄遺恩補借職累擢
至西上閤門使卒年七十贈引進使陵州團練使子
師中積中純中緯嘗知渭州請修籠竿城瓦亭寨及
以籠竿為德順軍范仲淹韓琦遂舉緯知德順軍招
番部內屬者數百帳葛懷敏既陷殁元昊因攻瓦亭
籠竿皆不能下雄州未有常平倉緯知州以賜公使
錢置焉及民飢遂獲均濟

范恪字許國開封人隸軍籍選行門歷龍旗直散員
押班試換內殿崇班積官至兩使留後卒年五十贈
節度使子愈愿總想恕愚應隱歆儆恪驍勇善射臨
敵敢前初為慶州北路都巡檢預攻破白豹城兵還
賊襲其後恪設伏擊之殺獲甚衆嘗會諸道兵攻十
二盤堡咄當洣子寨中流矢神色自若至暮以言激
衆士卒爭奮遂得其城有弓勝二石一斗其箭鏃如
小臨陣必中嘗有一矢貫二人者虜畏之從奮舊蕭
關恪殿後虜以數千騎來襲恪止有二鐽箭引滿
不發賊欲相及輒復避去終莫能近

張亢字公壽濮州人天禧三年登進士第以通判鎮
戎軍嘗上言元昊啓謀殺勢必桀制宜為邊備又論
西北攻守機而契丹聚兵幽涿間遂擢知京使知安
肅軍因入奏言虜主存而歲歉方藉金帛之賜特懼
中國見伐而為此爾卒不敢動如亢言自是數歷西
北邊任積官至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徐州總管卒年
六十三子杰點燕烈儻寶元間夏賊破豐州圍府州
方解去屯瑠璃堡縱游騎擾邊鄜府閉壘二年矣亢
受命為并代都鈐轄麟府軍馬事至城下示以勑始
開關亢入命不復閉縱民庶出入時雖有禁卒數千
皆怯懦無鬬志亢乃募役卒取敢戰者得數百人使
衆賊首以首級獻者必厚賞之禁卒慙始請効死亢
度其可用遂命擊瑠璃堡而破之士氣益振明年詔
遣中使督亢護麟府郊賞物錢賊鈔略不得乃悉衆
邀其歸路亢以三千敗賊數萬衆既而亢築建寧寨
度賊必至虎翼軍驍勇賊人所畏而萬勝軍濡怯所
輕易之故更夫兩軍旗幟賊果出爭趨萬勝而先
犯之知乃虎翼也虜大潰斬首二千餘級不敢復出

未踰月築成清寨百勝中候建寧鎮川百寨而麟府之路始通亢得奏以所通特一徑請更增並邊諸柵以安河外議未下徙知瀛州復除并代副總管御史梁堅劾亢以庫金於成都市易奪官降爲鈐轄夏人與比虜戰河外乃復副總管知代州范仲淹宣撫河東因奏使亢就總前議增築諸柵事經略使明鎬移文止之亢不聽不閱時諸寨成遂自劾違節制朝廷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卒萬人徙知瀛州言城小而人衆請廣以東南關爲緩急備安撫使夏竦惡其在陝西不附己遂沮止其後卒城之如亢議

徙渭州陝西轉運使奏亢擅減三司郊賞物估直會竦入爲樞密使遂奪亢防禦使御史宋禧又以市易事言奪引進使久之陝西轉運使言亢市易非自入始還將作監復防禦使遷客省使知環州卒與鄰守會境上經夕降曹州鈐轄亢輕財好施不拘小節宴賞過侈雖市易猶不能給然軍政嚴整所至有風力蕃漢多圖其像瞻祀之仁宗嘗語侍臣曰夏人陷豐州麟府之間震擾亢築堡寨以護民耕收築[illegible]城以包水泉又增大高陽城使民有以自保民思愛之不忘宜特贈亢遂州觀察使

仲世衡字仲平放元兄子也以放蔭授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通判鄜州建言築青澗城其左可致河東粟其右可扞延安其北可圖銀夏詔從其議時換內殿崇班知城事積官東染院使環慶路鈐轄卒年六十一子詁諤詠諮謂說誼世衡在青澗城開營田二千頃又募商賈貸以緡錢使通貨贏人爭歸爲城初無水穿井百五十尺至石乃曰能穿石一畚者酬百錢居數日及泉民甚賴之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倔彊未出見郡官聞世衡至郡郊迎約詰朝往勞其族是夜雪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行世

衡曰信不可失此卒奴訛大驚率其族拜馬前因請內屬凡邊民有過則使之射四發二中者捍其罪兩辭疑而不決者亦因射中否而與決之境內之人因多善射者臨邊數年積穀通貨撫養士卒能得死力在環慶病告中得范仲淹檄與蔣偕同築細腰城力疾奔命城成而卒羌酋相率朝夕臨之仍圖其像祀以瞻慕

劉滬字子濬保州人父文質仕連州刺史子十六人渙滬有開滬以父任爲奉職積官內殿崇班知水洛城卒年四十八滬頗習書傳有智略韓琦范仲淹爲

其才武擢閤門祗候皆為兀亭寨監押權靜邊寨又
破穆寧生氐西南去路陽二百里中其城曰水洛川
平地土沃有水輪銀銅之利環城族帳多褒漢民之
逋逃者皆其在秦州官經營又之未能得屬焉使說
其城主鐸廝那今內附會四路招討使鄭戩行邊滬
遂召鐸廝那及戎落酋長來獻結公水洛路羅甘地
乞冠帶為屬戶戩許之因令滬以兵往受地既而氐
情中變滬深入無援獨以千人擊潰氐兵數萬其酋
請服因盡驅隸麾下適秦渭路涇原帥尹洙檄令罷
役不從益增板趨役召之屢亦不至洙令狄青械滬

〈隆平集卷十九　十二

及黨士廉付獄戩雖已罷四路而論奏不已朝廷遣
魚周詢程戡相視乃復以滬訖役而任以城事城既
成猶坐違帥臣命降一官首發瘍卒水洛居人留葬
而立廟城隅歲時祀之有碑紀其事今存焉朝廷從
蕃官等請官命其弟淳為水洛城兵馬監押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人以父戰殁補三班差使黔州
指揮使從邊君平領兵設伏等寨斬首百餘級遷三
班奉職為施州監押積官至作坊使卒子遊遵若
平有幹才明水利朝廷議河事必訪之守官汴口建
言請修擇口地歲省役兵工百餘方雖役不減與而

不免堙塞之患又請沿河令佐植榆柳萬株者書為
課又請以時疏導宋陳宿亳蔡潁單滑州溝洫與畿
內相接者以免水患令州縣官吏兼管勾溝洫河道
皆從施行

孟元字晉長洛州人少隸禁兵以挽彊補殿侍累擢
至眉州防禦使卒年六十贈觀察使子防隨王則據
貝州叛元為真定府路鈐轄領兵攻討破數十檢又
中鑿石隊壕中既出突兵募敢死士田承濟渠穴
地以進賊平遷右驍騎使御史中丞郭勸言賞不當
功擢某州刺史知滄州其民以鹽為生歲斂商賈不

〈隆平集卷十九　六一

行元度軍食之餘以穀易鹽民賴以濟元雖出行伍
好讀書流輩鮮及

馬懷德字得之開封人父王東頭供奉官嘗自言懷
德可試武技補奉職累擢至步軍副都指揮使留後
卒年五十六景祐二年懷德為延州東路巡檢數以
少兵從古澗城監押入賊境焚一寨親射殺其酋
狗兒廂主又率蕃漢兵焚蕩賊海浩中州茶山五十
寨三百餘帳斬獲百餘級虜獲畜產萬計用范仲淹
韓琦舉為閤門祗候知延州龐籍奏東路巡檢使殄
黑神原堡等大寨又以兵數千敗賊四萬騎於僕射

谷從鄜延路東巡檢都監破蛾眉化抑班吃當三寨
殺虜其人物甚衆元昊納款與國子博士高良夫命
西人盡地界時用兵之久人民流散懷德招輯有方
經略使梁適奏請推其法諸路詔從之

許懷德字師古開封人以父任爲東西班殿侍累擢
至寧遠軍節度使又歷保靜建雄兩鎮殿前都指揮
使卒年八十四贈侍中謚榮毅子士平士宗士端士
寧士勤士琛士演士先士溫初懷德爲鄜延路副總
管賊以三萬騎圍承平寨懷德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
之賊隨出陣前擐鞍慢罵者懷德引弓射之應弦而

斃未幾賊攻延州懷德領兵間道出其不意左右夾
擊賊遂解去其後以不赴援而入賊及理財產三被
降徙慶曆間遂入總禁旅由司宿衛凡十四年以老
乞身上不之許後復自言恐爲御史所彈不得善罷
上特詔有司爲減歲數懷德雖老習軍旅之事然職
功所可見者一二而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恩皆再表
辭翰林學士歐陽修以爲慢朝廷詔以修奏示懷德
雖竦息謝罪而終亦不復別進表上亦不加責

隆平集卷第十九

隆平集卷第二十

夷狄

契丹耶律隆緒年十二嗣其父明記位明記僞號景
宗初名述律德光之子也唐初契丹八十餘年未嘗
寇邊通天時李盡忠始陷營州明年總管楊玄基以
奚軍攻潰其衆至開元十一年
可突于本盡忠之弟邵固統衆詔許襲王方是之時
猶禀命中國如此梁正明間耶律阿保機始建元神
策遂以五十萬衆從晉叛將盧文進寇幽州龍德初
復入爲鎮州張文禮之援明年晉王大破之於新城

而獲阿保機之子自是繼爲邊患及阿保機死子德
光繼立晉祖因其兵勢而得天下故兼臣禮而父事
之割地以爲壽輸帛以爲貢未更一紀之久已貽開
運之禍其後劉崇崛彊於太原爲計亦出于此有以
啗其驕儕也德光滅晉而歸死於鎮陽之殺胡林其
兄之子永康王兀欲自立爲天授皇帝因其祖母述
律氏於木葉山述律氏阿保機之妻也兀欲五年爲
其族述軋所殺述律討其亂因自立爲天順皇帝更
名爲之明記太平興國末明記死其妻專國事雍熙
間曹彬北伐失利於岐溝隆緒數內寇者謀皆出於

人也戊戌二年聚國而來范延召大破其衆斬首
萬餘級邊道而未懲故景德初復大舉戎馬又於澶
淵之郊其宗人熱再由河朔由次衞南而虜之謀將
撻覽已斃于我師之弩謀窮勢蹙始因王繼忠之
表請修好息兵天聖末隆緒死宗真立宗真隆緒之
第八子也母曰順聖元妃隆緒遺命以正宮齊天皇
后太后為元妃蕭氏為太妃太妃殺齊天而自立為
太后多殺戮功臣而專用其兄弟御宗真甚嚴宗真
不能堪景祐初遂率兵逐其母使守隆緒塚其國人
有勸迎其母以觀朝廷歲賜之物雖從之而所居相

距常十餘里蓋懼其或相害爾慶曆二年聞元昊叛
遣蕭英劉六符來請石晉所割瓦橋關十縣詔富弼
張茂實往報焉歲復增銀絹二十萬皇祐元年遣使
來告伐元昊明年來告捷至和初又獻其畫像來欲
求御容未及往而宗真死其子洪基立宗真廟號興
宗在位凡二十五年常與教坊使王稅輕十數人結
為兄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嘗夜宴與劉四端兄
弟及王剛等數十人入樂隊命后妃易衣為女冠后
之兄蕭□□漢官皆在此后妃入戲非所宜也宗真
□辭后父荅曰我尚為之若女何人也開宴受服入
酒肆寺觀如王剛姚景熙者常遇於微行中皆縱官
宗真敬佛教僧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二十人
左右所親信多擢為將相契丹國境自幽州東行五
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十里至古遼城謂之東京北
六百里至烏惹國東南接高麗北至女貞東踰鴨
江即新羅也

夏國趙保吉姓拓拔其遠祖仁福者思恭之族也唐
僖宗始以思恭為夏州節度使賜國姓思恭族亂仁
福繼之故亦稱李氏仁福死子彝超與相繼為定難
軍節度使彝超而上五代史有傳彝興死（與本與太祖廟諱下一字同故改以興）

子光叡繼光叡死子繼筠繼筠死弟繼
捧襲位其從父綏州刺史克文言繼捧不當襲遣
使與俱至夏州諭令入覲繼捧乃舉族歸朝其弟繼
遷在銀州太宗賜以國姓俾隸屬籍又賜繼捧名曰
保忠繼遷名曰保吉為夏州節度使歸鎮初保忠之
來覲也保吉言乳母死出葬郊外匿兵器葬車中遁
入蕃族收部曲散亡者劫西羌種落為邊患雖賜姓
名而侵擾邊落不已保忠歸又潛與表裏遂往依之
保吉不納復還夏州牙校已據其城保忠不得入及
王師進討俘保忠以歸故保吉因并夏州之地真宗

即位始遣使修貢朝廷遂以保吉為夏州節度使歲
幾乃攻陷清遠軍及靈州景德元年刼西蕃至西凉
府潘羅支詐降保吉受之羅支合六谷蕃部擊之保
吉中流矢死其子阿移襲更名曰德明而遣使請命
于朝廷明年奉表歸款請市青鹽不允乃閉馬誅內
寇時秦翰曹瑋請遣兵討擊上以其人皆有歸款不
許遂以向敏中知延州令撫納之敏中請召其子弟
宿衞德明不從止止送蕃官并錄保吉遺言以聞真宗
念邊兵久戍乃授德明定難軍節度使加西平王又
請行青鹽不允遂出大里河築柵巷耳平八年築攤

西州濁輪谷建椎場以誘致商旅招治邊禁止自是
間擾邊境攻陷甘州和西凉府天聖中德明卒子昊
立元昊既長德明數語之曰國中三十年不披皮毛
而衣錦綺之衣汝無負天子也吾當從事於兵雖苦
勞萬狀第自困爾及死贈太師尚書令德明娶米母
氏生元昊咩米氏生塊成元昊以五月五日生小名
嵬埋茲謂惜為嵬埋謂富貴為兀埋性凶悍多猜忌曉浮
圖法通漢文字凡案間常致律法書自為蕃書十二
卷文類符篆建蕃學使番官子弟習之號德明官為
定難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天聖十
年改元明道元昊避其父名止稱顯道景祐元年寇
僭改元開運入寇環慶殺略居民詔約束之米母氏
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酖殺其母沉山喜之族于
河自是攻略諸羌屢為邊患其從父山遇知元昊有
叛計勸止不從山遇懼挈族來歸知延州郭勸乃執
以還元昊至則殺之是歲僭帝號國稱大夏改元天
授明年遣使來告詔削奪官爵除屬籍既而為慢書
留旌節勅告於歸娘族而去康定元年寇金明執監
押李士彬而劉平石元孫陷於三川口慶曆元年任
福戰歿於好水川明年復戰定川寨葛懷敏死焉未

至定川嘗遣李文貴欲納款知延州龐籍意其詐留
未遣復數月果入寇籍召責其使而釋遣之文貴去
月餘復來籍視其書未去僭號卻之俾自請明年上
書更名曩霄稱男不稱臣籍又拒焉詔遣邵良佐張
士元等吏往議之而曩霄之使繼至四年冊為夏國
主令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詔而不名聽自置官
屬遣使至京許就驛貿易宴坐朵殿朝廷使至其國
用賓客禮歲賜銀絹綵共二十五萬五千於是始歲
修貢曩霄用兵多詭計左右用事之臣有疑必誅先
世居室衣冠文字莫不改革其文人服靴笏幞頭武

臣金帖鏤冠衣緋衣金塗銀黑束帶佩蹀躞穿靴余
皆禿髮耳重環衣紫旋襴六垂束帶佩解錐刀弓矢
垂鯢皮鞍馬帶纓戟事卽率諸酋適野籍草而坐其
俗皆止重冬至日曩霄僭竊乃更以四孟朔及其生
辰相慶賀曩霄七娶其后曰野利氏身頎長有智謀
曩霄畏之戴金起雲冠佗人無得冠者生二子獨寧
令哥存僭稱太子又納没㖆女居天都山居之野利
氏之叔遇乞有言而曩霄殺遇乞得遇乞之妻生諒
祚慶曆七年寧令哥弑曩霄不死傷其鼻而去匿黃
盧爲訛厖所殺曩霄因鼻傷卒年四十六子諒祚曩

自仁福止繼遷世居夏州及保吉變祚跋扈外侵西
羌種族內竊靈綏銀宥至德明攻陷甘州拔西涼府
其地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驛自河以東北十有二
驛而達契丹之境至曩霄破瓜沙肅州遂盡得河西
之地在德明時兵十餘萬而已曩霄之兵踰十五萬
自謂地廣兵勁敢行僭叛然而不過互市歲賜仍絲
六七年間亦已困弊不如是其亂據之患固未易息
也西北少五穀軍興糧饋止於大麥蓽豆青麻子之
類其民則春食鼓子蔓鹹蓬子夏食蓯蓉苗小蕪荑
秋食席雞子地黃葉登廂草冬則蓄沙葱野韭拒霜

灰條子白蒿鹹松子以爲歲計其人能寒暑飢渴長
於騎射而不能檢力出戰用隻日避晦日齎糧不過
一旬弓弩用柳餘皮弦而雨雪則不能施兵行晝楊沙
夜舉火以爲斥候將出兵先命四人用艾灼羊夾面
骨以求兆謂之炙勃焦二擗析于地若揲蓍以求數
謂之擗算二夜以羊焚香呪之又燒穀火撒之靜處
晨屠羊視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敗又以
矢擊弓弦而聽其聲以敵至之期及兵之勝負民居
皆立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其部族一家號一
帳男年十五以上爲丁有二字丁者取正軍一人負

擔一人爲一抄負擔者隨軍雜使也四丁爲兩抄餘
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它丁爲負擔無則許射正
軍之疲弱者爲之故壯者皆戰鬭而得軍爲多欲西
用兵則自東點集而西欲東則自西點集而東年六
十以下五十以上皆自備介冑弓矢以行好立虛寨
多設伏兵馬軍用鈎索絞聯雖死馬上不落凡正軍
給長生馬駝各一死則償之每入寇必先鴆飲山訛
者橫山羌也其主將皆陣後立馬督戰得國中人無
統者使耕于河外或守肅州城驍勇則剌爲軍蕃族
有和斷官擇氣直舌辯者爲之以聽訟之曲直殺人

者納命價百二十千俗喜復仇然有凶喪者未復負
甲葉以爲記不能復者集隣族婦人烹牛羊具酒食
介而趨仇家縱火焚之其經女兵者家不昌故深惡
焉俗謂婦人爲厭魅
唃廝囉初名欺南陵溫籛逋生高昌磨榆國蓋可蕃贊普
亡異同也羌酋部族未有服屬大姓聳昌廝均等
以中迎至河州欲立文法請吏其名曰唃廝囉河
州人謂佛爲唃謂兒子爲廝囉於是宗哥僧李立遵
與邈川溫逋奇略廝囉州立文法部族稍歸之因徙
居宗哥城以立遵爲輔大中祥符末廝囉命立遵率
衆十八萬寇秦州生熟戶知秦州曹瑋以兵擊之趨
走西京府又爲所敗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更以
溫逋奇爲輔遣使奉州求內屬詔授廝囉邈川首領寧
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以溫逋奇爲歸化將軍後溫逋奇
作亂廝囉殺之而攻其青唐景祐中授兩使留後又
之朝廷以元昊不臣遣屯田員外郎劉渙諭廝囉攻
元昊適元昊大舉兵襲廝囉陷壁部州不與戰元昊
度水嘗植幟以誌深淺廝囉潛使移所植及元昊衆
潰趨誌處溺死過半自是數以計敗元昊及元昊取
西涼府而廝囉得廝鐸叔之衆十餘萬回紇亦以數
萬人歸焉比勢遂強於諸羌朝廷屢加以節命爲保
順河西鎮節度使兆涼兩州刺史卒年六十九[illegible]
三子皆被恩命曰瞎氈居龕谷曰磨氈角居宗哥
城曰董氈爲廝囉嗣其母喬氏獨居歷精城有才色
所部六七萬人號令明肅不畏服
交州李公蘊始爲本州大校節度使黎至忠苛虐公
蘊常除替之故特見親信因令冒姓黎氏大中祥符
三年至忠卒有子纔十歲而其弟明提親爭立公蘊
遂殺之自稱留後遣使請命真宗曰始黎相劫丁璿
自立公蘊復爾效尤奚責焉遂授靜海軍節度使安
南都護交趾郡王大中祥符七年因捕狄獠寇如洪
寨詔轉運司追所略生口因飭戒之天聖中又令其
子弟率衆入寇詔發峒丁討捕未幾卒子德政自稱
留後來告哀天聖六年除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使
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景祐三年寇邕州之思陵等州
及諸峒略牛馬焚室廬而去詔責問令捕酋領正其
罪寶元初進南平王皇祐間以兵二萬助平儂智高
詔却其兵而優賜焉久之卒子日尊

妖寇

蜀賊王小波李順皆青城縣人淳化三年聚衆爲亂

先陷青城縣四年劫彭山縣令齊元振金帛元振率衆拒之逐元振賊勢漸盛都巡檢使張玘戰殁於江源二月攻陷成都知府郭載奔東川小波因與張玘戰傷病卒衆推其妻弟李順爲帥既得攻彭漢州成都府順乃僭號建元應運朝廷遣内臣王繼恩同韓守英馬知節石普率師平蜀五年五月破賊擒順獻首餘黨招捕無遺蜀土富饒自乾德間孟昶既降府庫充溢重貨銅布由舟運下三峽輕貨設傳置以四十兵隸爲一綱號曰進綱水陸兼運十餘年始悉歸内庫時守臣務利入之厚常賦外更爲博買務禁民

私市物帛而兼幷者釋賤販貴小民貧失家田業故小波以言動衆曰吾疾貧富不均吾與汝均之貧民由是附之者衆又朝廷嘗命張樞使蜀樞奏官劾吏不法者百數獨舉彭山縣令齊元振清白彊幹降璽書奬諭元振素貪暴因是益横受財得金帛多寄民家小波知民怨苦之遂散其金帛殺而剖其腹實以錢刀用快其意是時樞知榮州賊攻州郎以郡印及所受告勑降賊受其僞命爲榮州刺史王繼恩以聞太宗斬于州市而磔其尸

軍賊王均神衛指揮都虞候益州駐劄咸平三年神衛卒趙延順以衆怨鈐轄符昭壽多用親随僕言揚箠軍人因馬逖喧擾中殺昭壽及僕均率衆擒延順及其黨不能獲乃同劫均爲帥知州牛冕出漢州均遂僭號建元化順自正月叛奏至以雷有終知益州命内臣秦翰同團練使石普上官正率兵征討九月均敗竄石普秦翰楊懷忠追斬於富順監梟首州市

軍賊陳進宜州澄海軍校景德四年因衆怨知宜州劉永規苛役殺永規及監押國鈞據城叛劫判官盧成均爲帥詔東上閤門使曹利用安撫廣南路率兵進討九月遇賊於象州仙縣擊敗襲至象州斬陳進

及其黨而盧成均挈家屬以降時象州城守四十日矣擢知州大理寺丞何郇祠部員外郎三子皆賜出身以守城功也

區希範環州人嘗舉進士試禮部景祐五年應募討安化州蠻詣登聞鼓院進狀求録用下宜州勘會知州馮伸已言其妄邀功賞遂送全州編管既而逃歸與其族百餘人謀舉兵殺伸已以叛乃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白崖山酋蒙趕爲帝叔區正辭爲奉天開基建國桂王而自爲神武定國令公桂牧皆北嚮再拜以爲天命又以區丕績爲宰相區忠琁爲都統使

崔盈爲節度使區世庸爲飛天神聖將軍蒙懷爲百
勝將軍譚護爲突陣將軍甘徹爲龍路將軍吳程爲
蜂毒將軍廖陳爲遊奕將軍蒙樗爲雷行將軍共僞
補三十餘人聚衆二千餘人慶曆四年攻陷環州得
其印遂以環州爲武成軍繼破帶溪普義寨下鎮寧
州等處宜州捉賊李德用出韓婆嶺擊破之獲其僞
將崔盈譚護二人希範遂入保荔支峒間出拒官軍
明年詔京西轉運使杜杞加直集賢院爲廣西轉運
使兼安撫事杞至宜州得州人吳香獄囚區世宏及
攝官區曄進士曹子華往說諭之又率兵破白崖黃

泥九居山寺寨及其五峒斬首千餘級復環州焚其
積聚蒙趕等大恐率其徒隨香出降杞犒以牛酒六
百餘人始與盟置曼陀羅花酒中既昏醉悉殺之後
三日得希範及區丕績等十數人剖希範腹繢其五
藏爲圖而醢以賜諸溪峒餘悉就戮
軍賊王則涿州人因歲儉流移至貝州應募宣毅軍
爲小將初去其鄉母與之訣刺福字背上以爲記與
貝間多妖術則習之欲爲亂遂紿衆言背自然隱起
一福字衆惑而敬事之州吏張巒卜吉者爲之主謀
慶曆七年冬至郡官赴朝拜遂率其徒劫庫兵以叛

執知州張得一囚于獄囚悉縱去通判董元亨不與
軍符鑰首被殺司理參軍王奬爲獄囚所害監兵田
斌鬭不勝而出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家屬
縋城而去獨得一伲首事之獲存餘悉死焉則僭稱
東平郡王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元德勝旗
幟皆爲佛字期遣人要虜使而安撫使賈昌朝諜知
命殿侍安素伏兵西門夜俟其徒出盡得其首級詔
遣參知政事文彥博知開封府明鎬爲河北宣撫使
副以平其亂官軍卽城南爲地道因日攻其北以牽
制之地道成而兵入賊始開東門遁爲總管王信所

獲檻送闕下封戮都市自反及敗凡六十六日餘衆
捕殺無遺其妖書有滴淚經五龍經
廣源州蠻寇儂智高蠻酋之子其母阿儂左江武勒
之族轉至交趾適儂獪州知州儂全福子全福爲交
趾所虜阿儂改適蠻商生智高智高長遂殺其父阿
儂又爲特磨道儂夏卿之妻皇祐四年智高聚衆入
寇初陷邕州遂僭號稱其母阿儂爲皇太后阿儂凶
悍有謀嗜小兒肉閤以其庖食智高不其計遂自邕
攻橫貴龔封藤梧端康州所至驅劫軍民衆至數萬
乃進圍廣州朝廷先命楊畋曹修爲廣南安撫使經

制蠻事又繼以孫沔余靖任安撫使久未奏功遂除樞密副使狄青爲宣徽南院使宣撫湖北路經制廣南賊盜事青至合孫沔余靖三將兵大破其衆於歸仁鋪智高夜焚邕州城奔大理國其母阿儂潛歸特磨道衣其夫儂夏卿收殘衆得三千餘人復將入寇石鑑世居邕州諜知其動息遣峒丁入特磨道掩襲擒阿儂及智高二子繼宗繼封弟智光並檻送闕下阿儂年六十朝廷始欲存之以俟智高之降及智高已爲大理國所殺故悉封戮都市

隆平集卷第二十　終